



饮马流花河

2

下

萧逸作品集

饮马流花河（下）

带有七分醉态，汉王高煦离开了他的新婚喜宴。

推开门扉，迎向一天星月，满园芳菲。四月的山茶花、月季、蝴蝶兰开得一片烂醉。其时，王府内院，早经着意布置，十盏“囍”字长灯，随着晚风，摇曳出一片璀璨，如梦如幻。

透过了高煦七分朦胧的醉眼，今夜所见，俱都是美丽的，那种近乎于神秘的美。

春小太岁的美其实已无待证实，透过了那一帧维妙维肖的绣像，早已深植在心，多少晨昏夜晚，每当他低眉展视，内心都禁不住一种近乎于激动的喜悦，却是那种不着边际的臆测，总似感觉到，这个美丽的姑娘，过于神秘，自己对她虽曾留了深心，所能知道的，却依然是这么少，她的难以捉摸，正说明了自己对她的缺乏信心。她是不容易得到手的人间尤物。

然而，今夜以后，她将不折不扣的属于自己。在众多的王府妻妾群里，“春贵妃”这颗闪亮的明星，无异将是最炫耀，璀璨光芒四射。事实上她的美丽，甚至于已见闻皇上，才自恩蒙赏赐了“贵妃”这个尊号，只此一点，已令高煦喜出望外。窃认为一个上上大吉的未来彩头，对于这个美人儿，焉得不格外看重？寄以无限期许！

“王爷您大喜了！”白玉阶前的那个颀长人影，鬼魅般地闪身而出，前进一步，执礼甚恭。

“噢！索云，是你！”

“各位大人都走了，钦差曹大人也安置好了，卑职是特地折回来侍候王爷来的！”

“这个时候用不着你侍候了，索头儿，你退下去吧！”一面说，高煦哈哈的笑了。

索云前进了几步，由庭柱上拔下一盏灯来：“卑职送王爷回房。”挥挥手，把原来跟在高煦身后的两名内侍打发退后。

看着他那张苍白的脸，想到他的新伤方愈，自从雷门堡的茅鹰进门之后，这些日子里倒象是忽略他了，高煦未免心里兴起了一丝内疚，“好吧！你的伤好些了么？”

“不碍事，再有几天，卑职也就全好了，可以跟茅二堡主一起进出护驾了！”

“好！”伸出手，重重地在他肩上拍了一下：“你是好样的，好好跟着我当差，亏不了你！”一面说，他迈开大步，踏上了眼前这道回廊，回廊尽头，另一层院落，便是他的寝阁，今晚洞房所在。红烛高烧，春宵苦短，春“贵妃”正在那里等待着他的幸临，想到这里，高煦心里就象是递了一盆炭火般的热炙，恨不能三步两步，飞奔而往。

“王爷，”索云偏偏晓晓不休，打横过来的灯笼，正好拦住了高煦欲快的走势，“春贵妃是有名的好本事，她身上有功夫！”

“这个我知道！”挑着一双浓眉高煦笑道：“有名的春小太岁，谁不知道？还要你说！”

“卑职只是提醒王爷一声。”

那一夜他负责护驾，与侵入王府的一名妙龄“女贼”有了接触，非们受了重伤，差一点还送了性命，这件事他焉能忘怀？只是把意图不轨、擅闯王

府的夜行女贼，与眼前受宠恩封的“春贵妃”联想在一起，多少有些不着边际，更似不恭！索云有多大的胆子？敢与造次，想了想，到嘴的话又自吞进肚里。

高煦他不是傻子，“春小太岁”这个烫手的山芋，没有十分的把握，他是不敢妄图到口的。以此而度索云的过于小心，未免惹厌。只是经他此刻突然的提及，倒象是煞有介事，多少令他心生警惕。怔了怔，他随即付之一笑，挥挥手，继续前行。

这条通向内宅的通道，他再熟悉不过，往常酒酣耳热，夜宴之余，踏着微醺的脚步，总是常往“季贵人”的香阁走走，季贵人的香阁，与如今安置“春贵妃”的“春华轩”其实相隔不远，近若比邻。此刻，年轻的王爷，满心憧憬着新人的绝世芳颜，竟是再也没有余暇兼顾其他。当他轻快的脚步，打从季贵人下榻的香阁经过时，迎面的紫藤花，月亮洞门，固然春风依旧，仍是笑脸迎人，却再也勾不起他的一丝逸兴，就那么匆匆的擦身过去了。

“春华轩”经过了一番刻意装饰，显然更华丽气派了，花团锦簇，五彩缤纷里，闪烁着绘有龙凤呈祥的一排“喜”字宫灯。

四个打扮入时，装饰华丽的漂亮喜娘，迎着走近的高煦，娇滴滴的唤了一声：“王爷！”一拥而前，叩头请安，接下来道喜的道喜，讨赏的讨赏，都道王爷好福气，新娘子好标致、好模样，来年定能添个小王爷，为王爷添福添寿。

高煦每人赏了十个金锭子，喜滋滋的进了“春华轩”，至此连最贴身的侍卫索云也不便再跟进去。好在王府内外，早经纪纲一千锦衣卫的刻意安排。再加上那位雷门堡堡主茅鹰神出鬼没不定时的暗中出没，王爷的安危大可勿虑，索云纵是多心，也只能稍安勿躁，悄悄地退守一隅，暗中小心提防。

龙样凤舞的大幅彩屏之后，便是今夜的洞房所在了。红烛高烧，檀香轻飘，透过了杏黄色的一抹软玉流苏，隐约可以看见房内清新华丽的摆设。

芳艳欲滴的新娘子“春贵妃”，俏生生的默坐一隅。脸上没有笑靥，当此毕生大喜之日，在她脸上甚至看不出一丝喜悦的神采。迎面坐着紫檀木座，形式壮观古雅，镶有珠翠的“月桂八棱古镜”，在一对银质长灯的映照下，迸射出闪烁流光。春若水便曾不止一次的仰起脸，向着镜面注视，注视着镜中的自己。

镜中所见的她，似乎已失去了原有的丰采，变得那么陌生，以至于在她一再注视之下，兀自难以认出。凤冠霞帔，来自今上的恩赐，满头珠玉的衬托里，似已难以找出昔日的童稚和任性，那两弯原似浓黑的眉毛，也经过特意的修整，是时下官中流行的“黛蛾”式样。脸也开了，发也分了，一个娇滴滴俏佳人，朝廷命妇“贵妃”的形象，取代了天真任性、跃马抡剑的过去，最起码，这一霎，在这面白铜古镜的映影里，昔日的形象是再也追不回来了。

没有气馁，不再流泪，甚至于也不再感伤，一切都已是深思熟虑，出自于心甘情愿，没有什么好后悔的，剩下来的，便只是对于君无忌个人的深深歉疚与遗憾。那却也是无可奈何的了。

室内飘散着淡淡的“晚香玉”花香，一如春若水过去的香闺。

她爱花成痴，尤爱“晚香玉”，暮春初夏，她的房子里，总爱摆上那么一盆，迎着侧开的窗棂，即能把清香散置满屋，嗅着那种淡淡的香甜味儿，真是舒坦极了。

凑巧了，眼前房里，竟然也摆着那么一盆，却是本朝的景泰蓝大青瓷盆盛着，花开尤盛，朵朵吐芬，象是特为这对新人祝福报喜似的。

非只如此，这房里的一切摆设，对她来说，皆象是专为投其所好为她所设置下来的。大蓬紫水晶的葡萄吊灯，要较诸过去她房里的漂亮、华丽多了，也名贵得多，原因在于“紫水晶”的那种马乳状的长圆球，一直为她所深喜，她所收集的那些小摆设里，即不乏此物。而眼前，大蓬的这类紫水晶，一颗颗光芒四射，透剔玲珑，成串成累的就吊置在眼前，透过巧置的灯芯，幻化成一室的炫丽，象是专为讨她欢心似的。春若水一经发觉，不免心里充满了诧异。

何止这些？整个房里的一切，一经她留意观察，俱都似曾相识，大幅的玫瑰红织锦缎窗帘，即是她特别属意的那种式样，上面点缀着蓝红不一的各色宝石，华丽却能兼及雅致，曾是她小小闺房那扇窗棂的具体而微，如今却如天似海的展现眼前。不能不令她感到意外。

整整的一天，从早起到现在，她简直不知道是怎样过去的，仿佛是个大玩偶，听任着别人的摆布，穿衣、梳头、上花轿、叩头。拜堂……以至于到现在，包括母亲一字一泪的数不尽的数说教诲，都象是极其空洞，丝毫不着边际，竟是连一点点记忆也不曾留在脑子里。只是眼前，在她目睹着铜镜里的自己以后，慢慢地却又抬回了些什么。

渐渐地，她才认识到，那一件最可怕的事情，终于在自己身上发生了，一切并非梦境，而是身历其境的现实。

耳朵里仿佛听见了什么，在一连串的请安祝贺声之后，空气几乎都凝固住了，渐渐地传过来沉重的足步声，声声接近，每一下都象是深深的叩进了她的心扉，踏入到几乎麻木了的灵魂深处，那种震惊程度，还是生平初次领略，一时间，她竟是冷汗淋漓。

房门开启，玉流苏轻响声中，汉王高煦高大魁梧的人影，笔挺的伫立当前。

春若水直觉地有所觉察，只觉得全身血脉愤张，直似要爆破飞溅而出。她却仍然能保持着原有的坐姿，丝毫不动。

高煦直立的身影，一动也不动叠落在她身后，好长的一段时间，才开始有所异动。

紧接着房门关上，玉流苏交相互击，其声清脆动听。

高煦向前走了几步，在距离春若水身后三步左右停下来。透过了面前的“月桂八棱古镜”，他已能十分逼真的窥见了春若水的绝世芳容。乍惊其艳，微醺的醉态亦为之一扫而空。

“若水姑娘。”嘴里缓缓的吐出了这四个字，一只手掌，情不自禁的便向对方肩上落去。只是在他忽然接触到镜中佳人那一双猝然圆睁的眼睛时，那只待将落下的手，不禁为之中途停止，缓缓收了回来。

透过当前古镜，直党的使他觉察到，对方佳人眼睛里的威仪，显然极不友善，这就使他警惕到眼前的不可唐突。

汉王高煦神秘多情的向她微微笑着。他有天生能讨好女人的那种特质：伟岸、魁梧，却细致温柔，女人到了他的手里，很少不变为服帖的小猫、小羊，甘心情愿的听其驱驰，变为不贰之臣。现在，他却在作他生平中的一次重大试探，意欲捕捉、降服春若水这样一个充满了挑战性的女人。

无疑的，春若水的美丽、任性，甚至于潜在她内心的深深敌意，在他眼

睛里，都构成诱惑、刺激，而期待征服。女人的美，有时候在于形势的衬托，才更能显出其卓然特殊的价值。高煦之所以对春若水投以浓厚兴趣，正显示着他的极其自负以及无往不利的优越感。今夜首度洞房之后的接触，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时刻了。

其时春若水已缓缓转过身来。她似已挨过了集愤怒、羞窘、恨恶于一心的尴尬时分。

犹记双方镜中初见的一霎，春若水还只当是自己眼睛花了，竟然误把高煦当作了无忌，如就外貌而论，两者之间，确是有些相象，尤其是一双眉眼更是酷似十分，身子骨也一样的高大笔挺。但是，他们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。特别是他们之间的品格与作为，更有着天壤之间的差异，在这个巨大的差异里，春若水简直无能对他们作等量齐观，即使把他们双方拿来联想在一起，也是不公平的。默默地向他注视一刻，她随即把眼睛移向别处，不再多看他一眼。

朱高煦已十分确定对方眼神里的凌厉，显示着这个到手的佳人，并非那种逆来顺受，任人摆布的人，如其这样，才更显出了她的卓然不群。更是朱高煦心目中所要得到的女人。

“你还在生我的气，是吧？”

说时，他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，轻轻发出了一声叹息：“外面对我的传说不一，我都知道，有关令尊的事情，我自当尽力，这一点要特别请你放心，我想很快他也该回家了。”

春若水倏地转过脸来，眼睛里的光，有如寒芒迸射，却只是向对方逼视着，依然不发一言。

高煦被她这道目光吓了一跳，那也只是一霎间的事情，紧接着他微微笑了。

春若水已经注意到这间房子里的一些特殊布置，甚至于长几上的一盏贝质双芯座灯，都与自己过去所拥有的极其类似，这一切当然绝非偶然，显然是汉王高煦在这些小节上都下了功夫。然而，对于春若水来说，这一切并不曾发生预期的效果，甚至于连一丝轻松的快感都没有。

高煦特意把吊置的紫水晶大灯熄灭，留下了几上的一盏小小贝质宫灯，闪烁出约莫渗有淡淡粉红色的光泽，为此新婚洞房，加染了几许甜蜜与神秘。

“夜深了姑娘请安歇吧！”说时，他缓缓走向春若水，直到她身前咫尺距离定下了脚步。

他原想上前略示温存，以图良宵燕好，只是却格阻于春若水几欲忿怒的眼神，不得不临时止住了脚步。

看来今宵洞房之夜，将是寂寞独守，势难有所进展的了，对于高煦来说，未免大为失望。他却能甘于自处，微微一笑，径自转身自去。

整夜良宵，他不曾再踏进洞房一步。

高煦去了。春若水的心情并未能因此少畅。对于高煦，她原是有一套攻防策略，必要时不惜白刃相加，武力自卫，甚至于她还曾想到了死。却是万万没有料想到，事情的发展，竟然如此，看来高煦有足够耐心，不到黄河心不死，对于自己终将不会放弃。原以为洞房中勃谿猝起，暴风雨后当有一定分晓，即使被他赐死，也是心安理得应无遗憾，高煦却偏偏棋高一着，避重就轻的躲过了凌厉复猛锐的冲突，采取颇有君子之风的迂回攻略，显见此人的胸襟抱负大非寻常，譬以一代奸雄，应无不当。

春若水无可奈何的叹了口气，站起来把身上的凤冠霞帔脱下来，却听得房门轻叩，传过来冰儿的声音道：“娘娘睡了没有？”

此时此刻，这个声音，毋宁是她最感到亲切的了，当下慌不迭过去把门开了。

冰儿一身鲜艳的由外面闪了进来，“婢子给娘娘叩喜了！”边说边自跪地叩头，却被春若水一把抓了起来，“少给我来这一套，什么娘娘、娘娘的，谁叫你这么称呼我的？”

“哎呀！我的小姐，您还当这是我们家里？”说到这里忽然顿住，机灵的回身，开门向外面探望了一回，才又匆匆回来，“这里规矩大极了，刚一进门，就给上了一课，小姐您如今身分不同了，是当今王爷的贵妃，要称‘娘娘’，我是服侍您的跟前人，尤其不能忘了规矩，否则降罪下来，轻则一顿打，重的话，还要判罪呢，当是闹着玩儿的呀！”

春若水瞧瞧她，一身衣裳全都改了样儿，是时下一般宫娥的装束，帽子上的一串彩球儿，搭配得尤其好看。这个冰儿生得高挑白净，面目姣好，尤其是一双乌油油的眼睛，顾盼生姿，模样儿透着机灵。她从小就跟着春若水一块儿玩，跟到长大，服侍若水，尤其得力，明为主婢，私底下若水可也没有把她当成一般使唤的丫头，私下里什么体己话儿也都没瞒着她。如今过门来到了汉王府邸，所见各异，唯独只有这个丫头，是自己跟前的一个心腹，看着她心里自然的有一份温暖，滋生无限亲切。

“坐下来吧，今天这一天也够累了，咱们好好聊聊！”春若水一面坐下，拍拍跟前的座位。

冰儿可不敢这么放肆，自个儿在一旁，找了张椅子，压个边儿坐下来。

“娘娘，我看以后还是这么称呼您吧，要不然小姐小姐的叫顺了嘴，一个不小心在人前面说漏了嘴，那可不是玩的，您是没事儿，倒楣的是我！”

春若水挑了挑眉，待要不依，转念一想，却又不肯再坚持，轻轻叹了一口气，没吭气儿。

冰儿憋了一肚子的气，再也忍不住，四下里打量了一眼，声音放小了：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今天是您大喜的日子，洞房之夜呀，王爷他……”

“你是明知故问！什么大喜、洞房！他是他，我还是我，咱们还是跟往常一样，你以后少在我面前提他，给我记住！”

春若水冷着脸数落她几句，可把冰儿给吓傻了，一时瞠目结舌，心里盘算了好一阵子，才算明白了过来：原来是这么回事，小姐跟汉王朱高煦成亲是成亲了，可还没有圆房，今夜洞房敢情是个“空子”，小姐她依然还是姑娘的身子。这还了得，汉王爷他焉能够吞下这口气！一旦翻了脸，别说老爷回不来，只怕春家全家都将大祸临门了，小姐她倒是说得轻松，别说是闯下了滔天大祸，尚不自知。记得临别之前，春夫人把自己叫到后面，细细地关照叫自己好好劝说小姐：既是嫁到了王府，就是他朱家的人，千万不能再使小性子，任性胡来。二爷更是千嘱咐万嘱咐，说什么，惹下了漏子，春家担待不起？那是什么满门抄斩的罪。这么大的责任，一古脑的竟然都寄托在自己一个丫头身上，自己哪敢掉以轻心！想到这里，冰儿只觉得心里一阵子发凉，自额角直冒冷汗。

“你这是怎么啦？看把你给吓的？我都不怕，你怕个啥？”

“娘娘……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！”冰儿怯生生的说“您可千万小心呀……”

“又来了！”春若水睁开了剪水双瞳：“再叫我娘娘，我就撕你的嘴！”说着，她气不过，真的举手向冰儿脸上捏去。

冰儿向后面“缩”，干脆双膝一屈，跪了下来：“小姐……”只说了一句竟自眼泪涟涟的淌了下来。

“咦，你这是怎么啦？谁欺侮你来着？快给我站起来！”右手轻舒，硬把她给提了起来。

“您就别难为我了？”冰儿泪汪汪的道：“这里规矩大，娘娘您委屈了吧！一切不都冲着老爷吗？娘娘您就吞下了吧……”

“哼！”春若水冷冷一笑，瞅着她道：“什么时候你也变得这么胆小了？这些道理我难道不懂，还要你提醒我？谁又给你说什么的？”

“是马管事，他是这里的总管，是个老太监！”

“马管事？”春若水摇摇头，表示没听说过：“他都跟你说些什么来着？”

冰儿冷冷的说：“说是您如今的身分不同了，贵妃是‘四妃’之首，要尊称您为娘娘，见面请安磕头，一律要按官里的规矩，谁要是不遵从，犯了错，一律照‘司礼监’定下的规矩处置，可严着呢！”

春若水哼了一声，不屑的道：“又怎么啦！摆这一套又吓唬得了谁？不过，倒是委屈你了。”

冰儿抹净了脸上的泪，摇摇头，叹口气说：“我又算得了什么，只是为您，娘娘，如今您的身分不同了，已经是出阁的人了，可不比以前……”忽然发觉到小姐的脸色不对，下面的话，可就没敢再说下去。

平心而论，对于春若水迫嫁汉王朱高煦这门婚事，冰儿是一千一万个不乐意，对于春若水心里所属意的那个君无忌，她可又是满怀同情，满心的抱不平，不过一切从大局着想，又将奈何？春若水的任性脾气，她比谁都清楚，果真要是对君无忌心存不死，往后可保不住不会胡来，那可关系着春家门风的大事，汉王朱高煦焉能有此大量，吞得下这口鸟气？一个招恼了，那还了得？正是为了这些，冰儿才不得不善尽她“忠心报主”的职责，更何况春夫人和二爷的一再嘱咐，如今她才似觉出这个“偏房丫环”的差事，敢情并不轻松，较诸昔日的随心清闲，简直不可同日而语。

可是“小姐”她心里到底是存着什么打算，她还真摸不清楚。但她却了解“小姐”的个性——你有千方百计，我有一定之规，一经她决定了的事，山也甭想挡住，可真令人心里纳闷儿。

“王爷他的人呢？上哪去了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！”春若水强压着心里的无名之火：“这是他的家，他爱上哪里就上哪里，我管得着么？”

她可真有点不了解冰儿这个人了，凌厉的眼神，狠狠地逼视过去。

“您可别多心，是马管事要我来打听的！”冰儿说到这里，忽似想起，匆匆站起来道：“我得走了，马管事那边，还等着我的回话呢！”

话声方住，即听得门上轻叩，传过来一个尖细的口音道：“奴婢马安，给娘娘问好，请娘娘赐见！”

冰儿神色一愣，忙自小声道：“就是他，马管事！”

春若水冷冷说：“就说我睡了，不见！”

冰儿刚要照回，门外的马管事已咳了一声道：“奴婢奉旨，跟娘娘传话来了！”

这么一说，倒不能不见他了。春若水随即自个儿坐好，向着冰儿努了努

嘴，冰儿会意，应了声：“来了！”径自过去把门开了。

门外站着三个人，除了为首的总管太监马安之外，身后还有两名侍女，每人手上托着银盘，置着覆有碗盖的青花细瓷。

冰儿向着为首的马安请了安，退后闪开，马安便自同着身后女侍走进来。

“卑职，汉王府总管太监马安，叩见娘娘。娘娘大喜！”边说边下跪叩头请安。

随行的两名女侍，垂目下视，一切都显示着汉王府的规仪，不比寻常。

这个马安总有六十多了，却因为早年阉势，雄势不张，脸上不生胡须，说话细声细气，看起来倒象是个老婆婆，身材偏高，有点儿猫腰驼背，眉细而浓，额窄而尖，深陷在眶子里的一双眼珠子，尤其活溜，一眼即能判出，是个工于心机的人。叩头之后，圆睁着一对活溜的小眼睛珠子，直向春若水瞅着，期盼着对方贵妃娘娘的一声赐起。

春若水不是不知道这个规矩，却偏偏耐下性子，迟迟的才吩咐了一声：“起来！”

马管事瘦脸上着了一抹红晕，颇似委屈的低头笑着：“奉王爷旨意，娘娘累了，今天又没好好用饭，特别关照厨房给准备了几样精致菜肴，请娘娘品尝品尝！”说罢，手势略挥，随行的两名女侍，便即过去在白玉长案上张罗着摆设，却是双杯双箸，复出玉壶一只。

“不用了！”春若水摇摇头，寒着脸说：“我不饿，撤下去！”

马管事怔了一怔，赔笑道：“娘娘，这是王爷的旨意，您就多少吃一点吧！”

“哼！王爷的旨意，他也管得了我的胃么？”春若水冷森森的眸子，缓缓转向当前的马安：“马管事，你倒说说看，我不饿，叫我怎么吃呢？”

“这……”马安干笑着搓着两只手：“王爷是体贴娘娘，怕娘娘饿着了，这里厨房，日夜有专人伺候，娘娘随时想吃些什么，只关照一声就得了！”

春若水点点头说：“这就是了，那么这些东西，就赏给你们吧！”

马管事又是一呆，勉强陪着笑脸弯下腰道：“谢谢娘娘，只是这酒菜乃是王爷恩赏给娘娘的，奴婢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享用，这样吧，奴婢先撤下去，在炉灶上暖着，娘娘随时想吃，招呼一声，随时可以再端上来。总之，这是王爷的恩典，娘娘还请体会。”

说到这里，这个马安挥了挥手，随即关照一双女侍道：“撤下去！”

春若水近看这个马管事，生得一副皮包骨头，脸上不见四两肉，双眼狼顾鹰视，显然奸佞之辈。此类小人多能一心护主，百般奉承，手腕高明，心思灵巧，莫怪乎能讨得朱高煦欢心，留在身边效力了。

思忖着自己与朱高煦这段孽缘，正不知了何休，说不定是一场长期斗争，而后无尽岁月，说不得还要在王邸厮守下去，这期间难免与对方这个奴才打些交道，倒也不必要上来得罪，却也不能让他小瞧了自己。当下微微一笑道：“马管事，你来王府有多久了？”

马安呆了一呆，躬身道：“奴婢是自幼进宫，过去在燕时服侍皇上，皇上登基以后，赐奴婢予今汉王爷，直到今日……说来也十几年了。”

春若水点点头，忽作微笑道：“外面传说汉王爷好大喜功，荼毒生灵，视人命如草芥，且又性好渔色，即使与今太子，亦貌合神离，生有二心，这些传说，可是真的？”

马安不待她说完，早已吓得脸上变色，连连后退，把一颗头垂得不能再

低。

“ 奴婢惶恐……奴婢不敢…… ”

“ 你怎么不说？ ”

“ 娘娘…… ” 马管事抬起头，讷讷道：“ 王爷乃当今圣王，忠心护国，威震四方，娘娘切莫要听信了外面人的胡言乱语，这是大不敬的！ ”

春若水冷冷一笑道：“ 大不敬？这句话对皇上或能适用，他不过是一个王爷，怕还不够格吧？ ”

“ 王爷乃今上嫡出，轻视王爷，即对皇上不敬，娘娘还请出语三思！ ”

“ 这也罢！ ” 春若水含着微微的笑，一双妙目缓缓由马安脸上扫过，再扫向一双侍女，后者二人耳闻得春若水如此放言无忌，早已吓得变了颜色，一副瞠目结舌样子。春若水的胆识与不怒自威，只在以上的几句话里已显露无遗。

“ 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？ ”

“ 奴婢……春信…… ”

“ 奴婢……荷信…… ”

马管事道：“ 她们两个是特派在春华轩，服侍娘娘的。 ” 春若水看这两个女婢清秀可人，分明稚气未去，一派纯朴，倒也讨人喜欢。

马管事退后一步，垂头道：“ 娘娘带来的两位姑娘，一个安在衣监，为娘娘管理穿着衣裳，这位赵姑娘就留在娘娘身边，王爷特意关照，赐称‘ 宫人 ’，一切衣饷，皆比照皇禄，特此向娘娘禀明。 ”

原来冰儿娘家姓赵，如照所说，今后便是“ 赵官人 ” 了，一个贵妃，一个宫人，分明大内礼数，对若水、冰儿主婢来说，确是十分优容的了。

春若水冷冷的道：“ 你们这里的规矩真多，这些称呼我可不习惯，以后你们怎么称呼她我管不着，我还是叫她冰儿得了！ ”

马管事点点头说：“ 娘娘是可以自行作得主的。 ” 略事犹豫，他随即含笑：“ 天不早了，娘娘或许需要歇了，如果没有别的差遣，奴婢这就向娘娘跪安了。 ”

“ 慢着！ ” 春若水转向一旁的冰儿道：“ 拿一百两金子赏给他们，马管事六十两，春信、荷信每人二十两。 ”

冰儿答应一声，径自转入幔后取钱。这钱是她由娘家带来的，春大娘早就顾虑到了，五百两黄金押轿过来，特意着她开释下人，手边备用，数目虽然不是惊人，却也不寒伧。

马管事虽然生长深官，平日薪俸皆有定数，王府规律严谨，并没有多少油水，六十两黄金，在他看来，实在是一个相当的数目了，不啻是发了一笔小财，聆听之下，立时面色一喜，“ 娘娘这是……娘娘的赏赐，奴婢不敢擅自收受…… ”

两名女侍也都跟着跪下叩头，表示不敢收受。

“ 哼！ ” 春若水冷冷的道：“ 是嫌少么？ ”

“ 不…… ” 马管事半天才讷讷道：“ 王府里的规矩…… ”

春若水一笑道：“ 规矩是人定的，放心，我不说，再不会有别人知道。 ”

马管事这才放心了。

冰儿已取出了金子，五两一片的金叶子，按照春若水的吩咐，分成三份，分别送到了三个人的手上。

“ 这……娘娘既然这么说，奴婢也只有愧受了…… ” 正是“ 其词有憾，

其实深喜”。把沉甸甸的绸子包儿递向怀里，马管事那张瘦脸所显出的笑容，可开朗多了。叩安后离去的一霎，他着意的多看了这位“春贵妃”一眼。毋庸置疑，这位娘娘的恩威并施，算是在他身上产生了一点效果。

冰儿特别送他们到院子里，春、荷二侍，手托银盘回厨房交差。

马管事笑向冰儿道：“赵官人留步，侍候娘娘去吧，娘娘这边有任何差遣，你尽可关照下去，行不通的只管找我！”说了这么句话，便自笑嘻嘻的径自迈着八字步去了。

冰儿不屑的看着他的背影撇了撇嘴，却又禁不住面现笑靥，对于小姐的这一手恩威并施，算是打心眼儿里折服，当着奴才，先骂其主，虽是借人之口，实已说明了敢与汉王分庭抗礼的胆识，以收“杀鸡镇猴”之实效，转过来反手赠金，已收小人归心，正是软硬兼施，敢情小姐她还真有一手儿。

心里想着，冰儿已回到春若水寝阁，关上了门，“看来您这一手真灵，算是把那个老太监给收住了！”

“那也不一定！”春若水若有所思的笑笑：“不过，既然他的手软，总是不难应付的了。”微微一顿，她才又向冰儿道：“看看有什么吃的，给我弄一点来，我是真饿了！”

冰儿怔了一怔，翻白了眼睛，好不希罕：“咦，刚才您不是说不饿来着？放着那么些好吃的，都给退了回去，这一转眼的工夫，您又饿了？”

“你呀！你好糊涂了！”

“怎么我又糊涂了？”

“哼！”春若水冷冷的说：“那是朱高煦特为试我的，吃不得的，一吃他可就上脸了！”

“我可是又糊涂了！”

“你没看见，杯筷都是双份儿的么？”春若水冷笑道：“他可真把我当成他的新娘子了，那叫‘合卺酒’，是夫妻入洞……房，背着人互许终身、两心相印之后才能喝的，别当我什么都不懂，哼！我要是喝下了他的合卺酒，可真是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了。”

冰儿惊得吐了一下舌头，回想一下，果然方才杯筷都是双份儿，虽然朱高煦本人不在现场，却也显示了有他的份儿，小姐只要一沾筷子，也就有了这个“默许”，无异与他是“心心相印”了，想不到小姐心细如发，竟然连这一点也顾虑到了，就是不与他以口实和可乘之机。“只是，小姐她心里又有什么打算！难道这趟子婚事，明媒正娶是闹着玩儿的？”冰儿简直迷惑了，两只眼睛里充满了不解，直直的向面前的贵妃娘娘看着。

春若水微嗔道：“还愣个什么劲儿，快去呀！”

冰儿这才应了一声，匆匆下去。

春若水这一霎心里颇不安宁，想到汉王朱高煦之阴深沉着、极工心计，确是不易对付，稍一不慎，只怕便将坠入他的算计之中，今后务要提高小心。

她确是有些累了，折腾了一整天，肚子又饿，从三天以前，便没有好好睡过觉，今天一整天，打从早上起来，便象猴子也似的被人给耍着玩儿，梳头、绞脸、擦胭脂抹粉，一样也由不了自己，想想有些自怜，又觉得好笑，这一会她自个儿默坐独思，不禁又想到了小别未久的君无忌……也不知道他如今怎么样了？是不是还住在雪山顶上的那间石头屋里？抑或是已经离开了？“他知道了今日之事，却又作何感想？”这么一想，顿时坐立不安，显得十分烦躁。其实这早已不是新鲜事了，这些日子以来，也不知想过多少回

了，每一次想起来，都令她有如切肤之痛，只觉得无限愧疚。

今夜，她尤其有这种感受，想想心里可真不是个滋味，恨不能立时破窗而出，一骑快马直奔雪山，与他一图良晤，痛诉究竟，自剖心迹，任他发落。哪怕被他打一顿，骂一顿也好。然而，这却是行不通的，尤其是今日，在自己披上了这袭新嫁衣之后，已是大不同于昔日，连带着与情人相会的权利也已丧失，真个是万般无奈了。

她这样想了一阵，感伤一阵，正自无法开交，冰儿却悄悄的来到了近前。

“哦，”春若水微似一惊道：“你回来了？”

冰儿摊开手巾包儿，里面是荷叶包着的热腾腾包子，还有几样制作精巧的点心。

春若水等不及，伸手拿起一个咬了一口，三口两口吃下肚，连说好吃。

冰儿瞅着她，不觉叹了口气：“还有些热汤，您慢慢吃吧！”随即取过一个瓷瓮，就着青花细瓷小碗，倒了大半碗来，双手捧到了若水面前。

春若水接过来喝了一口，冰儿忙说：“小心烫着了！”却似慢了一步，相视一笑，情景宛似昔日，而今天这般场合，却万万不同于昔日……想着连冰儿也似不胜感慨系之。

一气儿她吃了三个包子，两个猪油松花小卷、四个蟹黄冬笋烫面角儿，又喝了一碗浓浓的汤，才似吃饱了。

冰儿只是在灯下一声不吭的看着她吃喝，支着腮帮子，满脸稚气的盯着她看。

“干吗这么瞅着我？不认识是不是？”“真有点不认识了，您真漂亮，汉王爷他可真有福气，能够讨到了您这个大美人儿……”

“他有个屁的福气！他有‘豆腐’！娶了我，算他倒了楣了！”

一想起他来，原本的笑脸，顿时化为乌有，却忍不住“噗”地笑了一声，瞅着冰儿说：“以后我们约好了，背着人的时候，就象这样，咱们跟以前一样的要好，可不许你在我面前提起他，什么王爷不王爷的，听起来我就有气！恶心！”

冰儿一面收拾碗筷，感叹一声道：“哪能不提呢？这一切不都是人家的吗？”看看春若水脸现不悦，她又改口一笑道：“好吧，我尽量就是了，除非万不得已，我就不提他就是了！”她又笑着说：“这里厨房里也讲究，有七八个大师傅，还有专门侍候您的，我不敢说是您饿，说我自己饿，那些人为讨我的好，一下子就给了我这么些，灶上还炖的有‘口蘑鸭子’，说是王爷最爱吃的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忽然顿住，发觉到走了嘴又犯了忌讳。

春若水倒也没生气，冷冷的问：“他还没睡觉，这么晚了还要吃喝！”

冰儿说：“这可是您问我，我才说的！”

春若水狠狠瞪了她一眼。

冰儿笑笑才说：“厨房里的人说，他有这个习惯，每天晚上练过功夫，总要吃些东西，最爱吃的就是这道口蘑鸭子。他们还打趣说，今夜王爷没这个工夫，怕是照顾不过来了！”

春若水不禁脸上一红，狠狠地又瞪了她一眼。

“这个不是我说的，是他们说的。”

“贫嘴学舌！”春若水嗔道：“以后这些话不要学给我听！”

“是”冰儿拉长了音，应了一声。“这春华轩里还有什么人住着？”

“除了您、我以外，就是刚才见过的那两个侍女，再也没有别的人了！”

这里地方真大，简直把我都给弄糊涂了！”于是冰儿绘影绘形的把“春华轩”附近地势说了一遍，这里是什么“阁”，那里又是什么“院”、什么“堂”、“轩”的，春若水听听也弄不清楚，莫怪乎冰儿更糊涂了。

主婢二人又说了会子闲话。冰儿终是放心不下，伸了个懒腰，打着哈欠道：“我的娘娘，您心里倒是怎么个打算呢！别忘了今天晚上是您大喜的日子呀，就这么跟我闲聊聒絮下去？一夜不睡了？我可是不陪您了，一天的好折腾，腰都折了，哎哟！哎哟……”

边说边自扭着她的腰，左扭也疼，右扭也疼，尽自哎哟哟叫个不歇。

春若水瞪着她嗔道：“别耍骨头了，我看你是贱得慌了，别人不知道我倒还罢了，你难道也不知道我的心？不替我难受解解闷儿，还一个劲儿的拿话来消遣我，惹火了看我不捶你一顿，叫你疼个厉害！”

冰儿哭笑不得，小可怜儿也似的样子：“人家是真的疼嘛，谁又不是您肚子里的‘长虫’，知道您心里想些什么？这个主意又怎么给您拿？”忽然她靠前坐下，涎着脸笑道：“真个的，您把心里的话给我说说，到底是怎么个打算？”

春若水看着她想说什么，却是欲言又止，她心里乱得很，却又能说些什么？摇摇头说：“你去睡吧！”

冰儿嘟着嘴，失望的站起来，指了一下里面说：“我在里面那间房子，有什么事您就招呼一声，我可是真困得慌了……”边说边自打了个老长的哈欠，掌着灯，回到里面屋里睡觉去了。

好一阵子，春若水没吭声儿。今夜是她大喜的日子，却是这般凄凄凉凉，想想心里真不是个滋味。总是人头儿不对，要是把新郎换过，朱高煦换作君无忌，那该又是怎么样的一副光景？想想，她的脸也红了，心儿卜卜直跳，却是好没来由的遐思冥想。

猛可里窗外传过来“笃笃”的梆子点儿，打更的声音，三声梆子跟着三声小锣——三更三点！声音不大，距离也远，是王府每晚例行的巡夜，却把新来的贵妃娘娘吓了一跳。

两行红烛耸耸依旧，红红烛泪，淤积在擦得光亮晃眼的银质灯盏里，红白相衬，分外耀眼，满室锦绣古玩，正中烘衬着的“喜”字长案墙上的那个大“喜”字儿，那是当今皇上亲笔所书，字迹工整有力，用以颁赐他私心最喜爱的这个儿子的文定之喜。

春若水看在眼里，只是空洞洞的，满室锦绣，富丽堂皇，甚至于圣上钦赐的这个“贵妃”封号，这么多的恩宠，都不曾为她带来一些儿快乐……富贵如浮云，不足为借，惟真情真爱，才是宝贵的永恒。能与自己真心所喜爱、心心相印的人长相厮守，共度晨昏，便是今生今世最大的幸福。这且不去说它了，今后岁月里，只怕再想回过头来，追寻一份属于过去无拘无束的自我也是万难了。

如此静夜，寂寞独守。远处“子归”鸟的声声夜啼，更似一把无形的剑，不停的刺痛着她，甚至于深深刺进她的心里。

对着铜镜，摇散了一头秀发，却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回过去她所熟悉的情影。人的形象，原来是随着不同的遭遇而有所变异。心情更是如此。昨日的你，永远属于昨天，和今天是一点边儿也搭不上的。

为了防范高煦，她特意藏了一把锋利的匕首，紧紧绑在小腿上，看来这番顾虑显然多余。这个高煦倒也知情达理，看来他对自己并不会就此死心，

或许另有深谋，倒是对他不可不防。

放下了重重帷幔，掩住了外面的灯光。春若水换上了一身轻便衣服，盘膝软榻，面对着描龙绣凤的一床锦绣，真个又羞又气。那种红罗帐底的夫妻勾当，她可真是压根儿连想也没有想过，好生生的忽然一变，竟然成了人家的新娘子了。

想来好不气闷，一脚踢开了锦被，把一口精钢匕首暂压枕下，这会子她虽然疲累，却还不思睡，径自盘坐床上运功调息。

房间里仅有一盏贝质蝴蝶灯，吐露着淡淡一团粉光，这盏床头灯，竟是和她昔日闺房所用唯妙唯肖，完全一样。高煦这个人真够细心，在这些小地方也留了仔细。

春若水看在眼里，偏偏不领情，非但不为所动，反倒激起无边仇恨，自个儿象是跟谁赌气似的，频频的冷笑着，自从与朱高煦结上这段梁子以后，她竟然也学会冷笑了，一个人静思无奈时，常常不自觉的冷笑两声，象是不如此不足以发泄心中的惆怅与怨恨。

……

她合衣倒下来时，已约莫是四更时分。

刚似睡着了，恍惚中却被一种奇怪的声音给惊醒。其实象她这种身怀武功的人，随时随地都保有着一份警觉性，一点细小的声音，也逃不过她的耳朵，即使在睡梦之中，亦有一定的警觉，更何况眼前这个声音，是如此的大了。

乍听起来，象是有人跌倒的声音。春若水睁开眼睛待得留神倾听时，这个声音却又没有了，过了一会儿，才似又有了动静。象是有人蹑手蹑脚的来到了这个院里。

春若水倏地由床上坐起，暗忖着：这光景儿，又是谁来？莫非朱高煦去而复返！一念之兴，心里大生惊恐，情不自禁的一只手，便自紧紧握住了枕下的匕首。虽说是“夫妻”之名，亦不过是仅有其“名”而已，朱高煦果真心有不死，意图迫合，说不得今夜就给他来个厉害，叫他血溅当场。

一惊之下，睡意全消。窗外声音，可又没有了。春若水等了半天，几已不耐，才又听见了轻微脚步声，这一次她听得很清楚，这阵脚步声，分明已掩向窗前。非但是脚步声清晰可闻，甚至于还能听见这个人急促的喘息。

春若水再也不抱持怀疑，几已确定，是有人来了，只是这个人当不会是怀疑中的汉王高煦，甚至于她可以确定，这个人身手一点也不利落，不擅武功。

这么一想，倒也暂放宽心，随即松开了紧紧握着匕首的那只右手，心里却不无迷惑。“这又是谁呢？”

思念中这个人显然已偎近窗前，春若水不禁心里一动，耳听得窗幔纱帘窸窣作响，这人已自攀身上来。

原来这扇窗户，通向花园，高不及人，甚是容易攀越，一个问题随即引发出来：汉王府戒卫森严，更休说春若水下榻所在，眼前这人又如何能顺利通行无阻？岂非令人纳闷？如此便只有一个可能，那就是这个人原本就是潜身于汉王府邸之人，是以才得驾轻就熟，逃过了重重护卫，掩身进来。

春若水原无意管这些闲事，即使来人是个小偷，偷了些什么东西，也与她没有什么关系，只是若偷到了她的头上，情形可就另当别论。

隔着一层纱帐，灯光又黯，她实在不能把来人看得十分清楚，却也看见

了，来人是个身材窈窕的女人。

“哼！这又是谁？胆子可不小！”

渐渐地，这个人已走了过来，象是很紧张的样子，每走一步，都会停下来左右打量一番，鼻咽间不自觉的传出声声娇喘。一把雪亮的短刀，咬在嘴里，满头青丝披散两肩，模样儿似曾相识。紧接着来人再次前进，轮廓益趋鲜明。

“啊！”春若水几乎叫了出来：那，季……这不是那个叫穗儿的季家姑娘么？一惊之下，她差一点坐了起来。紧接着她随即安定下来，即然已确定了是她，大可不必慌张一时，倒要看看她意在何为？

“季贵人”显然由于某种情绪的作祟，这是来找人拼命来了。她原是性情温和、心地善良，平素连杀一只鸡也不敢看，今夜恁地如此大胆，居然口衔利刃，一副杀人拼命的模样，简直大悖情理，令人不可思议，设非出之爱恨交加，何以致之！准此以观，“情”之于人，作用亦大矣！

春若水全然不能体会季贵人深爱汉王高煦的一颗赤忱内心，自是对于她的擅闯新房，意欲行刺，感到十分茫然，这是全然不能理解的。她这里煞费思维，心绪紊乱。季贵人那边，更不见轻松，透过“蝴蝶贝灯”那一抹淡淡光华，季贵人原本那张可人的脸，这一霎显现着可怕的苍白，整个身子俱都在微微战栗之中。似乎她已经发现到，今夜闺房里，少了一个新郎，这一点只由玉榻前仅有春若水的一双凤鞋即可判知。即使如此，却也不能改变了她的初衷，原本她就不是冲着“他”来的。短刀已交在了右手，一步步向着床前偎近……

隔青一层薄如蝉翼的纱帐，春若水其时已把季贵人打量得十分清楚。使她吃惊的无疑是显诸在对方脸上的刻骨仇恨。正是这种仇恨的作祟，才赋与她“恶向胆边生”的杀人勇气。却令春若水更是心存不解，她简直不能理解，为什么穗儿要向自己下这个毒手？彼此之间的仇恨又是怎么种下来的？

春若水已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分析这些，季贵人颤抖的左手，已把阻隔于她们之间的那一袭薄薄纱帐分开，春若水恰于这时，阖拢了眼睛。

透过了微开的一线目光，她仍能清晰的看清对方，事实上就是真的闭上眼睛，凭着季贵人这般身手，想要对她动刀，也是万难成事。季贵人的激动已似达到了极点，紧张也似到了极点，急促的出息，颤动的身影……苍白少血的脸上湿糊糊地满是泪水，多少显示了她出此下策，也是经过一番内心挣扎，并非全系一鼓作气的冲动。

杀人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季贵人在面临着出刀之前的一霎，再一次心生警惕。

刀身在抖，她的心也在抖……这口刀分明已作势举起，竟然停在半空中，久久不下，频频出息，更似不能自己。春若水其时早已度量好了，季贵人这口刀即使真的插落直下，哪怕在触及自己心腹寸许之间，自己也能够适时发动，抓住她持刀的手。偏偏空中的刀，竟是久久不下，显示着持刀者这一霎心绪的紊乱，举棋不定。

终于她还是狠不下这个心，空中的刀慢慢的落了下来，季贵人唏嘘着第二次鼓足了勇气，又举了起来，仍然还是下不了手。

如此三度起落，心志亦疲。她已经确定了自己的懦弱，终将不能成事，蓦地收刀，抽身退出。

春若水也自暂息了向她出手的意图。

季贵人僵硬的身子，缓缓向后面退着，原想退出房外，不经意碰着了身后的一张太师椅，便自缓缓坐下。

春若水甚至于可以清晰的听见她急促的出息，随即发觉到她竟是在低声饮泣。一头长发，随着她低下的头，鬼也似的向前披散着，配合着眼前昏黯的灯光，直似无限凄凉。

她只哭泣了几声，便抬起头来。春若水显然已为她的离奇怪诞举止所吸引，对她一直在暗中注意，这一霎季贵人的脸上表情变化，使她觉出了不妙。

一经觉出了不妥，春若水便不再迟疑，倏地自榻上挺身跃起，滚翻之间，有如旋风一阵，直向着季贵人扑了过去。

季贵人杀人不成，乃自兴出了自了的念头，也当其命不该绝，一口短刀方自举起，待向自己心窝用力扎下的一霎，春若水身似旋风的来到近前，方自吃惊，对方手上的一袭长衣，呼一声，已自抖向眼前，有如乱索一蓬，已自把她手上短刀紧紧缠住，随着春若水淬然收回的手势，叮当一声，已卷落地上。

季贵人显然大吃了一惊，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床上的春若水竟然会在这个关节眼上，突然出现眼前，她张惶失措，二话不说，掉头就跑。

春若水偏偏放她不过。季贵人这边才跑了两步，眼前人影乍闪，春若水已拦在眼前。

“你……让开！”季贵人举手就推，一只手才推出一半，即为春若水伸手拿住了手腕子，只觉得身上一麻，全身竟是一些儿力道也提不起来。”放开我……你放开我……”

一面说一面用力向外挣脱，一任她施出了全身力气，竟休想挣离春若水那只纤纤细手。挣着挣着，季贵人终至忍不住低头哭了起来。

春若水放低了声音，冷冷嗔道：“想要人家知道，你就大声的哭吧！”

季贵人才哭了两声，听她这么一说，慌不迭止住了声音，一脸张惶，意似不耐的看着春若水。”你……要干什么？打算怎么样嘛？”

“我要干什么，打算怎么样？问得好！我正要问你，你这是干什么来啦？黑天半夜的，还带着刀？”

“我……你别管！”说着季贵人忽的低下头。

“本来我是不想多管，可是，”春若水哼了一声，缓缓接下去道：“人家既然拿刀想杀死我，我还能不管么？我倒想要知道，这又是为了什么？”

季贵人登时呆了。这才知道，敢情先前对方根本就没有睡着，不用说自己的一切动作，全部落在了她的眼中。事发突然，一时简直不知如何作答，只管傻傻地看向对方，一个字也说不出。

春若水冷笑了一声，挑着眉毛道：“好呀！我们可真得把话说清楚了，要不然平白挨了一刀，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，岂不是冤枉？”一面说已把季贵人拉过来，让她坐下，春若水自己就在她对面坐下来。“不要紧，这里没有外人，你慢慢的说吧！”说时，她随即把灯光拨亮了，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瞬也不瞬的盯着她。

季贵人看了她一眼，生气的又垂下了头：“我看错了你啦，只以为你是个行侠仗义的女侠客，谁知道……哼……”

“谁知道我怎么啦？”

“谁知道你也是贪慕荣华富贵的女人。”说着她的眼睛红了，象是十分委屈的道：“天下有钱有势的男人多的是，为什么你偏偏看上了他？”

“哼！”春若水脸色一片雪白：“我看上了谁来着？”

“你还要装……”季贵人抖颤着声音道：“你明明知道我心里深深爱着他，为什么还要……那一夜你受伤来到我的房里，我还把你当成一个好人，小心的服侍你，给你包伤……谁知道你……你……一转过脸来就恩将仇报……春小太岁，春大小姐，我们都是女人，难道你不明白我们女人的心？你的心真狠！”

春若水原本透白的脸这一霎变得更白了。聆听之下，她冷冷的点了一下头：“你说完了没有？”

“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了。”眼泪簌簌直淌下来，季贵人忿忿的道：“我知道，论长相，你是流花河第一美女，谁也没你漂亮，论本事，你会骑马舞剑，谁也打不过你，你家又有钱有势……”

才说到这里，已为春若水“叭”的一巴掌掴到脸上，“你胡说！”

季贵人吓了一跳，春若水也呆住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春若水才笑了笑，颇似怜惜的看着她说：“你说完了？”

季贵人叹了口气，轻轻的摇摇头说：“你是不知道，一个人爱一个人，心里有多么苦？这么多日子以来，他已经把我忘了，原来是有了你……春大小姐……实在不瞒你说，我觉得活着一点味儿也没有了，我恨你，恨你抢走了我的爱人，本来想杀了你再自杀，可是我……又下不了手……这才想到了自己死了算了，偏偏你又放不过我……又为了什么？”

“为什么？你的命就这么不值钱？就为了这点事就想死？”

春若水的出奇冷静，倒使得季贵人一时颇为意外，一时只管呆呆的看着对方。

“我只问你！”春若水冷冷的说：“你以前眼里的春小太岁是怎么样一个人？”

季贵人怔了一怔，偏过头去说：“我刚才已说过了，当你是个行侠仗义的女侠，谁知道，我是看错人了！”

“你没有看错！”春若水平静的道：“我还是从前的我，一点也没变！”

“还说没变？”季贵人冷冷的看着她，嘴角微牵，显示着不屑：“那你为什么要嫁过来？难道你不知道王爷早已有三妻四妾？象你这样有一身本事的人，原来也贪图荣华富贵，这么看起来，以前的什么行侠仗义，根本全是假的了！”

春若水微微一笑说：“但是你今天晚上来这里想杀死我，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贪图荣华富贵的人吧？即使我真的是一个爱慕虚荣、贪图荣华富贵的人，又与你有什么关系？值得你动刀子么？”

季贵人呆了一呆，一时无话可说。

“你把话说得太远了！”春若水深邃的眸子直直的逼视着她：“其实我是不是一个行侠仗义或贪图荣华富贵的人，都无关紧要，重要的是，你以为我抢走了你的爱人。你刚才说，一个人爱一个人，心里有多么苦，这句话我很能体会，我现在总算了解，原来你一直这么深深的爱着朱高煦，倒是出乎我的意外？”

季贵人聆听着，情不自禁的垂头低泣起来。

春若水轻轻一叹说：“实在说，凭朱高煦这样的一个人，竟然能得着你的真情实爱，该是三生有幸。偏偏他不知珍惜，竟然辜负了你的一颗真心，实在可恨！”

季贵人听她这么说，顿时止住了泣声，缓缓抬起头：“那是因为你，是因为他心里有了你！”

“你错了！”春若水冷冷的说：“我与他以前从来没见过。他不会这么迷着我。有没有我都一样，对于他，你只是一个可怜的玩物而已，既然只是一个玩物，当然有一天会玩厌、会抛弃，只可笑你连这一点都没有看清楚，就这么糊里糊涂的爱上了他。这叫活该！”

季贵人脸上现着怅惘，狠狠地用牙齿咬着自己的下唇，几乎要咬出血来的样子。

“一个人爱一个人，是理所当然的，重要的是要‘相爱’，千万不要只是单方面的。”春若水眼睛深情的注视着她：“就象你一样，你虽然这么深深的爱着他，他却根本不把你当一回事儿，原因是什么，你可知道？”

季贵人恍惚的摇了一下头。

“那是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爱过你，哼，现在你总应该明白了吧？”

“你乱说……我不信，我不信……”季贵人用力的摇着头，眼泪成串儿的淌了下来。

“信不信由你，你自己慢慢的琢磨吧！”说着她不禁轻轻发出了一声叹息，一时心生同情，眼睛里充满了怜惜。

“既然如此……你为什么还要嫁给他？”季贵人恨恨的说：“难道你就不是他的玩物？不怕有一天他也会把你丢掉？就象我一样的？”

“你说得不错！”春若水冷冷的道：“在这一点来说，我和你并没有什么两样。不同的是，我根本就不爱他！不但如此，我而且还恨他！”说到这里，她内心的恨恶之情，不自禁的现之表面，确是情发于衷。使得目睹的季贵人亦为之吃了一惊。此时此刻，在她与高煦的洞房花烛之夜，竟然会说出了这种话，确是令人大感震惊。

季贵人再次向她注视时，眼神里流露着简直难以置信的诧异，“王爷他……你可知道……”季贵人简直弄糊涂了。

“他心里应该比谁都清楚。”春若水苦涩的笑道：“你应该看得很清楚了，今天晚上是我和他的新婚洞房花烛之夜，象么？”

这么一说，季贵人才似恍然一惊，可不是，今天晚上原是他们的新婚之夜，却是这般的冷冷清清，洞房里仅有新娘独自一人，新郎却不知去向，岂非大悖常情，好生令人纳闷，“王爷他……不在这里？他的人呢？”

“那是他的事，我和你一样的糊涂？”

“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不关你的事，你还是糊涂一点好了！”

0000

春若水向着她微微一笑：“现在你大概不想死了，夜深了，回去吧！”

季贵人轻轻叹了口气：“这么看起来，你所以会嫁给王爷，确是有不得已的苦衷了？”

春若水苦笑了一下，看了她一眼没有说话。

季贵人心里这才明白，点点头，大为歉疚的说：“看起来，是我错了……我错怪了你，我对不起你。”说着她的眼睛又红了，满腔的委屈、失意，一时真不知向谁吐露，深深的垂下了头，只觉得眼前一片黑暗，竟是一丁点儿光亮也看不见，这一霎，真正有“落寞”的感伤。

春若水冷冷的说：“你现在应该想到刚才你想死的念头有多么愚蠢了，

错在你爱上了一个你不该爱的人，哼！今后你要想快快乐乐的活下去，最重要的便是，你得先把那个负心于你的人忘了，你做得到么？”

“我……”季贵人看着她懦弱的摇了摇头：“我做不到……”

“你做得到的！”说时，春若水举起手在她肩上拍了一下：“你非得这样做不可，除非你真的不想活了！”

季贵人仿佛整个的心都碎了，她有杀人的勇气，也有自杀的勇气，却没有忘记心上人高煦的勇气，春若水这样的对她说，并不能使她恢复一些儿信心。

春若水看着她，不禁生怜，轻轻叹道：“我知道，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，但是你却一定要做到。想一想那些被朱高煦打入冷宫的可怜女人吧！她们比你更可怜，她们不都还在活着么？你比她们更年轻得多，就这么死了，岂不是太可惜了？”

季贵人缓缓抬起头看着她，苦笑道：“我真的是太傻了……”

春若水微笑道：“这就好了，你还恨我不？”

季贵人摇摇头，脸上怪不好意思的。

“好！那咱们就交个朋友吧！”春若水道：“朋友是应该彼此坦诚相待，彼此信任，只要你认为我是一个值得你信任的朋友，以后无论遇见什么心里不顺的事情，都不妨告诉我，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力量帮助你，千万不要钻牛角尖，动不动就想死，知道吧？”

季贵人点点头：“谢谢你，春大小姐！”

“我名字叫春若水，你叫我名字好了！”

“不……”季贵人站起来说：“我不敢，我应该叫你娘娘……”

春若水挑了一下眉毛，想想却也无可奈何：“这些都无所谓，随便你怎么称呼吧，重要的是你心里一定要把我当成朋友，好了，我送你回去吧！”

季贵人说：“不，我自己回去！”她指了一下窗外：“这里花园的门通着，很近，不会有人看见的。”

说了这句话，她就自个去了。仍然由矮矮的窗户翻出去，春若水伸出头去，见她一直消逝在花丛里，忖量着不至于为人发觉，也就不再担心。

由于季贵人这一搅和，春若水心里可就更乱了，整夜她都在思索着这件事。季贵人的“痴”恰与朱高煦的“无情”成了强烈的对比，所谓“痴心女子负心汉”，亦当得世上悲惨之事了。

由是对于季穗儿的遭遇，寄以无限同情，反之，对原本就印象不佳的汉王朱高煦，更增加了些许恨恶。

她却不禁又想到了方才季贵人上来所说的那些话，直把自己当成了贪慕虚荣，意欲攀龙附凤之人，真是奇耻大辱。

实在说，却也怪不得她，谁又知道这其中的关键因素？只怕自己与朱高煦成婚消息外传之后，抱持以上看法者，将是大有人在，自己真是跳到了黄河，永远也洗不清了，想来想去，一切的罪恶形成，俱都在朱高煦一个人身上，真恨不能立刻跃身而起，拿起宝剑，此刻就去找到他，拼个死活……然而，俟到她冷静下来，却又是一番见地，对于方才的冲动，期期以为不可。

便是这样激动一阵，懊恼一阵，却又冷静一阵，说不出的自期自艾，无语问苍天。俟到四更过后，才睡着了。

昨晚睡得太晚，再加上心里不自在，百感交集，今天可就起不来了。冰儿偷偷进来瞧了两回，她都没有醒，只得悄悄的又退了回来。

春风拂面，园子里的花开得美极了。触目所及，紫罗兰、香石竹、虞美人、三色堇……各有姿色，迎着春风，朵朵绽放，含蕊吐芬，娇阳和煦，花香沁人，“春华轩”蝶梦花酣，展示着它绮丽娇艳的姿态，醉人极了。

高煦起了个早，一身披挂，甲冑鲜明的来到了园子里，冰儿与春、荷二婢，早得了讯儿，迎上去请安问好。

高煦的兴致甚高，脸现微笑的直盯着冰儿：“你就是春贵妃跟前的那个……”

马管事由身后抢上一步，恭敬的道：“回王爷，她娘家姓赵，赵宫人！”

“好！好！”高煦一连说了两个“好”字，朗声道：“娘娘起来了没有？昨晚上睡得可好？”

“这……”冰儿垂下了头：“回王爷的话，我家小姐还在睡觉，没有醒。”

“别小姐小姐啦！”高煦笑道：“如今你家小姐出阁嫁给了我，蒙圣上恩宠，特赐了贵妃的封号，以后你要改口称‘娘娘’知道吧？”

“是，婢子知道了！”

马管事生恐王爷降罪，聆听下躬身回话道：“赵宫人才来，这里的规矩还不太清楚，奴婢回头再好好教她，请王爷放心！”

“这怪不了她，既是娘娘跟前的人，马管事，以后你要另眼看待！”

“是，王爷！”

“给我看赏！”高煦一笑说：“重赏！明珠一斗、黄金百两！”哈哈一笑，他上前一步，不顾王爷之尊，伸手托住了冰儿的脸：“小丫头，这些钱，够你娘家生活半辈子的了！”

冰儿真想把他的手给甩下来，可是这个人自有他的虎威，尤其是那双亮炯炯的眼睛，直直逼视过来，真有慑人之势。心里一害怕，冰儿便自低下了头，嘴里不由自主的说：“谢谢王爷的厚赏，婢子不敢……”

“你就别客气了！”高煦一只手，再一次托起她的脸，一面细细的瞧着：“强将手下无弱兵，嗯，主人是大美人儿，跟前的丫头也生得俊俏，好好服侍娘娘，以后错不了你，知道吧？”

冰儿真吓坏了，抖颤的说了个“是”字。

高煦这才松下了手，径自向“春华轩”大步走去。

冰儿怔了一怔，忙自站起来，赶过去道：“王爷，小姐……啊……娘娘还没起来！”

“我知道！”高煦一笑回头说：“怎么，连我还要挡驾！这都什么时候了，太阳都照着屁股了，还睡懒觉？走！带我进去瞧瞧！”

想想，人家是夫妻的名分，冰儿自觉着干预过了分，只得答应一声，前头带路，身后的马管事等一大群，不便擅逾，俱部停步在外仁候。

高煦同着冰儿，一径来到了春若水寝阁。冰儿刚要叩门招呼，高煦向着她摆了摆手，轻轻推开门儿一线，往里面瞧瞧，随即他向冰儿挥了挥手，径自走了进去。

透过那一袭淡淡青绿纱帐，春若水自侧身睡着，这个角度，正显示着她美好胴体的诱人曲线。细细腰肢、丰隆玉臀，甚至于那一双修长的腿部轮廓，俱都一一毕陈，清晰在眼。一截皓腕，仿佛如幻……这一切落在素有“寡人之疾”的汉王高煦眼里，焉得不欲火高炽，霎时间，眼睛里几乎要喷出火来。

蝴蝶贝灯兀自在燃着，被长窗口光一照，状似萤尾。这莹莹灯芯，却似有情，耸耸欲动于美人枕畔，陪伴着她共度了漫漫春宵。

高煦似乎呆住了。过去的年头里，遍阅沧海，经历的俊俏佳人多矣，却不曾有过一人，象眼前的春若水这般气质，说得实在一点，这才是他梦寐以求的枕畔佳人，有幸共晨昏，也不在人生一场。

看着，想着，朱高煦真有些儿色授魂销，情不自禁上前一步，伸手撩开了罗纱帐，不经意触手于帐顶物什，忽悠悠摇曳起一团流光，看时，却是一口长剑。朱高煦陡地吃了一惊，禁不住后退了一步。

帐顶悬剑，什么兆头？那个流光，发自杏黄穗儿的老大一颗明珠，随着剑身的摇曳，穗儿上的这颗明珠，更称璀璨，连带着这一口青鲨皮鞘，形式修长的长剑，也似锋芒暗吐，朱高煦热炽的欲火，直如浇淋了一头冰露，陡然而有所警，木立不动。昨夜洞房勃谿，今日帐门悬剑，两相映照，其实已无待庸言，再清楚不过。朱高煦猝然惊觉下，焉能不心生警惕？

春若水的衔恨，其实不难理解。汉王高煦如果真以为对方不存芥蒂，未免过于天真了，这口高悬的长剑，恰于其时的打消了他的一腔欲火。

微微一笑，他随即挨着床边坐下来，春若水撩人的海棠春睡，终不能使他完全息念，情不自禁的伸出手，待向对方露出的肩上攀去。

蓦地，春若水身子“刷”地转了过来，随着她坐起的势子，出手如电，已自握住朱高煦落下的手腕，“你干什么？”

朱高煦只觉得手腕子一阵发麻，这才知道，已为对方拿住了穴道，心方吃惊，这只手已为她狠狠甩落下来，劲道可真是不小，如非这双膀子素来有些力气，只怕对方这一甩或许当场骨节脱了臼。

乍惊下，高煦霍地站起。春若水这一手，不啻大大扫了他的面子，一时间令他脸上吃挂不住。猛可里浓眉一挑，待将发作，却又自忍下了心头无名之火，一霎间，脸色涨成了赤红。

“怎么啦？谁又得罪了你啦？这么大的脾气！”说着，他自嘲也似的“呵呵”笑了，就着一张椅子慢慢坐下来，老半天脸上才自变过色来，“说吧，谁欺侮你啦！我给你出气！”

“你，你给我放老实些！”春若水圆睁着两只眼，强自忍着心里的怒火，偏过头去：“别给我来这一套，我讨厌你！”

朱高煦呆了一呆，却自哈哈笑了，“怎么，后悔了？”

“从来就没愿意过！”

“那可是委屈你了！”

“用不着！”“刷”一下撩开了被子，春若水几乎是跳着下了床，赌气的走到窗前。面对着廊下那一盆盛开的盆景，深深的吸着长气儿，这一霎花容淬变，如染青霞。拢了一下披散的长发，真象是“豁出去了”的样子。“朱高煦……你错了……”声音里透着彻骨的冷：“后悔的不是我，是你！”

眼看着春若水的泼辣劲道，高煦反倒竟似欣赏的笑了，他的福大量大，一向喜怒不形于色，也就很难琢磨此刻他的心境如何。

“后悔？不，我这一辈子从来不做后悔的事，要么就不干，做了就不后悔！”朱高煦那一双的神采的眸子，忽然收小了，却是不离对方这个人，脸上的笑，更是讳莫加深。“春贵妃，你倒是说说看，我后悔什么？”

“后悔你娶了我！”脸上挂着冷冷的笑，春若水正眼也不瞧他一眼。

高煦“哼”了一声，摇头说：“那你错了，谁不知道你春小太岁是流花河出了名的大美人儿，高兴还来不及，我怎么会后悔？”

“那你就等着瞧吧！”春若水倏地转过身来，脸上颜色可是真够白的：

“我的人过来了，心可不在这里，我如果是你就不做这个傻事儿，你这又何苦？”

“别把话说得太早了！”朱高煦如沐春风的笑着，看起来端的好涵养：“能娶你的人，就能要你的心，别忘了，咱们这还是新婚头上，说这些干什么！走，跟我玩玩去，‘西把截’的狩猎场子，早派人围上了，咱们猎黑熊去！”

春若水只是冷冷的一笑，摇摇头：“你自己去吧！”

朱高煦叹口气又坐下来：“还有什么不乐意的，你只管说吧，就是要天上的月亮，我也派人给你摘去！”

“你能么？”春若水冷冷的瞅了他一眼，恨他的狂，更恨他的那种自负，正是因为如此，自己落在了他的手里，怕是今生不易翻身了。

一霎间，她心里浮现起落寞的伤感，“你这又何苦，想要我回心转意，今生今世不可能的。”轻轻叹了一声，她忿忿的说：“你知道为什么吗？”说着，她随即垂下了头，一头秀发，云也似的披散下来。

高煦一笑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实在告诉你吧！”春若水倏地抬起头来：“我心里没有你！”

“我知道，你刚才已经说过了！”

“我是说，我心里……”紧紧的咬了一下牙，春若水终于吐出了她压制着的心灵：“我心里已经有了人了！”说了这句话，她冷峻的目光，剑也似的锋利，直直地向高煦脸上逼视过去，除了悲愤、伤感，并不曾现出一些儿羞涩，“你……是你拆散了我们，让我们今生不能结合，你好残忍……”终于，她涌出了热泪，点点滴滴，顺着腮边直淌下来。

朱高煦蓦地呆住了，这倒是他万万没有料想到的，对于春若水的直言无讳，更不禁出乎意外，“原来如此……”一霎间，他那张开朗的长脸上，亦不禁显现出凄凉神态，象有深深的遗憾，更似压制着无比的恨恶。“你应该早告诉我，你二叔从来也没跟我提过。”

“他们……不知道……”一霎间，她却又女性十足，变得十分懦弱，想到了君无忌，以及对他刻骨铭心的爱……终将似落花飞絮，在遭遇着突如其来的这阵龙卷狂风，飘落无际、无影无踪……这么想着，真正柔肠寸断了。

“哼哼……”高煦由鼻子里传出了两声冷笑：“这是说只有你自己知道？是私定终身了！”

春若水生气的看了他一眼，原想顶他两句，转念一想，却也并不否认，把头拧向一边。

对高煦来说，真象是点燃了一个无烟火炮，霍地爆炸开来，“这个人是谁？说！”蓦地，他跳了起来，较之先前春若水的跃身离床，如出一辙。

“为什么我要告诉你？”看着他的猝然激动，愤怒膺胸，春若水心里凉丝丝地兴起了一种快感，想不到让一个自己所恨的人生气，居然也能为自己带来快乐，这点，倒是她事先没有想到的。伤心之余，她却也能“聊以自慰”，对于朱高煦的忿恚、忌妒，她感到由衷的欣赏。只是这种感触，却不使现诸表面，而是深深藏在心里。

朱高煦忿忿的看了她一眼，又坐下来：“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知道了，你是怕我对他不利，杀了他！”

“你能么？”春若水摇摇头：“你杀不了他！”

朱高煦冷冷的道：“这个天底下，如果我要谁死，那个人多半活不了，

只是我会不会这么做，却又是一回事了！”

“这一点我很清楚！”春若水眼睛里再一次现出了凄厉的仇焰：“而且我身受过，只是对于他来说，情形可就大有不同！”

朱高煦微笑了一下，他实在的感受却是愤怒的。扬了一下浓黑的眉毛，目光里显示着诧异，“他有什么不同？除非他不是人！”

“他是人，但不是一个普通的人！”春若水冷冷的说：“他是个了不起的人，是一个不落凡俗的人……”

一霎间，她面前浮现出君无忌清秀英挺的面影，情不自禁显现出她的一往情深，“他有一身了不起的武功，允文允武，亦儒亦侠……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！”春若水这才把目光，转视向当前的汉王高煦。确是忍不住强烈的心头一震，敢情神驰中的君无忌与当前的汉王朱高煦，两张脸颇有仿佛，竟有“虎贡中郎”之似，昨夜在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，已令她吃惊不已，这一霎，心电交驰，两相印证，更经认定，确令她大为诧异。

春若水在一刹那的惊诧之后，便自又恢复了原有心境。实在是把内心至爱的君无忌拿来与最为恨恶的朱高煦相比较，心里先已不能平衡，无异大相刺谬，想一想，自己也觉着幼稚好笑。

朱高煦睁圆了眼睛，忽然冷笑道：“这个人我知道了！”春若水心里一动，高煦却已直呼出他的名字：“君探花！”

对于这个人，朱高煦早已耳熟能详，在春若水惊讶的注视里，他随即冷冷的接下去：“我对他知道得很清楚，君探花只是人家对他的戏称，他本来的名字是君无忌，一个浪迹流花河的野人。原来你心里的那个人就是他！”春若水几乎呆住了。实在是没有想到，朱高煦居然一下子就猜到了她的心眼儿里，是以乍听之下，简直忘了反应。这番表情落在了朱高煦眼里，顿已是八九不离十儿，一时神色大为沮丧。

“真的是他？”朱高煦重复着又问了一遍，两只眼睛里象是要喷出火来。

春若水一时心鼓雷鸣，真不知道何以置答，若是一口承认，又怕朱高煦将图不利于君无忌，否认呢又心里不安，心里举棋不定，干脆把头转向一边，给他来个不理不睬。

却是不知这么一来，等于默认，朱高煦焉能还不明白？强烈的妒火，刹那间自他心中燃起，正自按捺不住，倏地，另一个念头却由他心里升起，正是这个突然的念头，却又为他带来了极其舒畅的快感。只想：君无忌的恋人，如今却为自己横刀所夺，成了不折不扣的王府贵妃，只凭着这一份优越，就足够自己陶醉的了，相对的，正不知给了君无忌多少羞辱！这么一想，先时的强烈妒火，立刻为之瓦解冰销，反倒有一种沾沾自喜，战胜敌人的快感。

春若水只以为他必当雷霆大发，正自思忖对策，偷偷向他看了一眼，却又不似这么回事儿，心里顿时大感纳闷。她却是有所不知。原来汉王朱高煦，为人极其自负，绝对不甘心居人之后，春若水之钟情君无忌，尤其使他不堪忍受，引为极大恨事，决计运施一切手段，也要赢得美人芳心，自然这种事，却是急不来的，为得佳人青睐，永远归心，只好有所牺牲。当然，他却也了解到，对于春若水这样的女人，一切的强求都是无济干事，自己即使可以运用权术，迫害其家人，使之进一步自行投怀就范，却永远也无能占据她的内心，更何况君无忌已先一步捷足先登。

情场如战场，看来自己要战胜君无忌，夺得美人芳心，并不比战场浴血克敌来得轻松，甚至于更要难上许多。

朱高煦有了这一层认识，不禁激发了他要强好胜的心，心里几经盘算，乃将一腔欲火，暂时压制心里。

“这件事我们暂时不谈。”一瞬间，他却又换上了笑脸：“走！咱们打猎去！”

春若水看了他一眼，却把头掉过一边，心里禁不住奇怪，却是想不到朱高煦有此转变，先时生恐嫁祸君无忌的心，倒是略微放了一点，只是他心里到底作何想法，却是未知之数。

高煦仍在恭候着她的答复。

“春华轩”外仆从如云，随侍汉王游狩的一干随从，以及几个文学侍从之士，即所谓的门户“请客”俱都知道王爷纳了新宠，无不心存好奇，盼望着一睹芳容。

“一块去玩玩吧！”高煦语气里充满了和谐：“大家都很想看看你，我已代你打了赏，看不见你，他们可要失望了。”

春若水原无意与此人共出进，只是这件事，包括她下嫁高煦的经过原委，也只是几个关键人物心里有数，却不欲外人得知，尤其王府里人多嘴杂，日常见面，更不欲众人皆知必要。这么一想，她也就莫为已甚。

此番与汉王朱高煦的斗争，正是一个开始，尚不知持续到何日方休，却要从长计议才是，即所谓“争一世而非一日”，且先“顾全了他脸面，再谋后策。这么一想，春若水不禁坦然了，往大处着想，不再斤斤于细小关节。

“好吧，请你在外面等一会，我尽快出来。”

朱高煦聆听之下，大喜过望，朗笑一声道：“好，我等着你！”随即转身步出。

汉王高煦为春贵妃“春猎”所预备的是一头“大宛”名驹“玉狮子”，连同他自己新乘骑的“黄龙”坐马，同为当今皇帝所赐。

这次春猎，高煦其实是经刻意安排，场面浩大，连同他手下战士，几近千人，一来为庆贺朝廷对瓦剌用兵的连番胜利，再为向新婚的贵妃展示其英武雄壮，三者乃在向强邻“北元”有所暗示，警戒着此一面鞑子的不欲耸动。正因为有此三方面的意义，才致将一场看来似同游戏的举止，办得如此声势浩大。

狩猎之处在祁连山与马鬃山西北交接之处，早经勘察规划，先十数日已由专人打下木桩，扯起红白二色小旗的绳索，派有专人把守，杜绝闲杂人等任意出入，两百条惯以山行的猎狗，先一日已圈好了，只待着工爷与贵妃幸临听派驱驰。

这地方占地甚大，方圆约有五十里，其间尽是松柏，沟渠纵横，奇花异卉遍地皆是，其间不乏名贵的药材，向为采药人出没之处。春来雪化，清泉濯濯，或高挂半崖，匹练成瀑，或穿行沟渠石缝，乃为遍地银龙，确是美景无边。

高煦今日兴致很高，虽不曾博得美人归心，但是骈骑春郊，相与行猎，却也艳福不浅，是个极好的兆头。

春贵妃骑术本精，就连她身边的冰儿，也非泛泛者流，主婢二人一经妆扮，跃马翠屏，顿时艳光四射，成为一行中最受瞩目之人。

汉王高煦一身甲冑鲜明，手持雕弓，骑着他的黄龙坐马，一马当先，闯入林内，紧紧跟在他身边的是索云，以及另一个长身黑面汉子。妙在黑脸人没有骑马，只是凭着一双快腿，紧紧贴着高煦坐马，左右不离，倒也希罕。

春若水虽然答应与高煦共出狩猎，心里却有些不大自然，俟到发觉此行场面如此浩大，尤其是高煦手下一干清客扈从，数百人俱都以着异样好奇的眼光，向她打量不已，不时的喁喁私谈，暗地里品头论足不已，一时颇感窘迫，大以失策为憾，其势如此，却也不能中途折回，只好耐下心来，勉从其难。

好在高煦身边之随从众多，一干文武清客，更加众星捧月，人各一嘴，已使他疲于应付，春若水再把马儿一放慢，只与身边的冰儿说话，无形中双方距离已自拉开。

高煦中途停了两次马，也就不耐久候，众犬齐吠声中，乃自率先抢入林内。倒也事有凑巧，身方进入，即遇见了一群失惊糜鹿。朱高煦嗜杀成性，箭术既精，当场引发雕弓，连发白羽，身后众人随之乱箭齐发，群鹿四窜，不得其路，复为众犬围咬，几至全数就歼，清点现场，竟自生杀了十七头之多。

当下即由随行卫士，就众鹿中，觅其新生者，割下茸角，取其膏血，分盛两只玉碗，掺以佳酿，送陈骑前。

高煦当即生饮一碗，把另一碗转赐春贵妃，由索云亲手捧持，策马亲送过来。

春若水昔日也曾行过两次猎，一次随父亲秋郊猎雁，所得有限，另一次与冰儿在流花河试猎红毛兔子，累了半天，亦不过才射中了两只，容得捡获所猎，见其鲜血淋漓，垂死挣扎，不禁触发同情，哪里还敢生剥其皮，最后连两只死兔，也转赠了附近猎人。试以两次行猎，无非即兴而已，较之今日之大举出动，竞相残杀场面，简直不可同日而语，是以目睹着高煦一行的肆意射杀，心里着实有些不忍，更遑论生饮鹿血了。

素云飞身下马，双手捧持着那碗采自幼鹿新生茸角的鲜血，一举过顶道：“王爷赐赏，娘娘请用！”

这个素云她颇不陌生，那一夜来府刺探高煦，便在他手下吃了大亏，如非君无忌即时搭救，自己一条性命，保证丧在了他的手里。对于他，春若水是隐隐含有敌意的，所幸那一夜自己是蒙面现身，否则此番相见，可就大为尴尬了。春若水在他跃身下马的一霎，亦曾留意到了他的身法，更有甚者，这满满一碗鹿血，在他如此动势里，竟然没有溅出些许，可见轻功内功俱有相当根基，倒也不可小瞧了他。“这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幼鹿茸血，可保娘娘青春长驻！”

“用不着，赏给你了！”

“这……”索云退后一步，缓缓抬起了头。

四只眼睛交接之下，才自觉出这位贵妃娘娘果真秀压群伦，艳光四射，一时不敢逼视，又自垂下了头。

“怎么，你不敢喝？”

“不……不是……”索云终于点了一下头：“谢谢娘娘的厚赏！”一面说，乃自将一碗膏血饮了个干净。

春若水一笑点头道：“这才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卑职索云！”索云恭敬的道：“现为王爷驾前一名侍卫，请娘娘关照！”

“用不着客气，我知道你！”春若水点点头说：“好好在王爷跟前当差，亏待不了你！”

“卑职……知道……”

说话间，一行人马已折到近前，走在最头里的是汉王高煦，想是适才射杀得极为过瘾，又饮了鹿血，极是愉快，再看眼前的春若水，出落得益称标致，一时快意极了。

“味道怎么样？”打量着面前佳人，高煦笑道：“要是常喝，你就更漂亮了！”他指的是那碗鹿血。

春若水眸子轻轻由索云脸上转过，摇摇头道：“王爷，我不知你说的是些什么？”

“咦！”高煦怔了一下：“当然是鹿血了，你没有喝？”春若水这才象是明白过来，挑着细细的一双蛾眉，她娇声道：“你说的是鹿血！啊，索头儿，刚才你拿来的是鹿血么？”

“这……”索云一时大现尴尬：“是……卑职已经向您禀报过了！”

“是么？”春若水一笑看向冰儿：“你听见了没有？我可是没听清楚！”

“婢子……婢子……”

冰儿一时真有些糊涂了，真不明白大小姐干什么当面要撒这个谎，简直故意给这个索云过不去嘛！

年轻气盛的王爷，哪里明白其中道理，登时脸色一沉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那碗鹿血呢？”说话时，他凌厉的眼神，注视向素云的脸，那意思是要他答复了。

索云只以为春贵妃会代他解说，等了一会儿，她却是没有。

四周围那么多只眼睛，俱都向他注视着，下意识里可都感觉到了，这位昔日最蒙王爷宠爱的侍卫头子，今天可是有乐子瞧了。

“回王爷的话，卑职喝了，是娘娘……”

话还没有说完，高煦已降下了雷霆之怒，“大胆！你太放肆了！跪下！”

索云原来要说：“是娘娘赏给卑职喝的”，只是高煦忿怒中只听了前面一半，已自发作。也当索云有此一难，连月以来，四方异人一时荟萃，卒使高煦饱受虚惊，好几次甚至于有性命之忧，高煦早已憋了一肚子不满，此番身边有了来自雷门堡的茅鹰，索云的行情，更是明显的看跌，这当儿可就一古脑的发作出来。

索云几乎呆住了。跟了王爷十几年，打从昔日在燕，高煦还当少年之时，便是他身边最亲近的人，从来可也没见他发过这么大的脾气，由于王爷的倚重，他本人的自爱，双方过从有如水乳交融，高煦颇能体会他的忠心不贰，平日连一句过重一点的话也不曾出口，今天这个场合，当着好几个人面前，为了区区一碗鹿血，他竟自爆发了雷霆之怒，真使得索云既惊又诧，一时间，简直无所适从。

“给我跪下，跪下！”

高煦几乎咆哮了，手里的马鞭子，几乎指在了索云脸上：“好大的胆子，我叫你跪下，你听见了没有？”

“哼……”索云脸都青了，一连哼了两声，缓缓的垂下了头，“卑职……遵命就是！”跪是跪下了，却是一只腿着地，对于他来说，可是他生平从来也没受过的奇耻大辱。

“你……太放肆了！”再一次他的鞭子指在了他脸上：“怎么，仗着我跟前的人，我就不能办你是不是？”

“王爷，你的脾气也太大一点了……”

说话的竟是一旁高踞“玉狮子”座马上的贵妃娘娘：“你误会了，这碗

鹿血，是我赏给他喝的，一点小事，也值得你发这么大的脾气？”说了这句话，她眼睛瞟了一下身边的冰儿，“咱们头里走吧！”扬了一下鞭子，她率先去了，冰儿忙自跟上，却把汉王高煦给僵在了当场。

这可是自己的冒失了。瞧瞧跪在地上的索云，连羞带怨，脖子都紫了，当着这么多人，这个脸他可往哪里放？只是高煦有他的身分，同样的，当着这么多人面前，他也得顾全他的王爷尊严，即使错了，也不能轻易松口自承。

“你起来吧！”高煦颇似汗颜的道：“自己也好好想想，也没有骂屈了你，这趟子差事你就别跟着了，自个回去歇着去吧！”

原是高煦格外的体贴，顾全着他的面子，要他暂时避开了，偏偏索云竟自又错会了意，只以为砸了差事，对方这是“拔毛连茹”要他卷铺盖滚蛋。一阵子伤心、气馁，差一点连眼泪也进了出来，“好吧！王爷你金安，自己珍重吧，卑职这就跟您叩头告别，不眼侍您了！”

这一次索云倒是双膝跪地，必恭必敬的向着马上的王爷，一连叩了三个响头，点点泪珠，豆子也似的洒落下来。抬起头，再看看十几年来，自己忠心耿耿侍奉的主人，素云颇似感慨系之，却也不欲多言，轻轻自叹一声，径自站起来，回身策马走了。

高煦微笑着连连点头，对于索云的识大体，忠心不贰，甚为赞许，居然没有听出对方话中苍凉之意，即使略有所触，亦不会深思细想，眼前正是热闹口上，更不会为此扫了兴头，心里更惦念着前进的春贵妃，当下吆喝一声，带领着大队人马，随即向林内奔进。

不过是一会儿的工夫，春贵妃与她那个漂亮丫鬟冰儿竟自跑没了影儿。高煦赶了一程，没有追上，问问身边的人，才知道贵妃身侧，有八名精干马术技击的武士跟着，这才放心了。春郊试马，正可畅意驰骋，前道终须会合，就由着她尽兴的玩去吧！其时前道“猎探”回报，有了“熊”的踪迹，高煦大喜过望，一马当先，这就猎熊去了。

一口气奔驰了十里开外，春若水这才勒住了坐骑“玉狮子”，敢情是匹上好龙驹，一任窜高纵矮，始终保持着一平似水的前进姿态，较之过去她的那匹爱马象似更为温驯，脚程还要快上许多。

春若水心里爽快极了，倒不是这阵子风驰电掣的疾奔为她带来的什么快感，而是方才略运筹谋的心术小计得逞，眼看着高煦与其忠心不贰的侍卫头子索云失和，有了裂痕，这才称了自己的心愿，心里那份子乐可就甭提了。

勒着马，等了好一阵子，冰儿与八名护驾的金甲武士才自来到跟前。

“我的娘娘，您别狠跑呀，可赶死人啦！”冰儿催马而前，直到了她跟前，回头瞧瞧，八武士驻马四方，彼此隔有大段距离，无碍她们之间的“体己”话儿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儿，那个姓索的又怎么开罪您了？小姐！干吗您施这个坏！”

冰儿脸上透着不平，对那个好心送饮的索云，更是语涉同情，却不知春若水心里正自窃喜杰作的得逞，扬着眉毛，几乎忍不住要笑了出来。

“连你都看出来？哼！”春若水笑不拢嘴的样子：“这只是春小太岁给他们的一个见面礼儿，往后瞧吧，热闹的还在后头呢！”

冰儿怔了一怔，还摸不太清楚的样子。

“这叫报应，你知道吧！”春若水想想还想笑：“谁叫他作孽在先，把我们好好一个家弄成这样，往后等着瞧吧！……”

说着忽然眼睛一红，不禁又触动了伤怀，显示着这一刻她内心的难以持平，多少委屈、悲忿包容在她心里，就是想忘也忘不了，这就开始要着手报复。

冰儿这才明白了，心里通通直跳。

“对付这帮子坏人，心不能软，你知道吧，给个脸儿，他就上鼻梁，咱们要狠！”说着，她就策过了“玉狮子”马头，泼刺刺一马当先，继续前奔。

八名金甲勇士，奉命护侍鸾驾，自是不敢怠慢，慌不迭策马迎上，乱蹄践踏着早已干枯的地面落叶，沙沙声响里，左右包抄着玉狮子，力超而前。

阳光穿射过一天针叶，投射在地面上，象是撒了一地碎银子的那般晃眼。几只大鸟“呱呱”叫着拍翅而起，正前面一道飞瀑，远远在望，流水淙淙，三五道银泉，蛇也似的四下窜着，敢情是景象不恶。

春若水刚刚捉弄过高煦主仆，觉得得意之极，眼看着当前美景，由不住精神一振，慌不迭回头招呼冰儿道：“看看前面还有道瀑布，咱们瞧瞧去！”说了这句话，更不待冰儿答腔，抖动缰辔，“玉狮子”撒开四足，直向前疾驰过去。

八名金甲卫士奉命侍护鸾驾，生恐有所失闪，纷纷驱马而前，抄向左右，这番排场，陡然间乃使得她记起了今日的特殊身分。敢情自己如今已不再是昔日流花河畔天真烂漫、无拘无束的“春小太岁”那个自在的姑娘了。说得实在一点，自己今天已是不折不扣的汉王妻子——春贵妃，那个曾为多数少女梦寐以求的崇高身分，竟是这么糊里糊涂的落在了自己身上。这个身分，竟不曾为自己带来丝毫的荣耀与快乐，有之则为无比的遗憾与痛恨。

八名勇士的突然超前，竟使她忽然有所感触，原本飞扬的快乐情绪，一霎间作了极大的改变，只觉得无比气馁，陡然间她勒住了奔驰的坐马，说不出的一阵黯然神伤，一刹那前的神采飞扬，早不知飘去哪里，情绪的变化，怪异如斯，真令人匪夷所思。

前行的八名武士，发觉到娘娘的忽然停步不前，慌不迭纷纷也都勒住了奔驰的驽马。

却在这一霎，神兵天降的自当空落下了一人。阳光交织里，这个人身法奇快，一身紫色长衣，在猝落的风势里，宛若巨鸟的两翼，带出了极大的一股狂风，扇动着地上一层枯朽落叶，哗啦啦黄雾般地四下纷飞。

这番突如其来的声势，已是惊人，更惊人的动作，却紧接着这一霎之后展现眼前。

对于现场的每一个人来说，都太过于突然了，简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胯下座马猝然受惊之下，纷纷人立而起，啼哩哩发着长啸。

这人身势一经沾地，更不稍缓须臾，脚尖方落地，已自腾身而起，呼然作响里，直向居中略后的春贵妃身前扑去。

这个动作，不啻令人大吃一惊。八名金甲武士，乃是选自朝廷的锦衣卫士，身手很是了得，想不到第一次派在“春贵妃”身边当差，就有了风险，职责所在，万难保持沉默，更不敢掉以轻心，眼见着这般情势，俱都发出了怒叱，纷纷自马背上腾身跃起。

这类大内卫士，各怀杰出身手，其中颇多出身江湖黑道，精于技击。比较吃亏的是，今日侍驾，各人所穿着的乃是一身马步阵仗衣靠，一身甲冑，用以马上对仗，可以大显能耐，若用以飞腾动跃，技击交手，显然就大有妨碍，只是迫于情势，不得不为之放手一搏。

八个人虽然同时跃起，却由于距离远近不一，自然也就有了先后之差。最先扑前的两个人，正是距离春若水身边左右最近的二人，二人身子几乎是一般的快，身势一经落前，两口长刃，“斩马刀”突分左右，二话不说，直向着来人身上招呼过去。

这一霎，各人才仿佛看清，来人身着紫色长衣，身材高大，头着面具，面具所显示的青面獠齿，极其狰狞，突然接近，仿佛鬼魅，真令人不寒而栗。

这人所显示的一副尊容，固然足以惊人，更令人吃惊的却是他雷霆万钧的出手。象是一只展翅的怒鹰，确是太快了。这双手竟是那般巧妙的避过了来犯的一双斩马长刀，一伏一起，有如跃波飞鱼，不偏不倚，已双双击中在两名金甲武士前胸甲胄上。

想是早已洞悉对方的甲胄护体，是以这人的双手上，略微加重了两成力道，却也顾全到了不伤对方性命的一贯宗旨。饶是这样，所加诸的惊人力道，亦非眼前这两名大内卫士所堪承受。“碰！碰！”两声，音若击鼓。眼前二人竟象球也似的被抛了起来，足足被击出了七尺以外，双双坠落地面，登时昏死过去。

来人身法好快，举手之间，已把两名大内卫士击昏在地，却也不碍他的一定出手，随着他的一个前抄势子，已向春若水掠去，右手探处，直向马上的贵妃身上抓到。

这一霎可真惊险万状，不只是目睹之下的六名金甲卫士怵目惊心，即使春若水本人又何能例外？

惊惶里，她发出了一声尖叱，就连拔出鞍前的佩剑也来不及，陡地探出了一双手指，认准了来人的一双眼睛截了过去。

来人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，颈项略旋，已避过了春若水的一双手指，同时间，斜刺里劲风一缕，雪亮的一截链子枪尖，陡地闪向眼前。

这一手“飞枪夺命”敢情是直奔脸上印堂而来，劲猛力足，嗖然作响声中，已临当面，看样子来人一个闪躲不开，真能一下子扎个透明窟窿，无如他那颗所显示的狰狞怪头，偏偏是灵活之极，左一转避过了春若水纤纤玉指，右一转可就逃过了这截“夺命枪尖”。随着他的一式巧妙出于，“噗”地已自攥住了链子枪的雪亮枪身，紧接着哗啦的一声，空中飞人也似的，已把这名金甲武士抡起半天，“扑通”一声摔落地上，却是头下脚上，倒栽葱也似的登时闷了过去。

来人以迅雷不及掩耳出手，一上来即制伏三人，手下更不少缓须臾，“噗”一下，已紧紧抓住了春若水待出的手腕，“走！”嘴里低叱一声，借力施力，一只脚猛然着力，在春若水座马皮鞍上点了一点，另一只手就势，已然托住了春若水的后背，就此双双腾身而起，飞跃出丈许开外。

这番情景，只把现场的各人吓了个魂飞魄散。八名金甲武士奉命护驾，哪里知道与来人方一接触，简直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，已有三个被摆平在地，剩下五人眼看着贵妃娘娘落在对方手里，登时俱都吓呆了，各人手上虽不少弓矢暗器，碍在春贵妃在对方手上，恐有误伤，一时也不敢出手，略现犹豫，对方二人已遁出十数丈外，这个距离只怕是越加的难追了。

冰儿简直吓傻了，目睹之下顾不得本身安危，惊叫了一声，一马当先，策马就追，身后各人突然警觉，纷纷带马跟上。

六匹快马，一径的追到了瀑布当前，眼看着春贵妃在对方挟持之下，一路轻登巧纵，已向崖上翻去。瀑布声音既大，彼此对答亦难，喷溅而起的水

花，仿佛大片水雾，连人带马觉得满身湿漉，却也顾不得狼藉，纷纷下马，向崖上攀去。

此时此刻，对方二人踪影，早已杳如黄鹤。

这人身手，端是了得。春若水岂是甘心雌伏之人？无如在对方强大的臂力挟持之下，简直动弹不得。好几次她伺机向对方出手，都为他巧妙的闪开，这时在对方挟持之下，只觉得通体发软，才想到这人力道所着之处，巧在腰间穴路。

既为对方拿住了穴道，当然是无能出手，眼睁睁地只得听其任意摆布。

这人好快的身手，那么高的山势，不消十来个起落，已逾其半。

跟前松柏衍生，遍布山峦，想是距离瀑布略远，水声已不若先时之大，容得踏入林中，其声益柔。春若水又急又气，偏是动弹不得，简直要气昏了，暗忖着只要对方手势一松，必将全力出子，给他一个厉害，心里赌气，干脆一句话也不说，倒要石他如何发落自己。

思念中，那人已定下了脚步。眼前翠草如茵，却是向阳一片坡地，青山如黛，松柏叠翠，景致颇是不恶。

这人手略松，春若水几乎跌倒地上。她早已打好了主意，乘势在地上一个猛翻，右手倏扬，一掌直向这人脸上击去。

对方这人早已料到了她的有此一手，身子轻轻一闪，便躲过了春若水充满了劲力的一掌。

春若水一掌击空，更不迟转，借着快速的转身之势，左手功力内敛，直向他肋间插去。

这人冷哼一声，凹腹吸胸，整个腹肋霍地吸进了半尺有余，春若水这一式单插手可就又走了个空。再想收拾换式，哪里还来得及？这人手腕乍翻，极其轻灵的已拿住了她的手腕脉门。“咱们有这么大的仇么？”说时，他那湛湛的眼伸，瞬也不瞬的直向她脸上盯着，春若水想不到来人功力如此之高，自己在他跟前，简直就递不开来，心里正自懊丧，正不知如何是好，忽然听见了对方说话声音，不由心里一动，实在是这个声音太过熟悉，再一触及对方那双湛湛目神，由不住更为吃惊，登时呆住，“啊！你是……”

说话时，这人反手揭下了面上那具狰狞的面具，一头散发，云也似的披散下来，现出了他的本来面目。

春若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倏地睁大了眼看了再看，终于认出了他是谁来，“君……无忌……是你……”再也忍不住心里的激动，霍地扑上去，紧紧拥抱着他，恨不能化为一滩水，融在他的怀里！

“无忌……无忌……”

一时间真是有说不尽的委屈，简直不知如何出口，一连叫了好几声他的名字，涓涓泪水扑簌簌早已夺眶而出，淌了满脸都是。

“无忌……哥哥……会是你？会是你？你真的来了……”撑着他结实的肩，那么近近的打量着他，霍地又抱紧了，一下子又分开来，看了又看，抱了又抱，一时间花容和泪，欲笑还泣，那样子真象是疯了。

君无忌只是一动也不动的站着，脸上毫无表情，象是着了一层冰样的冷，“看来这一切都是真的了？”一面说着，那一双有力的手，已把春若水紧紧偎依的身子，硬生生的分开来，“告诉我，这是不是真的？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眼泪再一次涌出来，打量着君无忌的脸，一霎间，她身泛奇寒，忽然体悟到，自己最担心、最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，“你要我

说些什么？无忌……你真的一点都……都不知道？”

“现在我当然知道了，但是我要你亲口告诉我，证明这一切都是实在的，不是我的幻想！”

“无忌……你慢慢听我说，先不要慌，来！”春若水拉了他一下：“我们到那边坐下来，好好的听我说！”

无如君无忌的身子，就象是打进地里的一截铁桩，哪里拉他得动？”不用了，”君无忌惨然笑着：“我只听你一句话，你嫁给朱高煦是真的还是假的？”

“这……”春若水讷讷道：“你听我说……”

“那就是真的了？”怅惘着，他叹息了一声：“我知道，你有不得已的苦衷，可是你毕竟是错了，大错特错！”

“无忌……”

“不要再说了。”他的脸一霎间变成了雪也似的白：“如果外面的传说属实，你如今是贵妃的身分了，哼哼，春贵妃……”眼睛里的光，真比刀子还要锋利。天知道，它割伤着春若水的心，有多么狠，多么深！

“无忌……”她简直不敢与这么锋利的眼睛交锋，嗒然的垂下了头：“我求求你，别这么看我……我怕死了……”点点红泪，散落的珠串似的洒落下来，感觉着象是天塌了那般无助，她的心真正碎了。

“这该是你盘算很久的事了，你却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，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……因为……”说着她早已泣不成声，哭成了个泪人似的。

还能说什么？千言万语，一时更不知从何说起，恍惚里，仿佛听见了心上人那种近乎绝望的一声叹息。这个时候，这种叹息声，真象是一支冰箭，冷到了她的骨子里，猛然，她止住了泣声，抬头向对方打量着，所接触到的是对方苍白的脸，以及滚动着几欲夺眶而出的泪水。这个“铁石心肠”的人，居然也有眼泪！

“我没有什么话再多说了，你多珍重吧！就算是跟你辞别吧，因为我要走了……”

倏地他转过身子，举步待去。

“慢着……”春若水惊叫着，声音里充满着颤抖：“你……这是去哪里？”

“哼！”君无忌缓缓回过头来，苦笑着摇摇头，那一双滚动着莹莹泪光的眸子，更不曾忘了最后的流连，在曾是他衷心所热恋着的人脸上转着，感触里千头万绪，风风雨雨，由草舍疗伤的玉洁冰清到雪山石室的爱苗滋长，这其间是有着一条漫长的心路历程的，俟到蓦然惊首，已是苍苍巨树……如今离别的这一霎，又能说些什么？干脆他什么也不再说了。

默默地，他向着她点了一下头，倏地回过身来，一路如飞而逝。

春若水不再落泪……追认着君无忌如飞的背影，一径消逝于蓊翳深邃的丛林，她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，终至于无力的瘫了下来……

“在这里了……娘娘在这里，找着了，找着了！”登山的勇士之一，发出了兴奋的欢呼。一行脚步声，迅速的向这边奔驰过来。

春若水只觉着无比的怠倦，近乎于“绝望”的那种怠倦，一时连眼睛也不愿睁开。

“小满”后十五天是“芒种”。今天就是“芒种”这个节气的日子！

论时令，算得上是盛夏了，这里竟是瞧不出一丝丝那种盛夏的暑意。太阳够大也够金光耀眼，照在人身上，偏偏就是不烫人，暖洋洋、懒丝丝的，

别提多么舒坦了，舒坦得让人想随时随地伸上个大懒腰。

梅花鹿恬静的嚼食着青草，小尾巴象“拨浪小鼓”，不停的摆着，两只白猿相逐为戏，不时的窜上跃下，摇散了的紫藤花，一天香雨也似的飘着，远处有“知了”的鸣声，可不噪人，听在耳朵里怪舒服的。

静静耸峙在阳光里的“摇光殿”，象是熟睡中的一头巨兽，碧绿的琉璃殿瓦，一如彩画儿上的“麒麟”身上的麟甲，一片璀璨的闪烁着碧光，不经意的看上那么一眼，也刺得眼睛生疼。沈瑶仙回来已三天了，偏偏到今天为止，连殿主李无心的面还没见着。原因是这位“摇光殿”的殿主娘娘打坐未醒，今天是她闭关的第五天了。

说不上是怎么回事，打她回来那一天开始，就象犯了懒病似的没精打采，整天价寒着一张清水脸，见人连眼皮也懒得撩一下。过去，她最爱逗耍两只白猿，没事时候追逐着玩儿，满山涧里追得咕呱乱叫，这一回见了面，只摸了它们一下头，就算是打过招呼了。

其实，这个病可不是一天半天的了。严格说起来，从那一天雪山对剑，与君无忌、春若水相继照了脸儿，分别判袂之后，心里一直就不自在，说不出的那种纳闷、怅惘，实在是“怅然若失”的那种感触。唉……这便是她的“得病之因”了。

算算看这段日子，竟是有个把月了，日子过得好快！自己想想也是怪纳闷的，哪能够呢？看见人家两个人要好，自己又伤的哪一门子心？可也就由不了自己。

不论白天黑夜，只要一静下来，脑子里不由自主的就嘀咕着这码子事，雪山石室，炉火如春，男的英俊，女的娇柔，该是天生的一对人间难觅的好伴侣了。

也曾为他们高兴过，祝福过……可就有那么一缕剪不断的情索，早已似系在了那个人的身上，这个时候临时再想到找剪子来剪，用“慧剑”来斩，不嫌太晚了一点儿了么？天哪……这滋味恁地不好消受呀！

象是已经记不大清楚了，那一夜石室论茗，主人出示了罕见的人间至宝“夜光常满杯”。其时炉火、月华、夜光杯，交织成一幅人间至美的图画，更不论图画中的三个人所显示的超越凡俗气质，那神韵已是惹人遐思，难得的是三个人所表现的高洁情操，却似早已捐弃了自己循着熊熊火焰，升华到九霄云外，至今想来，直如畅饮仙露，犹似齿颊留芬。

接下来的雪岭对剑，虽然足以惊心动魄，却不曾各用其极，这一点如真似幻的微妙心术，实在是值得静下来深思细想了。

“摇光殿主”李无心于午后醒转，听说是沈瑶仙回来，随即传话赐见。见面后瑶仙长跪不起，李无心随即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

“你就照实说吧！”李无心满眼爱怜的望着这个视同己出的女儿，轻轻叹息一声说：“这么久你才回来，我就知道你没有把事情办好，这个人真有这么厉害，难道连你也不是他的对手！”说到后来，脸上笑容为之消失，声音里再也没有一丝温柔。“娘娘……”

“不要叫我，实话实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娘娘……我见着了这个人，只是我却无能，终不能下手杀了他……”

“为什么？”李无心缓缓说道：“是你的武技不如他？还是别有原因？”

“我……”沈瑶仙默默的点了一下头：“我打不过他……娘娘，您治我应得之罪吧！”

李无心轻轻哼了一声：“这也罢了，那么，昏君父子呢，你可见着了！”

沈瑶仙沉默了一会，才讷讷道：“朱棣老贼在蒙古打仗，没有见着，却见着了朱高煦那个小贼……”

“见着了？”李无心说：“只是见过了？”

沈瑶仙垂下了头，过了一会儿才慢慢说道：“娘娘您关照过，摇光殿的人，不吝惜杀人，却也不能滥杀一人，所以我……”“哼！你是说，朱高煦那种人，还不该死？”

“有人就认为他还不该死。”

“这个人是谁？”

“海道人！娘娘……您不是曾经关照过我，对于这个人，要特别注意，不可招惹么？”

李无心冷笑道：“你把话说清楚了，那一个海道人，是来自青海，装疯卖傻的那个海胡子？”

沈瑶仙点头道：“就是他，就是因为有他出手护着朱高煦，才使我功败垂成。”

李无心轻轻哼了一声：“他的胆子不小，凭他姓海的一个人也胆敢横加插手，管我们摇光殿的闲事？小仙子，你跟他动过手了？”

沈瑶仙默默点了一下头。

“你输了？”

“倒也没有！”沈瑶仙说到这里顿了一顿，低下头看了一下仍然跪着的双膝，怪委屈的叫了声：“娘娘……”

李无心佯佯不见道：“说下去！”

沈瑶仙怪不得劲儿的哼了一声，这才知道，敢情“娘娘”今天气得不轻。她心里有数，整个摇光殿也只有自己胆敢跟她撒娇，偶尔辩上几句嘴。过去这些年头，自己固然没少挨过她的骂，可是象今天这样长跪不起的经验，却是从来未曾有过，可见得她心里恨恶之深了。好在眼前母女二人对话，并没有任何外人在场，大可不必计较面子问题，干脆就给她来个苦肉计，就跪死在她面前，看她心疼不？

这么一想，她就越加的作出了一副楚楚可怜姿态，反正是问一句答一句，直把如何行刺汉王朱高煦，海道人又如何中途插手，以至论及高煦的功过是非，说到他的“气数”未尽一段经过，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。这其中固然难免提及到“君无忌”这个人，却只是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。

偏偏李无心听得够仔细，并不曾错过了其中任何一点细节。听到了“盖九幽”师徒的出现，更颇似吃了一惊，饶是这样，她仍然并不中途插口，直到沈瑶仙把整个过程叙完，她仍是一言不发。

这段过往，虽经过沈瑶仙的一番精简浓缩，尤其对君无忌的不欲伤害，不免心存袒护，更是能省则省，虽然这样，却也足足说了小半个时辰，跪在地上的一双膝盖，早已麻软不堪，更难过的却是她的一颗心，对于君无忌，她犹是不能忘情，一时感慨系之，颇似不能自己。

李无心却是好涵养，已似较先前更能控制她的情绪，在聆听过沈瑶仙一番叙往经过之后，她仍然一句话也没有说。

窗外阳光灿然，一只百灵鸟正在树梢上饶舌。李无心缓缓由座位上站起，向室外步出，殿堂里早已聚集了许多人，除了第二代弟子春、夏、秋、冬四个年轻姑娘之外，十二名外殿职可也都到了。这些人听说娘娘坐关醒转，纷

纷前来参见，再一方面沈姑娘回来了，一直也还没有见着，来看看可有什么差遣。

李无心忽然出现，各人不敢怠慢，纷纷趋前叩见请安，这位摇光殿的至尊“娘娘”，倒是看不出有什么异态，很和蔼地问了一些殿里的平常事，随即吩咐他们各自回去，就连四个年轻的姑娘，也都打发她们离开。

湘帘高卷，一行龙柏，投下了大片阴影，点缀着殿阁外精工雕凿玉栏的平台，更具幽雅气势。这里设有平整光滑、光可鉴人的玉质石桌，几座一般色泽的石鼓。李无心暇来，总喜欢在这里略坐小想。这一霎，她的心绪不宁，有些问题似乎需要她冷静下来，细想一番。

足足二十年了。自从隐居在此丛山峻岭的“摇光殿”，光阴佳苒，足足的竟有二十年了。二十年来，她专心于高深的内功武学穷研探讨，称得上足不出户，近年来由于功力日深，深悉静笃之理，更少妄想，也就不打算再行出山，偏偏事与愿违，有些事就是不能让她称心如愿。身在五行之中，谁也无能脱离“业障”的左右，归根究底，还属于当日所种的诸般“恶”因，辗转繁衍，乃至成就了今日的“孽”果，想要抽身事外，那是万万不能。

今年才五十岁的她，距离真正的老年，似乎还有着一段距离，更何况精湛内功的促使，所现诸的一切生理状况，使她仍然年轻，简直与老迈扯不上一点关系。这个年龄就打算退隐归山，想要完全摒弃外务，那是极不容易的，问题在于“摇光殿”这个看似超然的武术门派，并不能真正的跳出江湖武林之外，某种特殊的情况之下，仍难免会有所牵联。问题的另一关键，乃在于身为“摇光殿主”的李无心，一生太过要强，尽管养性功深，武功造就已至世罕其匹地步，她的心却并没有真正的“死”，死到所谓“槁木死灰”的地步。忧象是一池平静的死水，忽然为人投落下石子，激起了层层涟漪，李无心那般养性功深的人，居然也会感觉到有种蠢蠢欲动，难以克制的情绪作祟。

“九幽居士”、“海道人”，这般江湖异人，风尘怪客的忽然出现，象征着“摇光殿”未来的前途，未必顺利，尤其是九幽居士这个人的介身皇族，已似隐约显现了和自己终将敌对的立场。

李无心的心里，象是燃了一把火似的难耐，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记忆之中，自己初创摇光殿时，便曾与这个盖九幽有一度接触，事后亦曾费尽机智，才得摆脱了此人的纠缠，实在说，那个时候，自己便曾怀疑过这个人的用心，疑心他为皇室所收买，在刺探自己的真实身分。这个疑团，终由于缺乏确切的证明而打消，想不到事隔二十年之后，再次听见了他的讯息时，却能认定了他果然为朝廷所收买的事实。李无心脸上情不自禁的带出了一脸凄凉的冷笑！虽然那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，可是至今她仍能记起双方那一次堪称凌厉的殊死之战。

李无心下意识的抬起手，在左面肩窝上摸了一下，隔着一层单衣，固然无所体会，但是她却知道，那里有一处鲜明的痕迹，说得清楚一点。那是“剑痕”，对方宝剑所留下的伤痕。

当时战况，至今记忆犹新，自己能保全住一条性命，确是险乎其险，话虽如此，对方所付出的代价，却远比自己惨痛得多，如果自己判断无误，盖九幽很可能今天已成了残废，那么拿去他一条左腿的人，就是自己了。

他们双方之所以彼此留有深刻印象，以及极大戒心，应该是可以理解的。

这个隐秘，事实上也只有当事者二人彼此心里有数，二十年来咸信并无

第三个人知道，只是李无心却一直引为生乎奇耻大辱，多年来她参习“无心之术”，淬练“摧心掌”，固然其目的在求武学的精进，潜意识里又何尝没有再与对方一分强弱、力湔前耻的雄心壮志？特别是在她获悉爱女沈瑶仙受阻于对方的碍难，未能为所欲为时，更不禁激发了她必欲歼灭对方的深心。李无心再次转回房中，沈瑶仙仍然长跪未起。曾几何时，她的情绪已见平和，再看沈瑶仙，无限慈爱洋溢心底，反觉她此行受尽委屈，虽说未能完成任务，到底也不曾辱及家门，难为她单身一人，周旋于汉王宫邸以及九幽居士等一千能人异士之间，却仍能从容进退，实已是难能可贵，倒是不忍再予苛责。

“你起来，我还有话问你！”

沈瑶仙答应了一声，缓缓由地上站起，偷眼一瞧，娘娘脸上居然不着丝毫怒气，眼光里一片平和，不禁心头诧异，实在是始料非及。

原来“摇光殿”虽说成员不多，组织不大，但是号令如山，门下弟子不幸辱命，例当遭受极严格的处置，向无例外，这一次对于自己的破格优容，实在是出人意外，由不住她心里大是忐忑，一时弄不清娘娘心里到底作何打算。

“你坐下来吧！”李无心用手指了一下前面的位子。

沈瑶仙坐是坐下了，两只眼睛却瞬也不瞬的向对方凝视着。凭着她与殿主多年相处的经验，李无心的喜怒哀乐，即使不现之于表面，哪怕是压制在心里，她也能瞧出一些兆头。只是这一霎，她所得自对方的印象，却十分紊乱，实在猜不出她心里的意图。

“对于盖九幽师徒三人，你说得够清楚了，海道人的动向莫明，那是他的生性如此，也可以理解，我判断他还不至于正面与摇光殿为敌！”说到这里微微一顿，才接下去道：“最让我奇怪的却是那个姓君的年轻人，他叫什么？”

“君无忌。”

“这是一个很自负狂妄的名字。”李无心摇摇头说：“我以前一直没听说过，怎么会呢？怎么会呢！怎么会忽然冒出了这么一个人？”

沈瑶仙摇了一下头：“不知道，真的是一个很奇怪的人！”

“说得清楚一点！怎么奇怪？”

在李无心冷静深邃的一对眼睛注视之下，沈瑶仙知道自己即使有心袒护这个人，也是力有不逮的了。

“先从他的武功说起！”李无心说：“他出身是哪一门派的？难道你看不出来？”

沈瑶仙谛听之下，不禁仰头想了一下。其实她早已不止一次的想过了，君无忌那身神奇的武功，奇妙的剑招，固然未必真的就能胜过她，却已令她暗自心仪不已，奇妙的是一任她搜索枯肠，却也未能见出对方剑术武功的发源门派，这便使她大感纳闷，现在李无心问她，她仍然是不知道。只是苦笑了一下，摇摇头。

“连一点影子也摸不着？”李无心语气里显示着怀疑，真有点难以置信。

沈瑶仙依然是摇头，她真的看不出来，在李无心殷切有所期待的目光之下，她实在不能保持沉默，只得略抒己见，“也许是我的幻想吧。开始的时候，我真有点怀疑是娘娘您的剑路，后来再看看，却又不尽相同。这个人很可能跟您老人家一样，是自己创新，师法自然。”

“即使如此，他也一定有他的原始来路。”李无心脸色有异的说：“你

是说和我的剑路相似？”

“只是有点象，并不全似。”

李无心的思路，却已飞到了另一个层次，“他会是‘魁’字门的？不。”随即自个儿摇摇头，打消了这个猜想。

“魁字门？”沈瑶仙却是听见了，这是她有生以来，第一次听见过的一个奇怪名字——“魁”字门。

“你当然不知道。”李无心看了她一眼：“这是我早年出身的武林门派。”

“啊。”沈瑶仙顿时傻住了，若非是义母亲自说出，她真还不知道，原来她义母这一身入化的神奇武功，并非全系自创，乃是有所承托，即得自这个叫“魁”字门的奇异门派，却是她第一次由义母嘴里听知。

“你觉得奇怪么？”李无心冷漠的看了她一眼，略似凄凉的道：“这个‘魁’字门，又名叫‘一’字门，那是因为这个门派上上下下只有一个人。”

“一个人？”倒又是第一次听见过的怪事，天下竟然会有一个武林的门派，上上下下只有一个人的，实在是闻所未闻。沈瑶仙可又奇怪了。

李无心却不待她发出疑问，先自说道：“我是一个例外，事实上我虽然师承了一字门的武功，却算不上是那个门派的传人，渊源于这位门主是我家族中的一位长辈，既算不上是他入室弟子，自然称不上是他门中人了。”

“娘娘，”沈瑶仙大为好奇的问道：“他老人家叫什么名字？怎么从来也没听您说过？”

“我不能告诉你。”李无心摇摇头，冷冷的接下去说：“那是因为我答应过他，除非万不得已，决计不能说出他的名字，当年已是如此，数十年之后的今天，也就更没有这个必要了，而且，我疑心他很可能早已经死了。”

沈瑶仙呆了一呆：“这么说，他真的可能出身这个‘魁’字门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他曾经回答过我，就象娘娘您的语气一样，当时他无论如何也不肯说出他师父的名字，也说到这是他对师门的承诺，语气和娘娘一样，这不是太奇怪了么？”

“一点也不奇怪！”李无心说：“就象你一样，如果有人同样的问你师父是谁，你会告诉他吗？越是有本事的人，越不会轻易的吐露他的门派出身，姓君的也不例外，如果你因此就认为他的武功和我师出同门，岂非太可笑了？”

“娘娘，”沈瑶仙象是忽然想起了什么，眼睛突然为之一亮，“我几乎忘了一件事。”象是有些迫不及待的，她说道：“是关于您常常提到的夜光杯的事情！”

“夜光杯？”李无心的眼睛忽然睁大了：“你是说夜光常满杯？”

“对了！”沈瑶仙笑着说：“这一次我看见了，真的看见了。”

“说清楚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是这样的，娘娘……”

沈瑶仙于是把那夜与君无忌对剑之前，月下品茗略道经过。再次提到“夜光常满杯”时，李无心不禁神色大异，再也无法保持宁静。

“这是真的？”她的脸忽然变得十分苍白：“也许你所看见的并不是真的东西，真的夜光杯……我是说传自两千多年以前周朝的东西，那是不可能流落在外面的。”

沈瑶仙想了想，那一夜月下饮杯，自己曾仔细的观察过那些杯子，象“一

触欲滴”的翠绿、“鹅黄羽绒”的疏淡、“藕满池塘”的浓烈……俱都见诸前人史册的笔记，何能作得了假？凭她的鉴赏能力，也不容许鱼目混珠，她断定君无忌所出示的那一套“夜光杯”必是真品无异。

“它是真的！”沈瑶仙说：“除了一组八只杯予以外，甚至于两只不同款式的玉壶，也与您过去所形容的一模一样……”于是她把八怀二壶的形式特点，就其记忆所及，细细的形容了一遍。

李无心一句话也没有说，仔细听着，容得瑶仙话说完，她沉默了好一阵子，才缓缓的点了一下头，“看来这组杯子是真的了。”缓缓抬起头，看向面前的瑶仙：“你是说那个姓君的收藏着这套夜光杯？”

沈瑶仙点点头，忽似想起又道：“不，他说过他只是代人收藏，因为他不是真正杯子的主人。”

“真正的主人是谁？”李无心冷冷的问：“你问过他没有？”

“那……倒没有……”沈瑶仙回想着那晚君无忌对答情景，侃侃说道：“我记得他告诉我，他是受人所托，找寻这杯子的主人，目前只是暂为保管而已。”

李无心随即不再说什么，站起来走向一隅。

盆景里种植的是一株千年古松，却是其高不足三尺，观其枝脉，极为苍劲，只是“具体而微”而已，这样微弱的生命，竟能历经千年不朽，犹自傲立天地，确令人叹为观止，谓为造物者的特别垂青亦不过之。这株袖珍型的小古松，自为李无心无意中在冰山绝壑所发现，如获至宝的移植盆内，却也近二十年之久了。每一回，当她向这株“松中侏儒”注视时，目光里便会情不自禁的散露出一一种慈晖，一番遐思，而在她生命力感觉到脆弱、空虚、寂寞无依的时候，她也喜向它注视，固然那是两种迥然不同境界，其为“生命”的延续动力，却是一样的，人命的求生固需淬炼挣扎，“松”的生命又何独不然？特别是人类中那些生具傲骨、不取媚于凡俗、孤芳自赏的英雄志士，譬喻于松的高风亮节，不畏寒霜，更有几许相似。这个天底下，最坚强而又能持之以恒的，原来都是孤独和寂寞的，“君子慎独”便是这个道理。

李无心其时心里充满着激动，便是借助于观赏眼底这株小小古松予以消弭。长久之间，一人一松象似早已培植了浓郁感情，取得了默默中的高贵情契。

“这个君无忌他有多大了？”李无心的一双眼睛，并没有离开眼前的这棵松。

“不大！”沈瑶仙说：“二十几岁……看样子是这样，我没有问他！”

“你应该问的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李无心摇了一下头，没有说出所以，显然自己也不明白，何以业经认定而死了的心，竟然会油然复生？

“没有什么事了，你休息去吧！”

沈瑶仙迟疑着答应了一声，悄悄退了出去。

李无心口说无事，其实心里颇不平静。无边的遥思冥想，搅乱了她早已冷了的一颗心，竟然使得她又想到了那个被认定已“死了”许多年的孩子身上，岂非是太无稽了！

思虑象一条无形的蛇，在她辽阔的思域之海里游动着，一经牵动，便自无能中止，更何况这思维乃是关系着曾是她魂牵梦系的骨肉所依。

孩子离开的那一年，还不到四岁，记忆中他却是聪明伶俐，已似能说善道了。何其不幸，他却生在帝王之家。何其不幸，他却又为父王所疼爱，为求苟命，交由心腹老太监福庆伪装化名，潜送出京。山西布政使姜平，是她的兄长，孩子交给自己的哥哥，应该是再安全不过了，其时烟幕早放，俱当是小王子高熾死于疾病，实则明修栈道，暗渡陈仓，人已到了山西。

李无心默默走向盆景，又在端详着她心爱的那棵袖珍古松了。

如果说今生果有遗憾之事，这便是他最最感觉到遗憾的事了。怎么也没有料想到，燕王登基后，三子夺权益炽，紧接着姜贵妃的“不幸遇难”，祸延其兄，娇儿高熾，自此便无音讯，他当然是万难苟活的了。

姜贵妃摇身一变而为今日的李无心，成了一代武学的宗师。看似得庆新生，早已摆脱了昔年权力倾轧下不幸的阴影，其实她内心的凄苦，较之昔日却象是更有过之。家庭破碎，夫妻生离，似已道尽人世之苦，较之唯一爱子的不幸丧生，却又似微不足道，李无心内心的苦，象是与生俱来，永远也无法脱离的了。

然而生命的本身，原来是充满韧力、坚强、百折不挠的，高熾那个孩子虽非那种看来生具异禀的造型，却是忠厚憨实，根骨俱佳，怎么看也不应是短命的相，真的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？李无心当然不会就此死心，接下来的第一个十年，她曾九度离山，到处探访儿子的踪迹，甚至于找到了昔日师门“魁字门”（一称“天门”或“一字门”），所获得的结果，竟然是又一次的失望，那个曾以自然武术首创天下的异人“苍鹰老人”居然物化身故了，消息的来源，得自附近“大荒山门”的无名长老。无名长老是苍鹰老人生平唯一知己，出家人不打诳语，他的话应属征信无虚。

据无名长老所告，苍鹰老人，是闭门自焚而亡，尸骨无存，一说他死时身边有一少年，似为其记名弟子。这后一传说，才真正的刺伤了她的心，让她再一次真正的绝望了。

为此，她恨尽了天下苍生，恨尽了天下挚情，甘愿做一个“无心”之人，便是为此，而为肉己取了“李无心”这个名字。

时光荏苒，匆匆又一个十年过去了。摇光殿晨昏无间，一样的春光明媚，一样的四时如晦，兰梅交替，年年如斯，桃锦舒红，柳丝垂碧，或银蟾皎洁，丹桂缤纷，都无能使此间主人少抒愁怀，独自感伤时，她常以为自己已是一个死了的人，对于现有的这个生命，她实在已不抱任何希望了。

然而，一点无边的讯息，居然又使得她耸耸欲动了，沈瑶仙有关“夜光怀”的一段插曲，恰似击中了她的要害，翻云覆雨般掀开了她的记忆之海。

如果她记忆不差，这件东西乃是当年恩师苍鹰老人的心爱之物，每一回老人出示时，都使她爱不释手。据说苍鹰老人祖上保有这套东西，已历十七世代之久，到了老人一代因为无后，非仅无后，连一个能承其衣钵的弟子也是无有，每一回老人月下展示时，情不自禁的便自发出颇似感伤的嗟叹。

“八叔不要发愁，这套夜光杯就送给我吧，我一定会好好为你老人家收着，一代代的传下去的。”

这般直率天真的话，每使老人情不自禁为之大笑不已：“傻丫头，你是个女孩儿家，女孩子嫁了人，就是别家的人了，这东西如何能送给你呢？”

“谁说我会嫁人了？我一辈子也不嫁！”“那就更不能送给你了，将来有一天你死了，这东西又留给谁呢？不是跟我一样么？”说着就哈哈的笑了。

那时候她年纪还小，也真皮厚，说什么也是不依，硬是磨着他老人家要，

老人也姓姜，在家族里彼此还沾着一门子亲，故此她以“八叔”称之，倒似比师父这两字显得亲切多了。想起来，李无心犹自忍不住还想笑，那时候自己想要那套夜光杯，真象是想疯了。老人终于被磨得受不了啦，才答应了下來，“好吧！哪一天我要死了，这套杯子就是你的了，只是有一样……”

“有一样什么？”

“你得先要有个儿子！”

“好，我一定生个儿子。”

“先有个儿子还不行！”

苍鹰老人似笑不笑的说：“这个儿子还要成器，最重要的是我要喜欢。”

小丫头当时也真不觉着害臊，竟自一口答应了下來，逗得苍鹰老人哈哈大笑，嘴都笑歪了。

虽然谈不上什么承诺，却在当日她小小心灵里生下了根，及至年长智域开扩，懂事了，才觉着荒唐好笑，这件事她也就不再去深想了。

象长久已冰封了的记忆，今天重拾起来，想想看却又不那么好笑了。

“君无忌？这个人他又是谁呢？”

一叶飞扬，金风报初秋之信。转眼间，一山枫叶，俱都改了颜色，艳阳里，交织成大片金光，上下起伏，状若金涛。夏去秋来，可没有丝毫的凉意，吱吱蝉鸣，叫得一天赤红。日头如火，晒得人没精打采，象是连地上的石头都要熔化了。

“好厉害的秋老虎！”一个骨碌由地上爬起来，小琉璃热得直喘气，小褂早就脱了，赤着膊，在树下铺了一领席，可怎么也睡不着，热得慌，真恨不能面前有一口井，一个猛子扎下去，狠狠的泡它个三天才叫过瘾。

同着君先生千山万水来到“应天府”（即今南京）近两个月了，江南富庶，自不比荒漠荒凉，对他来说，处处都充满了新奇，样样都好，可就是有一样，这个“热”劲儿，真叫他吃受不住。

凡是住过京师“应天府”的人部一定会知道，夏大的热是出了名的，入秋的二十四个秋老虎，一个比一个厉害，秋虎过后，总听说有人被热死的传说，至于因热而致的各种疾病，更是所在多多了。

君无忌南来时，原打算把小琉璃留在凉州，要他照顾那里的一帮苦孩子，是他苦苦哀求，说什么也要跟着，君无忌拗他不过，念在他努力向学，人又机伶的份上，居然答应下来。好在凉州的学务由好心的赵举人接管下来，平日杂务也有“铁弹儿”、“凤姑”两个较大的孩子负责，君无忌把卖得红毛兔皮的百十两银子留下了一半，这才放心带着他的小跟班儿取道赴京，来到了人文荟萃、文物鼎盛的江南京师所在。

应天府属有个栖霞山，山上有个“栖霞观”，原是道家盛地，香火虽不很盛，却能持久不衰，这里居山不高，进出方便。栖霞山漫山枫林，这处道观恰当枫林之间，深秋枫红，整个山峦平添无限娇美，象是涂了胭脂的美丽佳人，顾盼生趣，风情万种，在在惹人遐思。

或许是憧憬即将来临的多情红叶，君无忌同着他的学生“小跟班儿”，就选择这里，暂时住了下来。

道观主人虽是三清教下的出家人，却也未免俗，尤其喜欢白花花的银子，一锭十两纹银，简直就象把他整个的心都给买了过来。

天热得实在按捺不住，屋里屋外都一样，说不出的那种燥人，真象是把身上的油都给烤了出来。

小琉璃觉是睡不着了，光着上身，在树下叉着腰热得直“倒气儿”，汗珠子顺着脑门子直往下淌，偏偏屋里的君先生却是好涵养，写了一篇小楷，这会子倚窗独坐，也不知在读什么书，一副从容姿态，灰布直补，连个褶子都不打，观其头脸，连个汗珠子都没有。这般养性功深，真叫小琉璃打心眼儿里折服。

看看那轮老日头总算沉下去了，火红的云彩着了火似的燃着，至此，栖霞山上方始见了一丝丝凉风。小琉璃这才象是喘上了口气儿，肚子里咕的叫了一声，可又觉着饿了，摸摸胯兜里，还有小半块碎银子，足够他吃喝几顿，这就向房里招呼一声，打算独自个往山下跑一趟，先弄一大碗“凉粉儿”喝喝再说。

小褂往肩上一扛，正打算迈开步子，房门开处，君无忌出乎意外的走了出来。

“先生您，这是……”

“出来透透气，你不是说山下的凉粉很好么，带我也吃一碗去，走！”

小琉璃喜欢得不得了，连口的答应着，慌不迭把小褂穿好了，这就头前带路。

“红叶庄”——式的老楠木支柱，三层楼，买卖不恶。君无忌同着小琉璃来到店里，在第二层楼临窗的一个雅座儿坐下来。点了一客凉粉、一客风鸡肴肉、小笼汤包，他自己最乐意的还是那一碗上好的龙井香茗。

太阳虽已下山好久了，却不能驱走眼前的燥热，红叶庄代客驱暑的方法是在屋顶天花板特制成两面大布招子，由两个打着赤膊，十分精壮的小伙子来回的拉扯、扇动，如此一来，即可带来阵阵清风，只是气温偏高，扇下来的风都是热的，吹在身上受用不大，并不能为人带来多少快感。

君无忌心静自然凉，仰仗的全在素日涵养，所谓的“养性功深”，三伏不热，数九不寒，内功到此，也当是登峰造极地步了。他亦曾习过“辟谷”之术，可以多日不食，兴致来时，多食亦当无妨，就着上好的本地黑醋、姜片，吃了几个小笼汤包，果然很有滋味。

本地汤包远近驰名，讲究的是皮儿薄、个儿小、味要鲜、汤要足，观之眼前“红叶庄”所出的，倒也合乎以上标准，一时兴起，君无忌一口气吃了十几个，才停下了筷子。

天色渐渐昏暗，饭庄子里已撑起了灯，至此才有了丝丝微风，自敞开着四面轩窗吹袭进来，暑意方却，兴头儿顿时为之大大热络。

忽然传过来一阵子哄叫间杂着有人拍手叫好的声音，各方瞩目之下，才自觉进来了老少男女二人，老者身着黄茧夏布衣裤，发须皆白，看上去足有一甲子年岁，身后的那个姑娘，倒象是比他要晚上两辈的孙辈姑娘——高挑的个头儿，扎着很大辫子，一身葱绿裤褂，原是极见平常，穿在她的身上，却是只觉好看。

堂前布帘撩开，现出了一个桌案，桌上有一具七弦琴，老少二人在四方哄叫声里，抱拳弓腰向客人请了个安，便自就着座头儿坐了下来。

小琉璃看着新鲜，却不知道“南方弹词”早已在本地盛行不衰，追溯其源，早自隋唐时代已自有了，大盛于宋，本朝自太祖登基，金陵莫都以来，全国戏曲、杂耍，争相来此献艺，江南地方本就富庶，各路王孙公子，走马章台之余，每多雅兴，这南词清弹小唱，倒也极一时之盛。

君无忌平素对舞曲颇有所爱，倒是南方弹词生平甚少涉猎，这里人声嘈

杂，正自不耐久坐，倒是这演弹词的祖孙二人出现，一时提起了他的兴趣，也就定下来暂不思去。

桌幔掀开，现出了前悬名招，竟是“乐天老人”，那个姑娘却不见具名，想来系他后人。

饮下了自备的小小一壶茶水，乐天老人打着一口苏州官话，来了一段开场白，诉说一通，声音又低，他的嗓子又哑，再加上店堂里声音乱杂，简直听不清楚，大意略谓入秋以来天气酷热，他的咳嗽毛病又犯了，不幸老妻前月故世，大囡囡如何如何，小囡囡又如何如何，反正几个会弹会唱的都不在身边，只有老大的这个女娃子还在身边，她原是习曲子的，对弹词能弹却不擅唱，如此便只好自家献丑了，久年不唱，难免荒腔走板，还请识者不笑。

他这么一谦虚，大家非但不见怪，反倒鼓掌叫起好来。

座客纷论之际，君无忌乃自听出了“苗头”，原来这个乐天老人，乃是南方弹词高段，在江南地方享有盛名。惟多年来不知何故，却是只弹不唱，由他儿子女儿代劳了，这一次因为种种原因，才被迫下海，重为冯妇，是以一听到他今晚亲自主唱，俱都十分兴奋，爆雷般地喝起好来。

大姑娘挽起了翠袖一双，露出了白嫩的手腕，小试冰弦三两声，已博得满场彩声。

乐天老人咳了几声，清清他沙哑的喉咙，随即和着弦音，大声唱和起来：“洞房记得初相遇，便只合长相聚。何期小会幽欢，变作别离情绪。况值阑珊春色暮，对满目乱红狂絮。直恐好风光，尽随伊归去。一场寂寞凭谁诉？算前言，总轻负。早知恁地难拼，悔不当初留住，其奈风流端正外，更别有系人心处。一日不思量，也攒眉千度。”

虽是一阕常见的宋词，座上却也所知不多，自然君无忌却是知道的，原来词出柳永的《昼夜乐》，全词格调不高，尤其不离儿女之私，较之他所成名的《雨霖铃》、《八声甘州》二阕，更不知差上几许。可是经老者那般嘶哑凄凉的嗓音一歌，再加上他的眉目表情，真个扣人心弦，俟歌到“尽随伊归去”时，轻挥袖子，连带着半舒眉头，强睁睡眼，真正把一种无奈之情活跃当前。

试以眼前唱和，若换在一妙龄少女，发新莺之唱，音色自是美矣，终不若老者歌出人生沧桑，半世凄凉，那沙哑的嗓音便为不可或缺的一种特质点缀了。难怪一曲方终，博得如雷掌声。

君无忌端起了面前的茶，喝了一口，回味着词中意思，不禁想到了春若水……自己与她一番相识，草舍疗伤，石室共守，正所谓“洞房记得初相遇，便只合长相聚。何期小会幽欢，变作别离情绪……”

词中“洞房”原作深邃房室解，譬作“石室”亦甚为恰当。自然这里是从俗作新婚合卺之房解。无论如何，两者意思极为近似，倒象是为己而歌似的。

想想春若水，如今已是汉王高煦家室，诰封的“春贵妃”，自己与她，似已距离遥远，无论如何也扯不上什么关系了。他原是拿得起、放得下的人，这一霎竟然也由不住感于情伤，一双眸子只管呆呆的望着面前的青瓷盖碗发起呆来。

不知不觉里，乐天老人却又作新歌，唱的正是柳三变的那阕脍炙人口的《雨霖铃》：“……杨柳岸，晓风残月。此去经年……便纵有千种风情，更与何人说？”一阕方毕，又博得如雷掌声。小琉璃却是听不懂，简直味同嚼蜡，

一双眼睛只管咕咕噜噜在弹弦子的姑娘身上打转，在他眼里，老人这个孙女倒有几分与春小太岁跟前的那个“冰儿”相似，眼睛看着台上，心里却想到凉州，也是别有一番滋味。

他这里正自心情恍惚，不经意君先生已开了饭资，站起来说：“我们走了！”小琉璃忙应一声，慌不迭站起来，跟着君无忌往楼下走来。

华灯初上，正是上座时分。楼梯上挤满了人，熙熙攘攘，转动也难。

君无忌同着小琉璃一径来到门外，才发觉到各处买卖都已悬起了灯，这里位处通衢道口，自是十分热闹。应天府为当今天子所在，自有一番不同于别处景象，一式的青石古道，打扫得很是洁净，这时华灯初上，夜幕方垂，一天炎热下来，到此才有了些凉意，屋里的人捺不住燥热，都走了出来。有人干脆把桌椅搬到外面，大姑娘小媳妇儿，也都不嫌害臊，人手一把扇子，叽叽喳喳叫笑一团。

说到扇子，这里的样式也较别处为多，一般粗汉、老公公、婆子用的多是“蒲扇”，姑娘媳妇们用的是“团扇”，至于斯文点的人，或是读书仕子用的却是“折扇”了。

小琉璃看着眼都花了，心里盘算着到底江南就是江南，比之“塞外江南”之称的凉州真是不可同日而语。在凉州赤身露体的穷人多得是，十八九岁的穷人家姑娘，连一条遮羞的裤子都弄不周全，夏天一到，只有闷在家里，非万不得已，连门都不敢出，那里风沙又大，几天不洗澡，一个个都成了“九纹龙”，真象是泥缝里钻出来的猴子。哪象这里的人，人人穿红着绿，非绸即缎，干干净净的好不风光。

小琉璃边看边想，说不出的自期自艾，心里更象是岔着一口闷气，却不知该向谁发？同样的是人，人比人可真能气死人，“橘逾淮而枳”，怎么一到了这里就不同了昵？

君无忌却似由他脸上看出了端倪，站住脚道：“你看这里好么？”

“哼！太好了，只是咱们那儿……可又太坏了……”一面说，鼓起腮帮子，象是跟谁怄气似的。

“人本来就是不公平的，天生下来就是如此！”君无忌脸色和平的接下去说：“就拿凉州来说吧，不一样也是不同么，有人住高楼、穿华衣、骑大马，有人衣不蔽体，沦为饿殍，天道原本已是不公，倒也不去说它了，这其中正是缺少了人为的因素，才至于更加糟糕！”

“什么是……人为的因素！”

“这个你当然还不明白。”君无忌微微一笑：“人为的原因，就是说管理百姓的方法制度不好，一个能为百姓打算，造福老百姓的国家，才有好的衙门，我们的国家，一切的好东西，却都是属于皇帝的，属于朝廷百官的，他们予取予求，贪得无厌，老百姓的日子自然就不好过了，你想想看，皇帝和大官，一个人可以娶几十个老婆，几百几千个老婆，而普通的人呢，有的人连一个老婆也讨不起，这就是制度不好，不公平，有钱有势的人只为了他们自家着想，无势无钱的穷人，怎么会不倒楣呢！”

小琉璃说了一声：“对！”恨恨地咬着牙，却又重重地叹了一声道：“听先生这么一说，我总算明白了，要想百姓过好日子，非得有个为百姓设想的好衙门不可！”

“对了！”君无忌一笑说道：“有了好的官，好的制度，老百姓才能有发展，剩下来的一半，全在百姓自己努不努力，成不成器了。”

小琉璃点点头说：“这个我懂，自己不努力，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儿来，只是……同样是人，生在这里和生在我们那边就差远了，看起来老天爷也是不公平的啊！”说时他的一双眼睛，只管瞅着路边上熙攘来去，打扮得花花绿绿的行人。

君无忌看着他不觉一笑，这也难怪，试想小琉璃自幼生长在穷苦的塞外，风沙尘土，日与牛羊为伍，这般的生活文明，他当然是不曾经历了。虽是这样，君无忌仍不免要提醒他道：“你看他们都很富有快乐么？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把你迷住了。”

说时一群约有五六个打扮得花红柳绿的姑娘，在一个老妈妈领头带领之下，从二人身边走来，领头的婆子，手持着大蒲扇，差一点拍在了君无忌身上，身后的几个姑娘，一个个眉飞色舞，象是苍蝇见了肉似的，一窝蜂般地直向着君无忌身上偎来。

小琉璃还直希罕，君无忌早已挽着他快速避开，接连几个转弯，来到了一处檐角下。

“这……是干什么的？她们要干什么？”

“这就是我正要告诉你的了！”君无忌面现悲悯的道：“她们都是出卖灵肉的堂子里的姑娘——妓女！”

这么一说，小琉璃才明白了，眼睛一转，才自发觉到行人之中，这类女人为数不少，一时大惊失色，脸也涨红了，只羞得发慌。

“你看，你才一听见这种事，脸都红了，难道她们身操这种贱业的人，不知道羞耻么？除了极少数自甘堕落的人以外，这些姑娘都是为生活所逼迫的可怜人家出身，生不由己的卖身娼门，有的替父母还债，有的赚钱养家，她们快乐么？富有么？只怕比你更不如……”

君无忌接下去说道：“除了皇帝、官吏、一些奸商地主之外，我们国家的老百姓，都是一些苦哈哈。你看这里的人一个个穿着漂亮，打扮入时，有一半原因也是因为这里是皇帝的脚下，如果转换一个地方，虽然同是江南，可就又自不同，反倒不如你的家乡那边穷得表里一致，一点也不浮华做作的，人人务实吃苦，令人钦佩了。”

小琉璃眨着眼睛，点点头表示明白了，这七、八个月来，他跟随君无忌念书，特别是聆听了许多类如今天的教育，不知不觉收获颇大，这时谛听之下，心里自个盘算，便不再出声。

却见一个断膝要饭的汉子，身后拉着一群小要饭的，穿梭人群里行乞，猛可里撞着了当前两个衙门公差，逃走不及，被二差人赶上去狠狠抽了一顿皮鞭，大哭小叫，一行人抱头鼠窜而去。那打人的公差，手叉着腰，气呼呼的大声骂着：“妈妈的，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天子脚下耶，臭要饭的！下次再看见你们，老子扒你们的皮！”

小琉璃气红了脸，待要耸动，却被君无忌拉住了，制止道：“算了吧！你管不了的，我们走吧！”

“每个地方都是一样！”君无忌语气平和的道：“只有我们老百姓自己当家做主，也就是孟老夫子说的‘天听自我民听，天视自我民视’，到了那一天，人才不会被人欺侮，大家才有好日子过！”

说时，他内心其实十分沉痛，盖因为当今掌握蚁民生杀予夺大权，骑在人民头上的这个天子，正是自己的亲生父亲。大哥朱高炽——当今太子，二哥朱高煦——今日汉王，三哥朱高燧——今日赵王，这些人无一不是极权专

制下的代表人物，要想推翻暴政，改善民生，第一个要打倒的就是他们。

这些年来，他足迹遍踏北地各省，眼见民生疾苦，越觉得帝制千年，遗害太深，本朝皇帝固不能以昏君论之，惟一意好大喜功，动辄兴兵，全不顾百姓厌战，民生疾苦，大军所至，予取予求，烧杀奸掳，其悲惨有甚于敌人之入侵。每见及此，内心有似刀割。

这情景，好大喜功的皇帝朱棣未必知道。自然他手下的百官无能，儿子高煦的阴谋夺权，兄弟不合，忠奸不分，就更不能一一上达，使他全然了解。这便是他此行来到这里的目的一、他要伺机进宫，见见这个记忆中还不十分清晰的父皇，面禀一切，以尽人子之道，最重要的是，他要由这个未曾谋面过的父亲嘴里，亲口道出母亲的下落，她是否真的已经死了？死于那把无情的大火！

天色渐晚，各处灯光却更显得璀璨刺眼。原来这里地处最繁华的一个夜市，再走走，更见热闹，除了夜市买卖商家之外，更有卖艺街头的各种杂耍，极是热闹。

君无忌略事顾盼，兴趣不高，小琉璃却看得眼花缭乱，简直舍不得走开。

二人走马看花的看了一会儿，却见当面耸立着一座庙宇，匾上塑着“金泉寺”三个大字，却是本朝开国皇帝太祖的手书。

原来明太祖早年在皇觉寺当过和尚，及至濠州起义，自称吴王，打平天下当了皇帝，生性里仍有那么一点“禅”踪，地方官便以此投其所好，遇有什么较大规模的寺院落成，便专书上折，求其大笔一挥，赐下个匾额，光耀宗里，这块“金泉寺”的匾额，应是无有例外。便是这样留下来的。

君无忌来到近前，抬头观望了一下，只见匾额下款留书为“朱元璋书”、“洪武二十三年庚午仲春”。

这朱元璋亦是自己的祖父，想到他当年濠州起义，初从郭子兴，俟后渡江略地，转克金陵，大败陈友谅，立为吴王，逼得元帝败走开平，自此称帝天下，也算是一世英雄。当时群雄割据，能为他一一击破，联合一统，该是多么不易，应是天命所归。

只是这个人器量太狭，嗜杀成性，难与人共得富贵，俟后的大杀功臣，以及李善长、蓝玉、冯胜、傅友德等国公的先后赐死，更证明了他是一个典型的自大独夫，心里是容不得人的。

其实古来开国君主个个如此，都是能共患难，不能共富贵之辈，当初利用你打天下时，一意示宠，当你亲皇老子般地服侍，一俟江山到手，便自反脸成仇，无所不用其极，可见权势之与人流毒之深，其害之大。自己何幸，竟在一开始便自跳出了这个争名夺势，骨肉相残的是非罪恶圈子。此刻回头，想一想也是可怕。

他不禁又自想到，自己的身世，是否真的不为外人所知，抑或已有泄漏？只瞧锦衣卫指挥使纪纲对自己的狠毒迫害，却又不使风声外传，一切俱象是在秘密中进行，这其中显示的诡诈，确是大堪玩味，断非形诸表面的那样单纯。

脑子里想着这些，他的反应依然犀利。借着回头招呼小琉璃之便，目光侧扫，已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人，这个人其实已经盯着自己二人很久了，打从饭店里出来，一路到现在，彼此竟然是行动一致，不能不令人有点起疑。

君无忌随即前行，直向庙里走进。小琉璃赶忙也跟了进去。

庙里可较庙外面要热闹多了，七、八尊塑金佛像，在一片烛海里炫耀出

闪闪金光，每一座佛照例都有特别的名号，自然少不了善男信女的膜拜供奉。

君无忌早就度量好了，进得庙里，身子一个快转，闪向最边上一座高大佛像身后，就势向小琉璃打了个手势，后者立刻会意，赶忙闪身就近一座佛像后面。

二人掩好之后，又过了一会儿，外面跟着的那个人才缓缓地走了进来。

小琉璃这才把他看清楚了。

瘦高瘦高的个头，浓眉凹目，皮肤奇黑，色作古铜，比较显眼的却是他那双眼睛，看上去尖锐犀利，真个鹰样的锐利。

这人的一副卖相，即使在第一眼看过去，就能令你心头一惊，乍看上去，真象是山间野兽，细体高脚，惯于山行的那个样子，偏偏他却硬要充斯文，弄了一套时下士子穿着的细白夏布直掇，穿在身上，说不出的不伦不类。这种衣服是给斯文喜静的那一类人穿的，他老兄根本不是那一类人，捋着一双袖子，敞着领口，真不象是那么回事。

然而，他却绝非是一个普通的俗人。凭着君无忌犀利的直觉，几乎在第一眼，就看出了此人的卓越不群，毫无疑问，他必是一个极精于技击武术的杰出人物，只凭着他初次进来目光一转，所显示的璀璨目光，即可判定。缺点在于他身上的毫无文化气息，但是他却也不是性格粗鲁之辈。

只见他慢慢进得庙来，在猝然发觉到君无忌二人的消失之后，竟是丝毫不现出慌张神态，缓缓地继续向前走入。东看看、西望望，明为瞻仰佛容，实际上却似别有所瞩，由于二人掩饰得当，终究没有被他发现。

这个人在佯作一番瞻赏佛容之后，随即慢吞吞的向外步出。

君无忌却耐着性子，停立在佛像后面，并不急于立刻现身，小琉璃却耐不住，正待走出，却为君无忌传声止住，要他再等一会儿。

果然就在他话声方顿的当儿，那位身着夏布直掇的黑脸先生又自慢吞吞的走了回来。

小琉璃吓了一跳，这才想到君先生果然料事如神，这个人的去而复还，足可证明他的诡诈，以及有所异图，幸而小琉璃没有移动，对方这个心机竟然是白用了。

这人二次现身，仍不见君无忌等二人踪影，脸色情不自禁的现出了失望，很快的转了半圈，随即向外走出。

君无忌立刻现身，向小琉璃招了招手，容得后者来到，他低低的嘱咐了小琉璃几句，便自独个儿离开。

小琉璃受了君无忌一番关照之后，立刻会意，随即匆匆离开。

果然，小琉璃这边方一走出，已为黑脸汉子暗中盯上，小琉璃一副茫然不知的样子，脚下却加速快行，转了几转，来到佛寺后殿。

这寺庙虽当闹市，却甚具规模，前后三进，深邃幽远，后面的一进，即为僧人们居住之处，自无游人打扰。

小琉璃受君无忌关照，待将对方引向无人暗处，只是一时心慌，这附近地势又不熟，胡里胡涂，竟然闯向了僧人们居住的后殿来了，一俟发觉不对，忙自转身退回，却不知对方那人却已放他不过。

他这里方自转过身来，忽然眼前人影晃动，那个白衣黑脸的长身汉子，已拦在眼前。

这一切敢情俱都在君无忌的算计之中，小琉璃却仍然不免吃了一惊，“你……这个人，要干什么？”

说话时，对方白衣汉子，已缓缓向前踏进两步，睁着一双极其狰狞的眼睛，瞬也不瞬的直向着小琉璃“钉”视着，“你这小子给我听着，老老实实的告诉我，刚才跟你在一起的那个姓君的，他往哪里去了？”说着，他脚下又自向前跨进了一步。

小琉璃顿时只觉得身上一阵子发紧，迎着对方上来的这个劲头，由不住向后面退了一步，这种感触他可不陌生，最起码在他身上已有过两次经验。第一次是他最崇拜的君先生，君先生在教他练功夫时，便曾向他示范过这种发自体内的高深内功，曾使他极为惊撼，认为不可思议。第二次想起来也觉得丢脸，便是那一次为擒骏马，而落在了沈瑶仙手上，饱受虚惊，那位沈姑娘身上显然也具有这般同样功力的。第三次可就是眼前这个人了。正由于有了以上两次经验，是以在眼前对方这个黑脸汉子一经施展时，立刻使他感觉到事态的严重，不自禁的脸色为之一变。

“说！他在哪里？”声音很怪，很生硬刺耳。嘴里说着，这人的一只长手，陡地自空而降，直向着小琉璃肩上落下去。

只是暗中的君无忌却也恰于其时的照顾了他。

黑脸汉子原待一举生擒住小琉璃，迫他招出君无忌下榻所在，随即毒下将他杀害，却没有想到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反着了人家道儿。

随着君无忌的忽然现身，一只手掌，却也同时向着黑脸汉子肩上落了下來。黑脸汉子手势方出，立刻似已觉出不妥，猛地一个快速疾转，却于翻转之际，迎合着对方来人落下的掌势，猛地劈出一掌。

两只下掌不期然待将接触的一霎，却竟然倏地分了开来，紧接着两个人交臂而过，飘身寻丈以外。

这殿院较诸前院显然昏黯多了，只有两盏朽写着“佛”字的白纸灯笼，散发着一片黄光，却也下碍他们彼此之间的视觉。

想是君无忌的突然出现，使得黑脸汉子大感诧异，再者来人的大名他早已久仰，对于此人万不敢掉以轻心。四只眼睛对看之下，俱不禁深具戒心，对于君无忌来说，这一霎不胜诧异，他已经猜出了对方这个人是谁了。

黑脸汉子发出了一声狞笑，目光如鹰似地，紧紧向对方盯着：“君无忌，你的胆子不小，居然敢跑到京师来了。”

“笑话！”君无忌一派轻狂的看着他道：“我爱上哪里便上哪里，哪一个又管得了我？一不欠粮、二不犯法，就是当今万岁，又拿我如何？”

黑脸人阴森森的笑了一声：“犯不犯法，那可由不了你，却看我的了，我说你犯法，你就是犯法，没什么好说的，现在就得请你跟我往衙门口跑一趟。”一面说时，这个人已缓缓举步，直向君无忌面前逼近过来。地面上沙沙一阵子细响之声，随着他前进的步了，片片落叶，俱皆起舞，颇有飞沙走石之势。

君无忌既已猜知了来人的真实身分，反倒心里笃定，较之先时更见从容。这人现了一手“内气”功夫，却也不能迫使他甘拜下风。在来人渐渐逼近的身势里，他却能保持着一派从容伟岸的站姿，甚至于动也不曾移动一下，却已把内里气机，缓缓向外逼出，立刻与对方的内气有所遭遇，与之抗衡起来。

黑脸汉子象似吃了一惊，立时定下身来。黑暗中却也看不清他们是在玩弄一场什么较量，机灵如小琉璃者，亦莫测其高深，先是有一股莫名的劲道充斥其间，继而地面上落叶沙沙作响，仿佛时有起落，是那种乍起急落的“刷刷”声，黑暗中虽看不出是些什么玩艺儿，却能想象出那种落叶混合着沙土

的猝起疾落，想来当力双方发自体内的凌厉气机所逼使，乃自变幻出如此奇特景象。

一阵激烈的气功对垒之后，地面落叶已不再移动。

君无忌一笑道：“足下功力不弱，如果我没有猜错，尊驾当必就是雷门堡的少堡主，人称‘鬼见愁’的茅鹰茅壮士了？”黑脸汉子聆听之下，显然吃了一惊。雷门堡虽不若摇光殿那般行踪诡秘，却也隐蔽甚严，自己名号姓名，更是绝少人知，“想不到竟为君无忌一日道出，焉能不令他大为惊心。

“你……你怎么知道呢？谁告诉你的？”言下不胜骇异。君无忌冷冷的道：“我知道得更不止此，就象足下新近投奔了汉王高煦，甘心为虎作伥，听凭他的使唤，这件事可是真的？”茅鹰又是一呆，忽地面上作色，忿忿道：“你知道得果然不少，这么看来今夜却是饶你不得了！”话声出口，右手向腰间一探，随即抖出。银光闪烁里，铮锵一声作响，手上已多了一条软兵器——十二节亮银鞭。他原是使剑的，只是这条软兵刃上更有拿手绝活儿，既能点穴，更能软硬兼施，此时一经亮出，决计是打算把对方留下来的了。

君无忌既是猜知了他的出身来历，便知今夜难以善罢干休，他原意这里虽然尚称隐秘，到底是闹市庙里，保不住有进出的和尚撞见，便是不妙，无如对方茅鹰却不及顾此，猝然施出杀手，心知他功力深湛，万不可轻视，便自留了仔细。

茅鹰软兵器在手，身势不再迟疑，陡地腾身而起，呼一声。随着落下的身子，用亮银鞭施了一手“拨风盘打”，猛地直向着对方头顶上直挥落下。

君无忌脚下轻点，施展轻功中如意进退“六随”身法，身势一如鬼魅，交睫间已是丈许以外。

茅鹰冷哼声里，身子已再次欺近过去。看过去，这两个人的接触，简直象煞一对纠缠狸猫。

后来的茅鹰，却是心怀狠毒，出手无情，随着他挥出的这截亮银鞭，铮锵声里，化成了一溜七点银星，分向君无忌全身上下七处穴位上袭来。

想是认定了对方的不是易与之辈，茅鹰一出手，便自施出了全力，这一招“七星拜月”如果没有极为精湛的内气功夫，万难施展，其时他整个身子，似已混合于七点银星之间，挟持着极为巨人的一阵力道，直向君无忌全身上下猛力扑来。君无忌料定了他的出手必当狠厉无匹，眼前这一手“七星拜月”，分明意欲置自己于死地的辣手毒招，打量着这般攻势，只怕稍有犹豫，即遭不测。一念之兴，简直不容他再存多想，随着他身子往后的一个坐势，右手挥处，已把穿着在外面的一袭长衣抡了出去。

虽然身无兵刃，这袭长衣其实却也不亚于兵刃，在某种情况下，更似较一般兵刃尤其厉害十分。随着君无忌挥出的手，这袭长衣云也似的卷了出去，双方势子看来都急，不知如何的便自迎在了一块，紧接着衣浪乍抖，“劈啪”骤响声里，卷起了大片狂风。

“鬼见愁”茅鹰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会有此一手，君无忌这一手“抡衣为刃”，看似无奇，其实却蕴藏着极为精湛的内气功力。固然茅鹰所施展的这一手“七星拜月”亦是内功之一种，只是君无忌果真也以内气相迎，双方便似有“抵死相拼”之意，优胜劣败，不死即伤，绝无幸免之理。

君无忌被迫还手，更无犹豫之地，虽是被动的，由于长衣力道十足，却含着“反客为主”的暗里攻势。这样，摆在茅鹰面前的便只有两条路好走。其一，硬拼，其二，撤退。硬拼的结果，必有一伤，甚或还有“死亡”的可能，

端视二人功力孰强孰弱而定，最起码已有一点可以认定，那就是君无忌绝非弱者，对方长衣上蕴藏着的力道，已在在有所显示。撤退似乎是唯一可以化除以上危机的不二法门。茅鹰已无容多思，雷霆万钧之间，便似只有选择后者之一途。

双方势子看来都快，随着君无忌长衣所抖出的巨大力道“劈啪”一声轻响，“鬼见愁”茅鹰的身于，却似鬼影子般的猝然闪了开来，“呼”地腾身数丈，长空一烟的落在了闪烁有璀璨光华的琉璃殿瓦之上。

“好！”气呼呼的叱了这么一声，这位雷门堡的二堡主，一时神色黯然，象有无比恨恶，一时却又无可奈何，紧接着双足顿处，整个身子更似跃波金鲤，“哧”地反射出去。星月下似有大鸟一只，起落间已是数丈开外，却已到了另一座殿头之上。接连着晃了几晃，已自消失于月夜之下，无影无踪。

一场看来全然无能化解的凌厉拼杀，居然在当事人的一经转念，消弭于无形之间，却也不可不谓奇。

君无忌身子略晃，拔身而起，落于殿檐一角，四处张望了一下，已失去了对方踪影，他原也并无追踪之意，略事张望，随即飘身而下小琉璃慌不迭趋前道：“怎么样了？先生？”

“走了！”君无忌道：“好快的身法！”

“这个人是谁？哪里来的？”

君无忌摇摇头：“没你什么事，我们回去吧！”

这夜他思虑交集，颇似无能自己。“鬼见愁”茅鹰的出现，分明说明了朱高煦已自惊州返京，看来瓦刺之战已胜利结束，皇帝也已返回，自己如欲入宫觐见，倒是时候了。

秦淮风月，六朝金粉，夜来弦歌不辍，眼前这个清平世界，对他并不适合，还未住定，他已在盘算着离开的时间了。

虽然一直压抑在心底，对于春若水他却不能忘情，每一回当他想到她的时候、都难免怅惘，情不能已。

凭立窗前，山风徐徐。一山红叶在如银月色下沉寂无声，即使在风的沐浴里，闪烁、战兢，却听不见一些儿声音。夜露初沾片片枫叶，俱有光泽，在月色的洗礼之下，闪烁出大片星光，海也似的诡异、深邃，冥冥中更象似在启示着什么，诉说着什么。

·此时此境，春若水的窈窕倩影，不期然的便自现在了他的眼前，不只是含有深情的笑靥，便是黛眉轻蹙的愁容，情泪濡面的悲戚，一入眼帘，俱为深挚的刻骨思念。

这种情绪，显然是他以前所不曾经历过的。过去那么多的年月里，除了对那个“莫须有”存在的母亲，有过类似或更深刻的遇想遥思，除此而外，还不曾有过任何一个女人，能在他心目里，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。

他也绝不曾想到，有朝一日，自己竟然也会为“儿女”之情所困扰，所缠绵，真正“匪夷所思”！

对于春若水，他亦有一份怨尤，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她竟然会出此下策，嫁给了朱高煦，自己这个同父异母的兄弟！

他真的难受极了。真象是一把无形利剑，深深地刺进到他的心里，这个伤害实在太深了、太重了，打从那一天，由春若水亲口证实之后，鲜红的血便自“心伤”处淌个不已，以后的每一念及，更似利剑的再一次加与，涓涓红血便永远也无停止之时。对于一个血肉之躯活着的人来说，实唯想象还有

什么惩罚比这个更无情、更残酷！

正是因为这样，才会在那一天生擒春若水之后，却不加怜惜的一任她伏地痛哭，绝据而去。而此刻，这一刹那，她的痛苦、无助，迹近于痴狂的形象，再一次映诸于脑海时，她的荏弱却似已不再激起他的忿恨，而变得其情可恤，能与曲谅了。

当时春若水曾哭唤着，要他聆听她的倾诉，似有无限苦衷，渴望着自己对她的谅解，却为自己无情的拒绝，那么忿恚的绝据而去，此时回想起来，怎能自省而无遗憾！

月色似水，特别是和着拂面的山风，那种凉丝丝的感觉，更能由衷体会。

君无忌的心绪，竟似有难以排遣的苦闷，想到身已他属的若水，固足断肠，便是此去天涯，见面无期的那位瑶仙姑娘，又何尝没有感慨？

沈瑶仙、春若水，其实是无独有偶的一双璧人，难得的是她们竟然一样的冰雪聪明，兰心蕙质，春月秋花，各擅胜场，只是春若水的结识钟情在先，使得后来的沈瑶仙无隙可入，其间怎能无憾！

那一夜雪山夜饮，谈杯论剑，丽人成双。纤手邀月，妙语如珠。数风流雅致，堪称前无古人，即今世亦为绝响，该是何等一番消受？其时美人促膝，月华如纱，相互倾诉，语多凄凉，及今思之，犹使人不胜怅惘，俟到未后的月下对剑，色厉而内荏，却只是空具形象而已。

“不知这位沈姑娘可曾返回到了摇光殿？近况如何？”

记得当日苗人俊曾经说过，摇光殿主李无心律下极严，手下各人辱命而返者，多遭严惩，沈瑶仙是否又能例外，得而幸免？想来亦不免为她担心，至此沈瑶仙亭亭玉立，冰姿清澈的情影，不期然的又自袭上心头，一时排遣也难。

真没想到，这一次江湖之行，给自己带来了如此沉重的心上压力。一向是最放得开，拿得起，放得下，尤其无视于所谓的“儿女之私”，想不到一朝跌进“春小太岁”的感情漩涡里，竟自也显现出那般狼藉姿态，欲振乏力，想想，自个儿也不住摇头苦笑。

信步来到了观外。这时玉瞻高悬，清光如晖，特别是在他拔出了手中长剑，低头抚视时，剑气月华宛若一体，在在激动着他。这就“舞”剑一回吧。

近来他习剑已进了另一个境界，特别着重于一个“静”字诀，这个“静”里却包容着无比的“动”态，仅仅只由外表上，却是看不出来的。

眼前他缓缓地探出了长剑，映以月华，只觉得剑上光华特别刺眼，矫若游龙，光度千变万化，伸缩不一，而事实上，他握剑的手，甚至于剑的本身，却不曾有分毫移动，移动变化的只是蕴藏在剑身的光华而已。

君无忌保持着平直的剑姿不动，所鼓舞的只是内蕴的“剑气”与“气机”。

他随即又变动了另外一个姿态，将长剑缓缓探出，依然是一个固定的姿势。然而在他蕴涵的内力缓缓吐出时，一片、两片……无数片树叶，由当头树枝上缓缓飘落下来。

这种寓动于静的上乘剑法，实已大脱常轨，进身于一般剑上万难达及的“剑术”领域。昔日越王问剑处（玄）女曰：“内实精神，外示宓佚，见之如好妇，夺之以猛虎，布形气候，与神俱注。”实在正是此类“剑术”之大成，君无忌多年勤习，内外兼修，加以质禀过人，终于有了今日成就，他却从来也不曾在人前出示过，甚至于在与动手过招时，也从不轻易现出，因其未臻于大成，不敢轻易示人，也只有在此夜深无人时候，拿来研习自悦一番。

不巧的是，还是被人看见了。

高高的枫树丛里，有人发出了一声叹息：“这就是了，佩服、佩服！”随着这人的话声之后，一条人影，翩如枫叶，缓缓自空而降，居高而下，落于地面，正当君无忌正前不远。

一袭青衫，万丈豪情，这人含着笑脸，往前迈进一步时，君无忌终于认出了他，“是苗兄么？”

“还有哪个？”来人启唇笑着，露出了白晶晶的牙齿：“我早就料定你剑上功力必有不凡，今夜总算让我见识到了，你可真是真人不露相呀，高明之至！”

破例的，他今夜竟以真面目示人，没有穿着他惯常的那一袭怪异伪装。

君无忌略似有些意外，呆了一呆，随即还剑于鞘。此时此地，乍然青见了这位素所敬仰的朋友，确令他不胜惊喜，把臂一笑，相继入室。

“你是怎么找来这里的？”君无忌一面说，随即挑亮了灯。他仔细的观看了一下这位小别数月的朋友，发觉他肤色较前略黑，似已略掩昔日的“黄色病容，可知那个可怕的“子露风疽”并没有再犯，最起码没有加深，内心好不为他高兴。

“你的气色好多了！”君无忌一笑说：“值得恭喜。”

苗人俊坐下来，神秘的笑笑说：“我知道你离开凉州一定会来京师，果然被我猜中！”

“怎么会知道我住在这里？”

“这可就是‘英雄所见略同’了！”苗人俊眨动了一下透有精芒的眼睛：“我原来也打算住这里的，来了以后才知道却让你占了先？这里地方有限，我只好改投别处了，今夜月色很好，想到找你叙叙旧，却没想到正好碰见你在练剑，总算让我大开眼界，见识了上乘剑术，这大概就是所谓的‘身剑合一’了吧？佩服，佩服！”

君无忌顿了一顿，苦笑道：“真人面前不说假话，正是这门剑法，只是功力尚浅，倒教你见笑了。其实你也不必藏拙，于此道定当也有涉猎，只是不肯示人罢了！”

苗人俊一笑说：“涉猎不能说没有，可是功力比起你来还是不足，这个咱们以后再说。”他于是又说道：“首先我要恭喜你躲过广第一步劫难，你可明白我的意思？”

“我明白！”君无忌点头道：“你是说沈姑娘那边。”

苗人俊点点头，颇是有所不解的道：“这确是我一时想不通的，详细情形我固是不知，可是我却可以肯定，她已放弃了此行任务，返回师门，你们可曾见过了？”

君无忌索然的又点了点头，叹息一声道：“见过了！”这个“见”字当然并非仅仅指的是相见之意，而是意味着兵刃相“见”的意思。

苗人俊聆听之下，一时面现惊异。那是因为他深知沈瑶仙的武功为人，对于执行义母李无心的任务，一向贯彻始终，绝无询私之可能。自然，今天她所碰见的对手君无忌，乃是大非等闲人物，正是因为如此，双方应无和平妥协之可能。

“这么说，”苗人俊疑惑的眼睛，在他身上转了一转：“是你胜了？是你手下留情，饶过了她？”

“不。”君无忌摇摇头，十分凄凉的样子，“沈姑娘剑法通神，确是我

今生所仅见，是她饶过了我，才得侥幸不死。”

苗人俊呆了一呆，微微一笑道：“我明白了，看来必是你二人功力相当，一场拼杀打了个平手，便自不了了之，一定是这样！”

君无忌想了想，却也不与解说。苗人俊也不再多说，心里却十分纳闷，对于沈瑶仙的个性，他知道得很清楚，她是一个要胜心极强，绝不容别人能够胜过她的女孩子，二人尽管功力相若，若要决计拼个死活，断无两全之理，这其中如无惺惺相惜的情绪作祟，孰能相信？

然而，沈瑶仙又却非是那种轻易动情的女人！事实上，她应该是那种“冷若冰霜”一类的女人，即使绝非“无情”，也轻易不会显现，这一点，苗人俊在过往无数的日子里，实已深深有所体会。那么，何至于这一次对君无忌却有了意外？

这些思维，说来琐碎，其实在苗人俊脑子里显现时，却是弹指间事。虽然看来纯属不关自己的小事一件，却在苗人俊心里引起了巨大的波澜。

天知道，过去的那些年月里，他私恋这个“师妹”又多么深？时至今日，犹不能忘情，只是故作“逃避”而已。若说他对于此刻的君无忌没有心生一些儿嫉妒，倒似不尽情理了，只是这类纯属人性和欲望的劣根，所幸还并不能掩盖他的良知一面，特别是对面的君无忌，有着丰富的内涵以及完整的品格，更有一流的武功剑技，在在令他心仪，况乎更有深湛的友谊在先，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故意万难产生。

苗人俊十分仔细的向对方注视着，发觉到君无忌脸色的不无遗憾，以及无限凄凉，心里也就多少知道了一个大概，顿时，他内心泛出了一种冰寒感觉，禁不住十分萧索的笑了起来。

“无忌，我有几句私心的话问你，你可要据实回答，不作违心之论，如何？”说时，他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，显然态度很是认真。

君无忌看了一眼：“那要看是些什么话了，能说的一定据实以告，你问吧！”

苗人俊呆了一呆，笑道：“你与春若水姑娘之间的交往，我是知道的，但是今天她却嫁与了朱高煦，这件事的来龙去脉，我总算打探清楚了，平心而论，这位姑娘的遭遇，我十分同情，自然，你的伤心失意，我也能完全了解，你应该知道，这个天底下很多有情人，并不能够成为眷属，你与春姑娘之间的一段交往，至此应该是可以告一段落了。”

君无忌笑了一笑说：“怎么，这种事你也要管么？”

苗人俊哼了一声，不禁又叹了口气道：“春若水的父亲已经平安返回凉州，当他知道了女儿的被迫嫁给汉王高煦，全为用作交换自己的释放，一时暴怒如雷，直嚷着要去找朱高煦拼命，为此还生了一场大病，哼！狡猾的朱高煦，却在这个时候，随着北征的胜利，班师来到了京师，这件事也亏你忍受得了，真所谓是可忍，孰不可忍了。”

君无忌看了他一眼，微作苦笑地摇了摇头，这件事他实在不想再多说什么，也没有什么好说的。

苗人俊冷笑了一声道：“而且，最使我不了解的是，听说海胡子竟然插手其间，对于朱高煦一意偏袒，百般护持，这又为了什么？你可知道？”

君无忌点点头道：“朱高煦虽素行败坏，却能威服北元，不使其耸动，进犯边境，海前辈以为此时此刻不宜取他性命，况乎他气数未尽，也不必急在一时，细想起来，却也有些道理。”

苗人俊冷冷的道：“居然连你也这么说，这就难怪了！”他一连哼了两声，才又道：“我就不信他这一套，这次南来，这个朱高煦不碰在我手里就算了，要是给我碰上了，保管叫他好看。”说到这里，停了一停，却又笑笑：“好象你对这件事并没有多大兴趣，这也罢了，说了半天，其实还没有说到主题，我只是想要问你，对于我那个师妹沈瑶仙，你的印象如何？”

君无忌想不到他忽然会有此一问，一时竟不知如何作答，只是看着他发呆。

苗人俊不自然的笑了笑：“我也许不应该这么问你，你如果不愿意回答，也就算了！”

君无忌哼了一声说：“也没有什么，沈姑娘人品武功，当世罕见，确予我留下深刻印象，今生今世永不敢忘怀。”

这几句话，他确是情发于衷，不自禁的脸上流露出一番向往神色。苗人俊看在眼里，呆了一呆。

“这就是了。”苗人俊缓缓的点了一下头：“我明白了，看来她对你也是一样，你二人年岁相当，人品武功俱称一流，说来应是最称相配。”

君无忌摇摇头道：“你把话扯得太远了，苗兄，今夜你来，莫非只是谈这些无聊的事？”

苗人俊原是有几句肺腑之言，待要吐出，见他这样，却也自揣冒昧，想想终是不谈的好，再看君无忌脸上隐隐已现怒容。想到对方目前正自伤情于若水的变节，内心之愁苦，可谓之极矣，自己这几句话，即使居心良正，却也言非其时，莫怪乎他的脸色不好，只是撇开他与沈瑶仙之间可能待发的私情不谈，却有两句有关对方切身利益的话，不能不说。

“你错会我的意思了！”苗人俊湛湛眼神，直看向他道：“这一次我是真正的为你担心了！”

君无忌怔了一怔，苦笑道：“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是说，贵殿殿主李无心终究放不过我，要图对我不利，或将制我于死地？”

“你颇有自知之明！”苗人俊诧异的道：“难道你不认为这件事情的严重？”

君无忌一笑道：“又能如何？果真她放我不过，我又能如何阻止？不过，我对这位前辈，却是衷心景仰之至，能见到她老人家，也算了却此生一个心愿，未尝不好。”

苗人俊轻叹一声道：“你能这么想，倒也好了！”说时，他眼睛里流露出同情神采，对方轻描淡写的一句话，似乎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种未来事态的严重性。说到“严重”，似乎也只有自己才真正的知道，如果李无心真的出现，而意欲向君无忌出手，后者这条性命肯定的是难以保全了。

这就是他来此的目的。

然而，君无忌好象并不十分重视他的活，这种情形，就好象当初自己警告他沈瑶仙要来向他寻仇的情形一样。沈瑶仙的这一关，他平安无事的已经度过，却难保殿主李无心的一关也能一样幸免。

苗人俊心里盘算着此番未来得失，确实为君无忌暗自惊心，除此之外，他却又无能为力，只有在暗中多加警惕，以期在义母李无心来到之前，能够事先察知，先行向他打上一声招呼，也算尽到了朋友之间的一份道义。心里这么想着，也就暂将此事搁置一边，不再多提。

君无忌问到别后经过。苗人俊才自吐露，他此行深入了一次沙漠，会见

了那个会为他医治奇症“子露风疽”的回族老人，乃得再一次保全了他的性命。

君无忌聆听之下，大为欣喜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怪不得你神色间一片大好了，这可是一件大好消息，值得庆贺，只可惜没有酒了。”

苗人俊看着他苦笑道：“说到酒，要不是你与我饮了许多海道人所赠的佳酿，这条命只怕已是难以保全，说起来你与海道人实是我的救命恩人。”

君无忌怔了一怔，连道可惜，十分追悔的道：“早知如此，那些酒部应该留下给你，岂不更好？”

苗人俊道：“已经拜受良多。”叹了口气，他苦笑道：“那个为我看病的马老头子说，我能活过一年，已是奇迹，这一次他为我全身遍施‘雷火金针’，又在七处关节穴道，放了坏血，才得绝处逢生。”

“这么说，可是已经根治，以后不会再犯了？”

“还不能说准！”苗人俊苦笑了一下：“马老头却已对我提出了警告，告诫我说：十年之内如不再犯，便是好了，若是再发，我这条命也就完了，便是华佗再世，也是无能为力。”

君无忌想了想，含笑点头道：“这么说，终是比以前随时发作时都有性命危险要好多了。值得恭喜！”

苗人俊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想不到这种病居然还有禁忌，我以前竟是完全不知道！”说到这里，他脸上情不自禁的浮现出一片伤感，那是一种落寞的感伤，多少涵蓄着一些无可奈何。以他那般爽朗个性，坚毅精神，一些所谓的“禁忌”是不应该对他构成什么威胁的。该是一些什么样的“禁忌”，居然使得他一经触念，即形懊丧如此？双方目光交锋，苗人俊只是频作苦笑，终未把那个所谓的“禁忌”说出，可见是有“难言之隐”，君无忌也就不再刺询。

苗人俊沮丧未去，叹息一声，站起来走向窗前，向着外面的枫林月色注视不语，忽然一笑，回身道：“人生百年，终必一死，我今年已二十九了，如果再有十年好活，已是四十之年，算得上中寿之年，即使死了，也没有什么好遗憾的，倒是今后活着的这几个年头，要好好享受，才不辜负大好人生。”

君无忌正自奇怪他何以会有此悟彻，苗人俊却已笑道：“这里秦淮风月，城开不夜，许多骚人墨客常有聚集，你如有兴，咱们何不放舟江上，一聆船娘高歌，却也是人生一乐，你意如何？”说话时，苗人俊似已忘却前愁，一副逸兴遄飞神采。

君无忌原是无意走动，终不忍扫了他的兴头，微微一笑点头道好。

苗人俊见他答应，极是高兴道：“我知道一条捷径，你我脚程，不出一个时辰，便可到达，这就走吧！”说罢站起向外踱出。

君无忌取过一件长衫穿好身上，由于有了那夜中途茅鹰狙击的经验，却也不便大意，乃将一条难得佩带的如意金镮，权作束腰系在腰上，这就走出来。

苗人俊不待他站好，即行招呼一声，径自展开身法，踏向山路。

二人各怀不世身手，于轻功造诣来说，已是登峰造极地步，荒岭无人，夜月当头，正可尽情施展。君无忌施展的是所谓“陆地飞腾”身法，苗人俊施展的却是“摇光秘功”中的“轻踩云步”身法，形式上尽管各有不同，却是“殊途同功”。妙在两个人一面运功踏行，外表却不失斯文，仍能并肩共行，并不显现丝毫慌张神色。分明功力已臻化境，才得有此自如。

此去秦淮不过数十里脚程，以二人轻功论，自是不当回事，况乎所行乃是捷径，不消一个更次，已来到了江边不远。

原来本朝自太祖夺得天下，至今才不过历经二朝，却已有了承平景象，北方瓦剌、鞑靼，么魔小丑，更不会对百姓心上带来丝毫威胁，何况京师（此时明朝首都仍在南京，俟永乐十八年才改迁北京）、蒙古，天南地北，距离遥远，虽有眼前的瓦剌之战，这里亦不曾有丝毫战争气氛的感染，仍然是一片承平欢乐景象。所谓的六朝金粉、秦淮风月，较往昔更不会丝毫逊色，一天风月，万户升平。夜来弦歌不辍，席开流水，正是此一风月场合最佳写照。

君无忌、苗人俊来到这里，其时已近午夜，却当风华之盛，只见一片灯海，沿着秦淮河岸蔓延无限，来往游人，户限欲穿，多得是驷马高轩的大官巨贾，更不乏走马章台的王孙公子，华车骏马，鞭丝帽影，淹没在各色璀璨的一片灯海里，对于一向酷爱自然，习于安静的君无忌来说，乍然目睹之下，由不住大吃了一惊。

苗人俊站定脚步，颇似有所感触的冷冷笑道：“想不到吧？这就是骚人墨客笔下的六朝菁华，既来之，则安之，走，跟着我走上一趟，管叫你眼界大开！”

君无忌一笑道：“听你口气，好象这地方你是常客了？”

“不多，只不过两次而已！来！我们过去瞧瞧去！”随即大步前导。

眼前来到一处酒楼，只见一排宫灯，高悬楼檐，有块匾是“胭脂楼”，特色是所见一切，皆为红色，非但楼排阁栏，皆为朱红，四周彩灯，亦为红色。

楼前的“摆滚灯”、“安鳌山灯”（作者按：明朝官间样式），陪衬着阁楼内的大幅粉红纱幔，夜风里散漫出一天霞光，无限温馨，更有那声声管弦，佳人高歌，跌落在一片呼卢喝雉声里，哪怕是停下脚来看上一眼，亦不禁有“沉迷”的感染。君无忌决计是不会想到独自来这里走动的，既然同着苗人俊来了，少不得也要见识一二，“心中无色”岂为色何？打量着这处“胭脂”高楼，但见其建筑规模，灯饰排场，以及停置楼前的驷马轩车，即可想知其生意鼎盛，值赫一时。

原来这些所谓的酒楼、酒家，说白了实在与妓院差别不大，除了供应讲究的酒食之外，最大的特色是代客“飞牒召妓”，酒楼本身有乐工歌妓，设有讲究的“雅阁”，供客即兴狎玩、留居。

眼前这个胭脂楼，无论声势、规模，均可称得上是业中之健，即以“地利”而论，亦为同业所多不能及。

客人进得酒楼大堂，即可见一道迂迴朱廊，迤迤而前，直趋江边，十数艘玄官画舫皆为所属，各由绮年玉貌的美丽娇娘所持掌，等待着花钱大爷酒酣耳热后的即兴宠临。画舫上锦绣罗陈，声色俱全，却是另有洞天矣。

二人一路步入大堂，即见一个穿着考究的白衣伙计，上前行礼，看向二人含笑道：“两位公子可是徐大人的贵客？”

苗人俊摇摇头道：“不是，不是，我们只是随便吃酒来的！”

白衣伙计立时面现傲容，随手指了一下道：“原来这样，那就楼下随便坐吧！”

苗人俊冷笑道：“怎么，不是徐大人的客人，连楼也上不去吗？”

白衣伙计怔了一怔，一双眸子骨碌碌在二人身上转着，想是发觉到二人的穿着平常，更加不耐的冷冷笑道，“今晚上徐大人宴客，整个二三楼，大

小阁房全部包下了，你们来喝酒的，最好还是到别家去，要不然就在楼下大厅四周将就点凑合凑合算了。”说完正眼也不再多看二人一眼，径自向着一个大腹便便的秃顶客人招呼去了。

苗人俊笑了笑，看向君无忌道：“今夜有乐子瞧了，我只问你怕事不怕？”

君无忌笑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苗人俊哼了一声道，“很简单，要是怕事，我们就扭头一走，干脆连别处也别去了，就算是白来了一趟，就此各自分手，回家睡觉。”

“要是不回去呢！”君无忌其实已猜出了对方心意，微微含笑道：“我是说要是不怕事又待如何？”

“那就好办！”苗人俊挑动了一下倔强的眉毛，接道：“咱们今天晚上就给他来个大闹胭脂楼。”说到这里，停了一停，目光炯炯的直看向君无忌，面色含笑道：“其实无需你多事出手，只管袖手旁观，一切瞧我的就是。”

君无忌早在来此之前，已看出苗人俊的情绪有异，眼前情形，无疑是借题发挥，看来不让他发作一下是不行的了，保不住还会另外生事。何妨就如他所言，袖手旁观的在一旁看上一个热闹。这么想着，随即一笑退后，不再多说。

苗人俊哈哈一笑道：“好，咱们就上楼去坐坐，看看哪个敢与阻拦？”

说着一拉君无忌，抢先一步，作势与那个秃顶大腹的锦衣胖子，并排向楼上走去。

锦衣胖子显然来头不小，只看几个伙计鞠躬哈腰，高声唱喏的一副丑态，即可测知。胖子身着紫色纱衣，身后的两个随从，各人手上托着一个雕木四方礼盒，在先前那个白衣伙计的前导之下，正待举步上楼，却不意苗人俊的忽然介入，登时停下脚步，怒目直向二人视来。

“咦，你这个人？”说话的是那个白衣伙计，忽地回过身来，拦在了苗人俊身前：“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，你这个人可真是莫名其妙，要惹事么？”

苗人俊一笑道：“我倒不想惹事，只是你们要惹事，我却也并不怕事。”

紫衣胖子气呼呼的道：“吵架到外面吵去，别拦着大爷的路。快闪开！”

白衣伙计立时弯腰赔笑的道了声：“对不住，对不住。”随即转向苗人俊道：“这是东城的郭大老爷，还不让开？”

“笑话！”苗人俊嘻嘻一笑：“郭大老爷吃酒给钱，我们吃酒也给钱，为什么我要让他？”

白衣伙计聆听之下，由不住神色一变。紫衣胖子却已按捺不住，怒叱道：“混帐东西！”手上折扇倏地合起，直向苗人俊头上敲来，却为后者一抬手抓住了扇骨。胖子用力向后一夺，“呼拉”一声，一柄雕竹精工细裱的画扇，扯成了两片。

“反了！”紫衣胖子怒吼着后退一步，指向苗人俊道：“来人，把这个混小子给我捆起来，拉到后面先给我狠打一顿！”四下里多人齐应一声，立时就有两个伙计跑过来拉人。却不知怎么回事，人没有拉着，双双先自跌了出去。

君无忌可是眼睛看得清楚，苗人俊分明是施展上乘内功，间杂着“沾衣十八跌”的小动作。

两个伙计如何识得其中厉害，人摔倒了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一个骨碌爬起来，满脸疑惑的钉着苗人俊，那样子简直就象是看见了鬼。

君无忌心里明白，苗人俊今夜是存心惹事，自不论是非曲直。他愤世嫉

俗，仇恨帝政，早已根深蒂固，偏偏又无能为力，长久以来乃自养成了偏激心理，今夜这看似轻浮的无聊举动，其实正说明了他内心对现实的仇恨与不满，已到了忍无可忍地步。明乎此，对于他的这番举止，也就不以为怪。看看一番混战不免，眼前情形，对方即使人数再多，也万万不是苗人俊的对手，君无忌自忖着阻止无力，也就存心旁观，微微一笑。后退了几步，空出了身前一块地方，且看双方如何收场。

两个伙计终不信邪，嘴里喝叱一声，第二次向着苗人俊扑了过去。

象是商量好了似的，一个奔上一个扑下，上面抱胳膊下面抱腿，打算着一下子把苗人俊给扳倒了，可就是没想到对方这个主儿恁地难缠，看来跟刚才情形一般无二。

两个人来得快，去得更快，看起来好象扑抱了个结实，却不知是怎么回事，又自双双跌了出来。这一次可较诸上一次要重得多了，足足摔出去七尺开外，扑通扑通，震得楼板直摇。

先时的那个白衣伙计，眼看着这般情形，竟然还不死心，自恃着年轻力强，猛地由苗人俊背后抄来，两只手照着苗人俊颈上就扼，却为后者反手一抄，反倒攀住了他的颈项。

正如君无忌所想，苗人俊今夜是存心生事，将心里积压已久的一口怨气，借题发挥，一经出手，更不论青红皂白，眼前这个白衣伙计，一副趋炎附势德行，更是非要重重惩治他一下不可。

白衣伙计打人不着，反为人抄着了后面脖颈，苗人俊施展的是“混元气功”，忖度着对方的不精武功，不过施了两成力道，可是这个伙计却已吃受不住。

众目睽睽里，即见这个白衣伙计身子滴溜溜一个打转，随着苗人俊一个托起的手势，忽悠悠直飞起来，却是头下脚上，扑通！一下子栽在了楼板之上，这一下力道过猛，登时就给闷昏了过去。

这一来，可是没有人再敢轻举妄动了。

现场人数虽多，可是眼看着苗人俊如此身手，哪一个还敢再行出手？倒是那个秃顶大腹的紫衣胖子，自忖着他富甲一方的权势，却是不甘吞声忍气。

“反了，反了……”胖子杀猪也似的吼着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，今天又是徐大人请客，竟然有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混小子到这里来撒野，还不快去报告徐大人，莫非还看着这小子杀人不成？”

他嘴里吆喝的这个“徐大人”，官居京师“兵马指挥使”，名叫徐野驴，正是卫戍京师治安的最高武官，凑巧了偏偏今晚在此宴客。紫衣胖子姓郭名子万，乃是东城“大发”银号的主人，除了京师的两家店面以外，在别处还有六、七家分号，正是家财万贯，手眼通天，所结交的，俱是些达官贵人，前谓的“兵马指挥使”徐野驴，不但与他交情深厚，双方还是儿女亲家。正因为如此，他的气焰也就愈加高涨，如何会把一般人看在眼里？经他这么一吼，立刻就有个蓝衣长随，快步向楼上跑去。厅堂里经此一闹，顿时热络起来，一时七嘴八舌说个不休。

苗人俊若无其事的笑着，一双深这的眼睛，却向胖子郭子万直直逼视过去。直觉的，他认定了对方这个人绝非善类，今夜且拿他先行开刀再说，“大胖子，你用不着虚张声势，有种的你自己过来玩玩，来……来……”一边说，便自向前走来。

姓郭的胖子忽地后退一步，睁大了眼道：“好大的胆！快来人，来人！”

这么一闹，早已惊动了多人，其中很多是跟随“兵马指挥使”徐野驴的侍卫，自是不容郭胖子吃亏，立刻偃了过去，混合着一阵子吆喝之声，看来人多势众，其势倒也惊人。

郭胖子目睹之下，顿时胆力大壮。手指着苗人俊道：“这个人来路不正，快给拿下来，押到衙门里再说。”

徐府侍卫四人聆听之下，纷纷掣出了腰刀，现场登时一阵子大乱，几个女人更是由不住发出了尖叫声。

掣刀的四个人，其时早已一拥而上，把苗人俊团团围住，其中一个黑脸浓眉汉子，乃是一行侍卫之首，姓施名忠，身手颇是不弱，这人既是徐野驴的跟前人，地面上公私都有一份交情，平日狐假虎威，最是跋扈，却也粗中有细，为人狡猾。刚才苗人俊所施展的那两手功夫，他虽然没有看见，可是地上摔昏了的那个伙计，他可是亲眼看着他们抬出去的，光棍一点就透，只凭着这一点，就可以猜知来人的不是好相与。眼前这番阵仗，这等声势，对方这个人可是压根儿一丝也不现惊慌，施忠看在眼里尤其觉着有些不妥。当下刀交左手，冲着苗人俊抱了一下拳，冷冷笑道：“既然胆敢在这里闹事，当然不是无名之辈，足下你报个‘万儿’吧！”

一出口，就显出了此人的精干黑道门槛，一面说时，那一双湛湛的眼神，只管在对方脸上瞧个不休。

苗人俊原是不屑与眼前这些人出手，只是今夜情形特别，既知座上有个所谓的徐大人，那就更合了他的心意。

“什么万儿八千的，我可不懂你在给我说些什么！”苗人俊冷森森的笑看着当前的这几个人：“怎么，玩刀？别瞧着你们人多势众，我只一个人赤手空拳，你们还不一定准能行，不信就试试看，敢保叫你们一个个灰头土脸，只是兵刃无眼，万一要是被你们自己的家伙伤了，可就怪不得我，来吧！你们就一齐上吧！”

这么一说，施忠可就越加知道对方不是好相与。心里正自为难，一旁的胖子郭子万却已气不过的大声叫着：“还等什么？他要是敢不服拒捕，只管下手把他给废了，死活不管，格杀勿论，有我作主，用不着害怕！”郭胖子财大气粗，更何况与徐大人沾亲带故，这几句话倒也不假，在他眼睛里，个把人命，又算得了什么？

经他这么一吆喝，施忠即使想装糊涂也是不能了，“朋友，听见了没有？郭老爷既有交代，说不得请你到衙门走一趟了！”这些人身上家伙齐全得很，话声一顿，眼睛向着身旁人施了个眼色道：“带走！”立即有人抖手飞出了一条锁链，哗啦一声，直向着苗人俊脖颈上飞套下来。

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，运施飞索链子拿人，平日最称拿手，一经出手，准头一些也不差。

眼前这道锁链，随着对方的出手，蛇也似的直向着苗人俊头上飞落下来。

飞锁的这名徐府侍卫姓葛叫三，手脚极是利落，除了飞链拿人之外，还施得一手好飞刀，这时当着眼前各人，正以为大可表现，风头十足，却是没有想到碰见了苗人俊这个厉害的冤家对头，锁链子哗啦一声大响，眼看着已落在了后者头上，不知怎么一来，却又落在了对方手上。

葛三一招落空，就知不妙，慌不迭用力回带，却不防为对方抢了先机，只觉得一股绝大力道，起自锁链抖处，仿佛有一股极大吸力，直把葛三整个身子给扯了起来，忽悠悠贴着壁顶，足足摔出去两丈左右，“碰”地一声直

摔在一张方桌上，紧接着哗啦啦大响声里，把一张八仙方桌摔了个稀烂。

葛三经此一摔，可也就老实了，在地上翻了个身子，一时岔过了气去，再也爬不起来了。

现场登时为之大乱，混乱之中，施忠早已吆喝一声，三口钢刀，自不同方向一举而前，纷纷向着苗人俊身上招呼下来。

这一霎可是热闹得紧。由于这么一闹，整个酒楼都骚动了，自不免有人飞报衙门，七、八个持械官差，如狼似虎的往里面跑，正赶上苗人俊大摔活人的那一场把戏，一时吓得都怔住了。

是时，施忠等三人的三把钢刀正自没头没脑的向苗人俊身上招呼下去，观者大呼小叫，俱当苗人俊这一次怕是难逃一死。

偏偏苗人俊身手惊人，绝招层出不穷。迎着来犯的三把雪亮钢刀，即见他手舞长链，“哗啦啦”一阵子大响，三口钢刀，已被他卷飞而起，两口刀直奔楼阁，钉在了梯口处，其中一口划出了匹练般的一道银光，直射而出，不偏不倚，直向着东城“大发”银号主人——那个紫衣胖子郭子万当胸直飞过来。

郭子万目睹下，一时全身发抖，直吓得目瞪口呆。

这一霎要命关头，不只是郭胖子本人吓得傻住了，全场各人无不惊得直冒冷汗。

却在此惊魂一瞬间，蓦地由斜里直飞出一线流光，这线光华，细小到简直无人能够看见，却是不失准头，“叮”的一声，无巧不巧，正好击在了空中飞刀的刀尖之上。

虽然是小小一枚物件，由于其上力道惊人，却也有其作用，空中长刀以其雷霆万钧之势，几乎已将贯入郭子万心窝的刹那之间，由于这么一击，刀尖略偏，“哧”地一声，顿时失了准头。“失之毫厘，谬以千里”，顿时闪开了先前要害，改向对方左侧，擦着郭胖子左肋滑了过去。

郭胖子“啊唷”的叫了一声，这一刀可真是险到了极点，虽说是逃过了心窝要害，却把左方腋下肥肉划开了半寸来深，七、八寸长的一道血口子。这口刀劲道好大，“笃”的一声，直钉在他身后粉墙上，扎进去足足有三、四寸深，晃动着耀眼的白光。

郭胖子低头向身上看了一眼，只吓得魂不守舍，嘴里又自啊唷了一声，双腿一阵子发软，“扑通”一个屁股墩儿，坐在了地上，即有人飞奔而前，忙把他搀扶起来，却只见一身漂亮的衣裳，早已为鲜血染成了红色。

胖子郭子万虽非朝廷命官，在此京师地方，却是尽人皆知的地方大户，挟其庞大财势，上结官府，下连恶绅，大名远播，更是无人不知，怎么也不会料到他竟然落得如此下场，一时间纷纷议论起来。

苗人俊这一刀原待结果了胖子性命，俟到飞刀出手，心中不无犹豫，是时其势却已有所不及，却没有想到暗中有人插手管了这件闲事。

那一道细细流光，自然逃不过苗人俊的观察之微，一眼即已认出是一枚小小制钱儿。能有这等指力的人，当然绝非寻常人物。苗人俊立刻猜知是谁了，除了一隅壁观的君无忌又还会有哪个？

四只眼睛相对的一霎，君无忌报以神秘的一笑，彼此自是心内雪然。

七、八个官差，会合着徐府的侍卫，眼看着郭子万倒卧血泊，为人抬出急救，这个乱子可是大了，由于郭子万是“兵马指挥使”徐大人的儿女亲家，徐大人眼前更在楼上宴客，一个怪罪下来，那还得了！尽管眼前的苗人俊身

手了得，是个扎手的刺猬，却是不能不管，各人吆喝一声，俱都掣出了家伙。一时间铁尺、钢刀，样样俱全。瞬息间，已把苗人俊团团围在了中央。

众声鼎沸、乱器之中，却见一个身着蓝色官纱长袍，黑脸灰眉的高大汉高踞楼阁，居高临下，向下注视着，随着这人的出现，整个酒楼顿时安静下来，一个人正自趋前，跪地叩头，向他诉说着什么，灰眉汉子颇似吃了一惊，连连向楼下的苗人俊注视不已，随即挥手，打发了跟前那人离开。

君无忌只由这人的气势排场，即可猜知、思忖着这个灰眉汉子，必是众人嘴里论及的那个在此宴客的徐大人。

“徐大人”难能的犹自保持着一分镇定，凭着一道楼栏，一声不吭的向下注视着。

其时七、八名官差连带着陪同徐大人前来的几个近身侍卫，早已将苗人俊团团围住，风月场合的酒楼，一霎间变成了演武的校场，确是始料非及。

着急的是酒楼主人，眼看着一场兵刃拼杀之下，势将惨不忍睹，只是现场情形，他却已无能阻止，徐大人既已现身亲临督战，一场混战在所难免，也只得干看着叹气的份儿。

苗人俊分明没有把现场这十几个人看在眼里，这一切原在他的意料之中，他却也注意到了高踞楼栏的那个体面人物，猜知了他的身分，正可杀鸡儆猴，给他一个教训。

情势一触即发。大片喊叫声里，三口雪花钢刀，兜头盖顶的直向着苗人俊身上招呼下来，几乎在同一个时间里，苗人俊手上的锁链也正抡出。

“呛郎郎”一阵子金铁交鸣声中，三口长刀却已化为银虹，随青苗人俊舞动的锁链，齐数冲天直起，分别钉在了顶楼的阁檐之上。

三名官差想不到甫一出手，手上的家伙竟自脱手而飞，由于力道极猛，一时间虎口俱裂，连带着三人的肝胆俱寒，再想从容退身，却已是慢了一步。

随着苗人俊踏进的身子，手中锁链“刷”地抖了个笔直，“噗！噗！噗！”宛若吐信银蛇，分别已点中了三人前胸穴道。这一手飞链点穴，无论时间、部位，都拿捏得恰到好处，三名官差登时泥塑木雕般地站立当场，动弹不得。

同一个时间里，另外两个人却也向着苗人俊猝起发难，一把铁尺、一口鱼鳞刀，几乎同时递到，一抡天庭，一奔后项，象是商量好了似的一下子突然挤兑过来。

大家伙看到这里，一时俱都发出了惊呼。

苗人俊仿佛周身是眼，手中长链更不少缓须臾，哗啦一个急转，有似点头金鸡，在所有现场各人简直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的当儿，已自点中了此二人身上穴道。看来和先前三人一般无二，随着苗人俊撤回的锁链，一时呆若木鸡，动弹不得。

似乎也只有君无忌看清了是怎么回事，敢情苗人俊所施展的是一手“隔空打穴”手法，以本身所练内气元刚气机，透过了锁链尖端，猝然点中了二人“咽喉”穴门，确是高明之至。

五名官差出手虽有前后，所得结果俱是一样，一古脑的全数俱都定在了当场。

厅堂里围看的各人，一时俱都看直了眼。下余的七、八个官差侍卫，眼看着来人这等神威，一时心胆皆寒，俱都愣在了当场。

整个酒楼突然间静了下来，气氛显示着一派阴森。静得连一点声音都没有。却听得一人自楼上大声向下吆喝着：“徐大人有话，令各官差侍卫自回

衙门，速速退下，不得强捕来人生事，违令重责不饶！”

这番话可真是有如“皇恩大赦”，解救了一千差役的一时之难，抬头肯时，那位徐大人却已退进了里间，不再露面。几个官差一个个灰头上脸的对看着，徐大人有令着他们返回衙门，不可强捕来人归案，自是不敢不遵，只是现场这五个被点住了穴道的人又将奈何？彼此对看了一眼，打算动手先抬回去再说，却见正面的敌人哈哈一笑道：“动不得，想要他们死么？”几个人顿时吓得愣在了当场，只管翻着白眼，向苗人俊看着，却又不便向他求助，表情尴尬之至。

至此，酒楼主人，一个留有三络短须，身着月白绸衫的中年汉子才自出现。象是刚刚向徐大人请示了对策，一路张皇的由楼上跑下来，堆着满脸的笑，老远向着苗人俊打揖鞠躬的大声说道：“方才事情，都怪我们不是，不知是哪个伙计，得罪了大爷，还请千万息怒，不要怪罪！”说着已自来到了近前，一面转向现场官差、侍卫赔笑道：“各位上差辛苦了，请到后面用酒饭，自行回衙去吧！”

几个差人，自忖着对苗人俊无能为力，既有徐大人出面关照，再不离开，诚所谓是不识时务了，一时收好了兵刃，作态的向着苗人俊怒视一眼，这才悻悻的退了下去。

其间，那个跟随徐大人身边当差的施忠，冷笑了一声，向着酒楼主人道：“大人命令，自当遵从，只是这五个人被点了穴道，若不立刻解开，可就性命之忧，反正我们是帮不上什么忙，贾爷，你就看着办吧，人命关天可不是闹着玩儿的！”说完挥了一下，吩咐手下各人道：“走！”各自退了下去。他们因是跟随徐大人来的侍卫，徐大人还在楼上，他们自是不能离开，主人既有酒肉关照，且先吃喝一顿再说。

这里“胭脂酒楼”的主人，也就是眼前这个身着月白绸衫的中年汉子，姓贾叫玉壶，为人最是圆滑，八面灵光，擅于吹拍逢迎，常能左右逢源。打发了一千官差离开之后，这才向苗人俊赔笑道：“这都是我手下伙计，有眼无珠，才致开罪了大爷，连带着几个衙门的官差，也跟着受罪，大爷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且先把这几个人救过来，让他们走路，免得站在这里碍事现眼，拜托大爷，你就高抬贵手吧！”边说边自连连打躬不已。

苗人俊冷笑一声道：“哪有这么好的事？且让他们先在这里站上一会儿，容我喝完了酒，再来解开不迟。”

一面说时，目光四处逡巡，才自觉到君无忌已似不在眼前，敢情自个走了。

苗人俊忙自走过去，四下找了一回，终不见他的踪影，也就罢了，一回头酒楼主人仍在身边连连赔笑，搓着两只手，显出一番为难模样，再看众人目光，仍自集中自己身上，想来君无忌必是不惯为人注目，才自独个去了。

这么一想，苗人俊不免心内索然，自己只凭疏畅一时意气，痛惩奸商恶势，倒也无厚非，其实心目中主要惩制的对象，并没有现身出来，反倒祸延了几个官差，想想也觉无聊，看来君无忌虽然年岁武功皆与自己相仿佛，其内在涵养，韬光隐晦功夫，却是自己深所不及，怪不得一上来即能赢得沈瑶仙的一片芳心。

心里这么想着，愈觉得自己的孟浪，有欠深思，索性酒也不喝了，这就走吧！

五名官差虽是表情各异，僵硬木立的姿态却是一样，对于现场数百男女

来说，不啻是生平从来也没有见识过的怪事，莫怪乎一个个瞠目结舌，或喁喁低语，啧啧称奇了。

苗人俊既经转念，无意在此逗留，也就莫为己甚，当下走向五人面前，暗运真力，于每人背上拍了一掌，解开了各人所中穴道，后者五人穴路猝开，有的咳嗽，有的呕吐，呼天抢地，乱成一团。

混乱之中，苗人俊却已转身自去。却不意，身后一人追上道：“大侠，大侠，请慢走一步，”

苗人俊回过身来，见是一个年岁不大的青衣仆从样人，这人一只手上拿着灯笼，象是早已在此恭候。

“你是哪个？有什么事么？”

这个青衣仆从看了身后一眼，上前恭敬的道：“我家大人现在花船恭候，要小人在此接引大侠上船一会。请！”边说，边自举高了手上的灯，待将返身带路。

“慢着！”苗人俊冷冷的说，“你家大人又是哪个？见我做什么？”

说话时，姓贾的酒楼主人，以及许多看热闹的人，相继自身后出现。青衣仆从回头看了一眼：“这里人大多，大侠请这边本！”

拐了个弯儿，站在楼角下，容得苗人俊走近过来，他才又道：“我家大人就是在酒楼宴客的徐大人，因为敬仰大侠你的一身好本事，连客人也不陪了，特地要小人来邀请大侠到船上一见。”

苗人俊聆听之下，不觉甚是意外，当下哼了一声道：“他要见我，我可不愿见他，什么徐大人不徐大人，我可不认识他。”

青衣仆从甚是奇怪的道：“咦！你连我家大人也不知道么？我家大人就是这里京师的‘兵马指挥使’徐野驴徐大人呀！”

苗人俊微微点了一下头，心里了然，思忖着怪不得如此气派。这里“京师”，天子脚下，能干到京师的“兵马指挥使”，自是深为当朝所器重的股肱之臣，确非容易，他却有此逸兴，流连此风月场所，倒要见识一下，看看何等角色？

青衣仆从眼巴巴的瞧着他道：“快吧！大人等久了。”

苗人俊点点头说：“好！我就去见见这个徐大人，看看他又奈我何？”

青衣仆从见他应允，十分高兴，当下转身前导，重新穿过楼下大厅，一径向江边走来。

众人见他去而复还，俱都面现惊讶，却不知前此是官府待捕的人犯，旋踵间却又变成了徐大人竭诚力邀的上宾，众人只见他在徐大人的贴身長随带领之下，神色一派从容的向江边步去，无不大感惊异，私下里暗自议论个不休。

“兵马指挥使”徐野驴在京师的权势极大，其人虽是习武出身，倒也粗通文事，尤其喜欢附庸风雅，也懂得享受，胭脂楼是他常来的地方，那是因为主人贾玉壶最能投其所好，不但能侍候他最精馐的饮食，也能为他找寻最年轻、美丽、善解人意的姑娘。

主人的“胭脂画舫”更是全天候的待命，无条件的提供给他使用，时间一长，连主人贾玉壶自己都不便乘用了。

徐大人在竟日公事之后，每喜到这里走走，有时连日常的宴客也多设在这里。夏日夜晚，宴会之后，带着微醺的醉态，倚身画舫，放舟河上，其时美人投怀，软语尽温，或莲子新剥，小红低唱，迎着秦淮夜月，徐将军真个

乐不思归了。京师事繁，尽是豪门显要，其实光是皇家亲王的琐碎，也够他忙的了，他却能忙里偷暇，作此风流愉欢，确实懂得享受。

徐大人却也有他的隐忧，那是不能为外人道及的，他这京师兵马指挥使的职务，虽是隶属于皇帝的亲军，但是事实上一直都在“东宫”太子朱高炽的势力影响之下，非正式的接受朱高炽的指挥，遇着皇帝领兵打仗或是去北京小住的时候，太子名副其实的便成了“监国”，徐野驴更视为太子的“亲信”人物。

问题便这么产生了。谁都知道太子高炽与汉王高煦，兄弟两个是貌合神离，谁也不服谁的。朱高煦如今气焰之势，炙手可热，人所尽知，特别是这次北征胜利之后，朝里不少人都揣测他将会被改立为太子，那些旧日一向被视为太子亲信的人物，心里焉得不为之紧张，预作安排？

徐大人的隐忧，便在于此，当年汉王初封，不是没有运计示宠，笼络过他，他却碍于“太子”的现势，不敢接受，终于得罪了他，成了汉王的眼中之钉。无如有太子的撑腰，高煦心虽怀恨，又奈之何？而今情势看来不同，眼看着高煦的声誉日隆，已似有驾临太子之上的趋势，一旦“太阿倒持”那还了得？

果真是“东宫”太子这棵大树倒了下来，受害的人简直不可胜计。徐野驴呼救无门，唯一之图便只有力保太子无恙了。

踩着水面浮坞，一径来到了眼前五光十色的胭脂画舫。

其时舱门微启，早已有一双佳人守侍在侧。含着笑迎上来，双双向着苗人俊请安问好道：“相公来了，徐大人正等着您呢！”

苗人俊微微怔了一怔，想不到是如此一个排场，正在犹豫，却见珠帘卷处，一个高躯蓝衣，相貌堂堂的灰眉汉子，已自现身步出。

苗人俊一眼认出，正是方才楼上凭栏观战的那个灰眉汉子，猜知他便是徐野驴，后者已哈哈大笑道：“我只当你怕我设计暗陷，决计是不敢来的了，谁知你却是真的来了，佩服，佩服，请！”

苗人俊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既承宠召，敢不辱命！”说罢，大步迈入。

船舱内倒也宽敞，一切摆设，极尽华丽之能事。

二人落座之后，徐野驴犹自笑道：“你未来之前，我心里自个说道，这人的武功诚然一流，只不知他的气度胆识如何？只怕他未必敢来，若是真个来了，我便是服气了他，看来真个不失英雄，令人可敬，哈哈……”倒也豪气干云，笑声一顿，即见他手指江岸，挑动着一双斑白长眉道：“你且看来，这里不远，即驻有我的巡河快船，水陆夹击，怕是你插翅难飞，你的胆子可真不小。”

口音里透着纯正的冀北官话，由他今日的京师兵马指挥使官职，很容易便能猜知，此类武将，多系当年追随燕王，靖难发起的朝廷新贵，自是炙手可热，跋扈得紧。

苗人俊聆听之下，一双炯炯眸子注视着他，冷笑道，“既然如此，你又何妨一试？”

徐野驴却也不以为逆，睁圆了一双眸子，状似惊奇的道：“这么说，足下料是了得，应有高来高去的能耐了？”

苗人俊微微一笑，未与置答。

徐野驴看在眼里，却已心里有数，一只手轻轻摸着颌下短须，两只眼睛一霎间却已在对方脸上数度打转，“足下大名是……”

“苗天龙！”

“好响亮的名字！”徐野驴一只手摸着下巴：“我姓徐……”

“徐野驴！”苗人俊直视着他道：“这里的兵马指挥使，却也是秦淮河岸风月酒楼的总指挥，徐大人你的威风可真是不小，可敬，可敬！”

徐野驴那张长脸一下子沉了下来，紧接着他又微微的笑了：“醉卧美人膝，醒掌天下权，大丈夫当如是也，哈哈……”几声大笑，全船都为之震动。

苗人俊冷冷一笑，没有说话，一时还摸不准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

徐野驴身边原坐有两个少女，一个怀抱琵琶，一个手弄古筝，俱都衣着华丽，妆扮入时，却似不失清新，面现娇羞，分明出道未久，倒也雅丽可人。

笑声乍停，徐野驴手指苗人俊，向二女道：“这位苗英雄人虽年轻，却是力能当百，是个了不起的少年英雄。自古以来，美人爱英雄，来！你们两个代我敬他一杯！”

二女聆听之下娇应一声，搁下了手上乐器，姗姗站起，先自向着苗人俊请了个“万福”，娇呼了一声：“苗英雄！”

苗人俊一时有些失措，这风月场合，今夜还是头一回触及，真不知如何酬对，呆得一呆，二女已分别执壶捧盏，为他斟了满满一杯。

“苗英雄，请！”执杯少女，年方十七，生得长眉杏眼，高挑身子，却是肌肤白细，顾盼间若似有情，惹人怜惜，象是情有所钟，面对着苗人俊的解颐一笑，真个风情万种，这一切都笼罩在淡淡的少女娇羞里，更增了几许迷人情致。与她并立的“执壶”少女，身材比她略矮，却是一样的细白匀腻，眉目可人，娇艳较前女犹似过之，惟英挺秀拔，却又较之不足。双双并临，有似璧人一双，娇姿佚貌，幽步窈窕，舫轩里顿时洋溢起无限春情韵饶，便是那种荡人心神、磨人壮志的柔情万缕……古来多少英雄豪杰，便是在此一霎，万难为继，一个个纤尊降贵的倒了下去。

执杯少女第二次送上了手上玉杯，浅笑低眉的道了声：“苗先生，请呀！”苗人俊才似恍然的有所警觉，一时间脸也红了。

徐大人“呵呵”的笑了。“自古有道，英雄难过美人关，苗英雄，你可要小心了，来来来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！”他于是指向执杯佳人道：“她叫‘玉洁’……”执壶的那一个叫“曼儿”，敢情并非来自姑苏，却是外地来的。

胭脂酒楼猎奇遍访，选美征色的功夫真有一手，这双佳人便是专为报效徐大人的，还是“清倌儿”，来了才不过十天，已成了徐野驴的禁脔，莫怪乎徐大人三天两头在此宴客，借故逗留而乐此不疲了。

“人家姑娘的好意，小兄弟，你可不能不赏脸呢！”徐野驴指向持杯的“玉洁”笑道：“你不要看她今日在此持壶卖笑，她却是出身官宦之家，只为了家遭横祸，才致沦落风尘，琴棋书画，人家可是样样皆能，还能歌小令，回头她给你唱上一段你就知道了。”

玉洁听他说到自己出身家世，不禁面有戚容，转念之间，却又重回笑脸。却把一双水汪汪的眼睛，直直看向苗人俊，温顺之中，别有执著。更似含蓄着某种神秘，却待那“善体人意”的知心人儿心里思忖玩味。

玉手捧杯，十指尖尖，犹自等待着对方的豪兴一饮，对于“玉洁”来说，对方这个英俊倜傥的来客，是不是“钟情”自己，或是“看重”自己，端看他是否肯赏下脸，饮下这杯酒了。

蛾眉轻轻挑了一下，酒杯儿更往高里送了一些，玉洁眼神里流露着再一次的期待，倒要看对方来客“饮是不饮”？在她来说，对方喝不喝下这杯酒，至为重要，尤其在徐野驴面前，她更要挣下这个面子。苗人俊的迟迟未予接杯，并未使她气馁，更不曾在她脸上现出一些儿羞窘不耐，神态里满是自信，不信他真的会拒绝自己。

空气一下子静寂了下来。几个人的眼睛，齐都转向了苗人俊，偏偏后者竟然也似有一番执著，迟迟未能接过了杯子。

徐野驴呵呵一笑说：“我来解这个围吧！”待得向玉洁伸手时，她却闪开了身子，换了个方向，那一双手仍然向苗人俊眼前举着。

“苗先生，请！”秋水平视，笑靥可人，温柔中含蓄着倔强，这杯酒当真非对方喝下去不可。

苗人俊冷冷的哼了一声，乍然与对方目光接触的一刹那，他竟然改了初衷，缓缓的由对方手上接过了杯子，随即仰首干杯。举手仰杯之际，他同时也承受了玉洁由衷感激的微微一笑。

徐野驴目睹之下，竟自哈哈大笑了起来。“玉姑娘，你的面子不小，这杯酒他可是全冲着你喝下去的，你们可真是英雄美人两相惜，就冲着苗兄弟给你的这个面子，玉姑娘，你便得陪上十杯，值得高歌一曲。”说着又自哈哈笑了。

“将军的命令，不敢不遵，苗先生，你要我喝么？”妙目微转，膘向苗人俊，却看他怎么一个说法。

“姑娘随意自斟，喝不喝酒，倒是无妨，如能情赏一轮玉指，低歌小令，便是不虚此行。冒昧，冒昧！”边说随即向着面前二女，抱拳施礼。

其时那位“曼儿”姑娘，已为徐大人揽入怀中，他早已饮酒甚多，略有醉态，聆听之下，由不住大声鼓掌叫起好来。

各人落座之后，“玉”姑娘先向着苗人俊深一注视，随即取过了身边琵琶。

“苗先生，徐大人，你们赏耳吧，我弹得不好，别见笑！”

转轴拨弦，只三两声，便自打了一轮乱指，随即铮铮琮琮的弹唱起来。江风、夜月、画舫、佳人，一刹那间勾画出眼前极尽叮人的迷离情致，更何况玉指天音，婉转娇柔，声声若断，声声又续，时而高亢，时而低沉，间关流泉，银瓶乍破！一经出自佳人芳唇，便似在心底落了根儿。

“知章骑马似乘船，眼花落井水底眠……宗之潇洒美少年，举觞白眼望青天，皎如玉树临风前……李白一斗诗百篇，长安市上酒家眠，天子呼来不上船……张旭三杯草圣传……挥毫落纸如云烟……”

这首杜甫的《饮中八仙》，原诗写尽盛唐三李、贺、崔、苏、张、焦等八名文士的谐趣狂态，极尽高才。眼前经玉姑娘一唱，更似沉郁顿挫有了生意，衬着画舫璀璨离灯光，八个狂士，俱似一一起舞，活生生的现诸眼前。

这曲调断非幽凄悲伤，应属活泼轻快，却有沉郁壮怀，磊落高风，不向俗世权贵低头取媚之一面。其间微妙关键，一般歌者万难兼及，只是眼前小小年纪的这个玉姑娘，却能体会及此，实实的把握住了。

苗人俊实为知音，但能尽会其意，正因此，便自心生一惊，不得不对眼前这个姑娘，心生敬仰，另眼相看。

一曲方终，博得了徐大人嘹亮的一声喝彩，苗人俊却静寂一隅，只把深邃的一双眸子，直向对方逼视过去。他已似别有所知，洞悉了“玉洁”的不

欲为人所知。一念既生，沸腾心际，久久不能平息。

真个是明珠坠尘，十步之内，必有芳草，看来这个玉洁绝非凡俗女子，确系有些来头了。思念中，竟自忘了招呼，只管向对方望着，目光里充满了费解。

其时玉洁已怀抱琵琶，羞涩涩的道了声：“将军与先生见笑。”随即向着二人深深施了个万福。

苗人俊这才有所警觉，赞赏道：“我为姑娘魂飞缥缈，真正是如闻天音了！”

玉洁微微一笑，正待说话，一旁的“曼儿”姑娘却娇声笑道：“玉姐姐，你不是常说人生难得知音么，今天可叫你碰上了，看来苗英雄正是你的知心人呢！”

说着“咯咯”的笑着，小鸟依人似的已自偎向徐大人怀里。徐野驴倒似没有料到对方二人的惺惺相惜，颇似有些意外。自然他之留待苗人俊，绝非只是一时即兴，却也不便上来就开门见山的直接道出，彼此素不相识，有些话万难启齿，当中如有“玉洁”这样的一个人儿，居间缓和，情形便自大是不同。

这“玉洁”明眸皓齿，秀外慧中，虽然坠身风尘，却能自比莲荷，出污泥而不染，原是徐野驴眼中的一块瑰宝，只待时机成熟，纳入府中做为宠妾，自是不甘心她的移情别恋，无如眼前情形，容或大有不同，徐大人总算摆平了心里的那股子别扭劲儿。

“好极了，一个英雄，一个美人，今天是你们初次见面，我这个中间人，理当与你们好好庆祝一下。来呀！摆酒侍候！”门外立时有人应了一声。

曼儿一个骨碌由徐大人腿上翻起，笑理云鬓道：“大人可要传上一班歌舞，助助兴呢！”

徐野驴正要说话，却听见舱外一人嘹亮口音道：“大人在么，卑职谢威求见！”嗓门儿可真够大，这一嗓子全船都听见了。

这个谢威原是指指挥衙门的巡差，新近才为徐野驴赏识，带回家补了个武并头儿的缺，出门喊道，老远都能听见，十分称职，忽然找来这里，定有紧要之事。一听是他来了，徐大人慌不迭欠身坐好，“进来！”说了这两个字，才又觉出了不妥，忙即站起，向舱外步出。

是时谢威已自来近，迎着徐大人施了个礼，大声唱喏。徐野驴道：“谁叫你来的？有什么事？”

谢威大声道：“汉王爷派人来府，有要事着大人火速过府一谈，张管家差卑职即刻来告。”

一听是“汉王”见召，徐大人着实吃了一惊，“这……这么晚了……”

“大人的官衣已备好车上，张管事说请大人不要耽搁，这就快请吧！”

“好吧！”徐野驴悻悻自言说：“这么晚了，会有什么事呢！”谢威只当是问自己，口无遮拦的道：“听说是皇驾已返……”“住口！”

谢威吓了一跳，慌不迭停住了话头，才知这是机密，喳呼不得。

喝注了谢威，徐野驴一颗心早已七上八下，扑通扑通跳个不已，听说是“皇驾已返”，只把他吓了个魂飞九霄，果真属实，这“接驾来迟”的罪名，第一个他就当受不住，他这京师“兵马指挥使”的官，居然会疏忽了如此重大的职责，天大的消息，他竟然事先一点儿讯息也没摸着，上面如有降罪，自己这颗项上人头，八成儿是保不住了。

这么想着，先时的风流逸兴，早已不翼而飞，却还不曾忘记舱里的苗人俊，转身步入，向他打上一个招呼：“我有重要事马上得走，不陪你了，如蒙不弃，请将兄弟你的住处赐知，二三天之内，我当专程拜访，还有要事与你商量。”微微顿了一顿，他却又语重心长的道：“要是兄弟你不把我徐某当成朋友，我也就不敢勉强，咱们就到此为止吧。”

苗人俊微微一笑，老实说对于这个徐野驴，他压根儿可就没存有什么好感，官场中人，多恃势而骄，姓徐的也无例外，只是却比别人多了一份“血性”，这就使苗人俊对他改了一些初衷。徐野驴眼睁睁地还在等候着他的答复。苗人俊略一思忖，随即点头道：“我住在离此不远的七松坪，有个小客栈叫‘黄叶居’，三天之内我等你光临，过时不来，我可就走了！”

徐野驴一笑点头说，“就这么说定了。”转向玉洁道：“为我好好招呼贵客，我走了！”随即揭帘自去。

添酒回灯，画航里再一次传出了热闹。

对于苗人俊来说，今夜却是过于放纵了，自有记忆以来，这还是第一次恣情放肆，心中块垒，眼底风光，面对着玉洁、曼儿这双可人的姑娘，一古脑的全都发泄出来。

玉洁的琵琶，曼儿的筝……一部深入到了他的心坎里，他更喝了酒……这都是三更以前饱事。

三更之后，画舫里显现出难得的一片宁静。

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苗人俊居然也醉倒了。

那却是一团模糊的记忆，在“玉姑娘”的依偎里，他倾吐了过多的心事，也曾哭泣呕吐，之后便一无所知……

凌晨酒醒。

河风轻启，水波不兴，画舫略有异动，苗人俊揭被坐起。迎着目光的却是耸耸欲熄的几上残烛，船身极其轻微的在浮动，浪拍金舟，传过来颇有韵律的哗哗水响声，空花格扇的纸窗，映着极其朦胧的惨淡白色。

玉姑娘静静地伏在长几上，敢情已经睡着了，一领长披滑落地上，衬着深曳的一头秀发，在残烛曙光陪衬里，只觉得形销冰立，无尽单寒。

乍见之下，苗人俊几乎呆住了。

最唯消受美人恩，这滋味偏偏让他领略到了。敢情昨夜酒醉，说了许多糊涂的醉话，步履蹒跚，已无能独个返回，就留注在画舫锦阁里，玉姑娘为了照顾自己，居然不曾转回“胭脂楼”，就在这舱房里，守护着自己，度过了漫漫深宵。

一隅椅子上，还晾着自己的长衣，上面酒吐的污秽，已为她纤手洗净，所幸还不曾脏着了内里中衣，否则可就难免赤身露体的出大丑了。

苗人俊轻轻叹息一声，自忖着自己的荒唐何至于此？以自己精湛内功，与君无忌对饮海道人的陈年烈酒，部不曾醉倒，昨夜虽说豪饮过剧，亦不该便真的人事不省？所谓“酒不醉人人自醉”，看来必然是自己心里先已有了几分自厢情愿的醉态，便自才会真的就倒了。

看着衣单形销的玉洁姑娘，不自禁的兴起了一番怜惜，想把她轻轻抱起，放回床上，却担心把她惊醒，随即悄悄由地上捡起了她的一袭长披，为她盖好身上。

这一霎，他确实心里充满了犹豫。原该是有很多话要问她的，这个年轻的姑娘！几乎就在第一眼看见她的时候，就对她产生了好奇，感觉着她内在

的别具峥嵘，想更进一步对她的有待证实，然而这一霎，他却又不作此想了。

人与人之间的遇合，实在奇妙，尤其是男女之间，当中如非牵涉到特殊的婚姻缘分，大都是萍踪一聚，尔后东西。以今日而论，自己与这位玉洁姑娘，只怕亦脱不开这个范畴，今日一别，再见何郎？那么昨夜侍宴，万般多情，都将成了绝响，变为毫无意义的酬酢，平白在心里留下几许惆怅，却又为何？

苗人俊心里已是惆怅，想到自己原已是死心绝望之人，又何必多此一举，看来这位玉洁姑娘，对自己绝非是仅限于一般的俗酬应对，确系破格恩待、垂青，而自己终将无以为报，令她失望，如此，今日一聚，诚属多余之事了。

这么盘算着，他几乎不敢再多看她一眼，忍不住轻轻发出了一声叹息。待将离开，终是不能，这就留几个告别的字吧！

桌上纸墨现成，偏偏文思不涌，短短几个字也是涂涂写写，终不成文，过亲不妥，过疏亦是不妥，又想到对方身坠风尘，终非富有，搅扰竟夜，总该留下些钱，只是这么一来，可就“俗”了，且唐突了对方姑娘的美意，只是……唉！真个无以为计。

摸摸身上，仅有小半块银子，不足二两，全数留下亦嫌不足，真个寒伦……思讨之间，却听得身后一声女子冷笑道：“大爷你还是收回你的银子吧！”

声音发自身后，分明咫尺之间，不是那个玉洁又是哪个！

苗人俊乍闻之下，心里一惊，倏地转过身子，才自觉到椅子上的玉洁姑娘敢情已经醒了，这时端坐椅上，睁着一双黑自分明的眸子，正自向自己注视着，目光里透着寒冷，显然已似不悦。

她终是不忍执著，随即含笑站起：“你要走了！”

“这……”苗人俊微微点了一下头：“姑娘醒了？”

“嗯！”玉洁浅笑着，扬了一下黑而细长的眉毛，由椅子上站起来：“幸亏是醒了，要不然苗先生您这一走，连声再见都来不及跟您说，岂不是太大礼了？更何况拿了您留下的银子，又算是怎么回事呢？”话声娇柔，却似别有涵意，临末的秋波一转，更似万蓬飞针，一齐向苗人俊身上投射过来，便真是麻木不仁的傻子，也当有所感应，而听出话中玄机暗含讥讽了。

苗人俊也同君无忌一般，并不擅长与女子交道，若是对方为自己所喜，更是拙于口舌，为此，昔日在摇光殿，不知吃了沈瑶仙多少暗亏，让她占尽了上风。今日的“玉洁”姑娘，论分量固不足与沈瑶仙相提并论，只是“伤心人别有怀抱”，其间的一份同情，却是他前此未曾经历。眼前被她淡淡的抢白几句，顿感招架不住，一时面红耳赤，竟是答不上话来。

玉洁透剔聪明，见状立刻有所警觉，暗责肉己话说得过重了，慌忙说道：“我不会说话，您可别见怪，谁要您不告而别呢！要是再留银子，可就更见外了，那是骂人！”

说着她自个忍不住笑了，现出了颊间浅浅梨涡，已自走向近前，伸手拿起了桌上留字，似笑又嗔的自个念着：“玉……姑娘妆次……”

苗人俊侍将抢回，却为她机警的闪向一边。

脸上笑靥不失，再自念道：“……画舫初晤，月白风清……”赞声：“好文采！”却自一笑，看向对方点了一下头，由不住轻轻发出了一声叹息：“您可别笑我，我念书不多，这封信我要好好留着看。”一面说随即把那张留书小心翼翼叠好，背过身子，收好身上。却又回眸一笑：“您现在要走？有重要的事儿等着您？不能迟一会儿？”

苗人俊早在对方先前转动间，看出了一些端倪，证明自己的猜测，确属有征，那就是这个玉洁姑娘，绝非寻常娇嫩身子，说得明白一点，那就是她身上有功夫，是个“练家子”。也正是这个再一次兴起的念头，使得他突然改变了初衷，决定暂时不走了。

“姑娘的意思是要留我在船上吃早饭？”

“不！不在船上！”

玉洁笑着说道：“这附近有个地方，小笼包子和干丝好极了，你请我去吃，好不好？”

苗人俊想了想，点头道：“好，我们这就走吧！”

玉洁高兴的道，“别慌，现在可太早了，人家还没开门呢！来，我先侍候您洗个脸、喝碗热茶，等太阳出来再去刚好。”说着不俟他答应，径自开门步出。

苗人俊待阻止已是不及，只得作罢。

原来这艘画航既为徐将军所专用，其上各种设置，应有尽有，并拨有专人服侍，眼前茵人俊与玉洁姑娘既都在船，自然少不了有人“住船”侍候。只是这个时候太早，玉洁却不愿叫醒他们，自己操作，为苗人俊打上洗脸水，侍候着他漱洗完毕，自己才料理自己。

一切完毕，才又为苗人俊泡上了一碗热茶。

手里端着热腾腾的盖碗香茗，玉姑娘轻启莲步，迈进船轩，笑吟吟地说着：“茶来了……”话声出口，才自觉着苗人俊敢情不在舱里。这就奇了，难道他竟是真的不告而别，上岸走了？

一念之兴，玉洁不免索然，往前走了两步，想把茶放下，再看究竟，不意，她这里身子才自弯下，猛可里就觉着头顶上一阵子疾风压顶，耳听着“噗噜噜”衣袂荡风之声，来人的一只沉实铁掌，早已泰山压顶般的直拍下来。

对一个娇滴滴的姑娘，猝然施展如此煞手，诚然匪夷所思，那是因为苗人俊看准了对方姑娘身上有功夫，正是唯其置于必死，才能迫使她现出本能以求其生。

玉姑娘“噯”了一声，手上茶碗不及搁下，人已旋风似的转了开来。

苗人俊肴似凌厉的“泰山压顶”，其实并未施展其极，玉姑娘情急之下的旋身一转，看是疾若飘风，却也疾中有静，动静间一如“风摆残荷”，俟其站定之后，手上香茗仍自好生生的捧着，甚至于一滴也不曾溅出。

空中下袭的苗人俊，其时也自凌空翻转，整个背项，紧紧擦着顶舱，鸿雁般地轻巧，已自闲了开去，四两棉花般翩翩坠落。

玉姑娘“呀”了一声：“是你？”紧接着她立刻明白过来，想到了是怎么回事，一时脸色微红，只是看着对方发愕，作声不得。

“姑娘好身手！”苗人俊双拳微抱道：“这一千风摆残荷，没有五年的纯功，是练不出来的，失敬！失敬！”一面说时，乃自向着她深深打了一躬。

玉姑娘先是脸色发窘，接着不自禁的也就笑了，“你原来早就知道了？”

“我自信眼睛不花，在初见姑娘时，已觉出你的有异寻常，果然没有肴错，方才唐突，还请不要怪罪才好。”

玉姑娘轻轻一叹说：“苗先生您太客气了。请喝茶吧！”说时莲步轻移，已来到苗人俊近前，将一只青花细瓷盖碗笑吟吟送向对方面前。

苗人俊轻道一声：“不敢！”伸手就接。

授受间，耳听得手上盖碗“咯咯”两声细响，玉姑娘“啊”了一声，慌

不迭缩手后退，险些为溅出的茶水弄湿了罗裙。

她的脸一下子可又红了，才知道今日遇见了大行家，自己一身功夫，尽管“自负极高”，与对方比较起来，相差何止一层？一霎间，脸上怪不自在，却是充满了惊喜之情，一双看似惊奇其实无限敬慕的眼睛，连连在对方脸上转动着。

“我可真是白取其辱！苗先生，你别见怪，请坐吧！”

虽然只不过一霎间的接触，双方已各自对于彼此的能耐，有了初步认识。

“我总算没有看走了眼，原来姑娘出身‘无极’门，这一门派，当今武林却是传人不多，贵派掌门无极子该是春秋已高，如今可好？”说毕，他才缓缓落座，就着手上香茗，慢慢喝了一口，一双眼睛瞬也不瞬的盯向对方。

玉姑娘略似一呆，十分诧异的看着他道：“咦，你又是怎样看出来我是无极派出身的？”

苗人俊一笑说：“难道不是？方才姑娘借物传力，正是传说中无极派‘无极内功’，如果我所料不差，这门功夫可运力直入敌人血脉，使之突发爆破，致敌性命于弹指俄顷之间，好厉害。”

玉洁诧异的看了他一眼，点头道，“你说得一点都不错，只是敝门除了祖师爷爷无极子以外，其他人还没有一个能有这个本事！”说毕她才缓缓坐下，颇似感伤的道：“祖师爷爷已于去年七月在本门坐化，他老人家走了以后，就再也没有一个人能这样施展了，现在的掌门人是大师兄柳元化。”

苗人俊点点头说：“原来这样，柳元化，我听说过这个人。”说时，他用着奇异的眼光，向对方身上看着，对于眼前的姑娘，再一次产生了好奇。

“奇怪吧？”玉洁不自然的笑笑，露出了前面的两个小虎牙：“别指望一上来我就会把身世来历，原原本本的告诉你，除非你先说。”

苗人俊一笑道：“姑娘不说，我也不问就是了，我们这就吃东西去吧！”

玉洁往窗外看了一眼，“呀”了一声：“光顾了说话，太阳已经出来了，现在去正好。”说着顺手拿起了绸子长披，向外走出，却回头看向苗人俊道：“这里没有人知道我学过武，苗先生你可不能说出去，要不然这里我就住不下去了！”

虽是一句无关痛痒的话，她所表现的神态却是认真的，直到苗人俊点头答应，她才笑嘻嘻的转身步出。

旭日东升，水面上显现着一片胭脂红色，却有无数蜻蜓迎着晨雾，来回起落，缓缓飞着。

王姑娘在前，苗人俊在后，踏着没有扶手的搭板来到了江边。

“胭脂楼”仍然还在沉睡之中，更没有一个早起的人。玉洁远远的指了一下：“在那边！”践踏着松松的沙，沿着河岸直走下去，风从水面上吹过来，扬起她身上的绸子披风和秀丽长发，有点飘飘若仙的感觉。

二人并排前行。玉洁微笑着，用手拢了一下被风吹散了的长发，“你的功夫真好，昨天你跟他们打架的情形，我在房里都看见了，尤其你施展的那几手点穴功，更是高明极了。”

苗人俊一笑不言。

玉洁忽然站住了脚：“对了，我一直还忘了问你，当时我注意到，跟你一起来的，还有一位朋友，怎么后来一转眼就没有看见他了？”

苗人俊道：“你的眼睛真尖，我这位朋友行为拘谨，不喜欢惹是生非，一看我打架他就跑了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！”玉洁默默点了一下头：“当时我就在楼下边厢，你们闹事时我看得很清楚，你这位朋友就站在我们窗前，我注意到他神闲气定，想来定然也有一身好功夫，说不定不在你之下呢！”

苗人俊一笑，诧异的道：“你果然是好眼力，若是论及我这朋友的一身武功，可着实较我要高明多了，怎么，你有意思要见见他么？”

“我能么？”玉洁微笑着：“只怕他自视极高，瞧不上我这个酒楼出身的姑娘吧！”

“那你就错了！”苗人俊含笑说：“以后有机会再说吧。”笑了笑他又说道：“说了半天，我连姑娘的姓还不知道，能告诉我么？”

玉洁点点头说：“当然可以，我姓李。”苦笑了一下，迎着东方的太阳，她掠了一下长发，略似伤感的道：“我们走吧！”

苗人俊情知对方必有难言之隐，也就不便多问。

二人随即顺着河边的一条平坦河道直走下去。一行沙鸥自芦草丛里惊飞而起，水面的雾气在金色的阳光之下，逐次后退、消失，浅水鹅石堆里，已有女人挽着木盆，出来洗衣服了。

秦淮河也有它纯朴可人的一面，也似乎只有晨间的这一霎，才得窥其本来面目，过午之后，姑娘们纷纷起来，便又是一番香艳局面，与此晨间的短暂宁静，形成了强烈对比，简直不可同日而语。

玉姑娘说的那家馆子叫“香竹园”，买卖不大，临江而起的一个小小竹楼，是一家专管早午生意的买卖，却是远近驰名，生意不恶。三面环竹，一面滨水，进得店来，映着一片碧绿和眼前的天水一色，情不自禁的已是心旷神怡。

苗人俊坐下之后由不住连声赞起好来。

玉洁随即点了几客本地驰名的点心，火腿干丝、小笼汤包、豆腐脑，果然味道独特，爽口之至。二人坐处临着窗外一丛修竹，大片的绿影投射下来，连带着婆娑的竹姿，真个诗情画意。

玉洁放下筷子，望着苗人俊道：“昨天你打伤的那个郭胖子，在京师家大业大，仗着徐野驴的势力，到处胡作非为，你打了他，没有一个人不在暗中叫好的，他是徐野驴的亲家，却没想到徐野驴非但没有为他报仇，反而把你请到船上，好好款待，真叫人出乎意外，你想这又是为了什么？”

苗人俊点头道：“姑娘你以为呢？”

玉姑娘皱了一下眉：“起光我以为徐野驴对你没有安着好心，定然在附近设有埋伏，结果又不是这么一回事，真叫人想不通！”

苗人俊恍然悟道：“怪不得昨夜你要守着我了！”

玉姑娘微微一笑：“我真的很担心，以为他们会在半夜里下手，你又喝醉了，结果一夜平安无事，倒是没有想到，可是他又为了什么呢？”苗人俊冷冷的说：“我谅他们还不敢，更何况姓徐的自己眼前有了麻烦，也许正为了这件事，他还要求我帮忙，助他一臂之力。”

玉洁“哦”了一声，点头道：“我明白了，我也听说了，因为他是太子跟前的红人，所以汉王高煦第一个看他不顺眼，也许他是想利用你来对付高煦，一定是这么回事。”

苗人俊哼了一声：“那要看是件什么事了，高煦这个人我很清楚，他手下能人很多，这一次北征，他镇守凉州，立了很大的功，跋扈得很，我看他眼前就将要有异动。徐野驴这个兵马指挥，偏偏遇上了他，只怕不妙。”

“你是说徐野驴眼前会有凶险？”

苗人俊摇摇头说：“很难说，那要看他是不是够机警了。”玉洁吟哦了一下，却把一双秋水眸子平视着他：“要是徐野驴真的找到了你，你肯出来帮他对付朱高煦么？”

“那是他们之间的事，我其实无意推波助澜，不过……”“不过怎么样？”

“朱高煦如果借助不肖的武林黑道人物为他撑腰，加害异己，我可也就不能坐视，少不得要插上一手，管一管这件闲事了。”玉洁听他这么说，脸上表情才象是略微缓和，却把一只纤纤细手伸出，与对方紧紧一握：“这么说，我们是志同道合的了！”苗人俊颇似一惊：“你……”

“以后你就知道了！”

玉洁微微一笑：“只要你不站在朱高煦那一边，我就感激不尽了，谢谢你请客，再见吧！”说罢，站起来扭身就走，却在梯口停步回身，向着苗人俊甜甜的一笑……皇帝驾返的消息，有如一声迅雷，不旋踵间，南京城里内外大街小巷，已是尽人皆知。

小道消息不腔而走，都道是圣驾南返时，太子竟然未曾亲自迎接，仅仅派了个特使，却还去晚了，引起了皇帝雷霆大怒，隶属东宫的一干亲信，诸如杨士奇、黄维都下了狱，“太子洗马”杨溥也遭了杖责，下了锦衣卫的“地牢”。

唯一例外的，隶属太子亲信的“兵马指挥使”徐野驴，竟然是有凶无险，传言说，那是由于汉王高煦的从旁缓颊，事实是否如此，可就不得而知。

这些消息一经传开，立时脸炙人口，都道是太子高炽这一次是无论如何也保不住他这世子皇储的封号了，势将要为“汉王”高煦取而代之。

这“汉王”高煦如今的声望可真是炙手可热得紧。虽然他不曾亲自侍驾北征瓦剌，立下彪炳战功，可是警戒河西，大破“北元”奸计，一举扫除了蒙古人意图不轨的地下武力，这个功劳实在说，较之瓦剌之战的凯旋，更有实际的胜利意义，高煦的骄狂，目无余子，应是不难想之。

是以这次北征南返，高煦并没有返回他“汉王”的属地云南，一意在京师逗留不去，用心已是十分明显，他要仁候着“老爷子”的一时高兴，亲口改立他为“太子”才叫称心如意。

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，这当口的人心可是紧张得很，一点风吹草动，都令人心惊肉跳，小道消息更是日有所传，一下子太子如何如何，一下子汉王如何如何……外面人已是如此，更何况当事者的双方。

天热得实在受不住，高煦打朝里觐见皇上回来，不等回到他的“汉王别府”，在轿子里先就把他的“银蟒”给褪了。只剩下了苏绸的中衣小褂，还由不住一个劲的直喊热。

大门外，照例有一班接轿的仪仗，他这里大轿刚一停下，就有两个听差的赶上去揭开了轿帘儿，不等他们跪下请安，高煦先已由里面跳了出来，大步往里面跨进，身后寸步不离负责侍卫的人，已不是往昔老成持重的索云，换了个长身黑脸的瘦高汉子，熟悉内情的人，都知道这人姓茅名鹰，一身武功了得，是王爷新收的贴身侍卫头儿，这个身分似乎已取代了过去的索云，高煦对他倚重得很。

虽是他的汉王“别府”，论规模排场可不含糊，高垣峻宇，曲径幽廊，较他在凉州的别馆可是气派多了，高煦今日气势，更较昔日不同，只这个接轿仪仗，较诸太子高炽亦无少让。

随着他前进的步子，众姬妾、内侍、宫娥，纷纷跪地请安，两名听差赶在身后，人手一个大扇，亦步亦趋的跟在他背后扇着。

高煦部将走过去了，却又回过身来，把一双锋芒毕露的眼睛，只在当前姬妾群里逡巡着。

老太监马管事瞧出了他的心事，忙自脱班，趋前躬身道：“娘娘已安顿好了，在后院‘紫藤阁’，奴婢见娘娘累了，没敢惊动！”

这个“娘娘”自是指的新近拜封为“贵妃”的春若水了，照例她以“贵妃”之尊，可以自行决定出迎与否，有其一定礼数，是以马管事未敢惊动。

朱高煦今日心情极佳，聆听之下，大笑了两声，连说了两个好字，径自踏着大步，穿过当前回廊，直趋向正面的六角宫阁“召贤馆”。

女侍们服侍着他，换了一身家居的京绸小裤褂，端上了冰镇的“绿豆汤”，高煦一连喝了两碗，打扇子的人已由刚才的小子换上了两个年轻貌美的丫嬛。

“纪大人来了没有？”

“过来了！”马管事上煎一步，“坐了一会，王爷不在他又走了，说是晚上再来给王爷请安。另外这是今天来府里谒见的各位大人……”

把一叠缮写得十分工整的拜帖恭呈上来，高煦摆摆手不耐烦的说：“把名字念念就得了。”

“奴婢遵旨。”马管事随即就着手手里的一叠拜帖，一张张高声宣读起来，待读到“武安侯”郑亨时，高煦霍地坐直了身子：“他回来了？”

马管事恭声应着：“郑大人是昨天回来的，说是明天再来府谒见。”

却在这时，一个当差的把一张拜帖转到了马管事手里，后者看了一眼，躬身道：“徐指挥求见，现在二门候传。”

高煦皱了一下眉，马管事陪着笑：“徐大人这是第二次来了，说是要有要事求见。”

高煦“哼”了一声，脸色深沉的点点头说：“好吧，请他进来！”

各人随即退开，只剩下两个打扇的女侍，高煦再挥挥手，她们也退了下去。

徐野驴一身戎装进了“召贤馆”，把头盔佩剑交给了门上，高报一声：“兵马指挥，徐野驴觐见王爷。”一面说，往前迈了个急步，深深打了一躬，圆睁着一双眼，直向当前的汉王高煦直视不瞬。

高煦一笑引手道：“徐指挥请坐，这是从哪里来？”

徐野驴谢了座，坐下来抱拳道，“王爷见问，卑职刚由校场回来，圣驾来得快，很多事都急待办理，草率不得。”说到这里，他轻轻咳嗽一声，脸色颇不自在的道：“这一次接驾来迟，若不是王爷美言开脱，卑职万万担受不起，王爷的恩典，卑职真不知何以报效，实在惶恐得很。”

“你用不着。”高煦哈哈的笑道：“你大概也听说了，杨士奇、黄淮他们都下了狱了，不是我不肯帮着他们，实在是老爷子正在气头上，你的情形特别，跟他们又不一样了。”

“这……卑职知道，卑职蒙太子不次提拔，如今又蒙王爷看重，真是福分不浅……”

话还没说完，却为高煦别有深意的一串子笑声给打断了。

徐野驴侍奉汉王日短，一时还摸不清这位王爷的习性，这阵子干笑，听

着刺耳，分明是不要自己往下再说了。一惊之下，这才注意到高煦的脸色不佳，徐野驴心里一阵子嘀咕，一时还弄不清自己是哪句话又说错了？

“说到太子的提拔，徐指挥，这一次他可也没有在圣驾面前为你说上一句话吧？”

“这是……”终是不敢唐突了太子，是以微微一顿，才又接道：“圣驾来得过速，正巧郑总兵的船队由西洋回来，忙着献俘……”“哪个郑总兵？”高煦插嘴问：“这事我怎么不知道？”

“是奉旨下西洋的郑和，郑正使大人。”徐野驴说：“郑大人出海两年，俘虏了很多人。”

这么一说，高煦才明白了，原来郑和在很小的时候即被派在北京的“燕王府”中服役，充当一名小太监，蒙成祖赏识，不次提拔，即位之初，已赐封他四品官位，当了“内官监太监”，出使南洋时，由于所率船队过大，军队又多，乃加赐了他“总兵”的武职，这已是他第四次出使南洋回来了。

一听说郑和已向太子“献俘”，高煦心里老大的不是滋味，勉强的笑笑说：“他也回来了？赶明儿个，我倒要见见。”

徐野驴应了声“是”，道：“卑职可以代传王爷的旨意，要郑大人明天就来！”

“也用不着这么慌！”高煦含笑看着他：“徐指挥，你可知道，太子这两天的日子可不怎么好过，他自己一时疏忽不要紧，连带着手底下的人跟着倒楣，这些人岂不冤枉？”

徐野驴窘笑了两声，很是尴尬，思忖着实在插不上嘴。

汉王终于露骨的道：“如今大势，明眼人应该看得很清楚了，一个劲儿的往东宫钻门子，到头来不但得不着什么好来，只怕把性命还要赔上，这又何苦来哉？就拿杨士奇、黄淮来说，冤不冤哪，嗯？”

徐野驴尴尬的笑了几声，心里却由不住诅咒着：“谁不知道这一次都是你使的坏，还当我不知道，居然恬不知耻在我面前充起好人来了！”

这徐野驴与太子关系甚密，如今汉王行情看涨，他不是没有想过今后如何自处，无如本心对太子的过去恩遇，终不能忘怀，况且太子虽说时遭不幸，也只是几个他身边的人代了罪，并不曾危及他本人，他自己仍然稳坐东宫，未来发展又何能率尔认定？此时此刻，切切不能自己乱了阵脚，以免日后难以见人。是以，这两天他虽然拜受了高煦的恩宠，却也不曾冷落太子，每天的例行请安问好，更不曾中断，就在今天来此之前，太子高炽还交代了自己一件棘手的任务，这便是他日后两次来到汉王官邸的理由。

高煦何等精明，几句话谈下来，已似看出了对方的言不由衷。

“我竟是忘了问你，这么晚你来看我，该不会有什么重要的事吧？”

“这……”徐野驴忽地站起，双手抱拳道：“卑职这一次蒙王爷保全，恩同再造，按说不应再对王爷有什么要求，无如职责所在，却又不能坐而不言，还请王爷破格成全，卑职感恩不尽。”

高煦呆了一呆，脸上的笑容顷刻为之消失，“什么事？你说吧！”

“遵命！”徐野驴狠了一下心，终于说道：“这两天京师出现了很多来路不明的人，身穿‘汉’字号衣，这些人口音很杂，买东西不给钱，白吃饭，白喝茶，动辄打人闹事，日有数起……”

“啊？”高煦扬了一下浓黑的眉毛，不待他说完，即插口道：“有这种事？”

“一点也不假！”徐野驴往前跨了一步，双手抱拳道：“卑职的指挥衙门据报不能不管，已经把滋事造祸最严重的七个人暂时拿下，羁押在卑职的指挥衙门，特此来向王爷禀报一声，听候发落。”

高煦微微一笑，把身子向后靠了靠，“这件事与我又有何关系？”

“这……”徐野驴怔了一怔，讷讷道：“这些人身穿‘汉’字号衣，态度蛮横，说是王爷的亲兵，并出示了‘天汉卫’的袖号。”

“啊，”高煦忽然笑了：“原来是这么回事，徐大人，我正要告诉你，这些人是我由北方新收了带来的，数目不多，不过千把人，这一次在凉州力破鞑子地下武力的就是他们，为朝廷立了很大的功劳，在南京他们住不很久，初来京师，难免凡事新鲜，你不要给他们认真，过些时候也就好了。”

徐野驴一时瞠目结舌，他却还不死心，摇摇头说：“王爷说千把人，据卑职调查，这‘天汉卫’人数不少，足足有三千多人，而且，”徐野驴竟无视汉王的不悦，进而言道：“这件事卑职曾向兵部调查，根据回文报告，‘天汉卫’不在王爷的亲兵范围之内，甚至于……”

“够了！”高煦冷冷笑道：“我的亲兵为什么要向兵部具报？天汉卫是我自己取的名字，你去告诉他们，叫他们少管我的闲事。”

“王爷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回去把人给我放了，这件事我知道了，我会约束他们。关照你的手下，以后见了‘天汉卫’的人，少惹他们就是了。”

“王爷……”

“我都知道，你先回去吧，今天我累了！”

“是！”徐野驴苦着一张脸，往后面退了一步：“卑职遵从王爷的旨意，这就回去了！”

“徐指挥。”

“卑职在！”已将出门，听见了王爷的呼唤，徐野驴又自回过身来，发觉到高煦脸上的笑，透着邪门儿。

“你的一举一动，我都知道，我知道你是谁的人，可是今天情形不同了。”高煦话中有话的说：“没事来我这里多走走，保证你不吃亏，光往东宫里跑，对你可不大好！你明白吧？”

“这……”一时间，徐大人脸上竟自见了汗，深深向着当前讳莫加深的这位王爷打了一躬，随即转身自去。

王府已到了掌灯时分。七八个内侍，手持火种，把一盞盞特设的石灯点着，为数千百，一时间王府内院，有如洒落在浩瀚天际的灿烂星群。

汉王朱高煦这两天心情特别好，谋夺太子，时不我予，要动手应该就是这个时候了，“锦衣卫”的指挥使纪纲无异是他最得力的一条膀臂，他身边的茅鹰，也不定时的暗中出没，使他掌握了一些极机密的资料。这几天他才发觉到，茅鹰这个人对自己的重要，实在是一天也少他不了。

徐野驴的人影才自消失，茅鹰已自现身眼前。

“你来得正好，这个人你给我注意点。”高煦指了一下徐野驴远去的背影：“我有点担心，只怕他靠不住。”

茅鹰点头说：“有人缀着他，刚才还来不及向王爷报告，他就来了！”

“有什么事？”

“这个姓徐的是靠不住的！”茅鹰说：“今天一早，他去过太子的东宫，看来是个两面讨好的人，王爷要特别小心。”高煦冷冷一笑说：“我知道了。”

茅鹰扬动了一下直耸的眉毛，说道：“这两天王爷事忙，一直没工夫给王爷回话，离开凉州之前，王爷所交代的事，我已办妥了。”

高煦自己倒似记不起来了：“是什么事？”

“王爷要我打听索云索头儿的去处下落。”

“啊！”高煦一笑道：“小事情，怎么样，你见着他了？”“见着了！”

“唉！”高煦似笑又嗔的说：“别使性子了，叫他回来吧！怎么，我还哪一点亏待了他？”

“王爷，他回不来了。”

“怎么？”高煦怔了一怔。

“我已经把他杀了！”

“啊！”高煦睁大了眼睛：“是怎么回事？”

茅鹰冷冷的道：“这个人知道得太多了，王爷请想，要是他嘴不够稳，说出去……”

“嗯！”高煦这才象恍然触及，连连点头道：“这一点我倒是没有想到，你已经……”

茅鹰肯定的点了一下头，算是作了有力的回答。

高煦“哎呀”了一声，站起来走了几步，脸色不无遗憾，那是过去多年以来，还在燕时，这个索云即在自己身边为自己效力，一向有功无过，干事得力，怎么也没有想到一朝会落得如此下场，心里还真有点不好受，只是当着茅鹰，他却不愿现出软弱的一面。”死了就死了吧，你说得不错，留着他终是后患，只是这件事，没有别人知道吧？”

茅鹰冷森森的笑着，露出白森森的牙齿：“王爷放心，这事人不知，鬼不觉，干净得很，卑职还捎回了一件东西，请王爷过目。”说时探手入囊，摸出了个纸包儿，双手呈上。

高煦伸手欲接，下意识又自停止，挥挥手道：“什么东西？”

茅鹰已自打开，一阵臭气溢出，中人欲呕，竟是一双已经腐烂的人耳。

“快收起来，收起来……”捂着鼻子，高煦往后面退了一步，这连皱着眉毛：“以后不须如此，我信得过你就是了。”茅鹰森森的笑道：“王爷信得过卑职最好，不过家师交代为王爷办事，一定要有凭有据，不可马虎，卑职就记下来了！”一面说，他随即把这双取自索云的人耳又自包好，放入囊内，自己却由不住咧着嘴，状似腼腆的笑了。

高煦才自想到这个茅鹰敢情办事一板一眼，九幽居士当初怎么交代，他就怎么听从。这人出身茵族，原是不习中原礼教，

虽经“雷门堡”多年调教，又跟随了自己这么多时日，但骨子里还有其本性执著的一面，却也不可小瞧了他。

“茅头儿！”高煦目光炯炯的打量着他：“我要提醒你，这里是天子脚下的京师，不比过去在凉州的时候，你要凡事谨慎小心，尤其是面对东宫太子的人，说话更要十分小心，你要千万记住。”茅鹰点点头说：“王爷不必关照，我都知道。还有一件事，王爷还不知道，就是那个君无忌，他也来了！”

高煦倏地一惊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卑职已经见过他了！”说时茅鹰那张黑脸上，现出了一些不自在：“这个人的功夫太高，我只怕不是他的敌手！”朱高煦怔了一怔：“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王爷不必担心！”茅鹰说：“韦师兄这一两天就会来了，有他相助，

姓君的便是死期到了。”

听他这么说，高煦不禁略释愁怀。他原以为与君无忌只是巧会凉州，南来之后，当必会摆脱纠缠。想不到自己脚步甫一到达京师，他却也跟着来了。

有关君无忌那一身出神入化的功夫，他实在再清楚不过，但是“锦衣卫”在纪纲指挥之下，曾对他发动过多次的围剿，或明或暗，俱属无功。他这么阴魂不散的守定着自己，却又意属何图？

一想到这里，高煦便实在高兴不起来了。

他恨君无忌更不止如此，甚至于包括自己第一新宠春贵妃在内，在在都与“他”有所关联，形成自己内心极大的隐忧。“这一次非要他死不可！”狠狠的在心里发着毒咒，高煦那一双眼睛看起来更形凌厉：“回头纪大人来了，你跟他联系一下，无论如何这一次不能让他再逃了。”

茅鹰点头应了一声，高煦随即又道：“这几天府里要加紧防范，你多辛苦出些力吧！”说完站起来转身步出。

王府里规矩极大，除非王爷口谕，象茅鹰这般贴身的侍卫头子，也只能侍驾到第二进院子，里面的内宅院，多系女眷，除了特别职务的人，一般男性，概在摒退之列。

朱高煦离开了召贤馆，向内宅跨进，两名内侍各自掌着一盏纱灯左右跟进，总管太监马安迎上来跪地叩安道：“请示王驾！”

高煦停下脚来，“春贵妃已安置好了？”

“回王爷，在紫藤阁！”

“就去那里吧！”

“遵旨！”马管事叩头站起，侧身掌灯，先一步头前带路。其实王府内院，各灯俱已点起，宛若一天星斗，洒落在画楼飞檐、高阁碧瓦之间，杨柳低倚，百花盛放，花团锦簇里，洋溢着骄人的富贵气息。

踏进了迂回长廊，即可见侧面的大片莲池，两行翠柳滨堤而行，堤在湖水间蜿蜒前伸，仿佛一条锦躯巨蟒，及终的那一座六角亭子，画栋雕梁，状似飞鹰，衬托得尤具气势。

入夏后，高煦每喜在此传膳，征歌选舞，饮酒赏花之余，偶尔泛舟湖上，尝上几个新剥的莲子、老鸡头……都很有些味道。

今夜他亦传膳这里，七、八个官装女侍，正在亭子里忙着铺饰，一鼎一鹤（作者按：用燃沉香）、一灯一屏俱部有一定摆处，乱不得章法，本朝大内新近才流行的“水上鸥”（作者按：飘在水面的流灯），这里也有了，用一根水底的索子串连看，一组七十二个，全数都放在湖上，只候着王爷的一声吩咐，随时俱将点起，是时鸥形的各色琉璃，被灯光一映，上下交辉，即连水底游鱼，亦无所遁形，堪称灵思妙想，匠心独具矣。

高煦的脚步忽然放慢了，面向着湖水，深深的吸了口气，有点懒得慌了。“我就在这里等着，你去把娘娘接过来吧！”

“遵旨！”

马管事刚要走，高煦却又唤住他：“慢着，今天是娘娘回府第一次用膳，关照厨房弄点新鲜的，大油大腻的都免了！”“遵旨，奴婢已代王爷关照下去了。”

“还是你会当差！”高煦眯缝着眼睛笑看着他：“都是些什么？我也饿了，报上来听听。”

马管事耸肩笑应一声，由挽上来的折袖里拿出了个纸卷儿，打开来：“都

是您跟娘娘素日喜欢的，除了冷热四拼以外，奴婢给您预备的六个热炒是‘白壁无瑕’、‘碧桃白菌’、‘玫瑰兰丁’、‘羌芽榆耳’、‘西湖豆腐’、‘虾鳝双脆’。”

高煦点了一下头。

马营事接下去再报说：“两个大‘烩’是‘八宝爪茸’、‘罗双上斋’，四个热‘扒’是‘竹里藏珍’、‘雪影纱窗’、‘百花豆腐’、‘露影仙霞’，两个现‘炸’是‘笋苑含香’、‘江南酥甫’，外带一‘煎’是‘百花两面酥’。”

“汤呢？”

“娘娘爱吃清淡的，奴婢给娘娘准备的是‘翠玉争辉’。”一大串菜汤名字报完了，高煦点头道好，说：“就这样吧，吃完了以后游船，在船上准备点心！”

马管事答应着叩头离开。高煦轻松的移动着脚步，沿着一道各色石子铺缀的湖滨小路往前走着，杨柳低垂，衬以水面烟波，象是一幢幢的青色纱幕，在此夜色方垂的一霎，更具朦胧之态。

朱高煦如今的感触，可真是豪情万丈，自满极了。各方的消息，都似乎没有意外，只待皇帝亲口宣布，改立他为皇嗣。这个消息其实早已流传，脍炙人口，只差着皇帝的亲口证实而已。想到了未来的情势发展，自己一朝登上了“天子”的宝座，君临天下，高煦真有种说不出的飘飘欲仙感觉。

王府内院，美景无边，层台累榭，翠翘曲琼，透过各色灯光的映衬，更似有五彩迷离，无限神秘。

眼前是一片盛开着各色菊花的花圃，侧面是一环牵牛盛开的月亮拱门，通向另一片院落，里面的“网户八阁”，一向藏置着他的宠妾佳人，在那里他浪掷过多少晨昏，消磨过许多风流无聊岁月，而此番夺得美人归，一心迷恋憧憬着春贵妃的绝世风华，再加上权势利欲的熏心，竟不思来此走走。

但他依稀还记得有个美貌的“选侍”叫“甜蜜”，还有个“才人”叫“安安”，都是他宠极一时的美女（作者注：才人、选侍皆是明代宫女晋级后的封号，见《明史·后妃传》），自己北去打仗后，便不曾再看见她们。

这时回想起来，“甜蜜”的惺松睡眼，“安安”的臂如凝脂，未始不使得他意乱神迷。固然她们与春贵妃比较起来，俱嫌黯然失色，只是几个月的小心供奉，并未能使得那个流花河岸第一美人的“春小太岁”，对自己有所改变，心悦诚服的接纳自己，坦白一点的说，二人之间，虽然早已是夫妇的名分，却仍然只是空其名并不具实在的意义，包括思想与形式，都仍然还是距离的那么遥远。

朱高煦只一想起，便有无数的忿恚、遗憾，他也曾想过许多逼使对方就范的手段方法，只是每一次在面见春若水，或是冷静之后，便自悄悄的自行打消，“情场如战场”，这一仗他绝不甘心败在君无忌手下，自己对自己发了个狠誓，不仅仅要她这个人，更要她那一颗心悦诚服的心。

若非是已经传了“春贵妃”共进晚餐，朱高煦这一霎，真由不住有些踏进月亮洞门，重拾旧欢的冲动。忽然，一片女子喧哗声，自院内传出。

“你们都别拉着我，都别拉着我，让我去见王爷。我要他亲口告诉我，这是不是真的……”

一声声女子的尖细呼叫，间杂着众人纠缠的脚步声，猝然传出来，真有点惊人之势。方自憧憬着旖旎艳思的汉王高煦，由不住吃了一惊。

紧接着一个长发窈窕女人的身影，自门内猝然现身作势奔出，却为她身后的几个男女内侍扑上来拖住，又拉了回去。这一切乍然现诸高煦眼前，不禁使得他一时勃然大怒。“这是干什么的？过去个人，给我瞧瞧！”

身后内侍应了一声，慌不迭夺门奔入。

须臾那内侍又自奔出，身后跟着另一名内侍，张皇无状的一直跑过来，迎向高煦，拜倒地上。“奴婢方平，叩见王爷。”高煦认识这个人，他是府里的二管事，一向负责王府姬妾等琐碎事务。

只当是王爷有所降罪，方二管事只吓得面无人色，叩了个头，哆嗦着继续回话：“是这次跟王爷回来的季贵人，她……”“季贵人她怎么了？”

“她不听话……”方二管事哆嗦着忙与改口道：“不听王爷的吩咐。”

高煦先是一怔，接着立刻便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

却听得洞门内再一次传出乱嚣声，先前的长发女子又自现身奔出，身后一大群人又自赶上来把她拖住，拉拉扯扯，叫闹不休。

透过了一片迷离灯光，高煦隐约的已看出来，那个长发少女正是所谓的“季贵人”了，其时“季贵人”也远远看见他了，高声叫嚷“王爷”，竟自挣开众人，一径的跑了过来，身后众人追出来，看见高煦在座，俱都停下了脚步，慌不迭伏地叩拜。

季贵人一径跑到了高煦当前，扑通跪倒哭泣道：“王爷救命，他们要把我送出王府，要害死我……说是王爷不要我了，把我赏给了……什么人……”

说时季贵人唇齿交兢，全身不寒而栗，只是连连颤抖不已，是时珠泪满腮，罗衫半敞，望之无限凄楚，赤着一双脚，那样子真象个鬼。

“王爷……王爷……您快说话……救救我吧……”膝头嫩肉，顾不得满地尖锐棱角的石头子儿，径自一路膝行过来，刹那间多处都磨破了，现出了点点血痕。

“王爷您告诉他们，这都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……”

“银雁！”这声呼唤，虽非凌厉，却也够冷的，较之昔日惯常的恩爱称呼，诚然不可同日而语。

膝行而近，待将邀宠的季贵人，顿时停住了动作，用着惊诧害怕的眼光，向对方看着。

“你也太不象话了！”

年轻的王爷寒着一张脸，并无丝毫怜惜的打量着这个不久以前还是“新宠”的恋人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，由得你这么使性子又哭又闹的？你好大的胆子！”

“王爷……您……”季贵人抖成了一片，简直难以相信的睁着一双大眼睛：“是他们……要把我送走……我……”

“你打算怎么样？”高煦语气里透着冰寒：“这个府里是谁当家，是你还是我？到底听谁的？”

“王……爷……”季贵人简直吓糊涂了，已经整整四个月了，不但高煦不再莅临她的住处，甚至于连他的影子也没见着，忽然间见着了，却是在这般情况之下，却是这般嘴脸，一霎间，季贵人打心眼儿里泛出了寒意。那是怎么也不能说服自己，来接受眼前这个现实的，想想当初，其实也不过才几个月以前，对方还是一派温文体贴，两情绪缝，比美梁上燕子，郎情妾意，该是何等美满人生？一霎间的变生肘腋，乃至如斯……这是她怎么也想不通的。瞬间之前，她还满心指望着能见着了王爷，诉一诉她的苦衷，她更深信，

自己所受的苦，高煦绝不尽知，他也绝非是春若水嘴里所形容的“反脸无情”之人，只要能与他见着了，一切的不愉快都将瓦解冰消。

面对着王爷的冷漠，季贵人如火激情，霎时间凉了下來。不知怎么回事，全身上下只是冷得慌，两片牙齿尽自喀喀战抖不已。“王爷……您别吓唬我……穗儿胆子小，我害怕……您别吓……我……”边说边自眼泪连连的频频叩头不已。

高煦的气不打一处来，倏地睁圆了眼，待将喝令，把她给拖下去，目光转处，男女仆从不无动容者，“人皆有不忍人之心”，忽然他发觉到，此时此刻不宜治罪对方。

一念之兴，他可立刻就不再生气了，“银燕，你这又何苦？”“王爷……王爷……”干脆一句话也别说了，就只哭吧，一霎间，眼泪成河，清鼻涕面条儿似的挂了下来。

这副姿态，要是在半年前瞧在高煦的眼里，不知要多么心疼，现在却只能令他心烦。他却也忍了下来，“给季贵人净脸。”早有人答应一声，过去侍候着把眼泪鼻涕给擦干净了。“赐她个座儿！”高煦颇似怜惜的目光，直盯着对方：“起来坐下，喝口热茶再说吧！”

一看王爷转了心态，立刻季贵人又变成季“贵人”了。“谢谢王爷的……赏赐……”

两只手捧过来粗茶一碗，不小心溅了一身，偷眼看了面前负心人一眼，所幸尚无怪罪的怒容，心里略安，即禁不住涌出了无边伤怀，泪珠儿点点又自洒落下来，“能见着王爷……我真是太高兴了……您别怪罪……”一边说一边努力的做出笑脸，无如悲楚未去，终是不成，模样儿真堪人怜。

“我真不知道，郑侯爷那边有什么不好，他既看上了你，那是你的造化，还有什么不乐意，值得大哭小叫的？”说着他的脸色可就又自现出了不悦。

季贵人强自作出了一个苦笑，怯生生的道：“早就跟王爷您说过了，活着是王爷的人，死了也是您家里的鬼，王爷您要是把我往外面送，我也只有死路一条。您……就可怜可怜我吧！”

高煦心头不禁为之一楞。

敢情这次南来原本不打算把她带过来的，就只为郑亨将军托人捎来的一封信封起居信函，其中特别提到了“她”的名字，有意无意的提醒王爷，让他不要忘记了旧日诺言，高煦哪能会不明白？

这个郑亨本籍合肥，原任密云卫指挥僉事，靖难之役从了高煦的诱唆，率部降燕，晋封为“武安侯”，此次北征，更为前锋主将之一，甚得皇帝重用，手下统有精兵三卫，是高煦极欲拉拢的实力人物之一，特别是北征后的行情看涨，更不欲为高煦失之交臂。他既瞧上了季贵人这个小妾，送给他皆大欢喜，何乐不为？

季贵人使是这般情况下，被带来京师的，只是想不到小妮子生就的死心眼儿，死活跟定了自己，就是不肯离开，却也令人头疼。

瞧瞧身边仆从一大帮子人，有些话不便多说。那边上灯影晃动，敢情是马管事已把春贵妃接来了。这个女人可比季贵人更厉害十分，若为她知道了事情真相，保不住节外生枝。

“你的心意我知道了，既然你不乐意过去，就留在我身边，回去先歇着去吧！一两天之内，我就去看你，去吧！”

季贵人只当是自己耳朵听错了，简直不敢相信的样子，只睁着一双充满

了无比惊喜，却又迷惑的眼睛向对方瞧着。

一旁的方二管事，早已上前请安道，“季姨儿，王爷有旨，您就请驾吧！”

过来两名内侍，小心地扶着她站了起来，季贵人便是想在这里多腻上一会儿，也是不行了。

“小心侍候着季贵人，要是出了什么差错，方平，你可留神着脑袋。”

方二管事吓了一跳，慌不迭的答应着，再一次哈下腰来向季贵人促驾。

“王爷……”千般不舍，万般柔情，季贵人泪光莹莹的向面前的高煦注视着，禁不住方管事的一再催促，高煦却已不耐烦的先自站起来走了。

一大群人都跪下来送驾，她也胡里胡涂的跟着跪了下来，再抬头看时，却已失去了她衷心梦寐以求的良人。

六角亭香光似海，五彩缤纷。各色盆景、吊灯花团锦簇，琉璃彩屏安置在王爷，贵妃座处，背身的一面，上面摆布着各色的大颗宝石、珍珠，一龙一凤，栩栩如生。

在高煦的意识里，也许登上皇帝这个宝座，只是早晚的问题，是以背人而后的家居行径，也就不多加掩饰，在在显示着他此一野心的倾向，认真检讨起来，他虽贵为皇子亲王，但描龙绣凤的穿着摆设，照例是不能使用的，他却不忌讳这些，除了不敢公然穿着“龙”袍之外，他府里的画屏摆设，以龙凤为饰的，多不胜数，一切的仪态规矩，较诸大内深宫，并无多少逊色，只是具体而微而已。

就拿眼前这个家居的晚宴来说，较诸皇帝就不会逊色多少，二十四名俊俏内侍，鲜衣彩带，分左右侍立，白玉石台前，一班歌舞乐伎，打扮得彩蝶儿似的花枝招展，只候着王爷的一声吩咐，即闻乐起舞，其时百十盏“摆滚灯”早已沿堤安好，一待滚动起来，其势将作“乙”字形，来回滚动不已。美俏的歌舞佳人，便将在这些滚动的“乙”字灯阵里，作尽妖烧娇柔姿态，这歌舞灯阵，乃是取法当年唐代风流玄宗皇帝的“金灯羽衣仙舞”而来，高煦依样学来，诚开风气之先，只怕他老子还未必兼顾及此吧！

六角亭有个动听的名字——“飞燕朝水阁”，是由一组三个亭子组合而成，一大二小，一主二宾，亭子间，连以玉阶朱廊，状若飞燕，因以命名。

美丽的春贵妃如今已似颇能适应这些王府里的习惯规矩，对于高煦，她大体上也能保持着应有的一定礼数，除了她“守身如玉”，不容高煦作任何形式的“人身”侵犯之外，余下来的，她也就不再坚持。

随着王驾来临的一声呼唤，朱高煦已大步踏上了玉堤，直向着“飞燕朝水阁”正中主亭而来。

春若水显然较他早到了一步，迎着高煦的来势，她趋前一步，作“万福”请了个安，便即漠漠无言的站起来坐下。

此次南来，高煦先她一步，彼此总有四十余天不见了，乍见之下，朱高煦由不住心里的喜悦，一双精光内涵的眸子，直直向她逼视过来。

在他眼里，春贵妃的美，堪称举世无双，笑时固不待言，便是盛怒、微愠、薄嗔、轻愁……亦各有其动人姿态，此刻的默默无言，亦具冷艳孤芳，别有风韵矣！

当初南来时，高煦还真担心她使性子，真要是守定了凉州不肯南来，却也拿她没有办法，想不到她居然很顺从的来了，就只如此，便令高煦无限喜悦，内心感激万分，他既已抱定了“放长线，钓大鱼”的决心，也就不急于一时，一切且慢慢行来，自有“水到渠成”之一日。

“这一趟你辛苦了！这里应该比凉州好多了，你可喜欢？”

春若水淡淡一笑，说了声：“很好！”

这一笑，总算解开了他的满腹疑团。

“王爷万安！”冰儿抽个空上前请安，随即退立在春贵妃身边。一主一婢模样儿恁地娇好，相形之下，可就把眼前一千别的美女都比了下去。

“今天是你来这第一天的第一天，特别为你接风，一切都随着你的兴子，你就尽量乐吧！”回过头来，他盯向府里的大管事马安：“马管事，你把今天晚上的一些玩意儿，都给娘娘说过了没有？”

马管事腰弯得活象个大虾米似的：“回王爷的活，都已经给娘娘禀报过了。”

“好！”高煦愉快的站起来两边看看，指向左侧面朱廊衔接的一个“耳亭”向春若水道：“回头吃过了饭，游湖之前，可以先在这里玩花炮、烟火。马管事，都准备好了吗？”

“准备好了，王爷！”

高煦一笑，看向春若水道：“我兄弟高燧，玩的花样最多，去年春上，送了我好些烟火、花炮，当中的‘大九响’、‘一字七星’都很有些子味道，百玩不厌，包你喜欢，连圣上都称赞不已，回头叫他们点给你瞧瞧就知道了。”

春若水撩起了个眼波，往那边亭子瞧瞧，可不是嘛，各式的花炮、烟火，堆了好几大箱子，他们还真会玩，连活动的烟火炮座都是特制的，衬着亭子里、水面上的各式花灯，可以想象燃放时的那番盛景，帝王家的穷侈极华，她总算一一领略到了。

先时在春若水下榻的“紫藤阁”，府里一干仆从，已分三拨，由马管事带领着参见贵妃娘娘过了，只是人数太多，并不周全。眼前这一干乐伎、内侍，还不包括在内，高煦吩咐之下，这些人一一趋前请安见礼。

“回头娘娘都有赏，每人十两银子，马管事，你等会传我的话，只管支银子去吧！”

马管事应了声“遵旨”，自是皆大欢喜。

接下来可就是传晚膳的时候了。一名侍者拿着悬空的钟撞，在一面小小玉钟上撞了几下，发出悠长的“当当”声音，这便是王府“传膳”的讯息了。

“飞燕朝水阁”各灯俱已点起，一霎间灯火通明，各式彩灯，五光十色，便是较诸上元灯节的庙会，亦不逊色。乐信送上来曲牌本子，请王爷贵妃“进点”，高煦笑向春若水道：“挑你喜欢的点吧！”

那“乐信儿”一身大红，年方十三四岁，梳着一根冲天小辫子，唇红齿白，肤色如玉，胸前挂着金锁玉片，看来极是乖巧，宛若粉搓玉揉。

盖此类“乐信”皆出身宫廷教坊，与之一般民间飞觞行牒，召唤侍饮者，却又不同，这个规矩乃系缘之盛唐，彼时朝廷设“太常寺”专隶，有左右教坊、宜春院之属，所训练乐伎专为供属皇室宫廷内用，至于宫廷以外民间地方官妓，则另有所谓的“乐营”所辖，与前者不能混为一谈。

本朝沿唐旧制，亦有所谓的“宫廷教坊”，隶内十二监，所征宫女、女伎、舞童皆行文选之民间，其中“舞童”一项，也就是清末民初“男旦”之滥觞，这类童子，虽是男身，一入乐行，亦当按女装扮饰，乃得与诸女一并演唱时，整齐划一。

眼前这个“进点”的男童，便是这类出身，也只有皇帝本人与诸皇子亲王才得配用，时宫廷中亦不避男色，无论男女，一为主子所“幸”，皆以“内

人”称之，便可终身请“俸”，食禄皇家。观诸眼前变童，唇红齿白，眉梢眼角，不失娇媚，小小年纪已是女气十足，以之侍奉君王，终不免坠垢行污，终其身为人不齿之可怜人矣！

一霎间，春若水想到了许多，觉着怪别扭的，又有些替他臊得慌，更有无限怜悯同情，对于皇室巨门之暗藏污秽，更不禁为之深恶痛绝。心里想着，一时也忘了接过面前变童双手送来的点唱本子，只管看向一个死角，发着傻儿。

“娘娘。”那变童轻轻叫了一声，声音怪嫩的，吹弹可破的嫩脸上，泛起了两片腼腆红霞，敢情在他侍奉王室的短短岁月里，还不曾见过象春若水这般美丽的女人，此身虽是女装，更沾染了女儿家的习气，到底还是男儿之身，教坊人家，开情极早，乍然睹及春贵妃这般“绝色”佳人，一颗心忐忑跳动，早已难以自持，唤了一声“娘娘”，一颗头便自低下去，再也抬不起来。

春若水这才警觉了，那双澄波眸子重新回到了他的身上，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奴婢叫‘兰哥’。”

“什么奴婢？难道你是个女孩儿家？”

“这……不是……奴婢……”

高煦只在一边笑着，却是不插一言。

“回娘娘，这是宫里的规矩。”一旁的老太监马管事上前一步，躬身代为解说道：“他们这些人，是当不得男儿的。”

春若水隐隐约约的心里也明白了一些，却是为之气不过，看看面前的“兰哥”，只觉着他好可怜。“我明白了。”她看着兰哥，问道：“你多大了？来了有多久了？”

兰哥绯红着脸，声音小到跟蚊子差不多：“奴婢十三岁了，来了有七……七年了。”

春若水点了一下头，叮嘱道：“你记住，你是男的，以后别再奴婢奴婢的了，知道吧！”

兰哥点了一下头，心里却不能释怀，只把一双明亮的眼睛，偷偷向老太监马安望着。

马管事也只能垂着头，满脸尴尬表情的窘笑着，这是大内多少年以来传下来的规矩了，岂能轻言废弃，自觉春贵妃如果指定了要眼前兰哥儿自改称呼，也不是不行，眼前王爷都没说话，自己岂能置喙？

春若水又向兰哥儿道：“你家在哪里？有几个人？”

“在瓜州……上有祖母、父母……下面有个小弟弟！”“我知道了！”春若水点点头道：“如果再看见你父亲，告诉他好好栽培你弟弟，可别再把他人象你一样，往坊里送了，知道吧！”“是！奴……我知道了！”

“好吧！你下去吧！”

“娘娘，您还没有点唱呢！”

春若水摇摇头说：“你们就随便吧！”

一旁的高煦说：“先来几段南曲，象什么《红罗袄》、《醉花荫》都行，等开饭了再传《金灯羽衣仙舞》！”

兰哥跪应一声，退下去，乐声随起，即有人和着乐声，娓娓唱来，蜿蜒灯光里，一行女侍手捧食器，顺着堤道，直趋亭阶，须臾摆了满满玉案。春

若水早也适应了这般排场，即与高煦大方入座，她自目睹兰哥一番遭遇，心里颇生同情，决计要设法救他离开，另当给与安家费用，好让他在家能好好习文，改头换面，日后也可谋个出路。

她脑子里另外还在想着一件事，亦待与眼前高煦说明，一时盘算着如何出口。

高煦今夜兴致极好，自饮了两盅“桂花露”，觉着口味太轻，不合胃口，高喊着换酒，一面向春若水道：“我叫他们把水鸭于点上，你看着一定喜欢。”随即拍手道：“来呀！”马管事趋前请示，高煦即传下了旨意。

一霎间，七十二只水面流灯即行燃起，前文述及这类水面流灯，通体透明，状若水鸥，一经点起，上下通明，晶莹透澈，因色泽互异，宛若一串五彩天星，光彩璀璨，映得湖水云霓般呈现出一派奇光异彩，妙在水底锦鲤，觅光而逐，上下交汇，顿成绝妙景致。

春若水原来兴致不高，眼前目睹着这番奇异景象，亦不禁心里暗赞一声，一时停箸不食，只管扶向亭栏，瞩目水面流灯，欣赏不已。

高煦见她喜欢，心里大乐，更是酒到杯干，身前内侍不停的为他忙着斟酒。

转瞬间，满坛佳酿已倾其半，春若水再回座时，高煦正当酒酣耳热时候，吩咐了一声：“献舞！”

一时间萧管笙笛联合奏起，前文谓及的《金灯羽衣仙舞》乃自演起。数十名鲜衣彩带美女，随着乐声，手持香扇，踏看一定节奏，袅袅起舞，状若穿花蝴蝶，便自在白玉长堤间特设的“摆滚金灯”间歌舞起来。

堤亭榭间，千灯点起，衬着水面的五彩流灯，眼前美景，宛若置身仙府，七十二名歌舞乐伎，各人身怀绝艺，眼波流醉，玉体尽娇，奇姿冶态，汇集了声色之极，形成如海香光，堪称极致。

春若水固多感触，她身后的冰儿，亦不禁有所触及，二人目光交接，春若水点头示意，冰儿随即趋前请示。

“冰儿，”春若水眼睛里流露出无限向往道：“你看她们舞得好么？”

“好。”

“不知怎么回事，”春若水微微摇了一下头，颇有所感的道：“她们却让我联想起凉州那一群可怜人家的小孩子，他们也唱歌也跳舞……唉！不知今生今世，是不是还能再看他们唱歌跳舞了。”

“娘娘，”冰儿吓了一跳，才知道小姐这一霎，敢情又想起君无忌来了，忙自岔过道：“回头等他们表演完了，奴婢陪侍您游湖去，可好？”

春若水看着她冷冷一笑，知道她是忌讳着高煦在座，恨她的胆小怕事，也就不再睬她，随即把目光，移向当前表演行列。只是由于心情转变，面对着这般歌舞，再也勾不起一些儿兴头儿来，一时味同嚼蜡，连带着眼前美景，也相继失色。

好不容易，这场经过精心排练的《金灯羽衣仙舞》才表演完了，高煦大声的鼓了几下巴掌，偏过头来，看向春若水道：“怎么样，还不错吧？”

春若水微笑道：“我没有你这么好的兴子。”

“怎么？”高煦皱了一下眉：“好象你有满肚子心事似的，是怎么回事？你给我说说！”

“王爷，”春若水也就不客气的直言直说了：“刚才我来的时候，听见了些风声，是关于季贵人的……”

“啊，”高煦一笑说：“已经没有事了！”

“听说王爷要把她送出府去，当东西一样的赏给了外人，哼！”说着她的脸色变了。

“这……”高煦愣了一愣：“谁说的？”

“我只问王爷有没有这回事就是了，又何必管是谁告诉我的。”说时，她气不过的把脸转到了一边。

高煦鼻子里一连哼了两声，浓眉乍挑，似将发作，却不知怎地又压住了，反而改成了笑脸，“听你口气，好象你认识她似的，你们以前认识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春若水缓缓转过脸来，眼睛直直地盯着他：“如果你已经把她送出去，我就要说你是这个世界上一个最最无情的人。王爷，你可就大错特错了！”

高煦福大量的朗笑了两声：“我倒要听听是怎么个道理，我又怎么错了？”

春若水说：“虽然从一开始，你就存心对她玩弄，根本就没有真心侍过她，可是她却是一番死心塌地的爱着你。”

高煦哈哈大笑了两声。

春若水脸上透着冷，眼睛里的光更象是锋利的两把匕首，直向着高煦身上刺过来，“所以我奉劝王爷，任何人你都可以把她送出去，独独这个季穗儿，你却不可以。一个女人，你可以杀她，千万不要伤了她的心。这是对王爷你的几句忠言，听不听可就在你了。”

高煦想不到她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，尤其是当着眼前这么多人，脸上还真有点挂不住。春若水的话，却也不无警惕，聆听之下，不禁为之一愣。

蓦地亭阁里爆出了一阵呐喊：有人大声嚷着：“有刺客！”

高煦心头一惊，偏头看时，一条人影，海燕掠波般地已自湖心跃向眼前。

来人青巾扎头，一身深紫夜行衣靠，身材纤瘦，腰儿窄窄，敢情是个“坤”客。

原来她一直藏身于湖心画舫，不知怎么憋不住了，乘着歌舞酒宴间，猝出发难，观其身手，倒也颇为可观，隔着两丈来宽的水面，只扭一下腰，唳然作响的已自窜了过来。

现场少女惊叫声里，来人第二次腾身跃起，翩若飞鹰的已跃向亭阁，陡地亮出了手上长剑，匹练白光里，一剑穿心，直向着正中高煦当胸刺来。

原来王府规矩极严，一干卫士也只能在外围防范，不得召唤，不能擅自逾越。来的这个女刺客，真不知是施展什么障眼法儿，避过了重重森严戒备，以至于乃能藏身于湖心画舫之上，不为外人所察。

高煦乍惊于刺客的猝临，俟到发觉是个女人，心里略为放宽，来人少女却是放他不过，一剑直取前心刺来，高煦惊呼一声，单手在玉质桌面上力按之下，整个身子“呼”地跃起，竟自越过了台面，来到了春若水的一面。

偏偏这个女刺客就是放他不过，“狗贼，你纳命来！”随着这声清叱之后，紫衣少女第二次掠身而起，呼地越过了面前桌面，如影随形的紧紧附身过去，掌中长剑劈面而下，直向着高煦背侧面力劈下来。

高煦心里一急，反手搭住了一只坐椅，正侍抡起，其势略迟，这一剑眼看着连肩带胸就要劈个正着，却有人竟对他动了恻隐之心。

一种说不出的奇怪情绪作祟，竟使得一旁的春若水难以袖手旁观。

紫衣少女长剑方自劈出，耳听得一旁女子娇叱之声，春若水已猝起发难，

不容她抽招换式，后者一双纤纤细手，已自“排山运掌”般，直向她侧面攻到。

双方势子都疾。

紫衣少女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座上这个看来俏丽的王族佳人，居然身藏绝技，眼前情形不容她稍作迟疑，慌不迭身子向前一个快闪。总是心里气不过，不甘心就这般放过了面前的朱高煦，略作迟疑之下，掌中剑仍然直劈而下，无如就这么略一迟疑，已给了高煦缓手之机。他手劲原本就大，单手抡施之下，一张嵌玉的紫藤座椅已自飞抡而起，“喀”一声，迎住了来人挥下的宝剑。

宝剑虽利，藤质亦坚，一剑挥下，竟不能立时将之劈为两截，反倒将剑锋深深嵌了进去。

紫衣少女万没料到竟然会有此一手，用力的往后面夺剑，一双眼睛睁得极大，那副模样真象是恨不能将对方生吞了下去。

时机一瞬即失，这一剑未能将高煦立劈剑下，她便已丧失了唯一可以致死对方的机会。

高煦眼见着对方长剑被自己椅子锁住，一时胆力大增，当时力拧之下，差一点把对方宝剑给绞了过来。

紫衣少女两次力夺，均未得手，心知大势已去，四周围早已人声鼎沸，时不我予。这一霎春若水若伺机进招，来人紫衣少女必死无疑，她却迟迟不予出手，乃予对方逃走之机。

紫衣少女三次夺剑不下，乃知时机尽失，加以四下里嘈杂人声，惊得她心慌意乱，一时顾不得再向对方出手，手一松，舍了掌中剑，脚下力点，陡然作响声里，已自拔身而起，落在了亭阁朱栏之上。紧接着她第二次作势腾身，巨鸟也似的直向着湖心画舫上落去。

无如这一次可不容她称心如愿。紫衣少女身子方自落向画舫船篷，陡然间斜刺里疾飞过一条人影，几乎与她一般的快，直向船篷上抢落下来。来人是高煦身前四名得力卫士之一——“穿心手”胡光。眼看着王爷险些遇难，来人是既惊又怒，乍然照脸之下，手里的一口鱼鳞刀，猛的直接劈而出。

紫衣少女眼下已是惊弓之鸟，哪里有心与人恋战，不待来人刀到，早已脚下加力，身子霍地一个倒仰，施展轻功中“倒赶金波”身法，唻一反向着岸上穿落下去。

论之紫衣少女这般身法，确也难得，可若较之王府第一高手“鬼见愁”茅鹰来说，显然还差得远。

紫衣少女眼下身子方自着地，柳丛间人影乍闪，一个颀长瘦高的人影，鬼魅也似地已来到了她身边。

双方势子都疾，差一点撞了个正着。

紫衣少女乍惊之下，一双纤纤细手，照着来人就戮，施展的是一式“插手”，却也不可小观，只是来人功夫过高，却不把她看在眼里。

“哼！”那人鼻子里冷冷的哼了一声，双腕乍翻，却反向紫衣少女的一双腕子上拿去。来人黑黝黝的一张瘦脸，却生着鹰样的一双眼睛，正是王府第一能人“鬼见愁”茅鹰。

紫衣少女识得厉害，慌不迭抽身就退，娇躯疾晃，纵出丈许以外，只是身后的茅鹰，却是无论如何也放她不过，闪动间鬼影子也似的附了过来。

四下里人声鼎沸。

紫衣少女几曾经过如此阵势？早已吓破了胆，惊惶中更不辨方向，急向一堵花树丛里纵进，面前人影一闪，已为一名王府卫上拦住去路。

紧接着这人的一声怒叱，一口银光刺眼的钢刀，迎面直劈下来，紫衣少女早已是惊弓之鸟，反身就跑，身子才自掉过，只觉得左右双肩上一阵子疼痛，面前更现出了先前鹰眼人的那张瘦脸，其时一双肩头，已被对方拿住。

“鬼见愁”茅鹰一招拿住了紫衣少女双肩，冷叱一声道：“绑了！”随着他双手抖处，紫衣少女偌大的身子球也似的给抛了出去，“扑通”摔落地上。立时抢过去几个人，死死地把她擒住。

紫衣少女待要挣扎，双手举动时，才知一双肩骨已被卸落，略一抬动，痛彻心肺，呻吟了一声，已是无能为力，当即几个如狼似虎的侍卫押上亭阶，直趋汉王高煦座前。

“跪下！”一名侍卫怒叱着，死命要把她按倒跪下，紫衣少女却是死也不依，只见她青着一张脸，狠狠的咬着牙，眼睛里直似要喷出火来。

“算了，算了，就叫她站着吧！”高煦慢吞吞地说着，趁着这个时候，早已把她打量得十分清楚，不免心里暗自奇怪，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一个俏滴滴的姑娘人家，竟会对自己下手行刺，前此的沈瑶仙已令他大感困惑，现下又多出了一个，真正令人不解。

四只眼睛对看着，紫衣少女何尝有丝毫惧怕之意？那种气吞山河的倔强劲儿，简直较诸身边的“春小太岁”先时更称蛮横十分。

“我们以前见过么？”高煦微笑的看着面前紫衣少女：“干什么要来行刺？”

“哼！”话也懒得说一句的那种不屑，倏地把头扭过一边。

“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你要来行刺，总得有个理由吧，为什么不说话？”

紫衣少女倏地又拧过头来，一双眼睛里简直要喷出火来，“还有什么好说的。”紫衣姑娘挑动着—双黑而浓的眉毛：“落在了你这个贼王的手里，大不了是死路一条吧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，你就给个痛快吧！”话声清脆，全无一般少女的矫揉做作，倒也干脆俐落。

“哈哈……”高煦大笑了两声：“大姑娘你这话可说错了，要死可也没有那么容易，总得要明白是怎么回事，本王出道以来，还没有滥杀过一个好人，可不能随便杀人，你先报上来，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何必多问！”紫衣姑娘一副气呼呼的样子，一面“咻咻”的大声喘着，上胸连连起伏不已，却又把头扭向一边。

—边的茅鹰见状冷森森的狞笑道：“王爷用不着担心，卑职有办法让她吐出实话！”

说时上前一步，正待向对方施展出分筋错骨手法，却为座上的春贵妃忽然出声唤住：

“慢着！”

茅鹰停住步子，抬头看了一眼，出声唤住自己的是春贵妃，自是不敢莽撞，“娘娘。”边说边自向着春若水抱了一下拳。

“我看用不着。”春若水的眼睛转向高煦：“士可杀而不可辱，这么对付一个姑娘人家，太过分了！”

她白是知道茅鹰手下的厉害，—经出手，眼前紫衣少女即使不死，也只怕终身落下了残废。

高煦惯于两面做人，尤其是眼前众目睽睽之下，即使没有春若水出声喝

止，他也不会听任茅鹰在众人面前施展酷刑。“娘娘说得不错，那就先把她给押下去，好生的给我看着，慢慢地再给我问清楚了！”

两旁卫士答应一声，已把一副十足分量的脚镣手铐加在了紫衣姑娘身上。待将押下去的一霎，春若水却又出声唤住：“慢着！”她眼睛直直地看向茅鹰：“二堡主你手下留情，还请把她肩膀给还原接上的好，你还担心她会跑了？”

“这……”茅鹰疑惑着看了高煦一眼，后者似无异议，他也只好听令，抱拳道：“遵命！”

边说着，随自走了过去，双手猝然递出，向着紫衣少女两肩上一落，一提一拧，“喀喀”骨响声中，随即把对方一双卸落的肩胛骨重复装好。

紫衣姑娘痛得“哼”了一声，那张清水脸上猝然泛起了一片红潮，她却倔强的向着座上的春若水看了一眼，冷笑了一声，并无丝毫感激之意。

一行人随即押着她匆匆向外步出。

茅鹰甚是汗颜的转向座上高煦，躬身请安道：“王爷你受惊了，卑职……”

高煦呵呵一笑道：“算了，拿着就好了，我这条命要不是春贵妃，只怕现在也完了，你倒是应该谢谢她才是！”茅鹰怔了一怔，方才情景他迟来一步，并未看清，怎么也没想到王爷这条命竟是为她所救。

原来高煦迫嫁春贵妃之事，流花河岸已尽人皆知，由于这段婚姻过于牵强，春若水更是家喻户晓的“春小太岁”，一身武功颇是了得。是以茅鹰在受命担任高煦贴身侍卫之初，即得师门告诫，要他对春若水寄以特别注意，满以为她将不利于高煦本人，却是怎么也没有想到，眼前她竟然会出手救了高煦，倒是他始料非及，聆听之下，着实有些吃惊。

愣了一会几，他才转向春若水抱拳道：“谢谢娘娘，卑职真是太大意了！”

春若水一笑说：“也怪不得你。”目光微瞬，转向高煦，冷冷的说道：“无风不起浪，事出必有因，哼，王爷你今后可得要好生自我检点了。”站起来，转向身后冰儿道：“我们走吧！”说罢，同着冰儿下了亭阶。在一声“送娘娘！”的呼唤里，两堤男女舞伎、内侍纷纷请安见礼。春若水同着她那个漂亮的丫嬛冰儿，头也不回的已自步下湖岸，一径去了。

走了老长的一大段路，跨过了一处院落，眼前便是她所下榻的“紫藤阁”了。

“小姐。”冰儿赶上来一步，瞧瞧身边没有外人，才敢说：“刚才真吓死我了，那个大姑娘是谁？她好大的胆子。”

春若水摇摇头道：“我也不认识。”

冰儿说：“要不是小姐救他，王爷怕已遭了毒手，就凭这一点王爷他就该知恩图报，哼！”

春若水站住脚步，无可奈何的叹了口气，摇摇头说：“我正在为这件事窝心，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居然反倒帮起他来了？唉……我……”

冰儿只是直着眼睛瞅着她发愣。

满院子都是郁郁的花香，萤火虫时明时灭的在眼前飞着，一步踏出了“飞燕朝水阁”，眼前竟是如此的宁静，较之先时的歌舞升平，真是迥然不同的两种境界。

“您也没错儿，他是您丈夫，不救他救谁？干吗老责备自己？”

左右看了一眼，阴森森的花园怪怕人的，冰儿往前僵了一步：“咱们快回去吧，怪吓人的！”

春若水哼了一声说：“你先回去，我还有事，去去就来，记着，有人问我，就说我睡了，任谁也不见，知道吧？”冰儿吓了一跳，却也不敢不依，一个劲儿的只是点着头，还想多问几句，春若水却已闪身暗处去了。

春若水脑子里仍是惦记着那个紫衣少女，不知此刻羁押哪里，方才不便多问，这才抽身打探。

王府地方过大，虽不曾各处走走，马管事却已给她说了一个大略，脑子里还有些印象。穿过了这片院落，即来到了先前湖泊所在，老远的即看见那里璀璨刺眼的灯光，不用说高煦仍没舍得离开，犹自饮酒作乐，耳边上尚能听见隐隐传来的乐声。这般的奢华，忘情欢乐，春若水打心眼儿里恨恶。

望着灯光所在的“飞燕朝水阁”，她怅怅的吸了一口长气儿，自忖着这便是帝王人家的享乐了，自己却宁可作一个遨游山川的平凡人家，而不屑就此。

一霎间，她却仿佛变作了一个局外人，有“隔雾观花”的感觉。脑子里不自禁的却又憧憬着那一夕雪山之夜，炉火、孤灯、心上人，三者所交织成的一幅绝妙图画，那情景早已刻骨铭心，深铸心底，这一生也将无以忘怀了。

这只是极短暂一霎间的遐想，紧接着她又回复到了现实。近日以来，她常常会有此类似的感触，哪怕是瞬间的空档，她都会作此遐思，自然，接下来的现实也就不由得令她感伤惆怅。

眼前可不是她感伤的时候，她得尽快打探出那个紫衣少女羁押之处，却不容旁人发觉。

穿过了一片假山，即见一行灯光，向着侧面甬道行进，正是先时失手被擒的紫衣少女，四名侍卫左右前后死死看住，加上一身大刑手铐脚镣，真个是插翅难飞。

春若水转动了几个地方，借助于眼前花树掩饰，乃自看清了他们的去处，敢情往前院去了。

前院人杂得很，除了王府一干侍卫之外，还有大批清客，如果贸然跟进去，保不住不被他们发现，以自己身分，可就不大相当。好在既已察知她押身前院，便不愁找她不着，眼前只好等等再说。

原来她自见紫衣少女之初，即对她心生同情，更以一时莫名其妙的对高煦施以援手，坏了她的大事，此时想来，不无遗憾。至于何以自己会突然对高煦加以援手？这个关键问题，她自己也不能作答，正是为了这样，她才决计要对这个紫衣少女加以援手，救她出困。

心里这么盘算着，脚下已回到了紫藤阁，想是冰儿事先已代她作好了掩饰工作，几个女侍婆子都不曾警觉，悄然回到了自己住处。

蝴蝶粉贝双灯，静静地燃着。沁着淡淡一片粉红光色，宽敞的睡房，布置得可真雅致，尤其是临窗处的一溜菊花盆景，衬着轻轻挽起，薄如蝉翼的纱幔，整个卧房显现着一派高洁清雅，任何人在第一眼接触它的时候，都会为此清幽深深吸引住。

那一片琉璃画屏之后，平置着时下尚不多见的长圆形珊瑚宝榻，这是上次从南洋回来的郑和特使特地孝敬汉王的。高煦一直没舍得用，碰着了春若水这个大美人儿，正好派上用场。

整个宝榻俱是上好粉色珊瑚精工打磨雕制，衬着锦褥缎被，和一抹同色的纱帷，真是华丽极了，一点也不俗气，只是雅致，富丽堂皇的那种雅致。

春若水默默地走过去，把身上一件缕花紫萝宫纱长衣褪下，只着里面的

短衫，露着羊脂玉般的一双胳膊，懒洋洋地自己倒了一碗茶，喝了一口，才发觉侧面窗户竟是忘了关上，呼呼的风直灌进来，引得大幅纱幔云也似地飘动不已，一时间整个卧房俱已动荡。

这阵风来得太突然，蝴蝶贝灯立时熄灭了一盏，春若水慌不迭走过去关上了窗户，再回过头来时，可把她吓了一跳。

“啊！”

好生生地，这房子里忽然多了一个人。一个绿衣少女，长身玉立，细腰丰臀，挑着一双煞是任性的眉毛，眼睛里的光，直似有慑人之势，似笑又嗔的向春若水注视着，表情里透着无限悬疑。

这张脸一经与春若水接触，立时唤起了她清晰的记忆，“哦，沈姐姐……你怎么来了？”

“你还记得我？”绿衣少女那双大眼睛在她身上转了一转，淡淡的笑了笑：“倒是我差一点认不出你来了……贵妃娘娘，我可以坐下么？”

来人正是那夜雪山邂逅，与君无忌比剑而离的沈瑶仙，真没想到，竟然会在这里遇见了她。春若水惊喜之下，却有说不出的感触，特别是对对方这一句“贵妃娘娘”严重伤害了她的自尊，蓦地，她脸上罩起了一片青雾，一言不发的坐下来。

沈瑶仙自然也觉察出来了，“怎么，不高兴了？难道我说错了？”

眼睛四下里一瞟：“这里不是汉王朱高煦的王府？你不是他的贵妃？”

春若水缓缓回过脸来，想顶撞她一句，偏偏无言以对，心里一阵子难受，差一点连眼泪也淌了出来。

沈瑶仙见状，竟似不忍的微微一笑道：

“我只是一时逗着你玩的，千万别介意，你的事，我这次出来都打听清楚了，其实……”说着，她轻轻叹了口气，缓缓说道：“其实过去在凉州我早就听过这个传说，只当它是假的，老实说，有一阵子心里还真怀疑过，直到雪山那一夜之后，才打消了，怎么也没想到后来你竟然真的嫁给了他，可真太让我吃惊了！”

春若水总算把心里的一阵子别扭劲儿强压了下去，望着她作了个苦笑，随即站起来说：“能看见你真好，这是从哪里来？累了吧，先喝口茶吧！”过去在冰壶里倒了一碗凉茶，双手端过去。

沈瑶仙接过来，喝了一口，看着她点点头：“真太叫我吃惊了，你这么聪明的人，怎么会……就算是他用那种卑鄙的手段，可也……”

春若水摇摇头说：“这件事就别再提了……好不好？我求求你……”两行清泪，由不住夺眶而出，扑簌簌淌了满脸。

沈瑶仙呆了一呆，才自觉出了自己的失言，好生过意不去，点点头说：“对不起，我说错了话，我不说了。”

春若水低头看了一下身上，不好意思的道：“我不能这个样子见你。”

“算了！”沈瑶仙伸手按住她：“怕什么，谁又在乎这些？”

“你不是回摇光殿了，怎么又……”

“又出来了！”这是她师门隐秘，不便多谈，“我是存心来看你的，来了有一阵子了！”

“那……”春若水惊得一惊：“刚才在亭子里的一切你也都看见了？”

沈瑶仙点了一下头，微笑道：“什么还能逃过我这双眼睛？很多原因，我不便现身出来，后来看见你存心袒护，我才放心了。”

“这么说，那个被捉住的姑娘，你认识她？”

“不，”沈瑶仙摇摇头：“不认识，不过，她的来路我却也知道一个大概！”

“她是谁？”

“目前是秦淮河一个歌伎，卖艺而不卖身，艺名叫玉洁，显然有不寻常的凄烈身世，看来与朱高煦脱不了关系，才会出此下策。哼！”沈瑶仙冷冰冰的笑了一声，一双眼睛滴溜溜在春若水身上一转：“其实又何止是她一个人，朱高煦作的孽多了，逃过了这个，逃不过那个，逃过了今天，逃不过明天，真是咎由自取。”

春若水一声不吭的听着，心里颇有同感，只是碍于眼前自己这个身分，却又不便说些什么。

二女静静地对看着，屋子里静极了，只有蝴蝶贝灯粉红色的光华，微微的在闪动着，叠出的沈瑶仙身影，落在纱幔上，耸耸欲动，这静中有动的景象，颇有姿态，寓意着几许诡异与神秘。

春若水终于忍不住出声探问：“这些日子以来，他怎么样了？近况可好？”

“谁怎么样了？”

春若水的脸猝然红了。

沈瑶仙这才忽然会过意来，点点头说：“我知道，你是问君无忌是不是？”

春若水不自然的笑了一下，撩起眼睛看着她，点了一下头，“嗯。”

沈瑶仙摇了一下头，一时心里真不知是什么滋味。“我跟你一样，不知道！”站起来，走到蝴蝶贝灯前，沈瑶仙伸出纤纤手指，摸了一下光滑的贝壳，一霎间，她的脸上也似着了一层伤感，“我真的不知道。”缓缓回过身来，眼睛里充满了迷惘：“人是离开了凉州，却不知道到哪去了？”

“离开凉州我知道。”春若水说：“他又会上哪里去了？”

两个人静静地对看了一眼，暂时都没有说话。院子里的落叶被夜风引动着，在地面上沙沙作响，空气一下子沉静了下来，象是被凝住了那般模样。

对于沈瑶仙来说，她真的好生失望，实在说今夜她来探访春若水，固然旨在揭穿对方下嫁朱高煦的真相，其实骨子里又何尝不是在想着，能够借助于若水的嘴，多少探知一些君无忌的下落。

固然，沈瑶仙曾一度打消了对君无忌的痴想，那却是基于对君无忌与春若水之间的既经认定。而后却由于若水的下嫁朱高煦，这个曾痛苦冰封的意念，竟自不党的又复活了。然而，这情绪极其微妙错综，特别是与春若水独处的这一霎，牵扯到太多的敏感，双方都是晶莹透彻，聪明已极的人，有些话简直用不着多说，一个眼神儿的照会，一声幽幽叹息，都能令对方有所体会，偏偏她们对君无忌的用心，为了怕刺激对方，都不欲为对方所知，欲盖弥彰，甚是狼狈。

静寂的气氛仍然持续着。

春若水终于打破了眼前的沉寂。

“不知道么，我总象是感觉着，他也来了这里。”她深邃的眼睛，缓缓视向当前的瑶仙：“你义母她老人家可曾来了？”沈瑶仙说：“很难说，她老人家一向是神秘的，现在人在哪里，谁也不知道。”

春若水微微皱了一下眉：“万一她找着了君无忌……”“那就不堪设想！”

这句“不堪设想”，使说者与听者都有毛发悚然的感觉。沈瑶仙淡淡的苦笑了一下：“这就是我最怕的，据我所知，天下还没有一个人，能够使我义母能变更她既定的意向。君无忌若不幸遇见了她，那可就糟了！”说时，她秀丽的脸上亦不禁浮现出一片轻愁，这就足以能使得春若水体会出事态有多严重了。“所以，眼前你得尽快的找着他，让他找个隐秘的地方先避一避。”春若水忽然停住了话，发觉到对方沈瑶仙，正用着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，向自己打量着，忽然她明白过未，这也正是对方心里的意图，顿了一顿，她才又接下去：“这样有用么？”“你认为君无忌会这么做？”

沈瑶仙摇摇头：“他是一个倔强的人，我不认为他会为了逃得活命，而把自己藏起来，他不是那种人！”春若水终于也同意她的看法，点点头。

双方互相又对看了一眼，暂时没有说话。

沈瑶仙忽然作了个微笑说，“我们急是一点用也没有，总得找着了，才好设法。”

“那……一切也只有仙姐你多费心了！”春若水讷讷的道：“我自信在这件事上，是帮不了他什么忙。”

沈瑶仙怔了一怔，用着奇怪的眼光看了她一眼，心里不禁忖着：“我对他好，可是自己心甘情愿的，又何必你来拜托？”只是表面上却也不便顶撞她。

她曾经一度对春若水颇不友善，直到自从那一次雪山邂逅之后，发觉到她对他一往情深，内心才由不住对她滋生同情，也只是伤心而去。及至这一次眼见她为了救父脱险，而下嫁朱高煦，才由衷的对她生出了几许敬意，正由于此，也才使她重新燃起了对君无忌的未了情意。然而，沈瑶仙却也知道，这一条摆在自己面前的爱情之路，并不平坦，而是充满了重重阻碍、荆棘、困境，其实，即使义母这一关，能顺利通过，君无忌那一边又作何打算？仍是个未知数。

最近这些日子以来，沈瑶仙便常常为此心烦，只是她较春若水更要强好胜，内心越是愁苦无助，外表越不显著，更不欲诉之外人知道。

窗外落叶在风势里沙沙作响，院子里间杂着獒犬汪汪的吠叫声。

“我该走了！”看了春若水一眼，沈瑶仙却似想起了一件事：“哦，我差一点忘了！”

春若水凝神倾听。

“关于那个玉洁姑娘，还要请你帮忙，把她放了，你下手要比我方便得多，怎么样？”

春若水说，“你放心，我一定尽力。”

沈瑶仙点点头说：“告诉她下次别做这种傻事了，朱高煦的寿数也快完了，可还不是现在。”

春若水心里一动，这句话恰与当日君无忌一个口吻，待要询问，终是碍于出口，看着她作了个苦笑，不欲多言，沈瑶仙却已来到窗前。

转侧之间，春若水才恍然看见了紧紧系在她背后的那口“冰弦”古剑。

院子里的狗又叫了，这种选自西藏的“獒犬”性最凶猛，一经为它缠上，不死不休，当日春若水在凉州夜探王府时，尝过它的厉害，生怕沈瑶仙有所闪失，随即嘱咐道：“小心狗。”

沈瑶仙聆听之下，向着她微微一笑，意似感激，只是她并不介意。

春若水忽然发觉到她的嘴很美，尤其是牙齿也同自己一样，又白又齐，

隐现在开启一线的唇隙，确是美极了。

至此纱幔微启，她已落身窗外。

春若水还不放心，探头出望，冷月稀星下，乍然看见了对方猝起的身影，长空一烟般地猝然升起，落身在对面阁楼画角上，紧接着人影晃动，鬼魅般地，已消逝于沉沉夜色。

前此在雪山，她早已拜赏过对方的绝世身手，深知她已得“摇光殿”绝学，即使较诸君无忌也无逊色，倒是为她多虑了。

掩上了窗，心里有一种难以排遣的萧索感。沈瑶仙的来，更似一粒无端的石子，投进到她心里，使得原本就不宁静的心湖，更自泛起了层层涟漪。

原以为自己对君无忌已经死了心，不只一次她曾暗地里悄悄的对他与沈瑶仙寄以祝福，期盼着此二人的缔结连理，却不知事到临头，在目睹着沈瑶仙的复现之后，才自发觉到自己对君无忌的那一段旧情，竟是如此的难以割舍。

沈瑶仙去了，下意识里她直似有此感触，仿佛沈瑶仙此去，毫无疑问将投向君无忌怀里，这一切，都是自己促成的。

这么想着，便自怅怅若有所失，心里象是燃着一盆火，烈烈的火焰，真象是随时要由躯体里爆炸开来，一发而不可收拾。

无论如何，她却已是汉王高煦的妻子。她不禁为之气馁。但是，那却又不尽实在，与朱高煦之间的结合，不过空负其名而已，自己仍然还是姑娘的身子。

她的心又动了。这一霎，真有一种冲动，恨不能立时抄起了宝剑，也同沈瑶仙一般踏黑而去。今生今世，再也不踏回王府一步。只是……只是……紧接着来的矛盾、犹豫……却似一千个一万个那般的多，多得她简直承受不住。无可奈何，她丧失了魂魄般的倒在了床上。

这夜她作了个梦。和住日她惯常所作的梦一样，又梦见君无忌了，地点仍然是在雪山，那个她所熟悉的小小石室。

七松坪——黄叶居。

掌灯后不久，这位体面的客人就来了。足足等了有半个更次，座客陆续离开，眼前看似十分冷清了，苗人俊才姗姗迟来。

居高临下，他看见了来客是个身材魁梧年过五旬的灰眉汉子，一身灰绸直裰，手摇折扇，这番气势甚是不群。双方曾经见过，有过一面之缘，是以苗人俊一眼也就认出他是谁了。

其实他早就知道来客是谁了，毕竟他所认识姓徐的朋友不多，眼前更是只此一人，是以他特意的迟迟不出，足足磨了有半个更次之久，姓“徐”的如果架子很大，当然等不到这般时候，早就走了，如果只是寻常的造访，也犯不着这般伫候，应该也走了。两者皆非，他却依然还坐在那里。

要了一壶酒，却没有菜，自个儿独斟自饮，慢吞吞的喝着。好耐性：“对不起，我来迟了！”说了一句，便自坐下来。灰眉汉子仰起脸看了他一眼，苦笑着举了一下杯子：“正好，咱们两个喝！”拍了一下巴掌：“来呀！看酒！”

过来人招呼，苗人俊又点了两个菜。

“徐大人好雅兴，今天是什么风，居然光顾我住的这个小店来了？”

“我是言而有信，说来一定来！”灰眉汉子说时呵呵笑了：“阁下不是说过吗，只候三天，三天不来你就走了，今天正是限期，特来留驾来了！”

“刷”一下扫开了扇子，有一下没一下的扇着。姓徐的客人灰眉之下，还有一双炯炯有威的眼睛，想是喝了几盅酒，眼白部分，现着血丝，好一个武将胚子！他就是京师“兵马指挥使”徐野驴。眼前有三卫拱卫京师的精兵抓在手里，朝臣侧目，威风不小，只是这几天他的日子并不怎么好过，象是遇到了难题。

“有事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徐大人又干了一杯酒，半笑着说：“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两件事，干脆我就一气儿说吧！原来我就想留下兄弟你来的，正好又碰上了这码子事，可巧非你不行，这就更不能放你走了。”苗人俊不禁皱了一下眉，实在说，他对徐野驴这个身分极不感兴趣，偏偏这个人，竟是一上来就对了他的脾胃，这就不得不留神倾听，勉为其难了。

“那要看是什么事，能不能帮上这个忙了。”

“我不说过了吗，这件事非你不可，别人还不能为力。”一面说，身驱前倾，他的声音变小了：“玉姑娘失踪了。”

“啊……”

“从你离开那天晚上，一直到现在，整整三天没见人，你说怪不怪？”

苗人俊怔了一怔，却并不形之于面。

“这事原也不足为奇。”徐野驴冷冷的笑着：“据说今天一早，有汉王府的人到了胭脂楼，打听‘玉姑娘’这个人，指名了要见她，盘问了许多她的身世，你说怪不怪？”

苗人俊哼了一声：“你是说，这位姑娘落在了朱高煦的手上？”

“很有可能，还摸不准！”五根手指，在桌面上来回的敲着，徐野驴冷笑了一声：“要是落在了他手上，又为了什么？还是想弄个女人栽我的脏？”摇摇头：“这也太玄了！”

苗人俊不吭一声，脑子里思虑电转，日前与玉洁在“清竹园”的一番邂逅，不觉现诸眼底，当时玉洁话实在已说得很明白，对高煦的敌意，已是昭然。这么一想，她夜图行刺，落身在高煦之手，实在并不诧异，应该是在情理之中了。

徐野驴站起来四面打量一眼，小小食堂，座客零星，外面有自己随身的人暗中把守，大可放言无拘。“实在跟兄弟你说吧！”徐野驴黯然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我这个兵马指挥的差事可是越来越不好当了，弄不好，哪一天就……”苦笑着他摇摇头，打量着面前的苗人俊：“这些话实在跟兄弟你也说不上，这是交浅言深。只是我蒙太子爱重，受他所托，代为物色能人，那日见了兄弟便留了心。”

苗人俊一笑说：“徐大人的意思是要荐我去太子那边当差干事？”

“这……兄弟你的意思……”

“我没有这个意思！”苗人俊摇摇头：“我这一辈子绝不权贵所使唤，徐大人你就不必多说了。”

徐野驴没有想到对方拒绝得如此干脆，聆听之下，竟自呆住了。

“不过！”苗人俊却还有下文：“如是我自己愿为，甘心情愿的事情，则又当别论了。”

徐野驴一时不尽了解，还在琢磨着对方这句话的意思。

苗人俊冷哼了一声，慢吞吞的说：“基本上在我眼里，什么太子王爷，

就连皇帝也在里面，全是半斤八两，一丘之貉，没有一个好东西，他们之间的事我更不会插手多管，不过，果真要是玉洁姑娘落在了他们的手上，我却是不能坐视，这个朱高煦听说手下收罗了许多江湖黑道败类，站在武林正义的一面，我也由不了他们胡作非为，这么一来也算是对足下与朱高炽间接有所助益了。”

徐野驴听他连皇帝也骂，不禁大吃一惊。他是现任的京师兵马指挥，竟有人在自己面前大骂皇室，这还了得？简直形同造反，聆听之下，真有心惊肉跳的感觉，两只眼睛不时的左顾右盼，生怕有人听见。

还好，边上的座位都是空着的，也没有一个闲人在侧，饶是如此，徐野驴脸上也变颜色了。“行了！行了！老弟，别再往下说了，小心让人听见，这可是大不敬，杀头的罪呀！”

苗人俊一笑道，“谁有这个胆子，能杀我的头？涂大人你么？”狂笑了一声，他越加大声的道：“还是那个昏君朱棣自己来？”

“你……放肆……太放肆！”瞪着两只眼，徐野驴只觉着头顶上直冒汗，再也坐不住，这就站起来，摇头叹息着走了。

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苗人俊再次发出了朗笑。这个徐野驴多少还有些豪情逸致，只把他看成了性情中人，无如厕身官场过久，平日唯诺惯了，仍是免不了胆小怕事，倒也省却了许多纠缠。眼看着徐野驴的背影步出了大门，登上马车，得得有声的去了。那一边竹帘撩处，君无忌缓缓步出。

“原来是你！”

苗人俊一笑道：“我只知那边有人在座，却不知是你来了！”君无忌长衣飘飘坐下来：“你把徐野驴给气走了！”苗人俊叹息一声，摇摇头说：“我还当他是个人物，原打算试探一下他的胆识，再相机助他一臂之力，或劝其急流勇退，谁知他这般胆小不济，倒是错看了他。”

君无忌微笑道：“他这个兵马指挥使的权势不小，今日居然降尊纡贵的来到你这下处，如非是面临非常之事，绝不会出此下策，你可知为了什么？”

苗人俊摇摇头，打量着他道，“难道你有了什么耳闻？”君无忌点了一下头。“朱高炽、高煦兄弟，如今内江方炽，一个太子，一个汉王，各不相让，他们兄弟这么一闹不打紧，却是苦了手下的人，桀犬吠尧，各为其主，眼前这就好戏当场了。”苗人俊点头道：“这个我知道，听徐野驴的口气，象是忠于朱高炽的一边。”

“他们之间有很深的渊源，只是目前高煦的气焰很盛，据我所知，他正在拉拢徐野驴，偏偏太子那一面也不易开罪，故剑难忘，使他两面为难，这就是当官人的悲哀了。”对此，君无忌有精辟见解，接着他冷冷说道：“这两天，我默察动态，高煦私募的数千亲兵极是嚣张，各方有目共睹，徐野驴职责所在，不能不管，一管就怕出事，他可真是危如累卵。”

苗人俊怔了一怔：“这么说，徐野驴的处境堪忧了？”“往下瞧吧。”

说时，一店家持灯而前，老远的陪着笑道：“二位贵客有话明天再说吧，天晚了。”君无忌站起来说：“到你屋子里说去吧！”

苗人俊这才发觉到他随身还带着一把剑，情知有故，当下开了酒资，返回住房。

进门后尚未坐定，君无忌即笑道：“那天你拉我陪你去秦淮河逛街，今天我也要你陪我去个地方。”

苗人俊想了想，一笑道：“好！可要带着家伙？”

“带上的好！”一面说，他随即走过去推开了窗户，星月下万籁俱寂，除了蟋蟀的鸣声外，别无异音，几点萤光明灭眼前，算是这附近唯一能见的东西了。

君无忌再回过身来时，苗人俊却已经把自己装饰好了——又变成了形状怪异的驼背奇人。

“这样很好！”君无忌嘱咐道：“不要忘了，带上你的飞刀！”“忘不了！”苗人俊这才想起道：“去哪里？”

“跟我走就知道了！”

说时已自闪身而出，二人身法堪称奇快，连续几个闪动，已飞逝于客栈之外，眼前来到了荒草蔓生的一座山丘。君无忌方自站定，苗人俊却也来到。

面前是一条颇称宽敞的官道，气势壮观，尤其是道边的两列灯笼，每隔丈许树立一盏，火龙也似的直延下去，在沉沉夜色里真象是无尽绵延，无止无休。当然，绝非是真的无止无休，那一片庞大的黑色阴影，想必就是官道的尽头了。

萤火虫明灭眼前，燠热的天空，间或兴起来一丝凉风，顿感遍体舒泰。

抬起手向着远方那片黑色的阴影指了一下，君无忌喃喃说了句：“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。”

苗人俊一惊道：“那是皇宫！”

“我们就是要去皇宫！”“干什么？”

“见见皇上！”说时，他脸上兴起了一番感伤，灼灼目光，忽然收敛了几许精芒，神色里显现着一番慎重虔诚。

苗人俊十分诧异的看着他：“去见朱棣那个昏君？”

“请不要这么称呼他！”君无忌看了他一眼：“最起码，请不要在我面前这么称呼他，行吗？”

苗人俊哼了一声，诗将反驳，忽然觉出了对方脸上神色有异，随即没有吭声。

君无忌轻叹一声：“随你吧，其实我对他也并没有什么特别好感，这一次去见他，一来是对他略尽规劝之责，再者是向他打听一个人。”

他既没有说出那个要打听的人是谁，苗人俊也就没有再多问，他却豁达的笑人“很好，我不问你去皇宫干什么，你也别管我骂他昏君，你应该知道，基本上没有一个皇帝是好东西，一个模子里怎么能浇出不同的东西？所以古往今来所有的皇帝只有幸与不幸，却没有好与坏的分别，这一点你却得承认才行。”他头上戴着面具，君无忌不能看出他的脸部表情，这番侃侃而论，振振有词，显示他对于这项认识早已根深蒂固，君无忌无意与他就这个问题展开辩论，一笑置之。

苗人俊接着笑道：“好呀，能到皇帝老子的紫禁城里去玩玩，那才叫够刺激，咱们这就走！”

一面说，正待率先前进，却为君无忌止住道：“等等！”“怎么？”苗人俊站住，“还等什么？天可不早了！”君无忌说，“这次夜探宫廷，我无意伤害任何人，我了解你的个性，一经出手，怕是难免伤人，这么一来可就违背我夜探宫帙的宗旨，还请苗兄你千万帮忙才好。”

苗人俊笑道：“我的这点德行，算是全叫你给摸清楚了，好吧，我答应你就是，可是这也得要看当时情况而定，咱们不伤人，却也不能等着挨打。”

君无忌点头说：“我们尽量不惊动他们也就是了！”

苗人俊一笑说：“你也别把这一趟看得很轻松，哼！据我所知，这个昏君跟前的几个近身侍卫，个个身手不弱，其中有个姓‘高’的，更有神出鬼没之能，你我是否就是他的敌手，还在未知之数呢！”

君无忌说：“这一点我当然知道，你说的那个人我也听说过，到底也只是传说，不过，我们小心一点总是好的。”

苗人俊冷笑一声道：“到时候你只管深入禁宫，去见那个昏君，外面的事都交给我，错不了。”

君无忌点点头说：“就这么说，我们走！”话声甫歇，人已陡然拔身直起，飘飘然落身官道。

他身子方自站好，苗人俊却也施展轻功身法，挟着一阵子长衣飘风之声，直由君无忌当头掠过。飘身丈许开外。

“好呀！咱们就较一阵轻功吧！”

说完话，随即拧转身子，一路轻登巧纵，顺着眼前官道边沿，直向着远方标示着皇城所在的大片阴影投身狂驰。

苗人俊出身“摇光殿”，为李无心心爱义子，一身内外功极是了得。对于君无忌，他却始终是个谜，虽曾较量过兵刃，颇似与自己相伯仲，由于对方的藏晖不露，究竟如何，仍然还是未知之数。眼下这阵子长途奔驰，虽然只是轻功的运展，却也显示着内功功力的内蕴。苗人俊决计要在这一阵轻功较量之下，与对方别别苗头。

苗人俊为要占先，不惜施展出全身功力，这阵子飞驰，所运施的乃是摇光殿秘技中的“轻踩云步”身法，全凭着一股真力自丹田提起，整个身子几似悬空，一经运施，几疑置身云雾，凌虚而行，自是快到极点。

眼看着当前标示皇城的大片阴影越见清晰，在高峨绵延的城墙之后，迎着星月莹莹晶晶，几乎灿烂星海的琉璃殿瓦下，便是当今皇帝朱棣目下所居住的宫院了。

原来当今皇帝朱棣，在即位之初，即把旧居的“北平府”改称“顺天府”，建北京，并于永乐四年着手在北京建筑一座新的皇宫，目前尚未完全建好（作者按：北京皇宫于永乐十八年建成，十九年，明成祖迁都北京），是以仍然居住南京旧宫之内。

这座旧宫无论气势、大小、美观，虽然都难望与新建宫殿比美，但于当时京师，却也是唯我独尊，极压四方的庞大建筑。

苗人俊一口气奔驰十里，直到“护城河”前，才行止步，立时回身，却发觉到君无忌一派从容，赫然就在眼前。

这个突然的发现，由不住使得他吃了一惊。君无忌设非已用其极，不使落输于苗人俊，便是犹有余力，未尽施展，无论如何却已使苗人俊大生警惕，再也不敢存心优越，甚至于，他却似已认识到，对方的实在功力，很可能已驾凌自己之上，只是他为人谦虚礼让，惯于藏晖而已，这个突然的警惕，不禁使苗人俊心怀愧疚，对于君无忌更由衷的生出了几许敬仰。

相视一笑，君无忌慨然道：“摇光殿秘功，果然高明，我差一点就落了后，幸未出丑，我们这就过去吧！”一面说，他随即由身上取出了一方丝帕，即行将双眼以下面部遮住。

苗人俊亦将一身怪异衣着脱下，藏好。学君无忌样，暂时也取出一方丝帕，系好脸上，打量着面前的这道护城河足有三丈来宽，对面城墙极高，间有武士把守聚集，城堡里亮着灯光，不时有人进出，想要从容进退，可也不

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把眼前形势打量仔细，二人不敢怠慢，相继把身上收拾俐落。这附近沿河衍生有许多竹子，苗人俊随即动手砍折一根，分为四截，各人取过两截，插在腰上，以备来回过河之用。原来二人轻功。皆具非常身手，眼前河水虽宽，却是无能阻止他二人来去自如，所折竹枝，即为用以来回过河时“登萍渡水”的施展。

蓦地，一道灯光，匹练般由竹林间射出。紧接着弓弦响处，三数支箭弩直发当前。

君无忌一惊之下，反手将当前箭矢操落地上，随后的两支箭矢，亦为苗人俊长剑挥落。

原来这里已是皇城禁地，不许百姓接近，无知者冒闯禁地，白天抓住照例是一顿毒打，视其动机再定发落，入夜以后，可就格杀勿论。

一发三箭，没有伤着来人，紧接着第二轮快弓，又自射到。君无忌、苗人俊自不会站着等死，早已腾身掠起，却在箭矢未行射达之先，已双双扑入林内。

竹林内原来部署有专精弩弓的射手，每“卡”间隔十丈，置有射手三人。君、苗二人施展杰出身法，一经扑入，宛若神兵天降，俟到对方乍然警觉，再想抽身，已是其势不及。

一名射手第三支箭方自搭弓，即被君无忌一掌劈落，弓折箭落，紧接着掌势再翻，“扑”地拍中后背，登时滚身地上，动弹不得。

这一掌君无忌真力暗聚，施展的是“定穴”手法，对方箭手这一倒下，不经过三四个时辰，休想再能醒转，自是无能为力。

比较起来，苗人俊的出手可就厉害多了，原因在于他手上的那口长剑，颯然挥下时，对方简直无能招架。第二名箭手弓折人仰，为之劈中面颊，当场溅血而亡。

剩下的一名弓箭手，早已吓破了胆，慌不迭翻身就跑，苗人俊正待举剑刺出，君无忌却较他抢先一步，蓦地飞扑而前，右手骈指探处，点中了对方面后“志堂”穴上，这人一声不吭的便倒了下来。

一霎间，三名箭手全数解决。妙在人不知、鬼不觉，并不曾惊动了其他暗卡。只是这么一来，却使得二人了解到附近的严峻防范，不敢再失之大意。

护城河水静静的流着，看上去象是一泓死水，偶尔由墙头上射落的灯光，毕竟光度不足，也只是在水面上留下一幢黄澄澄的影子而已。这样的光度，自难望有任何察觉效果。

苗人俊左右打量了一眼道：“我先过河，你给我照顾着点儿。”

君无忌点点头说：“你要当心对面，一有惊动可就麻烦。”

苗人俊一笑道：“还要你说？”说时已自闪身而前，掠出了眼前树林，来到护城河边，身子方自落地，右手抖处，已然打出了一截竹枝，竹枝方一沾水，人也跟踪纵出，几乎同时落向水面。借浮施力，不过是鞋尖轻轻一点，人已二次腾起，翩若水鸟般已落向对岸。

君无忌早也蓄势以待，紧跟着纵身而起，同时间把一截竹管打出，落在水面，看来与苗人俊一般巧妙，一落乍起，已飘向对岸。

二人身手看来虽是极其轻便，其中却显示着轻功中最上乘的造境，如无极佳内功“提升”之术，万难施展。

眼前人不知、鬼不觉已达彼岸，耸立当前的是一堵高峨的城墙，翻过这

堵高墙，便是紫禁城内宫廷所在了。

两个人打了个手式，各自向前袭进，随即施展“壁虎游墙”身法，直向墙上攀去。这种功夫全凭掌上吸力，在于一气之间，无论墙身高矮若是中途一换气，便得失效。二人并肩而施，手足并用，数丈高垣，俄顷之间，已到临头。

君无忌运神凝听，城上极为安静，慢慢现出一头，才自发觉敢情城上极其宽敞，沿着城廓一路蜿蜒而下，俱都插有桶状的气死风灯，此时此刻，正有一名武士手按腰刀立在对面。这名武士手按长刀，顾盼自豪，却不知背后疾风袭项，心头一惊，来不及回头看，只觉得肩上倏地一麻，仿佛为人拍了一掌，便自动禅不得。

君无忌这一手定穴手法，施展得甚是高明，眼前武士看来仍如前姿，顾盼自得状，殊不知已为人点了穴道，非到一定时间不能自解，其时二人早已施展身法，紧贴着城壁，翻落墙内。

眼前地势极为开阔，大片建筑群，或硕大壮观，气势雄伟，或望之优雅，匠心独具，复楼翠阁，曲径幽廊，星罗棋布般，尽收眼底。

二人对看一眼，苗人俊打了个手式，双双飞身而前，在一幢殿墙阴影下站住身子。

“这可是难事一件！”苗人俊眼神里透着玄虚：“咱们到哪儿去找那个昏君？”

君无忌点点头，由身上取出早已收藏好的一张图稿，闪身而前，就着雕檐下的灯光，看了一晌，摇摇头又自收起。

苗人俊哼了一声：“前面瞧瞧去！”一连三数个起落，已飞身十丈开外。

当前一座高大殿影，金碧辉煌，极是壮观，绕着殿身四周，层层玉栏，密密叠起，却有一道宽有十丈的白石敞道，高高将大殿衬起，形成唯我独尊之势，东、西、南、北，各有长圆形拱门数座，形成四通八达之势。紧连着这高大殿影之后，另有两座望之略小，气势却一般雄伟的方形殿阁，各问着十五六丈距离，耸峙现场，一色的黄琉璃瓦，衬以画栋雕梁，真个气象万千。

二人一阵飞驰、已达殿前，在一只巨大金狮前站住身子。

眼前地势开阔，入夜已深，尤其地当前殿，更不见一个人影，可以放心说话，不虑人知。

苗人俊看了一阵，转向君无忌道：“咱们走错了，这里象是前殿，看来是传说中的三大殿，得转入后宫才行。”

原来这里的宫殿，固不若即将完成的北京皇城那般气势宏伟，却也自有雄姿，当前的这个三大殿，依次为“太和”、“中和”、“保和”，俱与北京新建相仿，只是规模远不如后者之大而已。君无忌取出事先备好之草图，参阅一回，断定眼前三座大殿，正是所谓的“三大殿”，如此，皇帝所居住的内廷宫殿，便在此三殿之后了。

二人对看一眼，打了个手势，各自隐身暗处，施展身法，直向后面抄去。

抄过了三座大殿，一片广场，即见正北面耸立着一座宫门。大片灯光，自此外泄，将此百丈内外，映照得如同白昼一般，敢情是到了要紧所在。

二人远远掩身站定，打量着那座宫门，气势非凡，百千盏六角宫灯，悬满了门廊两檐，金缸、金狮相对排列，足有数十尊之多，却在每一尊狮座前，站立着一名高冠鲜衣的御林卫士。再看两侧，沿着官墙一路下去，俱有人严加把守。

二人不觉对看了一眼，心里已不似先前轻松，毫无疑问，皇帝和他的一干内眷，便住在这里面了，外面把守的这些御林侍卫，事实上都经过严格训练更有为数极多的锦衣卫混身其中，这类人本身已是千中挑一的技击好手，或为江湖武林中人，复一个个都能独当一面，狠厉兼具，勇猛万分。

君无忌瞧在眼里，心中正自盘算，身边却传过来苗人俊的声音道：“我们来错了方向，这里把守严谨，得绕一面才行。”说完，乃向君无忌比了个手式，指了一下西侧面，身形一晃，已自闪向暗处。

君无忌正有此意，亦跟踪过去。二人身手超绝，轻功更是大有可观，即使当着眼前众多卫士，亦不虞为其察觉，好在宫院至广，处处皆可用以藏身，片刻之间，已遁身百十丈外，来到了一片牡丹花圃当前。这里另有一个通向内廷的门户，立着白玉牌坊，门上抹金大字，书写着“月华门”三个大字，各侍卫把守，一如前状。

君无忌一声不吭的又转了半个圈子，来到一只巨鼎前，苗人俊随即跟着来到，“哼！这群猴儿崽子以多为胜，就能吓唬得了人，我偏要试试看，他们有些什么能耐？”说时他身子略矮，蓄势以待，象是欲有发作。

君无忌道：“等一会儿。”摇摇头说：“这里不行。”身形略转，已遁出数丈。

松影交错，这一面看来象是安静多了。透过眼前松枝，可见当面宫墙较前为高，足有三数丈高下，上面覆着琉璃瓦，映着月华，闪闪生光，墙脚下仁立着两个锦衣卫士，每人一口腰刀，高冠长服，状至从容。

“就这里了！”苗人俊冷冷一笑道：“我先把这两个傢伙引开，你就进去吧！”

君无忌点头说好。苗人俊却伺机打出了一粒石子“叭”一声，落在了院墙一角，二卫士立刻循声回望，其中一人就手提起了一盏桶状长灯，脚下飞快赶了过去。

苗人俊却于这时，快速闪身而前，人到手到，骈指如飞，直向着这人背上点去。这人身手不弱，惜乎苗人俊的来势过快，有些措手不及，身子向前一个抢步，就势拧身“呼—”地纵了出去。

这一霎时机迫切，稍纵即逝。君无忌早已蓄势以待，脚下一个猛扑，已到了宫墙之下，紧接着一个长身，施出了轻功中极难一见的“九转提升”秘功，随着他高举的双手，一股轻烟般，已自拔飞直起，翩如夜鸟旋空，呼地已落宫墙之端。时机紧迫，不容他片刻逗留，身子方自在墙端一沾，紧接着一个疾滚，已飘身院墙之内。饶是二卫士技艺高超，却不曾窥出半点疑端。

君无忌以迅雷不及掩耳身法，身入禁宫，身后事暂且交付苗人俊，不再过问，即向当今皇帝寝宫逼进。他早有一探内廷深宫的意图，也作了一番详尽的事先准备，无如身入禁宫，两相对照之下，才发觉自己所绘的一幅草图过于草率，一点用也没有。

这里便是皇帝等一干内眷所居住的后宫所在，观其气势，较之前殿又自不同，除了有两座高大的宫殿，极具气势之外，更有式样不一的各式殿阁，星罗棋布般散置眼前。君无忌打量了一阵，终是弄不清楚，想象中皇帝下榻之处，定是最华丽巨大的宫殿，事实是否如此，可就令人费解。

心里盘算着，不自觉的已向着那座高大的宫殿移步过去，他身法至为巧妙，几个起落，已距离大殿不远，眼前有两座方形殿阁对面而立，中间的过道，洁白平滑，皆为同色大理石所铺，阶上石栏，晶莹剔透，竟是上好白玉

所雕，其上图饰，尽为各式各样的龙，在无数盏长灯的映照之下，各有生态，栩栩如生。

君无忌由侧面绕上来，站立在一座巨大的玉炉前，打量着当前殿阁上的楠木巨匾——“懋勤殿”，再看对面殿阁上的悬匾是“端凝殿”。他随即明白了，前者“懋勤殿”是专为皇帝贮放图书翰墨，供其政余读书之处，后者“端凝殿”便是皇上所有衣物袍带贮存之处。这两座宫殿既在此处发现，当是距离皇帝住处不远了。

他这里正自左右打量，仔细思忖，耳边上却听见一阵沙沙脚步声，自远方传来，即见一行人影，打着纱灯，直向正前那座高大宫殿行进。

君无忌心里一动，绕了半个圈子，连连向前切进，总算看清了来人举止的一个人概——敢情一行人是专为送膳点的小太监，各人提着朱漆彩饰的漂亮食盒，由一个“尚膳”的主管太监头里领着。

原来宫里太监人数既多，各有其职，除去一般所谓的“内十二监”各有所司之外，另外还有“惜薪”、“宝钞”等等四司以及“兵仗”、“浣衣”等等八局，加起来总称为“二十四衙门”。至于另外为宫女所设的六局，每局另设四司，这么一算下来，光只是内监、宫女的人数，已在数万之谱，如此众多人数，所服侍的只是皇帝一人及其家族，尚不论为数近万的御林军、锦衣卫……加起来该是一笔何等巨大开销？皇帝及其所宠的一于家人其穷奢极侈的生活，当是可以想知一个大概了。

君无忌静寂的打量着这行人影，正是向当前巨大宫殿投进，随即断定，朱棣皇帝必是下榻这里。

想念中，即见一行送膳的太监来至殿前侧门停下，却由大殿里走出来几个鲜衣高冠的卫士，逐次一个个对送膳的太监，以及所携带的食物，都加以核对盘查，最后才挥手放行。

原来朱棣自夺得大位，内心却对至今下落不明的前朝建文帝放心不下，生恐朝廷中有其心腹死党，企图对己不利，这些年汰旧布新，不遗余力，日常起居更是小心有加，一于琐碎，悉数由近身侍卫先盘查认可后方可接近。

君无忌眼看着一行小太监进入之后，算了算光只是出来盘查的卫士，已有十数名之多，以此推想，里面的侍卫，更不知多少。

这座皇帝所下榻的寝宫，规模极大，除了正中一处巍峨巨门之外，每一面都有一处侧门，俱都有御林军数人把守，想要由任何一门从容进出，都不可能，唯一的方法，便只有由高处进出了。这条路也极不容易。宫殿建筑格式与一般民居大有不同，雕梁巨栋，飞檐倒卷，无不高大雄伟，其间距离，大异常规，高深不易攀着，即使有君无忌这般身手，也得事先有一番斟酌盘算才宜行动。

远远观察了一番，君无忌愈感为难，不禁暗自叫起苦来，不自觉的便向前僂近了一些，猛可里背后一人冷叱道：“什么人？”话声里，一道孔明灯光，已自劈面射来。

君无忌一惊之下，顾不得再心存忠厚，正图以“巨灵金刚掌”力，猝然向对方出下，立毙对方于掌下，免生后患，却是不知，他这里手势方起，对方持灯卫士忽然“吭”了一声，一头直栽下来，手里罩灯未及坠地，却巧妙的操在了身后一人手里，君无忌方自认出后来的那人是苗人俊，后者已迅速的将灯光熄灭。

眼前出手，虽说巧快轻灵，却也保不住不为外人发觉。苗人俊甫一现身，

向着君无忌打了个手势，即速隐身暗处，君无忌把握着此一瞬时机，陡地腾身直起，落向一棵巨松，借着松枝一弹之力，第二次拔起的身子，宛若一只巨大的蝙蝠，已扑上了高大的殿阁之巅。

这一手轻功施展，极其不易，两次飞身，总在七、八丈之间，妙在没有带出一点声音，落脚处皆在事先观察之点，手、眼、身、步配合得恰到好处，一点差错也出不得。君无忌身子一经落下，立时向下一缩，紧接着一个骨碌，已翻出丈许开外。手触处一片光滑冰凉，敢情躺身在一色光滑的琉璃殿瓦之上，他却稍安勿躁，又过了一会，才自翻身坐起。

这里风势甚大，呼呼夜风，飘动着他的一身长衣，尽管岁当三伏，却也颇有寒意。

稍事凝思，他随即运动手脚，活似一条大守宫般，缓缓向着檐边移近，身边上传来清脆的叮叮铃声，原来深宫广厦屋脊檐头，都装有“惊鸟铃”，风引铃鸣，可以惊飞意在栖息其上的鸟雀，免为其粪便所污染。

君无忌一径游到了檐边，偷偷向下打量了一眼，附近殿阁或高或矮，星罗棋布散置眼前，自己所栖身巨殿，无异是后宫最高大的一座了。

这类巨殿，建筑雄厚，一柱一石无不硕大宏伟，伸展迂回，别具匠心，几乎处处皆可用以掩身，不虞为人察觉。君无忌由是轻而易举的便得潜身楼阁。

那是一排绣楹文窗，透过隐约的灯光，依稀的可以听见里面的谈话声，声音不大，却听得十分清晰。

君无忌左右打量一眼，宽敞的楼廊，仅悬着两盏“万”字宫灯，光度不强，隐约映照着清一色的白玉盆景，另有一排式样考究的鸟笼子，却都下着笼衣，宫帘高卷，俱未下落。

身子向前轻轻一耸，君无忌至为轻灵的已偎近窗前。俟到他待将点破纱窗时，才发觉到一排轩窗间，竟有两扇，原本是敞开着。君无忌取了一个角度，轻易地已把室内一切窥之眼底。敢情这是一间太监的候差房，长案上置着文房四宝，四面排着四个床，屋里亮着纱灯，却有两个太监盘坐床上，手里扇着扇子，有一句没一句的在闲聊着话儿，二太监，一个年岁较长，约在六十开外，一个尚在中年，看来也在四旬之间，雄势既去，脸上瞧不见一根胡子，尤其是那个年岁大的，腮帮子都象是塌了下去，嘴里又少了几个牙，衬以花白了的头发，说话有气无力，简直象是一个老婆婆。想是暂时当完了差，俱都脱下了长衣服，坐在床上闲喝茶，等候主子随时的差遣。

“老爷子这一开了兴，可蘑菇啦”老太监苦着一张黄脸说，“咱们三班轮着使唤，不到下半夜谁也甭想歇着，不信你瞧吧！”

中年太监“吱吱”有声的由盖碗里吸着茶，出了口大气儿，笑咪咪的说：“你要是累了，就先歇着吧，反正是侯六儿那一班当差，暂时还没咱们的事儿……‘嗤！’歪着头，他笑了一声，想是憧憬着刚才所见，眯着两只眼笑嘻嘻的接道：“万岁今儿个是一箭双雕，没瞧那个小的，顶多不过十四岁，姐儿俩瞧起来简直是一个模样……”

老的一个“嘘”了一声说：“轻着点儿……”

“怕啥呀！这儿也没有闲人？”

“那也难说！”老太监拿眼往窗外一瞅：“可留神儿那帮‘蕃子’，呵，神出鬼没，一个听见了，你就留神你那条小命吧！”

中年太监哼了一声，不服气的眨着两只眼，却也真的不敢再说什么。

老太监搁下扇子，套上了一双凉鞋，找了个盆说：“你给我招呼着点儿，我去抹个澡去，一会儿就来！”

中年太监说：“不碍事儿，去你的吧！”

老太监开门走了，这屋里暂时就只剩下了中年太监一个人。君无忌便紧接着老太监前脚出去，后脚人不知鬼不觉的来到了屋里。

中年太监刚自弯腰拿起了桌上茶碗，不经意的一抬头，发觉到君无忌的霍然仁立眼前，由不住为之大吃了一惊，却于此时，寒光闪处，持在对方手里的一口长剑已比在了他的咽喉部位。

随着剑芒吐处，中年太监只觉得喉头上一阵子发紧，忍不住一连呛咳了几声，登时全身发麻，动弹不得。

“别害怕，只要你告诉我实话，我就饶了你。”

君无忌冷峻的口音，倒真是把这个太监给镇住了，聆听之下一个劲儿的连连点头不已。紧接着喉头上一松，对方已收回长剑。

“我问你，皇帝现在在哪里？”

君无忌压低了声音问他，目光不怒自威。那口明晃晃的宝剑，紧紧握在他手里，中年太监颇有自知之明，心知略有所动，对方举手之间，自己即刻将毙命剑下，一时吓得脸上青黄不定，“这……万岁爷在……楼下……”

“楼下什么地方？”

“在……承乾阁……在……”

“那就麻烦你带一趟路了。”长剑微吐，再一次比向对方脸上。中年太监打心眼儿里发颤，却是不敢不依，哆嗦着两条腿，抖颤颤的由位子上站起来。

“好汉爷……你老饶命吧，奴婢有几个胆子，敢冒犯皇……皇上，你老就饶过了我吧！”说时双膝一软，扑通一声跪了下来，直向着君无忌连连叩头不已。

打量着他这副德行，君无忌不禁放弃了要他陪同下楼的念头，当下冷笑道：“好吧，你只把皇上在哪里，仔细的告诉我就得了。”

“在承乾阁……喝酒……”他一面说一面指手划脚的把“承乾阁”在楼下的地方说明白了。

君无忌料他不是说谎，想起一事，却又问道：“你刚才说什么皇上一箭双雕，又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这个中年太监聆听之下，只吓得“哎哟”了一声，才知道这一次可真的是“祸从口出”了，可真没料到隔了一层窗户，竟叫人给听了去，对方这人看来虽不属专门揭人隐私的“蕃子”，也不象什么“锦衣卫”一类人物，可象是比他们更厉害得多，深更半夜拿着宝剑，来到皇帝的禁宫，难道他意在行刺不成？这么一想，直把他吓了个面无人色，“好……好汉爷，你可千万使……使不得，抓着了，这可是灭……九族的罪呀！”

君无忌一笑道：“你想拧了，我找皇上，只是说几句话，说完就走，并不想惹是生非，你用不着替我害怕。”

中年太监似信非信的瞅着他，心里真个纳闷儿，怎么也想不出，对方这个人是怎么进来的。“朝鲜新近贡来了两位公主，皇上……”

这么一说，君无忌当然也就知道了，不等他说完，即冷笑道：“我明白了，你还是睡一会吧！”

中年太监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即见对方长剑抡起，一股冷森森的剑气

直由剑尖上透出，只觉得身上一阵子发麻，登时就倒了下去，紧接着呼呼有声的竟然睡着了。

君无忌透过长剑，以内力点中了对方面昏睡穴，这一睡料将五、六个时辰不得醒转。

当下他随即动手，把他抬上床睡好，一眼看见了挂在墙上的太监长衣，心里一动，匆匆找了一件换好穿上，倒也勉强合适，再把帽子一戴，简直换了个人，若是白天，凭他轩昂气势，自是大异于太监造型，此刻深夜，灯光之下，哪里能辨别清楚。当时将长剑压低肩头，闪身来到了室外。

皇帝下榻的寝宫“乾清宫”，占地极大，里面的厅堂殿阁，各有名号，上上下下，总有几十个称呼。此刻皇帝在“承乾阁”夜宴，即使是随兴小宴，也很可观，不怕找他不着，何况那中年太监已说得十分清楚。

思念中已步上楼廊，呵！好大气派！简直象是行到了五彩缤纷的华丽街道，一色的白玉楼阁，花岗石地面，在无数盏四角宫灯的照耀下，渲染出莹莹彩光，金鼎、银鹤、珊瑚树、琉璃屏……所在多是，满目琳琅。却在四面阶梯入口处，分别侍立着一个手持拂尘的长衣太监，以及手捧金盃的窈窕宫女，却不见持刀抡剑的纠纠武士。

君无忌心中正自彷徨，恰见两个宫女打侧面步出，各人捧着一个银盘，盖着同色的镂花银质宝盖，敢情是奉命为二位远来的丽人赐食“龙凤紫金汤”来了。

君无忌灵机一动，抢先一步，迎上道：“才来么！皇爷正等着呢！”

两名宫女神色一凛，心里害怕，也就没有多口。

君无忌便老实不客气的走在了二女前头，一路行来，俟到梯前，瞧也不瞧立在左右侍立的太监宫女一眼，径自领着二女步下楼阶。

原来“乾清宫”太监，皆是皇帝近身所用，虽同样为“御用监”派发，却在每人的蓝色缎质长衣上，特别加滚了一圈黄色的缎边，用以标示不同于别处。君无忌所穿即是这式长衣，加以他举止从容，谁也不会多疑。就这样让他大大方方的连过三关，直向皇帝夜宴的“承乾阁”来。

“承乾阁”搭着一座漂亮的五彩琉璃“卧灯”，一式龙形，通体描绘着片片金鳞，中空处安置着百零八盏灯芯，燃点起来，通体似火，衬以张牙舞爪的龙态，确实生动壮观之极。十八名太监、宫女，分左右雁翅般排开，分捧着玉如意、紫金盃、沉香宝盒。人数甚多，却连一个大声咳嗽的都没有，独独由翠玉屏风后，传过来声声脆皮腰鼓及怪样的吹竹声，间和着若断若续的女子清唱，声色很嫩，却别有韵律，宛若新莺出谷，十分动听。

原来皇帝此刻兴致很好，酒足饭饱之余，指明了要听朝鲜小调，二位公主便只有勉为其难了，好在昔日在国，也曾受过这类训练，两个侍女在一旁引笛而吹，她们姐妹人各一鼓，便自边唱边舞起来。

君无忌进来的正是时候，包括皇帝在内，所有人的目光全在白玉舞池内的异国佳人身上，谁又会去注意一个送饭的太监？

朱棣帝今年五十七岁了，比起他父亲太祖皇帝来，他的相貌应该是无所挑剔。几次出征，大漠风沙，把他身子锻炼得十分结实，燕地本就与关外衔接，自为燕王时，他就闲不住，操兵演战，事必躬亲，练就了一身好筋骨。古铜色的脸膛，满面飞金，既为天子，总有那般相称的极盛运势笼罩着。长眉出鬢，虎目有威，狮子鼻，四字口，一部短须沿着下颌生满了，其色苍苍，同他的眉毛是一个颜色，两鬓飞霜，不只是胡子，头发也半白了。

归入侍列之后，君无忌的一双眼睛，始终就没有离开过这个座上“天子”。这一霎，他的心情是激动的，面前的这个人，正是他自幼离别，从不曾谋面的亲生父亲。虽然他早就知道这段秘密，当年在舅舅家时，“老福庆”不只一次的淌着眼泪告诉过他，然而总是似是而非的那般空洞，不着边际，往后的环境变迁，以及自己从艰苦中历经成长，更象是与“传说中”的自己出身，距离得益加遥远，那是风马牛，一点边儿也沾不上了。多年来，他一直是在那种“没有根”的日子里成长变大的，这个谜团给他带来的痛苦，随着他的智域开扩而日形扩大，正是那种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命不凡作祟，才逼迫着他认真的去重视它，进而寻根揭底的探索追寻。

这一切，似乎就在这一霎间，得到了有力的证实。这一霎，就在他面睹着朱棣皇帝的一霎，一切的疑雾谜团，都不再滋生，一种出于先天的父子天性，几乎就在此刹那瞬息之间加以认定。

皇帝的那双眉眼，不容置疑的，正是他眉目的特写化身，这一点，即使一个不相干的外人，在认真比较之下，也能加以认定。

那是一种霎间通电的感触。君无忌在一番对座上皇帝的逼视认定之后，连带着一身血脉都为之激湍起来，为了平息心里难以抑制的激动，不得不暂时把目光转向别处。

其实，场内的歌舞正酣。

一双朝鲜公主，姐姐李晚十六岁，妹妹李夕十四岁，细皮白肉，却都生就的好模样，比起以往进贡的该国美女，这双姐妹公主算是象样多了，却仍然免不了遗传的方阁圆面，算是唯一美中不足，只是在清歌曼舞美的旋律之中，却是只见其美，谁也不会再心存挑剔。

况乎皇帝已有了酒意，透过了迷离的醉眼，朱棣所看见的是一双月里嫦娥，白玉丹墀的舞池，正是想象中的广寒玉宫，他本人也似化身广寒，效诸传说中的唐朝玄宗皇帝与嫦娥月里相会，便自那般风流的成就好事了。

皇帝脸上显示着色情，不怀好意的笑，每当他摊开左手，往空虚延，就表示要喝酒了，即有一位身着白绫的体面太监，双手恭持玉杯，把满满一盅酒呈上去，朱棣看也不看的接在手里，常常是延迟下咽，因为他的注意力，已全被舞池里的一双姐妹吸引住，再也无暇兼顾其它，直到忽然感觉到手中有物时，才下意识的举杯近唇，即使这样，也常常会有一番逗留，直到下一次的忽然清醒时，才会一饮而尽。

这几天他心情好，是有原因的。北征凯旋之便，就近到了一趟北京，那里的宫殿建筑顺利，规模大极了，除了二十万征调自各省的百姓，作全天的义务劳动之外，他还抽调了十万亲军，参加协助工作，一切的建筑木材，都是由四川、贵州、广西、湖南、云南等遥远地方采伐专运来的，其间艰难困苦，诚然一笔血泪史，罄竹难书。然而观诸在皇帝眼睛里的，却只是美丽的成品，以及工程建筑的浩大。他满意极了，对于建筑贡献最大的匠工制氏父子一家人（蒯福、蒯祥、蒯义、蒯纲）特别打赏了许多银钱，立为工人表率。

接着三保太监郑和回来，带来了各小国的许多贡物，还活捉了一个苏门答腊的“叛贼”首领“苏干拉”。这一切都满足了他天国皇帝好大喜功的虚荣心，高兴极了。

对于朝鲜女子发生兴趣，还是近几年的事，也许是年岁渐渐大了，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作祟，使得他有此转变，竟然对于年未漂梅的小女孩子，也会产生了极大兴趣，这类心态屡屡已见诸发向朝鲜的诏书，是以贡来的女

人，也就越来年少越轻，象是眼前的李氏姐妹，妹妹李夕，今年才不过十四岁。

五十七岁还能率军北征，扬威沙场，闲居宫廷，每使佳人雌伏，并不曾明显的现出什么老态，他对他目前的健康情况很是满意。今夜的宴舞，只不过是一时的即兴而已，真正的乐趣，应在宴会之后，对于这双来自朝鲜的稚龄公主，他无意厚此薄彼，打算雨露均沾，看来势将通宵夜战了，想到了奇妙之处，飞金透紫的两颊，禁不住叠起了重重笑纹。

君无忌对于自己父亲的观察，极为小心谨慎。

事实上即使宴乐之中，他的安全亦在两旁卫士、近身护从的严密防范之中，那是丝毫也大意不得的。护卫在他蟠龙金漆座椅左右两侧，是六名锦衣侍卫，却有一个高脚长颈，头顶微秃的中年瘦子，紧紧侍立座椅一角。这个人使君无忌对之产生了浓厚兴趣。他久闻皇帝近边有个能人“高先生”，想必就是此人了。

今夜侍宴的人不多，两个着一品官服的近臣，各据一案，都有坐位，一个是吏部尚书蹇义，一个是武安侯郑亨。两个官位较低，却为皇上宠信，无话不谈的人，一个是胡广，一个是黄淮，他们的官位约在四、五品之间，现职是“文渊阁”的左右庶子，其实这几个人不过是今夜的陪客而已，主客是才由西洋回来的三保太监郑和，郑正使。皇帝要蹇义、郑亨作陪，主要是听听郑和此一行的文经武略，至于胡广、黄淮早已是随传随到的近身游宴之士，算不得特殊人物。

郑和虽然如今官拜“正使”，并兼领了“总兵”的武职，手下统率着近三万官军的船队，但是他本人却是从很小时候，就在“燕王”身边当小太监出身的，连他的这个“郑”姓，都是当日燕王所赐给他的，对于皇帝的知遇隆恩，衷心万分感戴，一点也不敢心存居功，皇帝特别赐了他个坐位，就在自己身边，算是对他劳苦功高的特别优宠。

“承乾阁”一片歌舞升平，早在李氏姐妹表演之先，皇上已传过了两班歌舞，这类用为余兴的宴乐，自不比朝廷大典时的所谓“中和韶乐”，歌舞声艺都活泼轻松得多，一点也不严肃，形式上更无拘束，只是除了皇上本人之外，谁又敢放浪形骸？连大声笑笑也是不敢，在一旁恭谨侍陪，尤其是这么晚了，累了一天，还得努力打点精神，真有点活受罪，只是在别人眼里，还当是特殊的荣耀恩宠呢！

君无忌侍立在左侧一行内侍的最边首，距离皇帝仍然还有一大段距离。把眼前这番景象看在眼里，君无忌特别留意到那些出没在暗中的戒备，才知道想要靠近皇上，确是万难，更不要说父亲身边的几个极精武术的侍卫，以及那个传说中的奇人高先生了。

他却不甘心就此而去，唯一之图，便只有陪着耗下去，俟到皇帝归寝时候，企图着能够近身，与他说上话儿，虽然破坏了父亲的“好事”，却也说不得了。

两位朝鲜公主的官闾舞曲，总算告一段落，乐声一停，双双趋前，跪地谢安。

朱棣笑嘻嘻的赞了声好，颁了厚赏，却在近身的一个太监头儿身边说了几句，那位太监总管，随即叩头领命，不容二位公主稍事休息，便自趋前传旨，带着她们去了。

“乾清宫”各殿堂官室之间，皆有通道门户相连。李氏姐妹其实并未远

离，即由承值太监带入“承乾阁”后室，那里的“承乾小殿”才是皇帝今夜归息之所，照例在侍寝之前，还有“兰汤赐浴”等一番净身、香体工作，这么一来，敬事房、混堂司的承值太监、宫女都有的忙了。

两位公主悄悄不动声色的被带走之后，皇帝不由得打了个哈欠，嘴里说了句什么，身边的承宣太监，才代主宣旨道：“万岁有旨，天晚了，各位大人这就回去吧！郑正使今夜留宿官里，不用回去了！”

各人慌不迭一番跪安辞谢，皇帝却不待他们离开，先自站起来走了。

随着皇上的移驾，自有一千扈从紧随其后，君无忌不动声色的便自殿了后，一径向铺有鲜丽藏毡、六角形的阁门踱进。这便是今夜皇上息驾的“承乾小殿”所在了。

紧紧跟在朱棣身后的侍卫，除了那个高颈长脚的高先生之外，另有八名大内卫士，再就是两列男女内侍官娥，君无忌一俟进了“承乾小殿”的六角阁门，便警惕着不便再跟下去了。

果然走在前面的太监之一，忽然定下脚步，回身向他打量了一眼，君无忌不待他表示质疑，自个便停下了脚步，紧接着转了个弯儿，停在了雕有龙饰的玉柱当前。那名回身太监，便不再说什么，继续转身前进。

即便停步不前，这里也不尽安全，“承乾小殿”既为皇帝下榻之处，戒备自当尤其严谨，不过所有的防范皆注重宫阁外围，里面反倒疏忽了。

一行锦衣卫士穿过了假山耸峙、花开如锦的乾清宫御花园，正向“承乾阁”走来，可能是按时的布防，打量着一行人数量，约在三十名左右。

君无忌饶是武技过人，却也不欲以身犯众，如果容这些人布好了岗位，自己怕是寸步难行了。

定了定神，心里正自盘算，即见一名穿着似己的太监，手里捧着一个长方形的漆匣，匆匆向里面走来，君无忌灵机一动，上前道：“喂，站住！”

来人是个年岁甚轻的小太监，被君无忌这么出声一喝，吓得登时止住了脚步。“咦？”小太监扬了一下手上的匣子，怪不服气的说：“连我也拦着？我是小八顺子，你没听说过？”一面说，这个叫“小八顺子”的小太监，一双黑油油的大眼睛，只管上上下下往君无忌身上转身，对于君无忌这个身材魁梧，阳刚十足的陌生同行，确是感觉十分新鲜，“这位哥哥你是……”

君无忌岔口道：“手里拿的什么？…

小八顺子一笑说：“这叫抹香香，怎么，你也要看看才叫过去么？”一面说，随即揭开了手上的漂亮木匣，里面是红缎子衬底，却摆着大小不同花饰的十来个瓷瓶儿。一阵桂麝香气，传自匣内，敢情是女子沐浴后用以香身的讲究物什。

小八顺子斜着眼角瞅着君无忌，多少涵蓄着那种邪气的笑，特意的把脸凑近了：“说是朝鲜女人有味儿，非搽这个不可……”一边说，他特意的张动胳膊，显示那“味儿”是打腋下出来的。敢情宫里这帮子太监，嘴都刻薄极了，私下里蜚短流长，什么话都说，谁要是招恼了他们，准能把您“损”个够呛，守着天子眼皮儿底下，尚且如此，其它各处也就更可想知。

小八顺子想是瞅着君无忌这个“同行”十分顺眼，这时显出了他的“好感”，十分亲络的样子。“我可是第一回瞅见你，新来的吧？在哪‘监’当差？”

君无忌实在不惯跟太监打交道，尤其眼前这个，娘娘腔得厉害，要是头发再长一点，换上件女人衣裳，准保当他是大姑娘家。心里甚是别扭，无如

眼前非得借重他不可，聆听之下，哼了一声，没说话。

小八顺子人小鬼大，偏偏自作聪明，见对方不答腔，自个耸了一下肩膀“得！我知道这里规矩人，我们那儿就松得多，是陆公公叫你来的？”

君无忌又点了一下头，即由小八顺子手里，接过了那个盛放香瓶的匣子：“交给我吧！”

“好吧！”小八顺子笑瞅着他：“回头用完了想着给我送回来，咱们哥儿俩得好好聊聊。”

“错不了。”含糊的应了一声，君无忌头也不回的向里面去了。

一径的走进了六角阁门，正是皇上今宵息驾的“承乾小殿”，一面是扑鼻花香的御花园，一面是绘有精工彩画的半壁回廊，沿着回廊右侧，却垂挂着杏黄色的一式软玉流苏。制作精巧的六角纱灯，宛若一串天星明亮其间，看上去确是诗情画意，美极了。

君无忌手持木匣一路前进，却是拿不准该往哪里去？心里正在盘算，即见一名年轻宫女装束的少女，正自站在一处月亮洞门前向着自己点首相招，料将是招呼自己的了，君无忌硬着头皮的走了过去。

年轻宫女看了他一眼：“是送抹香香的吧？小八哥呢！”

“他有事，托我送过来。”

刚才那个小太监说是叫“小八顺子”，眼前宫女嘴里的“小八哥”料是称呼他了。

年轻宫女接过香盒子打开来看看，点点头说：“不错，二位公主正等着用呢！”

君无忌说：“小八哥说用完了，还请给捎回去。”

年轻宫女一笑，白着他说：“小气巴拉的，回头我去招呼一声，就许留下来用，不送回去啦。”边说，已回身迈腿，侍要步入，却又回过身来，打量着君无忌道：“咦，你是……”

“我是才调过来，服侍皇上的，万岁爷这会子又在哪里歇着？”

年轻宫女一笑“啊”了一声，向着侧面奴了一下嘴：“奴，还能在哪里？”又上下瞅了他两眼，才抱着盒子进去了。

说话时，即见四名大内武士一路执戈而来。君无忌若是退回，便一定会遭到他们询问，这回好不容易混了进来，岂非前功尽弃？情急智生，不退反迎，大大方方向着四名武士面前走来，站住道：“万岁有旨，夜巡卫士今夜暂退殿外，不得擅入。”

四武士聆听之下，自各躬身道：“遵旨！”彼此对看了一眼，随即转身步出。

君无忌把握住此一霎，不敢迟疑，一连三四个起伏纵落，已扑向对面阁门，潜身进入。

陡地面前闪出一人道：“站住！”来人身着黑丝长衣，腰上扎着根杏黄丝绦，正是侍护皇上驾前最得力的二十七名“神鹰卫士”之一。一声喝叱之后，这人已快步向君无忌走来，一面说道：“谁叫你来的，有什么事？”

君无忌图穷匕现，情知这一霎是非出手不可了，偷眼一瞧，眼前幸无外人，乃将无限真力，陡地自丹田提起，瞬息间运之两掌，一面却佯装着向对方抱拳施礼道：“东官太子有急事要面谒皇爷！”

黑衣武士怔了一下说：“太子？这么晚了？”

君无忌早已窥清了一切，其时功力内蕴，务期一经出手，即能将对方制

伏掌下。当下从容说道：“太子现在承乾阁候旨，说是有紧急事不能耽搁。”

这么一说，眼前黑衣卫士也拿不准主意了。原来皇上驾寝，照例任何人不能惊动，只是来人既是东宫太子所派，碍在他们父子间的关系，哪个又能拦阻？黑衣卫士略一迟疑，说了声：“候着！”正待转过身子。

君无忌上前一步：“太子有东西要呈给皇上！”一面说，双手前捧，直向对方眼前递到，黑衣卫士怎么也想不到其中有诈，待将仔细观看，其势已是不及。

君无忌其时内力早聚，黑衣卫士再一趋附，更是正中下怀，猛可里，君无忌的两只手，倏地向两下分了开来。随着君无忌分开的双手，电光石火般的快捷，黑衣卫士简直不容作出反应，已被这双手拍中颈项两肿，登时“吭”了一声，面条儿般地软瘫下来。

按说朱棣身边二十七名神鹰卫士，皆为锦衣卫中一时之选，功力皆有可观，断断不至于如此不济，无如事出仓卒，防不胜防，对于这名神鹰武士来说，万万不会想到，眼前一个青衣太监，竟然会对自己猝然出手，而且功力又是如此之高？容得黑衣卫士乍惊不妙，已是无能为力。

君无忌智力兼施，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法，举手之间制伏了这名卫士，由于出手部位，事先早经认定，简直没有任何困难，当下弯身把这名卫士倒地的身子匆匆提起，掩向假山石后。思忖着这卫士经此一击，少说也得昏上两三个时辰，才能醒转，大可无虞。

时不我予，眼下迟疑不得。君无忌把心一横，一连两个快闪，已潜入眼前一间敞轩之内，在铺有龙凤锦饰花纹的鲜丽地毯上，排列有玉几翠屏，另有龙凤双座，室内摆设，琳琅满目，中西杂陈，正中一幅裸体女子图画，画中美入，竟是碧眼华发的外族少女，相信应与历次下西洋沟通文化交流各藩属征奇进贡有关。

这便是皇上今夜驾寝逗留之处了。眼前华轩其实是朱棣赏心坐息之所，鲜艳的地毯上，陈设着一组乐器，举凡笙管箫笛、金钟、玉磬，无不具备，以供其兴来时的征色选舞。却在其右侧面大幅软玉流苏垂下的月亮洞门里，才是他色欲销魂的“龙榻”所在。

此刻，偌大华轩，静悄悄地不见一个人影。淡淡白烟，袅袅发白玉质“喷香兽”仰起的兽吻，便是那种淡淡的异香，引人情欲，终至两情缱绻，一发而不可收拾。

君无忌把这一切打量在眼睛里，已是心里有数，正自盘算如何藏身，耳边上却听见了一行脚步声，正向这里走来，心里一急，慌不迭闪身一侧，掩身于大幅翡翠画屏之后。

身子方自掩好，琤琮声里，入口处珠帘高卷，皇帝高大的人影，已自走了进来。

象是才洗过澡，朱棣穿着一袭肥大的镂花丝质单衣，手脚皆是赤裸，陪同侍浴的竟是四名年轻宫女，在一名白衣太监打起的珠帘里，分别走了进来。

“噯呀，今天好热！”嘴里说着，朱棣竟自在一张锦绣铺陈的卧椅上倒了下来，四名宫女左右各二的蹲下身子，轻起玉腕，在他身上拿捏起来。

白衣太监径自过去，敞开了两面轩窗，室内立时传过来习习凉风。

朱棣舒服的吁了口气，向着白衣太监道：“朕的药呢？”

“启禀万岁，已煎好了，姜太医正在鉴尝，随时可以呈上。”

“好，你们都下去吧！朕要小睡一会儿。”

一听皇帝要小睡片刻，四名宫女忙即请安站起，立时告退。

朱棣颇似有些倦意的看了她们一眼，含糊的道：“两位公主暂时候传，朕醒了再传她们，你们都下去吧！”

各人应了一声，待将退出的一霎，却忘不了再一次回头叩安，才自退了下去。虽说退了下去，却也不敢远离，就在这附近的“听宣阁”内等候着随时玉磬鸣响的召唤，那是一点差错也出不得的。

原来皇帝虽说正当壮年，其实已是强弩之末，多年来统兵作战，事必躬亲，已是精力尽耗，却又性喜渔色，凡至夜夜春宵，如此昼奔夜伐，即使铁肌钢骨，也吃受不住，是以多年前，已听受“太医”姜必治进劝，每日早晚饮用一种特别调制的十全大补药剂，名唤“金龙宝液”。据说药效十分灵验，饮用之后，精力抖擞，十分受用。浴后小睡，饮药而后纵情色欲，可以历久不疲。

这类生活方式，除了征战在外，已是他每日惯行，他的无尽岁月，便是这般打发了的。俄顷间两鬓飞星，而视茫茫，眼看着老去不远，犹自眷此不疲。其实古往今来的皇帝，都是如此这般，几无例外，他们一般的寿命，远较常人为短，多是盛年而终，想想应是其来有自了。

小风徐徐，揭动着长可曳地的大幅纱幔，室内光华适度，皇帝他已经睡着了。虽说贵为“天子”，到底他还是个“人”，甚至于较诸一般常人，更为欠缺修养，是个标准自大的狂夫。这一霎，这个自大狂夫，操权万里，统治着亿万生民，生死予夺绝对大权的独夫，竟自睡着了，象是一般草野村夫那样的发出了鼾声，声震四座，煞是惊人。

象是一幢鬼影般的轻灵，君无忌已自翠屏后闪身而出。这一霎，他大可从容进退，不愁为人发觉。眼前这所华丽的宫室之内，除了他们“父子”之外，决计不会有第二个外人。

伫立在皇帝的睡椅当前，君无忌静静的向父亲注视着，内心感触，真个难以言宣。

他所以这么不厌其烦的一再向他注视，那是因为确知眼前这个人，正是他生身之父，二十余年的生离，一朝来到了父亲身边，目睹着父亲的健在，容或是值得欣慰之事，他却并没有丝毫快慰的感觉，只是激动与悲怀。

眼前父亲的健在，使他想到了至今生死不明的母亲，以及母子昔年所身受的种种迫害……幼年时的艰苦求生，其惨如“血”，历历由眼前惨白的记忆深处滋生出现。

如是，当对面前的父亲怀恨才是。却又并非如此，罪恶的根源乃是发之宫廷的积秽，其来有因，那是自有帝制以来，便已形成的罪恶阴影，权力欲的扩展盘据之下，人很少能保持着原有的理性和良知的。

对于面前的父亲，他只是痛心，却少有怀恨的感觉。

皇帝睡着了，鼾声如雷。这个可能是当今人世统率着最多人民、权力最大的皇帝，即使是睡眠之中，也颇有雄姿，紫金的脸颊，红通通的，充满了血色，花白胡须，刺猬似的绕口滋生。那么大动作的呼吸着，每吐一口气，都有如“长鲸喷水”般的那般劲道，一出一吸，距离遥远，给人的感觉直似沉入深渊，已然窒息，突地又自复出那般模样，鼾声之下，直似整个的宫室，都为之震动，真个其势惊人。

皇帝的龙座之上，照例都垂有圆球状的“轩辕宝镜”，据说功能辟邪，妖魔不侵。只看眼前这位的这个睡相、架式，什么样的妖魔鬼怪敢与接近，

空中宝镜分明是多余的了。

君无忌原可在现身之初，即以内功真气逼之体外，使之熟睡的皇帝，立刻惊醒，他却计不出此，只是侍立在朱棣身边，一再的向他仔细注视观察着。

也许是与皇帝距离太近了，或是彼此间的体气感染……总之，正在熟睡中的皇帝，倏地止住震耳的鼾声，象是有所警觉，忽然“哼”了一声，耸然作状，竟欲坐起。却又倒下来，向侧面转过了身子。仰倒之间，戴在他头上的一顶楼金发网便帽滑落下来，现出了他更形苍白的一头乱发。

君无忌怔了一怔，弯下身子拾起了那顶便帽，迟疑了一下，又为他悄悄戴上去。

就在他手指方自接触皇帝发梢的一霎，猛然间寝阁里象是起了一阵风，一条人影极其轻飘的闪了进来，气氛的感染，非言语所能形容其实。

君无忌本能的立时有所体会，惊惶的抬起了头，恰与进来的这个人目光接触。彼此皆似吃了一惊，俱都怔住了。比较起来，来人所显示的惊异、骇绝，犹在君无忌之上，总之，四只眼睛对视之下，由于这一霎的意外惊恐，俱都怔住了。

其时，君无忌手上帽子甚至于仍然还贴在皇帝发上，或许便是因为如此，才使得这人大感惊惶恐惧。

一身蓝色丝质长衣，高腰白袜，腰上扎着同色一根短绦，来人是个中年，肤色白皙的瘦子。特征是高脚长颈，顶发稀落，四目对看之下，君无忌立刻便自想到了，来人正是皇上跟前传说中的那个异人“高先生”，方才在“承乾阁”已经暗中观察过他的形象，是以眼前一看即知。

对于“高先生”来说，那种无与伦比的惊恐，应是可以理解，他是负责皇帝安全最为得力，也是唯一可以在必要时候，随时接近的人，万万没有想到，竟然会有人在自己眼皮底下，侵入到了皇帝的寝宫，来到了主子睡榻之边，尤其是眼前的一霎，老天！他真吓得要昏了过去。

这一霎，其实包罗万险。高先生既不敢出声喝止，那么一来，惊醒了熟睡中的皇帝，使之目睹眼前而惊吓已是其罪不小。若因此促使对方猝然对皇上施出杀手，后果更是不堪设想。关键在于，即使象高先生这般身手的奇人异士，也无能阻止眼前君无忌意图对皇上的出手，因为他们之间的距离太近了，近到君无忌的手，分明已挨在了皇帝的头上，这样情况之下，高先生简直不能作出任何反应，泥人儿也似的塑立当场。他的一双眼睛，由于过度的惊吓，睁得极大，却已不再凌厉，目光里甚至于显现着一种悲良，又似有所乞怜，企冀着君无忌的手下留情。

君无忌固然吃惊不小，只是一惊之后，立刻回复了原有的镇定，随即也就明白了对方的用心良苦。他随即缓缓站正了身子，松开了那只为皇上戴帽子的手。

高先生目光里的惊吓表情，略似为之少缓，只是依然不便出声，或是移动。随着高先生蠕动的两片嘴皮，一丝语音响自君无忌耳边，“好大胆子！还不给我立刻退了下去？”

“高先生”果然功力精湛，居然也能施展“传音入秘”。这两句话，一经他用功施展，便自形同蚊蚋般在君无忌耳畔响起。或许在高先生眼里，对方只不过是新来而不知举止轻重的太监，一句话就能把他给吓回去。当然，一出寝阁之后，便是他的死期到了。偏偏他想左了。眼前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“太监”，却是根本就没有离开的意思，观诸在他眼神里的那种倔强，竟

似有恃无恐。紧接着这个“太监”居然也以“传音入秘”同样的神秘声音回敬过来：“你大概就是高先生吧？久仰，久仰。”

高先生倏然一惊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这个……不劳动问！”君无忌目光里陡然射出精芒，显示了他内蕴的卓然功力。

“你……你想干什么？”高先生眼睛里再一次显示出近乎于“恐惧”的表情，那是因为他确知对方身怀惊人功力之后，情不自禁的又自为皇上安危，本能兴出了忧虑。

“我只是私下里想跟皇上说几句话，不干你的事，你快退下去！”

“你是疯了……”高先生眼睛简直象是要喷出火来。

君无忌更不示弱，往前跨进一步，运施内功向外逼出，一霎间大股风力，猝然向高先生面前逼近，室内珠帘，琤琮起舞，颇有飞砂走石之势。

高先生展动身躯，猝然飘开一边。他确是吃了一惊。形势的发展，促使他警觉到，不能再保持镇定，非得向对方出手了。借助于挪身之便，高先生猝然间身形一个旋回，直向着君无忌侧面切身过来。

皇帝就在一边睡着，兀自鼾声入作。所谓的“咫尺天威”，高先生内心的惊恐惊吓，诚然是可以想知。这意思也就是说，高先生务期要在不惊动皇帝熟睡的情况之下，把眼前一番惊险消弭于无形之间，是以他的出于，也就充满了狠厉的杀着。

随着他落下的身子，左手挥处，形成了一个半圆形的弧度圈子，直向着君无忌胸侧劈落直下。高先生内功惊人，已达到了一定水平。这一式“凌空划羽”，其实已用其极，手势来到，先有一股尖锐劲风，配合着他落下的掌势，有如一把利刃破空直落，传说为他掌势劈中，便是指尖沾着一些，也当皮开肉绽，吃受不起。

君无忌自然知道厉害，却是“勇者不惧”，事实上他早已蓄劲待发，目睹着高先生的来掌，不避反迎，掌式吞吐之间，已与他迎了个正着。虽是侧面接触，力道却也大有可观。殿阁内象是猝然着了重物那般地震动了一下，两个人乍合又分，陡地向两下里分了开来。

君无忌先已盘算好了，身子一经下落，立刻腾身而起，紧紧擦着寝阁的“金龙藻井”（作者注：宫殿内天花板中央向上凹入成井形，饰以木雕装饰，名叫“藻井”）飘了过去。

室内虽说地方够大，到底不比外面空旷，两个人这么一展开身子，顿时形成了狂大气势，纱幔飞扬，纸屑纷飞，沉睡中的朱棣再也不敢安宁，猛地似有所警，止住了鼾声。

对于高先生来说，这是一个危险的讯号。多年以来他侍奉皇上，早已熟悉了皇上的一切习性，即使对于朱棣的沉重鼾声，也耳熟能详。这时的忽然中止，代之随后的一声长吟，正是说明了他即将醒转的明显象征。

高先生聆听之下，大吃一惊，其实君无忌已如影附形的来到了身边，随着他进身的势子，排山运掌，一双手掌直向着高先生当胸推来。

殿阁内再一次发出了震动，强大的力道，有如是一面迎击而来的钢板，高先生若非全力施展，尚难在如此巨大力道之下，得能幸免，若是全力施展，寝阁内怕不为之天翻地覆，圣驾安危，可就万万难以顾及。

时机一瞬，简直不容许他稍缓须臾，急切间，力贯双臂，正思以一式“拿”字诀，试锁对方腕脉问的一双穴道。无如君无忌手势更巧，看看一双手掌已

临向对方身边，倏地海燕分波般向两下分开来，反向高先生腰间儿挤了过去。

高先生这才猝然警觉到对方的不是好相与，身子倏地向后一坐，蓦地旋身而起，呼一寝阁内回荡起大股疾风。饶是如此，高先生由于顾忌多方，已势难保持住从容体态，身子晃了一晃。通通通，一连向后退了几步，才自站稳。

寝阁内的四盏宫灯，吃不住双方如此劲道，秋千也似的回荡直起，象是空中流星，形成一片灿然流光，其势非同小可。

君无忌、高先生已自作好了再度交手的准备，却在这一霎，睡椅上的皇帝朱棣，忽地欠身坐起，由梦中醒转：“大胆！”一声喝叱之下，朱棣自己先已为眼前气势镇住，简直莫名其妙，不知是怎么回事。

君无忌、高先生眼看着二度交接，由于朱棣的一声喝叱，情不自禁的双双分开，各自退后，转向朱棣看去。

睡椅上的朱棣，显然吃惊不小，圆睁着双眼，频频向二人打量不已。

高先生在对方目光注视之下，早已当受不住，趋前一步，直直的跪了下来，“卑职罪该万死，皇爷万安。”双手去冠，一连磕了三个头，跪伏地上不敢作声。

皇帝的一双眼睛，缓缓转向一旁的君无忌，后者略微犹豫了一下，竟自屈一足，也跪了下来。

“你……是谁？谁叫你来的？”

“我姓君，君无忌！”

聆听至此，跪伏地上的高先生，不啻暗吃一惊，禁不住偷眼向君无忌瞧了一眼，据他所知，从来还没有一个人，胆敢用这种语气向皇帝说话，而且君无忌的单膝下跪，更是于尊敬之中显示着他的倔强，在参见皇帝的廷议来说，简直荒唐失仪，那是“大不敬”的。即使是当朝一品大臣，在面谒皇上时，也不敢向皇帝直眼视看，除非是皇帝的口谕特许，连头也不能抬起。

眼前的君无忌显然对这一切都忽略而不加重视，若非是已经确定彼此之间的“父子”关系，他的那一条腿也不会轻易屈膝跪下。

双方目光互视之下，朱棣显然为对方的磅礴气势，以及炯炯目光惊得一惊，“君……无……忌？”忽然皇帝由睡椅上站了起来，大惑不解的向他看着：“你不是这里的太监？你是……”

“当然不是。”说时君无忌已自脱下了身上太监长衣，丢下了帽子，现出了原有衣着，甚至于背后的一口长剑，也昭然在眼。

朱棣“噢”了一声，吃惊的后退一步。

这一霎，伏在地上的高先生已万难保持镇定，怒叱一声：“狂徒！大胆！”倏地跃身站起，待将向君无忌扑身过去，却为皇帝出声喝住。。

“住手！”

高先生倏地收住身了，面向朱棣抱拳一躬及地，依然不敢正目直视，“皇上圣明，这个狂徒，竟敢冒穿太监衣帽，混身内廷禁官，请示御旨，容卑职将他拿下，千刀万剐，以昭大戒。”一面说，不住的频频后退，显示出他万难掩捺的惊惶惶恐。

圆睁虎目的朱棣皇帝，一直都没有忘记向君无忌继续观察，在对方英挺正直的脸上，除了慑人的义气之外，并不曾令他感到一些威胁及自己生命的恐惧。

他的天下是“打”出来的，多年来领兵打仗，身先士卒，自有其胆识策

略，乍惊之后，倒不曾为面前的这个年轻人吓住，反倒滋生出无比的好奇，对方的出现，在在使他由衷的感觉出好奇。

“既不是这里的人，夜入禁宫，难道你想对朕图谋不利？还是别有居心？”一面说，他转过来身子，随即在金漆盘龙的宝座上坐了下来，立刻使他感觉到，自己贵为天子，是权高位极的皇帝了。

君无忌摇摇头：“我没有这个意思，请陛下息疑，今夜冒死来见，一来请安问好，再就是向皇上打听一人，尚祈陛下惠允成全。”

“啊？”朱棣微似一怔，冷笑道：“你的胆子可真是不小，问人问到朕头上来了，说吧！你要问的人是谁？”

说时皇帝的两只手，已分别握向雕刻着一双金龙座柄的把手。这是有作用的。金龙椅柄早经专人设计，藏有精巧机关，左边倚柄龙口内设有钢簧强弩，能发毒钉一蓬。右边椅柄龙头，拔出来是一口功能切金断玉的二尺短剑，朱棣本人其实并非想象中的无能，曾从术士袁溟之处学会了一手障眼迷术，以及护身的三式精巧剑招，两者配合施展，即使身怀绝技之人，若上来昧于无知，亦难免不受其害。

他亦曾以此试探，两名卫士，都无能幸免于难，先后死在了他毒钉短剑之下。眼前这个君无忌，虽说功力不凡，终是年轻识浅，如何识得厉害？猝然出手，万无不成之理。心里这么盘算着，朱棣顿时稍压惊心，遂自有了主意。

君无忌这一霎心情却是错综复杂，想到了自幼离失的母亲，以及眼前虽已相见，却不相识的父亲，真个回肠九转，气势低沉。

朱棣颇似奇异的向他注视着，犹自在等候着他的回答。几度目光交接，他越觉眼前少年，仪表堂堂，气势轩昂，尤其是光彩的灼的一双眸于，神色慑人，连带他整个的脸上神情，都似与自己第二个儿子高煦颇有“虎贲中郎”之似。

他却没有再进一步的去想，其实眼前的君无忌更酷似一个人，只是那个人早已不再为他忆起，差不多已经完全淡忘。

“你不是有话要问朕么？怎么不说话？”皇帝脸上颇似不解，多少有些疑惑。

君无忌的情绪，却已酝酿成熟，眼前应该到了与父亲说话的时候了，却是碍于外人在场，一双眼睛灼灼有神的直向一旁高先生逼视过去。

朱棣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，“高起潜，你退出去！”

“遵旨。”叩安站起的当儿，高先生目光里满是惶恐，怎么也没想到皇上会粗心大意到这个地步，居然意欲单独与居心叵测的陌生人独处会谈，只是皇帝既然已经这么吩咐了，万无不遵之理。狠狠向君无忌看了一眼，便待退下。

当然，他心里却是有数，此番惊驾，自己职责所在，已是罪不可道，万一自己退出之后，皇上再有所失闪，便真正是“落头”的大罪。心念微转，却又忽然明白过来，很可能这是皇上的一步棋子，故意要自己下去部署一切，以待对方离开时，一举而将之成擒。

心里这么想着，高起潜不禁举目向皇上看去，果然皇帝眼神颇似有异，象是有所暗示，高起潜领会了皇帝的心意，便自不再疑惑，“皇上请放宽心，卑职就在寝阁候旨，这人就是插了翅膀，也飞不了，卑职叩退！”又跪下去叩了个头，才自转身去了。

寝阁内顿时只剩下父子二人。君无忌仍不放心，身形微闪，来到门边，撩开垂下的软玉流苏向外看了一眼，长廊静寂，叠落着高起潜渐去的背影，御苑花香，再不见一个闲人。这里无异是最重要的深宫禁苑，却又是静无人干扰之所，一切的防守，固然以此为中心，却又咫尺天涯，象是摒之在外。立身于花叶扶疏的御花园，你会感觉到这一霎距离世俗的如何遥远，哪里闻得着一些儿兵争气息？

自然，这些感触对于眼前的君无忌来说，那是丝毫没有意义的。

御座上的皇帝，显示着出奇的镇定，那也只是表面的样子而已，至于内心是不是一样的宁静就不得而知了。

“你的功夫不错。”皇帝不自禁的向他点头称许着：“如果你肯留下在朕身边效力，应该有一份很不错的差事，你可愿意？”

君无忌摇摇头：“在下无意功名，有辱陛下抬爱，尚请恕罪！”

朱棣“呵呵”有声的笑了，闪烁的眼睛，再一次在对方身上转着，两手把握着椅柄更紧。

擅于观人的君无忌，立时心里一动。每个人都有一张笑脸，只是那张脸如果是“笑里藏刀”的话，你却要切切提防注意了。目睹着朱棣的笑脸，却也不曾疏忽了对方眼神里的凌厉杀机，正是那凌厉的杀机，猝然间使得君无忌大生戒心，紧接着也就看出了破绽。

“君无忌，你不是说要向朕打听一个人么？这个人究竟是谁？”说时皇帝湛湛的目神，瞬也不瞬的直向他“盯”视着，只等着对方再走近几步，即可向他发出手边暗器。

“在下这里有一张人像刺绣，恭请陛下过目一阅，便知在下所要打听的这个人是谁了？”

朱棣不明所以的怔了一怔，频频点头笑着：“好，好，你就呈上来吧！”一面说时，朱棣的左手几乎已将按动掣钮，只盼着对方能上前几步。

他的这个愿望，随即为之实现。君无忌果然踏步向前，眼看着已临近眼前，朱棣的手指就在这一霎，即将按动机关，蓦地，他觉出有一股奇怪的力道忽然由对方前进的身子传了过来。这股力量，随着对方前进的脚步，恰似一个无形的力罩，猝然间将自己罩定，由不住使得他机伶伶为之打了个寒颤。正是这种奇妙却足以使他震撼的感触，使得他即将扳动椅柄机钮的手指，为之忽然停住。

这种惊惶其实只有皇帝自己心里有数，紧接着所接触到的来人目光，更似有无比的吓阻作用。

“陛下稍安勿躁，在下此来，一片赤子之心，绝无恶意，只请陛下垂阅一下这张刺绣当知一切了。”

话声方顿，随着他探出的右手，“波”的一声轻响，一片阴影，发自其手，轻轻飘飘，循着皇帝座处，飘落下来，却是不偏不倚，正好落在了他的膝上。

一霎间的杀机之后，代之而起的是无比的好奇。朱棣微惊之下，竟自暂时忘了向对方的出手，略作迟疑，随即把膝上那一面缎质刺绣拿了起来。

那是一幅石榴红色的湘缎刺绣，约莫二尺见方，朱棣缓缓拿起，迎以座前明灯，画上人物立时清晰在目。

石榴红缎子面早已退了颜色，只是那精针刺绣的美丽少妇形样，却未曾随着逝去的年月而少见退色，模样儿依然清新，特别是落在“有心人”的眼

睛里，其震撼、惊悸，应是可以想知。

画中少妇，显然是属于极品尊隆的朝廷命妇身分，满头珠翠的头饰之外，那一顶“单翅斜飞”的“巧凤金冠”，正说明了，她的出身只有一个可能，那就是本朝宫廷后妃才能享有的穿戴。

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对方来人所要打听的人，竟然会是一个女人，一个出身本朝宫廷后妃行列中的女人。皇帝的脸色微似一惊，他以十分奇怪的眼色，向着君无忌看了一眼，随即落目于石榴红的缎质绣像之上。

“噢——”一声悠长的呼叹之后，皇帝的两只手象是微微颤动了一下，紧紧的蹙了一下斑白的长眉，他随即把这帧刺像放远了，就这么一忽儿远，一忽儿近，看了又看，认了又认，终至于不能判定，“这是……是……”

“是一个与陛下相识的女人！”

“噢？”皇帝由龙座站起了身子，两只手拿着这帧绣像，再一次的仔细端详，画中少妇娟秀的脸，一霎间变幻出无数不同的表情，这无数的不同表情，敢情俱都似曾相识，曾是他所熟悉的。

“啊，她是……”几乎已是呼之欲出，却又沉湎于混乱的思潮之中。

敢情是过去的面孔太多了，多到数也数不清，一时间要在如此众多的面容里单独挑出一个人来，叫出她的名字，对他来说，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。然而这个女人却容或是例外的。

“二十几年以前，陛下其时尚在燕王任上。”君无忌的一声旁白，使得朱棣全身为之一震。

再回过头来垂视于手上刺像，画中少妇的美丽娇容，顿时更见清晰。

“啊，朕知道了，知道了……”一连两次说“知道了”，却仍然还不能呼叫出那个名字。

“陛下原来竟是无情之人！”君无忌忍不住冷笑一声，对于面前贵为“天子”，更是自己生身之父的皇帝，竟然出言讥讽：“这妇人的俗姓是姜……”

“姜”字出口，皇帝全身就象是忽然触了电般地一阵颤抖，却似有一种喜悦之情，闪过他的脸上，“姜贵妃！”朱棣的眼睛一霎间睁得极大：“是姜贵妃……朕的姜妃……”

“陛下终于想起来了……”说了这句，两行泪水终于忍不住，自君无忌眸子里滚落下来。

朱棣吃了一惊，看看面前的无忌，又看看手上的绣像，“姜贵妃”一经呼出认定，便自再也不会消失，昔日种种，一古脑的俱都涌现眼前。

“姜妃……姜妃……飞花……飞花……”

“姜飞花”便是这美丽妇人的真名实姓了，显然这“飞花”名字，连君无忌也是第一次听到，可怜他，对于自己亲生的母亲，所知道的竟是那么的少，以至于皇帝猝然呼出之时，他的反应是那么的惊愕与陌生。

“飞花……谁是飞花？”

朱棣怔了一怔，显然对于对方的有此一问感到诧异，“飞花就是姜贵妃的名字，你还不知道？”接着他用十分好奇的眼光，向对方青年注视着。

君无忌点了一下头：“现在我知道了。”然后他轻轻的念着“姜飞花”这个名字，觉得这个名字美极了，是他有生以来所听见过最美的一个名字，一时间脸上呈现出无比向往与依念，对于久别迷恋的母亲，又加深了一番憧憬。

“这张绣像你是从哪里来的？”似乎这一霎，皇帝才触及了心里的好奇。

“一直就在我的身边。”君无忌讷讷说道：“我保留它有二十几年了！”

“你又是谁？”皇帝的眼睛忽然睁大了：“为什么要留着这绣像？还有……”

君无忌冷冷的插口说，“请陛下先镇定一下，是我向陛下发问，而不是陛下问我！”

朱棣碰了个软钉子，倒也不以为异。他脑子里这一霎充满了太多悬疑，呆了一呆，缓缓点了一下头说：“还有什么你要问的？”

“我要问的是，姜贵妃如今的下落，陛下你可知道？”

“你……”朱棣呆了一呆，微微一笑：“这就是你所要知道的？她已经死了，二十年前已经死了！”

“那只是宫里的传说！”君无忌冷冷的说：“真的她，并没有死，一定还活着！”

“胡说！”皇帝用着不可思议而充满了怒气的眼睛看着对方：“你乱说些什么？……二十年前‘春暖阁’着了一把火，姜贵妃是被火烧死的……咦！你到底是谁？忽然跑进朕的寝宫问这些干什么？”

君无忌所听见的，竟是与外面的传说一般无二，如果他真是相信这个传说，他也就不会来了，他所相信的是另外一个传说，那个传说，充满了离奇色彩，说是母亲姜贵妃根本就没有死，“春暖阁”的一把无情之火，其实所烧死的，只是无关的宫女而已。

忽然他惊得一惊，发觉到自己所提出的这个问题，其实再愚蠢也不过，所能证明的无非是传说的“属实”而已。他反倒有一种轻松的宽慰感觉，既然这个传说“存在”属实，那么另外的一个传说也应该是实在的了。

“在下还有个问题，要请教陛下。”微微一顿，他才又继续问道：“如果我所知不差，姜贵妃还为陛下生了一个儿子。”

皇帝怔了一怔，倏地皱起了眉毛，“不错，是有这么回事。”

“他的名字是……”

“朱高熾。”朱棣摇了摇头，无可奈何的样子，笑了笑：“也死了，那个孩子和他母亲一样的命薄……他是病死的！”

君无忌一霎间象是跌进到奇寒彻骨的冰窖里，良久，他才似缓缓复苏过来，“谢谢陛下赐告！”苦笑着他点了一下头，“在下总算知道了一切。”

象是传说一样，自己早在二十几年以前，就已经“病死”，一切皆是出自母亲细心的安排，“明修栈道，暗渡陈仓”，自己能有今日活命，全在母亲的先见之明。

她老人家既能为“儿子”预作安排，当然同样的也能为自己顶留退路，故布疑阵，这一点应是毫无疑问可以认定的了。那么，她老人家便是与自己一般，应该是还在人世的了。君无忌忽然触念及此，内心真有说不出的激动，这种激动却是属于兴奋的一面，为着母亲的生存，而遥遥祝福，寄上心香一瓣。不自觉里，两只眼睛已敛满了泪水，几乎滚落出来。朱棣对于这个冒失的青年，越觉好奇。“哼”了一声，注视着地道：“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问这些事情？”

君无忌苦笑着摇了摇头：“陛下不必多问，这帧绣像尚请发还。”

手势略探，已自皇帝手里，把母亲绣像取了过来。

这一霎，无疑是最佳下手时机。

朱棣的一只右手原本就按持在龙椅把柄上。由于君无忌上来的威势，使

他自揣无能，乃自暂时打消了向对方出手念头，这一霎却由于君无忌的疏忽接近，乃致使他恶念再生。

君无忌果然虑不及此，疏忽了。疏忽的概念乃在于直觉上认定对方是生身之父，本能的便疏于防守，却没有进一步去仔细的分析这“亲情”的认定，其实只是自己的“一厢情愿”，朱棣压根儿蒙在鼓里，毫不知情。

无论如何这一霎间，事情却发生了。隐藏于朱棣龙座把手里的一口短剑，极其锋利，前文亦曾述及，皇帝为图防身，曾从术士袁琪处，学会了几手颇是诡异奇特的杀手毒招。这一霎不容思索的便自用在了自己亲生儿子的身上。双方身子已近到不能再近，君无忌索画心切，俯仰间更不禁暴露了整个胸腹要害。朱棣却是有心人，焉会放过了眼前的最佳时机？就在君无忌俯身取图，仰身方起的一霎，皇帝的辣手毒招已自发动。

确乎是微妙毒辣的一式杀着！随着朱棣向右微微转过，意在掩饰的身势，一口精光刺目的短剑已自他腕底翻起，软帻乍扬，斩金截铁的一口利刃，已自向君无忌右肋间刺了过去。

这一剑尽管毒辣狠厉，却也并非全无破绽，若在素日寻常情况之下，那是绝无可能在君无忌身上得逞。只是眼前情况特别，猝然施诸之下，君无忌简直无能防范。象是极其诧异的一种震惊，猝然现诸于君无忌的脸上。

“你……”

随着他腾起的身子，鹰也似的快捷，凌空直翻而起。饶是如此，朱棣的这一式辣手毒招，仍然未曾落空，“噗哧”一剑直穿右肋，随着君无忌翻起的身子，左手已自朱棣手中，夺下了那口短剑。“当啷”一声，飞出丈外，却有一股鲜血，自他肋间直喷出来，紧接着他踉跄的身子，已落了下来。

朱棣这一剑，虽说侥幸得手，目睹着对方青年这般神勇，早已吓了个魂飞魄散，先者，由于君无忌夺剑的力道过于勇猛，几乎把他由龙座上直拖了起来，一口剑毕竟把持不住，被夺出了手，人也踉跄跌出。对于朱棣来说，这可是他生平从来连梦也不曾梦过的奇凶大险，一时“龙颜”大变，大呼一声：“高起潜！”

话声方出，面前人影倏现，君无忌神兵天降般已现身当前，随着他递出的右手，奇光电闪，一口长剑已比在了他的脸上。

皇帝的感觉不啻已身遭毒手，“啊呀”的一声惊叫，待将倒下的一霎，才自觉到空中长剑并未落下，奇光耀眼的就在眼前，对方长剑剑尖，简直已触到了自己鼻尖，冷森森的一股剑气，更似流电般传自对方剑锋，瞬间已遍布全身。

“你……敢！”这似乎便是身为皇帝、亿民敬拜如神、被尊称为“万岁”、“天子”的人的最后余勇了。说了这句话，随即闭口不言，起自内心的恐惧、惊悚，刹那间已充斥全身，使得神武盖世、自视极高的这位当今皇上，也由不住心生寒意，为之面色突变，却把一双惊惶的眸子，直直向着眼前的君无忌逼视过去。

君无忌脸色苍白，朱棣这一剑无异给了他极大的创伤，几至举步维艰，他却倔强的屹立如故，原可立毙皇上于剑下，他却是万万不能。

瞬息间，鲜红的血已遍布全身，几至湿透了他整个半边衣裳。

“你……陛下你好狠的心！”一面说时，左手骈指如飞，自行点了全身几处穴道，暂时止住了怒涌的鲜血，只是却无能止住内里的流血，他只得一次次强提真气，不使扩散，如此尚能逞一时之勇而站立不倒。

朱棣显然被眼前这番景象吓住了。使他不了解的是，对方这个年轻人，竟然没有向自己出手，明明他有足够的能力，可以挥剑下落，他却偏偏对自己手下留情，这又为了什么？

这一霎，其实瞬息万变。早在朱棣临危坠地前的一声呼唤里，身负皇帝近身安危的“四品”侍卫高起潜，已闻声而至。这一次高起潜却是有备而来，来的更不止他一个人。软玉流苏刷的甩起，四条疾劲身影，一阵风也似的闪了进来，除了高起潜之外，另外三个人皆是锦衣卫中顶儿尖儿的矫健之流。

先时，高起潜召集他们，连同另外二十四名大年高手，已在寝宫外部署了极为严谨的阵势，只待君无忌束手被擒，这时皇帝的出声一唤，乃自不得不改了初衷。以高起潜为首的四名皇帝近身卫士，临时改向寝阁扑来。

四人身子方一扑进，乍然看见皇帝受制于对方剑下，俱不禁大吃一惊，登时吓得动弹不得。

高起潜怒叱一声，手指向君无忌道：“大胆狂徒，你……敢对圣上无礼么？还不丢下手上的剑，跪地请饶，真正活得不耐烦了！”话虽如此，这个高起潜却是脸都吓白了，连同另外三人，四个人在目睹着皇上受制的一霎，确是手足失措，一时没了主张。

君无忌冷峻的目光，在四人身上转了一转，又自回到当前皇帝身上，“我原有几句忠言，要向陛下进谏，此刻却是……不能了……”

说时剑势略收，向后退了一步，朱棣乃得趁势站起，只觉得眼前奇光刺目，仍自未能脱得对方剑势威胁之下。

忽然，他发觉到君无忌已为鲜血所染红了衣裳，不禁胆势一壮，嘿嘿冷笑道：“你已为朕宝刃所伤，还敢恃强好胜？不如抛下了手上的宝剑，跪地受绑，朕念在你是一条汉子，没有伤害朕的份上，非但可以饶你一死，还可以传太医为你治好眼前刀伤，以后更可赏你一份功名，在朕身边当差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”

君无忌紧紧咬着牙，心里甚是激动，原有一番道理，当面向朱棣诉说，却碍于身上伤势过重，一旦真力涣散，怕是死路一条。当时聆听之下，惨笑道：“想要我为你效力，那是梦想……陛下若是一意自大，动辄兴兵，亲小人、远贤臣，怕是天怒人怨，你这大明江山也难以保全……”说时，脸上神色骤变，由不住身子晃了一晃。

高起潜等四卫士若以为有机可乘，却又错了，事实上他的一只手掌，却在这时，搭在了皇帝肩上。

“我要走了，有劳陛下就送我一程吧！”

虽是重伤之中，却也余勇可嘉，朱棣皇帝只觉得对方落在自己肩上的那只手掌，直似一把透骨钢钩，整个肩骨都在对方掌握之中，性命攸关的一霎，他却也只有软化了，“你们闪开，退下去……关照下去，让他走。”

这几句话是向高起潜说的，后者聆听之下，心虽万分不甘，却也只有遵命之一途，“卑职等遵旨”高起潜挥了一下手，四个人一起躬身告退。

朱棣回过脸看向君无忌道：“你可以放心去了！”

君无忌摇摇头说：“不！还是劳驾陛下送我一程的好！”

朱棣倏地睁大了眼睛，却似将一口心头之火又压了下去，点点头道：“好吧！”

君无忌哼了一声，却把搭在父亲肩上的那只手掌，移向当前紫檀木，雕有龙纹的一张书桌上。

“陛下乃一国之君，言行当为民表率，当学尧舜之贤良美德，不为纣桀之暴虐无为，昔日唐太宗所以治国，自谓身边有三面宝镜，皆一时贤良之臣，陛下身边却无一人，诸良臣非死尽皆下狱，如此下去，国将不治矣……”微微一顿，颇似感伤的叹息一声，看了身边的皇帝一眼：“再者陛下春秋渐高，岂不知色欲伐身？长此以往，何以自保？尚望深以为戒……”

朱棣想不到对方竟然会有此一说，一时膛目结舌，不知何以置答。

君无忌轻叹一声，眼睛里满怀悲忿，冷冷说道：“今夜一别，后会无期，尚祈陛下深思在下所言，苟有一得，亦不妄小子今夜冒死进宫。”说到这里，那只持按在紫檀木桌面上的手掌抖动了一下，随自缓缓抬起。

包括皇帝在内，现场各人的眼睛，俱都情不自禁的向着桌面上移视过去。桌面上敢情留下了一个清晰的掌印，足足有半寸深浅，这番情景，一经传入各人目光，俱不禁为之大吃了一惊。

以高起潜这等深精武术内功的“行家”来说，眼前情景，亦足以令他惊惊，自揣无能。须知紫檀木坚逾精铁，休说在上面留下什么掌印，即使刻划些微痕迹，亦是万难。君无忌竟能以“肉掌贯注真力，使之落下半寸许深浅的掌印，这其间如无精深的“内气”，混合以“大力金刚掌”的精湛功夫，简直不卒为功。“行家伸手、剃刀过首”，高起潜目睹之下，一时噤若寒蝉。

朱棣的惊骇也就更是可以想知了。“啊……”不由自主的，朱棣发出了一声惊呼，只是睁大了眼睛，频频在君无忌脸上转动不已。在他眼睛里，对方这个青年，简直奇特到不可思议，脚下不由自主的随即向外步出。

君无忌点头说了声：“有僭！”随即跟随步出，高起潜等四人见皇帝被挟持，竟然亲身护送对方外出，生恐有所失闪，一时俱皆吃惊，职责所在，不敢怠忽，当下也都跟随其后，向着寝阁外面步出。

各人心里有数，眼前这个姓君的青年，别看受伤甚重，步履间已现蹒跚，若是拼命出手，仍是大有可观，眼下皇帝在他劫持之下，更是随时有性命之忧，一时俱都忧心忡忡，亦步亦趋的跟随步出。

原来高起潜先时被迫外出，早已作了必要部署，锦衣卫的卫士，俱已奉命聚结。此番情景，一经步出寝阁，立时昭然在目。但见御道两侧，雁翅般站立了两行卫士，各人一口长刀，附近花树丛间人影幢幢，更不知伏藏着多少机关。这些人原待在君无忌乍一出现的当儿，一举出动，将对方生擒在手，甚至于早经历练的一个搏杀阵势，也都部署妥当，却是万万没有料想到，走在最头里的一人，竟是皇帝本人，一时相顾失色，纷纷放下长刀，跪了下来。

皇帝的表情甚是尴尬，向前走了几步即停了下来，好在眼前虽有灯火，毕竟是在夜里，看不甚清，各人面对皇上的一霎，更不敢犯颜直睽，如此一来便自大大减少了朱棣的窘迫难堪。

“叫他们都跪在原地不许动，违令者斩！”这几句语是冲着眼前高起潜说的，后者立时领旨，上前一步，大声向眼前各人宣告了皇帝旨意。

朱棣这才转向身后的君无忌，微微一笑说：“现在你总可以放心的走了！”

君无忌目光一转，只见当前百十名卫士，全数匍匐地面，无一例外，甚至于连头也不敢抬起，所谓“君无戏言”，朱棣既然已行口谕降旨，哪一个胆敢不遵？至于寝阁之外的重重关隘，是否能平安渡过，却是不得而知。

对于父亲，他私心终有一番敬重，不欲迫其过甚。再者身上伤势过重，更是一刻耽搁不得。聆听之下，君无忌微作苦笑向着朱棣点了一下头道：“陛下保重，在下告辞！”

说时双手抱拳，向着当前的朱棣深深打了一躬，身子陡地直起，却似穿云之鹤，颯然作响声中，已自腾身掠起，落向正面官墙之上，紧接着再次腾身，倏起倏落，已遁身眼前寝官之外。

寝官之外，更是凶险重重，早经高起潜部署妥当。君无忌一经飞身下落，耳听得一声喝叱道：“射！”灯光突现，无数道孔明灯光，一古脑般地齐向着君无忌身上照射过来，紧接着一阵于弓弦声响，无数箭矢，一齐射到。

这番阵仗若是换在平时，君无忌根本就不把它看在眼里，只是眼前身负重伤之下，应对起来，可就大不轻松。第一拨乱箭，皆为他挥剑劈落在地，紧接着弓弦响处，第二拨乱箭又自射到。君无忌再次挥剑，运施剑气直向箭势中卷了过去，长虹飞卷处，来犯箭矢纷纷折断，劈落殿瓦。

这类剑气，极耗真力，君无忌一经施展，才知道重伤中力有未逮，先时封闭穴道，为真力冲撞自开，一时怒血四溢，湿乎乎的又自染满了前衣。君无忌一惊之下，顾不得恋战，身上向后一缩，施了个“狸猫戏檐”，在光彩刺目、色如琉璃的琉璃殿瓦上一个打滚，就势双脚力踹“哧”，有如腾蛇射空，足足飞出了两丈四五，落在了另一片殿瓦之上。

这番施展，极为快速，君无忌虽在重伤之中，亦是了得。无如这附近早经刻意安排，各屋脊殿瓦上，皆有埋伏。眼前君无忌身势方落，猛可里两条人影，倏地由暗中闪出，各人一口细窄长刀，二话不说，飞身抡刀就砍，君无忌慌不迭一个急闪，“呛”的一声，来人之的一口长刀，砍在了光滑坚硬的琉璃殿瓦之上。这人一惊之下，慌不迭向后收刀，却已是慢了一步，已为君无忌快速挺出的长剑，刺中右肋，这人惨叫了一声，一个筋斗直由高有七丈的殿瓦上直摔了下去。

君无忌一剑递出，却已是强弩之末，只觉着全身发软，仿佛虚脱，再也无能施出第二剑，偏偏另一来人的手上长刀，硬是饶他不过。这人身手端的不弱，随着他猝然矮下的身子，掌中长刀“刷”地直向着君无忌连肩带臂直劈了过去，刀身未至，先有一股侵入毛发的阴森刀气，颇是不可轻视。

君无忌原指望苗人俊会及时接应，却是迟迟不见他的现身，眼看着对方这一刀自己万万不能躲过，却又不能睁着眼睛等死，心里一急，左手攀处，已捞起了大块殿瓦，正待再一次施展真力，向对方脸上抡去。

猛可里，耳边上似有人低叱一声，紧接着一线银光，陡地自身后飞出，其速绝快，快到不容交睫，长刀卫士倏地有所察觉，已是闪避无能。

银光耀眼里，显示着飞来的暗器，只是一口极为纤细小巧的飞刀。由于来人的功力极高，飞刀又过于细小，猝然出现，防不胜防，一时正中面门。长刀卫士“啊”的痛呼一声，随着飞刀的疾势，凌空一个倒栽，直由殿宇上翻落下去。

这一霎紧迫万分，却是多事之秋，蓦地左面殿阁间传过来一片混乱，似有人于混乱中开辟了第二战场。

君无忌把握着这一霎良机，方自挺身站起，暗影中一条人影，快闪而过，如影附形的已贴在了自己身后。耳边也响起了来人清脆的口音道：“别逞能了，让我背着吧！”话声出口，更不问对方是否同意，身子一转已绕到了君无忌前面，迎着君无忌微倾的身子，向上一托，已把他背在了背上。

此刻的君无忌连话也懒得多说上一句，真正是一点力气也没有了。他已经知道对方是谁了——沈瑶仙！

那清脆而含有苏白的北京口音，正是她清晰的写照。这声音正是他衷心

所盼望的，忽然间出现耳边，更有说不出的温馨熨帖感觉。

无论如何，他却是无能拒绝，只有“接受”之一途。眼下他无力的伏在对方背上，虚脱得连一点劲道也提不起来，却不能不说上一句感谢的话。“是沈姑娘吧？又是你救了我……”

“别……”沈瑶仙“哧”的笑了一声，一连两个飞纵，落向墙头，才回身轻嘘道：“说话就说话，可别冒热气儿，我怕痒。是我又来了，谁叫咱们有缘呢！”她似早已勘察好了退路，话声一落，再不迟疑，一路轻登巧纵，已隐身花树丛中。宫廷内院地方大极了，真要藏两个人，还真不易被人发现。

沈瑶仙几个闪身，扎进大片林荫，再绕了个弯儿，倏地飞上了瓦面，背上虽负了个人，依然轻灵如故。身子一经登上了瓦面，立时俯了下来。

“对不起，再忍一会儿，先看看风头再说。”嘴里跟背上的君无忌说话，一双眼睛却没有闲着，骨碌碌往四下转着。

在她眼里，皇官内院这一霎可真是风云乍起，灯笼火炬，人声喧杂，掀起了如海怒涛。可却与眼前自己二人发生不了什么关联。“摇光殿”秘功之一，开宗明义的便已说明了以“智”胜人的对敌“上策”。临场上阵，哪怕对方是一等一的强人，如果对手之前，先能冷静下来，仔细的盘算一下时空人地，常常便能稳操胜券。就是因为这番仔细，才落得了眼前的片刻宁静，这隔岸观火的片刻闲暇，不啻为她带来了一份欣慰。

毕竟她年岁过轻，童稚未去，时常爱促狭谁来逗乐，看着人家白忙乱叫，无的放矢，心里先就好笑：“有个好地方，谁也找不着，先让我瞧瞧你的伤，咱们养足精力再走！”

身后的君无忌仍没有答话。沈瑶仙随即站起，分出一只手托着君无忌的身子，生平这还是第一次接近男人，尤其是这样“亲近”的接触一个男人，偏偏这个人是自己所钟意的人，那种感触可是微妙之极。

顺着画檐边上的一道檐沟，往前赶了一阵，冷月稀星，倍感阴森，却因背上的那个人，使她心里有一种暖暖的感觉。

身在高处，迎着冷冷天风，如此踏瓦行了一阵，来到了一间阁檐前。映着寒月，清晰的看见一扇六角形的窗户，窗扇虚掩，却是半开着。沈瑶仙掂了一下身后背着的人，小声说：“这地方好极了，鬼也找不着！”一面说身形前俯，左手轻推，已把窗户推开。

“你先进去，我扶着你。”说时娇躯下蹲，待将把君无忌放下来时，才自觉出了有异，咦了一声道：“你怎么了？”回头一看，由不住大吃了一惊。身后的无忌，圆睁着两只眼，满脸汗珠，却是牙关紧咬，表情迟滞，敢情俯在自己肩上，竟是“死”了。

一惊之下，吓了个半身发麻。原当他不过是受了些外伤，不关紧要，哪里知道伤势如此之重，而致落得了眼前这步田地。一想到“死”，沈瑶仙下意识的打了个冷颤，顾不得先放他下来，径“自向敞开的六角窗扇里钻了进去。

原来这座殿阁，为皇上储书的“懋勤殿”，除了正殿陈设着许多图书翰墨，另有书房三处，内里布置华丽雅致，专供皇上小憩读书之用。无意中潜身进入，发现了这处既安全又隐秘的所在，想不到转眼间就派上了用场，却是始料非及。

眼下，沈瑶仙把君无忌放在铺有黄绫的软榻上，却不知正是皇帝朱棣日间憩息之处。

她心里急坏了，偏偏屋子里黑得很，两只手在对方身上摸摸，湿糊糊的摸了一手，又粘又腥，竟是两手的鲜血，“啊，不……君无忌……无忌兄，你可千万不能死，我求求你……求求你……”心里一急，连眼泪也流了出来。

当下匆匆摸出了身畔的千里火，迎空晃动“叭打”一声点着了。她这“千里火”亦为摇光殿精心设计，除了外形精巧之外，光度更较一般江湖人所用为强，一经燃起，火苗子足足冒起来有尺把来高，照得整个轩阁光影的。

借着这蓬火光，再向榻上的君无忌细细打量，沈瑶仙只吓得目瞪口呆，半身发冷。床上的无忌，简直已是个血人，脸上白渗渗的竟是不着一些儿血色，鲜红的血不但染满了他全身衣裳，竟连身下的“龙床”也染红了。

沈瑶仙几乎傻了，其时早已泪流满脸，竟自连声抽搐起来，呆了半晌，才似忽然警觉过来，暗忖着我这是怎么了，千万慌不得，救人要紧。心里一直惦记着“救人要紧”四个字，这才强自镇定下来。

龙床边上高挑着两盏琉璃灯，样式特别，瑶仙把千里火往灯里一送，才一靠近，竟自着了。

熄了千里火，沈瑶仙心里通通直跳，有生以来，她还是第一次这么着难害怕过。抖着手，先用自己的丝帕，把他脸上的汗渍擦净了，试试出息，象是还有口气儿，只是出入极微。这个意外的发现，顿时使得她神情一振，慌不迭由身上取出了自备的“摇光殿”灵药——“小还金丹”。看看所剩不多，只得数粒，费了半天的事，才把他闭着的嘴张开，一古脑把瓶子里剩下的药，全数都倒了进去。

君无忌身上还在淌血，“呀……”这可叫沈瑶仙着了难。方才君无忌虽然自行点穴止血，无如后来连施气功，自行冲开了关窍，是以流血不止。

沈瑶仙只见流血，却不知伤在何处，非得脱下他的衣服，仔细观察不可。为此她着了一阵子难，想了想，终究是救人要紧，别的可就顾不了许多，当下跃身而起，先把敞开的窗户关好，拉上窗帘，身子落下之后，随即动手解开了他的衣服，倒是不费事就找着他肋间的一处剑伤。真没想到，他的伤势如此之重，看来是伤及内脏要害，这就难怪了。

沈瑶仙吸了口长气儿，镇定着先把他外伤附近的穴道一一封闭，揣测着他受伤的部位，可能是肝脏附近，果真要是伤了肝，那可就……想着想着，只觉着鼻子一阵子发酸，热泪由不住簌簌直淌下来。

她随身还有一小瓶“摇光殿”秘制的止血生肌妙药，一直带在身上，后来就没有用过，更不知它的灵效如何，一经触念，忙即搜出，当下打开瓶盖，小心的在他伤处附近倒了许多。

这药效颇是奇妙，才一沾着他的伤处，即泛出了一层白色的极小泡沫，很快的即把伤处附近掩住，竟是不留下一些儿缝隙。

沈瑶仙看了心里动了一动，终不知是否奏效？当下她找着了可能是皇帝专用的布巾，把他身上血迹擦了擦，且把黄绫被单，权作是裹伤的布带，小心地为他包扎一通。这些工作虽是细小琐碎，但因提心吊胆，心里又有一份牵挂，做起来甚是累人。一切就绪，她脸上也见了汗，伏在君无忌心口上听听，那颗心倒是不缓不急，有一下没一下的跳着，何以他到现在还没有醒转过来？可真叫急死人！

夜当已深了。皇宫内院由于地方过大，虽然经过方才天翻地覆的那种折腾，也只是一瞬间的事，这时随着时间的渐晚，又似回复到原有的宁静。也不知外面怎么样了？

琉璃灯盏无声的燃着，小小的火焰在澄黄的琉璃罩里时耸又缩，象是施出了浑身解数，由此而泛出的光彩，便自多彩多姿，很容易吸住人的眼睛，倏即发觉时，却已是视线混淆，眼前金星乱冒。

“唉……”从来少愁的姑娘，自从上一趟江湖回来，竟然也学会了叹气。灯下，她再一次的向无忌打量着，对方已不再是“陌生”的人了，包括他的人，他的心，他的内涵，他的作为武功，都已是自己所深深熟悉，乃至才会赢得自己一腔爱慕。

然而，他却仍然还是“陌生”的，他的出身、来历、师门……甚至于“君无忌”这个名字，都值得怀疑，讳莫如深。至今仍不为自己所知，这么说起来，自己对于他，仍然还只是知道得那么么少，何以他就有那么一种力量，能够把自己深深的吸住？

这番感触其实早在乍见之初，便已有了感染，如今更是深陷泥足，难以自拔。真是说不清的，总象是他的那张脸在哪里见过似的，便是那番冥冥中的“似曾相识”，排斥了自己对于他的少女矜持，乃至演变到了今日这般下场。如今是想忘，忘不掉，想舍，舍不得。

站起来走了几步，一只手按向墙壁，神情所显示竟然大为失措，仿佛整个心都乱了。

“君无忌，你可不能死……我求求你……求求老天保佑……保佑他平安康复，快活过来吧……”象是念咒儿似的，心里一个劲儿的这么嘀咕着，整个身了都仿佛已然虚脱，竟似乱了方寸。

她这里声声祈祷，情寄无助，却听得身后窸窣声响，颇似有了异动，紧接着传出了君无忌的一声呻吟。沈瑶仙呆了一呆，简直以为自己耳朵听错了，霍地转过身来。果然是君无忌。象是刚由昏迷中醒转，睁着一双朦胧的眼睛，正在各处转动着。

“你……醒了？”象是一阵风似的，沈瑶仙忽然来到了他眼前，掩不住的喜悦之情，却在双方目光接触的一瞬，才自抬回了少女的矜持，一时间便绯红了脸，颇似难以自处的看着对方发起呆来。

霎间的宁静之后，君无忌总算明白了是怎么回事。微微的点了一下头，脸上情不自禁的现出了一丝微笑，无疑的，这个时候，能够看见沈瑶仙这张清新可人的脸，使他由衷的感到快乐欣慰。

沈瑶仙往前走了一步，挨近到他身边，蹲下身子来，“刚才真吓死我了，谢天谢地，你总算醒过来了，现在慢慢的听我说，不要急，不要害怕……”

君无忌不由自主的绽现出一丝苦笑。沈瑶仙这才觉出自己语态有异，竟似把对方当作一个无知的小孩，自己的口气更象是一个大姐姐那样的自然，以君无忌那般功力、内涵见识，岂能没有自知之明？显然他对于自己的伤势，已了然胸次，才会紧闭双唇，一言不发，以使真息不致外泄。

“你的伤势极重，又失去很多的血……外面的穴道已为我用闭穴手法封住，可是里面到底伤在哪里，我却是不知道，只有靠你自行试着以真气处理了！”

君无忌点了一下头，表示她言之有理。

沈瑶仙含笑道：“我已经给你吃下了摇光殿的‘小还金丹’，药效极强，对你气血应该有很大补益，刚才我担心你一直昏迷不醒，不能运功自行调息，致使药力不彰，现在你醒了，这就好了，回头等药性发作，你见机用功，我再从旁助你一臂之力，定然大见功效，所以你用不着担心。”

君无忌略略的又点了一下头，眼神里流露出由衷感激，或许他急欲知道如今身在何处？一双眸子随即向四周移动过去，当他看清了这间房子里的一切摆设之后，由不住大大现出了惊诧。

“你奇怪吧！”沈瑶仙微笑着说：“这是皇帝的书房，我们还在皇宫！”君无忌眼神立时显出了诧异。

“最危险的地方，常常也是最安全的。”沈瑶仙注视着他侃侃说道：“刚才外面闹翻了天，我们这里却安静得很，如果我当时背着你慌张的往外面跑，很可能现在还身陷重围，你的伤又如此之重，是否能安全逃出，可就大有问题，还好，我事先发现了这个地方，人不知，鬼不觉，保证安全极了。”

君无忌静静的听她说，对她的机智聪明，由衷赞赏，自从那夜雪山邂逅，双方对剑之后，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再看见她了，只以为此后人天远离，后会无期，即使有缘相会，再见面时是否还能保持着一份和谐？抑或是拔剑相向，拼个你死我活，可就不得而知。却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，竟会是在这般场合再次见面，承她的关爱，再一次救了自己，这该是多么深挚的情谊，尤其是在于双方基本上敌对这个立场，突然而化此戏剧性的转变，个中真情可就今人大堪玩味了。

他的感触透过了深这目光，已是毫无保留的传递了过去，慧心如沈瑶仙，焉能会无所体会？她用了一个会心的微笑，领受了他的知情。随后她轻声道：“现在距离天亮大概还有两个时辰，天亮以前，我们准可以离开，你大可不必担心，只管运功调息，小心医治你的伤吧。”

一边说，她已把一只纤纤细手探出，轻轻握向君无忌右手脉门，随即把本身内气真力，缓缓输出。顷刻之间君无忌全身已兴起了洋洋暖意。

原来大凡一个精于深湛内功的人，本身都练有一种属于自身体能的“真气”，也就是所谓的“内气”真力。平日除用以护体强身之外，敌对时举手投足，在在可以施展，随各人功力之深浅，对敌人构成不同程度的伤害，功力强者更能化虚为实，化柔为刚，所谓“持木为剑”、“抡衣成杵”，举手投足制敌以死，更是不在话下。

“真力”既有此神妙作用，自然被视为本身至宝，即使用以对敌，也不会轻易施展，如持以输送外人，对于施功人本身，更有一定程度耗损，自为本身所力戒而不乐为。沈瑶仙怎会不明白这个道理？而眼前为了救助君无忌脱离危难，她却也顾不及此，毫不自惜的慷慨输送，使之流向君无忌体内。

果然效果昭彰，片刻之间，君无忌的一双眼睛里已有了光彩。这一霎甚为重要，君无忌不敢失之大意，俟到对方真力输送至一定程度，他本身真力亦随之活跃而起，两厢一经会合，霎息间形成了大股暖流，上下左右，在他全身上下连连回荡不已。

沈瑶仙想不到他的功力如此精湛，在如此伤势之下，尚能有所运施，内心暗自钦佩。她忖度未来的半个时辰，将是对他安危有决定性的关键时刻，自己因不明他体内的伤势如何，实在也无能帮忙，一切全在君无忌自己运功调息了。

她因为运力输送过剧，自身也感觉出十分疲惫，需要运功调息，当下缓缓松开了紧抓着对方手腕上的那手，一言不发的走向一张座椅，坐下来静静休息。

这张座椅，显然又是皇帝的龙座，橡木的把手椅脚，都雕着“龙”饰，坐处铺着黄缎子的丝囊软垫，十分宽大，正合适沈瑶仙盘膝静坐。再看君无

忌已然改了睡姿，变为侧睡姿态，两条腿一伸一曲，右手曲肱枕于头下，一副从容优闲姿态。

沈瑶仙却识得这是一个“金刚卧禅”的运功姿态，试看无忌双眼微阖，出气和缓，尤其是发鬓眉心各处，沁聚着点点汗珠，以此推想，对方正当运息打通全身关隘之紧要关头。她因以猜想，君无忌当是在聚集真力，清理体内先时所积存的瘀血。这一步工作至为艰巨，设非有“气返元虚”内功境界，万难施展，看来君无忌必定是在尽力于此了，果真能把体内瘀血逼出体外，当可复元如初，否则情势堪虑。

心里这么盘算着，沈瑶仙暗暗寄以祝福，随即盘坐椅上，自个运起功来。“摇光殿”秘功果然效果昭彰，只不过盏茶时间，已自收到了预期效果，先时疲惫固已不再，通体上下更是无比舒泰，仿佛每一个毛孔都是张开的，舒服极了。

这一霎，却也正是君无忌的要命关头。蓦地，使她警觉到传自君无忌那一面的沉重出息声。沈瑶仙吓了一跳，慌不迭转脸看去。却见榻上的君无忌，这一霎汗下如雨，一张脸涨得红中透紫，两只眼睛怒凸如珠，煞是骇人。

沈瑶仙“啊”了一声，还不及跑过去的当儿，君无忌已自有了动作，随着他半起的坐姿，嘴张处，一口怒血，箭矢也似的喷了出来。这口血足足喷出了丈许高丁，砰然作响的击向壁顶，刹那间怒血四溅，染红了半边壁顶，整个书房象是落下一天血雨般地膝陇，直把沈瑶仙吓了个面无人色。

紧接着惊吓之后，她总算明白了个中原委，一时情发于衷的笑了。笑靥里间容着哭泣，点点泪水顺着腮帮子滑落下来，她是太高兴了，为着君无忌的“起死回生”而庆幸，喜极而泣。

天交四鼓。仍然还是檬渫的一片夜色，看不见一丝儿曙意，只在遥远的东边天际，隐隐现着一线儿灰白，便是天亮的唯一见证与讯息。

君无忌面色苍白的坐在椅子上，把一口长剑插好背上，目视着瑶仙微微点了一下头，表示可以走了。

沈瑶仙原意象来时一般的背着他离开，她却了解到君无忌万万不会接受，虽然他“瘀血”尽去，真气内聚，已然脱险为安。到底伤势至剧，非同小可，不宜过于劳动，只是对方的倔强，她深深了解，说了也是白说，不如顺从他的意思，加倍小心的好。

一番混乱之后，紫禁城显得出奇的安静，偌大的皇城听不见一些儿异音，偶尔迂回天际的晨凤，带动着“叮叮”惊鸟银铃的小小声响，使眼前的气氛更沉静、更单调。

“记着，无论什么人，天大的事，都由我来对付，你跟着我走就是了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你不要出剑！”说着，她随即站起身子，走向门边。

君无忌看了一下身上的衣服，穿着的竟是一袭赭黄“软帔”，系软带，想是皇帝素日“燕居”的随便衣着，穿在自己身上倒也合适。彼此原有“父子”之亲，一朝判袂，人天远隔，残酷的情势发展，乃至父子视同陌路，见面不识，临别一剑，以生身之父手刃亲子，世间凄凉之事，何过于此？想来更不禁为之心碎矣。

以无比凄凉心态，忖度着此一父子血泪雠仇，君无忌一时心如刀绞。对于父亲的辣手，他并无丝毫衔恨之意，却以自己的悲痛遭遇凄凉身世，感到无比痛心。眼前待将踏出皇城的一霎，真个感慨万千，今后他将不会再踏进这里一步，冥冥中的父子之情，也就到此为止了吧！

思念中，他随即探手入怀，不禁吃了一惊。沈瑶仙正待开“门”步出，见状一怔道：“怎么？”

君无忌站起来道：“我原来的衣服呢？”

沈瑶仙一笑道：“原来为这个。”随即指了一下桌上，“那不是么？”

原来衣着染满鲜血，随便脱下，卷作一团，却不曾留意，里面竟裹着君无忌片刻不离，魂牵梦系的东西。还好，那物什并不曾遗失，只是一半已为血渍所染。君无忌如获至宝的抢到手，灯下展阅，发觉到慈母绣像，半为鲜血所染，只觉得一阵心痛，禁不住涌出了热泪点点。

沈瑶仙呆了一呆，缓缓走近过来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仿佛看见是一幅石榴红色的绢绣，上面绣着一个美丽的官妆妇人，待将仔细着时，君无忌已小心卷起，放入怀里。

“一幅绣像！”她用十分好奇的眼睛，向君无忌看着：“是谁？”

君无忌看着她不自然的苦笑了一下，站起来说：“我们走吧！”

沈瑶仙才自发觉到事涉对方隐秘，尽管心里无比好奇，却也不欲再问，心里七上八下，颇不宁静。

“这年轻漂亮的女人，又会是谁呢？难道会是他过去的恋人？”突然的这个念头，连续冲击心头，一时间心里怪不自在。女孩儿家心细如发，特别是对于自己钟情之人的感触最称灵敏，偏偏君无忌表情诡异，更自为此谜底加深了一层悬疑。

沈瑶仙满是狐疑的向他窥了一眼，暂把一腔疑团压置心底，却不禁忽然又自想起，那绣像中的女人，分明是宫廷命妇妆着，倒与春若水今日身分相符，莫非是她？再想春若水今日已是汉王贵妃，即使二人当初两心相爱，今日情况，又焉能会有合好之理？却又转念那绣像看似陈旧，显然保存有年，春若水下嫁汉王只不过是今年之事，这么想来却又似与若水不生干系，难道说他早在认识春若水之前，就已经有了恋人？真正费人思忖，想来气馁。

这番感触，说来唠叨，其实在沈瑶仙思念起来，不过是瞬息间事。外表亦不曾现出任何征状。思念之中，二人已步向门前。沈瑶仙回看了一眼，说：“啊，我几乎忘了！”身形轻晃，重返室内，将两盏琉璃灯熄灭，再回来悄悄打开门儿一线，向外窥探一下，转向君无忌说：“我们可以走了！”君无忌斗志全消的向她微微一笑，无异是一切由她做主，马首是瞻了。

沈瑶仙点点头说：“这条路我来时勘查过，你大可放心，还是那句话，你尽可能不要出手，一切都有我呢！”微微一笑，露出了既白又整齐的牙齿，映以星月，晶泽有光，颇有传神之美。她敢情又想到了一个主意，由随身豹皮革囊内取出了一根丝绦，抖开来足有两丈长短，一头握在自己手里，另一头却交给君无忌拿着。

君无忌明白了她的意思，随即将丝绦一端紧握手内。原来沈瑶仙深恐他大伤未愈，功力不足，这根丝带一来可以助其行走，再者更可以随时灌注真力，作一切必要应付，自是一举数得。

是时沈瑶仙已潜身门外，丝绦微抖，示意君无忌可以出来。前面是一具高大的金鼎，正可借以掩身。二人仁立鼎前，略事观望，这附近尽是高大大殿阁楼影，阴森森不见人迹。沈瑶仙前此早已把这附近勘查得十分清楚，颇似胸有成竹。当下向君无忌点头暗示，即速向右侧方一丛花树间快速行进。二人一前一后，相隔丈余，行走于花间小径，态度从容，并无鬼祟回避形迹。

御花园设计幽雅，松柏成行，花叶扶疏。其间不乏奇花异卉，鳞峒怪石，

只是眼前二人却无意观赏。绕过了一排松柏，赫见一亭耸峙当前。

此时此刻，正有两名高冠峨服的大内卫士按剑侍立，想是对于逐渐行近的男女二人，大感诧异，不约而同的步下亭阶，并排而立的直向这边望着，眼都直了。君无忌猜知沈瑶仙必将施非常之手，却不知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？内心略作提防，认准了左侧方那名卫士，必要时可以出手助阵，以防其万一逃窜。

双方距离，越来越近。二卫士由于立身明处，沈、君二人却是由暗处来，只看见一个大概影子，根本分不清什么路数。

前行的沈瑶仙，忽然站住身子，微笑道：“你心地仁厚，我也就手下留情，罚他们站吧！”话声以“传音入秘”直送向君无忌耳边，自不虞为人发觉。话声甫出，右手轻起，意似掠发的招了一招，二卫士便自不再移动。

这番出手，堪称高妙之极，却未能逃过君无忌的观察之微。先者，在沈瑶仙手势方起的一霎，两丝流光，宛若一线自其指尖飞出，紧接着二卫士站立的身子微微一颤，便不再移动。

敢情沈瑶仙这一手神乎其技的暗器出于，亦为“摇光殿”绝技之一，名唤“弹指飞星”，乃系极其细小的钢丸，大小一如粟米，平素藏于十指尖端，一经内力灌注，弹指即出，强弱视各人功力不同，除可用以作人身定点“打穴”之外，内力深厚者，亦能于一弹之下，致人于死，妙在其体积过于细小，防不胜防。

眼前两名人内卫士，正是为这“弹指飞星”双双命中眉心穴路，两卫士也不过仅仅觉得身上麻了一麻，随即不能移动。君无忌看在眼里，不禁暗自吃惊，沈瑶仙的武功固然他早已由历次接触里，有所认识，然而眼前这般施展，所显示的内气真力。真正可以称得“高明”二字，实已与自己相伯仲，由此而观，这“摇光殿”秘功，诚乃深奥高超，却又博大精深，眼前这位沈姑娘，必已尽得其殿主李无心真传，弟子如此，师傅更是可以想知。

这就不禁使他联想到了那位至今还不曾见过一面的李无心，心里不禁微有志忑。

实在说，由于苗人俊的一再警告，“摇光殿主”李无心这个名字，早已深植其心，对方偏偏却又讳莫如深迟迟不出，越是这样，越带给了君无忌内心无穷压力，这看不见，摸不着的内心恐怖战术、强大压力，只怕是李无心根本就没有料想到的，如果她对于君无忌这个人，一直是采取敌对态度，必欲置其于死地，那么这个战术的运用，实在极其成功，即使以君无忌这样定力坚固的人，或多或少也已受到了感染，渐渐感觉到有所招架不住了。

然而，命运的安排，却又何其微妙。尽管“摇光殿主”李无心的目前动向，讳莫加深，无论如何，她手下的一子一女苗人俊与沈瑶仙，却先后对自己都改变了敌态，更进而成了朋友，这么想着，他心里实在不无感慨，因以对眼前情深义重的沈瑶仙，更不禁兴起了一种深深的感触，这番感触并不仅仅是“感激”而已，应有更深挚的情谊与内涵。当他定睛向沈瑶仙注视时，这番感受其实已无待言宣，早已借助于目光的传达，传送了过去，知情如沈瑶仙者，当能有所体会。

沈瑶仙微微一笑，扬动了一下她黑而细长的眉毛：“这暗器的手法虽是殿主教给我的，可是她老人家却严戒我不许施展，说是太不光明磊落，有失武者的风范，今夜情形例外，你别见笑！”微微一笑，随即移步前行。

君无忌心里动了一动，这才知道“摇光殿主”李无心为人之“一斑”，

总算让自己了解到所面对的这个未来大敌，最起码具有君子的风范，比较起来，应该是易于防范，属于“高尚级”应予尊敬的敌人一型。

思念中，二人已穿过了眼前院落。仍然是沈瑶仙在前，君无忌在后，这个走法，毫无疑问的后者乃是处于被“保护”的地位。君无忌自知无能应付大敌，难得佳人推心，也就甘于托庇，虽然他生性极是要强好胜，这一次在沈瑶仙的关怀之下，他竟然不再坚持，默默的承受了对方的好意关怀，对他来说，实在是一一生中少有的经验。

沈瑶仙前进的步子，看似不疾，其实极快，关键全在足踝之间，这类全凭真气提聚运施的功力，自非一般武者所能企及，妙在寓动于静，外表丝毫不着痕迹。

君无忌伤势未愈，自是不宜如此施展，当他脚下移动时，才自恍然觉出，透过手中绳索，传递过一缕真力，一经与体内气息接合，立刻散布全身。一时举重若轻，用之于行走奔驰，更是得心应手，无需费力，即可与对方配合，快慢随心，同时并进。

前行来自在一处月亮洞门。沈瑶仙忽然定下脚步，君无忌原待以传音提醒她注意，见状情知她已有所洞悉，便自住口不言，沈瑶仙再次举步，若无其事的大步向门内穿入。

对于沈瑶仙，君无忌完全可以放心，料定着她的胸有成竹，果然一念未竟，前者已有了行动。就在沈瑶仙脚下待将踏出洞门的一霎，两口雪亮钢刀，闪电交错般直向她身上招呼下来。

这一霎快到极点，猝然加身，简直不易作出任何反应。沈瑶仙早已洞悉在先，有了应变先机。蓦地停住身子，竟是恰到好处。“唻—唻—”刀风两缕，险乎其险的擦着沈瑶仙的鼻尖，直落下来，虽说险到万分，毕竟仍然还是走了空招。两名大内武士，无疑具有高明身手，一刀走空，自知失了先招，赶紧向两旁撤身，却是慢了一步。

其实，包括两名武士，一刀失手之后的动静，也早在沈瑶仙的算计之中，二武士抽身动作不可谓不快，却是正中瑶仙的下怀。一口长剑恰于其时振腕脱鞘而出。快慢速度，恰恰与二武士动作相当，二人简直来不及作出任何反应，已然双双为长剑劈中。这一次格于现场情况，已无能手下留情，剑势落处，血光迸现，双双正中面颊，怒血四溅里，各自倒了下来，当场横尸就地。

剑势一出即收，沈瑶仙更不迟疑，快速向前踏进，反手一剑，劈向一丛金丝竹荫，长剑如虹，划起了大片银光。这一剑沈瑶仙忖度周密，掩身于金丝竹影里的这个人，在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之下，简直无能防备。“碴！”剑落复起，带起了几片细长的竹叶。掩藏于竹丛中的这个人随即缓缓倒了下来。如果是白天，或许尚能看见淌出来的红红鲜血，而此刻黑夜，却是什么也看不见。

死者当然是一名大内卫士，能够在内廷禁苑当差，当然不是泛泛者流，这类人平素狗仗人势，恃宠而骄，加以身手不凡，平日不知干了多少坏事，今夜碰在了沈瑶仙这个女煞星手里，也算是恶贯满盈，咎由自取了。

就在沈瑶仙剑劈竹丛的一霎，君无忌已自有了警觉，倏地向后退了一步。

一条疾快人影，直由斜刺里猛速快窜而出，人到手到，“刷啦”脆响声里，一条链子银枪已自抖出，枪身抖了个笔直，蛇形枪尖，直认着君无忌咽喉上直扎过来。

君无忌虽是困于内伤不便有所施展，却也不能站着等死，正待有所施展，

却让沈瑶仙抢了先着。

随着她转折的身于，其实是身到剑到。连番的凶恶场面，已激起了她凌厉杀机，此时此刻，已无能手下留情，象是倒挂银河，身回剑转，洒下了一天银星。这人一只软兵刃，看看已将得逞，怎么也没想到杀着起自身后。为解君无忌眼前之急，情急之下，沈瑶仙竟自施展出摇光殿最称厉害的“分光剑影”手法，强大的剑气一时化作漫天剑雨，一古脑直向来人当头罩落下来。这人突然警觉，其势已有所不及，剑势落处，怒血四溅，已自仆尸地上。

这个四人一组的大内卫士，素日经过严格训练，原来具有极度防阻敌对功效，想不到一朝遇见了沈瑶仙这等来自“摇光殿”的强敌，竟自如此不济，一经交手，全数瓦解冰消。沈瑶仙剑下连伤四人，虽是迫于不得已，却也不欲再多造杀孽，向着君无忌点了点头，直趋向一条花间小径，快速前进。在沈瑶仙内力援输之下，君无忌乃自不曾落后，一阵疾行快奔，间或着几处免起鹞落的窜高纵矮，由于动作的快捷轻灵，总算没有惊动其他大内卫士，盍茶之后，二人已潜身宫外。

日出前后，二人来在城外一家豆浆店内进食。

眼前座客零星。面迎着远方官城的高大墙影，血色阳光，在蓝碧澄黄不一的琉璃殿瓦上，交织一片五彩斑斓。

护城河的河水，荡漾出一片橘丽，谜样的波光里，正有无数快船，来回奔驰，船上兵卫，全副武装，戈钺在朝阳的映照里，闪闪有光。

显然是昨夜事发，乃自有此番骚动。二人对视着，一时默默无言。

小伙计送来油炸的“麻花儿”，大碗的豆腐脑和新烤的烧饼，都不是什么出色的东西，只是在连夜奔驰打杀之后，吃起来却是甚有味道。

吃了一满碗豆腐脑，两个烧饼，一小碟糯米瓷饭，沈瑶仙才放下了筷子，却发觉到对面的君无忌所食甚少，一碗豆腐脑只吃了一半，把个酥脆的油炸麻花，玩儿似的就嘴嚼着。她随即明白了，对方早习辟谷之术，只需日餐六气，饮水即可，眼前大伤新愈，尤宜在内功方面调息锻炼，自是不宜多吃，由此忖度，君无忌平素内功造诣，原是极深，应在自己之上，有句话，她纳闷儿了很久，一直都还没有问他。

“我一直忘了问你，是谁刺伤了你？伤得这么重？”说时，她用着颇似好奇的眼睛，向对方注视着。下意识里更似有一种讎仇，对于伤害君无忌的这个人，感到忿恨。

只是被伤害的君无忌本人，却似并无仇恨的显示。微微的苦笑了一下，他摇摇头，大似不欲提起的神态。

“是高起潜？”

君无忌又摇摇头“那会是谁？”沈瑶仙十分诧异的道：“难道皇宫里还有更厉害的人？”

君无忌原是不欲说出，只是敌不住她极欲渴望的眼神，终于吐出了实话：“是皇帝！”

“啊？”沈瑶仙几乎怔住了。

“皇帝？朱棣？”

君无忌又点了一下头。

沈瑶仙睁大了眼睛，简直不能相信：“你是说皇帝他身上有功夫？”

“那倒不是，”君无忌气馁的摇摇头：“是我一时大意，致为所伤，他心怀恐惧，只以为我将不利于他，这也怪不了他。”

沈瑶仙聆听之下，颇似诧异的打量着他，眼神里象似忿怒，却又不解。”
哼，你可真是好度量，差一点死在了他的手里，居然还为他说话。刚才要是在现场，这个昏君就是有八条命，也逃不过我的剑下。”

这个论调，使得君无忌微吃一惊，自然的想到了苗人俊，他二人不但在提到皇帝朱棣时，各以“昏君”称之，即使所显现于眼神的愤恨不屑，也极为仿佛。这便使君无忌猝然惊觉到果真一天皇帝撞到了他们手里，必无幸免。虽然只是一个假设的联想，也为之吃惊不小，一时毛骨惊然。偏偏却不知如何分说，只是看着对方发起怔来。沈瑶仙兰心蕙质，立时有所发觉。

“你好奇怪。”她倏地睁大了眼睛：“看你样子，你对这个昏君，好象很有不舍，难道这次进宫，你不是来杀他的？”

君无忌摇摇头说：“我从来就没有动过杀害任何人的念头，对皇帝也是一样！”

“那你又是为了什么？”

“只是想看看他，顺便向他打听一个人，如此而已。”“噢……”沈瑶仙点了一下头，一双眸子，微微在对方脸上转动着：“原来是这样。”她很想问对方这个要打听的人是谁？然而，毫无疑问的，这是属于对方的私事，话到嘴边，终是没有出口。只是这个谜团却深深记在了她的心里，早晚她一定会知道，即使对方不说，她也一定能知道。只要她想知道的事，她就一定会知道，已经有数不清的事情，证明她这个信念，这一次对于君无忌，应该也是不会例外。

“有件事，我要告诉你。”沈瑶仙脸上显现出一种碍难，落寞的把目光投向窗外，警觉到这几句话是否应该出口？是不是应该在现在告诉他？

君无忌却已经有所会意，“我正在等着你告诉我！”君无忌凄凉的笑了一下：“为什么你又不说了？”

“我想……”沈瑶仙若无其事的笑着：“也没什么啦，不关紧要的事。”

“真的不关紧要？”君无忌看看她摇了一下头：“你用不着骗我，其实你不说，我也能猜出来。”微微一顿，他随即说道：“是不是你义母‘摇光殿主’李无心已经离山了？”

沈瑶仙顿时一惊：“咦，你怎么知道？”“这就对了！”君无忌笑道：“我知道她会来的，只是没想到她来得这么快！”

“那是因为你根本不了解她。”说时，她情不自禁的现出了一抹沮丧，轻轻的叹了口气，即把眼睛看向窗外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她忍不住又看向君无忌道：“既然你已经猜出来，我也就不再瞒你。你可知她老人家为什么出山？”

“我当然知道，”君无忌苦笑了一下：“为了要看看我这个人！”

“只为了看看你？”沈瑶仙忍不住笑了一下。这可不是什么值得好笑的事，随即又皱起了眉毛，一笑一颦，娇态可人，却也显示出这件事态的严重，却是无能为力。

“我知道你心里想的，也许她此来，确实是想置我于死地。”君无忌冷笑一声说：“我也能了解到，她心狠手辣。”

沈瑶仙皱了一下眉头说：“最好不要这么批评她老人家。”

“难道不是？”君无忌哼了一声：“只要想到今师的大名，也就可以测知她素日应敌的手段如何了！”

沈瑶仙颇似有所作色，却又无意向对方发作，只睁着似嗔又怨的一双大

眼睛向他看着。

“难道我说错了？”接下，他轻轻念了一声李无心这个名字，脑子里一时勾划出这个离奇女人的形样，那是一个有着瘦削，苍白面颊，望之无情的女人形象。对于她，君无忌自始即充满了好奇，只是直到如今，却仍然未曾见过她的庐山真面，无疑的，她已在他潜在的内心，构成了一种强大压力，想忘也是无能。

沈瑶仙一双惊悸的眼睛，四下里转了一周，回过来盯着他，微微嗔道：“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直接称呼殿主的名讳，要是给她听见，哼，别以为我对你好，她老人家就能轻轻放过了你，正好相反，说不定情形会更糟，唉……”忍不住她又叹了口气，无奈的摇了一下头，眼神一变而无限怜惜，气馁的道：“反正是现在说什么也晚了，一切只看你的命吧！别以为你的武功好，比起她老人家，哼，你还差得远，更何况眼前你的伤还没有好，那就什么也甭谈了！”

她用了一个北京人惯用的“甭”字，却是混杂着苏白口音说出来，听起来怪怪的，却是悦耳好听。

这些话语病颇多，说完了，她赤裸的感情也实在毫无掩饰的展现在无忌眼前。她却是落落大方无意掩饰，较之春若水的幽凄自忍，柔肠寸断，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典型。用情之先，她显然经过一番痛苦挣扎，内心不无矛盾，然而那一段痛苦时间，毕竟已为过去，今日再面对无忌时，她已能正面而视，特别是在证明春若水归汉王属实之后，她已斩钉截铁的对自己的感情作了正确的抉择。

除了一件事，能够使她改变这个选择。便是义母李无心那个已“死”了的儿子，再次复生，除此之外，她自感并无愧疚。这一次的邂逅，无疑已说明了她的决心，虽然如此她却未能克服一个更大的障碍，来自义母李无心处的强大障碍。

君无忌冷笑一声道：“你义母虽然取了李无心这个看似无情的名字，事实上恰好相反证明了也许她正是‘有心’之人，一个人岂能真的无心？只是她较别人不会滥用怜悯与同情而已。”

沈瑶仙点点头道：“你的话也许有理，但是却很难以此来说明我义母，你应该听过‘哀莫大于心死’这句话吧，她老人家其实并非无心，而是那颗心早已经死了！一个心已经死了的人，是很难再让他活过来的。”

接着她却莞尔一笑，一扫愁云道：“先别管这些事了，事情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愁也没用，一切听天由命吧。”说话之时，她的眼睛不由向外瞟了一瞟，笑容依旧的道：“这些讨厌的东西又来了，我们走吧！”

君无忌先她之前的已经注意到了，就在二人对答之际，一行器械鲜明的兵奔，正自向这边走来。双方距离尚远，不过，已能感觉出他们的此行意图，正是直奔这里而来。

重创之余，君无忌实在不欲再多生事。二人对看一眼，随即站起离开。

“栖霞观”外，红叶如海。

就在这里，双方暂时作别。

分手离开时，正有一行雁影冉冉由空中移过，褐灰色羽翼在蔚蓝天空里闪烁出一片璀璨。景致可人，却有依依之情。

轻轻推开了这扇门，春若水静悄悄闪身室内。

一身紧身衣裳，特意在脸上扎了一方丝帕，仅露出一双眼睛，黯淡的灯

光下，即使最亲近的敌人，却也难以认出她是谁来。

高高的梁柱上，吊挂着衣衫碎片。形容憔悴的可怜人儿——来自秦淮河畔胭脂画舫的“玉洁”姑娘，她已经两天没吃饭了。

王府侍卫轮番熬审、逼供，非要她招出那个驱使她前来行刺的幕后人物。天知道，何曾又有谁支使她来着？自忖着必死无疑，玉姑娘把心一横，干脆直话直说，却也无意攀扯他人。

“姓李名霜，玉洁只是她的花笺小号，父亲李杰超，官前朝大名神勇所正千户，靖难之役，中了高煦毒汁，生俘不降，为镇军心，高煦下令剥其衣，赤身受刖，卒克大名。李杰超妻妾三人，尽数处斩，长次二女发配教坊习歌为妓，不甘折磨，相继殉节，只幼女李霜命不该绝，逃得魔难，从‘无极派’一代宗师无极子习技，混身秦淮，誓报父母满门血仇，以致今日落网受擒……”

供词到了高煦手里，却是一笑置之。

马管事辗转传下了王爷的话：“一派胡言，应以羈身胭脂楼与‘兵马指挥’徐野驴之勾结着手，详审是否听令太子，斗胆行刺为结案。”

干脆一句话，玉洁的行刺，是为徐野驴所密差，却辗转听令于太子高炽使然。玉姑娘死也不愿诬陷无辜，这便是受难的根本了。

春若水得讯来迟，内心无限歉疚。

她得了个消息，玉姑娘将定日处死，一二日之内，即要结案。时机紧迫，不容她少缓须臾，今夜便自乔装来了。

象是一阵风，陡然地进得牢房，神鬼不知。

一双牢卒，其时皆已疲倦，前审已过，后审待来，中间不过就是这么盪茶的空档时间，各自伏案上打个盹儿。

春若水其实早已窥伺仔细，再不出手，更待何时？身势猝然向前袭进，惹得案上残烛、灯焰乍吐，一牢卒忽似有惊，倏地转过身来，其势已是不及，即为春若水手起剑落，劈毙当场。另一牢卒惊呼一声，蓦地由座上窜起，张皇操刀，刀未脱鞘，即为春若水一剑穿心，带着一张长长条凳连人带刀一并的翻落下去。不过是交睫的当儿，两亲人命已自报销。

春若水自习武以来，这还是第一次狠心杀人，一颗心紧张得已提到了嗓子眼儿，她这个“贵妃”的身分万万暴露不得的，否则祸连无限，这才不得不狠下心来。

虽说是快手出剑，却也声势惊人，随着二牢卒倒下的尸身，大股鲜血狂喷直出，一霎间淌满了地面，整个囚室染满了血腥气息。

高吊在半空中的玉姑娘，原已在半昏迷之中，猝然为这般声势所惊，一时看着春若水发呆，眼神里不胜诧异。

其时春若水已然拔身直起，左手轻探，抓住了空中吊索，向

着玉姑娘道：“别怕，是我！”言未已，右手长剑向着索上一绕，已将长索斩断，两个人流星天坠般，直由空中落了下来。

玉洁吓了一跳，对方虽然说了“是我”，她却也猜不出来这个“我”到底是谁？无论如何来了救星，总是可喜之事，微微向着对方点了一下头，算是表示了自己的谢忱，其时她早已力不从心，一个人面条儿也似的瘫了下来。

春若水犹记得她当日神采，想不到几天不见，竟自被折磨成了这般光景，心里一阵难受，差一点连眼泪也淌了出来。

“我们快走吧！”一面说，已把她由地上搀了起来，只听得锁链子叮当

声响，这才发觉到对方一双纤细白足上，拖着老大的一副锁镣，心里一狠，抡剑就砍，一连几剑，火星四溅，却是与锁无损。

当下又把她搁下，想到钥匙可能在牢卒身上，忙即赶过去，在死者身上搜索。却不意就在这个当儿，一条人影，直由室顶敞开着洞窗飘身直下。

象是一只凌空巨鹰，呼噜噜带出了大股风力。好快的身法，身子一经下落，疾若飘风般，已到了玉姑娘身前，单手往下一探，已把后者挟起，紧接着身子一个快闪，已自扑出门外。

来人蓬头虬髯，身材高大，象是还有些佝偻驼背，一身肥大长衣，十分怪样，由于身势过于疾猛，转动之间，带起了大股风力，桌上残烛，立时应势而灭，登时形成了一片黑暗。

春若水怎么也没有料到，竟然会有此一手，由不住大吃一惊。来人身法至为快捷，简直连话也来不及说。心里一惊，也顾不得再在牢卒身上搜索，低叱一声，即循着来人扑出的身后，快速纵身追出。

驼背人好快的身法！虽说手上挟着一人，却丝毫也显不出累赘，身形乍然扑出，紧接着脚下力点，扑噜噜衣衫飘风声中，已拔起了三丈高下，落向一片屋脊。

春若水自是放他不过，却也不便出声询问，右手抖处，打出了一支小小钢镖。

驼背人头也不回，只是撩动了一下身后长衣，砰然作响声中，已自把飞来钢镖卷飞不见，其时他二度腾身，宛若星丸跳掷般，一路倏起倏落，直向左侧院墙扑奔过去。

春若水与来人并无仇恨，只是莫名其妙的抢走了玉姑娘，令她心有未甘。决计要追到来人，讨回公道，当下不甘示弱的自后快速追上去。

前行的驼背人速度奇快，七、八个起落，已遁身墙外，春若水惟恐惊动王府侍卫，也不敢出声招呼，只是施展全力一路紧扑疾赶，虽说如此，仍不能追上对方，看看离着王府已远，前面的驼背人才自慢下了脚步。

眼前来到一座钟楼，地势颇为空旷。驼背人身势微顿，回头向着已将临近的春若水看了一眼，紧接着陡地腾身而起，连带着玉姑娘一并落向楼台之上，这才放下了手上的人，其时春若水已似夜鸟腾空般翻了上来。

恨透了对方这个人，身子一经落下，二话不说，掌中剑“刷”地抡出，直照着驼背人背后猛劈下来。

驼背人方自放下了玉姑娘，听得背后风声，已知剑势落处，长躯微侧，春若水的剑已走了个空。

她赶忙回身抽剑，却慢了一步。其时，驼背人的身子，有如旋风般地转了过来，右手递处，施了个微妙的动作，一勾一贴，竟然以“空手入白刃”的离奇手法，握住了春若水雪亮的长剑剑锋。

这一手堪称绝妙，时间部位设非拿捏得恰到好处，万不敢如此施展。只是一经他手掌拿住，可就不易摆脱。

春若水想不到来人功力如此之高，一时大惊失色。

驼背人一招得手，紧接着左手已自顺着剑势推出，掌势递处，其力万钧，春若水想不撒手也是不能，手指微松，一口青铜长剑已到了对方手上。

事发突然，春若水由不住为之一呆。兵刃被夺出于，无异奇耻大辱，春若水真有一种冲动，恨不能扑身而前，与对方拼了，只是，这种撒泼般的打斗方式，并不能为自己挽回颜面，反而更丢人现眼。这一霎对她来说，可真

是窘透了。一时直眼看着对方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春贵妃手下留情！不劳你远送了！”说话的驼背人双手拱了一拱，一面把手上长剑反插地面，睁着一双光华灼灼的眼睛打量着对方。敢情春若水的一袭面纱，并不能掩饰住自己的本来面目，竟为来人一眼识出。

“你……你是谁？”春若水由不住后退一步，为之大吃一惊。

驼背人森森一笑，露出一嘴雪白牙齿：“我们很早就见过，当你还在凉州是小太岁的时候，我们就见过，只是你不知道就是了。”

对方的口音可是透着生，压根儿就没听过，一时间，春若水如坠五里雾中。何止是口音生涩，就是对方这个人，也是前所未见，在她记忆中，还真没见过这么丑陋的人，忽然，她心里一动，想到了对方面貌衣着，很可能全是伪装，至于真实的身分模样，可就费人思忖了。

“你是不认识我的，不过，我的一位好朋友，你就绝不陌生，自然，也许现在你连他也不认识了！”驼背人肚子里象是充满了怨气，一连哼了几声，不再多看她一眼，随即转身走向玉姑娘身边，两只手抓住了她脚下的一副沉重脚铐，默默运用内力神功，眼看着一根十足分量的铁链，在他捏动之下，纷纷破碎，脱节下落。

这番动作，看在春若水眼里，焉能不为之惊心不已？忖量着驼背人手指上必然练有“巨灵金刚指”的功夫，这番指力其实得于强大的内气为后盾，否则万难施展。以此而观，驼背人功力，实是大有可观，即使较诸君无忌，也是不差。心里这么想着，一时大生戒心，连带着也就打消了向对方再次出手的意念。

二人对答之际，当事者的玉姑娘，只是睁着一双疑惑的眼睛，在二人身上频频转着，尤其是对于驼背人心存无限关注，却是默默不发一言。

驼背人以“巨灵金刚指力”捏碎铁链之后，随即由身上拔出了一柄光彩夺目的雪亮匕首，霍地向着玉姑娘脚上铁铐插落下去，铮锵一声，竟自将之斩开，随即运施真力，将一双加料铁铐脱落下来。

玉姑娘顿时大感轻松，只是她多日来饱受酷刑折磨，全身几近瘫痪，低吟了一声，勉强的挣扎着想站起来，才站起一半，便又倒了下去。

春若水看在眼里，大生同情，向着驼背人冷笑一声道：“你是来救她的？要把她带去哪里？”

驼背人收回了那口功能斩钢截铁的雪亮匕首，却由身上取出一条缎带，把玉姑娘结实的系好在背上。

玉姑娘只是一言不发的静静地向他看着，眼神里满怀温顺感激，敢情她已由驼背人的话声里猜出来他是谁了，才会显现出一派温柔顺服。

春若水见他并不回答自己的话，对于眼前的玉姑娘，虽似有救助之意，到底动向不明，玉姑娘落在了他的手里，是福是祸，犹是不知，这般情况之下，何能不与闻问？心里一急，倏地跃身而前，霍地拔剑在手，“你到底是谁？说清楚了，我才能让你走。”脚下一点，倏地挺身而前，掌中剑平胸而出，却是缓缓推出。

她已知驼背人功力了得，寻常剑招，万难奏功，这一剑看似缓慢，其实却蕴聚了全身功力，倒也不可轻视。

驼背人霍地侧过身来，打量着对方即将出手的剑势，点点头道：“我是说大名鼎鼎的春小太岁，武功不应仅限及此，看起来倒也有两下子，这一招‘妙手连环’，看起来比刚才那一手要象样多了！”

话声未辍，春若水已是忍无可忍，脚下倏地向前挺进一步，掌中长剑闪电般地已运施出手。“刷刷”一剑双式，直向着对方一双肩头上削落下来。

驼背人“哼”了一声，身子倏地向上耸，看似不曾移动，却已作了全身骨骼的收卸，轻易的躲过了春若水凌厉的一双剑锋。

春若水的剑势，却是不仅如此，一招落空之下，紧接着第二招又自出手，随着她抡转的身势，反手一剑，疾如出穴之蛇，直向着驼背人咽喉上刺扎过来。

驼背人冷叱一声：“好剑法！”话声出口，一双手掌，上下交飞“啪”地一声脆响，已夹住了春若水来犯的剑锋。

春若水心里一惊，只以为对方又将重施故技，来夺取自己手上长剑。清叱一声，右手振处，剑光怒涨，向上进出。这一剑，她实已施出了全身之力。眼看着雪亮剑锋，挣脱了对方双手向上飞起，连带着驼背人、玉姑娘偌大身躯，怒龙冲天般，也自穿身而起，噗噜噜大片风声里，落向钟楼檐峰顶尖。

虽然背后背着个人，形像依然潇洒，丝毫不显得累赘，一只脚踩在顶峰尖上，全身左右打摆，正是传说中上乘轻功的“风摆残荷”身法。这等杰出轻功，也只有君无忌、沈瑶仙可与之一较短长，春若水自忖着无能追上，也就未曾盲动，却听得对方驼背人一声朗笑：“春贵妃，不劳你远送了，我那好友君无忌因夜探深宫受了重伤，目前下榻栖霞观中，你如有敌人之情，便当前往探视，自然你今日身分不同，就是不去，也无人怪你，去不去都在你自己，我只是这么告诉你罢了！”话声一顿，再次向着钟楼平台上的春若水抱了一下拳，第二次腾身直起，已是数丈开外。

春若水先是一呆，容到明白过来，对方驼背人早已去势缥缈，消逝于沉沉夜色。

“噯呀！”心里惊呼一声，春若水象是重新拾回了魂魄一般，赶忙运施轻功，向着驼背人去处追去，哪里追赶得上？

胡乱追了一程，不得不停下了脚步。这一霎，她整个脑子里都是君无忌的影子，一颗心沉甸甸地，满是牵挂。

霍地定住了脚步，眼前一片漆黑，容是星月满天，眼睛里竟是没有一点光亮，脸上湿糊糊一片，竟自淌满了泪。

“唉……我这是……”勉强定下心来，倚身在一块石头上，揭下了脸上面纱，暗忖着：“天哪！他果然在这里了，怎么竟会受了伤呢？而且是重伤。我该怎么办？”

“栖霞观，这又是个什么地方？”

然而这些似乎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自己是否应该去看他？

岂止是应该去？而且应该马上去，不顾一切的去到他的身边，去陪着他、服侍他……就象是当日自己病中，他对待自己一样。

想到这里，一汪清泪不自禁的又淌了出来。

“栖霞观……”

喃喃的念着这三个字，使她想到了近郊名胜的“栖霞山”，便自不假多思，一径投身于沉沉夜幕，向往着内心焦炙火热的一个愿望，不顾一切的去掉了……

返回栖霞，这已是第四天了。

君无忌几乎是足不出户，整日服药静养，运功调息，虽然靠着沈瑶仙给他服下的“摇光殿”灵药，保住了性命，却仍有太多的身体障碍，有待克服。

四天来寸食未进，端赖饮水为继，另外他自开了个方子，由小琉璃到市上抓来草药，文火煎煮，日服三次。便是他赖以继，驱除伤障的唯一法门。

儿味草药，看似无奇，只是搭配煎煮，却能产生意想不到的离奇效果。药色浓绿，味极辛苦，散发出来的气味，尤其辛辣难当，每一回小琉璃都被熏得泪流满脸。

对于君无忌他是由衷的敬爱，四天来眼看着君无忌的病体憔悴，大口吐血，真把他吓了个魂不附体，却不知那现象是服药之后的应有效果，直到身体里的瘀血全数吐尽之后，才能进一步谈到元气的恢复。

故此这第一步“散血”的工作极是重要。每日三次不分昼夜，定时服药便为不可或缺的例行工作了。

为着先生的伤势，小琉璃背着人，不知哭过多少回了，四天来服侍伤榻，无微不至，内外兼顾，抓药煎药，无不竭尽心力。四天来他食不甘味，席不暇暖，不分日夜，随时守候在君先生的伤榻附近，真个备极艰苦，心力交疲，眼巴巴的盼着君先生伤体早愈，却不知自己却几乎累倒了。

已算不清那位沈瑶仙姑娘来过多少回了，每一次她都悄悄的隔着一层窗扇，默默地向着床上或是静坐中的君先生打量一会儿，然后把小琉璃悄悄拉到角落里问明一切，又仔细的检查，甚至于用舌尖尝过药的味儿，才似放心地让小琉璃拿去给君无忌饮用。

对于这位沈姑娘，小琉璃一直是怀有深深戒心，总忘不了上次捉马被擒高吊树上的那档子事，虽然事隔半年，想起来也是窝囊。可真是怕了她了，直到如今每一次看见她，都由不住心理打颤，生怕招恼了她，说不定抽个冷子，又把自己给吊在了树上，那滋味想起来可真够受。

小琉璃不明白的事还多得很……

象是他心里一直认为春小太岁和君先生是理想的一双俩好，忽然间春大小姐变了心，竟然嫁给了汉王朱高煦，成了今日的春贵妃，而原来象是敌对的沈瑶仙姑娘，却又摇身一变，成了君先生身边的知己，只瞧她对君先生暗中的关怀仔细，便可知一切，凡此部不禁令小琉璃暗中纳闷儿，百思不得其解，心里满是疑惑，却又不敢刺问，只是自个儿费解。

“大小姐呀大小姐，我可是错看了你啦！怎么也料不到你竟会是这种人？唉……你！你怎么会嫁给了朱高煦那个混球？放着先生这样的高人你不要，你……唉……你可太叫人想不透啦！”

黄泥小火炉上的药罐子还在煨着，炉火已为余烬，房子里满是前所谓及的那种怪味儿，熏得他眼泪直淌。

小心地把罐子里的药汁倾倒在一个花瓷小盖碗里，耳朵里可就听惯了传自一帘之内的君无忌咳嗽声音，那种深沉发自肺腑的声音，每一回小琉璃听在耳朵里，都有毛发耸立的感觉。

敢情是先生已经醒了，差不多又该是吃药的时候到了，他这里小心地把药汁倾倒在碗里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打院子里走进来一个人，轻微的脚步，践踏在枯黄的落叶上，发出来“喳喳”的细小声音，背着月光，把这个人亭亭的倩影投射进来。

心里一阵子哆嗦，手里的药罐子差一点把持不住掉下来。

“这……是谁？”

顺着投射的月光，来人娉婷的倩影渐渐移近过来，形象越来越见清晰。

小琉璃傻小子也似的瞪着两只眼，心里忽然明白了，别是沈姑娘来了？

来人已迈步进了门槛儿，站住了脚步，向小琉璃远远的打量着。只瞧那个身段，脸盘儿，可不就是沈姑娘吗？只一看见她，小琉璃心里就跳，紧张得不得了，一时只管傻瞪着两只眼，发起呆来。

月光下那个娉婷的影子，移动了一下，才自缓缓走近过来。

小琉璃一颗心几乎已提到了嗓子眼儿，一方面是由于实在怕透了这个女人，再方面是沈瑶仙的美，每一次在他目光接触时，都构成他极大的内心震撼，由不住举止失措，意乱情迷。美人儿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，都是美人儿，只瞧着对方曼妙的体态，飘动的发丝，小琉璃已脸上发热，烧了盘儿，慌不迭移开了眼睛，再也不敢向对方多看上一眼。

“小琉璃，你不认识我了？”随着话声的出口，来人已停下了脚步。

小琉璃聆听之下，全身为之一震，倏地转过脸来，这声音他太熟悉了，由不住定睛直向对方脸上看去。

“啊……大……大……大小姐……是你？”

这才看清了，来人敢情不是沈姑娘，是春家的大小姐春小太岁。原来她二人面象酷似，高矮相当，黑夜里看起来，简直分不大清楚。

眼前这一看清了，小琉璃禁不住心里一阵子狂喜，可是紧接着却是又傻了，张着一张大嘴，简直不知说什么才好。

春若水淡淡的笑了笑，眼睛在附近转了一圈，微微点头说：“来！”随即转身步出。

小琉璃不由自主的跟着她来到了院子。

“你是奇怪我怎么会来吧？”春若水颇似凄凉笑着，道：“是在给谁煎药？君先生呢？”

“这……”老半天小琉璃才算定下了情绪：“先生他老人家……病了，不……不是病，是受了伤……”顿了一顿，又说：“很重的伤！”

春若水呆了一呆，半天才轻轻叹了口气，自言道：“原来他真的受伤了。”

小琉璃苦着脸说：“已经好几天了……”

话声未辍，却听见了传自屋内老远的咳嗽声音，春若水不由皱了一下眉。

小琉璃立时警觉道：“先生醒了，我不陪大小姐了！”哈着腰鞠了个躬，刚要转身，却被春若水抢先一步拦在眼前。只以为是要向自己出手，小琉璃吓了一跳，看看对方的脸，一时莫测高深。“大小姐这是……”

“我……”春若水摇摇头：“你哪会服侍病人？还是交给我吧！”

“这……”小琉璃怔了一怔：“大小姐……你……”

“你就别多管了！”说了这句话，春若水一径转过身来，直向房中走来。

小琉璃一时不知如何是好，阻止不及，跟着她身后，一齐来到了房里，“大小姐，这……怕不太好……”

春若水倏地回过身来，睁圆了眼。

小琉璃吓得一连退后了两步，着实不敢出声。忽然想到，眼前这位主儿，敢情较之那位沈姑娘犹是难缠，要不然也不会落下了“春小太岁”这个外号。小琉璃早就怕透她了，只以为她下嫁汉王朱高煦之后，成了名副其实的贵妃，应该和以前是完全不同了。谁知道“春小太岁”就是“春小太岁”，论及性情那是压根儿一点也没有变。“只是她怎么可以……”

悄悄地揭开竹帘，春若水手捧药碗，缓缓走了进未，走近君无忌卧病的伤榻。

房间里黑黝黝的，只借着临窗那边八仙桌上的一盏高脚长灯，闪烁出豆

大的一点灯光，由是所见一切皆为朦胧，包括病床上的无忌，亦在朦胧之中。

春若水定下了脚步，仔细的向着床上看了看，君无忌正自侧身卧着，身上覆着一袭薄衾。

她是知道的，君无忌内功早已臻至极上乘境界，平素根本就可以静坐调息代替睡眠，象眼前这般倒卧榻上，设非难以支持，简直不可思议，由此可以想见他的伤势该是如何严重，而难以支持了。

目睹育心上人的憔悴病体，想到昔日的种种恩情，春若水一阵子难受，由不注涌出了两汪清泪。

床上的君无忌又咳嗽了。房间里散漫着“血”的气味，春若水轻轻一叹，缓缓走到他床边，放下了手上药碗。

君无忌犹自在大声的咳嗽，或系在睡梦之中，他却也知道有人来了，下意识的向着床前一只木盆指了一指。

春若水立时会意，过去把木盆端起，方自就近，君无忌咳声忽止，随着他仰起的上身，已自呛出了人口鲜血。血色微红，已非原来的鲜红。原来他为朱棣利刃所中，流血极多，虽赖“摇光殿”秘制灵药“小还金丹”保住了元气，驱出瘀血，但仍有不少滞留体内，途中用功奔驰，又流血不少。虽赖精湛内功与药力维持，不致生危，但是若想在数日之内便能够复元如初，却是妄想。

君无忌生性极是坚强，当日在沈瑶仙面前，一力自忖，并不曾显现出一些不支，容得返回之后，才自衰态毕露，此后情景，其实陆续已落在瑶仙眼里，为其所洞悉深知。为了顾全无忌坚强个性，她却隐忍不发，除了每日定时在暗中密切注意无忌的病势发展之外，她也曾偷偷检视过对方所服用的药汁，并曾悄悄嘱咐过小琉璃几项该注意事项，严嘱他不可把自己现身之事告诉君无忌知道。

往后的发展，君无忌看似更衰弱，其实正是伤势应有的起伏，君无忌精湛的内功其实已把握住伤势应有的发展，沈瑶仙看到这里才放心了，或许这便是今夜直到此刻她还迟迟未曾出现的原因。

春若水却戏剧性的出现，当仁不让的走近了主人的病榻。甩却了“贵妃”的至尊，为情人甘服贱役。

这口瘀血吐出来之后，君无忌不再咳嗽。随着他睁开的眼睛，才自觉到眼前春若水的存在。这一霎，他极为震惊，以至于睁开的一双眼睛，再也无能移开。

“你……”

“是我，春若水！”春若水看着他浅浅一笑，小心的扶持着他重新睡下，再一次倾下身子来，轻分纤指，为他理着额间为汗水湿渍的长发，“你……瘦多了……”

“你……”

刚要张开的嘴，却为她细腻的一双手指按住，“春贵妃”美丽的脸颊一霎间弥漫了甜甜的笑，其时眼睛里聚满的泪水再也无能忍住，突地夺眶溢出，随着她美丽的笑靥，点点直落下来，她只得背过身子来稍事揩抹。

她随即站起，端过来桌上的药碗，“来，我扶着你先把药吃了再说！”

君无忌一霎间的震惊之后，总算恢复了镇定。虽然内心直党的认定春若水不该出现，只是眼前情势，已是万难拒绝。微微点了一下头，他欠身坐起伸手由对方手上接过了药碗，把一碗热腾腾的药汁徐徐饮下。春若水接过了

药碗，为他在身后垫了个枕头，又拿来漱口水给他漱口，一切就绪，才移近椅子，在他床边坐下。君无忌深邃的一对眸子，正自瞬也不瞬的“钉”着她，表情里充满了疑惑，终于他忍不住说道：“你是不该来这里的……”“为什么？”春若水简直不敢与他目光接触，缓缓低下头，苦笑了一下：“难道我们不是朋友了？”

君无忌“哼”了一声道：“你应该比我更清楚为什么？还要我多说？”话声不失严峻，只是他的眼神却不再逼人，多少显示着力不由心的无可奈何。

春若水呆了一呆，故作微笑道：“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今天我来这里，完全是为了你的伤，只是想看看你……”“谁告诉我我受伤了？”

“这些都无关重要。”春若水微微摇了摇头：“重要的是那人没有骗我，你真的受伤了，而且伤的这么重，你知道，当我听见了这个消息之后，心里的感觉如何？我是非来不可的了。”君无忌轻轻的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谢谢你，只是你也应该顾虑到今天你的身分，万一有什么蜚短流长的传言，你是承受不了的，你太糊涂！”

“我知道，但是我也不在乎了！”

君无忌呆了一呆，眼神里充满了震惊。

“这些日子以来，我饱受煎熬，谁又能体会我心里的苦？你……”摇了摇头，她叹口气说：“不说这些了，今夜我是专为看你的伤来的，好好的，你夜探皇宫干什么？谁又能伤了你？”君无忌心里一惊：“你怎么会知道这些？谁告诉你的？”春若水摇摇头说：“这个人我不认识，他头上戴着面具，看不见他的本来样子。”

“是不是一个高大的驼子？”

“不错，就是他，他是谁？”

君无忌点点头，表示他已经知道是谁了。春若水其实对此段无兴趣，她所关心的是君无忌的伤。“你的伤……”

“已经不碍事了！”君无忌缓缓说道：“最危险的关头已经过去了，只待把里面的瘀血清理干净，很快就能完全复元。”说时，他的一双眸子，情不自禁的直直向着她身上看去：“今夜能看见你……实在是没有想到……你好不好？”

说了这几句话，自己才忽然惊觉到，词句是那么生涩，冷漠得简直不象是面对故人。原来男女之间的交往，只能在双方完全配合正常的情况之下，才能存在发展，其间是有太多限制的，比之当前若水，前者流花河畔的春小太岁与今日汉王宠妃，其间距离简直不可同日而语。这里所指并非二者身分贵贱的悬殊，乃是指未字少女与已为人妇的判袂，有了这么一层的隔阂，两者之间的距离就远了。君无忌即使有一颗火热的心，也无能发泄，反之他却着力于使之熄灭。

何等悲哀残酷的现实？看着看着，他眼睛里的光彩黯淡了，朦胧烛光里，面前这个美丽佳人，仍然不脱过去凉州流花河岸边“春小太岁”的任性与稚气，或许说她已变得更成熟、更美丽，那是因为今天的她已有了太多的人世经历，变得远较昔日更有内涵，更具气质。

“内涵”与“气质”正是构成一个女人“美”的必要条件，两者皆非生而具有，却是需要后天的陶冶与充实。

春若水承受了他直视而来的目光，透过了他深邃的眼神，她甚至于已看见了他其实火热的内心，却也看见了他更坚强的意志与毅力，正因为如此，

他的热情每每便无能作祟，这便是他常常让人感受到过于冷漠的原因了。

烛光耸耸，摇曳出一室的凄凉。两个人只是默默无言的对看着……

或许是要说的话太多了，或许是一时无从讲起，总之，他们谁也没有多说一句话，只是彼此静静的对望着，让平静而充满了理性的目光，透过对方的眼神，深入到彼此身上，顺着血脉而流进到心灵的深处时有“松涛”自窗外传进来，夜色深沉，而有了几许凉意……一片、两片、无数片枯黄的枫叶自树梢上飘落下来，俱都清晰在耳。

此时无声胜有声，又能说些什么？暂且享受这片刻永恒与宁静吧，人的情绪是多么不易捉摸。对于象君无忌这等高风亮节的汉子，面对着此刻的春若水，他的情意表达方式，也只是仅能如此了。

春若水早已习惯了他的沉默，眼前静寂，默默对视，其实正是彼此心电的交流，寓意着彼此的心灵关怀和至洁情操。“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”，此时此境，或许这两句前人的诗句更能说明他们彼此的心情。

一切尽在不言中了。

当这类刻骨情操，透过他的眼睛，再一次向她注视过去，他已无能再表白自己更多，却只是深深的祸福，祝福她未来的美好。

终于，他打破了眼前静寂：“朱高煦……近来可好？”

春若水仿佛全身一震，苦笑了一下，点点头说：“他……很好！”

君无忌冷冷一笑：“最近我听见了很多有关他的事情，他与太子高炽的内讧越趋热炙，这样只怕对他未来的发展不好！”

春若水呆了一呆，望着他，不明所以的又自苦笑了一下，仿佛在说：“你告诉我这些干什么？”甚至于她心里有些生气：“连你也这么奚落我，别人不知道还罢了，你岂能不知道？我嫁给朱高煦全系被迫，几曾有过真情实爱？我管他是好是坏，巴不得他死了活该！”心里一阵子气馁，眼光由对方脸上直落下来，落在了自己的一双脚尖上。

君无忌缓缓说道：“这几天我静静的想过，你如今对他的感觉如何，我不知道，我自己们心自问，对他却是上来就存有偏见，也许是太过分了些。”

春若水十分惊讶的打量着他。

君无忌微微一笑道：“其实这个人也有他可爱的一面，尤其是对于当今朝廷，他的贡献更大，他的桀骜不驯，是因为他自忖劳苦功高，这个人野心太强，私德不修，终将难逃劫数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顿了一顿，注目向春若水，轻轻一叹道：“你也许知道，过去在凉州时，他曾好几次要加害于我，意图置我于死地，这些我都可以不与计较，尤其是你过去了以后，我更打消了对他原有的敌意，往日过节，可以一笔勾销，这些都不足为虑，值得担心的是他自己。”

春若水看着他苦笑了一下，心里着实无限凄凉。她是在悲哀自己，意识到与君无忌之间的一段情，怕是已为过去。其实她心里何尝为着高煦打算过？君无忌的“爱屋及乌”伟大推爱，只能令她感觉到气馁、寒心，无异于大大冒读了她的感情，只是眼前，她却不欲说明这件事。

君无忌深邃的目光，静静的向她注视着：“你还记得有一天遇见海道人为你算命的事情吧？”

春若水缓缓点了一下头。

君无忌苦笑了一下：“其实这件事我还是在离开凉州之后，他才详细的告诉了我。”

“他告诉你些什么？”

“海道人有过人的睿智，总结经验，推断命理，十常不离八九，他其实早已探知高煦向你迫婚之事，非但不予阻止，反倒假借命理向你事先暗示，这当中是有道理的！”

春若水呆了一呆，猝然想起那日寻访君无忌无着，却凑巧遇见了海道人之事，那道人疯疯癫癫的说了许多话，并不能引起自己兴趣，直到他谈到了自己的兴趣，直到他谈到了自己的命，以及即将面临的眼前遭遇，由于诉说得极近事实，才自吸引了自己的注意。

回忆当日道人所说，分明已直指自己下嫁高煦之将为定局，这件事未尝不是促使自己决心下嫁高煦的原因之一。现在君无忌这么一说，才使她猝然警觉到原来道人不无设计诱骗之嫌，一时心里大为愤慨，情不自禁的脸上便自现出了怒容。

“这……又为了什么？”

“一来是高煦的气数未尽，再者道人与朱高煦有一段昔日恩情，使他不忍坐视朱高煦的自趋灭亡，因此便自抱定了人定胜天的意念……”微微一顿，君无忌缓缓接下去道：“凑巧在这个时候，你的忽然出现，道人便自把这个希望，放在了你的身上，希望能借助你的感染与规劝，诱导高煦的步入正途，于国于人，部将大有帮助益。”

春若水脸色一片苍白，半天才似回过念头来。漠漠的笑了笑，她摇头道：“我只怕帮不上什么忙，他的所作所为，我根本就不知道，更别打算我能从中尽力了。”

“那也不一定！”君无忌湛湛目神注视着她道：“朱高煦对你言听计从，如果你能适当的给他一些劝告，定能使他少犯许多罪孽，这便是海道人乐于见你下嫁与他的原因了。”

“哼！海道人真的这么想？”春若水冷笑一声道：“他终会后悔的。”一霎间，她眼睛里流露出伤感，向着君无忌微微一笑道：“海道人怎么想我根本就不关心，倒是你对这件事的看法，我很希望知道，你也这么认为？”

君无忌冷冷的道：“过去的事，谁也无能挽回，于今我所能寄望于你的，也只是如此了。”

“真的只是如此了！”说时她语音颤抖，忍不住两行泪水夺眶而出，点点滴滴溅落地上。

接着她自椅子上站立起来，缓缓走向窗前，向着远方月光下山谷里的大片枫树眺望着。情景容或有几分与当日云山相似，却再也拾不回当日的一份热炙共许，这一切无非皆由于自己的一步之失，下嫁高煦为妇的原因，正是“一失足成千古恨”。

只是认真检讨，自己于归朱高煦，只不过是迫于情势与无奈，若论及婚姻的真实意义，无非是虚无的一个幌子，那是丝毫不其实际意义的，然而这些是不为外人所能知道的，自然君无忌也不例外，无能尽知了。

习习夜风，轻拂着她的发梢，这一霎，天敢情是凉了，只是她的内心却滚动着如火激情。她觉着自己真是太傻了，太委屈了。如果这一切用心、委屈、无尽的痛苦与忍耐，一直都无能使心上人所深知，进而取得他的宽恕与谅解，那么这一切，又将具有什么实质的意义与价值？

夜风一次次袭过来，恍惚间吹干了她脸上的泪，却也唤起了她心里的一个意念。

窗外传过来凄厉的野狼长嚎，声声凄凉，慑人心魄。面对着凄冷长夜，春若水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先自作好了一番内心整理平息工作，随即缓缓转过身来，“君大哥，有件事也许你一直还不知道。”说着，她竟自现出了期艾，一时绯红了脸，毕竟这件事难以启齿，尤其是郑重其事的去谈论它，更是难以出口，她却势在非说不可了。

正在凝神倾听的君无忌，忽似警觉到了什么，倏地抬头向着窗外望过去。

春若水下意识的也似乎有所警觉，倏地回过头来。

窗外果真有了异动。一条人影，燕子般的轻灵，蓦地拔起，直向着侧面落身下去，观其起身之处，分明距离窗前不远。

春若水既惊又怒，低叱一声，左手在窗台上用力一按，借助此一按之力，整个身子已飞身纵出。

前行人身法显然绝快，却也未尝能立刻逃开春若水的视线之外。后者身子一经扑出，正逢着前行那人第二次拔起，向着巍峨的寺观主殿上纵去。

只以为私情为人窥知，春若水心里气极了，身子一经纵出，认着前者上窜的身势，抖手打出了一口飞刀。飞刀出手，划起了一丝醒目光“唿”直向着来人背上掷到。

这人身法好快，手脚更灵，随着前俯的身势，有如转动风车，“呼”一个快速疾转，宛若游蜂戏蕊，已然旋身两丈开外，落身于画檐一角，春若水那般劲道的一口飞刀，竟然也走了个空，“叮”一声，射向瓦面，随即滑落暗处。

天空夜色甚浓，端赖着一点星月，依稀可以辨物。来人身法奇快，加以一袭绸质长披，动则生风，姿态绝美，也就在这一霎，春若水才自看清了来人曼妙的体态，警觉到她是个女人！这个突然的发现，由不住使她吃了一惊，也就更使得她存心一探究竟。

来人长身女子虽然拥有如此身手，却无意向对方出手，随着她向后仰倒的身子，一头长发“刷”地披落直下，整个身子也就在仰倒的一霎，四两棉花般的轻巧，冉冉向下飘落。

春若水脚下加劲，一连两个起落，已追到眼前檐角，抖手又自发出了一口飞刀。紧接着抄身直起，循着对方落身处追去。

双方都不欲张扬，动作饶是如此剧烈，却不曾带出一点声音，决计不会打扰已经安息的道人。

春若水飞刀的走势不谓不准，奈何来人的身手，却是太过高明。迎着飞刀来势的一线流光，长身女子妙手乍翻，已自巧妙的拿着了飞刀的刀身，紧接着一连几个巧式翻转，竟自把刀上劲道全数化解干净。

这当口春若水却已施展全力，一连两个快速起落，海燕掠波的已自来到眼前。随着她快速的进身势子，一双纤纤细手，交叉着直向对方两肋上直插下来。

长身女子轻轻哼了一声，身子纹风不动，仅仅轻起右手，比划了一个架式。莫谓其势不张，竟然涵蓄着奇异的对敌效果。春若水的双手原已即将撒出，见状竟自临时收住，才自体会出对方的绝对高明。

其时，自来人站立的身子，涌过来的大股劲道，其势千钧，铜墙铁壁般，直撞了过来，春若水猝惊之下，忙回身以避，一连两个旋转，乃得将袭身的此一劲道化解干净。

长身女子原是没有出手之意，只在春若水紧迫钉人下，不得不出手拦阻。

眼前她运施护体内气罡力，亦不过意在暗示对方知难而退。紧接着长发后仰，再一次拔空直起，海燕钻天般，一跃数丈，直向着临渊边侧一棵高大的枫树上落去。

春若水原就对她心存好奇，就在对方长发后甩的一霎，终使她窥清了对方庐山真面，啊！原来是她——沈瑶仙！这个突然的发现，尤其是在此时此刻，真令她有五雷轰顶的感觉，只觉得头上“轰”地一声，顿时动弹不得。

沈瑶仙身形一经纵出，再也不片刻迟疑，眼看着她倏起倏落，一起起伏纵跃，有如星丸跳掷，霎息之间已然消逝无踪。

春若水这一霎，真个象是失了魂儿那般的没精打采，先时的激动意气，全然都没有了。

“唉！沈瑶仙……原来你也是有心的多情人哪！早知道你在无忌身边，我也就不来了。”

当时春若水被迫下嫁汉王之时，第一个放不下的就是沈瑶仙，满以为她将与无忌立结秦晋之好。为此大生妒意，真个柔肠寸断，不知落泪几许，只是往后冷静下来，却又改了初衷，对此天作地设的二人，寄以无限同情祝福。这个中间的改变，是经过极其艰难的心路历程，端非一念之得。然而，人毕竟是软弱和自私的。关键在于，她对无忌仍然深爱，乍见后的情愫滋长，有如万蓬飞丝，却非一时慧剑所能斩得。

她已将自剖于君无忌当前，把一颗至情不渝的心，双手奉上，告诉她此身犹是白玉无瑕，期待着他一声直言的谅解，如是，她将不顾一切的投向他的怀抱，再也不理会身边的高煦如何如何。

象是上天的刻意安排，竟然在此决定关键性的一刻，投入了沈瑶仙的影子，虽然她的出现，不过是惊鸿一瞥，却带来了极具震撼性的意义。特别是在春若水有所取决的这一霎，沈瑶仙的出现，真正具有黄钟大吕的声势，适时的给与了春若水的一声当头棒喝。

比较起来，自己的来，倒似多少有些偶然，有悖于理性，而沈瑶仙的来，却绝非出于偶然。那即显示了她对于君无忌的情有独钟，她默默的在关怀着君无忌的健康复原，绝非一时的冲动，或心血来潮，而是出诸于事先的理性安排。他们之间很可能已有了感情的接触。

春若水默默的想着，心里可真是百感交集，直觉的感到自己的出现，诚然是多此一举了。春若水转回到君无忌房前，月影偏西，已是下半夜光景。那扇小窗已经掩上，推了推，敢情里面已经上了锁，猜想着必是他在自己遁出之后关上了的，那意思是不要自己再进去了。

想想，心里不是滋味，却不让眼泪再淌下来。在窗前她停立一刻，越觉得夜冷月寒，透体冰凉，咬咬牙想就此离开，终是放不下病中的无忌。

再想，自己此来原是探望他的伤情而来，何以牵扯到彼此的私情来了？即以沈瑶仙与君无忌双方感情发展而说，却也是极其自然而正常，是怪不得他们其中任何一方的，倒是自己的来，太过鲁莽唐突了。

悄悄地她退后了身子。眼望着已然关上了的窗扇，心里却憧憬着病体支离的无忌，往日种种，终不能使她轻松释怀。心里忐忑着，正不知例所去从，却见旁侧竹丛中探出一个头来，心里一惊，俟将发动之际，那人已轻手轻脚的迈步出来，原来是小琉璃。

“嘘——”小琉璃手指按唇，轻轻地嘘了一声，向着一边指了一指，春若水随即跟了过去。

“大小姐，先生在静坐，可别吵了他。”

“啊，”春若水点点头说：“敢情是好些了！”

“刚才大小姐走了以后，先生又吐了几大口血，身上轻快多了，说是要静坐。是我怕大小姐不知道回来吵了他，所以才把窗户给关上了！”

春若水点点头，心想：“原来是你！”

走出了院子，来到了前面山坡，有个小茅亭，春若水进去坐下，看向小琉璃道：“你过来坐下，我有话问你！”小琉璃应了声是，进了亭子，只是不敢坐下。春若水向他打量了一眼，淡淡一笑道：“有些日子没看见你，你长高多了，这些日子跟着君先生，念了不少书吧？”小琉璃点点头说：“也没有多少……是念了一些，大小姐，听说你嫁给了汉王朱高煦，是真的假的？”

春若水“嗯”了一声，冷冷的问：“谁告诉你的？”

小琉璃呆了一呆，立时脸上现出了不忿，哼了一声：“还要谁告诉我吗！这件事在凉州谁不知道？连三岁小孩都在说！哼哼……”

“啊？”春若水看了他一眼，发觉到他忿忿的表情，那是以前在他脸上从来也没有发现过的。

“大小姐，不是我小琉璃多话，这件事……哼哼！大小姐，你知道，背后人家都在说你什么吗？”

春若水仍然含着微微的笑：“什么？”

小琉璃的气可大了：“人家都在说，春大小姐如今变了，已经早就不是过去的春小太岁了。”

“是这样么？”春若水颇似自嘲的冷冷说道：“就由他们说去吧，人本来就会变的，就象你还不是不一样，过去你哪是这个样？现在却大不相同了！”

小琉璃怔了一怔，却是平不下心里的一口怨气，这一霎出息声音都变大了：“人家还说，说大小姐你是瞧上了朱高煦的王爷势力，为了想当王妃……哼！”

“还说我瞧上了他们家的钱是吧？”

“说的还多啦！我……我就是气不过。”他还是真的气不过，一面说，一面狠狠的照着亭柱子踢了一脚，“碰”的一声，整个亭子都为之摇动。

春若水吓了一跳，倒似看不出，这个一向看见自己就发抖的小家伙，今夜居然脾气这么大。看来这口气憋在他心里很久了，不让他发泄一下还真是不行。

“我就是不明白，”小琉璃声音都抖了，道：“凭着大小姐你，真的会瞧上了他朱家的钱？瞧上个什么王妃不妃的？朱高煦不过是靠着老子的余荫势力，有什么了不起？别以为他们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，日子好过，哼哼！有一天把百姓逼反了，来个起义什么的，这伙子人马上完蛋！”

越说越气，他的脸都变白了，冷笑了一声，接下来又道：“先生说了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，水就是百姓，船是朝廷衙门，他们这么胡作非为，早晚有一天自取灭亡，大小姐，你这么聪明的人，怎么会看不开呢！跟着朱高煦这个混球，到头来还能落个什么好来？”

被他劈头盖脸的一阵子抢白诉说，春若水却是好涵养，一点也不动形色。微微苦笑了一下，眼睛里泪光莹莹，到底忍不住心里的感慨，“你能说出这番话来，可见得你真正是有长进了，跟着君先生你真的学了不少，真让我代你高兴。”

小琉璃呆了一呆，心想：“大小姐可真的变了，我给她说东，她给我说西，怎么就不回答我的话呢？”

“只是你年岁到底还轻，有些事你无论如何也是想不通的，有些事跟你也说不上，说了也是白说。”苦笑了一下，她接下去道：“与其白说，倒不如不说的好了，小琉璃，你要知道，人都是为自己活着的，只要自己觉着活得好，活得值得，有意义，那就好了，何必计较别人在背后蜚短流长说你什么呢！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你不要再多说，”春若水用眼神制止了他的激动：“我还有话要问你呢！”

小琉璃只当她有所发作，倒是真的不敢说什么了，只是心有不甘，悻悻然翻着一双白眼，爱理不理的瞅着她，一腔怒气，并未尽消。

“我问你君先生受伤有几天了？”

“好几天了！”

“到底是几天？”

“总有三四天了，谁记得这么清楚？”

春若水瞪了他一眼，却也无奈他何，“这些日子，都是谁在照顾他？”

“谁？还能是谁？当然是我了！”

“唉！你错会了意了。”春若水眼睛白着他，“我是说除了你以外，还有别人没有？譬如说，观里的道人啦，还是什么……”“什么‘什么’？”

“你好糊涂，”春若水不禁又白了他一眼：“我是说象什么沈姑娘……她来过没有？”

小琉璃这才明白，敢情她拐了这么老大的个弯儿，其实心里所想问的，只是沈姑娘一个人。一来他不擅说谎，再者却也有些气她不过，便自实话实说了：“大小姐问的是那位沈姑娘？”春若水微微点了一下头。

“哼，她对先生可好了，天天都来！”

“天天……都来？”

“可不是吗！”小琉璃看了她一眼，冷冷的说：“这位沈姑娘对我们先生可关心啦，每天夜里都来一趟，连给先生熬的药她都要检查，自己尝过以后才叫端过去，真是太小心了！”春若水微微点了一下头，没有说什么。接着她苦笑了一下，讷讷道：“原来这样……君先生对她可好？”

“为什么不好？”小琉璃直着眼睛说：“听先生说，他老人家这次能活着回来，还多亏了这位沈姑娘呢，要不然恐怕……”春若水聆听之下不禁又是一呆，一霎间脸色变得雪白，勉强着作了个微笑，便自发起呆来。

小琉璃见状吓了一跳，暗忖着：“不好，我怎么什么都说出来了？要是把这位‘小太岁’给逼急了，万一跟那位沈姑娘见面翻了脸，打了起来，那岂不是糟了？”

“大小姐，你在想什么？”小琉璃怪不自然的说道：“事情是这样啦，沈姑娘虽然天天来，可是每一次都是悄悄的，没有人知道，连先生都不知道。今天就没有来，说不定看见大小姐你在这里，她就放心的走！”

春若水盯着他看了一眼，点点头说，“也许是吧！”说时她微微一笑，站起身来：“君先生既然已能运功静坐，想是很快就能复元，我总算安心了，更何况还有沈姑娘暗中体贴照顾，比我是强多了……”

看看天上的月亮，她又苦笑了一下，望着小琉璃道：“这些日子你们花

费一定也不会少了，君先生手上一定也不富裕，还有钱没有？”

小琉璃刚一摇头，春若水却已把一个绸子小包塞到了他的手上。

“留着用吧，君先生病体复元之后，你要时常弄些补的东西给他吃，其它的就留着，将来带回老家用吧！”

“这……”小琉璃结结巴巴说道：“大小姐……我不能收……要是先生知道，说不定会骂我，我……”

“傻瓜！”春若水轻嗔道：“谁叫你告诉他来着，你不会不说吗！”

“可是……这总不太好吧！”

还要再说什么，春若水双眼一瞪，又自有了愠意，小琉璃可就不敢吭气儿了。

“那……那就谢谢大小姐……只是这太多啦！”那个绸子小包虽然不很大，可是掂在手里分量极沉，想来全是金子。小琉璃出身贫苦，哪里见过这么多钱，怪不得心里通通直跳。

原来春若水外出向来不带金钱，过去一向都是冰儿为她带些零钱打发零嘴儿，这包黄金原是她打算在救出“玉洁”之后，用以资其逃生的今后生活费用，想不到苗人俊平空杀出，救走了玉姑娘，这包金子倒似白预备了，此刻正好用上，给了小琉璃，也算是功德一件。

她此刻意冷心灰，对于近在咫尺的君无忌，固是难以割舍，只是一想到沈瑶仙比自己更适宜对方，便不无怅惘，她曾为无忌与瑶仙的结合，寄以无限祝福，谁知道事到临头，仍不能完全捐弃自我，“情”之弄人，实在无微不至，轻言舍我，谈何容易！然而，眼前却迫使着她，不得不再一次重视这个问题，让她感觉到，沈瑶仙所加诸自己的无形压力，确是越来越重了。

默默无言的，她步下亭子，一直来到君无忌居住的地方，小琉璃亦步亦趋的在身后跟随着。春若水远远在君无忌窗前站立了一会儿，转过身来，向着小琉璃，淡淡微笑道：“我只想看他一眼。”

小琉璃怔了一下：“这……”他实在不明白对方何以会有此一说，更不明白这一眼的用意何在，然而却也不禁为对方的至情所感染，茫然的点了一下头，随即转过身子。

春若水跟着他悄悄进了房子。

小琉璃脚下放得极轻，悄悄走过去，轻轻揭开了君无忌的门帘，待将回身招手，春若水却早已伫立其后，微微向他点了一下头，伸手接过了门帘儿，小琉璃便自悄悄退到一边。

春若水只是静静的向着君无忌注视着……

“他”果然象是大好了，安静平和的盘膝坐在床上，双目下垂，出息平和。春若水虽于此道谈不上高深成就，却也参习有年，有些功力。当时只向着君无忌脸色神态略一注意，即知道对方此刻正运功“气转河车”，到了紧要关头，这一霎正是“全神贯注”，意不旁属，是打扰不得的。

静坐中的无忌，虽在伤患之中，亦不失英俊雄伟，挺直鼻梁，斗满双颊，宽敞的额头，在在散发着男性的魅力，却是那种高贵气质，丰荣内涵，衬托出来的风华情操，一眼即能感觉出来的不落凡俗……

看着看着，她的眼睛湿润了。多少个失落的过去，已然流失了，也曾向命运诅咒，默默抗衡过，即使来此之前，也勇敢的诉诸良知，对内心做过一番挣扎，满打算此番见面，能够有一番新的开始，抛却了沉重的旧包袱，哪里知道事与愿违，仍然伤心的败下阵来。

这“自甘败阵”的滋味，最不堪消受，真正回肠九转，无语问苍天了。

“我的爱人，你自珍重，自求多福，请原谅我不留下来再照料你了！”

一声声在心里唤着，诉说着……双眼间所见迷离。透过了莹莹泪眼，人儿模糊，灯也迷离，一切俱似有了感情，此时此境，她亦无能多所恋栈，便自悄悄的退了出来。

不知怎么回事，小琉璃也哭了，红着两只眼，他注视着这位今日的“春贵妃”，心里还一直老当她是过去的“春小太岁”，在他眼睛里实在看不出两者之间到底差别在哪里？正因为如此，他才会格外的对她感觉到亲切。

“大……小姐……”

春若水站住脚，看看他，轻轻一叹说：“唉，小琉璃，你也回去吧！”

树叶子刷刷的在眼前直打着转儿。看着面前的这个小子，敢情已非当日唱歌跳舞的那个调皮样子，却也发育得阔肩声雄，有些男人样儿了，他有幸追随君无忌读书习武，假以年日，必当有成，却也始料非及，难能可贵。

忽然使她有所触及，不觉解颐微笑道：“你还记得冰儿那个丫头吧？如今她出落的好标致了！”

小琉璃不觉脸上一红，腼腆的笑笑，垂下了头。

“她还时常惦记着你，你……”忽然她觉出，这毕竟是太遥远，不着边际的事情，切切不可自己一相情愿的作下断语，毕竟今天的冰儿和往日比较起来，可是变多了。

人的一生，实在有着太多太多的变化，不同境遇，不同环境，随时都在左右着一个人思想与命运。她实在有些惊讶，尤其是此一刻，当他目睹着小琉璃的纯朴如昔，才自警觉到冰儿已非当年的天真烂漫，她已经变得太懂事、太成熟、也太迁就现实了。

以冰儿今天的身分、享受，是否还能瞧得上小琉璃这么个人？可是大大的疑问。这么想着，她就一声也不吭了。

一霎间，她只觉得身上好冷，好凄凉，再看看面前的这个大男孩，透过他痴情的目光，直觉的感到他的纯朴憨厚，好可爱的。

如果“真”就是美，是代表永恒不会变化的品质，那么君无忌和他跟前的这个小徒弟，确是具有同样这类美的品质。特别是陷身在极侈物华、满堂金玉的无边欲海，无能自拔的当儿，看见了天地间岁寒而后开放的梅花，越觉其美的高超、美的卓越出尘，不落凡俗。梅花虽瘦，却无寒相，人有气节便不为穷，君无忌的美，正是在此大节操里显现而出，天岁越冷，越觉其芬芳，无能识此，实无足识无忌之美。

春若水的遗憾，正在于面临着向这个衷心所敬爱的伟大侠士挥手告别，虽然她内心是多么的不愿意……

于是，便这样怅怅的去了……

紫藤花酣，蝶儿飞舞。午后的日头，尽管光华刺目，却已不再炎热。“秋分”以后，太阳已似失了“阳魄”，照射在人身上，只知其暖而不知其热，真正温煦可人。仰视穹空，万里无云，空气是那么清新，沁人心肺，开秋之后，要数今天这个日子最称惬意了。

只是对“汉王”朱高煦来说，今天的日子可不怎么好过，却也“有惊无险”。皇帝“惊驾”的消息，早已传遍京师。传说是有了刺客，形容得“神龙活现”，说是刺客来自大内的“内十二监”。乔装成一个侍寝的“太监”，不但混进了大内宫廷，更混进了皇帝息驾的“承乾宫”——“承乾小阁”，

差一点要了皇帝的老命。说是皇帝被该刺客挟持了足有一个时辰，高起潜等一干大内能人，眼睁睁地看着无能为力，卒今该刺客为所欲为，若非是皇帝自个儿动手，予来人以重创，化解了危机，后果简直不堪设想。

于是乎，紫禁城来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大整肃，十二监的太监，人人都接受了严厉盘查，负责“侍寝”、“侍宴”的太监群，谁也脱不了关系，有一百七十多个挨了打、调了差事，“女官”一样少不了罪，责任最大的七个人，白绫赐死，尸身都已发还了家人。遭“笞打”而死的有三个人（作者注：明制中对女官的刑罚之一，笞打即以小竹杖责打之意），宫廷里阴风惨惨，一时人人自危。

说起来高起潜应该是罪最大的一个了，偏偏皇帝迁就现实，一刻也少不了他，只不过是遭了“申诫”，暂时被削了“四品”的官位，着他戴罪立功，其他的大内卫士很多都掉了差事。

高煦早就得到了消息，抢先进宫问安，连日来五度进宫，手里掌握着第一手资料，便是为此深深纳闷。他似乎已猜知那个大胆“惊驾”的人是谁了，是以特别的见了“锦衣卫”指挥使纪纲。谈话一开始，就显示出它的神秘性。朱高煦是在“飞燕朝水阁”接见纪纲的，茅鹰负责吾守侍候，不虞外人闯入。“王爷，那是错不了的，”纪纲说：“高起潜已经把那人形容得够清楚了，除了他不会有别人！”

“君无忌？”站起来走了几步，眼睛盯着水面残荷。高煦脸上现着怒容，却又颇有隐忧的皱着眉。

“除了他，别人谁还有这身本事？”纪纲把身子凑近，声音变小了：“皇爷伤了他，也是事实，地上的血迹卑职都验看过了！”“那有什么用？反正他没死！”高煦冷笑了一声：“这家伙命也真长，三番两次的受伤，可就是死不了。”

“皇爷犯了疑心，要卑职详细打听这个人的出身姓名，不得隐瞒，有了结果，向他老人家当面具报。”

“啊！”高煦怔了一怔：“这可又为了什么？”

“许是爱才吧！”纪纲神秘的笑着，一双细长的眉毛弥勒佛似的向两下弯起来：“已是第三次传口谕了，要捉活的，不许伤害他。”

高煦重重的叹了口气：“早就知道留着这小子会成为祸害，真想不到这一次他竟然闹到老爷子头上来了，我就是不明白，他是为什么？难道真想‘死而复生’？”

纪纲嘿嘿冷笑道：“这可也难说，好在这一次还没有透出口风，真要是皇上知道他的身分，那可就麻烦了。”

“这就是今天我找你来的主要原因了！”高煦冷冷的说：“听说太子对我犯了疑心，以为是我弄的鬼，故意在老爷子跟前砸他的招牌。真叫冤枉，看起来，我们两个这个梁子算是结定了，永远也解不开了。”

那是因为君无忌当日进宫，顺口拿“东宫太子”作了掩护，骗过了皇帝的近身侍卫，为此太子高炽不得不有所表白，多少受了点闲气，自然的联想到是高煦弄鬼，整他的冤枉。兄弟间的感情，更进一步为之恶化。

“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”纪纲苦笑着：“卑职也为王爷解说过了，只是那一边没有王爷您的大度量，是个小心眼儿。”

高煦愣了一愣，手拍栏杆哼了一声：“怎么样？我就知道他是放不过我的，老爷子那边不用说也告了状了，要不是刚由北边回来，立了些军功，还

真挺不住，还好，总算圣上英明，为我担待了。”

“皇上圣明！”纪纲笑眯着两只眼：“王爷刚在河西立了大功，圣眷正隆，太子这个心算是白用了！”

“可也不一定哪。”高煦半笑不笑的拧着一双浓眉：“老大那一边还是得特别小心，老爷子嘴里尽管骂，可是压根儿就没有动他的意思，唉，真要这样，我还干耗在这里干什么？不如早点回云南算了。”

“噢，不不不……”纪纲头摇得跟“拨浪小鼓”样的：“忍忍，忍忍……王爷，就快了，您想想呀，要是皇爷那边没意思的话，他老人家会容得您一直在京师住着不走？再说你老私自召的那些兵，兵部岂能不往上报？”

“啊！”高煦吃了一惊：“这事连老爷子也知道了？”

“知道，当然知道！可是他老人家嘴里不说罢了。听说为这件事，太子极不开心！”

“这都是徐野驴那个老小子捣的勉”高煦忽然怒由心起：“他要不往上报，谁能知道？混蛋的东西，我白疼他了！”

“嘿嘿……”纪纲冷冷说道：“这个人王爷可得提防着点儿，听说最近跟太子走得极近。”

高煦冷笑了一声：“烦你去给我查查，那些扣在他指挥衙门的人，他给我放了没有？”

纪纲一笑：“王爷，这话也许卑职不该多说，这两天南京几个城门都贴了告示，警告外来的军人不得闹事，违令重惩不饶！”

“啊？”高煦为之一怔。

“还有，”纪纲冷森森的笑着：“昨天菜市口砍了几个人，其中就有穿着‘汉’字号衣的人。”

话声方毕，耳听得“叭啞”一响，一只“五彩官窑”的细瓷茶碗，已自王爷手上飞出，撞着了白玉石栏，摔了个粉碎，“大他的胆！他敢！”接着他又缓缓坐了下来，看向纪纲道：“这是实在的？”

“错不了。”纪纲说道：“详细情形，王爷还是传徐指挥亲自问话吧！”

话声方顿，即见马管事一径来到湖边，踏上石阶，抱拳一揖道：“启禀王爷，兵马指挥徐大人有要事求见，现在花厅候传。”

高煦怔了一怔，说：“来得好！”目光一转，看纪纲点点头道：“你先避避吧！”

纪纲站起来：“卑职有事，这就先向王爷告辞了。”随即按朝礼向高煦请了大安，径自退出。

高煦容他去后，才吩咐一声：“请他过来！”盛怒之下，还用了个“请”字，总算对他十分客气了。

马管事应了一声，行礼告退。

一旁玉几上放着几件家伙——“生革千片锁子金甲”、“如意腰刀”、“神鹰铁爪”……这些东西，是他请专人设计，特别制作供给新近成立的“铁骑勇士队”装备用的，样品制好了送上来请他验看。

“生革千片锁子金甲”是一种防范刀箭的护体内着衣靠，“如意腰刀”是藏在腰带里的“软刀”，“神鹰铁爪”是一种环结收放自如的钢制手套。

几样东西他都瞧过了，很是满意，其中的“神鹰铁爪”尤其喜爱，完全合乎他的心意，一时顺手取过来戴向右手。

说是“神鹰铁爪”，其实是上好精钢打制，由一连串纯钢指环衔结，手

掌部分完全空着，只有一个小小钢托托着，如此一来，便可以大大施力，厉害的是，五指指尖，各有一个设计灵活的尖锐钢爪活动套指，平时不碍操作，对敌时挥手一抖，即行滑落凸出，用以抓搥对手，极具杀伤力，实在设计得精巧之至，亏他当日是怎么想出来的。

高煦只管戴着它锤髂作响的玩着，偶一抬头，“兵马指挥”徐野驴已来到湖前。

依然是一身销冑鲜明的戎装，高报一声：“兵马指挥徐野驴参见王爷千岁！”隔着老远的行了个参见的军礼。

“徐大人这是从哪里来？别客气，请过来说话！”高煦若无事的微微笑着。

“遵命！”徐野驴一面将头盔佩剑取下交给守护湖边的王府内侍，嘴里高声应着：“回王爷，卑职这是由指挥衙门过来。”一面说已自走了进来。

“请坐！”高煦指了一下面前座位，吩咐道：“看茶！”

“王爷见宠！”徐野驴坐下来，翻起“护手袖”的里层，擦了一下额角的汗，怪不自然的笑着：“本来昨天早上就该给王爷请安来的，后来听说王爷进宫陪万岁爷进膳，一直到下午才回来，也就没有敢来惊动。今天听说王爷回来得早，这才赶紧来了！”

“有什么事吗？”高煦皮笑肉不笑的看了他一眼，若无其事的仍然玩着手上的“铁爪子”。

“王爷……”徐野驴蹙着一双灰白的眉毛，一脸为难表情：“卑职今天来看王爷，是向王爷请罪来的！”一面说，一面站了起来，似乎有点“坐”不下去了。

“你言重了。”高煦这才把一双眸子向他注视过去：“有什么话就直说吧！请坐下说！”

“遵命！”徐野驴抱了一下拳，这才又坐了下来。

“是这么回事。”徐野驴那张黑脸上透着灰白，干咳了一声，才似为难的说道：“这几天京师地方，一连闹了好几件事，都牵扯到王爷的亲兵，卑职不敢忘记王爷以前的嘱咐，也就能了事了。”

“徐大人你客气了！”高煦呵呵笑了两声：“我的亲兵军纪一向良好，怕是别人冒了我部下的名号，这一点徐大人你倒是得给我查清楚了。”

徐野驴想不到有铁的事实，对方仍然还要狡赖，心里着实气忿，只是不发一言。

“不过……”高煦又笑了，却是另有下文：“无论如何，你的这番盛情，我心领了，还有什么事，你说吧！”

“王爷，”徐野驴极其为难的苦笑着道：“卑职今天来请罪，是关于上次抓着那几个人的事情！”

“嗯！”高煦点了一下头：“我知道，你把他们放了没有？”

“这……王爷，”徐野驴探手自铠甲内取出了一件公文：“卑职这里有一件来自东宫的急件，请王爷过目。”上前一步，双手奉上。

高煦伸手接过，看了一下封皮，大字写着：“右令兵马指挥徐野驴”，左面发件处，盖着“东宫太子监国”的大印，右侧面有“急件”二字，显示了这件公文的重要性。汉王高煦手上虽戴着铁爪，却也无碍他的动作，随即抽出了里面的函件，不过几十个字，一目了然：

“据报，京师地面近有不法乱兵为害，着令严加取缔，不得徇私，一经

擒获，不分首从，即行验明正身，枭首示众，以做顽尤。太子监国印×年×月×日。”

几个字实在交代得够清楚了，高煦不动声色的看完之后，把函件又套好封皮之内，往面前玉石案上一放，这才呵呵的笑了。

徐野驴上前一步，待将原函收回。

“慢着！”高煦阻止道：“这个我暂时代你收着！”

“是，王爷！”

“我问你！”高煦冷笑着：“这东西你什么时候收到的？”

徐野驴无顾及它的道：“总有三天了。”

“昭啊！”高煦凌声说道：“万岁有旨，东宫太子例行监国，只限于皇上北征未回，或特殊情况不在京师时才得行施，如今皇上早已返回，他却仍然盖印行文，哼哼，分明目无皇上，倒要问问他看，是个什么礼数？”

徐野驴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会有此一说，一时惊得目瞪口呆，愣了一愣道：“这个……”随即定神道：“王爷，这京师地方的一般庶务，圣上有旨，原是例由东官督理。”

“不错！”高煦冷冷说道：“错在他这一颗‘太子监国’的大印盖得不是时候！”

徐野驴只得随和的点了一下头，却也无可置喙。高煦这是鸡蛋里挑骨头，太子这颗“监国”的大印，并非是始自今日，要出差错，早就出了，还能等到今天？想来皇帝也无意干涉。汉王高煦即使有心搬弄，也未必能兴出多大风浪，倒是这张太子发下的手令，给他拿来作为攻击太子的口实，未免令人遗憾。想到太子平日对己的器重关爱，一时大大不是滋味，不禁对于眼前的朱高煦猝生了几许恶感。

这个徐野驴虽然寄身官场，无如他个性耿直，加上军功出身，多少总还有些正义之感。对汉王高煦他不是没有动过投靠的念头，只是太子这一面拉拢得紧，故剑难忘，终不能割舍。事难两全的情况之下，无形中汉王这一面便显得冷落了，仗着有太子撑腰，他也就豁出去了。

“王爷要这么做，卑职自是无能阻止。”苦笑了一下，他讷讷接道：“只是卑职要奉劝王爷，不必如此……”

“徐指挥！”高煦的脸一下子拉长了，语气里更是透着“冷”。

徐野驴聆听之下，吓得赶忙住口，一时噤若寒蝉。

高煦忽地自位子上站起来，向着濒水的雕栏走过去，这一霎，湖风习习，吹动着他身上的绸质长衣，象似特意的借助于这阵子凉风，来缓和一下他颇似激动的情绪，看着看着，情不自禁他呵呵有声的笑了。

他这里一站起来，徐野驴那边可是无论如何也坐不下去了，赶紧跟着也站了起来。

“说吧，”高煦眼睛看着水面，头也不回的说：“你的话还没说完，你今天来看我，应该有重要的话要告诉我吧？”

“王爷，”徐野驴知道无能隐瞒，事到如今是非说不可了，道：“王爷前次所交代的事本当照办，正赶上太子的这份手令来到，卑职不敢不遵，几位御史老爷更是睁大了眼睛在一旁看着……”

“哼！这些都是废话，我只问你，你把这七个人怎么了？”高煦依然是面向湖水，正眼也不瞧他一眼。

徐野驴呆了一呆，狠了狠心，说：“这七个人罪证确实，卑职开脱无力，

也只能遵命行事，请王爷恕罪！”说时左足跨前一步，一只右膝便自跪了下来。

“这么说，你是把他们杀了？”

“王爷恕罪……”徐野驴垂下了头，“卑职……”

“大胆！”高煦手拍栏杆，一声喝叱，打断了徐野驴的话，霍地转过身来，只见他眉抛目瞪，敢情是怒气不小，徐野驴终是不敢犯上，看了一眼，便自低下了头。

紧接着高煦呵呵的笑了，“看起来你眼睛里只有太子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王爷，你以为有太子在你背后撑腰，我便不敢对你如何，徐野驴你好大的胆子。”

忽然他向前走了几步，一直来到了徐野驴跟前，却又转了个身子，就着面前的白玉石凳坐了下来。

徐野驴心里一惊，陡然觉出身上一阵子冷，抬头再看高煦，一时心里忐忑。咫尺距离的这个年轻王爷，一霎间，脸上竟然又着起了笑容。

错在徐野驴毕竟认识高煦不深，见他脸上有了笑意，只以为事情有了转机，只要容得自己逃过了眼前，转回“指挥衙门”，立刻与太子取得联系，便无惧于他。心里尽自盘算，真是“十五个吊桶打水”——七上八下，一时真不知如何应对。

无论如何，高煦的这阵子笑，总让他感觉出有些“邪门儿”，再者迟迟不让自己站起，也透着古怪。饶是徐野驴勇猛机智，却也一时摸不透对方的“腹内机关”。

“王爷……卑职天胆也不敢冒犯王爷，只是……太子那一面……”重重的叹息一声，难以尽言的抱拳道：“王爷见谅……卑职……唉！”原想说几句能够讨好对方的话，无如生就的倔强性情，那些迹近肉麻的话一句也说不出，只管睁着两只大眼睛，向对方眼巴巴的看着，全然不知对方这一霎的怒火高涨，终于为自己惹下了万劫不复的杀身之祸。

“我知道了，你起来吧！”高煦这两句话，说的不文不火，倒使得徐野驴一时如释重担，只当是事态有了转机。

“谢谢王爷的恩典！”再次抱拳一揖，才自地上站起。这时候他脑子里所想到的，但求能够尽快脱身离开，偏偏高煦却没有放出要他离开的口风，只是用着奇异的眼神，向他打量着。

徐野驴被看得心里直发毛，越加不安，抱拳请示道：“如果王爷没有别的差遣，卑职衙中事情尚多，这就向王爷告辞了。”

高煦看着他扬动了一下黑而浓的眉毛，皮笑肉不笑的一连哼了两声：“你要走了？徐指挥，你过来一下，我这里有些东西要给你瞧瞧！”

徐野驴愣了一下，却不虑及他，应了声：“是！”便自走到了高煦近前。

“你见过这玩意儿没有？”说时，高煦扬起了那只戴着“铁爪子”的右手，在徐野驴面前晃动了一下。

徐野驴早就发觉到王爷手上的这个奇怪玩意儿了，却不知是干什么用的，高煦这么一说，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，随即向着对方高举面前的这只手掌看去。越看越糊涂，不觉后退了一步：“王爷赐详。”

高煦一声朗笑，霍地站起来说：“没见过吧，徐指挥，我告诉你，这玩意儿名叫‘神鹰铁爪’，是我请专人设计的，专为拿来对付那些不听我话，跟我过不去的人用的，徐大人，你看仔细了没有？”

手指一抖，铮然作响声中，铁套上的五根尖锐爪甲，忽的吐了出来。

徐野驴忽地心里一动，猝然接触到当前高煦的脸色有异，由不住大吃一惊，慌不迭向后让开。却已是慢了一步，铿锵声里，高煦已舞动那只戴有“铁爪”的右手，直向他当头猛抓下来。

事出仓卒，简直无能闪躲，徐野驴虽然身上没有功夫，到底也是习武出身，有些胆识，见状忙自向后一闪，侥幸躲开了头颅，却把一只左肩，整个暴露在对方铁爪之下。

高煦这一爪力道可是不小，他原就生有蛮力，两膀肌肉极是结实，又曾习过武术，较之徐野驴真不知高明几许，徐野驴仓卒中这一闪，躲开了头，却躲不开身子，“噗哧”一声，即为高煦手中铁爪抓中了左肩，由于力道猛锐，顿时深入寸许，当场怒血四溅。

“啊呀！”徐野驴痛呼一声，本能的向后一挣，高煦更用力的向后一扯，两相着力之下，“呼拉”一声，巴掌大小的一片血肉，连同着身上衣服，整个的被撕了下来，一时间鲜血淋漓，洒满了一地。

对于徐野驴来说，这一霎的惊魂，不啻石破天惊，惊撼可以想知。随着他凄厉的一声惨叫，整个身子猝然向地上滚翻出去，借着这一翻之势，徐野驴已翻出了两丈开外。

尽管是痛彻心肺，却也忘不了这一霎的欲逃活命，徐野驴猛地跃身而起，夺路就跑。

“飞燕朝水阁”四面环水，只有一道玉堤通向岸边。徐野驴别无抉择，丧魂落魄的踏向玉堤。

他这里方自奔上堤道，待将向岸上跑去，蓦地人影晃动，一个人自岸上闪身而前，起落之间，已拦住了徐野驴前行去路。

“徐大人请回，我家王爷还候着你呢！”

说话的这个人，既黑且高，目光如鹰，正是汉王高煦最器重的能人异士“鬼见愁”茅鹰。

徐野驴自忖着性命不保，再也顾不到王府的礼仪，怒吼一声，举拳向着面前茅鹰脸上就打。

“鬼见愁”茅鹰何尝会把他看在眼里，上躯微侧，已自闪开了对方的一双拳头，紧接着冷笑一声，一只手掌已推向对方脸上。徐野驴身子一震，已飞出七尺开外，“扑通”一声，摔倒地上，不前不后，正好落身在汉王高煦身前。

徐野驴怒吼一声，一个打滚由地上窜起，高煦蓄势以待，上前一步，霍地抡动右手铁爪，直朝着他脸上猛力击下，“噗”地一声，击个正着，怒血四溅里，徐野驴巨大的身子，带着踉跄的脚步，迎着身前的白玉栏杆一个滚翻，“扑通”一声，水花四溅，竟自坠身湖水之中。

一旁的“鬼见愁”茅鹰，见状不等招呼，已自腾身而起，一起即落，飘向湖水，左手探处，已抓住了徐野驴衣服，右手翻起，抓着了石栏一角，蓦地腾身而起，哗啦水响声里，已把徐野驴自湖水中湿流液的捞起，人影编跃，又复双双落身亭内。

“砰”的一声，徐野驴被重重地摔在地上。

高煦那一铁爪用力极沉，已是伤及脑海，再吃茅鹰这般用力一摔，哪里挺受得住，呻吟一声，登时昏了过去，却只见鲜红的血，咕嘟嘟由他脸上直冒出来，霎时间淌了满地，空气里顿时充斥着浓重的血腥气味。

这番势态即使看在高煦眼里，也由不住有些怵目惊心，呆了一呆，就着面前石凳，缓缓坐了下来。

茅鹰却不当回事的上前一步，伸手试了一下徐野驴的鼻息，回身道：“还有口气，活不久了。”

高煦脸色微微一变，一时没有吭声。说起来，这可不是件小事，擅杀京师地方的兵马指挥，可不是闹着玩儿的，消息一经传出，不要说太子第一个不肯善罢干休，满朝文武少不得也有一番骚动，皇帝即使有心护短，也怕难犯众怒。这件事可是干得太过莽撞了。

“看看他还有救没有？”冷静之后的年轻王爷，越觉得事态的严重，已不复先时之目空四海。

茅鹰怔了一下，答应一声，随即走过去，弯下身来试了一下对方的脉门，摇摇头，自身上取出了个小小药瓶，内藏师门秘制灵药，当即取出数粒，放进徐野驴嘴里，看看也是无望，回头向着高煦苦笑一下，表示希望渺茫。“不行了？”高煦自己走过来，低头看了半天，皱着眉毛况“叫马管事急召伤科太医火速进府。快！”

话声才歇，却听得地上的徐野驴喉头“咯”的响了一声，已是咽气身绝，就是华佗再世，也将无能为力。

茅鹰试了一下他的出息，又摸了摸他的心脏部位，站起来摇了一下头说：“不行了，死了……”

高煦自己又试了一下他的脉道，叹了一口气站起来，走向一边坐下摇头不语。

“王爷，”茅鹰看着地上的尸首说：“徐大人的尸身……”高煦忽然站起，四下里打量一眼，除了玉堤入口处的两名侍卫之外，附近尚无外人。他随即又坐下来，象是有了主意，看向茅鹰道：“徐指挥可是带着剑来的？”

茅鹰点点头说：“正是……”

那口佩剑，连同徐野驴的那一顶头盔，俱都还在亭外侍卫手上，当下即由茅鹰接过来，呈向高煦。

接过了徐野驴的佩剑，抽出来看看，寒光耀眼，试了试剑锋，竟是开了口的（作者注：一般武将随身佩剑，多为装饰所用，很少真的开口），颇具杀伤功力，他随即有了主张。微微一笑，他看向茅鹰道：“把你刚才看见的情形说一遍给我听听！”

茅鹰呆了一呆，一时还不明白：“王爷的意思是……”“我是问，徐指挥是怎么死的？”

“这……”茅鹰真有点莫名其妙：“是王爷用铁爪……”“哈哈……你看错了！”紧接着高煦寒下了脸来，一本正经的说：“详细的情形是徐指挥挟太子声威，来向我兴师问罪，我要将他拿下来，他反倒拔剑伤了我，才被手下侍卫用铁爪所伤，是他自己坠湖淹死的，你知道了吧？”

茅鹰睁圆了一对小眼，半天才算会过意来：“只是王爷身上可没有伤呀！”

话声方落，即见高煦倒转剑锋，朝自己左膀猛力扎下，一时间鲜血淋漓，染满了上衣。

“啊！”茅鹰目睹之下，由不住大吃一惊，叫了声“王爷”，慌不迭抢先一步，自高煦手上抢过了徐野驴的那口佩剑。

一面运指如飞，点了高煦伤处附近的穴道，止住了流血。

高煦面不改色的哼了一声：“一点小伤算不了什么，记着我刚才说的话，

回头把这口剑给我包上送过来。”说完拿起桌上徐野驴留下来的一纸公文，即行向亭外步出。

“兵马指挥”徐野驴猝死的消息，第二天已传遍了南京城内外，俟到第五天，已是无人不知，大街小巷人人乐道了。绘影绘形的传说，总是带有离奇的色彩，这一次风声如此之大、人人乐道的原因，是因为汉王朱高煦也被卷了进去。

传说是汉王高煦因见宠皇上，十分跋扈，北征返回后，纵令手下乱兵在京师为恶，徐野驴职责所在，出来交涉。徐因奉有太子之命，乃将为首劫掠的乱兵七人就地正法，枭首示众，乃招致高煦怀恨，借故将徐野驴传至府邪，喝令众侍卫以“铁爪”法场将徐击毙。事闻皇帝，勃然大怒，将高煦下狱，他的“汉王”爵位亦被削夺，如今已被降为“庶民”，可谓之灾情惨重了。

事实的情况，又为之如何？

原来当日事发，高煦极是从容，当即进宫面谒皇上，诉说一切，他道“天汉卫”虽是自己私募亲兵，却都是有功朝廷，久历沙场的勇士，徐野驴因一点细故将他们任意逮捕，已是不该，更不该听令太子，将其中七人斩首示众，如此一来，为朝廷建有大功的“天策”、“天威”各卫，人人自危，颇有怨愤。自己奉父皇命，统帅师干，不得不出面安抚，乃传徐野驴过府问话，不意该指挥挟太子声势，出言狂妄，诸多非礼，非但不听劝谏，更出示太子手令，扬言将继续捕获自己手下各人。至此忍无可忍，意欲将其拿下，禀明父皇，再行处理，不意徐野驴假太子声威，不服拒捕，当场挥剑斩伤府内侍卫多人，自己亦为其所伤，若非闪躲及时，性命早已不保，至此乃激怒府内侍卫，合力将之擒获，该指挥怒发如狂，解押中自行投河丧生云云！

皇帝将信又疑，乃将高煦暂禁官廷，次晨传太子问话，所得各异，因降雷霆，意欲拿高煦问罪，不意太子念诸手足之情，反向父皇求情，朝臣多人亦为之缓颊，力陈汉王有功，这样汉王只在“西华门”的锦衣卫软禁了几天便又回来了。

其实在锦衣卫的两天软禁期间，他也一点罪都没有受，纪纲把他“指挥使”的专用睡房让给了他，打发了两个漂亮的小丫环服侍他，就这么泡了两天，他老人家又舒舒服服返回了坐落在城西的“汉王别府”。

虽说是雨过天晴了，他的心情可并不舒坦。最让他耿耿于怀的，还是太子保他无恙的这件事，想起来可就有些邪门儿。

秋月如轮，洒下来的月光，象是着了一层霜般的鲜明、冷艳。

朱高煦来回的在廊子里走了一圈，定下脚步来，只觉得心里郁积着难以排遣的烦闷。

人可是真势利，行情刚一看跌，来串门子走近的人马上就少了，以至于这会子高煦想找个人谈谈心，打听一下最新的朝中消息都不可能。

如此他怒火中烧，却也忧心如焚。虽说是一天风雨，看似已经平息，但是皇帝是否已经完全对自己释怀，仍然是大有疑问。再者太子目前的动向，也是他所深深关心的，偏偏就是没一个人上门来给他倾心细谈。在他眼里，锦衣卫的指挥使纪纲，总算对自己还够意思，“西华门”软禁期间，他是早晚两次问安，嘘寒问暖，要什么有什么。现在回到家里来，想见他的时候，他反倒不来了。

偌大的府第，因为主人的一时之难，却象是笼罩了一天的愁云惨雾。当然情况并不似如此严重，汉王高煦尤其自信，他与父皇之间的特殊感情，无

论如何是外人所难以想象的。

折回来坐下，重重的叹息了一声。马管事打廊子里走过来，身后面跟着个手托银盘的内侍当差。

“王爷！您大半天没吃东西了，厨房给预备下了些点心。”

高煦看了他一眼没吭气儿，马管事随即挥挥手，小太监就把手里的托盘放下来，一盘包子、一小碟酱菜、一罐燕窝精米香粥。

马管事亲自盛上一碗，侍候着高煦坐下，一面比手笑道：“包子是霉干冬笋猪肉馅儿，是赵官人自己动手孝敬您的。”

“赵官人？”

“是春贵妃那边的赵官人。”

敢情王府里有两个赵官人，一个早已是“老嬷嬷”了，这个赵官人，便是陪侍春若水嫁过来的那个“冰儿”。水涨船高，春若水既已封了“贵妃”，她也就成了“宫人”，一提起了她，高煦情不自禁的想起了他所深深宠爱的春贵妃来了。

敢情是这几天自顾不暇，仿佛很久没有见着她了，忽然想起来，心里真有一种冲动，这就打算到她所下榻的“春华轩”走走。

一口气吃了四个包子，喝了两碗粥，刚自站起，即见一名内侍由花径间匆匆走来，老远站住，跪下请安道：“郑将军求见王爷！”

高煦啊了一声，道：“有请！”

一时心里十分受用，据他所知前几天自己被软禁的时候，为自己奔走最力，游说最勤，乞求皇帝赦免自己无罪的，便是这个郑亨。

北征回来，郑亨因功已晋升为“右军部督府”的“都督同知”，也算是一品的官阶了，位大权高，他却为了手下各卫的整编部署，不能立刻赴任，还得在京师有些子耽搁。

为了示宠收心，也为了实践昔日诺言，高煦真的把季贵人赏给了邓亨。那不过是十天以前的事……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季贵人吃了晚饭，在灯下独自绣花，一会儿的工夫，她就困了，竟然来不及更衣，便自倒在床上睡着了。她这一睡，可就造成了她下一步的命运，醒来时当已物异人非，另一个世界了。

“西华门”幽禁期内，郑亨之所以奔走最力，说不定就与此有关，高煦巴不得早点见着他，看看他新承美人的得意神色，听听他“爱”的呢喃。

季贵人原已是他忘记的人了，不知怎么回事，一想到送给了人家，成了人家的新宠，心里竟然有些依依难舍，怪别扭的。然而，果真因此能使得“武安侯”郑亨归心，成为心腹，却是值得的。

缓缓端起了黄龙细瓷盖碗，呷了一口热茶，含着淡淡的微笑，打量着大步而前、渐渐接近的郑亨。两名王府内侍左右撑灯，这个新近拜受右军都督府的“都督同知”郑亨将军已来到了近前。

双方约莫着距离十几步光景，郑亨站住了脚，“王爷万安，卑职请安来迟了。”一面说，照朝廷规行了大礼。

高煦“暖”了一声，赶上前搀住他，唤着他的号：“达荣，咱们是自己人了，常相见面，用不着来这个，快坐下，坐坐！”

郑亨行了个半礼，也就无可无不可的停住了，一时只望着汉王作笑，却是含蓄着苦涩尴尬的意味。“夜凉了，王爷不怕冻着了身子？还是保重一点的好……”打量着这片露台，郑亨迟迟未曾落座。

汉王立刻明白，一笑道：“是有些凉了，来，咱们里面聊聊去。”

进了暖阁花厅，献茶入座，高煦挥挥手，打发了几个内侍从人，才自含笑道：“这两天为我的事，让你受累了，也是我一时大意，才自会出了这么个小纰漏，不过，听说圣上那边气倒是消了，这就好办，下一步该看咱们的了。”

“是……王爷……”

嘴里一个劲儿的说着“是”，点着头，皮笑肉不笑的那副样子，显示着他内心并不快意，颇似“心事重重”的神采。高煦立刻就觉察出来了，“你怎么啦？身上不舒服？”“不不……”郑亨连连摇着头。欲盖弥彰，脸上越加的显着不自在，终于在高煦犀利的目光之下，败下阵来。

“唉，”他摇了一下头，看着正面的王爷，苦笑道：“王爷赏赐的那个季贵人……”

这个郑亨平日说话最称干脆，不知怎么回事，这一次却显得这么不利落，温吞吞，半天连一句整话都说不清楚。高煦看在眼里，好不纳闷，“季贵人她怎么了？”

“王爷……卑职福浅……难望美人的青睐……辜负了王爷一番美意……”一面说，他随自位上站起，脸上的那份子不自在，尤其昭然。

高煦见状由不住惊了一惊，紧接着，他立刻堆下了笑脸：“这是什么话！我明白了，哈哈……”仰头大笑了几声，高煦朗声说道：“我看你上阵杀敌，是把好手，对女人的一套，却还差得远，怎么回事？银雁她不听话，还想着回来是不是？”“唉……王爷……”重重叹了口气，郑亨自挽起的袖管里拿出了一束信函，上前一步，双手呈上：“这是季贵人留给王爷的绝笔，卑职不敢私藏，王爷请过目一阅就知道了。”

一听是季贵人的“绝笔”留书，汉王高煦脸上的笑靥，顿时为之消失，呆了一呆，缓缓伸手把一束素笺接了过来。

“字呈王爷银雁绝笔”

几个梅花小体，写得甚是清秀。早先高煦多次见她习字，一眼即可看出是出自季贵人的手笔。高煦的神色变了，匆匆抽出了里面的信函。敢情里面还夹带有别样物件。随着他抽出的函件，一束黑细的秀发，自信封里簌簌落下。

高煦一把捏在手里，心里已意识到不祥，看了郑亨一眼，却迟迟不展阅。

“王爷，这季贵人真是节烈妇人，王爷你错看她了……”郑亨说着叹息一声，便自垂下头来。

高煦一霎间颇似神驰，不觉黯然的缓缓坐下，看了一下手上的头发，把它放在茶几上，随即展开了银雁的一纸绝命留书。

“王爷：银雁命薄，今生无福再服侍您了。”

也许您早就知道我爱您——王爷！可是您却永远也想不到，我爱您有多么深？为什么王爷您要把我狠心的送给别人？如此，在我面前，便只有死路一条了。唉！现在我是多么痴心的想念着您，要是能再看您一眼，该有多好？

王爷！还记得吧，过去您常常抚摸我的头发，夸说好看，现在我剪下来送给您，见发思人，能有王爷您的一个微笑，银雁死也知足了。

王爷保重小妾银雁绝笔”

“哼哼……”高煦用力的攥着手里的这纸遗书，脸色很不好看：“她真的死了？”

郑亨黯然的点了一下头“上吊死的……晚了一步没有救活！”一面说，摇摇头叹了口气，“士可杀而不可辱，想不到王爷身前一个小妾，竟有这等气节，真正令人敬佩了……”说着，他又自发出了沉重叹息，大有‘如此佳人’，偏偏自己‘不堪承受’的遗憾与悲哀。

“这是她的命薄！”高煦冷冷说道：“没有福气服侍你郑大人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也就算了吧，我府内美丽佳人多得是，过两天我物色个好的，再给你送过去。”

“不不不……王爷！”郑亨一脸惶恐的站起来，连连摇着手：“王爷身边俱是节烈美眷，卑职实无德能消受，千万不可，千万不可。”

高煦微笑了一下，没有再说什么，心里这一霎，尽是季贵人的影子，显然是她的死，给了他很大的感伤，他却偏偏故意不予重视，提也不再提她一句，当下故意找了些闲话，与郑亨谈了一阵。俟到郑亨谈起太子与朝中近况，才自吸引了高煦的注意。

“太子这一次代王爷求情，很得好评，据说很多外官都向皇上有专折，对太子歌颂备至，推为仁孝兼具！”郑亨顿了一顿，接下去道：“因此朝中多有揣测，说是前此收押那几个太子身边的人，都将为皇上下旨开释，却不知真也不真。”

高煦原先还忍住不发，一听到这里实在忍不住哼了一声，气忿的道：“这就是他机智狡猾的地方了，他的这点鬼心思，瞒得过别人，却是瞒不了我。哼！别看他现在神气活现的，早晚我非给他戳破，叫他原形毕露不可。”

郑亨“嗯”了一声，唯唯的附和了几句，却也只是些无关痛痒的话。

原来这一次高煦的“西华门”幽禁，虽不过只是几天，形同儿戏，却已为一般“太子派”的人物，绘影绘形的在朝中加以渲染，一夕之间，使得汉王威望为之大跌。很多原先举棋不定，打算支持汉王高煦的实力人物，也都不自觉的倒向了太子的一面。郑亨虽然对汉王一向忠贞，当此大势之下，一双眼睛却也睁得极大，随时留意着事态的发展，此时此刻，容或对汉王仍有效忠之心，却不便对太子有所攻讦了。

高煦愈说愈气，忍不住把太子的“假仁假义”大大数落一番，郑亨却只是唯唯称是，不置一字褒贬，神情较之昔日，简直不可同日而语，看在高煦眼里大大不是滋味。

自然，这个郑亨已算是好的了，别的人甚至于有的连门也不敢上了。

高煦独个儿骂东骂西，发泄了一阵，见郑亨并不答话，心里甚是不乐，再触念到季贵人的殉情身死，内心越是意兴索然。如此勉强的又支持了些时候，他就有了倦态，打了个哈欠，不自觉的端起了面前的茶碗。

郑亨见状巴不得赶忙站起，请安告退。高煦礼貌地送他到花厅门外，早有马管事备下的两个当差，打着王府的大字灯笼恭送客人出门。

高煦一声不吭的回到了花厅，却是一言不发的坐下，头靠着椅背只是默默神驰。

马管事小心翼翼的趋前道：“夜深了，王爷也该歇着了。”说了这句话，便自退向一边，恭谨的听候差遣。

季贵人上吊自杀的消息，方才已由郑侯爷身边的跟班儿嘴里透露出来。这种消息最是散播得快，瞬息之间，王府的一干下人，已是尽人皆知。马管事当然也知道了，他服侍高煦有年，深深知道主子的脾气，眼前见他形容憔悴，一副无精打采样子，便自有了警惕，一个应对不好，便是暴风雨来临时

候，是以特别在一旁陪着小心。高煦一声也不吭的睁着两只眼，眼神儿凝视着茶几上季贵人的一束秀发。缓缓地伸出手拿过来，看着看着，季贵人的昔日芳容，不期然的便浮现眼前。犹记得当日两相燕好之时，她曾说过一旦离府，便自殉情的痴情壮语，想不到今天竟自真的实现。小小女子，竟然有此壮烈胆魄，不能不令人由衷敬佩，相形之下，自己竟成了负心之人，这情债今生今世，是无能偿还的了。

“拿酒来！”

“是。”马管事高应一声，回身入内，须臾回来，呈上美酒银盏。高煦接过来自斟自饮，一霎间连尽三盏，“当啷”一声，摔开了杯盏，站起来说：“看灯！”两名内侍早侍候好了。马管事亲手把一袭“二龙戏珠”的杏黄色缎质披风，为他披上，拉开风门来到了通向内宅的长廊，接着说道：“王爷这是……”“春华轩。”

“春华轩”是春贵妃如今下榻的所在。

时近午夜，主人怕早已睡了，偌大的宅院，看过去静悄悄，连点人声也听不见。萤火虫时明时暗，秋虫的“咋咋”鸣翅，更给人几许凄凉意味。

一溜高插的“万年如意”桶状长灯，蜿蜒伸展进去，使得这院子看来更具幽森。秋月如霜，秋风冷冽。早几天尚自酷热当头，转瞬间已是秋意盎然，染目所及，竟已是秋色满园。也许是王驾来临过于突然，主人竟不及出迎，只“春信”、“荷信”两个女侍张皇出来，还没有穿戴整齐，便自慌不迭的跪下请安。

高煦定下脚步，打量着她们两个说：“娘娘睡了么？”“睡了。”春信一面说，一面待将站起“奴婢这就去知会一声。”“用不着了！”高煦微笑道：“你们都下去，我自个儿进去吧！”

各人应了一声，请安告退。春信、荷信两个女侍，人手一个“绣球灯”左右傍着他，高煦随自移步，缓缓向院中走了进来。些微的有了一点酒意，被凉风一吹，酝酿然好不快意，至此，他已不再为着“季贵人”的殉难而伤感，自身的一些烦恼，也都一古脑的抛却九霄云外。

荷信赶上前，掀起了珠帘，高煦即迈步进入。

“没你们什么事，都下去歇着去吧。”

两个女侍答应一声，叩安后悄悄退下。却不敢真的离开，退在边上的一间“耳房”等候着差遣。

高煦一个人定了定神，打量着里面的宅院，静悄悄地了无人声，不觉怔了一怔，思忖道：“看来她真个睡了，我此来实是过于莽撞了。再想，春若水素日对己“冷若冰霜”的神情，便自有些气馁。

说来也是奇怪，以自己性情，何曾将就过谁来？偏偏就是对于这个春若水心存姑息，狠不下心来，以至于一开始就“乾”纲不振，以后更是处处屈居下风。满以为“烈女怕缠郎”，只要功夫到家，不愁佳人不投怀送抱，偏偏这一位竟是“吃了秤砣，铁了心”，一任你千方百计，她却有一定之规。

固然，一些事态的显现，佳人未始没有回心转意的倾向，只是太慢了。

今夜高煦情绪高亢，炽情如火，有一腔惆怅情怀，正需要善体人意的热情姑娘，用无限的柔情蜜意，与以熨帖……可悲的是，自己所属意的人儿，偏偏是春贵妃——最难说话的那个“春小太岁”。

由于高煦的驾临，春华轩已是灯光亮起。通过了一道彩碧油廊，才是春贵妃下榻的锦阁。

朱高煦一径的走了进来，来到了若水锦阁当前，只见阁门紧闭，试着推了一下，里面是闷着的，不用说春若水早已睡了，自己半夜不速而来，诚然是“不识趣”了。

手已举起，待向门上拍下，忽然的意兴阑珊，阻止了他这个动作。可以想象出春若水的一副冷漠神情，又何必自讨无趣呢、怅怅然的放下了手，自叹一声，又自转过身来。

情绪的高亢低落，端在一念之间。一霎的冷静，使得他恢复了原有的理智，方才的耸耸欲试，片刻间竟自又期期以为不可了。

迈出了垂有软玉流苏的室内洞门，独个儿在一张铺有“金丝猴”皮褥的睡椅上斜躺下来。

这是一间专供主人春贵妃平日会客憩息的暖厅，一切都为了讨她的高兴，布置得美轮美奂，华丽雅致，灯盏全是各式的海贝所精制，各样的盆景，配着讲究的楠木盆架，顿时衬托出高贵气息。

高煦自嘲似的苦笑着，一霎间象是为人抽了骨头般地感觉到懒散。

也许是一直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实力，这一次的“西华门”幽禁，尽管是短短的几天，却也让他警惕到父皇的讳莫如深，以及太子的不可轻视，一些所谓的故旧心腹，敢情并不可靠。官场的一切，原是现实到无以复加地步，自己总算能有机会，亲身体会出来了。

然而，情场又如何呢？看来也不尽满意。想到了过门经年的春贵妃，至今与自己尚未圆房，说出来可真是天大的一个笑话，高煦竟能忍下这口气，如此耐心的厮守着，不能不说是“不可思议”的一桩奇迹。此刻想来，连他自己也觉着有些不尽情理，莫明其妙……更微妙的是这“莫名其妙”的事情，并没有结束，还在继续下去……脑子里恍恍惚惚的这么想着，不觉竟是有了一丝睡意。

朦胧里有个丽人来到了他的身边，用一袭轻暖的狐裘，为他覆在身上。他这样的人，总是有人怜爱的。这个“好心”的丽人，为他轻轻盖上了狐裘，仍自不舍得就此离开，却睁着双多情妩媚的眸子，静静向他打量着、端详着……

良久，她轻叹一声，待将转身的一霎，却为高煦敏捷的一抄，捉住了她的纤纤细手。

“啊！”是那么出乎意外的“轻呼”一声，睁大着的眼睛，显出了她的惊骇。然而，她却仍是冷静机灵的。一只手向着里面指了一指，摇了一摇。那意思是告诉高煦，小心别惊了里面的贵妃娘娘，事情可就糟了。

高煦缓缓坐正了身子，紧握着对方柔荑的手，并没有松开，眼睛里的光彩，多少显示出一些意外的惊喜。可真是没有想到，一向疏忽了的这个丫头——冰儿——赵宫人，原来竟生有这等姿色。其实高煦早已发觉到她的“不落凡俗”，只是一来专意其主，未暇顾及，再者总觉得她还小，不过是若水身边一个陪房过门的丫鬟，也就一直未曾对她再多注意。哪里知道，一霎惊鸿，才自觉，对方小妮子敢情出落得如此标致了。

冰儿高挑细白，原就是可人儿，过去在春家，蒙小姐疼爱，人又机灵，名分上是丫鬟，可没干过苦活儿，来了王府，摇身一变成了“官人”的身分，仗着春贵妃跟前人的光，简直养尊处优，焉得不容光照人！

高煦只觉得眼前一亮，定了好一会神儿，才算是看清楚她是谁来，“你是……赵宫人！”

“王爷……”低低唤了一声，冰儿一霎间烧红了脸，用力的夺出了手来，先自跪下来叩了个头。

“婢子冰儿，给王爷磕头。”声音特意的放小了，为了怕惊动了里屋的那位主儿，说完了还一个劲儿的摇手示意，要王爷别出声儿。

风流多情的高煦，如获至宝的瞅着她，却是放她不过，再探“禄山之爪”紧紧的捉住了她露出翠袖的半截皓腕。

“施不得……王爷……”冰儿可真是吓着了，回身指了一下自己的房间，示意王爷，有话那一边说去。

如影附形，高煦紧跟着就进来了。

第一件要紧的事，冰儿忙关上了门，趴在门板上仔细的又听了听外面动静。确定没有惊动外人，这才似松了口气儿，惊魂甫定的向着高煦微微一笑，第二次跪下来娇滴滴的唤着：“王爷……”

打量着屋子里的一切，虽不华丽，倒也清洁可人，高煦满意的笑笑，“探骊得珠”，总算不虚此行，暂时他是不打算走了。

再次向冰儿探手轻薄，却让她机灵的闪开了，“王爷，您可放尊重着点儿……”冰儿半笑不嗔的瞅着他：“娘娘要是知道了，您倒楣，我也惨了。”

“这又是怎么回事儿？”高煦用着惯常的笑脸打量着她：“我好好的在外面躺着，是谁多事又在我身上盖东西来着？”

冰儿白了他一眼，终不敢过于放肆，垂下头半似忸怩的嗔着：“人家是怕您冻着了，狗咬吕……”

“哧”的一笑，下面的话可就不说了，对方是王爷的身分，说话总得有个分寸，不能太放肆了。却不知这位年轻风流的王爷，喜的就是这个，冰儿的顽皮，出言直率，正对了他的脾胃。

“好大的胆子，”高煦忽地瞪圆了眼：“居然敢骂我是狗，你可知罪？”

冰儿只当是真的，一个骨碌跪倒地上，只吓得脸色雪白，还没来得及开口请罪，却已为高煦的一双巨手，拢在腰上，老鹰抓小鸡似的拥在怀里。

“王爷……王爷……”饶是冰儿剔透晶莹，八面玲珑，这一霎作茧自缚，落在了高煦手上，却亦是无能为力。

灯灭了。适有一片云，遮住了朗朗冰轮，夜风里桐叶飘零，所见甚为凄凉。贪欢的王爷，仍自逗留不去……一直延到了天交四鼓。

花叶间着了一层露水，宛若明珠遍洒，这一霎雾冷更残，秋深以来，于日以计，这便是最冷的时刻了，却是黑得紧，伸手不辨五指。“春华轩”通向侧院的一扇边门“吱呀”一声半敞开来，紧接着“赵宫人”探出头来，左右观察了一遍，才自把个风流年轻的王爷轻轻推了出去。

大伤新愈，小试秋衣，颇似人瘦衣肥，有几分“单寒”之感。君无忌揽镜自照，自个儿先自笑了。

“我瘦多了，是吧？”

“是瘦些了！”小琉璃歪着头，打量一回，笑嘻嘻地说道：“可是神采清逸，比以前还要精神！”

君无忌莞尔一笑，点点头道：“你这神采清逸四个字用得很好，足证明这些年来你从我读书，有了很大的长进，我很高兴。”

小琉璃被他这么一夸，真的打心眼里开心，“过去人家都说先生会穿衣服，什么衣服只要一穿在先生您身上，无论新旧，都觉着好看，很雅！”

说着他笑嘻嘻的打量着自己的一身道：“我就是不行，穿上龙袍也不象

皇帝。”

“那是因为你肚子里的学问还不够！”君无忌已穿好了鞋袜，今天他兴致甚好，也就不厌多说，顿了一顿，继续说道：“一个人肚子里的学问，最能改变一个人的风度与气质，再加上足够的修养，便能养成高超的人格，接下来也就自然而然的雅了。”

小琉璃怔了一怔，睁圆了两只眼：“这么说我一辈子也雅不了啦！”

君无忌一笑说道：“谁说的？当日你一笛在手载歌载舞，便是十足的雅，今日你如果刻意求雅，便又不雅，对某些人来说，天下什么东西皆为可求，只有这个雅字，却是求不到的！”说时，他已缓缓踱出门外。

小琉璃把门关好，笑嘻嘻的跟出来。

师徒二人久未出门，自从君无忌静居养伤之后，这还是第一次下山，看来心情甚好。

初来之时，尚是盛暑三伏天气，转眼之间，红叶尽调，却已是深秋时候。

秋天的穹空，深邃而碧蓝，看不见一朵流云。骄阳无力，照在人身上，只是和煦的一片暖意。山风不断，一波接着一波，摇动着绵延不尽的满山芦苇，芦花棉花团儿似的满天飞着。在一片鹧鸪鸟的鸣叫声里，天色即将黄昏。

君无忌一笑驻足，端详着一天飞舞的芦花，赞叹道：“刚才说到雅，这便是雅了。”

一雀枝头高鸣，不时引颈剔翎，君无忌指了一指道：“这也是雅。”有童子跨牛，自山腰而下，君无忌指道：“这也是雅。”他看向小琉璃道：“凡是出之自然，而不做作的多有雅意，一经刻意摹仿，便不雅了。”

小琉璃睁着一双“琉璃球”也似的眼珠子盯着他，有些似懂非懂的样子。

“你还不懂么？”君无忌说：“西施捧心、皱眉，皆有雅意，但东施效颦，便大杀风景，这意思并不是说东施容貌很丑，不及西施，而是她故意学西施的样儿，一经做作，便俗了！”

“啊，这样我就懂了。”小琉璃说：“这么说，戏台上演戏的，全都是俗物了？”

“大半都是的，只是演到浑然忘我之境，宛若化身其中，则又不同，只是能达到如此境界的艺人，毕竟不多，是以求风雅，当在声色之外，一经跳出世俗，渔樵耕读则无所不雅了！”

小琉璃“哈哈”地笑了一声，这才点点头表示懂了。

君无忌顿了一顿，又接下去道：“这些自然付之万物的雅，是天生而强求不出的。人既为自然界的一员，原是雅的，却以名利羁心，整天在名利堆中打转，日久天长，便自失去了上天所付与的自然，整日斤斤于名利，了无天机，只落得一身俗骨，满身铜臭，哪里还谈得到一些雅境？真个是俗不可耐了。”

说到这里一时顿住，叹了口气道：“可悲的是，尽管如此，我们却仍然免不了要在这个俗世堆里生存、打滚。我们终将分离，你也要回到凉州你的老家，今后我所希望你的便是无论在何种情况之下，都要不失真率，做一个天地间自然的人，这就够了。”

小琉璃点点头说：“我记住了。”想到有一天要和君无忌分手，独自转回凉州，小琉璃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难受，一时眼睛都红了。只是一言不发的低着头在头里走。

他们要去的地方是“红叶庄”，其实不远，不过是半个时辰，便自来到

眼前。

登二楼，选了个临窗的“雅座”。这座位一面陈有两盆黄菊，一面是垂有细竹湘帘的大幅轩窗，倒也不俗。

为了酬谢小琉璃多日来的殷勤服侍，君无忌随兴而安，今日不再避食。当下各凭喜好，点了许多吃食。

小伙计送上了清茶两杯，菜肴未上，一时倒也清闲。渐渐人声嘈杂，客人已陆续上座。整个饭店顿时显现出一番热络情景。这时候，例当有一番余兴玩耍。一阵叫好鼓掌声中，前此所见的“乐天老人”与他那个小孙女又自登场。布幔拉开，空出了长桌一方。发须斑白，长衣潇洒的老人，玉立亭亭的姑娘，双双向着座客打了个长揖，随即归座坐好。管事的茶房，把一张方才着笔、墨渍未干的红纸贴起，上面写的是：

“特烦乐天老师傅、翠玉姑娘双合琴瑟”

刚一贴起，即博得四下里爆雷般地叫起好来。

君无忌前闻老人的南方弹词，甚合心意，此番前来，未始不与此有关。此刻见贴是双合琴瑟，不禁大是喜悦，由不住赞起好来。

小琉璃愣道：“什么是双合琴瑟？”

君无忌一面把坐位移正，一面笑道：“你可听过弹琴和瑟这一说么？”

小琉璃又自摇了摇头。

君无忌慨叹一声道：“我不闻此，已有许多年了，你先不要烦我，回头再与你解说！”

说时，台上的老人与姑娘，已自定好弦位。乐天老人一面将肥大的一双袖管卷起，右手空挑七弦，作了个“仙”字，左手再接，右手随即勾动，发脆响，应了个“翁”字。此一番，有名教，谓作“小间句”。

今夕来此食客，不乏老人知音，一时爆雷般喝起彩来。君无忌深好此道，无异个中高手，聆听之下，大为激赏，不自禁的高声赞了个“好”。

乃见那个“和瑟”的翠玉也不示弱，素手轻挑，左右相应，连作“仙”、“翁”，应了个“大间句”。一时又自博得了爆彩如雷。

叫好声中，即见小伙计手托漆盘，满盛佳肴而来。

小琉璃早已饿了，见状忙自动手将桌上茶壶移开，却见送食的伙计，看看已来到座前，竟是忽地转向隔座去了。

隔座的客人置身画屏，一时看他不见，“红叶庄”并无单间的特设坐位，有之即似眼前这般的“屏格”，听用于一般自视高超或不欲抛头露面的官人女眷。

眼前“屏格”三面置屏，仅留正前方一面，向着当前书场，君无忌小琉璃虽是紧邻而傍，咫尺天涯，却是格于屏风之外。

眼看着一盘盘的丰盛佳肴，俱都端向屏风之内，各色菜式都由精致的瓷器，加有同色的细瓷碗盖盛着，显得非比寻常。

小琉璃看着好奇，由不住转过身来，就着屏风之间的缝隙，向着里面看了一眼，却被君无忌目光止住。

这一眼却使他惊奇不置，跟着脸也红了。他只当屏格之内，不定是些什么官儿之类的人物，人数一定不会少了，哪里知道里面座上却仅仅只是一个中年妇道人家。坐着的虽然只是一个人，却有两个站着的丫鬟，左右侍立身后，倒是排场不小。

一经发觉对方是三个女眷，就是君无忌不用眼光制止，他也不好意思再

往里面偷看，却禁不住心里直个儿纳闷，纳闷的是这么多丰盛的盘盘碗碗，却只有一个人吃！而且还是一个女人！

好不容易“菜”来了，君无忌点头示意他自个儿先吃，却把全副注意，放在场内弹琴和瑟的老少二人身上。

古人堂上之乐，首重琴瑟，有琴传瑟不传之说，其实并非是“瑟不传”，探其因乃是学琴的人多，学瑟的人少，日久天长，自所失传了。眼前乐天老人与翠玉姑娘，堪称是个中高手，平日早有默契，中琴小瑟，搭配得天衣无缝，美不胜收。

“红叶庄”楼有三层，来二楼吃饭的人主要也是为听弹唱而来，茶饭之资也远较一二楼纯吃饭为高，观诸眼前众客，虽非俱是知音，却多具欣赏能力。俟到老人祖孙演奏到绝妙之时，全场一片静寂，连个咳嗽声都听不见。

眼前所奏，为俗名《三六》的《梅花三弄》，原本就花巧多，二人再一存心卖弄，真个高山流水，丝丝入扣，赢得了一致喝彩。这时候便是上酒上菜的伙计，也得十分小心了，即使手脚略重，带出加些响声，亦为客人不谅。

君无忌自开始聆听，即不曾下箸，听到后来，干脆连眼睛也闭了起来，就连小琉璃也受了感染。所谓“伯乐鼓琴，六马仰秣”，好的音乐，连牲畜都不例外，更何况人了。

全场一片静寂，只闻得乐声琤琮，仿佛自天而来，琴声越高，瑟声越低，宛若水边一双求偶鸳鸯。

众人所听受到的并非仅在美的琴瑟旋律，实在是一种“爱”的感染，“美”的感受，此时此刻，可真是“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何得几回闻”了。

这一霎若有人不识时趣的咳嗽一声，亦杀风景。偏偏就有那孟浪之人，单单在此紧要关头，出声唤人。

“酒保！”

虽非断喝，却也声震四座，一时间群情大哗，纷纷向出声座位上望去。形成了一番骚动。

高唤“酒保”的这个桌子，共有两个客人，看来年岁不大，却都穿着体面。二人一高一矮，却都面有怒容。高的一个蓄着短发，浓眉朗目，甚是英武，矮的一个年岁较大，却也不过四旬，留有一腮短须，平眉细眼，大嘴扁鼻，卖相大是不敢恭维。想是二人来得不是时候，当时琴瑟方起，酒保招呼较迟。两个“贵客”性子急躁，原已闷了一肚子怨气，所点酒菜又迟迟不来，这才忍不住有所发作。

那一声“酒保”正是出自平眉细眼矮汉子的尊口，想不到却引来了众人连番怒眼，交相指责。对二人言，更不禁火上加油，一时相继发作起来。

蓄着平顶短发的高个子，先自在桌上重重擂拳，发出了一串如雷暴响，继而高声断喝，一连串的高呼着“酒保”。矮个子更是自位上一跃而起，口不择言的怒声大骂起来。顿时间全场大哗，形成一片混乱，正自演奏中的琴瑟，不得不为之中断。一时间秩序大乱。

出声闹事的两名“贵”客，端非好相与，店家焉敢怠慢？一名酒保慌不迭的忙自偃了过去。

却是来的不是时候，被那个矮个子当胸一把抓住，怒叱一声：“去你娘的！”别看这客人个头儿不高，却是好手劲。随着他的这声喝叱，手势翻处，那个高出他半尺有余的酒保，“呼”地腾空飞起，“叭喳”一声自空而坠，不偏不倚，正好落在了一桌酒菜之上，一时间盘碎汁溅，连桌子也翻倒地上。

这番情景，自是众人始料非及，一时相顾失色，群情大哗。

看到这里，君无忌不禁皱了一下眉，大大觉着扫兴。小琉璃却气不忿的怒道：“这两个家伙太欺侮人，凭什么动手打人呀！”

说话间，酒楼的主人、账房，一干伙计，七、八个人俱都向两个闹事客人身边偎了过去。

手里还拿着算盘，细脖子大脑袋的账房先生，跑在最头里，人未到先自高声嚷着：“别动手，别动手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，哟！这可是不得了，怕是出了人命啦！”

话声方住，眼前人影晃动，已被对方客人之一的那个高个头，拦在眼前，“老兔崽儿蛋，你倒是给爷们说个理字看看！”左手一把抓住了当胸，右手可也不闲着，叭！叭！叭！叭！一连四个大嘴巴，差点没把这个账房先生给抽晕了，一时顺着嘴角直往下淌血。

“别……别……哎唷唷……”敢情连大牙也掉了两颗，这就杀猪般地大叫了起来：

“可不得了啦……打死人啦……”

“去你娘的一边儿！”高个头的这个客人，敢情比那个矮个儿更辣手，手翻处，这位账房先生可真成了空中飞人，忽悠悠腾空而起，一连掠过了两张桌子，直向着楼梯当口直摔下来。

一时间，全场大惊。这可真是玩命了，试看“空中飞人”这位账房先生，一副头下脚上的样子，一家伙直贯下来，怕不脑袋为之开花？事起仓卒，谁又能挽回这一瞬危机？

君无忌目睹之下心里一惊。他原是好涵养，不打算过问这类闲事的，只是人命关天，又岂能袖手旁观？心里一动，正待以奇快身法，飞身而起，在空中救他一把，庶可免一步之危。

心念方动，待将而起的一霎，空中形象，竟自有了变化，先者，似有一阵微风，轻轻吹起，直袭空中，说是“轻轻”吹起，其实却别有微妙，显然劲头儿不小，以至于空中的账房先生，竟自改了姿态，原是“头下脚上”一变而“头上脚下”。更妙的是，这阵“轻风”更似一只无形的大手，于此要紧关头，对落下的这位账房先生，形成了必要的一托。

这般情势，局外人又何能辨清？紧接着“砰”的一声巨响，空中的账房先生已摔了下来，却是坐了个“屁股墩儿”。

“哎唷！”只以为定当骨断筋折，试了试却是不当回事儿，只是“墩”了这么一下，震得有点头晕，自个儿想想，也觉着有些莫明其妙。

岂止他莫名其妙，所有在场的客人，都觉着莫名其妙，对于这位账房先生一霎间的空中变化，充满了不可思议的离奇，无不啧啧称奇。

一霎间的静寂之后，紧接着立刻又自热闹起来。

“红叶庄”掌柜的“膏药刘”，却也不是省油的灯，此人四十开外，早年在镖行干过几年“趟子手”，练过几年功夫，后来改行开了饭馆，一帆风顺，能撑到今天这个场面，当然颇不简单，尤其最近十年，生意越做越大，黑白两道也都有个关照，今天这个情形，还真没遇见过，大庭广众之下却不能睁着白眼吃这个亏。

“喂！这是怎么说来着？”膏药刘睁着一双大牛眼，一口保定府的乡音，大声嚷着：“谁谁谁……毛六儿，快到衙门口给我找赵班头来一趟，这还得了？有王法没有了？当是在自己家里呀！”

他这里正自怒发如火的大声嚷嚷，不意那个肇事的要命煞星已闪身来到了眼前。仍然是那个平顶短发的高个头儿，手法也是老套，当胸一把，把个膏药刘抓得龇牙咧嘴。“啊呀……你小子这是……”一面说，抡拳照着对方高个头脸上就打，却为对方一晃脖子即行闪开来了。

来人这个短发长身汉子，显然不是易与之辈，由于身分的绝对特殊，平日目高于顶，何曾会把一干寻常人等看在眼里。膏药刘一拳走空，才知道来人大非寻常，心里一惊，简直不容作出任何反应，只觉得全身一紧，已为对方高高举在了当空。

原来肇事者高矮二人，吃的是皇差，正是目下传说中的“锦衣卫”卫士，各人俱有一身相当不错的功夫，此番奉命在京办案，原是不宜多事，却想不到以如此细故，暴露了身分，一旦开打出了手，也就说不得了。

短发平头的那个高大汉子姓江名昆，人称“过天星”，练有一身杰出轻功。矮个头儿姓范叫长江，人称“矮昆仑”，一手“地趟拳”极是出色。两个人皆是早年出身江湖草莽，如今虽说食禄皇家，成了人见人畏的锦衣卫士，却是脱不了早年江湖草莽的一身习气。

眼前“过天星”江昆一举而将“膏药刘”举在了空中，这一霎“怒由心中起，恶向胆边生”，怒喝一声，倏地运施功力，直将手上人直飞了出去。这一次他决计要给对方一个厉害，膏药刘在他运动力掷之下，简直象是脱弦之箭，直向着当堂中间的一根红木圆柱上力贯过来。

各人看到这里，一时由不住张口结舌，俱都作声不得，只当是这一次非出人命不可了。

偏偏是膏药刘的命大，也是怪事连篇。眼看着“膏药刘”箭矢般地飞出，几乎已经撞着了当中堂柱，猛可里就象是忽然中途遇着了一堵无形阻拦，那样子就象是撞在了一大堆棉花上一样，顿得一顿，就空栽了个筋斗，一个屁股墩儿，又自坐了下来。

这番情形，简直就与刚才那位账房先生，看来并无二致，只是较诸那位账房先生更称神妙罢了。

膏药刘原以为此命休矣，怎么也没有想到仅仅只是虚惊一场而已。

明眼人如君无忌者流自是看出了个中端倪，正因为如此，才使得他格外觉着震惊，一双眸子不自禁的便自向着食堂内逡巡过去。在他感觉里，分明是暗中有入，施展非常身手，用内气真力，迎向店东“膏药刘”，化万钧为无形，即所谓“四两拨千斤”，将一场明明非死不可的“血溅当场”变为“形同儿戏”的笑剧。如果这个揣测属实，那么也就是说，现场这为数众多的酒客之中，隐藏着一个大大高明的人物，以其内气真力的强度判断，这个人的功力，几已达到不可思议地步，莫怪乎君无忌一经判断之下，内心大大为之震撼不已。

随着他缓缓移动的目光，已把现场众家吃客看了个一清二楚，心内越加惊疑，因为凭他直觉的判断，实在是看不出其中任何一人，能具有如此功力，由是目光再转，才自觉察到尚有为数三五的屏格“雅座”，不在自己的观察之列。那么，唯一的可能，便是这个神秘的“异人”，应是藏身于这些屏格其中之一了。

君无忌只是心里自个儿静静的这么盘算着，却不知这一霎，现场竟自又掀起了轩然大波。

“过天星”江昆与“矮昆仑”范长江这一双大内卫士，虽说武功未臻一

流境界，能够跻身大内锦衣卫当差，到底也非泛泛。眼前情形一经落在二人眼里，顿时大感骇异。“过天星”江昆第一个忍不住，倏地跃身而起，落在桌上，嘴里嘿嘿冷笑了几声，大声道：“这是哪一位好朋友，暗中照顾咱们哥儿两个？既然有如此身手，又何必藏头缩尾？形同鼠窃，简直太不漂亮了！”

大家伙听他这么一说，才自警觉到是怎么回事，一时纷纷起立，四下观望。“过天星”江昆一双闪烁着精光的三角眼，更是咄咄逼人的逐座儿细细观望。看着看着，不由得无名火起，嘴里也就大不干净的骂了起来：“这算什么玩意儿？有本事打抱不平，却比个娘儿们还怕羞，算是哪门子好汉？我看……”

“看”字才说了一半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忽地张口结舌定在了当场，下面的话竟是一个字也吐不出来，非但如此，包括他整个的人，都象是忽然闪了腰般的定在了桌子上，那样子就象是个木头人，一动也不动，就这么张口结舌的“定”住了。

现场各人目睹如此怪异，一时群情大哗。

“矮昆仑”范长江眼见同伴受制于人，大是骇异，身形微晃，闪身来到了“过天星”江昆身边，只见江某一张脸已成了猪肝颜色，凸目张嘴，已是动弹不得，其时，一条口涎直由口角挂下，那样子简直象是个白痴。

这番神情只要稍具江湖阅历的人，俱都看出来，他是为人点了穴了。

“矮昆仑”范长江心头一震，知道今天这个跟头是裁定了，眼前情形，同伴江昆分明是为人用隔空点穴手法点了穴道，能够施展这等手法的人，当然不是一般武林人物，不用说今天是遇见了厉害的高人啦！令人畏惧的是，直到此刻对方兀自讳莫加深，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？心里一阵子发寒，范长江一时几乎呆在了现场。

这可叫人为难了，真正是进退维谷，一时脸都紫了，却在这一霎，耳边上响起了一丝异音，声色清细，分明妇人女子，“你这朋友出口不逊，已为我‘三阴’隔空点穴手法，点了穴道，你们这些东西，平日放着正事不办，专门在地方上兴风作浪，不能不给点厉害让你们瞧瞧，再不见好就收，连你也少不了，还不快给我滚，还愣在这里想死么？”声若蚊蚋，偏偏吐字清晰，一个字也没有落下，全部听在耳朵里。

“矮昆仑”范长江心里又是一寒，久闻上乘内功中有“传音入秘”、“隔空点穴”之一说，想不到一霎间，全部让自己遇上了。心里一动，本能的顺着声音来处抬头看去，方自发觉到，紧靠边的那一排轩窗前，设有一面“屏格”的雅座，内中有三个女人。三女一坐二立，坐着的那个女人，脸上遮着一袭蒙面纱，衣着极是华贵，即使紧傍着她身后侍立的一双少女，望之也仪态出众，衣着不俗，颇有大家之风。除此之外，现场再无女眷，不用说方才那几句话，自然发自彼座，至于是三女之中哪一个发声说出，可就耐人寻味。

“矮昆仑”范长江一向在大内当差，对于皇室妇女穿着，倒也并不陌生，妙在眼前三个女人的衣着，竟自与宫廷皇室女眷酷似，一经入目，禁不住大大吃了一惊。

却于此时，耳边上前闻女子细声又自响起：“你那同伴虽然为我三阴手法所伤，倒也死不了，回去以后须用热水浸泡十二个时辰，穴脉自通，只是我恨他口头刻薄，已伤了他的音脉，暂时不能说话，委屈他先做半年的哑巴了！”

“矮昆仑”范长江心里一惊，连连点头称是。一双眼睛瞬也不瞬直向屏内三女看去，只见站立的两个少女，脸上一无表情，唇角未启，以此推测，说话之人必是正中坐着的那个颇似出身“皇族”的贵妇人了。

一霎间，范长江就象是遇见了鬼也似的发颤，生平经历的怪事不少，万不若眼前之扑朔迷离。这一霎，他锐气尽消，剩下的只是心悦诚服，对于眼前这个离奇的宫妆妇人，再不敢心存敌视，谛听之下，只是连连点头称是不已。

似乎那女人又吩咐了一声，范长江也就不敢逗留，一面点头称是，随即小心抱起了同伴，自桌上迈下，头也不抬的，直向楼梯走过去。去了一半却又定住，象是在留意听着什么，随即由身上取出了大大一锭官银，少说也有十两，转身放上，这才头也不抬的抱着同伴去了。

对于现场各人来说，简直象是在观赏一场哑剧。各人既不闻知那宫妆妇人说些什么，只看见矮昆仑范长江独自做形若哑剧的表演，前倨后恭已不尽人性，最后竟然如丧考妣的留银而去，更是莫名其妙，一时忍不住各自称奇，纷纷私语起来。

店主“膏药刘”绝处逢生，已是心里忐忑，眼见着范长江留银而去，更是心里纳闷，却已猜出其中必有蹊跷，无论如何，一场凶险就此平息，更落得大锭银子的赔赏，实在是意想不到的结局，心里一喜，上前把对方留下来的大锭银子拿起放在怀里。

整个食堂，由于有了方才一段插曲，顿时热闹起来，纷纷论说不已。

膏药刘指挥几个伙计，把打翻的桌子重新摆好，连声的向客人赔说不是，酒菜照赔，总算把客人给安抚下来。

方才在台上表演的乐天老人、翠玉姑娘，经此一闹，已是兴趣索然，亦需膏药刘善加安抚。却在这时，过来一个伙计，低声的向着他说了几句，向着身后指了一指。膏药刘愣了一愣，便自同着他来到了格有画屏的雅座。

君无忌冷眼旁观，早就觉出事情有异，并已看出食堂内藏有高人，这时才算有了确定的答案，原来那个讳莫如深的高人，竟是藏身于与己一屏之隔的雅座之内，以之印证于最初的“一阵微风”来处，一时心内释然。

却听得传自屏格娇嫩的少女声音道：“我家娘娘有令，乐天老人与翠玉姑娘的玩意儿继续表演下去，这锭金子是特别赏赐给他们的，叫他们不必回谢，我们听完就走，这银子是酒饭钱，也就不要找了。”

君无忌原不知隔座何许人也，聆听之下才知是一干女眷，那“我家娘娘”四字一经入耳，由不住使得他心里一惊，本能的想到了春若水，难道说她也来了？只是观诸方才以内气空中点穴手法，即使自己亦略有逊色，自非春若水所能及，那么这个“娘娘”当是另有其人了。

这么想着，内心颇有一窥究竟的激动，却又不便象方才小琉璃那般伎俩，只是压制着心里的好奇。

思念之中，本店主人膏药刘已喜滋滋的由屏格雅座出来，想是得了好处，先时的不快早已烟消云散。

一番张罗之后，眼前渐渐又恢复了先前景况。乐天老人与翠玉姑娘随即重新登场，改演了一曲《四合如意》，却较前番的《梅花三弄》更为动听卖力，想来必是隔座贵客的那一锭金子赏银，发生了奇妙效果，一曲方终，博得了如雷掌声。君无忌的一颗心，却已神驰隔座，对于那位所谓的“娘娘”产生了极度关切，只是沉着不发，自然也就没有心思再谛听眼前绝妙的琴瑟

双合。

乐天老人演完了这曲《四合如意》，乘着休息的片刻，正打算偕同孙女翠玉姑娘，下来拜谢这位贵客，就便请其点个曲子，专为这位贵客表演一回，不意他这里一曲方终，屏格里那位“贵客”却要离开了。

原来这位贵客已是连续第三天来这里用餐，说是用餐其实却是专为听乐天老人祖孙演唱来的。老人表演一完，她那里立刻就走，不过今天情形看来却是有些奇怪，也许事先已知道老人祖孙要来叩谢，有意的提前离开也未可知。

“膏药刘”得到了消息，忙自赶过来恭送。君无忌乃能在这一瞬间，得窥究竟。只是他立刻为之大失所望。他所看见的，只是一个脸上遮着面纱的“宫妆”妇人剪影，说是“宫妆”其实较之真正大内宫廷女人的穿着，式样略有不同，质料极是华贵，所佩珠饰，光彩夺目，似极名贵。不只她本人如此，就是那两个看来象是随侍女婢少女的穿着，也与时下一般有异，质料式样俱称新颖。虽说是天子脚下的首府大扈，这般衣着形象也是罕见，莫怪乎现场各人的一双眼睛，俱似磁石引针般地，都被眼前三个女子吸住了。

“宫妆”妇人的姿容固是凝于一袭面纱，无能窥见，只是她的从容举止、气质风范，在在已显示出大家风采。即使她身边的一双妙龄女婢，也绝不轻佻，望之俱有教养，颇有门第之风。

这样的三个女人，无论何时何地的出现，自然会具有相当震撼。一霎间座客无声，人人为之注目，就连行动中的酒保，也都停下脚步，个个变成了斜眼公鸡。

虽说是脸上覆着一袭面纱，君无忌的锐利目光，却也不对她轻易放过，最起码对方的那一双眼神，却令他有所体会，“惊

鸿一瞥”之间，为之留下了深刻记忆。

楼帘高卷，三个女人在店主膏药刘的恭送之下，随即下楼离开。顷刻间食堂里兴起了一阵热络，各人俱都大声讨论起来。

小琉璃早已憋了一肚子的奇怪，这时忍不住向君无忌问道：“这三个女人是哪里来的？刚才又是怎么回事？”

君无忌微微摇了一下头，不欲多言，暂时却陷于神思之中。

却听得邻座一个秃顶客人，大声与同伴道：“这个女人不是宫里来的，就是哪家王爷的妃子，瞧瞧人家那个排场手面儿就知道了。”

一个六旬老者却摇头道：“这也不一定，真正要是这个身分，也就不会随便抛头露面出来了，不象，不象，可是……”可是怎么样，他却一时也说不清，只是皱着眉毛啧啧称奇。

又一个客人说：“这两天听说‘东湖’来了一个外地的女客，出手极是大方，进出都是驷马轩车，不知是哪家王爷的亲眷，来京会亲来了，看样子就是这个女人。真叫人想不通。”

君无忌随即站起来说：“我们走了！”

“宫粉”色蝶翅山茶已经打朵，满是蓓蕾。“墨魁”、“黄鹂”的垂丝大兰，却已是花开烂漫，披挂上阵。“金盏”、“百叶”的盆景水仙，娇滴滴已露笑靥……时令在“金风送爽”之后，百花已尽凋零，它们却独占胜场，卓立寒秋。气势直迫梅兰，”却道天凉好个秋”！

万花尽调，已不见田田翠叶，但画楼依旧。冷月里几只野鸭拍翅群起，在一望无际的碧波湖水上施展绝世轻功，一阵踏波后旋空直起，投身于烟雾

迷漫，翳翳深邃的黝黝长夜。

夜已深沉。

君无忌独立船头，静静的向着烟波浩渺中的画楼打量着。

翠楼，名花，两映生色。游东湖不游翠楼，固是遗憾。游翠楼不赏名花，更恨事也，高雅的来客，必得而兼之方才谓不虚此行。

一非游湖，二非赏花，君无忌意在寻人，寻觅至今威胁着他生命最称凌厉的头号大敌——“摇光殿”之主李无心。

如果他的猜测不错，昨日“红叶庄”所遇见的那个奇特行径宫妆妇人，便是她了。在遍访湖外一干著名客栈，不见其踪迹之后，不得不把矛头指向这里——“翠湖一品”。

人称“翠楼”的“翠湖一品”，原是前朝太守府邸，改朝换代里家道中落，子孙不肖，辗转变卖，辄入商人之手，摇身一变成了京师首屈一指的第一名栈。

十二名花，四季交替，名楼碧湖，相映生色，来此居住的客人，十九都大有来头，一夜流连，也所费不赀，升斗小民也只得望门生羨，比之王公大臣的别府花园，更不敢擅越雷池一步。

小船在静静绕楼一周之后，缓缓舶向岸边，君无忌付了船资，摆手遣走了小船，随即步向登楼石阶。

事实上这片湖心小岛，除了“翠湖一品”这座庞大建筑物之外，住户极少，入夜以后再无嘈杂人声，也就越加显得宁静。一盏盏红黄不一的油纸灯笼，悬挂在石道山腰，举目四望，类似这般的高挑儿长灯更不知多少，宛若一天星斗洒落眼前，“翠楼”这座看来颇具气势的宫殿建筑，巍巍乎耸峙岛峰之巅，宛若众星捧月，上邀河汉，下伏碧湖，真个气势不凡了。

只因假想中“摇光殿”殿主李无心居住这里，君无忌未临之先，便已经存下了十分的小心，越为接近，越加谨慎，看看翠楼当前，干脆舍弃大路不行，潜身于乱石小径之间。

他如今功力已完全恢复，大可如意施展，百十尺小路，不过几个起落，已临当前。

眼前花开如锦，香花似海。虽说在黑夜里，借助于一天星月，眼前灯光，亦可见其大概，群花环峙，绿树叠障前，此所谓的“十二名花”，各有风骚，星罗棋布的错落点缀眼前，却是围绕着“翠湖一品”这座高大建筑，各辟畦范，美其名曰“翠楼花苑”。

君无忌施展轻功，一路切进，未料翠楼濒东的一面，仰观翠楼，楼高十丈，共分四层，飞檐斜卷，碧瓦生辉，即使较之内廷宫殿，亦无多少逊色。思忖着其厢间客房，当不在少数。要在如此众多房舍里，找寻李无心这个神秘的寄宿客人，当非容易，尤其不可打草惊蛇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

君无忌虽说技高胆大，却因为这一次所面临的敌人，过于强大，不得不格外谨慎，之所以冒险来探，乃在于防患未然，却非对敌人有所异图。

秋风瑟瑟，颤动着一架藤花，散落的花瓣儿，雨点儿般飘落眼前。

君无忌观察甚久，正苦于无所适从，待纵身楼阁就近观察。却不意就在这一瞬间，自左面花丛间，箭矢般地飞纵起一条人影。好快的身法！于此深夜，朦胧星月下，来人身法，恰似一只剪空燕子，施展的正是轻功中难得一现的“飞燕朝水”身法，倏起倏落，交睫的当儿，已临面前。

紫藤棚架微微作响声中，来人袅袅娇躯，已临其上，却是临风小驻，略

作缓息。

君无忌只以为自己行藏为来人识破，不由暗吃一惊，慌不迭贴身树后，借着稀落树隙，向对方继续观察。

来人是个高佻身材的束发少女，一身月白绸衣，却在腰上加有一根垂有玉饰之丝绦，如此一来，也就无碍行动。夜月下窥物不清，难判其真实面影，约约一窥，只觉得与昨日酒楼神秘妇人身边侍女有些相似，这个突然发现，由不住使得君无忌心里一动，暗自欣喜。对方不前不后，偏偏于此时出现，天从人愿，来得正是时候。

却见来人少女，一只左手高高托起，素手上置着一个竹篮，篮子里盛着几只山果样的东西，想是来得匆忙，正自向眼前阁楼打量着如何落脚。忽地身形微塌，花架子“克”地轻轻一响，已自腾身掠起，起落间如夜蝠掠空，一沉猝起，已自落身于对阁画楼。

君无忌不由暗暗点了一下头，由对方少女这时所施展的一式轻功身法，以之印证于“摇光殿”出身的沈瑶仙、苗人俊一双健者，正是颇有神似。因以料定对方必是摇光殿来人，当属可以征信。

眼前少女轻功虽不若沈瑶仙、苗人俊之登峰造极，却已十分罕见。君无忌为要确知她的真实去处，倒不欲急速跟踪，即见对方少女身子落向翠楼第二层楼栏，却是一落即起，毫不逗留。眼见她手足并施，随着她腾空的身子，右手已攀着了第三层楼台边缘的画栏，蓦地一个倒翻，身子极其快捷轻飘的已落于画廊之内，闪得一闪已是无踪。

君无忌待将细看，已失其踪影。无论如何，却已知道了对方住在三楼。当下耐着性子，等候了一会儿，再不见对方出现，才自现身出来，随即施展轻功身法，攀上楼栏。君无忌轻功极佳，较之方才少女自不可同日而语。陆地腾身直起，宛若长空一烟，俟到三楼楼栏，微微一顿，借助于左手的轻轻一按，鬼魅般地已飘身入内。

长廊静寂，没有一个人影，却只见一行棉纸团灯点缀其间，衬以隔空冰轮，真有些不胜寒冷，玉宇无声，四下里竟是出奇的静寂。

君无忌身形甫现，紧接着一个快闪，隐身于楼柱之后，等了一会，才现身出来。

翠翘曲琼，一排文窗，点缀得颇是诗情画意，却只见一蓬粉色光华，透过纱幔散发当前。如此深夜，竟然还有人挑灯不眠，却是为何？

君无忌深吸一口气，运施内功中“提升”功力，整个身体一时轻飘到纸人儿般地，也只是脚尖儿那么一点点触及地面，便影子般地飘了过去。他更擅施闭气功力，一口气压置丹田，甚久也无需呼吸，如此，即使在面临着李无心这般强大敌人，也大可不必顾忌。

然而偏偏就是有人发觉了他。也许一开始就是一个有计划的陷阱，是以君无忌一登楼阁，便已落在了有心人的耳目之中。君无忌身子方自向着窗前佞近，耳边上却响起了令人毛发悚然，阴森森的一声冷笑。

此时此刻，这声冷笑，于君无忌言，真有石破天惊之感。一惊之下，“刷”地掉过身来。面前七尺开外，怯生生的站立着个女人。一袭金衣，面覆玄纱，正是昨日“红叶庄”所见的那个宫妆妇人。

这个猝然的发现，一时使得君无忌呆住了。那是因为他生平行事，一向光明磊落，象眼前这么鬼鬼祟祟的“窥人隐私”，简直前所罕见，是以乍然与对方本主面对之下，真个不胜汗颜。

长廊静寂，除却当事者二人外，再不见一个人影。冷月、昏灯交织下，原本是活生生的人，也沾染了冷森森的鬼气。

对于眼前的宫妆妇人，君无忌所能感觉出来的，依然只是仿佛透过面纱，那一双光彩内敛的眼睛。

“果然是你。”疑是“李无心”的宫妆妇人，用着冷涩的口音，却吐字清晰的说：“昨天在红叶庄我就看见你了，我算计着你昨天深夜就该来的，三天之内如果你还不来，你知道你就不是你了。”

这一句“你就不是你了”，却是一针见血，发人深省，绝不似初一见面的陌生口吻，倒似相知颇深的故人口吻。因此听在君无忌耳中，大生震惊。然而，紧接着他也就镇定了下来。

“这么说，前辈你当是摇光殿的李殿主了？失敬，失敬！”君无忌缓缓抱起拳，向着对方深深一揖。这般恭敬施礼，对他来说，实不多见，那是因为沈瑶仙、苗人俊均是自己挚友，对方既是他二人的至尊长者，理当尽上一分弟子之礼。

宫装妇人老实不客气的受了他的大礼。“你说对了，我就是李无心，那么，你也应该就是君无忌了，是不是？”说时她缓缓的向前移近了一步。双方距离，当在丈许开外。

君无忌一面运功调息，随时提防着她的出手加害。他当然知道，以对方“摇光殿”一代武学宗师的身分，不出手则已，一经出手，可就大非寻常，生死胜负往往在片刻之间，切切不可失之大意。

这一霎，他可真是全神贯注，丝毫也不大意不得，两只手早已凝聚了真力，必要时的雷霆一击，实已是本身功力的精粹。在他感觉里，当今武林，实在找不出几个人能够承受得住，只是眼前这个女人，很可能便是极少数的例外之一。

前文曾屡述及，大凡功力到了一定水准，俱都有自身所练的内气真气护体，乃致在进步之间，即能使敌人有所感应，而眼前的李无心却大反常规，并不曾使君无忌有类似的感受。君无忌不禁为此大大生出了悬疑。聆听之下，他恭敬的抱了一下拳，应声道：“在下就是。”说了这句话，大为感慨系之。只凭着李无心的料事如神，沉着冷静，实已不知高出了自己几许。

事实的情况是，昨日酒楼中，彼此虽隔着一层画屏，对方脸上更蒙着一层面纱，她却已把自己瞧得十分清楚，或许她已认定了自己就是君无忌，却是那么从容不迫，并不率尔的加以认定，却自施展奇功，留下线索，蛛丝马迹，引诱着自己的步步上钩，自投罗网，自己真的来了，也就不打自招，无异说明了一切，即使有心扯谎，也是不能了。

再看方才少女的出现，该是何等精细的布局？步步引君入彀，果然如其所说，三天不来，自己也就不是自己了。“三天？”偏偏自己连短短的三天时间也按捺不住，李无心这个女人，何至于把自己揣摸得如此清楚？只此一端，已绰绰胜过了自己，真正的交手，倒似多余之事了。想到这里，君无忌一时面色大惭，以他个性，原应自甘落败，即行自去，只是眼前情形却不能一走了之，还得打点精神，继续对抗下去。

“你知道吧！”李无心缓缓说道：“在这里，我只打算等你三天，三天之后，你不来我便认定你不是我要找的那个人，便会走了，昨天在酒楼你所表现的沉着，很让我吃惊。”微微顿了一下，她才接下去道：“你的冷静沉着，几乎不象是武林中一个拿刀动剑人所具有的态度，所谓‘重为善，若重

为暴’，那是古来明君圣主所持有的态度，一个不轻易在小事上行善的人，也必不会轻易为恶。因此我总算对你有了一些认识，你所以胆敢与我为敌，便是仗恃着这种内涵功力，比较起来，武功倒是次要的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她幽幽的发出了一声叹息：“怪不得我女儿会败在了你的手里。废话少说，现在先让我瞧瞧你到底有些什么能耐？”

君无忌感觉到她那一双隐藏在薄纱之后的眼睛忽似为之一亮，随着她退后的身子，倏的人影电闪，两个高挑窈窕身材的少女，已交叉着纵身而出，现身当前，正是李无心身边的一双女婢。其中之一，正是方才伪作摘果，引诱君无忌自行上钩的束发长身少女。不只是李无心本人的神出鬼没，即以她身边的这两个小婢来说，也是这般行动飘忽，乍然现身，宛若一双鬼影。

二女猝然现身，却是心有灵犀，一经落定，左右各一，象是一双凸出的虎齿，紧紧把君无忌嵌在正中。

君无忌前在饭馆已见过她们一次，尤其对于其中之一，更不陌生，二女衣着完全一样，长可着地的缎质长衣上，各自系有一根丝绦，一双袖管，原是十分肥大，只在临腕部位紧收缩小，便自无碍行动，若是动起手来，长衣飘飘，虎虎生风，无形中增加了几分气势，在敌人心理上自当构成一种威胁。

二女身材相等，高矮亦同，乍看之下，简直不易辨清，只是容貌各异，一个单眉杏眼，面冷如霜，一个眉如新月，望之有三分喜气。

春花秋月，各擅胜场，凑巧“春花”、“秋月”正是二女芳名，隶属李无心身边四大爱婢之二，一向玲珑剔透，却又武技高超，故此李无心特地把她们带在身边。虽说是一双女婢，由于出身于“摇光殿”李无心的亲身教诲之下，便自大有不同，君无忌焉敢对她们心存轻视？

其实，在二女猝然现身的一霎，已有大股凌人气机，分别由二女身上透逼过来。君无忌猝然后退一步，继而拿桩站稳。

长廊冷寂，夜深无人。寒风时起，滴溜溜转动着眼前一溜长灯，无形中凝聚的阴森，给眼前平添了几许杀气。

“君先生身手不凡，连瑶儿也无能取胜，你们不必顾忌，就亮剑一齐上吧！”这几句话无异要二女既现兵刃，又要全力一搏，自无手下留情之意，听在君无忌耳朵里，不免惊心。

二女轻应一声，偏身抽剑，唏哩声中，一双银泓已分执手上。单眉杏眼，面若冷霜的一个叫“秋月”，眉如新月，带有三分喜气的叫“春花”。长剑在手，顿感无限杀机。尤其是殿主李无心的亲自在场督阵，哪一个胆敢不全力以赴？四只凌厉冷锐的眼睛，早已向君无忌死死注定，随着长剑的在手，已自左右拉开了架式。

君无忌想不到一上来即被逼入到死角，目下情势发展，简直不容多说，似乎只有放剑一拼之途。

李无心精深诡异，只看她眼前着令二女出手，自身仅作壁上观之安排，实是透着高明，君无忌战既失策，败无能遁，简直是死路一条，他却别无选择，只有伺机待变了。

抱定了“搏狮当全力以赴，搏兔亦当全力以赴”的心念，对眼前二女着实不敢掉以轻心。当下不再迟疑，右手轻起，已自把背后长剑掣了出来，道一声：“二位姑娘剑下留情，请赐招吧！”话声出口，他下躯不动，整个上身却作左右的微微晃动起来，手上长剑由于内力的充沛贯入，益见璀璨，真似有刺目之感。

看到这里，遥立一隅的李无心不禁轻轻的哼了一声。她却是大家风范，人又自负，虽然看出了君无忌的用心，却是不与说破，端看一双爱婢春花、秋月如何自行解破。

时机的酝酿，常常是一触而发。对于二女来说，她们所面临的，果然是生平所从来也没有接触过的强大敌人，君无忌诡异的身法，无异给她们相当困惑，只是若待时机成熟，不出手比出手更难对付。

一声清叱，出自“秋月”的芳唇，象是早已商量好了，两口雪花长剑，一左一右，同时直向着君无忌身上招呼下来。冷森森的剑气，扇面儿似的拉开了弧形的两片剑光，直向着正中的君无忌身上双双切下。

饶是天衣无缝，却自走了空招。事实上君无忌眼前所施展的诡异身法，正是以虚掩实，二女挟其联手的力量剑势，自以为声势浩大，却不免走了空招。扇形剑光，交叉着自眼前闪过，恍惚里竟自失去了当前敌人的身影。

其时君无忌却自剑光空隙里翩然鹤起，贴着长廊壁顶，一闪而过，衣袖飘风，噗噜噜，疾劲声中，宛若大星天坠，已自落在了二女身后。

春花、秋月，既能追随李无心进出，自非无能之辈，一剑落空，倏地回身旋剑，旋风似的转过身子，动作不谓不快，却也难当君无忌神出鬼没的一剑。这一剑出奇的快，顺着君无忌潜下的身子，长剑一振而出，爆出了斗大的两朵剑花，分向春花、秋月二女咽喉上刺了过去。

“啊！”春花、秋月不约而同的惊呼一声。眼前地势敞阔，足可尽情施展，只是在君无忌狠厉剑招逼迫之下，春花、秋月二女却感觉到举步维艰，几无转侧之地。随着一声惊呼之后，双双踉跄后退，一时花容失色，几至跌倒在地。

君无忌若是心狠手辣，足可运施内气真力，透过剑锋，于此一霎，迫取二女性命，他却是不此之图，见好就收，长剑倏地向当胸一抱，气定神清的哼了一声：“承让！”便自不再出招。

春花、秋月惊魂甫定，见状始知对方的手下留情，只是就此落败，却又心有未甘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她二人既承李无心中或指点，所学当不止此，只是上来大意，失了先机，被迫出手，乃致一招落败，下面的许多绝妙剑招，竟自不及出手，碍及“摇光殿”的盛名，终不便死皮赖脸的再往纠缠，只觉得进退维谷，好不尴尬，又怕殿主以此降怒，一时小可怜儿般的，却把眼睛看向李无心，看看她如何发落。

隔着一层面纱，自是无能看见她的表情如何，李无心久久没有说一句话。忽然她发出了一声叹息，向着春花、秋月二婢，颇似感伤的道：“我平日怎么跟你们说来着？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在家不好好练功夫，一到外面可就丢人现眼，却又怪得谁来？还不给我退下去！”

依照李无心昔日个性，极可能当场向二人赐死，若令她们横剑自刎，也非奇怪之事，想不到竟会这般轻松的一言带过。

春花、秋月聆听下，不啻皇恩大赦，各自答应一声，退开一旁。自然，她们已猜出，殿主决计不会放过眼前的君无忌，势将要向他出手了。

许多年以来，尽管摇光殿曾经遭遇过许多不顺之事，大不了苗人俊或是沈瑶仙二者之一，一经出马，事无巨细，无不迎刃而解，从来可就没有见过什么事儿，却要劳动她老人家亲自出马，至于亲自动手，那就更不可思议了。却是君无忌，这个人不但劳动了她老人家亲自出马，看样子更需亲自出手不可。“我已经很久没有跟人家动过手了！今天倒是要破例一回。好吧！”话

声出口，人已徐徐前进。

感觉上她的一双脚步根本就没有移动，象是风中的纸人儿一般，便自轻轻前移，事实上她当然不是个纸人，当她定下脚步时，身子再不动摇，却又仿佛深深打入地下的一根钢桩，再也没有什么力量，能使她晃动一下。

君无忌呆了一呆，感觉中有一种起自内心的震撼，这才是他生平未曾经历过的大敌。他却努力镇压着自己的情绪，不使少惊：“前辈指教！”说了这句话，随即作势准备将长剑还入鞘中。李无心摇摇头说：“不必了！”

君无忌长剑已将入鞘，中途忽然停住，十分不解的向她看着。“莫非她想空手对敌我手中长剑？”这只是他心里的一个念头，一霎间闪过脑海。

“不错！”李无心却回答了他心里的这个疑念，微微点了一下头，她缓缓说道：“我正是这个意思！”

“前辈是说……”

“我只用这一双空着的手，来跟你玩一趟。”李无心说道：“你虽然没有说出来可是‘有诸内，必形诸外’，孟子不是说过么：‘存乎人者，莫良于眸子’，你的眼睛已把你心里想要说出来的话，先已告诉我了。”

君无忌呆了一呆，点头道：“前辈猜得不错，我正是有这个疑问。”

“不是‘猜’，是我确实有此感觉。哼！”李无心阴森森的在冷笑着。

只听见这个声音，已由不住令君无忌心里打颤，他多么渴望着能够一窥眼前这个女人的庐山真面，只是格于那一袭薄薄面纱，却不能如愿以偿，由是大生遗憾。

“没有人能让我轻易拿掉脸上的纱！”再一次她显示了离奇的奇妙感应，“除非你胜过了我！”

她用着冰冷的声音说：“如果你能胜过了我，非但你可以解除了心里的迷团，而且当然你也可以杀死我，否则……”接下来的又一声冷笑，却使得君无忌心惊胆战，“否则，你也就非死不可了。”

说完，她的两只手微作环状由两侧向正中合拢，依然神闲气清，不着丝毫“烟火”气息。

君无忌由是大生钦佩。多年以来，他已登诸武术的最高境界，所欠缺的正是类如眼前李无心所展示的这种宁静，不着一些儿烟火形态的优闲内涵。正由于多年来的追求力行，才使得他越加的体会到，这种心如止水的心境，远较最上乘的武术菁华更难求得，从他内涵心境上来说，他已颇有收获了，只是较诸眼前的李无心来说，相形之下，却是差了老大的一截。目睹之下，由不住好敬佩。

李无心冷冷的笑了，“你这个孩子，果然有许多可爱之处，‘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’……”话声微顿，轻轻一叹道：“你所看见的一切，其实是很浅显的东西，‘万物静观皆自得’，人却往往自寻烦恼，武术也是一样的，我所施展的武功，其实别无奇特，只是‘无心’而已。”

一言惊醒梦中人。

“怪不得前辈取名‘无心’了？”君无忌眸子一亮，点头说：“无心无心，其实有心。有心有心，却自无心，我明白了！”一时间喜悦之情，溢于言表。竟自忘记了眼前大敌当前，生死瞬间。李无心谛听之下，着实的向他打量了几眼。无疑的，这几句话，确是真知灼见，一言道尽了“无心”真谛。往昔岁月，她不知虚掷多少才自摸索出“无心”术的真谛所在，眼前这个青年，福至心灵，竟然一念之间贯穿前后，顿时悟彻，虽说得力于一霎间的“灵

性”感应，若无绝顶智慧，何能至此？一霎间，李无心这个“无心”之人，亦禁不住大生感叹了。她不禁有此一想：试拿眼前君无忌与自己一双义儿作一比较。论胆识智慧，他已丝毫不较人俊、瑶仙逊色。若论及玄妙的灵性感悟彻之力，苗人俊固所不及，即使素蒙自己激赏的义女瑶仙，相形之下，也有所逊色，这等美质，偏偏坐令失之交臂，已是可叹，悲哀的是，今日处境……

“你这个孩子……”容得这句话说出，李无心才自突有所警，中途忽然停住不言，这哪里象是敌对的口气？哪里又象是出自一个“无心”之人的口气？

多年来，她所予人的印象，分明如槁木死灰，早已没有了生气，这“孩子”二字，该是何等亲切口吻？那是充满了慈爱的双亲，对膝下儿女惯常的称呼，何至于自己这个久已冰封了的无心之人，在面对着自己意欲击杀的敌人，竟然会离奇到如此不可思议的地步？

李无心几乎呆住了。一霎间，她几乎无视于面前的君无忌用着那么奇特的目光，向自己打量着。她只是无比的震惊，震惊于自己的如此心态，不啻是大大悖离了惯常的心境。

对于君无忌来说，却也感触微妙，想象中的李无心该是何等冷酷无情？应该不是眼前她所展现的这般模样。虽然面对着她这样强大的敌人，自己这一霎的感触，竟不似预期的那么紧张与恐怖，这个目前仍不为自己所窥知真面的女人，竟然奇妙到对自己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应，那一句“你这个孩子”，尤其战抖了他的心，让他忽然触及到自幼即已失离的母亲，一时魂飞缥缈，以至于竟然也愣在了当场。

对于双方来说，这感触尽管震撼，毕竟也只是片刻间事，况乎目前正面临着交手的一霎，焉能掉以轻心？

君无忌一惊之后，立时警惕着向后退了一步，长剑的冷光寒焰，刺激着他，再一次深戒着他敌人的强大，不可掉以轻心。

李无心深邃的眼睛，透过面纱，再一次向君无忌注视着：“君无忌，你本事很不错，这身功夫是谁传授给你的？能告诉我么？”

君无忌摇摇头，一句话也不说。那是因为这个女人给自己的震撼力太大，生怕一开口即行松懈了战志。对于她，他务必要保持着冷静，更何况对方所问的问题，他亦不便照实回答。

李无心见他答，微微点头道：“我知道你是不会说的。来吧，把你剑上的绝招，尽情施展，看看能伤得了我不？”话声一停，右手轻拂，一只水袖“劈啪”声中，即向君无忌脸上拂来。

君无忌右肩一沉，向左面侧过半步，那只水袖竟象是生了眼睛一般，倏地向下一沉，怪蛇也似的直向他颈项间缠来。

君无忌心里一动，脚下飞点，在极快的一霎间，一连变幻了三个步位。这一式身法，原为他参照师门所学，自行独创，招法新颖，前所未见。正是如此，乃使得他一上来，躲过了一步大难。

原来李无心果有毒手加害对方之意，这一式飞袖功，看似无奇，却也暗藏有厉害杀着，分别为“封喉”、“挂肩”、“破胸”，休要小看了软软一截水袖，在她真气内力贯注之下，几至无坚不摧，以上所说的三式杀着，只要任何一式得手，君无忌均将溅血当场不可。

偏偏君无忌情知她武学精湛，深恐为她一上来即看出门槛，后继无力。不得不特别谨慎小心，这一式“杨柳三颤”身法，施展得真正恰到好处，妙

在一气呵成，容得踏上最后一步，收招定式的一刹那，李无心的一截水袖，正以雷霆万钧之势，嘎然作响，宛若长刀劈空，险险乎擦着自己前胸衣边落了下去。

真正是险到极点，君无忌若稍迟片刻，或退势不足，两者之一都免不了身遭剖腹之惨。一霎间，由不住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。

李无心一招失手，身子更不停留，有如清风一阵，又似展翅飞鹰，两臂开合间，挟着大片风力，已自飘身丈许开外。

雷霆万钧，冰雪一片。瞬息间结束了第一回合。

四只眼睛相互注视着，对于敌人的机智，深不可测，都不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。尤其是李无心，再也不敢对面前的这个青年存心轻视。“好身法！”嘴里赞赏了一句，一双手已自背向身后，下一招又将如何施展，该是费人思忖的了。

平心而论，君无忌面临大敌，虽然保持着绝对的警戒，却难望培养出凌厉的杀机，因为他与“摇光殿”本来就没有仇恨，只有摇光殿对他心存不谅，他却对摇光殿并无瓜葛。反之，出身摇光殿的沈瑶仙、苗人俊俱都有恩于他。想不到情势的发展，竟然会变成了眼前这样，真正是从何说起？

这些都是多余的了。眼前君无忌在面对李无心的一霎，内心沉重复沉痛，却不得不打起精神，全力以赴，不敢居心求胜，也只望侥幸不死，保得性命而已。

“你怎么还不出手？”李无心忽地欺身而前，施展的不知是何等身法，依然不见她移动脚步，身子便自欺近过来。

君无忌已领教了她的厉害，生怕她别出心裁，又生奇招，自己这一次是否能侥幸逃过，可就难说。心里有了这个先见，便自反客为主，长剑当胸一抱，随即吐出。

这一剑融合着内气功力，剑式既出，直似秋水长虹，却自剑尖爆出一小点飞星，直向李无心前心点到。

李无心凹腹吸胸，忽然向后一收，左手妙翻而起，“叮”一声，点中剑身。不要小看了她这纤指一点之力，其实却是后劲无穷，“嗡”地一声，长剑已自荡开一旁，唏哩哩流光四颤，象是洒下了一天剑雨。

君无忌只觉得那只握剑的手，掌心一阵灼热，宛若握在了一截烙铁之上，差一点把持不住。他究竟功力深湛，也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，才知道对方借着手指点弹之间，其实所施展的却是震人心魄的内气之力，沈瑶仙、苗人俊均擅这门内力，施之手掌，便是极负盛名的“摧心掌”，运之手指亦当为“摧心指”，出于不同，内实则一。

君无忌一念及此，猝提真力，将师门早先传授的“六阴”力道，强运全身，乃得将串联全身的前此“摧心”力道打消干净。为了保命全身，被迫不得不施展全力。掌中剑飞虹倒卷，摇出了一天银星，却于千头万绪里，施展出凌厉杀着，一剑直取对方咽喉。

李无心一指摧心，没有弹落对方长剑，就知道他必有高招。对方这一天剑影，看似排山倒海，其实多虚，如何辨分其中虚实，制敌以先机，才能克敌制胜。

蓦然间，一天剑雨，呼啸中扑面而来。

李无心轻轻哼了一声，猝然抬起了右手，分花拂柳般直向满天剑影中插入。

君无忌心里一惊，情知不妙，待将收招，其势已有所不及，只觉得手头一紧，唏哩哩流光四颤里，一口长剑的剑锋，已被对方两根纤纤细指拿住。

“你可服气了？”李无心显现得出奇冷静，右手二指看似轻轻无力，其实却已贯注全身内气真力。君无忌一振右手，没有把长剑抽出，反倒似铜焊铁浇，镶嵌在对方手上一般。

对君无忌来说，这是他平生从来也不曾受过的奇耻大辱，恍惚里，却似感觉出，有一股缓缓暖流，透过剑身，向自己身子输入进来，正是这片莫名其妙的暖流，一次次打消融蚀了自己拒抗的真力，真正奇妙到不可思议地步。猝惊下，君无忌几乎呆住了。

“哼哼……”李无心发出了一串冷森森的笑声。霎时间，那种缓缓暖流，已大举攻入。

顿时，君无忌半身发软，似有无限懒散，说不出的“欲振乏力”。

“小伙子，你输定了，还不服气？”语气之间，尽管十分平和，却孕育着无比杀机。

“你……”君无忌一念之惊，先以极上之“天罡”功锁住了气海丹田，守住了最重要的部位，再抬头向对方看去，虽说是隔着一袭面纱，对方湛湛的目神，却仍能为他所洞悉。非但有所领会，这一霎那双眼睛，更似极其玄妙，仿佛无比深邃，更似有种奇妙的幻术，总之，在君无忌一窥之下，目光竟似难以离开，已为对方眸子紧紧吸住。顷刻间，那种麻软懒散的怠懈感觉，已充斥了大半个身子。君无忌心惊之下，这才知道厉害。

什么样的武功，这等厉害？简直闻所未闻。

“你已经逃不开了，不信你就试试！”依然只是靠着两根手指，轻轻拿着对方剑身，李无心透过眼前面纱，瞬也不瞬的把目光投向对方。

君无忌聆听之下，试欲振作，总是力有不逮。然而他心里却是明白的，无论如何守住丹田下腹，不使真力溃散。至此，他也闭口不开，轻易不发一言。李无心的攻势，一时也就大见缓和下来。

“这是没有用的。”说着她轻轻发了一声叹息：“想不到你竟然练有‘天罡’功力，怪不得能暂时不倒，不过，你到底功力不足，不过，这又有什么用？总之，早晚你还是要倒下去的！”在她侃侃而谈时，她的一双目光，瞬也不瞬的向对方盯视着。

君无忌忽然感觉出来，想要闪开她的一双眼睛，该是何等的不易。他渐渐明白，对方这双神奇的目光，与她捏剑的二根手指，竟然取得一致配合，其用心在使那股懒散的“缓缓暖流”加速向自己身上传入，只是在君无忌“天罡”锁阳功力抗拒之下，已不若先前那般容易得手。

君无忌有了这番认识，越加不敢大意，一面锁住丹田，一面徐徐提气对抗，攻拒之间，双方各不相让。当然，吃亏的仍是君无忌一方，由于上来失了先机，为对方那种莫名其妙的“缓缓暖流”攻入身体，再想反攻为胜，谈何容易？此时他唯一能做到的，便是绝不开口说话，真力既不外泄，便能暂图不败。

李无心渐渐明白了对方意图，却也并不震怒。她已稳操胜券，不虞眼前的君无忌插翅而飞。

“能练到你今日这个地步，果然已是大为不易，只可惜你上来大意，为我所乘，现在你终将无能为力，难逃最后一死。”

最后这句话，使得君无忌大吃了一惊，一惊之下，略有松弛，立时为对

方那股暖流，攻进不少，由不住全身打了个寒战，一时忙自收敛心神，才自略见好转。

李无心得意的发出了微笑，“没有用的，你死定了。”话声微顿，她才又冷冷说道：“好吧！就让你死了做个明白鬼吧！你可知道我这功夫的名字么？”

君无忌一声不吭，脸上已见了汗珠。

无论如何，他护守丹田的一步，毫不放松，有此一固，便能暂时不倒。此外他头脑尚能保持绝对清醒，也更使他急飞电转的遍搜枯肠，谋取对付急策。自然，他的一双耳朵，却不曾错过对方的任何一句话，从而帮助他谋取急智。

对于眼前的这个年轻人，李无心不禁由衷激赏，只是她的固执其来有自，极不容易使她一上来改变对君无忌既经认定的敌意，更似有某种冲动，促使她非要下手杀害对方不可。

“君无忌，你很聪明，虽然不开口说话，可以暂保真力不散，只是时候一到，你仍然还非死不可。你可知道，我这个时候，要下手杀你，易如反掌，只是我不此之图。”

“那是因为，”顿了一下，她接道：“你我既然已经较量了内功，便要在内功上见输赢，看看是你的‘天罡’功力厉害，还是我所自创的‘无心之术’厉害！”

君无忌听在耳中，终于明白，原来对方这种微妙的功力，名叫“无心”，真正是闻所未闻了。

原来君无忌所施展的“天罡”功，乃是内功中登峰造极的一种境界，并不限于武林中某一门派所独创，只要功力达到一定地步，皆可进而研习，唯此功境界绝高，非质禀极佳又需极具灵悟之性不足为功，故此武林中百十年来，久闻其功力之名，真正练成者，百者难见其一。这种功力却又偏偏只限于男性才得操习，李无心尽管学兼百家之长，于此异功，无所体会，也只得摒之门外，她却久闻其名，难得有此机会，倒要显示一下，看看自己所独创的“无心之术”到底是否能胜过武林中久执“牛耳”的“天罡”锁阳之功？有此一念，才自打消了她向君无忌另施杀着的意图。

君无忌聆听之下，不禁暗自叫了声苦。他原指望，能由对方奇异的功力名字上，多少可以寻觅一些线索，直到听知“无心”其名，这个指望显然是落空了。

李无心一双眸子始终没有移开过对方，“你知道吧，我女儿沈瑶仙所以没有胜过你，便是她没有听我的话，练成此功，要不然，也许不会等到今天我亲自向你出手了。”

这话并不尽然，她岂能不知除了武功之外，人的感情，也是致使胜负的主要原因之一，沈瑶仙真正败返师门的原因，便是由于后来的这个因素，李无心是真的不知道？抑或是死不承认？却是大堪玩味。

话声方顿，她随即眨动了一下眸子，立刻君无忌即感觉到一阵震撼，象是有大股力道，透过手上剑身，直逼返进来。君无忌忙自输气以拒，经过一段时间的双方内力的抗衡，他已渐渐探知对方这门功力的特征。所谓“无心”，分明是乘敌人“无心”之时才得攻入，一经对方内功占据之后，便是驱之不易。他心性灵悟，终至悟出了一番道理。眼前李无心所以没有全力进击，一来是认定她自己已稳握胜券，二者，全力进击之下，势将大耗真力，故而不

取。

君无忌有此一见，实有所悟，觉着自己终将可以逃过眼前一时大难了。

关键在于，李无心认定了他虽悉“天罡”之功，但“功力不深”，正是这句无心之言，一经落在了有心的君无忌耳里，乃至触发

了反败为胜的灵机。即使不见得能反败“为胜”，最起码自己可以逃得眼前不死，个中诀窍，端在自己如何运用微妙，绝处逢生这一步险着了。

君无忌之于“天罡”功，绝非若李无心初初所料之“功力不深”，事实上却是“功力极深”，对此，君无忌曾切实的下过十年苦功。眼前李无心未经细察，便自认定他于这门功力造诣不高，正可给他败中求胜，攻其不备的良机。

首先君无忌把所有内力集中下腹，不使丝毫外泄，免得为李无心识破先机，那么一来自己便真的是逃生无望了。可怜他一生对敌无数，即使连海道人这般高人异士，也不敢对他心存轻视，生平遭遇过多少大敌，从未落败，今夜在李无心手里，才自第一次尝到了“败”的滋味。这时他脑子里所想，早已不是如何制胜对方，仅仅只是如何逃生而已。

“翠湖一品”的四周地势环境，他来此之前，早已打探清楚，心里有了见地，眼前之意，只是如何挣脱对方“无心”之手。

动念之间，卒使对方那阵子缓缓暖流又自潜入不少，君无忌心里笃定，索性不再强抗。

李无心透过面纱，观察着他的无奈，冷冷说道：“你虽暂时依恃‘天罡’功，可保丹田，无如时候一到，终将无能自保，横竖都是一死，倒不如开口说话的好。”

君无忌摇摇头，表示不能认同，他脸上已布满了汗珠，周身早也汗下，一身衣服均已为汗水所湿，看来极其狼狈。

李无心正待全力施展，忽然心里一动，想到了一件悬疑心中之事，不觉中止住欲发的攻势。

“有件事情，在你死前，必须要交代清楚！”她的声音忽然出奇的冷：“听说你手里有一套夜光杯，我想见识一下，可以么？”

君无忌心里一惊，依然是不发一言。

李无心冷冷接下去道：“我更想知道。这套东西你是从哪里得来的？”话声一顿，一双锐利的眼睛已缓缓向君无忌身上逡巡过去。

由于她目光的猝然移动，君无忌顿时身上大感轻松，这一霎他原可乘虚反击，伺机而遁，但终究冒险过大，是以隐忍不发。

李无心透过面纱的目光，在他身上逡巡一周，判定那套“夜光常满玉杯”，不在他身上，不免大为失望，一时略存迟疑，“说，这套玉杯你放在哪里？是怎么来的？”语气咄咄逼人。对方终是不发一言。

李无心目光再扫向他的脸，才自发觉到他的疲惫不堪，心里一动，冷笑道：“我眼前可以饶你不死，你却要把玉杯献上，容我一观，你可愿意？”

君无忌摇摇头，仍是不说话。

李无心说：“为什么？难道你真的不想活了？”

君无忌仍是摇头不语。

李无心心里生气，颇想就此结果了他，只是如此一来，那套“夜光杯”便不能到手，此杯关系至大，既是师门至宝，万万不能落入外人之手，比较起来，君无忌既已落在自己手上，早晚难逃一死，大可不必急于一时，何不

先擒他下来，逼出玉杯，再下毒手不迟。这么一想，登时心生犹豫，顷刻间功力大减。

君无忌早已蓄势以待，其实对方既提出了夜光杯的问题，他已料定眼前大有缓和之机，李无心绝不会在眼前下手杀害自己了，只是她却也绝不会放过自己，为了逼迫自己献出玉杯，很可能会施展各种毒恶手段，自己虽暂时逃得活命，终将惨受酷刑，临终仍将难逃一死，倒不如此刻拼命逃脱的好。有此一念，再也不生迟疑，便自猝然发难。

李无心总是没有料到，眼前君无忌在如此疲惫情况之下，尚还心存脱逃之念，关键仍在于她认定对方所练“天罡”之功，功力不高，乃至千虑一失。这一霎，她正待收回“无心”之功，另以定穴手法，隔空向对方身上施展，却在此前后交替的一霎间，君无忌已猝然发难。

猛可里，一股极大无阳罡力，透过对方手上长剑，霍地向外逼出，奇光电闪，剑气如雨，一古脑直向李无心全身罩落下来。君无忌蓄势已久，为图保命，势在必得，李无心万万不曾料及，猝当之下，不禁大吃一惊，那一只拿捏着对方剑锋的手，如不即时松脱，万难保全。一时玉容失色，惊叫一声，慌不迭松手腾身，狂飘出两丈开外。由于剑势强大，迫使左右站立的春花、秋月二婢，亦不得不急速避开，一时间顿作劳燕分飞。

君无忌毕全身功力于此一剑，照说大可乘胜出招，以他功力之高，事发突然，李无心即使可免一死，是否可保全身而退，可就大有疑问，无如君无忌计不出此，一来心存忠厚，再者只求保命逃生而已。眼前一剑得逞，再也不心存迟疑，闪动之间，已扑上了廊边栏廓。其下是一片碧波，他也顾不得了，双足力端下，一发数丈，直向着碧波湖心直跃了下去。

情势发展到如此地步，简直大出李无心意料之外。紧接着惊愣之后，代之是无比的震怒。她是绝对不甘心让这个年轻人，由自己眼皮子底下脱逃，传言出去，对“摇光殿”以及她本人的盖世威名，都将是莫大的贬损。不容多想，飞扑向栏杆之上，只是却晚了一步。眼看着君无忌落下的身子，在碧光璀璨的水面上炸开了一朵银花，汹涌的波涛，立刻将之吞噬无踪。

李无心呆得一呆，不暇多思，倏地纵身而起，竟自向着湖水波面纵身而落。她轻功已入化境，虽不似传说中的可以“御风而行”，却已达到气功中的“提升”地步。这种内功一经运用，身轻如燕，恍如飞羽，借以裙带飘风，翩翩乎直似翱翔海鸟，一径向着湖面落去，俟得脚底方自沾着水面，倏忽乎已数易其身，落足于波面上一件浮物之上，载沉载浮，水波不兴。

摇光殿轻功，名不虚传，确令人叹为观止。李无心无宁更是其中健者，她原可闭一气踏波速行，却宁可保持一时之静，只是用一双锐利的眼睛，徐徐的在波面上逡巡不已。

湖面至广，君无忌先时奋身纵落所激起的涟漪，已渐次平息。天将午夜，湖面上更不见一艘来船，偌大的湖面，在冰轮般的皓月下，闪烁着一波粼粼银光。再不见任何碍眼物什。君无忌若非登岸远飏，便是深沉水底，倒是后者的可能较大。

李无心只是静静的思索着。此时此刻，她犹自脸上覆着那一袭薄薄面纱，落在一片浮木之上，这片恰如其来的浮木，正好供其长时踏足，否则，她虽极上轻功，也万难在水面长时静止不移。

犹记得方才君无忌纵落时水花四溅的一霎，足以证明他确是坠落湖水，自不能再跃身水面，踏波而行，这是常识，一个已坠身水里的人，无论如何

不能再跃向水面，即使他轻功好到象一只飞鸟，也是不能，那么，剩下的便只是潜身水底，效鱼儿游行自如了。倒是没有料到，君无忌竟有如此精湛的水功！

其实君无忌一身轻功，虽不若李无心之出神入化，却也有“登萍渡水”之能，只是他知道李无心轻功犹高于他，便自舍此不图，而自甘身坠湖底，借水而遁了。

看着看着，李无心无可奈何的轻轻发出了一声叹息，对于君无忌这个年轻人，由衷的兴出了一番激赏。

欸乃一声，暗影里逸出了一时扁舟。

操篙的舟子，头戴大笠，一身棕蓑，显然是个专司夜间捕鱼的渔夫，两头高翘的头尾上，各自悬挂着一盏油纸灯笼。尽管如此，却也带给李无心极大的震撼。冷笑一声，陡然自水面腾身而起，一连两个飞纵，施展的是“八步凌波”身法，水波不惊的已登上来船。

“啊唷！”摇船的渔夫惊呼一声，更不怠慢，手上长篙倏地抡起，一式长鲸出海，直向着甫自登上船头的李无心头点上点去。冷月下那篙头的一截尖锋，寒森森的煞是慑人，果真为它一家伙扎上，保管会来个前后透明窟窿。

李无心轻叱一声，素手轻探，只一把已攥住了银光闪烁的篙锋，随着那舟子挑动的长竿，整个身子海鸟也似的腾飞起来。却是一起即落，宛若飞星天坠，陡然间已欺近渔夫身前，穿心一掌，直向着对方当心击来。正是认定了来人大有苗头，李无心也就不再手下留情，这一掌正是摇光殿秘功之一的“摧心掌”，掌势既出，挟持着尖锐的一股疾风。

老渔人呵呵一笑，哑着声音叱了声：“好！”不拒还迎，随着他递出的一只右手，实实在在地接了她的一掌。

整个渔舟嘭然一声，大大的震动了一下，沉浮间，甩起了这人颇长的人影，一部花白胡须，在月色下灿若白绫，随着他凌空腾翻的身势，就空一折，翩翩然落向船尾。

“好厉害的摧心掌。”他吐气开声道：“老道人今夜总算见识了，佩服！佩服！”边说，边自双手合抱，深深向着李无心打了一揖。

倒也是言之不虚，对方的“摧心”一掌接是接着了，设非是凌空的那么一翻，继而吐气开口的那么大声一嚷，还真化解不了，差一点就受了内伤。

话虽如此，能实实接住李无心“摧心”一掌的人，数遍天下，又有几人？李无心一惊之下，只把深邃的一双眼睛，透过面纱，直直向对方这个看似陌生的老人逼视过去。

“你又是谁？”声音里透着出奇的冷，李无心轻轻向前迈进一步：“胆敢在我面前装疯卖傻，你是活得不耐烦了！”

老渔人呵呵一笑，连连摇着双手，用着半哑的喉咙道：“殿主娘娘请息雷霆之怒，老道人就是向老天爷借了个胆子，也不敢跟你老人家为敌。说来也是巧了，唉唉……这话可是怎么说呢？”

李无心嗔道：“长话短说，你是谁？”话声出口，仿佛是一幢无形气罩，己自当头直向着眼前蓑翁身上罩落下来。

至此，那个老渔翁再也不便装疯卖傻，慨叹一声道：“多年不见，殿主风采依旧，我这个故人可是老了，怪不得见面不识，唉唉！这是从何说起。”说时已然抬起手来，摘下了头上大笠。

月色朦胧，映照着眼前老人头上几已全白了的头发，却是结着拳大的一

个道髻，正如所说，原来他是个道人。这道人长眉细目，面相清癯，一部三绺羊须，垂挂胸前，正中长须上，却挽着一个玉结，甚是有趣。

李无心在道人脱帽之始，已仿佛认出了他是谁来，目光微瞟，又瞧见了置在船尾的那个朱漆葫芦，心里顿时雪然，“海道人，是你！”

“呵呵呵……”

三声长笑之后，老道人再次打了一揖，“殿主别来无恙？江上一别，总有十五年不曾见过了，请恕道人疏懒成性，这么长的时间都没有到‘摇光殿’给你请安，罪过，罪过！”

“用不着客气，道长。”李无心微微点了一下头，那一双光华内蕴的眼睛，透过脸上面纱，随即向湖面上缓缓搜索。

虽然多了如此一段插曲，她的注意力仍能兼及其它，嘴里在与道人彼此对答，一双眼睛可也并没有忘记继续向四下里搜寻。

海道人竟似洞悉的微微一笑说道：“殿主仍然放不过他么，来不及了，他早走了！”

李无心哼了一声：“你原来都看见了？”

海道人笑了一声，暂未置答，也就形同默认。

李无心随即点头说道：“原来你们是商量好的？怪不得他有恃无恐。”说到这里，声音忽然一寒道：“这么说，我便只有向你要人了！”

海道人忙自摇手道：“错了，错了。”

话声方出，李无心已猝起发难，仍然是穿心一掌，相隔逾丈，直向着海道人当胸劈来。

同样是劈空发掌，两者力道却是大异其趣，前者是摧心掌，后者却是“无心”掌，同为“摇光殿”秘功，前者师承有人，后者却得力于李无心灵思独创，正因为前所未见，也就更具功力，这一掌自然非同小可。妙在前次的摧心掌，掌风疾劲，声若裂帛，这次的“无心掌”，却是静默无声，甚至于连一些儿风力的感受也是没有。

话虽如此，海道人却万不敢等闲视之。鼻子里哼了一声，海道人陡地向后身子一仰，看起来全身倏地直倒下来，却在几乎触及地面的一霎间，借助于两只手掌的一撑之力，头下脚上，蓦地直窜而起，足足窜起来一丈四五，在空中一折一仰，形同一只大鸟般，翩翩落了下来。

看起来身法俐落之极，却也只有他本人才知道个中惊险，设非如此一番折腾，不足以化解对方掌上的奇异力道。饶是如此，老道人那一张脸，也变了色，李无心果真再发出第二掌，他是否仍能接住，可就大有疑问。

李无心冷冷一笑，缓缓点头道：“当今天下，能接我无心掌的人，只怕不出三个人，道长你算是其中之一，看在昔年你我有过数面之缘的分上，今夜就此作罢，只是道人……”说到这里，顿了一顿，语气更见阴森的道：“你亦难望再有第二次……转告君无忌那个小辈，叫他快点逃命去吧！”接着她哈哈一笑道：“只是他却又能逃到哪里？这个天底下怕是再也没有他藏身之处了。”话声出口，身形微晃，鬼影子般的已自飘落湖心，却是一沾即起，浮光掠影般连续几个快速闪身，已自纵身岸边，消失于沉沉夜色之间。

这般身法，瞧在海道人眼里，不由自主的发出了一声叹息，他自信轻功已是登峰造极地步，若拿来与眼前的李无心作一比较，显然却落后甚远，前此在凉州，他已见识过沈瑶仙的一身杰出轻功，今日观诸李无心，毕竟较沈又自不同，诚可谓强师出高徒，证之不虚。

足足在船板上伫立了好一阵子，才自平息下心里的那股子劲头儿。无论如何，李无心却已赏给了他十足面子，若是今夜硬逼着他要人，又将如何？自己一生要强好胜，从不曾栽过跟斗，临到老年，尤其爱惜羽毛，不愿多管闲事，汉王朱高煦事已令他名节受损，无非图报当年高煦一念之仁，所加与自己的恩惠。君无忌的情形自是不同，只是却为此难免与李无心正面冲突。看来一个处置不当，便是身败名裂，或许连性命也将陪上，想来真个不寒而栗。

终是生性豁达之人，想了想便自将得失抛诸脑后，自个儿呵呵大笑了几声，自舱板上拿起了他的朱漆大酒葫芦，打开来灌了两口，在船板上踏了两踏道：“死不了啦，出来吧！”

即见一扇舱板缓缓移开，君无忌由舱下蛇也似的探身而出。那地方极为窄小，舱板与船底高不足一尺，宽亦不过二尺，如此狭小地方，似乎连一只狗也容不下，却容下了君无忌堂堂六尺之躯，设非他精擅收肌卸骨之术，简直难以理解。

方才居高临下入水一跃，却是有惊无险，这时看来，他通体水湿，却还神采奕奕。

“谢了，老道！”说罢即水淋淋地盘坐船上。

海道人运动长篙，将小舟一路快速撑向岸边，身后翠楼，距离已远，才自将舟拢岸。一面打量着君无忌道：“你倒是好涵养，沉得住气，我却差一点死在了她的手里！”顿了一顿，兀自不免叹赞道：“好厉害的无心掌！”

君无忌这时已将长衣脱下，一面拧着其上的水，一面看向海道人叹道：“我久仰这位前辈武功了得，今天一见果然名不虚传，若非是跃向湖水，又遇见了你，这条命八成儿许是保不住了。”

海道人哼了一声：“盛名之下无虚士，这么多年以来，论及武功，真正能叫我心服的人，到目前为止，也只有这个女人，看来她必欲置你死地而后己，再见面时却要十分当心。”

说这话时，道人表情十分凝重，确似真正为君无忌安危担心，即道：“我看你还是离开这里，西出阳关，到沙漠里去先住些时候，再不到云南四川去。”

君无忌一面把拧得较干的衣服穿上，一面脱下鞋子，把里面的水倒出来，“谢谢你的关心！”君无忌冷冷说道：“刚才的话，我听得很清楚，我就是跑到天边，她也会找着我的，一动不如一静，我哪里也不去，就在这里等着她。”

海道人怔了一怔，看着他直翻着白眼。

二人昔年曾有一番共处结交，彼此个性都十分了解。海道人突梯滑稽，游戏人间；君无忌亦做笑江湖，放浪形骸，看来均似玩世不恭，其实骨子里都有一番执著，一经决定之事，绝不中途更改。

见他如此，海道人便知道说也无益，忽然一笑道：“你报个‘字’吧！”

君无忌知他素精易理，卜卦测字，俱称神验，一时不由动了童心。

“道人你是要为我测字吧？”说时眼光一转，看见岸上一行杨柳，不假思索的随即报了一个“柳”字。

海道人长眉频扬，嘴里念念有词，说什么“卯者免也”、“拆木留卯”、“冬火渐吉”、“木盛有情”，哈哈一笑道：“好字，好字，死不了啦，非但死不了，却还大有遇合。不信你就等着瞧吧！”

君无忌正要询问，海道人却脱声诵道：“柳暗花明，无心插柳……无心

插柳，这便是了……”一边说，嘴里又自念念有词的说了许多，五根手指频频掐动，越加喜形于色，“妙！妙！妙！”嘴里一气儿的连说了三个妙字，呵呵笑道：“早知如此，这一趟我也就不来了，真正妙不可言。”

君无忌见他说得神龙活现，亦不免引发好奇，待将询问，海道人却先自笑道：“天机不可泄露，说出来就不灵了，下船吧，咱们后会有期。”

边说边自在君无忌背上推了一把，君无忌顺势微纵，落向岸边，回头望时，小舟已远颺湖心。但只见一湖雾气，朦朦胧胧，瞬息间已将小舟舌噬。

这道人生性怪异，来去无踪，扑朔迷离，看似玩世不恭，其实为人极重义气。义之所在，不请自来。否则置万金以请，也难望他的青睐，若有事真个找他求助，往往却又不得其门而入，真是怪人一个。

伫立湖畔，独思默想。湖风冷冽，宛若万把钢针，一古脑投向他身上，周身上下简直象着了一层寒冰般的透体发寒。

原来他先时跃身湖水，周身上下早已湿透，眼前吃冷风一袭，自是备觉寒冷。当下立即默默运功，自丹田引发起一股暖流，名为内气真力，以之扩散周身上下，霎息间通体上下荡漾出一阵暖暖热流，象是一团散发火焰的炭体，很快即把湿衣烘干，即使连脚上鞋袜也不再潮湿。

湖面上蒸腾着沉沉雾气，却掩不住高耸波心的翠楼，说不出什么原因，对于居住在里面的那个李无心，他竟是衷心十分牵挂，这种牵挂却并非基于仇讎，事实上尽管方才几乎已丧命在对方手上，却偏偏生不出怀恨之意，直觉上总似有一种不舍的依依之情，真个匪夷所思。

“李无心，李无心，你真是当今天下最奇特的一个女人。”

若非是新创之余，他真想再一次攀上翠楼，对李无心一探究竟，一想到对方那身伸出鬼没的能耐，他只得暂时打消了这番意图。前望湖水，心血沸腾，太多的感触一次次激动着他，确令他一时难以平静下来。

“摇光殿主”李无心虽神秘诡异，但言出必践，今夜她既对海道人亲口许下承诺，自不会出尔反尔，暗中追踪自己，只是今夜之后，她势将全力对付自己，绝不甘自己逃出她的掌心，此女自名“无心”，可知心狠手辣，自创“无心之术”，堪称独步古今，方才已尝过厉害，再见面时，是否还能逃得活命，可就难以忖度了。这么想着，可就由不住起了一阵阴森森的寒意。

一只小小水鸟啁啾一声，落向当前柳枝，立时羽毛蓬松的静栖不移，一任夜风呼啸，柳枝颤颤，当前湖水澎湃，更似随对有坠水之危。然而这一切却不曾使它幼小的生命，产生丝毫不安与惊悸。今夜，在失巢之后，它幼小的生命，便自安息这里，全然无视于一天风暴，身外风险，那是因为它知道，在捱过了漫漫长夜之后，天将大亮，太阳亦将复出，那时候情况便自不同，一切均将改观，失去的巢窝，可以重建，失散的同伴亦将重聚……有小虫可捕，有小鱼可噬，生命便能延续。

“人”的价值当不同于鸟，特别是有着高超品格、坚强意志的君子，应该更思无惧，有所作为才是。

想通了这些，君无忌便不再忧惧，极欲有所振作，而与李无心大肆周旋一番。

冬梅初现，仅得新红数点。

今天起来晚了，早膳以后，天已近午，院子里静悄悄的，不见一些儿人声，倒只是两只乌鸦，高踞树梢，发着老迈聒噪的“呱呱”叫声。

天是阴濛濛的，不见一些儿阳光。

自那一天从君无忌下榻的道观回来，春若水的心情就很不开朗，整天里寒着一张脸，鲜见笑容，情绪的低落，已到了无以复加地步，静坐独思，更无一些儿趣味，花既不香，鸟更不语，这个天底下，仿佛再也没有一丝喜讯儿，能够引得她开心。整个人硬是被一层阴森森的乌云罩定，再也开朗不了，唉……

紫藤阁原已是够冷清的了，主人的情绪再一不好，更是了无生态。

特别是这两天为了季贵人的殉情，她与王爷高煦闹得极不开心，自己发了个狠，再也不搭理这个薄幸人，连跟他说句话也是不愿。虽然季贵人的死，与自己直接扯不上什么关系，可是府里上下，谁都知道正是因为这位“春小太岁”的进入王府，王爷高煦才冷落季贵人的，以至于后来的打入冷宫，转送郑亨，都是这个逻辑下一定的发展。春若水抚今追昔，良心更自不安，总认为这个可怜女人的死，是自己所造成。

当然，真正迫使她自寻短见的人，却是朱高煦，一想到这里，春若水由不住打心眼儿里发颤，真恨不能立刻提着宝剑，去找朱高煦寻个理儿。不止一次的，她想到为季贵人报仇雪恨，可是这“杀人”的事儿，到底非比寻常，特别是要杀的人是朱高煦，更是非同小可，引剑一快之后的后果，却远非她所能承受，想起来发一阵子恨，总是下不了这个狠心，便也只好算了。

早已听见了闲话儿，什么“如今的春小太岁，早已不是从前的那个样子了……”，“今天人家是金枝玉叶的贵妃娘娘身分了……再也拿不动宝剑了……”特别是后面的那句话，狠狠的刺伤了她，背着人真不知道哭过几回，静下来想想，自己也感觉到怪纳闷儿的，“难道我真的变了？”心里尽管是一千一万个不服气，却又能为之奈何？

几只麻雀喳喳不停的在眼前争叫打转，风乍起，引得满地落叶飘飘起舞。

女侍“荷官”抱着个大花瓶出来，远远向着春若水请安道了声好，一搁下瓶子，尽自去攀剪才打苞了的梅花。

这份工作原是“赵宫人”做的，忽然换了人，瞧着有些眼生。春若水这才想起，仿佛好几天没见着这丫头的人影儿了。

“赵宫人呢！”

“回娘娘的话！”荷官忙自跪下说：“刚才王爷有话，传她过去了。”

“王爷有话……”春若水皱了一下眉：“什么事儿？什么时候？”

“这……婢子……不知道。”荷官说：“去了有一个多时辰了，大概快回来了。”

春若水没有吭气儿，心里自个寻思，这阵子为君无忌事心烦，一直没有留意她，印象里冰儿这个丫头象是有些变了。那天，自己与她提起君无忌身边的那个小琉璃，她的表情好象很怪，竟是一句话也没有说，不象过去追长问短的样子。这又为了什么？

自从来到王府，春若水的心情一直不好，但是冰儿却不一样，整天价笑口常开，颇能甘于现况，尤其最近常见她打扮得花枝招展，来去频繁，也不知她究竟是在忙些什么？而且，最大的差别是她对自己颇似日渐疏远，不再象过去有事没事常爱偎在身边说长话短，如今是不唤不来，这个转变，确是很大，只是自己竟然一直没有去细想深究罢了。

这么想来，冰儿确是变了，变多了。

可也巧了，刚想着她，她就来了。

穿着一身大红，满身都是装饰，抄着花间小径，正自向着边院走过来，

不经意一抬头，才自觉春若水坐在亭子里，登时愣住了。接着，她才似转过念来，很快的把一双晶光闪烁的耳坠子摘下来藏在身上，手上的一只镯子也取下藏好了，这才缓缓移步继续前行，俟到了亭子前，方才停下来，冲着春若水施了个万福，唤了一声：“娘娘。”

春若水打量着她这一身，颇是有些意外，点点头道：“好漂亮，你这是上哪儿去了？”

冰儿摇着头，怪不自然的样子，“没有……只是随便到前院走走。”

“你过来！”春若水的脸色可是不大好看。冰儿呆了一呆，不敢不遵，慢吞吞的走进了亭子，向着春若水瞧了一眼，便自低下了头。却也逃不过春若水凌厉的眼光，一霎间已把她上上下下瞧了个仔细，她的脸色越加寒冷。

“你竟然画了眉毛？真会作怪。”

“没有呀……人家只是画着玩的……”

偷眼瞧瞧，剪花的“荷官”已抱瓶进去，院子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闲人，不知怎么回事，只是瞧着她心里害怕，这些日子冰儿心虚得厉害，谁要多看她一眼，也令她心惊肉跳，更别说被眼前春若水那般审贼也似的眼光盯着看了，一时真有冷汗淋漓之感。

“小姐……你……”

“别在我面前来这一套，‘猪鼻子里插葱’，你又装的是哪门子‘象’呀！”春若水的一张清水脸，冷得怕人。

冰儿只看了一眼，就吓得又低下了头，“小姐！您说什么……我可是不懂……”

“哼，当我是瞎子，看不见呀！我都瞧见了。拿来吧，给我瞧瞧。”一面说，向着冰儿伸出了手：“耳坠子，还有玉镯子！干吗藏呀！戴出来不是叫人瞧的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冰儿脸色一阵子白，想要狡赖，禁不住春若水那一双凌厉的眼睛，只得慢吞吞硬着头皮，把一只碧绿碧绿的翠镯子拿了出来，递了过去。

春若水哼了一声：“还有呢！”

一双耳环也拿出来了，珍珠的。

两样东西一经接触眼里，春若水由不住心里大大动了一下，她是识货的，镯子是上好的翡翠，耳环是大颗的珍珠，都不是普通的东西，既非是自己的东西，冰儿她又从哪里弄来的？

“小姐……小姐……”冰儿涨红了脸，结结巴巴的说道：“这是王爷他送给我的……不……”心里一急，竟然说出了实话，再想改口可来不及了。

春若水心里一惊，用着异样的眼神，向她瞧着，一霎间，只觉得透体发凉，这可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的事情，朱高煦难道竟会与冰儿有了……

“你……”一霎间，春若水眼睛里透着彻骨的冷，极其凌厉的向着当前冰儿逼视过去，在她的观念里，冰儿若是自毁立场，与朱高煦果真有染，那真是极可怕的一件恨事，这种背叛的行为，是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忍、不堪忍……“你……你跟他……”

春若水声音都抖了，过度的惊诧，使得她情绪大为冲动，一时由位子上站了起来。她无名的怒火，自是为最擅知己的冰儿所立刻洞悉，只吓得全身打颤，嚶然欲泣的跪了下来：“娘娘……王爷只是瞧得起婢子，赏给我玩儿的……我们没有……什么都没有……”

最后的这句谎话，算是救了她的一时之难。春若水聆听之下，脸色总算

一时为之平和下来，“起来说话吧。”

“谢谢……娘娘……小姐……”站是站起来了，心里却仍然一个劲儿的打鼓，到底是情怯心虚，一双眼睛总是不敢与对方接触，生怕为春若水看出了内里的真情。

这番形象落在春若水眼睛里，一时大为心软，反倒不忍苛责她了，“冰儿你过来。”

“小姐……”怯生生的偎了过去，冰儿头垂下来的更低了。“干吗这副德行？谁也没怎么你？”轻叹一声，春若水手拉住了她的手，略示安慰的说：“我是怕你吃亏上当，朱高煦是什么样的人，你难道还不清楚？万一……”

冰儿听到这里，一时忍不住嚤嚤有声的哭了。

“唉！你这是怎么啦？”春若水奇怪的瞅着她：“难道你……”“不是……小姐你别胡思乱想……没有事，什么事也没有……”“那就好……”春若水望着她苦笑了一下：“我们都是女人……我们是从小一块长大的，有什么事你可不能瞒着我，一定得叫我知道。”

冰儿直是打颤呜呜咽咽，说不出一句话。

“唉……”这声幽幽叹息，春若水真个是有感而发，剪水瞳子里一时聚满了泪水，却似有无比的恨融汇其间，于悲楚中另见峥嵘。

“你应该想到我们是怎么来的？”春若水紧紧咬了一下牙道：“咱们是被强迫来的。好好一个家，给他弄得支离破碎，爹爹那么一把子岁数了，差一点就死在了他的手里，这个仇我永远忘不了！他以为把我逼迫到手，就能称心如意，哼！那他可是真的看错了我了。”

冰儿听到这里，竟自抽抽搐搐的哭了。

春若水站起来走向亭子栏杆，一声不吭的向外面看着，冰儿还在哭泣，她是那么的情发不已，鼻涕眼泪淌了满脸都是，哭得好伤心。

十一月的天气，已颇有寒意，阵阵袭过来，吹在脸上凉冰冰的。

“我们不能被他收买了，这东西你是不该留下来的，给他退回去！”

冰儿听着，哭得更伤心了，“人家是王爷……我不敢……那么一来，还有命吗？”

“那就死！”春若水口气是出奇的冷。

冰儿吓了一跳，看着春若水铁青的脸，着实不敢吭声，也不再哭了。空气一下子就沉静下来。

春若水转过身来，冰儿抖颤颤的接过来，“还给他！”春若水冷冰冰的道：“你是我带来的人，可不能给我丢脸，咱们两个应该是一条心，无论什么时候你都要记住！”

冰儿睁着一双大眼睛，在春若水的逼视之下，颇似不能自己的点了一下头。

瞧着她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，春若水倒也不忍心再责备她了。走过去坐下来，拍拍身边的石凳子，春若水说：“你坐下，我有话问你。”

冰儿擦干了眼泪，蹭过去坐下，一颗心始终忐忑不安，总怕被春若水看穿了什么似的。

春若水的脸色缓和了一些，道：“上次我问你的话，你还没告诉我呢！你觉得小琉璃那个人他怎么样？”

冰儿呆了一呆，讷讷说道：“他……人很好呀！”

春若水一笑道：“那就好，他可是一直还在惦记着你呢！你可怎么说？”

冰儿又是一呆，情不自禁的现出了一丝冷笑，即把头转向一边。

春若水恍然有所警悟：“不乐意？”

冰儿直似欲泣的低下了头，仍是一言不发。

“好吧！我知道了！”春若水轻轻一叹说道：“我一直以为你们两个挺要好的，倒是我看错了。其实他现在人变了许多，也长高了，在君无忌身边读书练武，将来一定很有出息。既然你瞧不上他，也就算了。”

冰儿还是一句话也不说，对于小姐把小琉璃与她联想在一块，直党的感到是一种侮辱，自己如今已是“官人”的身分了，凭他小琉璃，算得上是个什么东西？简直象是个小要饭的，自己会嫁给他？真是做梦，想着心里犹自有气，不自禁的形之于色。一时赌气，脸却涨红了。

春若水想想这件事也就算了，不免对于冰儿今昔明显的变化，有些诧异。瞧瞧她一身彩缎纹罗，鲜艳如花，无异是满足于当今这个“官人”的身分了，“此间乐，不思蜀”，或许对于远在凉州的故乡再也不心存思恋，难道真是这样？

“冰儿，你还想不想家了？”

“家？”冰儿笑了一下，摇摇头心不在焉的瞧着脚上的一双绣花鞋道：“我们哪里还有家呀，这不就是咱们的家吗？”

春若水哼了一声，生气的说：“这里不是，我们家在凉州，早晚有一天，我们还是要回去的，你最好心里给我放明白着点儿！”

冰儿见她生气，就不再出声。原来她早已失身王爷，成了朱高煦的人了。日来更得着了许多好处，脑子里尽是富贵荣华，正是暗庆丰荣自满之时，前番的仇恨受气，压根儿早已不再存在，春若水的一番话，何曾能在她心里泛出一丝涟漪？再者，王爷虽与她百般要好、温存，至今却仍限于“愉情”的处境，处处提防着为外人所知。春若水这边固然万不欲为其所知，即使府内一干闲人，除了百事为高煦张罗的马管事之外，其他人也并无所悉，这番“提心吊胆”的滋味确实不大好受。

王爷对她的宠幸，并非是毫无目的，要她居中调和，以期与若水能具夫妻之实，该是最明显不过的意图了。偏偏冰儿作贼心虚，不能自平，见了苦水，非但不敢进行说服的工作，却似处处回避，两者之间的距离更似日渐疏远。

想到了王爷的一再交代，冰儿不能不鼓起勇气略作试探：“小姐，您忘了出门儿的时候，夫人和二场主是怎么交代来着？要是还能回去，又何必当初这么一番折腾？小姐，您就死了这条心吧！”

春若水聆听之下，倒是不再吭声了，实在说，冰儿这几句话，真正的击中到了她的软处，多少次，当她激动、忿怒到非离开这里不可的时候，便是想到了父母的未来安危，才制止住了她的冲动任性。她也曾想到过向高煦施展毒手，湔雪前辱。只是那么一来，后果更糟，而且就时间与心理两方面来说，当初狠心不下，如今就更难下手了。

冰儿凑近了，涎着脸说，“说起来王爷当初作这件事，是叫人生恨，只是您再翻过来想想，可不也正说明了他爱您有多深吗？”

“你……”春若水瞪圆了眼睛，刚要发作。冰儿却机灵的先自跪了下来。春若水被她这个突然的举动吓了一跳，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“小姐……我求求您……就别再兴风作浪了……您就不为自己想，也该为凉州的老爷夫人想想……万一出个什么差错，那还得了……”

春若水冷眼瞧着她，又气又怜的说：“瞧瞧把你给吓的！真没出息透了，当初怎么和我在一块来着？真恨不能一脚把你踢死算了。”说时可就由不住又笑了。

冰儿可就更上脸了，往前膝行两步，把个身子趴在若水膝上，腼腆忸怩的笑着：“您才不忍心呢！冰儿服侍您少说也十年了，咱们是一块儿长大的，这些年没功劳可也有苦劳，哪能就罪该论死呢！”

“那可看你自己了，”春若水佯装拉下脸来说：“真要是你作了对不起咱们家门的事，我就是想饶你也是不行。”

冰儿忸怩着笑说：“您的心可真狠”一张脸竟为之黯然失色。春若水见状。一笑说：“看把你吓的，我只是提醒你罢了，季贵人的死你总该听说过吧，该是多可怜，千万要谨慎小心。”冰儿傻瓜也似的一个劲儿点着头，心里七上八下真叫她不是个滋味。

“那……您真的打算一辈子不跟王爷同房？”

不知怎么忽然冒出了这么一句，春若水听着也是惊心。既惊又气的瞪了她一眼，“不许你说这种话！”

冰儿一时臊红了脸，讷讷说道：“我是为小姐着想……难道您打算做一辈子的老小姐？”

“这不关你的事，”春若水嗔道：“老小姐又有什么不好？”冰儿碰了个软钉子，一时可就不敢吭气儿。

“我的为人，难道你还不清楚？”春若水冷冷的说：“要么就不决定，决定了的事一辈子我也不会改变。朱高煦他是白费了一番心机，最终仍是一无所获。哼！赔了夫人又折兵，真是何苦来？真为他不值得慌。”

冰儿想说什么，看着她象似生气的脸，可就又不敢吭气儿，表情很是尴尬。

苦笑着摇了一下头，春若水漠漠的说：“一开始我就错了，是老天爷故意在捉弄我，要是那一天，在流花河，我压根儿就没瞥见他扰好了。”

冰儿心里自然有效，立刻回想起那日流花河冰化，百姓集会的情景……那一天君无忌载歌载舞，流花河岸引起了极大的一番骚动，春若水便在那一霎，对他系上了芳心一片，自此作茧自缚，深深为情所苦。

“唉！”冰儿叹了口气，敛着一双眉毛道：“这么久了，小姐您早就应该把他忘了，干吗还老惦记在心里，不是苦自己吗？”

“要是真能把他忘了，倒好了……”

“又有什么用呢！”冰儿挑动着眉毛说：“现在谁不知道您已是贵妃娘娘的身分了，放着现成的福不享，何苦再折磨自己。我可真是一百个也想不通！”

春若水瞪了她一眼，没有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她才讷讷的道：“记得过去我读过一段书，说是上天要惩罚一个人，就赐给他感情。一个人爱一个人，原来这么苦呀。”顿了一顿，又接着道：“每一次只要一看见他，心里总得好一阵子难受，想忘也忘不了！”

冰儿一愕说：“难道您又见着他了？”

春若水默默的点了一下头。

“啊！”冰儿吓了一跳道：“君先生他也来南京了？”

“刚才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，带着小琉璃一块都来了！”春若水轻轻一叹说：“已经来了好久，我们都不知道，住在栖霞山栖霞道观，要不是遇见

了那个姓苗的，我还一直蒙在鼓里！”

“谁又是姓苗的？”

“是君先生的好朋友！”春若水摇摇头，牵扯得太多了，一时也说不清。刚想把君无忌受伤的事说出来，即见花园洞门那边，人影晃动，走进来几个内侍，接着汉王朱高煦便自现身步出。

冰儿忙自站起道：“王爷来了！”

春若水不及作出反应，朱高煦已笑嘻嘻踏着大步，来到面前，“今天真难得，居然有心情赏花来了。”一面说已走进亭子，就着春若水身边的一个铺有缎垫的石凳上坐了下来，早有跟前人上前打点铺设，摆上了干果香茗。

春若水对他难得有好脸色，今天更不例外，冷冰冰的看了他一眼，随即把身子转向一边。

高煦不以为意的笑道：“几天不见，贵妃你瞧起来更漂亮了。”这一声“贵妃”的称呼，倒象是特意的在提醒春若水，使她敏感的警觉到今天自己的身分。

“最好你别这么称呼我，还是叫我名字好了！”春若水冷冷的说：“再说，我也担当不起。”

朱高煦一笑说：“好，那我就叫你若水，‘若水’——‘弱水’，字音相同，任他弱水三千，只取一瓢而饮’，有了你，天下什么样的女人，我都不不要了！”说罢，随即朗声大笑了起来，倒也豪气干云。

春若水哼广一声，站起来刚想离开。

“先别走！”高煦伸手止住她说：“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今天来这里看你，是有重要的事要跟你商量，请坐，请坐！”

春若水听他这么说，便自坐下来，无可奈何的向他看着，倒要听听他说些什么。

“再过不久就是万岁的嵩寿诞辰之日，照例于万寿三天以前，我要入官与父皇暖寿，你是父皇亲谕册封的贵妃，按规定，应该与我一块去，就是为这件事，先和你取个商量。”高煦微微笑着，现出喜悦之情。

这些日子以来，他为季穗儿、徐野驴先后的死，颇感劳神，尤其是后者死后所引起的一连串回荡，更是焦头烂额，形象大损，在皇帝面前也不若往常那般吃得开了。锦衣卫指挥使纪纲一再劝他，要他收敛锋芒，这几天最好不要出门，在家避避风头，他不得不勉力遵从。他哪里是静得下来的人哪！几天憋下来，已是形容憔悴，象是生了场大病似的。此刻提起了万岁寿诞之事，才自难得一见的现出了喜悦之情。

“这件事，我已筹划很久，无论哪一样也不能让老大给比过去，听说老三讨了个江南佳丽，打算这一次在老爷子跟前露一脸，借机会也学样讨一个贵妃的封号，我们倒要比划一下，看看是他的江南佳丽漂亮，还是咱的塞外美人强？”说着眉飞色舞的哈哈大笑起来。

春若水倒是没想到还有这么一码子事。朝见皇上，这毋宁是她心里极不乐意的事情，聆听之下默不着声的沉静了一会，才自摇头，表示不能接受。

“我不去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高煦怔了一下道：“为什么不去？”“你父亲过寿，你去就得了，没有我什么事！”春若水声音里透着冷：“再说我一向野惯了，又不熟悉宫廷里的规矩礼节，去了给你丢丑更是不好。”

朱高煦一笑道：“原来为这个，你大可放心，现在时间还有的是，我可

以叫马管事教你。”转身高喊一声：“马管事，过来。”

马安应声出列，步上亭子向王爷贵妃请了大安。

高煦吩咐说：“从今天起，你负责把叩见皇帝的规矩以及皇上万寿的礼数，好好给贵妃说说。”

“奴婢遵命。”

春若水冷冷的说，“我没有时间。”

高煦一笑，不以为许的看向马管事说：“你就随时做吧，这件事我交给你了！”挥挥手，把马管事打发了下去，才转向春若水说：“别的事你可以便性子不理，这件事你一定得帮忙，也许你还不知道，父皇在我跟前，已问过你好几回了，他老人家居然还知道你的外号——春小太岁，这一次要是见不着，一定不乐意，等到怪罪下来，可就不好了。”

春若水苦笑了一下，看着他说：“你们父子真是太抬爱我了，其实我在流花河野惯了，说话更是不识大体，万一出言不慎，开罪了皇上，岂不是辜负了王爷你一番美意？”

高煦皱了一下眉头，摇摇头道：“这个你可得十分小心，老爷子那边不比我这里，一个应对失措，到时候连我也帮不了你，受害的可是你自己。”

“受害？”春若水一笑说：“还能怎么受害？大不了把我杀了，那么一来倒也好了，一了百了，也免了我活着受罪。”

高煦神色一凝，直眼向她望着，摇摇头叹了口气：“这么久了，你还在怄气，这又何必，我对你已是十足的耐心……”

春若水忽地站起来道：“今天我心情不好，王爷你多包涵，如果没有别的事，这就跟你告退了。”说完话，更不管高煦乐不乐意，向着他深深行了个万福，随即转身离开。

“你……站住！”朱高煦突地脸上变了颜色。无如春若水聆听之下，却是照直前行，头也不回一下的依然前行。

眼看着她婀娜刚健的窈窕背影，穿过了眼前花丛，忽地又停住了脚步，回过身子，远远向冰儿盯着。后者忸怩了一下，踟蹰着唤了一声“娘娘”只得跟了过去。

眼看着二女背影，消逝于洞门之内，朱高煦忍不住虎然作势的站了起来，却把手里的一只细瓷盖碗忽悠悠飞手掷出，“叭啷”摔落太湖石上，登时茶汁四溅，碎片纷飞。

虽然是背向窗扇，君无忌却已感觉出有人来了。

自从打皇宫负伤回来，再加上“翠楼”的险些丧命，他已是“惊弓之鸟”，随时随刻都在提防着加于己身的猝发事件，譬如眼前轻微的脚步声，所显示的情况：来人绝非一个，很可能是三个人，或许更多。

一行人脚步声似乎轻到了极点，却依然落在了君无忌耳中，细细判别了一下，来人确是三人，一中二侧，齐向后窗集中。

长剑早已备好，就在膝边蒲团下。借长衣一角掩饰，他的手实已紧紧握住，任何的瞬间，均可猝起而发，如是，三丈内外的敌人，都在掌握之中，有劈面、断喉之险。

一举三人出动，显示着事态的大非等闲，更何况来人很可能只是敌人的先头小探，大规模的主力，还在其后，这就非比等闲。

月明、星稀，所见朦胧。室内，那就更模糊了。油灯一盏，由于刻意的把灯芯拨暗，不过萤尾太小了一点，所散光度，极其有限，若有若无，自不

能用以观物，除非是在此光度里已经置身长久，那就情况容或大有不同。

气转河车，早已三度循环，君无忌此刻气定神清，精神抖擞，以静待动，等待着临发的一瞬。他却又不自禁的感到一种悲哀，一次次的拿刀动剑，流血事件，尽管是出于无奈的被动，终非自己所愿，这一次的情况，显示着情况的突变，却令他一时猜测不透，“莫非是来自翠楼‘摇光殿’的一边？”

不能！李无心何等身分气度，岂能如此！那么，又是谁呢？谁又会知道自己的藏身之处？无论如何，敌人已经来了。

窗扇原是虚掩，此刻无风自开，恍惚里一个高颀的人影，当窗伫立。来人头戴平顶小帽，缘自帽沿的一双丝带，结于颌下，狼目高准，甚是精悍，望之不怒自威，杀气十足。双手分持着一双牛耳短刀，刀刃细薄锋利，紧紧贴在腕子上，偶一晃动，即有冷焰寒光自刃上现出，平空显示出几许阴森。

在他身侧左右，各自位立一人，一式的平顶小帽，黑丝长袍，紧束在腰上的白玉珮带，该是唯一的醒目物什，正中的那块白玉珮头，在月色里晶莹作色，标明了一行三人，正是来自大内，人人畏惧的锦衣卫杀手。

想是深知敌人的不易对付，才致一举出动三人。除却正中的这人一双短刀之外，左右二人，也各见新鲜。左边人是一口护手长钩，右边的一位，是一条软兵刃——索子枪，银亮的枪身，就象是一条蛇，紧紧缠在他的手腕子上。

于是，施刀的、施钩的、施索子枪的，破格一体，目的在对付室内的头号大敌——君无忌，看来是“势在必得”。

“姓君的，好朋友来照顾你了，请吧。”嗓子够沉、又哑，却吐字清晰，包管一个字也不差的俱都传进了君无忌耳朵里。

施刀的话声既出，随着脚下倒点，会同着左右同伴，同时跃起，飘身于两丈开外。俟到身子一经落下，恰如个“品”字字形，遥遥将室内人控制其间。

对于他们三个人来说，君无忌的来势未免是过快了。象是飞云一片，又如雁落平沙，总之，就在三个人身子方自下落的同时，房里的君无忌已掠身而出，其势之快，有若迅雷奔电，以至于使得才将落身的三人也不禁为之大吃一惊。

施刀的一个来不及向同伴作出反应，怒叱一声，一双牛耳短刀，已霍地抡起，陡地鼓身而进，直向着君无忌身上招呼下来。牛耳刀闪烁出蛇样的两弯寒光，一奔咽喉，一奔心窝，快到无以复加，随着施刀人的一个虎扑之势，一古脑直向君无忌身上刺扎过来。

君无忌焉能容他得手！“叮叮”两声脆响，长剑迎着了短刀，力道奇强，使得一双牛耳短刀，霍然向两下分了开来。如此一来，不啻门户大开，施刀人猝惊之下，再想周全，哪里还来得及？君无忌的一只巨掌，其实无异于一只“铁掌”，挟着极其凌厉的一阵巨风，已自实实的扣在了他的前胸。这一掌力道千钧。

君无忌决计“以牙还牙”不再手下留情，这人性命也就无能保全，随着他嘶哑的一声悲嚎，整个身子狂风也似的飚了起来，足足飞出丈许以外，撞向一棵巨树，便自倒了下来，一时喷血若狂，三数口后，便自动弹不得，弃尸就地。

这番景象固是奇惨，却不足为其身边一双同伴之戒。其时，早在施刀人中掌的一霎，左右二同伴已双双飞身而起，“护手钩”怒卷如风，“索子枪”

如出穴之蚊，一左一右，挤对着齐发而来。

君无忌出招之始，已深知今夜之不得善罢干休，心里一反常态，也就剑下无情。来者三人固不失一时之俊，却远不是他的敌手，左掌出手的同时，右手长剑已电闪而出，扇面儿也似的划出了一圈弧光。

这一剑奇光灿烂，宛若银河倒挂，“呛啷”脆响声中，已自把来人的护手钩、索子枪双双撩开，力道之大，使得左右二人，不得不腾身跃出借以缓和。虽然如此，依然站立不稳，一连退后了好几步，才自拿桩站住。

只是君无忌却放他们不过。身形闪处，宛若轻风一掬的已袭到了左面持钩汉子身边，寒芒抖处，一剑直取当心，施钩人哼了一声，迅速起钩以迎，双方兵刃才自交锋，护手钩已噙然作响的弹空而起。这人陡然觉出了不妙，已是门户大开，再想封护前胸，哪里还来得及？君无忌的左手，倏地撩起，状如跃波之鱼，施钩人几乎不及作出任何准备，已被这只手掌实实在在地扣在了前胸之上。认定了来人的绝非善类，君无忌的出手也就毫不留情，这一掌不过是七成劲道，来人已是万万吃受不住，身子向前一弓，足足飞出了丈许开外，一口血箭直喷了出来，不过在地上打了个滚儿，便自一命归天。

君无忌出掌之先，同时也照顾到了另一面的敌人，长剑撩处，有如飞星天坠，划出了一道奇光，直袭右面手持索子枪的敌人。

这人显然较以上二人要机警得多，不俟君无忌的剑到，先自施了个凌空倒翻，腾身丈许开外，君无忌一剑走空，脚下飞点，如影附形的紧依了过去。

这人喝叱一声，陡地旋过身子，索子枪盘空疾转，刷然作响里，直向君无忌顶头直打下来。

君无忌冷哼一声，左手轻起，只一下，已拿住了索子枪蛇形枪头，唏哩哩银光颤抖，一条索子枪扯了个笔直。那人一扯之下，未能挣脱，只觉得透过索子枪枪身，传过来一股绝大力道，不由得他不撒手丢枪，寒芒耀眼里，对方冷森森的剑锋，已临当面，禁不住吓了个魂飞魄散。

猛可里，人影闪动，一人当空直落，随着他落下的身子，一口长剑，汇集成大片银光，直向君无忌当头直落下来。这人剑下力道极猛，功力甚高，内力灌注下，形成的一片剑气，极具凌厉气势，以至于君无忌猝当之下，不得不略作回避，身子闪动之下，飘出七尺开外。

虽是这样，他却也没有便宜放过了施索子枪的那人，回身闪避的一霎，左手已发出劈空掌力，掌力吐处，声若裂帛，后者“吭”了一声，一连后退三步，扑通坐倒地上，便自动弹不得，却为君无忌凌厉的内力，锁住了前胸穴路，一时无能自解。

月色皎洁，双方阵仗既分，君无忌倒要好好打量一下来者究属何人？

瘦高的身子，耸肩长臂，目光如鹰，来人其实是旧相识——“鬼见愁”茅鹰。如今他在汉王朱高煦府里当差，索云罢走丧生之先，他早已是朱高煦身边不可或缺的近身侍卫，如今身分更自不同，极为朱氏所器重，这时忽然的出现，自然显示着特殊的意义，令人大生警惕。

四只眼睛对看之下，“鬼见愁”茅鹰阴森森的发出了一声冷笑，“姓君的，这一次你跑不了啦，认命吧！”一面说，茅鹰迈步前进，环身四周顿时兴起了一个气圈，地面落叶萧萧起舞，作状向四面扩散开来。

君无忌心内雪然，对方茅鹰的出现，实在已说明了，此一行动为高煦所策使，他终是放不过自己，看来这一次当是有备而来，心欲置己死而后已了。思念之中，他早已将内力灌注，使之逼出体外，婆娑飞舞的一天落叶，终至

又回复宁静，落向地面。

这一霎，“鬼见愁”茅鹰已发动了凌厉的攻势，陡地跃身而起，连手上长剑，幻化为大片银光，以泰山压顶之势，向着君无忌当头罩落下来。双方已不是第一次动手过招，彼此心里都很清楚。正因为如此，茅鹰这一剑才益加显现出威力，剑光下，君无忌由头到脚全身都有“吃紧”的感觉。除了尽力一拼，眼前已无回旋余地。

想象中，双方兵刃交锋，定当是石破天惊的一声巨响，事实却并非如此，仅仅只是“叮叮”细微的两声轻响，夜色里溅发出两点火星，就这样破解了来人看似泰山压顶的剑势。

“鬼见愁”茅鹰来得快，退得更快。“呼一”转动里已是丈许以外。君无忌别具慧眼的剑招，一上来即已看出了他的破绽，破解了他雷霆万钧的剑势。茅鹰若不即时而退，保不住便将在对方诡异的剑招里吃亏上当。

君无忌果然已发动剑势，茅鹰退得快，他的剑更快，随着他转动的身势里，长剑陡地撩起，“哧一”划出了一缕银光。

“鬼见愁”茅鹰即使真有鬼魅伎俩，也料不及此，剑光闪处，飏然作响，已把他长衣下摆削下了老大的一片，这一剑只消深入半寸，茅鹰即有剖腹之惨，一时间吓得面无人色，一连打了两个冷战，对于君无忌神出鬼没的剑技，自此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。

惊悸里君无忌硕大的身影，怒涛般地已卷了过来。大片阴影里，爆射出的五点剑花，甚是醒眼。这一剑大是非同小可。君无忌料定了今日之势，怕是不能善罢干休，眼前这个茅鹰，既已为汉王所器重，便不能留他活命，这一剑透着诡异，实欲取他性命，剑星爆射里，已照顾了对方前身正面五处要害。

茅鹰一惊之下，自忖难以力敌，却也有他的狠毒伎俩，鼻子里一声冷哼，左手乍抬，“咔”的一声轻响，即由其袖内爆射出一蓬寒星，迎着君无忌正面来势，反攻过去。

原来茅鹰出身的“雷门堡”，在江湖武林中，最称诡异奇特，即使暗器也别出心裁、标新立异，眼前茅鹰所施展的暗器名为“五云洗魂绝命钉”，配合着特制的弥漫烟雾，间以淬制细小毒钉，一发数十，确是厉害之至，防不胜防。

君无忌确不曾料到对方会有此一手，乍然面对之下，不由吃了一惊，当下身子霍地向后一翻，一平贴地，却于千惊万险里，整个身子旋风般地转起，呼一飘落于三丈开外。

“鬼见愁”茅鹰那般凌厉的一蓬毒钉，竟然也打了空，目睹着君无忌的身势，不由他打心眼儿里深深为之折服。

君无忌身子一经沾地，待将窜起的一霎，一条人影却自侧面闪过来，快到无以复加，电光石火般，已切近身前。

这人胆子不小，身子方一落下，一只鸟爪般的瘦手，竟向君无忌握剑的右手上力抓过来。来人貌相清奇，蓄有一部三络羊须，正是久未现身，现为雷门堡第二号强人的韦一波，他也来了。

君无忌哼了一声，吞剑吐掌，左手如封似闭，真力内聚，“噗”一声，迎着了来人的手掌。两只手交接的片刻，如胶似漆，竟似粘在了一块，紧接着两个人忽地分了开来。

君无忌只觉得来人功力深沛，内力十足，力道交接处，劲韧深邃，无尽

绵延，这才是一等一的内家功力，不由得暗暗吃了一惊。

来人“摘星拿月”韦一波，当日匆匆一现，仅不过与沈瑶仙有过一度接触，对君无忌来说，并不相识，因见他来势不凡，君无忌一上来先自留了仔细，这一掌吐出了八成劲道，总算势均力敌，未致当场出丑。

韦一波却已吃惊不小，一双闪烁着精光的眼睛，直直向他逼看着：“姓君的，今天晚上你认栽了吧，谅你是插翅难飞。”说话时，手势微举，四面八方顿时现出幢幢人影，敢情来势不小，大举出动了。

打量着敌人的这番部署，不用说整个道观均在严密的看守之列了，何以观里的道士不曾惊动？忽然想到，今日整天都不曾看见一个道士，莫非早已得到指示，而于事先疏散？不禁又使他想到了小琉璃，心头一惊。看来对方矛头，旨在自己，或许根本就不曾知道自己身边有此一人，果真如此，自己倒不欲贸然举止，投人以柄，反倒不妙。这么一想，甚觉有理，君无忌稍安勿躁，倒要看看对方是何等一个阵仗。

他其实已猜知来者这个老人是谁了“阁下想必就是人称‘摘星拿月’的韦二当家的吧？失敬，失敬！”

韦一波怔了一怔，点头道：“不错，我就是，看来足下你也是有心人了。”

说话之间，人影闪动，八名华服高冠的劲装汉子，已在君无忌前后左右站定，距离参差，远近不一，即使这个监视的阵仗，看来也透着高明，显然是经过一番高明指点，那么，今夜这个围剿的行动，对方谅必是志在必得了。

君无忌偏偏就不让他们称心如意。今夜这个阵势，由于“鬼见愁”茅鹰的显现，自然使他了解到为高煦所策使，奇怪的是高煦又如何会知自己住在这里？“难道是春若水走漏的风声？”这个联想实在牵强，只是除她之外，对方阵营里，包括茅鹰在内，并无人知道，这就奇了。

“摘星拿月”韦一波的眼睛正在注视着他，脚下轻轻移动，身形不时左右移动，显示着此老的诡异，以及下一步的即将出手。君无忌暂时打消了心理的疑念，向着眼前的韦一波注视过去，忽然料到对方将要出手。

一念之间，韦一波已发动了攻势。“呼——”象是一片云般的忽然跃起，一起即落，挟持着一股极大的劲风，当头直向君无忌罩落下来。却有两弯新月般的寒光，闪自韦一彼挥出的双手，显示着此老经年难得一现的独家兵刃——“日月双剑”，直向君无忌身上招呼下来。

对于这类畸形兵刃，君无忌也只是曾经耳闻，还是第一次见过，只知道是属于贴身的短兵刃一类，擅于锁拿对手刀剑。韦一波以一代武学名宿身分，用此外家兵刃，必然有非常身手，倒是要小心了。

思念中，对方的一双日月短剑已临两肋。顾名思义，所谓“日月”，乃是取其日月形象，一剑圆似太阳，一剑弯如新月，其长不逾二尺，一色青钢打制，望之极其锋利，猝然加临，其险万分。君无忌心知今夜势将大动干戈，绝难幸免，一口剑早已精力内敛，长剑抖处，叮当两声，已把来犯的日月双剑磕开。

韦一波诡异莫测，君无忌博大精深。眼前两个人迎在了一块，可就大有可观。

“摘星拿月”韦一波原是极其自负，一向目无余子，这一霎也不禁有些气绥。

双方再一次照脸，酝酿着第三回合的交手，韦一波容是老谋深算，亦不禁有些内怯情虚，现之内华的一双眸子在在有所回避。无如情势的发展，已

无能自己，势将决一死战。

韦一波一头苍发，耸耸欲立，他已将全身功力聚集在日月双剑，活生生的象是拿捧着一双日月，冷森森的剑气，不时向外扩溢着，显示着此老的内在功力，果真已到了登峰造极地步。

然而，他对面的敌人君无忌，却无丝毫畏惧之色，一双精华内敛的眼睛，微微的缩小了，显示出的湛湛目光，极其自负，颇似成竹在胸，若凭气势，实已超越对方多多，便是这等眼神阻止了韦一波的蠢蠢欲动。

情势的发展，越见迫切，箭在弦上，终将发出。皓月当头，清辉四溢，特别是有了眼前的敌对，气氛更见阴森。

却在这一霎，有人吹竹为乐，起自林边的娓娓笛声，有如天乐飘临，随着徐徐微风，散诸眼前。

君无忌甫听之下，心头一震，不自觉的觅声看去，陡地发觉到林边端坐的吹竹人，一头银发，拂洒肩头，衬以身上的灰白长衣，极见清逸潇洒。象是双膝盘坐在一张特制的四方推车上，推车的四角，各有一个凸出的手把，可供人把持抬起，无碍于山行，下面的两支活轮，既可用于平地行走，却是设计得十分巧妙。

这些在君无忌的匆匆一瞥下，固不及见，却对掩盖在对方下体的一袭银裘，留有深刻印象。

似乎他坐在那里已经很久了，一直默默无声，不为君无忌所发觉，突然暴露，尤其是借助于眼前笛声，一入君无忌眼帘，登时有如黄钟大吕，给了他极大的震撼。自然，这是因为他脑子里想到了一个极可怕的人物——“九幽居士”盖九幽。这位“雷门堡”的开山鼻祖，事实上也正是江湖武林盛传已久的一位奇人，数十年来也只是辗转隐约听人道及，绝少为人所识，正因为这样，传说里绘影绘声，更为他加添了几许神秘。

有关此老的斑斑往事，传说中国不免添加附和，说得太玄了，也有人把他与当今“摇光殿”殿主李无心并论，几为当今最不可思议的一双泰山北斗人物。

传说里当今海内硕果仅存的几个神秘人物，李无心，盖九幽居其二，大漠出身的海道人算一个，另外还有一位遁隐辽东的钟先生。这四个人，据说各不相犯，他们之间，又象是牵连着一段宿仇，多年来绝少往还……

眼前却不是想这些事情的时候。事实上，君无忌一望之下，即已确定了此老的身分，断断不敢掉以轻心。话虽如此，他却也已在不知不觉之间，着了对方的道儿，起因在于开始的那阵子娓娓笛音。确是前所未闻的怪异声音，冷寂、枯涩……怪在一经入耳，即似附骨之蛆，想要不听也是不能的了。

原来“雷门堡”在九幽居士开创之始，即以各类大别中原武林的武功秘术，称奇天下。眼前这阵子怪异笛音，正是当年“九幽居士”最称自负的“九幽三曲”之一——“断肠泣血”。盖九幽生平固是绝少施展，惧者却每视为死前丧钟，引为大忌。或许是对于君无忌这个少年大敌的不可轻视，眼见着自己身前的两名弟子，双双不能取胜，九幽先生惊心之下，不得不施出了此一奇招，为其心爱大弟子韦一波临场助阵。

既名“断肠泣血”可知此曲的厉害。事实的情况是，一般闻者在甫闻的一霎，如呆如痴，紧接着便自恍恍惚惚难以自持，直到笛音转换为一尖锐音阶，配合着敌人神妙异功，直攻脑海，伤及中枢神经，便自是死路一条的“断肠泣血”了。

眼前情势，甚至更较惊险，险在君无忌身前的另一大敌韦一波。

“雷门堡”的人，为防笛音所害，早在动手之先，先已在左耳里塞有一个小小木珠，如此一来，便能化凌厉为柔和，变收平衡之妙。

君无忌一俟发觉有异，第一个感应是眼前蓦地一黑，紧接着全身上下，便似为一种奇异的力道所紧紧束住，这种全系产生本身的神经控制力道，较诸敌人的力量更为可怕。一惊之下，不容君无忌心存二想，身前大敌韦一波已投身进招，发出了夺命的连环双剑。皓月下，但见日月双剑，形成两团眩目奇光，挟着凌厉的疾风，直向君无忌两肩劈到。君无忌岂是任人宰割之人？无如眼前一上来为笛音所惑，才致使然。其实以他定力，若无身外强敌干扰，九幽居士的“断肠泣血”笛音尽管厉害，略假时间，一为他摸通了窍门，自有破解之法，只是眼前的韦一波，却是容不得他，日月双剑下，恨不得他立刻速死。时机一霎，快到了极点！君无忌忽然触及眼前，其势已有所不及，其时韦一波的日月双剑，早以雷霆万钧之势挂劈两肩。万般无奈之下，君无忌却没有忘记向对方施出了极具实力的“推心一掌”。

这也只是无可奈何的发泄罢了。以君无忌之为人，一向是不屑施展这般玉石俱焚的手法，况乎出手也已略迟，用以伤敌，或有可能，若用以自保，已似不能，偏偏人不该死，吉人自有天相。猛可里，三缕尖锐细风，透空而至，黑夜里简直难以判断什么样的物什，俟到韦一波猝然发觉时，三枚细若牛毛的细小钢针，已临眼前，几乎已经接触到他的面门。

韦一波果真还眷恋着要伤害君无忌，那么自己这条命也就别打算再要了。略一迟疑，时机顿失，其时君无忌的掌力，已似排山倒海般向他身上攻来，此时此刻，便自不想后退也是不能的了。

雷霆万钧，冰雪一片。现场的两个人，有似分飞劳燕，霎时间向两下里分了开来，凌厉的攻杀毒招，瞬间化为乌有。

对韦一波来说，不啻丧失了最佳的出手良机，君无忌也意外的绝处逢生。只是那怪异的“断肠泣血”笛音，并未中途停止，兀自持续着，对君无忌来说，无异是心灵上极大威胁，果真充耳不闻倒也罢了，一经留意倾听，再要不听，却是万难。对君无忌来说，他仍然未能解除对方笛音所加诸于他的一时之难。自然，韦一波便仍然大有可乘之机。

正当韦一波第二次作势，待将攻上的一霎，附近红叶尽凋的老枫树上，陡地拔起了一条人影，一起即落，剪空飞燕般，已自落下一人。玉立娉婷，幽步窈窕，惊鸿乍现，已紧紧扣住了在场每一个人的眼神。

君无忌在对方初初一现之始，便已认出了她是谁，真正惭愧得很，每一次在自己最称危急之时，她总会适时出现，何以会这么凑巧？真正的解释，怕是这位“摇光殿”的公主，随时随刻都在关心着自己的安危，以至于能在自己面临危急时，适时而现。

眼前由于沈瑶仙的及时而现，事实上已使得“摇光殿”、“雷门堡”两人武林秘门，正式有了敌对的接触。特别是眼前在“雷门堡”堡主九幽居士亲临现场之时，敌对的立场，实已十分昭然。沈瑶仙竟然忽视了李无心当日告诫，长久以来，这两个武林秘密门派，一直在约束门下弟子，不得擅自为敌。为救心上人的一时之难，师门告诫也置之脑后，沈瑶仙“弹指飞针”一经出手，也就不再心存掩护，身子飞纵而出，起落间，已来到君无忌眼前。

这一霎，正当韦一波扑身而上的同时，沈瑶仙清叱一声，掌中长剑已自怒斩而出。为救君无忌一时之难，不惜施展全身功力，这一剑真气内聚，施

展的是“摇光殿”不传之秘——“万花飘零”，随着长剑的挥出，形成了银光灿烂的一天剑雨，直向着韦一波全身上下怒卷过来。

韦一波陡然吃了一惊，想不到对方少女剑势如此凌厉，慌不迭往后就退，沈瑶仙乃得欺身君无忌身前。只见她一手持剑，一手自捂左耳，大声道：“这是老怪物的断肠笛，听不得，快捂住一只耳朵。”

君无忌忙即学样，左耳方掩，情势立即改观，变得大为缓和。心绪甫定，乃得从容挥剑，将一名方自接近沈瑶仙背侧的锦衣卫士劈倒就地。沈瑶仙紧接着连手三剑，将另一名伺机扑近的剑士杀退，末后一剑极其猛锐，以至于来人一只右腕连同手中长剑一并斩落在地。

看看路子不对，韦一波怒叱一声：“退！”全体各人，同时顿足，退后数丈之外。

空中苦涩近乎于呜咽的笛音，忽地为之中止，空气顿时沉静下来。

君无忌、沈瑶仙相互对视一眼，随即放下了捂住左耳的一只左手。

却听得一隅林边，传过来阴森森的一阵子冷笑之声，想系发自对方首脑人物，也就是先时吹笛的白衣人九幽先生。

君无忌、沈瑶仙虽说艺高胆大，只是在得悉面对敌人为盖九幽这个魔头，内心不得不刻意提防，实以对方是出了名的难以招惹，生怕一个不慎，中了他的道儿。

盖九幽这阵子阴森的冷笑之声，自非虚张声势而已，当属另有下文。

果然，紧接着冷笑声后，空中即传过来一阵子怪异的呻吟声，乍闻之下，有若秋虫振翅，细听之下，才知是发自鼻咽间的哼吟之声，真个怪异得紧，听得二人毛发悚然。

君无忌还在纳闷儿，沈瑶仙立刻就明白了。原来当日在凉州，沈瑶仙夜探朱高煦于皇帝行宫，曾于暗中见过九幽师徒一次，记忆之中，那夜九幽先生便是以这种怪异的鼻哼，代替语言，向他们徒传递心声，看来今夜亦是如此。

料想不差，哼声方顿，即见正面火光闪处，“摘星拿月”韦一波在一双火把照耀之下，现身两丈开外。“堡主交代，雷门堡与摇光殿，今日还不是见面的时候，来人姑娘请自报姓名，以免误伤。”话声虽然不大，透过韦一波精湛内功，极见清晰，不徐不疾，每个字部传进二人耳里。

沈瑶仙聆听之下，不假思索道：“令师的礼貌确是很周到，请转告他，我今夜来这里，与我师门摇光殿扯不上一点关系，完全是我个人的事，你们这么多人，对付君先生一个，我看不过去，这个闲事我管定了，要怎么样，悉听尊便，你们就看着办吧！”

话声方落，先时那阵子奇异的哼声又起，宛若一双虫蛾鸣飞当前，声音起落顿挫，饶有韵律。只是听在耳朵里，说不出的一种别扭劲儿，怪不舒服。

韦一波冷笑道：“堡主念你年幼无知，令你即速离开，哼哼……这是对你破格开恩，再不知道进退，可就后悔不及了。”微微一顿，又自接道：“你虽不说姓名，我也知道你是谁，我们见过，沈姑娘你忘了么？”

沈瑶仙在对方说话之时，已自注意到，现场情况略有变动，黑暗里人影幢幢，各有所踞，显然有所部署，不由心里动了一动。

前闻的哼声又起，韦一波冷笑一声，立即代传道：“堡主在此已布下了奇妙阵势，囑令沈姑娘即刻退下，迟者无及。”

话声方顿，人影连闪，眼前已飘近一人。来人黑巾扎头，手侍长剑，却

在背后插有一红一白两盏长灯，倏乎而近，颇有神兵天降之势。沈瑶仙只以为对方意在暗袭，一双手上长剑，待将向对方出手，来人却哼了一声，横剑而退，并无出手之意。“沈姑娘你稍安勿躁，请快随来人退出，迟者生变，到时候再想退出也是不能的了。”原来这人是专为接引瑶仙出阵而来。

沈瑶仙娇笑一声道：“我已说明了来意，你们也太罗嗦了！”话声方辍，长躯微转，已闪向来人近前，掌中剑陡地射出寒星一点，直向来人脸上刺来。

这人冷笑一声，有恃无恐的身形略摇，已隐向暗中，却有一双杀手蓦地自两侧跃身而出，两口雪花长刀，搂头盖顶，直向沈瑶仙顶上劈来。

沈瑶仙出剑以迎，叮叮两声，点开了对方一双长刀，二杀手霍地抱刀而退，就地一滚，已隐入暗中。

再看先时来人，已自失去踪影。沈瑶仙心里一惊，才知对方这个阵势，非比寻常，方才背插长灯的那人，看来象是眼前阵势的一个关键人物，竟然坐令他走失，以自己身分，未免有失光彩，正自懊悔，即见身边人影闪动，霍地现出二人，定睛再看，不由喜出望外，竟是君无忌适时现身，代自己擒住了那人。

君无忌冷眼旁观，适时出手，擒住了这人，待将以内力迫他屈服，以供驱驰，借此破了眼前阵势，却不意黑暗里，猝然飞出一枚小箭，劲道十足，飏然作响里，正中这人右面太阳穴道。背插红灯的这人，猝然中箭，话也来不及说出一句，双目一翻，便自了账。

即见韦一波重复现身冷笑道：“你们是痴心妄想，我手下来人，岂能为你们所用？哼哼……沈姑娘你既刻意与我们为敌，说不得也要你尝尝雷门堡的厉害，难道还怕了你们摇光殿不成？”话声一停，即见他举手当空，手里的一面三角小旗，向四面摇了一摇，大片呐喊声中，一时弓矢如雨，齐向二人射来。

君无忌、沈瑶仙各抡长剑，迅速将来犯箭矢劈落在地，殊不知弓弦再响，第二拨箭矢又到。君无忌抢先出手，以手里长剑，将来犯箭矢再一次格落，机警的向沈瑶仙道：“姑娘可曾看出，这象是诸葛武侯的‘风雨八杀阵’，风一阵雨一阵，小心他们乘虚而入。”

沈瑶仙经他一提，恍然而悟，说了声：“哦！’怪不得！”话方出口，却已似有了异动。一条人影，陡地自空而降，连同着醒目的一道银光，宛若银河倒泻，待将有所出手，却已为沈瑶仙抢了先机。只见她回身抡剑，一指即收。空中那人“喔”了一声，“呛啷”丢却了手上长剑，沉重的坠落地面，一个骨碌滚向暗中。

沈瑶仙抢近一步，待将二次出手，却为君无忌横剑拦住，沈瑶仙怔了一怔，看了他一眼，虽是黑暗之中，亦可见他目光中的怜悯之意，由不住嗒然垂下了长剑。

“这人已丧失了右手，终生不能施剑，就饶过了他吧！”

地面上弃着一只血淋淋的断毛手上甚至于还紧紧握着剑。“你真是仁者之心。”沈瑶仙睨着他说：“但是你要弄清楚，现在是他们加害我们，我母亲曾经告诫过我，对敌人的怜悯，就是对自己的残酷，打蛇不死，回过头来它还是会咬你的。”君无忌微微一笑，没有说话。沈瑶仙只觉得他风度极好，不自觉的也报以一笑。一霎间，四下里的风险倒似不足为虑了。“姑娘出剑极妙，指点之间，竟能斩落对方手臂，这等剑法，世罕其匹。”

“比起你来呢？”说时，沈瑶仙微微含笑，扬起了细细蛾眉，静静的看

着他。

君无忌点头说：“比我高明多了。”

“那么我倒要请教一下你这个大行家了。”沈瑶仙说：“你可知道这剑术的名字？”

“我知道，”君无忌点了一下头：“莫非是得自令堂亲授的‘无心’之术？”

“哦！”沈瑶仙真似吃了一惊：“你……怎么会知道？这是我义母她老人家……”

君无忌点点头说：“我知道，这是她老人家自己创造的，高明之至！”

“这么说，你难道见到了她老人家？”一霎间，她脸上现出了难以理解的神色。

君无忌微微点了一下头。

沈瑶仙顿时一惊，忽然眼光一瞟，道：“他们又来了！”话声方落，只听得一阵啾啾声响，大片飞蝗石，向着二人身边袭到。君无忌剑势一挥，尽数齐落。沈瑶仙微似一惊，点点头道：“原来你竟精于‘天罡’功力，怪不得能侥幸逃过我母亲之手了。”话声出口，长剑倏地掣出，极其潇洒的往空中指了一指，恰恰正巧配合着来人的下落之式。随着来人的那阵子劲头儿，长剑倏地一个疾翻，嗖然作响，又自收回。空中来人惨叫一声，落地一转，旋风也似的，又自藏身不见，地上却留下了血淋淋的一只断腿。

“我们走！”一拉君无忌倏地腾身而起，遁身数丈之外。

他二人身子方一下落，迎面咫尺距离，忽地拥出了一排刀剑，夹着疾劲的一阵刀风，直向着二人头顶落下。

沈瑶仙不禁动了娇嗔，正待运施剑气，向眼前剑阵横扫过去，君无忌却有独见道：“慢着！”忽的止住了她的出手，只听得一阵刷然刀剑风声，一天刀光剑影，竟似失了准头，纷纷落向左右。

沈瑶仙这才知道，对方这个刀剑架式，敢情是个虚势、幌子，自己一时大意，几乎着了它的道儿，她素日最是要强好胜，人更机灵，怎么说也不应有此一失，尤其是当着无忌面前，大大觉着不是滋味。眼见着大片刀光剑影落空里，刷啦啦一声细响，忽悠悠飞过来一团银光，直向她当头袭来。这才是对方主力的一击。果真沈瑶仙方才轻举妄动，这时便自着了对方道儿，自然以沈瑶仙之精湛身手，还不致当场受害，临急出丑却是难以避免。

目睹之下，长剑突出，银蛇一跃，铿然作响中，已将对方来犯兵刃就空斩落，“喀喳”爆响声里，直撞向正面大树，海碗般粗细的一截树身，竟自齐中折断，一时间树倒土扬，残枝散叶飞了一天。

飞来的兵刃，竟是曳有长链的一双流星。二锤一大一小，一经飞舞起来，五丈内外，俱是杀伤范围，猛厉之极。沈瑶仙运施剑气，一剑斩断了对方锤链，不待对方另一只流星来到，身形一个巧纵，已潜身来人当前，人到剑到，长虹猝闪，已扎向对方前胸，随着她腾起的身势，一股怒血，直喷而出。这人惨叫一声，手里的另一只流星，顿时控制不住，忽悠悠地飞向半天，来人高大的壮躯，推金山、倒玉柱也似的直倒了下来。

沈瑶仙一剑得逞，蓦地觉出背后吃紧，大片疾风里，一双弧形剑影，已自当头落下。“叮当”两声，彼此兵刃交接，却在第二式接触之前，双双已自腾身跃开。

在月色里，这人起势极快，极是轻灵，宛若银河飞星，闪动里，已落向

一堵山石。正是“雷门堡”最具实力的掌门弟子“摘星拿月”韦一波。

“沈姑娘，你一错再错，杀我门人，已与本门结下血海深仇，再想活命，难以登天，眼前就是你们葬身之地，还敢逞能。嘿嘿……”话声一辍，身形猝摇，又自隐身不见。

笛音再起，草木萧萧。眼前再一次现出了沉寂。

沈瑶仙迅速转身，跃向君无忌身前。却见后者盘膝树下，一口长剑，置在身前。一副气定神清、临危不乱模样，沈瑶仙看在眼里，不禁暗暗称许，比较起来，自己倒略似有欠镇定了。她随即收敛心神，就在君无忌身边坐下，却听得耳边笛音，忽然拔了个高，变得极其尖锐，那种单调复尖锐的一个单音，有如一根针样的尖锐，透过了薄薄的耳膜，直穿进人的脑海，即使用手掩遮，也阻挡不住。这才知道，何以君无忌此时此刻摆出了这副姿态，显然已料到对方笛音，非同小可，势将摒除万念，以无比静功，与以对抗了。

君无忌果然心存此想，他做事稳而后动，总是不急不躁。沈瑶仙却是自恃聪明，凡事不甘示弱，即使暂时的静止，也认为是对敌人的一种屈服。“摇光殿”武学，博大精深，凡武林各门派内外功力，无不在其参考攻研范围。“摇光殿”殿主李无心为人自负，目高于顶，自然与她一身奇异的武功有关，沈瑶仙既是她身边爱女，耳濡目染，多少也感染了她的骄傲习性。她却是忽略了，眼前“九幽居士”这个大敌，即使李无心亲自在场，也不敢对他掉以轻心，沈瑶仙却偏偏对他心存忽视，不甘雌伏的要与他别别苗头。

坐是坐下了，手中长剑犹是不肯放下，圆睁着一双大眼睛，不时的向着四下里逡巡着，只要任何一点风吹草动，咸信都无能逃过她的细致观察。这么一来，自不免有所分心，随即予敌人散发而出的笛音有可乘之机。一种矜眺意态复又懒散的感觉，首次让她有所感觉，禁不住打了个哈欠。

坐在她身边的君无忌立时有所察觉，蓦地圆睁双目，霍地递出右手，在她肩上拍了一掌。

沈瑶仙全身为之一震，有如当头一声棒喝，顿时大生警觉。

“盖老魔笛音厉害，姑娘切记大意不得！”话声方出，由于有所分神，自己也情不自禁的打了个哈欠。

“你……”沈瑶仙推了他一把，用着满含柔情的眸子，似笑又嗔的“盯”了他一眼，象是在说：还说呢！管管你自己吧！

经此一来，二人谁也不敢大意，顿时收定心神，企冀以静制动。

沈瑶仙再效前法，用一只手掩住左耳，却不能象上一次那样收到效果，因略微分神，又即觉出心神恍惚，这才知道厉害，再也不敢大意。

二人定力功夫，毫无可疑，一般情况下，可以立刻入定，进入绝对静止状况，只是眼前情况却大有不同，乃是因为大敌当前，随时还需防止着对方的出手加害，姑不论强敌韦一波、茅鹰的随时免出，即一般性的细小暗器，也不能不防，这么一来，要想完全静止，简直不能，更何况发自“九幽居士”的笛音，干扰心神，几至见隙就钻，如此情况下，两个人期期共许，勉力强定，简直象在忍受着一种酷刑，一时却是无可奈何。

盖九幽这曲笛音，较前番之“断肠泣血”更加厉害，笛音里混合了他独家创始的极阴至柔内气真力，初听时只不过心神恍惚，有些困倦，此时若是不能有所振作，收定心神，接下来便休想摆脱，直至骨柔筋疲，全身瘫痪，任人宰割。

是时，万籁俱静，只一曲婉转幽柔。盖九幽想是动了怒，决计要给两个

年轻人一个厉害，眼前笛曲乃“九幽三绝”中最具威力的“奈何泣血”曲，真正是难以名状的“奈何”。

君无忌、沈瑶仙该是何等厉害的人物，以二人功力，若是专一应付对方笛音，尚可无虑，眼前情形可就大有不同，盖九幽老谋精深，诡异莫测，这曲“奈何泣血”，在他努力运施之下，竟自具有不可抗拒的奇妙威力，大大震撼了他们二人，片刻之间，已现出疲困神态。

黑暗中，现出了四个人来。毫无疑问，乃是出自对方阵营，各人千里拿着一口长刀，幽灵也似的配合着轻巧脚步，直袭眼前。

这番情景，君无忌、沈瑶仙俱都感觉到了，可是各人想法却迥异不同，君无忌的表情宛若未闻，意在容忍，非到万不得已的一霎间，不会显现出任何异动：沈瑶仙的想法不同，宁可在事发之前，先予敌以重创，或使其知难而退。二人不同的想法，渊源自各人不同的个性，也都有自恃的理由。

一曲“奈何泣血”兀自呜咽的在继续吹奏着，此时此刻毋宁已是到了最称严重的紧要关头，透过听者二人的一双耳鼓，自此而散置全身上下的感受，宛若万蚁爬行，厉害处在于，对于这般感受，你却不能丝毫在意，一经领会，顿时就着了“魔相”。这般透过笛音的攻心战略，果然厉害，只是你果真自始至终，就对它置若罔闻，不把它当回事，丝毫不以之为念，它却也就无可奈何，微妙处端在此“奈何”二字，“奈何泣血”这个名字便因此而起。

四个人极其轻灵的已来到了眼前，却是分散于四个不同角度，向着正中的二人集中。

君无忌正自为着沈瑶仙的不能专注而担心，待将伺机略与暗示，对方四人已猝然袭近，出手发难。

来者四人，既为深精武术的大内卫士，又经雷门堡严加训练，熟悉眼前的阵战，配合着盖九幽诡异神妙笛音出手，真有鬼神不测之能。满以为君无忌、沈瑶仙二人，此时此刻受困于九幽神君的一曲魔笛，早已不堪支持，即使仍能保持清醒，也已形同瘫痪，大可随意宰杀，又以四人眼前这个联手阵法，互为表里，层层杀机，漫说是二人受困于笛音干扰，即使没有笛音助阵，设非熟悉阵法，也万难逃过。却是不知，沈瑶仙该是何等细心聪明之人？摇光殿秘功，在在显示着逞强好胜，绝不吃亏的先决原则，“敌不出手，我不出手，敌若出手，我当出手于敌之先，而制其于死命”，多年来，李无心即依此项原则，创就各类剑技奇招，沈瑶仙既是她身前最所钟爱的义女，自然承袭了她的一系列秘功，手法绝无二致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四把长刀，宛若四道闪电，骤发自不同角落，齐向君无忌身上攻到。这是因为，君无忌乃是此一行他们所主要意欲杀害的对象，沈瑶仙只是半途加入，即使也已反脸为仇，终是次要对象。

四刀阵势，看似同出，其实却有先后顺序，层层相联，前后呼应，妙在一气出手，猝然加诸人身，其凌厉可想而知。

看似静坐无知的君无忌忽然睁开了闭着的一双眼睛，却不知沈瑶仙竟已抢先他一步出手。仍然是诡异莫测的“无心剑”术。随着她的剑尖指处，第一名剑手，首先遭难，惨叫一声，咽喉部位首先为剑尖所穿，死于非命。其时，沈瑶仙却已跃身而起，穿梭于对方剑阵之中，刀剑交辉里，第二名、第三名剑手，相继跌落于血泊之中。

沈瑶仙自出道以来，这是她第一次展示无心剑术，正是“摇光殿”最称奇妙的剑法，一经施展，果然有鬼神不测之妙。三名剑手的出下不能不说快

速凌厉，只是敌方沈瑶仙的出手，堪称玄妙，这种出自李无心自创的“无心剑”术，除了其快如闪电之外，其它玄奥之处，却非他们所能理解，俄顷间已死于非命，做了剑底游魂。

第四名剑子，目睹下早已吓得魂不附体，刀势方出，忙即收回，随着一个鲤鱼倒翻之式，“哧”纵身于两丈开外。沈瑶仙早已照顾到了他，清叱一声，已自跟进。这人反身回刀，一刀劈风，待向沈瑶仙胛间劈去，只是这个意念，未及全现，已先着了瑶仙诡异剑招，也只是剑光一吐而已，似及未及，长剑已破喉而过，这人发出了嘶哑的一声闷吼，便自撒刀倒地不起，一时间空气里充斥着浓重的血腥气息。

沈瑶仙运施无心之术，一鼓作气，连杀四人，余勇可贾，却不知剑势方歇，脚下已无能为力。原意作势，纵回无忌身边，殊不知脚下方移，已是后继无力，扑通，坐倒地上。

毕竟，九幽老人的“奈何泣血”非比寻常，沈瑶仙果真一鼓作气，自始不衰，笛音倒也一时无隙可入，中途一歇，便自后继无力，再想收定心神，哪里还来得及？顿时败象昭然，坐倒地上。

黑暗里有人冷哼一声，快若飘风的闪来一人。正是统全阵的雷门堡当家弟子“摘星拿月”韦一波。随着他前进的势子，叮当一声，已磕开了沈瑶仙看似无力的宝剑，右手残月状的一轮剑影，待将向瑶仙挥落而下。

疾风突袭，君无忌已当面对立。明知此时现身动手，较诸沈瑶仙并无二致，终不免为笛音所乘，授人以首，不忍沈瑶仙的代己受害，君无忌也只有奋死一拼了。

长剑撩处，“当”一声，火星四溅里，磕开了韦一波的残月短剑。一触即收，第二剑“蝶舞花酣”，紧接着由腕底翻飞直出，正是他多年来剑学精粹，其内蕴涵着凌厉的剑魄阳罡，正是为解救沈瑶仙的一时之难，才不顾一切的施展出来。

韦一波自然识得厉害，左手日月剑反撩而起，急欲招架，却不意接了个空，对方长剑忽发奇光，闹海银龙般的已直劈下来。随着凌厉的剑势，韦一波扭身作势，那副样子就象是一条蛇，似乎他已看出了对方剑势的诡异，施出了雷门堡“梅花三颤”的绝技。

也亏了他这一手“梅花三颤”，使他险险乎躲过了君无忌的凌厉杀着。尽管如此，剑势过处，哧然作响，却把他长衣下摆老长的一大截，整个的给斩了下来。韦一波那等年涵、沉着之人，亦不禁吓得神色突变。两手突分，噗噜噜衣袖飘风声里，已腾出了八尺开外。

这一霎君无忌本可乘胜急追，无如一旁的沈瑶仙已明显的现出不支，顾彼失此，显然不智。有此一念，他也就没有乘势急追，反身急抄，向着沈瑶仙身边袭来。

却只见一条人影，急扑而进，手起刀落，待向沈瑶仙身上落下，却为君无忌长剑迎了个正着。

那人只以为自己的乘虚而入，必能得手，却不意君无忌心细如发，忙中不乱，这一剑颇有“四两拨千斤”之妙。这人刀势如此之猛，偏偏对方长剑如绵，一韧一弹，已引开了他的刀势，紧接着剑光闪处，已把他那只持刀的手，连着臂根整个的斩落下来。

君无忌剑势急出，滴溜溜一个打转，已到了瑶仙身边，单手抄起她的右臂：“走！”“刷——刷——刷——”一连三个快速腾身，扑出十数丈外。

皓月当头，玉宇无声。一片波光，荡漾眼前，映着月光，远山近树，尽现眼前，咫尺间，仿佛来到了另一世界。夜风徐徐，颇有了几许寒意，却吹不散那如胶似漆、几乎与空气凝聚一体的呜咽笛音。

盖九幽的这一曲“奈何泣血”，真有鬼神不测之异，给人的感受，驱之不去，挥之不离，才下眉头，又上心头，真个厉害得紧。

君无忌突然听见了，便似兜心着了一记重拳般的震撼、无力……

此时此刻，却不见一个循势追击的敌人。

明月、波光、树影、笛音……该当是何等一幅诗情画意？偏偏两个人无福消受，面对着静静的一波湖水，君无忌一手拥着佳人，一手杖持长剑，几度作势，待提真力，打算施展“登萍渡水”的轻功绝技，终不能称心如愿，便自嗒然无声的垂下了手上的长剑，长叹一声：“我们输了……”偏过脸来，近睇着瑶仙，她的那张脸，就枕在他雄阔的肩上。其时美目半眇，秀发蓬松，玉立长躯，就象是为人抽去了骨头般的无情，无力的瘫在了他的怀中……

“我们输了么……无忌……”一丝苦笑，轻轻泛自她百合花样的脸上，她已经明白了自己力不从心，何以君无忌却能支持着不曾象自己一般的倒下去？由此而观，他的定力，已是远远超过了自己，若非是为了自己，或许他已踏波渡水，摆脱了这一时之难，看来自己的出现，非但未能帮上他什么忙，却反倒拖累了他，一时心里好不恻然。

然而，这一霎却又是那样美好，倾倒在情人的怀里，近窥着他的丰采，聆听着他的心跳与呼吸，却非由于做作，纯是无奈的自然……便是这样死了吧……该也无憾！

沈瑶仙欲羞还颦，待起无力。天晓得，这还是她有生以来，第一次这样亲近的去接触一个男人，内心之忐忑，花容腴腆，直是可以想知！

冷风飏飏，打卷着满地的萧萧黄叶。

君无忌还剑于鞘，单臂拥抱着沈瑶仙回身打了个转，定下脚步来，才自觉到仍然还在原处。

“啊！”心里的一声呐喊，使他明白过来，自己终于着了对方的道儿，却是晚了一步。

面前池水，容或是真，两旁倒影，却是幻觉。陡然间，让他忆起了恩师“苍鹰老人”所指示的七式迷踪奇门阵式，其中正似有此一象。

“唏哩”龙吟声里，再次拔出了长剑。就在眼前，左边划上三个“十”字，右面划上三个“”，前面一横三竖，后面残月半边。简单的几个动作，已使他遍体汗下，不及收起长剑，拥着沈瑶仙颓然已坐倒下来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沈瑶仙显然也已经注意到了。

君无忌苦笑着向她摇了下头，盖九幽的魔笛太过厉害，他要尽可能的保持着清醒，虽然眼前方寸已乱，却不容一败涂地。

笛音持续的吹着，吹出了一天的落寞、失意……月落、鸟啼、雾冷、花残……奈何的天、奈何的地，一切均将是无可奈何的了。

睡倒在无忌怀里，却是温暖的。她却竟然也认命了。轻轻抬起了一只手，插进到无忌浓似乌云，充满了英雄魅力的发际。苍白的玉容，掺合着象似绝望的一丝微笑。

“无忌……你恨我吧……都是我害了你……”轻轻叹息一声，她说：“我太性急了，其实娘娘教过我一些专为破解离奇阵式的心法……我却一点也想不起来了……就象这笛音……”说着她咳了一声，把身子向着无忌更偎近了

一些，却似悲上心头，把脸掩在君无忌肩窝里，轻轻为之饮泣。

君无忌自然的抬起手，轻轻抚摸着她的背，一霎间亦为之英雄志短。

呜咽的笛音，直似催人落泪，自此所见迷离，平生不如意的伤心事儿，瞬息间齐岔心头，会合着笛音，层层密密，困之脑海，紧迫心头……

最伤心的事，莫过于幼年时依附舅氏姜平、埋名隐姓的那一段日子，那时年方稚龄，惟靠老奴福庆的嘘寒问暖，不幸的是，老奴福庆却因出言不慎触怒姜氏，惨遭白绫赐死，老福庆上吊死了。

犹记得他僵硬的尸体抬出柴房的一天，君无忌呆呆的独立墙角，活生生的目睹着这个唯一关怀自己的老家人离开，那一霎给他的感觉，真正是天崩地裂，仿佛整个的心部为之破碎了。

思念到此，君无忌竟是万难忍耐，一时间热泪泉涌，流了满脸都是。不自觉的，他亦为之轻轻抽搐起来。

一霎间，这附近仿佛有了异动，三数条人影，鬼魅也似的来到眼前。正中一人，黑面长身，左手持灯，右手横剑，圆睁着黑光净亮的一双小眼，正是雷门堡的“鬼见愁”茅鹰。

君无忌这一面既已败象显著，双双动弹不得，便是最佳下手时候。笛音持续，茅鹰等三人便自心存笃定，毫无忌惮的来了。

他三人耳中俱有特别装置，不虞笛音干扰，自是有恃无恐。其时四面灯光隐现，俱向着正中的二人集中。“鬼见愁”茅鹰一来领有朱高煦王爷旨意，二来奉有师命，着其对眼前的君无忌格杀勿论。其实，即使没有以上原因，就只凭君无忌前番在寺庙与他的一番较量，当日君曾小胜，使得他一直耿耿在心，势将杀之而快了。

双方距离越近，茅鹰越是杀机进现。左右一双大内锦衣卫士，亦都为之耸耸欲动。

“姓君的，你也有今天，拿命来吧！”一声呐喊下，茅鹰早已腾身跃起，掌中剑“力劈华山”，甩起了一天寒光，直向君无忌当头劈下。

这一剑却偏左了。剑光下，一堵山石几为之劈开两半，被砍下磨盘大小的一块，碎石飞溅里，摇曳起璀璨的一天剑影。

“鬼见愁”茅鹰呆了一呆，有点难以置信。紧接着拧腰甩把，挥出了第二剑“横扫千军”，意期着此一剑，绝不致落空，定当能斩落君无忌项上人头只是，这一剑却又偏高了。创势既出，一如怒卷飞虹，引得身后一天落叶刷刷作响，竟然又走了个空。

茅鹰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一双眼睛，略了个高儿，打由二人头顶上掠了过去，倏地回身，再看！君无忌、沈瑶仙二人依然面向自己。

“啊！”这才明白了，敢情二人虽是为笛音所困，却亦不失机智，竟自在眼前布了个“护身方角”，看来大有虚玄，竟然连自己也上了当。

两名大内武士自然就更看它不透。偏偏不信邪，一阵子舞刀动剑，平白里叮当乱响，引得火星四溅，明明目标正确，就是准头有失，不是太高就是太低，搞得人莫明其妙，一头雾水。

“慢着！”茅鹰喝住了二人，怒目看向二人。既是“雷门堡”出身，当然非比等闲，“鬼见愁”茅鹰一连围着二人打了几个转儿，看出来对方这个“护身方角”，一反常态的是以“反先天”易理所设，手法极其简单，就是偏偏透着高明，任他几度端详，就是不得其门而入。

笛音呜咽，忽而错综复杂，宛若低飞恼人的一天乌鸦，一声声尖锐的音

阶，更似十刹恨海的悲泣幽灵，瞬息间，阴风惨惨，鬼泣神号。聆听及此，便是自己人也有些难以忍受。

君无忌固是热泪泉涌，沈瑶仙早已泣不成声，看看支持不住，却于悲天惨雾里，突然传过来一阵琤琮琴音，乍闻下，直似新莺出谷，较诸眼前笛音，分明大异其趣。

琴音高亢，居高而下，迂回天际，又似凤鸣九幽，声声嘹亮，发人振奋，较之九幽先生的魔笛，大相径庭，两相充斥之下，先时的一天悲惨，顿时大为失色，立为冲淡不少。

如是，笛音欲低，琴音偏高，笛音欲高，琴音更高。一天音阶，各不相让，针锋相对下，声声爆破，零碎直落，一如珠走玉盘，既悲又喜，莫衷一是，这般阵势，固是出人意料，先时所苦心营造的一天凄惨，便自无息而终。

正在哭泣的沈瑶仙，忽似神情一振，直似由恶梦中醒转，对着面前的君无忌看了又看，忽然破啼为笑，“娘娘来啦，我们得救了！”

这琴曲她是知道的，乍惊之下，立刻辨出正是“摇光殿”的“彩凤新曲”，试闻眼前琴音高亢，蕴含极上内功，除了殿主李无心之外，谁人有此功力？是以断定必是李无心本人来到无疑。

君无忌定力实较沈瑶仙为高，却亦不免着了盖九幽的道儿，正自心力交瘁，抵死抗衡，忽然传来了这曲“彩凤新曲”，甫一入耳，顿时精神大振，一腔悲恨立为中止，神情大为缓和，沈瑶仙这么一说，他才知道是李无心来了。

一喜之下，继而为忧。那是因为李无心这个大敌，较之盖九幽更似不差，自己此刻即使侥幸躲过了盖九幽的断肠魔笛，又将何以能逃开李无心的杀手？

前此“翠湖一品”的凌厉搏杀情景，不期然的自君无忌心头升起，那一夜如非他福至心灵，运施巧智，且得李无心略存疏忽，乃得绝处逢生，否则结局简直不可设想。以此而测，李无心焉能不心怀忿恚？今夜再见，岂能放于自己？这么一想，简直就乐不起来，如同心上压了块万斤巨石，只管望着沈瑶仙发起呆来。

沈瑶仙又何尝不然？一霎间，她似乎较君无忌想得更多，一喜之后，紧接着为之花容失色。

“摇光殿”门规既多又严，其中“通敌”、“叛门”二条，一旦成立，便是只有死路一条，若是其间再涉及“色情”，暖呀呀，那可就更不堪设想。沈瑶仙一经触念，焉能不为之胆战心惊？

四只眼睛相对之下，沈瑶仙轻轻发出了一声叹息，便自嗒然无语的垂下头来。现场情势，已是不可开交，不容他二人沉湎深思，还得打起精神，注意当前发展。

一场琴笛之战，看似不分胜负，其实，既已解除了君、沈二人的眼前之危，便是赢了。

一连串的天音破碎，如斟万泉。在一阵响彻耳鼓的杂乱之后，蓦地戛然而止，随即显现出一派出奇的宁静。

琴笛俱停，玉宇无声。几片落叶，沙沙移过眼前，一切恢复到原本的自然世界，再也听不见一丝异音。

灯光乍明。在一连串阴森的冷笑之后，镜湖一面，人影交错，清晰的现出了几个人来。四人各执一角，在那张特制的活动轮椅上，跌坐着长发披肩、

手持横笛的对方首脑人物——九幽先生。一身月白长衣，只是自膝以下，却为大幅银色狐裘所遮盖。这个传说中黑道第一能人盖九幽甫一出场，便自显现出卓越一面，确有声势夺人、不怒自威的丰仪。

君无忌、沈瑶仙的注意力，一时俱向着对方集中。

火光的的，映照着这个传说中黑道魔君的一张清瘦瘦脸，刀骨峨凸，其白如霜，两道显示威仪的法令纹，既长又深，嵌在多骨鲜肉的脸上，益见阴森而不怒自威，光秃秃的尖瘦下巴，连一根胡须都没有，衬着一头披散的灰白散发，简直象是个活僵尸，便是传说中的山魃木客，也没有这般可怕。

这一霎，透过他直视而来的目光，君无忌、沈瑶仙立时有所感触，感觉到颇有寒意。

那只是极短的一瞬，一瞥之后，那一双冷漠到无以复加的眸子，更自移向别处，于黝黝夜色里，注定着一个方向，再也不曾转动。显然是他已有所发现了。紧接着，那阵子怪异的鼻哼之声，起自他的鼻咽之间，高低顿挫，倒也饶有韵致。分明他是在诉说什么了。

哼声一顿，紧侍在他身侧右首的韦一波，立时上前一步，双手抱拳，朗声道：“堡主传话：‘摇光殿’殿主李无心既然来到，便请现身一见。”

话声甫出，现场一片宁静，连个大声喘气的人都没有，那是因为“摇光殿”固不为外人所深知，却一直被“雷门堡”视为最具分量的心腹大患，尤其是殿主李无心，其神秘性更较“九幽先生”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乍然为盖九幽出名一唤，听者无不心存震惊，为之动容。

偏偏这位传说中具有一代后仪的“摇光殿主”，因修来好涵养，并不急于现身。以至于韦一波的一番传话，倒象是“无的放矢”，白说了。

空气象是一下子被胶住了。

久久不见回音，轮椅上的九幽先生忽然传出了一声冷笑，紧接着又自哼出一曲。

“摘星拿月”韦一波立为传译，大声说道：“堡主传话，彼此既是多年故识，何必弄此玄虚？实则，殿主阁下藏身之处，敝堡主早已洞悉，再不现身，在下便当奉令促驾了。”

君无忌冷眼旁观，却也看出了几分虚实。看来李无心果真是来了，妙就在在现场，之所以迟迟不现，旨在与九幽各别苗头，一场斗智，掩藏着几许深奥天机，玩笑间，其实已展开了较量。

上乘武学里有所谓“象隐”之说，确似有常人难以臆测的虚玄，此术得力于博大精深的智灵功力，一般武者万难窥其究竟，自是不得其门而入。君无忌独具慧眼，似已有所察觉。九幽先生也已察觉到了，因以敢言“促驾”之一说。

韦一波话声方落，即有一声女子轻笑，传自头顶当空：“适才的‘奈何泣血’我已领教，不过尔尔，再说大话又能吓得了谁？我便不出，有劳二堡主你促驾便了。”话声虽响自当空，却又散之四野，简直无从捉摸。

“摘星拿月”韦一波冷笑一声，待将回话，轮椅上的九幽先生却自又哼了起来。

韦一波聆听之下，神色颇有所转，慨叹一声，朗声道：“在下对殿主方才言下失札，尚请海涵，家师说殿主深情周易，慢说在下远非其敌，就是家师他老人家自己，也是有所不及，岂敢对阁下有失尊敬？家师之意，愿与阁下诗词酬对，一述情怀，殿主有知，也应感知，不再寂寞。”

这番话，颇似前倨后恭，旁观各人无不听得一头雾水，君无忌、沈瑶仙对看一眼，却是心里有数。此番动静，前所未闻，倒要看看这两个当世并立的奇人如何一番别开生面的较量了。

“摇光殿主”李无心聆听之下，微微发笑道：“久知贵堡主术参造化，‘神宝八法’已见大成，如此良夜，一聆高教，倒也清雅，我候教就是。”她这里话声方顿，九幽先生已自再次发出哼声。高低顿抑颇有韵致，以鼻吟诗，旷古绝今。

倒也难为了韦一波这个居中传译之人，设非是长年师徒，素所深捻的情谊，万不若如此传神。

“‘静中得味何须道，稳处安身更莫疑，一洞烟霞人迹少，六行槐柳鸟声高。’请教，请教！”

暗中的李无心轻轻一叹，说：“堡主神算果然高明，只是失之毫厘，谬以千里，其实：‘绕屋四周都是水，隔林一片不多山’。”

盖九幽冷森森的发了一串笑声，随即又哼一曲。

韦一波大声道：“弄春草色偏宜远，绕竹溪流不觉长。”李无心传声一笑：“远了，应是‘寒河细水通幽径，修竹高楠走翠险’。”

九幽先生颇为不以为意的在椅上摇了下头，一双深邃眸子频频四下打量，冷冷哼出一曲。

韦一波竖耳倾听，立译为：“云间树色干花满，竹里泉声石逼飞。”

李无心道：“惟向旧山留月色，偶逢秋涧似琴声。”“临池醉吸杯中酒，隔屋香传蕊上花。”

“池水云笼芳草色，天青露净月满楼。”

“‘莫使金樽空对月，此时骊龙亦吐珠！’殿主请现金身吧！”盖九幽出此句后，频频以手击拍坐椅，大似呼之欲出，神色亦为之激动。

果然诗句方传，暗中的李无心慨叹一声：“猜不出来，我亦乏味了，这就是了！”话声微停，遂道：“春花、秋月，我们出来吧！”

池上水响一声，月色朦胧里，三个女人已自现身而出。宛若画中仙女，三人其时共踏波面，骤然自芦丛现身，无风自动，霎时间已飘移波心。月华似纱，明波如镜，映衬着这般形象的三个妙人，真有迫人眉睫之势。

怎么也没想到，对方“摇光殿主”一行三人，分明近在咫尺，莫怪乎乍然现身之下，四周各人眼睛都看直了，几疑身在梦中。

薄薄一片浮物，却载着对方三人，其时李无心运施真力，使之缓缓前进，俟到池中波心，忽然停住，随即不再向前。

各人对“摇光殿主”李无心早已久仰，无不心存好奇。倒要乘此机会，好好向她打量一番，殊不知一望之下，颇是令人大失所望。

月色里，那个站立当前的官妆妇人，想必就是她本人了，却是面悬轻纱，难以一窥她的庐山真面。一身锦绣，极其华丽，映着月光，璀璨出一片五彩斑斓，叠螺宫妆发堆上，缀满了明珠美玉，无异更具夺人之势。其人长身玉立，风姿绰约，婀娜刚健。

俏立她身后左右的一双妙龄少女，当是她随身爱婢“春花”、“秋月”了。强将手下无弱兵，即使是一双婢女，身手亦大有可观。昂然俏立，水波不惊，一身轻功，端是了得。二婢羽衣仙姿，各有妙态，左面少女手上捧着一只形式古雅的六朝七弦“焦尾”，右面少女子上却托着一口青鲨皮鞘，垂有长穗的短剑。如此风华，真个神仙中人了。

“雪亭一别，应是二十年前的事了，足下依然逍遥，神态不减当年，可喜可贺，今夜相会，当得上一个‘缘’字，正如足下方才所说：‘莫使金樽空对月，此时骊龙亦吐珠’了！”

“摇光殿主”李无心这番话，说得不徐不疾，临风而晒，侃侃而谈宛若面对故人，简直看不出一些敌对神态，然而稍具阅历的人，却不难听出话声中暗涵的凌厉杀机。

话声方顿，已自同着二婢腾身而起，宛若飞云一片，极其轻飘的已落身岸上，却非池水对面，而是君无忌的这边。

这突然的举止，由不住使得君无忌怦然一惊。基本上，二人乃是处在敌对立场，前番坠水，险丧其手的恐惧，犹在心头，乍然看见李无心主婢的忽然临近，焉得不为之大吃一惊？是以本能的向后退了一步。

沈瑶仙又何尝不然？只以为义母待向君无忌出手，本能的身形一横，拦在了无忌当前。

“娘娘！”用着惯常的亲昵称呼，唤了这么一声，声音够嗲也够娇，无如娘娘那边，人家连正眼也不瞧她一眼，仿佛面前根本就没有这么两个人。身子一经落定，随即把身子转向隔着一池之隔的对面。倒是春花、秋月两个女婢，乍然面对沈瑶仙，不敢失了规矩，各自唤了一声“小姐”，双双上前请安问好。

李无心的冷漠，使得沈瑶仙忽然想到自己，正是“泥菩萨过江”——自身难保，居然还有暇顾及别人？她与李无心久日相处，对其素日个性为人，自有深切了解，眼前李无心之冷漠神采，正是其大怒先声，只以眼前面临大敌，自以攘外当先，一待解决了九幽先生这一面，便是自己与君无忌的大难来临。这么一想，沈瑶仙真如同着了一盆冰露般的寒冷，顿时发起呆来。又一闪念，当着君无忌面，总不宜显出来自己的情怯，反更对君无忌略加安慰才是。于是，回过身来，看着君无忌微微一笑，“一片冰心在玉壶”，便是什么也无庸多说了。

君无忌自忖已无能取胜，却没有料到李无心的忽然插手其间，局面顿时大为改观。由李无心嘴里，他才知道盖九幽方才所吹奏的笛音，名叫“奈何泣血”，与先时他所吹奏的“断肠泣血”实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却较之更要厉害，自己与沈瑶仙相继的伤心落泪，实乃“泣血”的前兆先声，如非李无心的“彩凤新曲”鸣琴解救，此刻情形，实可知，看来自己纯是沾了沈瑶仙的光，李无心爱女心切，连带着自己这个仇家也只好暂时放过。这个场面，使他大生尴尬，真个难以自处，正不知如何是好，耳边上却响起了沈瑶仙的传声：“还不快走？你想等死么？”

虽是由沈瑶仙含着微笑的嘴里道出，却能体会出她心里的焦急。这句话使得君无忌心里怦然一动，移目再看当前李无心，显然没的顾及自己这面，要走，正是时候，脚下方移，可就又改了主意。自出道以来，他每行一事，无不光明正大，前番遁水，逼于情势，算是唯一例外，今日情形却是大有不同，既承李无心施恩救助，焉有谢也不说一声，临场逃脱？更可能因此而嫁祸瑶仙，这等行径，焉是自己所能为？一念之兴，他便立刻打消了逃走的念头，唯恐沈瑶仙再出言相逼，干脆看也不再看她一眼，即行移步过去，与李无心并排而立。

这番动作看在沈瑶仙眼里，不由吓了一跳。李无心的性情，她是知道的，一个震怒，举手无情，君无忌又何所凭恃，胆敢与她分庭抗礼？只是眼前却

已阻止不及，即使传音示警，亦有所不便，真不知他意欲何为？

所幸，这一霎，对面的韦一波已代师传话过来说：“敝堡主特向摇光殿主致意，有关与阁下之一切，可否稍后处理，眼前敝门之使命，只容拿下君无忌那个小辈再说。”

君无忌聆听之下，碍于形势，正待挺身作答，却不意身边的李无心已自冷冷笑道：“太迟了，我也正是为着这个小辈而来，贵堡主你看这件事如何处理才好？”

隔水的盖九幽连连怒哼出声，显然已为李无心所激怒。

韦一波立即代传道：“李殿主不要逼人太甚，家师之意，只要把姓君的小辈暂且留下，贵门沈姑娘可容殿主带回自行发落，贵我两门，虽有瓜葛，却不是眼前三言两语可以解决，时候一到，敝堡主当亲自上门造访，再图了结，不知李殿主意下如何？”

这番话想不到竟会出自九幽先生嘴里，以他素日目高于顶之狂妄个性，简直是不可思议，设非顾忌到李无心的绝世身手，难操必胜，才致如此示弱，诚是前所未见。偏偏李无心就是不买他这个账，谛听之下，从容说道：“这件事不必再说了，想要姓君的跟着你们走，先得胜过了我，那时候连小女也一并留下，听候贵堡主发落，你们就看着办吧！”话说到这里，已无丝毫周转余地。

轮椅上的盖九幽忽然发出了一阵冷笑，座下轮椅在其内力催施之下，缓缓向前移动，看看已濒池边，才行止住。

这一霎浮云尽去，月色皎洁，渲染得一池静波宛若铺了一地白银般的灿烂。

水池不大，约七丈见方，双方虽是隔水对话，彼此却都能将对方打量得十分清楚，以各人身手论，这个距离，纵身可至，更说不上形成什么障碍。

盖九幽奇异的哼声又自响起，韦一波立即代传道：“家师要亲自向李殿主请教，清贵殿主划下道儿来吧！”

早在二人对答之际，沿着水池四周，已自亮起了灯笼火把，随行而来的雷门堡弟子以及锦衣卫士，似乎全体出动，刀剑出鞘，部署成严密的封杀阵式，无形中助长了雷门堡一面的极大声势。自然这一切看在李无心、君无忌等几人眼睛里，却是不值一笑。

“好吧！”李无心不当回事的应着：“盖堡主你要怎么个比法呢！一切悉听尊便。”

盖九幽早已向韦一波传声指示。后者随即冷笑道：“为了各尽所长，家师要向殿主分别请教三阵，不知殿主意下如何？”

李无心缓缓说道：“这样很好，只是输赢如何？还请赐示！”

轮椅上的盖九幽随即发出一连串哼声。

韦一波大声道：“雷门堡输了，自此退隐江湖，遣散门户，永不复出。摇光殿也是一样，殿主以为可好？”

李无心微微一笑道：“很好，久仰盖堡主内功‘小乾天’真力，已是大成，是否将以此赐教头阵？”

韦一波登时呆了一呆，不觉向着轮椅上的盖氏看了一眼，后者那张清瘦的脸上，亦不禁泛出了一丝惊异，实则，这是至今不为外人所知的一件隐秘，却不意，竟然亦为对方所探知。

盖九幽缓缓点了一下头，肯定了前番所说。

韦一波才点头道：“阁下未卜先知，足见高明，家师正有此意，要以‘小乾天’真力，请教阁下自创的‘无心’之术。”话声出口，他随即向一边自行退开。

霎时间，池面上象是起了一阵狂风，由于来势突然，平静的波面，陡然间兴起了粼粼波纹，象是为一片奇薄利刃，剥起了表面的一层，自此散落而下的小水珠儿，有似一天淫淫细雨。

这样突如其来的现象，使得在场各人，无不感诧异，只是当他们目光转向轮椅上的盖九幽接触时，才自看出了一些端倪。

原来九幽先生瘦削的半截躯体，这一霎竟象是吹足了气的气球也似，胀得又大又圆，一头长发，更似白鹤般的纷纷竖立起来。那一阵碎起的狂风，敢情是发自他的躯体，即所谓的“小乾天”真力。

李无心一声不吭的默默向他注视着，正是：“吹皱一池春水，干卿底事？”

盖九幽所显示的奇异功力，并不自此而止，随着他的继续运转，池面上越加热闹。

忽然“哗啦”一声，形成一天狂涛，猝然间向着池边伫立的

李无心身上狂卷过来。

看到这里，池边各人俱都由不住欢呼一声，老实说，这般神奇功力，实在是闻所未闻，李无心一个招架不住，势将全身水湿，出丑当前。

一天狂涛，眼看着已将李无心全身吞没，即使一旁的君无忌亦在笼罩之中。却不知怎么一来，璨若白银的一天水花，忽然间却是消失不见，紧接着却自水池两侧爆出了大片水响声，一天狂涛化为倾盆大雨，两岸众人，谁也躲闪不开，竟被这阵子自天而落的大雨，弄得一头一身，一个个都成了落汤之鸡，高执的灯笼火把，半数亦为之当场熄灭，一时间大呼小叫，乱为一团。

明眼人如君无忌、沈瑶仙、韦一波等数人，俱都看出了究竟。原来开始时起自水面的狂涛，正是九幽先生的“小乾天”功力作祟，不意在袭向李无心的中途，却着了后者的“移花接木”，而将大片波涛运施真力，化为一天倾盆大雨，纷纷落回两岸，妙在外表丝毫不着痕迹，正是其自创的神奇功办——“无心之术”。

果真这阵倾盆大雨，落向盖九幽这面，以九幽先生盖世功力，多半不能得逞，妙在李无心却将之分向两岸，如此一来，对方阵营大乱，连带着盖九幽这边也为之脸上无光。

平心而论，双方功力难分轩轻，只是再怎么沿池多人，也都是雷门堡一边，打量着他们这番狼藉，自是脸上无光，盖九幽只气得脸色苍白，久久不置一言。

李无心眼看着这场热闹，却是不便居胜，微微一笑说：“堡主神功果然高明，却是未见得就能胜过我的无心之术，这一阵就当平分秋色，如何？”

盖九幽心中原是不忿，见对方倒不曾自居胜场，才自勉强平下心中之气。

话说回来，李无心虽然玩了点小聪明，使盖九幽自感脸上无光，到底却也显示了纯厚实力，能将九幽先生真力凝聚的大片狂涛，移花接木，分作两岸，化为倾盆大雨，妙在丝毫不着痕迹，这番功力何其了得？

盖九幽忖度之下，心里自是有数，对方的“无心”功力，果然厉害，即使不见得就能胜过自己的“小乾天”功力，却也在伯仲之间，说是“平分秋色”倒也在情在理。想到这里，才自冷漠的点了一下头，算是同意了这一论断。

“摘星拿月”韦一波在聆所过他奇异的鼻哼声之后，随即代传其意道：“家师之意，这第二阵，要向李殿主请教一阵轻功，殿主可同意？”

李无心冷冷的说：“只是轻功，怕是不能让盖堡主你一尽所长吧！”

韦一波一怔道：“殿主的意思是……”

李无心微笑道：“久仰堡主暗器绝技蝴蝶飞，出神入化，我们这一阵轻功，若能兼带着暗器施展，倒也不落凡俗，盖堡主你看呢！”

盖九幽原是有意要向对方讨教一阵暗器，只是碍于彼此皆为一派宗祖身分，颇难出口，李无心既然主动说出，实是再好不过，当下连连点头，答应下来。

这般比试方法，各人都大感惊异不止，那是因为盖九幽一直不良于行，众所皆知，要不然也不会坐在轮椅上，任人抬进抬出了，以此而判，这位九幽先生分明行动困难，既是连走路也是不能，却又如何能够施展轻功？

然而，这只是一般人的看法而已，对于深精内功三昧的人来说，看法可就大有不同。如果一个人的内功精湛到“提升”地步，他所表现的行动，并非端赖手足之能，而是无所不能了。李无心、盖九幽这等字内奇人，必然内功极见精湛，说他们已具有如此功力，应非危言耸听，不足为怪。

现场各人，听到这里，一时静寂无声，倒只是几支松油火把，在空中闪烁燃烧，不时发出劈啪声响，池水在先时一度动荡之后，早已归于静寂，火光将两岸各人人影倒映湖面。晃晃颤颤，平白加添了几许阴森。

韦一波承命，传下了盖九幽的意思：“家师诚邀殿主就在面前池水各展身手，一分胜负，这就请吧。”说了这句话，韦一波侧过身来，向着盖九幽微一躬身，即请出手。

各人的注意力，无不向着轮椅上的九幽先生集中过来，更惊讶的是，韦一波所宣布的话，这场轻功的较量，将是在面前的池水之上举行，真个不可思议了。

李无心仍然不动声色的静立池边。由方才她自水面上出现的情形看来，她的一身杰出轻功，早已为各人认定，不容怀疑。倒是九幽先生这个人……

轮椅上的九幽先生，这一霎，已缓缓揭开了覆盖在他下体的那袭皮裘。

即使现在，大家也还不曾看得十分清楚，直到盖九幽坐着的身子，缓缓向上升起的一霎，各人这才看清楚了。

“啊！”两岸各人，俱都忍不住发出了惊呼。月色灯光之下，原本坐在轮椅上的九幽先生，竟然不倚持手脚之力，缓缓凌空而升，直到离椅尺许上下，才行停住，正是上乘轻功中顶尖造诣的“提升”之术。这又使得各人大为震惊，尤其震惊的是，众目睽睽之下，所看见的这个奇人，竟是个无腿之人。说得明白一点，双膝以下，一片空虚，两截裤管空自下垂，一如妇人水袖。这个昭然在眼的发现，不啻证实了一直困惑在各人心里的一项猜测——九幽先生果然是个“残废”。

其实应该是“残”而不“废”。眼前由于他所展示的轻功“提升”功力，再也没有任何人对他的行动抱持怀疑，自然这近乎玄奥的极上乘轻功，充其量也只是一种气的运行而已，“提升”的展现，也只在片刻之间，即使是天上的飞鸟，也无能长时间的静止空中。是以在一度上升之后，便自缓缓下落。盖九幽便在这一霎飞身直起，向着水面上纵落过去。

两岸各人看到这里，俱都由不住发出了惊呼。一个无腿之人，竟敢向水面纵落？简直是不可思议之事。这个谜团立刻就得到了解答，眼看着盖九幽

飞纵而出的身子，几几乎已触及水面的一霎，蓦地一个倒翻，呼然作响中，成了头下脚上之势，如此一来，便十足的成了“以手代脚”。“拍”一声，随着他手掌在水面的一式轻拍，整个身子又自弹了起来，如是倏乎三易其势，宛若抛落在水面上的一只大球，就在第三次落向水面的同时，身驱已不再纵起，依然是头下脚上之势。

借助于手掌所排出的大股气功，盖九幽再一次展示出“提升”的轻功绝技，顿时博得了两岸旁观者的大声喝彩。

便在这一霎，对岸的李无心，已自长虹贯日般的飞身直起，也已落身池面。随着她落下的身子所兴起的大股风力，激起了尺许来高的一股浪涛，不偏不倚，她竟然偏偏落身在那股扬起的浪花之上。如是，有如戏水海鸟，便自载沉载浮，连连起落不已。

一身宫妆，满头珠翠，灯光渲染里，无疑极时显眼，这般盛妆，竟然无碍于她的轻功施展。仅仅用一只脚脚尖，点向水面，竟然维持着身躯的平衡不坠，显然是骇人之极。

如果仅仅以接触面论，一只脚的脚尖远较一只手掌要小多了，是以李无心的展现，其实远较盖九幽更难。毫无疑问，两个人都达到“提升”轻功境界，功力几乎维持在同一水平，这么一来，盖九幽失去双腿，便成了无能补救的缺陷。较之李无心的从容不迫，神仙姿采，自是不可同日而语。

冷眼旁观的君无忌、沈瑶仙，甚至敌方的韦一波，俱都心里有数，李无心的从容不迫，以及透过她掌心向下的姿态，不啻说明了她于此一道炉火纯青的境界，较之盖九幽的不时移换双掌，实已高出一筹。

水声一响，随着盖九幽的出掌，一道水箭，匹练般直向着李无心脸上劈来。战端轻启，化静为动，两条人影，随即鬼魅般在池面展开，有似穿花蝴蝶，又同剪波双燕，一连串的星掣电闪，交织着两个旋风般快速的人影。

噗噜噜，衣袖飘风声，盖九幽大鸟似的已扑向池边苇丛。却在这一霎，随着他翩然半侧的身势，“叮”然脆响声中，已自发出了此老的独门暗器“鸳鸯胆”。这双“鸳鸯胆”正是他当年仗以成名的独门暗器，配合着“蝴蝶双飞”的独门绝技，堪称并世无双。盖九幽既成此绝技以来，若论用以对敌，毕生也不过施展数次，向不轻发，一发必中。

所谓的“鸳鸯胆”，乃是一双鹅卵大小、扁平的玉质玩艺儿，质地既坚，加以四周打磨得十分薄锐，灌注以内力，便具有十分杀伤能力。这一霎，随着盖九幽的出手，宛若双飞蝴蝶倏地自两侧作弧形出手，快到目光都来不及跟踪，象是才一出手，便告失踪。当然，绝不是真的便失踪了，容得重现目光时，一双玉胆已到了李无心身侧左右，电光石火般直向着李无心两肋间飞切过来。

李无心早已留心，她身势方才下落，紧接着一个巧妙的移动，不过轻轻一偏，即偏闪开了对方看似奇险的一击。

灯光下，这双玉胆通体红润，宛若透明水晶，一袭不中，有若流星般交叉而过，霎时间又自失踪不见，看起来简直就是擦着李无心的衣边而过，险到了极点。李无心却已是将对方拿捏准确，再也不片刻迟疑，随着她全身的一个后仰之势，“哧——”宛若跃波金鲤，已自反身纵出。

看到这里，即使连池边的君无忌也不禁为之代她捏上一把冷汗。这等轻功施展，即使在陆地上也称万难，更何况是水面之上了。

随着李无心身子的猝然后仰姿势，脸上的那袭轻纱，忽地揭了开来。

这只是奇快的一霎，自是无能窥清她的庐山真面，然而却给君无忌带来了极大的震撼，无疑的，那是一张美丽的脸，除此之外，别无所见。虽然如此，他的一颗心竟然大为激动，真个无以名状，定目再瞧时，已无复先时之所见。正是灵光云影，荡漾绿波，心思所窥，追寻已远。真不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作祟，使得他一颗心大为忐忑，奇妙的感触，一下子仿佛把他与李无心这个神秘大敌之间的距离拉近了。

自然，这亦只不过是瞬间的感触而已。这一霎，其实早已又有了奇妙的变化。随着李无心倒仰直窜而出的身势，空中尖声再起，那一双几已失踪的“鸳鸯胆”，竟自又复重现，却是贴着水面，双抄直起，宛若两点飞星，再一次向着李无心甫行下倒的身子挤对过来。

好厉害的暗器手法。旁观的君无忌、沈瑶仙看到这里，都由不住大吃一惊，任何情况之下，李无心都将万难躲闪，势将要伤在对方暗器之下了。

“摇光殿主”李无心却是胸有成竹，水花一响，借助于一双手掌在水面上一拍之力，平倒的身子再一次直挺跃起，便在这一霎，对方的一双玉胆，便自由其背下擦身而过，再一次打了个空。

盖九幽怎么也没有料到，李无心居然有此身手，轻功达到如此境界，简直“千辟万灌，已无炉锤之迹”，心里一惊，便决定自此而止。随着他腾身空中的一个倒翻姿态，噗噜噜衣袂飘风声里，大鹰天降般，已自落向岸边。无巧不巧，那一双出手的鸳鸯玉胆，恰于此时翩然飞回，迎着他张开的双袖，一闪而没。

暗器手法施展到如此地步，确也令人叹为观止了。偏偏是他的对手，就是放他不过，几乎与他同时不差先后，李无心已自腾身掠岸，却在探出的一只脚尖将及的一霎，拧身现势，挥手拂袖之间，发出了她的绝门暗器——“弹指飞针”。

“嘶——”其实是极为细小的几缕尖音，小到较之蚊鸣也相差无多。却是此起彼伏，一经出手，便已到达。

盖九幽当然知道厉害，随着他飞卷的双袖，发出了千钧巨力，呼——有如狂飚一阵，细小的飞针，自是荡然无存。

但是，李无心更有厉害杀着，第二次飞针发出时候，鬼也不知道。或许是她抬手拢发的一霎，或是……总之，这一枚细若牛毛的小小飞针，恰恰于盖九幽飞身下坐的一刹那，打由他右耳边蚊鸣而过。

那么细小的声音！那么快的速度！一擦而过，再无踪影。所有的人，都没有察觉。盖九幽却自个儿心里有数，知道自己输了。几乎连疼也不觉得，却有米粒儿大小的一点点鲜红血珠，自他右耳垂渗透现出。盖九幽缓缓抬起一只手，摸了一下，静静的移指眼前，一霎间，脸色如土。

隔岸的李无心却已发声微笑道：“堡主承让了。”

轮椅上的盖九幽久久不置一词，忽然慨叹一声，转向身边大弟子韦一波哼了几句，手势轻挥，即由身边四名手下，将座下轮椅抬起，径自转身而去。

各人见状，心内不胜诧异，韦一波聆听之下，沉默甚久，才自长叹一声，隔水传声道：“殿主飞针，神出鬼没，家师自愧不如，自甘居败，后会有期，就此别过！”

李无心冷冷说道：“令师太客气了，既然说好了，三阵输赢，还有一阵，怎么不比了？”

韦一波这一霎神情至为懊丧，谛听下，颇是尴尬的冷冷笑道：“家师以

为今日情形，已不宜再比，保留一阵，以图异日。”顿了一顿，他才又接道：“……当然，大丈夫言而有信，敝门当自今日起，暂时退出京师，不再干预任何事情，这一点请阁下放心，家师交代，多则两年，少则数月，当亲至‘摇光殿’拜访，那时候再图与殿主一了未完之约，会一会阁下剑上功力，今夜到此为止，且向殿主告辞！”说罢，不待对方回答，即将手上三角令旗，向空中一连举动三次，两岸门中弟子、锦衣卫士，立即偃阵收兵，迅速向暗中退出，转瞬间退走一空。

“摘星拿月”韦一波说了这番话，更不有所逗留，远远向着李无心抱拳，恭施一礼，霍地腾身而起，一连几个起落，便消逝无踪。

霎时间，眼前展现出一片宁静。再没有一些儿杂音，只有山狗长吠，声声断肠，给此静夜，带来了前所未见的凄凉。

九幽先生这位一代魔君，在武林中最是难缠，生平行径，我行我素，善恶不分。此类人物，性情怪异，偏激固执，但言出必践，既由他嘴里说出退出京师，不理一切的话，绝不会再生意外，这一点非但李无心相信，君无忌、沈瑶仙也均感再无意外。

君无忌仿佛松了一大口气，然而紧接着，这口才松下气又提了起来。非但这样，当李无心的一双眼睛直向他注视过来时，他简直有“兢颤”的感觉……天知道，这个世界上，他何曾怕过谁来？如果说有的话，眼前的李无心，便是第一人。在李无心执著的眼神里，君无忌情不自禁的一连后退了两步，才自站定。打量着面前的这个女人，当今被传说为武功最高的女人，也似唯一可以置其死地的人，他的一颗心实难保持镇定。但他毕竟还是镇定了下来。

四周一片漆黑，独赖明月，所见倒也清幽。

“君无忌，你还在这里？”

说了这句话，李无心缓缓向前走了几步，君无忌却不再退后，只是紧紧握着手里的剑把。

聆听之下，他点了一下头，“嗯”了一声，一时也不知再说些什么。忽然他心里一动，道：“前辈的意思是……”“现在太晚了！”李无心摇了摇头，用着冷峻的口吻说：“刚才在我与盖九幽比斗的时候，无暇顾及，你原可乘隙而逃，你却是没有……你已经失去了唯一的活命机会，岂非太可惜了？”君无忌冷冷一笑，摇摇头说：“上一次迫于形势，落水而遁，今夜我不会再逃，前辈请赐教吧！”

一面说，他身子向左面回出一步，压剑抬时，摆出了一个随时皆可亮剑的姿态。

“不！”这声呼叫，却是沈瑶仙发出来的。随着一声呼叫之后，她忽地闪身向前，阻拦于李无心、君无忌之间，花枝颤抖的叫了一声：“娘娘……”话声甫出，膝下一软，竟自跪了下来，一时泪如雨下，泣不成声。

李无心惊讶的眼睛，在她身上转了一转：“你这是在为他求情？”

“娘娘……我……不敢……”

“不敢？”李无心冷哼了一声：“你也有不敢的时候？我的脾气你应该清楚，站起来，给我退到一边站着！别惹我不高兴！”

“娘娘……”

“不要再说了！”

声音里透着冷。沈瑶仙聆听之下，呆了一呆，叩了个头，默默的站起来，

退向一边。她太了解义母李无心这个人了，多说无益，苦是因此转而更加嫁祸无忌，也是大有可能，那么一来，岂不糟了！更何况今日之事，自己“泥菩萨过江”已是不保，哪里还有资格代人求情？

无忌冷眼旁观，已是心内雪然。他自忖绝非李无心敌手，决战之下，很可能就此丧生，一番惊悸之后，倒也豁了出去。倒是沈瑶仙冰雪柔情，为自己赔上了性命，却叫人大是不忍，自己与她立场迥异，反正难逃一死，倒不惧因此而激怒李无心。

这么一想，当即正视着面前的李无心道：“沈姑娘之于在下，一片义胆侠心，并无丝毫背叛贵门心意，殿主明鉴！”说了这几句话，不俟对方回答，随即将长剑抽出，慨然道：“殿主，请赐招吧！”

面对大敌，他丝毫不敢大意，前次对招，早已尝到了对方厉害，眼前甚至于连门派也不敢让她瞧出来，只是摆了一个武林惯常通用的架式。

李无心深邃的一双眼睛，直直地向他瞧着，由于她脸上罩着一方面纱，瞧不出她的表情如何，那双露出的眼睛，却是深沉充满了诡异睿智。谛听之下，她平静的点了一下头道：“你倒不必为她多操心了，还是小心一下你自己吧。”

一边说，她换了一个位置，由正面向他打量着。“你以为不现出门户来，我就猜不透你么？”轻轻一笑，她说：“天下武术，本是殊途同归，你能抗拒盖九幽的笛音，不为所乘，这就证明你的定性之功，已到了一定水平，而武林中以‘定性’见长的门户，却寥若晨星，屈指二三而已！”

君无忌心头一惊，却不使现之表面，多年来的艰苦熬练，早已练就他处变不惊的习性，乍惊之后，立刻处之泰然。他原以为对方会立刻出手，偏偏李无心摆出一副不慌不忙的从容姿态，相形之下自己的“剑拔弯张”反似多余的。既是这样，乐得好整以暇。

“愿闻高教！”他随即将一口长剑抱持当胸，一双眼睛却是瞬也不瞬的向对方盯着，任何动作，即使在未发之生，成信都将逃不过自己的观察。

李无心点头道：“淮南的司空子，巴蜀的云先生，再就是‘一’字门的苍鹰老人……”

后者四字一经入耳，君无忌不啻心头一惊，想不到恩师这等杜绝一切外务，专一静修的人，依然逃不过对方耳目，为她所深知。他仍然保持着镇定，微微一笑，什么话也没有说。

李无心原指望由他嘴里套出些什么，哪怕只是一字之失，听在自己耳朵里，也能有所臆测，那么对方的来龙去脉，即使不能尽知，也可知其一个大概了。君无忌却是什么也没有说，不免令她微感失望。“上一次我竟然没有看出来，你还精于水功。”李无心冷冷的说：“眼前也有水，我倒希望你能重施故技，让我见识见识。只是这一次海道人怕是帮不上你什么忙了。”

君无忌仍是微微一笑，不作一言。尽管是她已认定之事，自己没有亲口承认，总不能就此定案，对付李无心这等大敌，所能为力者，也只得如此了。

“你怎么不说话？”渐渐地，李无心终于感觉出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年轻人，竟然是出乎意外的强大，固然他的武技仍不足构成自己的最大威胁，论及沉着心智，实已较己不差。自己这一面在对他伸出触角，做多面观察、了解，惟其主动，形象自露。君无忌又何尝不在伺机观察自己？惟其被动，不露藏晖。

自然，李无心仍不失超强地位，只是君无忌却已在她心目中留下了另一

深刻印象，真正的不敢小瞧他了。

君无忌自握剑的一霎，早已全神贯注，剑身上早已真力内蕴，却又不使光华外溢，这番动静吞吐，端在腕掌方寸之间，随时戒备着对方的突如其来。他自知绝非李无心的对手，却也不能让她小看了自己。

“前辈无心功力，方才已经拜赏，却不知此类玄功，运用于剑术方面，实效又是如何？因此斗胆请教。”说时，他身子微微下蹲，将长剑架拱在左手臂上，这个姿态可促使他上腾、下滚、左舞、右翻，几乎无所不能。

李无心冷冷说道：“既然这样，我就成全你吧！”手势微探，二婢之一的“秋月”立即上前，将手里的一口短剑，双手奉上。

她为人一向自负，除了象今日盖九幽这般大敌，才会迫使她考虑用剑，今日之势，君无忌充其量，不过是个后生小辈，设非是她真的视同劲敌，万万不致如此。

短剑在手，她的一双眼神渐渐收缩。“你出招吧！”说话的当儿，身子已再次移动，转到了另一个角度。却把手上短剑垂直竖起，当胸直立，这个部位，给人的感觉是直劈而下。

君无忌却不作如此想。随着李无心的移动，他身子也作了必要的转动，只是定在地上的双脚，固若磐石，从站立开始，就不曾移动过。

却在这一霎，耳边有若蚊鸣的传过来沈瑶仙的声音：“别先出剑！”

一面是亲若骨肉的恩师义母，一面是魂牵梦系的心上人，两者之间，无论任何一方，都关系至深，出不得差错，良心上也不容许她偏向任何一方。只是在武功实力上，李无心毫无疑问，要较诸君无忌高出许多。义母且曾自谓早已是无心之人，对于君无忌更不会手下留情，这边使得她为君无忌的安危暗自担心。这声“别先出剑”自有高见，鉴于她对义母的了解，这一剑正是李无心生平最得意的剑招绝学之一——“七巧风铃”，君无忌昧在无知，若是抢先发剑，便是正中下怀，接下来的剑式轻回，如同风铃一响，便是夺命断喉的险招。碍在母女之间的深情，也只得与无忌略为示警，如此而已。

君无忌聆听之下，心里一动，认真再看对方握剑姿态，简直莫测高深，便自暂时打消了抢先出剑的冲动。

李元心原指望他剑式甫发的一霎，即予以重创，随即将其制伏，押回去再行论处，却不意对方竟没有上当。

这“七巧风铃”剑招固是诡异莫测，无如有个先决条件，必欲敌人先行发剑，乃得伺机而逞，设非如此，其机动灵巧便自大失。

李无心见他久久不与出剑，寒声道：“你怎么还不出剑？”

君无忌道：“前辈剑势诡异，一时莫测高深。”

李无心哼了一声，倏地睁大了眼睛。寒月下，她打量着对方那张脸，从自己这个角度看过去，长眉遒分，英姿盎然，颇有几分威武不屈的豪气，这番神态正是自己素日所喜，一时心生爱惜，先时所酝酿的一片杀机，不由自主的竟为之打消了一半。冷冷哼了一声，她随即将手上直立的剑势，改为平持。一旁的沈瑶仙看到这里，才略略松下了一口气，最起码她可以断定，义母已打消了一上来即行向对方施以狠厉杀着的念头。

君无忌也就毫不迟疑的，选择了这一霎的出手良机。长剑倏转，由侧面向李无心劈出一剑。

李无心甚至看也不看一眼，短剑突扬“叮”一声，点中了对方剑身。这一点之力，力道非凡，一片流光四颤，竟使得君无忌一口长剑忽悠悠为之疾

荡直起。象是一片浪花，分明“惊涛拍岸”，短剑上交织出一片光华灿烂，连人带剑，直向君无忌身上卷来。

昔日越王问剑，玄女曰：“内实精神，外文安佚，见之如好妇，夺之似猛虎，布形气候，与神俱往，捷若奔兔，追形还影，纵横往来，目不及瞬……”观之这一瞬的李无心，显然已深具如此气候。只是君无忌却也大非弱者。随着他挥出的剑身，象是洒下了一天的剑影，哪里是一把剑？倒象是十把剑！一百把！

双方剑势，排山倒海，猝然迎在了一块，接触势所必然。想象中，该是何等石破天惊的一声大响。

情形却大非如此，竟然是一下无声的接触，说得清楚一点，双方的剑，根本就没有真的接触。看来一天的剑影，分明交叉而过，妙在差在毫厘，一闪而过。“呼——”凌厉的剑气，有似一大飞铲，将地面表皮泥沙大片削起，劈劈剥剥，散落一地一池。

剑势初展，即已显现了彼此大异一般的实力。妙在彼此的“寸心妙谛”，分明“心有灵犀”。即在交臂而过的一霎间，霍地施出了杀着，君无忌反臂抡腕，长剑倒卷；李无心回身甩臂，平剑直穿。

双方的势子看来是一样的快，一样的狠。黑夜里有如一双鬼影，却在临危一发之间，竟自双双又闪开了。

君无忌第三次待将施出杀着时，猛可里大片剑光，齐头而落。俟到他举剑上撩时，忽似觉出有异，待将抽剑，却已“时不我予”。奇光乍现，李无心那一口出神入化的短剑，已自抵在了他的前心。随着对方抖动的剑身，一股冷锋透心直入，君无忌只觉得身上一冷，紧接着打了个哆嗦，眼前一阵发黑，便自人事不省的倒了下去。

风引铃动，便是那一系列悦耳风铃声，把他由梦境中惊醒。

向来很少做梦，但昨夜却作梦了。梦中景象，极是清晰。他竟然梦见了自幼即已失散的母亲，以至于这一霎分明已经醒转，却贪婪着犹自舍不得睁开双眼，情愿陶醉在有母亲存在、关爱呵护的梦幻之中……

母亲的手，曾由他冰冷的面颊上轻轻抚过，以至于，这一霎，他的半边脸几自留有余温……

梦里的母亲，仍然是孩提所见的美丽，只是鬓边多了几茎白发，眼角微微有几道缝纹，除此之外，竟是一些儿也没有改变。

她说：“孩子，我终于找到你了……”然后落下了眼泪，说“原谅妈妈，妈妈竟以为你死了！”说了这几句话，就把他紧紧的拥抱怀里，直到湿濡濡的眼泪，渗透了他的衣服，直浸胸肌，冰凉一片，才使他悚然为之一惊。接下来便是那叮叮的悦耳风铃声，把他由梦中唤醒。

美丽的梦，一晌贪欢……都将为残酷的现实所取代，尽管他是多么的不心甘情愿。

除了持续不断的细微风铃，传自瓦面飞檐，还能听到的便是颇有韵致和谐的水响声，一次次拍向岸边，一声声破碎流离。便是这若有所闻的断续水响声，把他由睡梦里拉进到此刻的现实。

此刻，天还没亮，却似已有了几许微曦的曙意。尤其是处身在山峰高楼之上，天亮、天黑，都较平地早有感触，虽然同属于黑暗，晨曦之前与黄昏偏后，却是大有区别，你可以透过长窗，眺向淡淡泼墨的长空，借助于灿烂星群所标示的不同位置，而有所判知。另外，“潮”和“汐”的水响声，也

大有不同……这些也许对于久置人群的都市俗人，是不易察觉的，但是对于一个酷爱自然、长久乐于与大自然共处的人来说，却是不容混淆，泾渭分明。

几乎在开始的一瞥间，君无忌便已认出了那一颗特别明亮的“紫微”星座，耳中再听见颇似凌乱的断续浪潮声，便已知道天将破晓。

当大幅的织锦缎湘慢陈现眼前时，他甚至于也已明确的知道，自己此刻处身哪里——翠湖一品！毫无疑问，自己是被囚禁在李无心所下榻的名湖翠楼之中了。

这个突然的发现，使得君无忌为之怦然一惊，蓦地翻身坐起，黄铜架床咯吱吱一阵乱响，猛可里触及到屋角长盏的一点灯光，以及盘坐于椅上的那个长发少女——沈瑶仙时，他几乎惊讶的呆住了。

“你醒了？”沈瑶仙用着惯常的微笑，静静地打量着他。接着离座站起，施施然步向长窗，隔着一道朱栏，向外眺望了一下，“天快亮了。”轻轻叹息一声，她才缓缓回过身来，向君无忌望着：“你做梦了？”

君无忌为她恬静而从容的姿态所迷惑，不觉茫然的点了一下头。

“梦见了你的母亲？”

君无忌又点了一下头，眼睛里顿时现出了惊讶。

“你是奇怪我怎么知道？”沈瑶仙眨动了一下明亮的眼睛，笑了笑说：“妈妈，妈妈……少说叫了有十几遍，而且你还哭了。”

“……”君无忌颇似腼腆的由床上站起来，才自觉到自己长衣未褪，甚至于脚上的鞋也未脱，就这样倒在床上睡着了。而沈瑶仙却厮守一旁，坐在椅子上……这里既是李无心所下榻的“翠湖一品”，又算是怎么回事？简直是糊涂了，一点也想不明白。

偏偏沈瑶仙不急不躁的显得好涵养，多少也有无可奈何的那种样子，“请原谅我心里的奇怪……我还听见你断断续续的叫着一个女人的名字……能不能告诉我，这个女人是谁？”黑白分明的一双眼睛，自然的注视着他，唇角轻启，现着笑靥，却也有几分执著，不容他的词遁与随便搪塞。

这个时候，她居然还想到这些，对于眼前处境并无只字交代，君无忌忍住心里的奇怪，默默地看着她，倒要看她说些什么。

“姜飞花，”沈瑶仙挑了一下眉毛，微笑道：“好美的名字，她又是谁？”

君无忌登时吃了一惊。这是她母亲的名字，原来连他自己也不知道，还是上次夜探禁宫，由朱棣皇帝亲口说出，那一霎他万分惊诧，便自深深留在脑海，想不到竟然会在梦中脱口道出，一时自己也糊涂了。

“谁是姜飞花？能告诉我么？”沈瑶仙再问一句，缓缓走过来，一直到他身边站定。

“你一定要知道？”君无忌看了她一眼，颇似不解的样子：“姜飞花是我母亲的名字……我怎么会……”摇摇头，他苦笑了一下，看向沈瑶仙一时也自无语。

沈瑶仙轻轻“哦”了一声，怪不好意思的笑了。

君无忌为此一提，不禁加深了对母亲的缅怀思慕，由不住长长发出了一声叹息，“我与母亲自幼失散……多年来朝思暮想，有时在睡梦之中，也会偶尔梦见她的风采……倒叫姑娘见笑了。”说了这几句话，君无忌即行站起，走向窗前。

天色朦胧，仍是黝黑一片。

“我们这是在哪里，翠湖一品？”回过身来，向沈瑶仙直直看着。沈瑶

仙默默地点了一下头。

尽管是已经料定的事实，仍然使得君无忌心里为之一惊，倏地转向门前，拉开了门。一个女人的影子，就站立对面廊下，他随即把门关上。

“谁？”

“是春花。”沈瑶仙摇了一下头，苦笑道：“你想逃？趁早死了这条心吧！”向着窗外努了一下嘴：“窗户外面也有人，秋月。”“哼！”君无忌冷冷一笑：“她们两个岂能阻住我的去路？”“还有我。”

“你……”君无忌不禁吃了一惊。

“这是你怎么也想不到的。”沈瑶仙黯然的垂下了头：“连我自己也想不到的事……”

“令堂要你来看守着我？”

“嗯！”沈瑶仙苦笑了一下道：“这就是她老人家精明的地方，也是对我忠贞的一次最后考验……”

“你的意思是说……”

“那是……”微微顿了一下，她接道：“娘娘她不相信我真的会背叛她，所以把你交给了我。”

“如果我走了呢！”

“你会么？”沈瑶仙看着他微微一笑，笑靥里不失凄凉：“你是绝对逃不掉的，果真万一你跑了，我便只有死路一条，自然，春花秋月两个丫头，也休想再活下去了。”

君无忌一时闭口不言，心里如同着了一记重拳，“哼哼……令堂非但武功盖世，这番安插，也足足较常人智高一等，佩服，佩服！”

“只可惜你认识她老人家认识得太晚了。”沈瑶仙走过去，白菜盘里拿起了一个削好皮的脆梨，抛过来，君无忌接过来，咬了一口，无可奈何的向对方看着，这一霎，脑子里想到了许多。“我早就警告过你，你偏偏毫不在乎！”沈瑶仙苦笑了一下道：“现在可就什么也晚了。”

“你是说我……”

“唉……”沈瑶仙叹了口气：“很难说，真的，连我自己也是凶多吉少，这一辈子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她老人家生这么大的气。”

君无忌呆了一呆，讷讷道：“她的剑术实在太奇妙了，其实她原可在当时就一剑结束了我，又何必把我留到现在？”“这就是你不了解她老人家的地方了！”沈瑶仙苦笑了一下：“那是因为她老人家不愿下手去杀害一个她所不认识的人，这就是为什么到现在为止，还让你活着的原因。”

“不认识的人？”

“你的出身来历等等……”沈瑶仙看着他摇摇头说：“别说娘娘她老人家了，这些连我也不知道。”

君无忌摇摇头，道：“我看是另有原因，说不定是为了那一套夜光杯！”沈瑶仙轻叹一声说：“你以为么？我却以为那套杯子早已到了娘娘手里！”

君无忌惊了一惊，这倒是他没有想到的。

“昨天夜里，娘娘已经去过你住的地方，你以为她老人家会没有发现？”

君无忌聆听之下，一时无话可说。果真如此，以李无心之精明，那套夜光杯定将已到了她的手里。

此杯为恩师苍鹰老人生前所持交，嘱托交给母亲，如果母亲不遇，或已

不在，便为自己所有。所代表的涵意，该是何等深厚？想不到如今母亲未遇，生死不知，这套来自师门、用以传家的至宝，竟然落在了外人手里，真正痛心之至。

但是，比较起来，他却对小琉璃的安危更为关心，“那么，她也见着小琉璃了？”

沈瑶仙点头说：“这一点你大可放心，娘娘绝不会难为他的，详细情形，我就知道了……”说着，她终究忍不住的又叹息一声，在一张梨木太师椅上坐下来，“娘娘是个心思纤细的人，所做的任何一件事，都含有深意……这一方面，我虽忝为她老人家的爱徒义女，有时候也不能尽知，就拿今夜这番安排来说……我就不免有些糊涂了。”

“姑娘是说你我现在的安排？”

沈瑶仙黯然的点了一下头，忽然眼睛里涌现出莹莹泪光：“也许这便是你我最后的一夜了……”泪光里复现笑靥，她接着说：“娘娘取名无心，其实她老人家万非无心之人，只瞧瞧她老人家为你我今夜的一番安排，就显示着她的外刚内柔……我忽然觉得，过去十几年都白活了，一点都不了解她，今夜才真正知道她的内心其实是很软的，唉……太晚了。”

君无忌木然一笑：“这么说，今夜你我独处，亦非偶然了？”

他再次踱向长窗，透过一抹横根，打量着黎明前穹空里的一片星海，“求生”的意念油然升起。转过脸来，打量着平置桌上的长剑，一时神情昂然。

“傻子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！”不经意，沈瑶仙已来到了他的身边，“我要是你，我就不会再起这个念头。”说时，她的一双皓白手腕，已自轻轻搭向他阔实的双肩，长发倏甩，“刷”抡向肩后，现出了开朗洒脱的一面。

“难道你没有想到，我们的时间已不多了……”她颇似凄惊的目光，掠向窗棂，再回来盯着他：“抱紧我吧，爱人！”泪光已为笑靥所取代，她已无能为力，嚶然娇声，已自倒向无忌怀里。

君无忌一只有力的手，早已紧紧拥抱了她，缓缓垂下的脸，不时与她散乱的发丝相厮磨，一霎间的感慨，促使着他，真不知何以发泄……

他想大笑，或仰天长啸……

怀中佳人，娇柔似水，他却忘不了另一个曾为自己所拥抱过的姑娘——春若水。忘不了那夜雪山耳鬓厮磨，正同于此刻的深情拥抱。然而，曾几何时，那只深为自己所爱的燕子，却飞向人家院里，而这汉王朱高煦非为他人，却是自己至亲骨肉的同胞兄弟，只此一端，已无能为力……便将此念化为飞灰，情思柔肠，寸寸踏碎，永不复思，永不再想……

如此，一颗心里，便只有她——沈瑶仙了。再一次把她抱紧了，恨不能抱融了她，抱碎了她，也抱融抱碎了自己……

焰芯摇红，婆姿凄然，却是细致多情……

片刻温馨，似燎原之火，霎时间燃烧着二人，吞噬了他们。似疾风骤雨，君无忌忘情的狂吻着他的恋人……他们或许都已经知道，这一霎便是他们今生今世所仅有的了。

忽然，君无忌推开了她，抢上一步，抓起了桌上长剑。象是一只狰狞的狼，“走，跟我走！”

“……”沈瑶仙惊惶的看着他，只是频频的摇头。

“离着天亮还有一会儿，总比坐着等死的好！”君无忌上前一步，拉她的手，却为她挣脱了。

“为什么？你真的想死？”

“你知道吧！”沈瑶仙忘情的笑着：“也许我原本罪不至死，只是经过刚才的一搅……现在已是非死不可。唉！我已放弃了最后的求生意念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！”

“不！”君无忌冷冷一笑，紧紧握着手里的剑：“只要这口剑还在我手里，我就不会死心！你……你说你已经放弃了求生的念头？为什么？”

“那是因为你……傻子！”再一次她称呼他是傻子，笑靥里不失伤感，却有更多的浓情蜜意。

“因为我？”

“傻子，你还不明白？你都死了，我还活着干吗？”说时，她不自禁的把身子又自依了过去，赖在了恋人的怀里，嚶然一声漫吟，便自垂下头来，一时连耳根子都红了……娇羞交集，模样儿恁地惹人……

君无忌这才明白了。最难消受美人恩，况乎生死之情！紧紧搂住了她，耳鬓厮磨的告诉她说：“不许你再说这些，我不是好好的吗？只要我们能闯出了眼前的翠湖一品，就得救了……那时候……”他却是英气盎然，说到这里，由不住展眉而笑，洁白的一排牙齿，点点作光，无形中在沈瑶仙心里，加深了爱的感受。

“那时候，天高任鸟飞，水深鱼儿跃……多美，是不是？”沈瑶仙把身子又偎近了些，一面仰起脸来，向他打量着，不觉轻轻叹了一声。

君无忌哼了一声说：“我知道这么做太过冒险，可是总也有一线希望。”忽然心里一动，贴近沈瑶仙耳边，小声问她：“你可会水？”

轻哼了一声，沈瑶仙撒娇似地说：“什么都会，就是落下了这个。”然后仰脸儿瞧着他，似笑又颦。

君无忌呆了一呆，点头说：“不要紧，我会，我背着你，在水里，你只闭着气就得了。”

沈瑶仙只是瞧着他笑，近乎于无助的那种笑。想早一点点明了他，却有些不忍，君无忌却是想到就做，这就要动身前行，无如沈瑶仙却一径赖在他怀里不去。“唉，无忌，我们剩下的时候已经不多了，你……真的还不明白？你走不动了……”

大眼睛里满是柔情，微微合拢时，灿若珍珠的两粒泪水，突地滚落下来。落地无声，却似在对方心里响了一声鸣雷。“你说什么？”君无忌一把撑开了她。

“我说……”沈瑶仙凄惨的笑着：“娘娘已给你服了摇光殿的秘药——‘解神珠’，你……你是不能再施展武功了……”君无忌登时大吃一惊，由不住后退了一步，“我……我不信……”身势微耸，巨蝶儿似的翩然盘起，一贴至顶，待将施展神奇的“壁虎功”时，却是力下从心的坠了下来，再试一次也是一样。这才知道沈瑶仙所说是真的了。一时间颓然神丧，一句话也不说的坐了下来。

“你明白了吧？”沈瑶仙抹了一下脸上的泪：“这是娘娘秘制的灵药，除了她老人家自己以外，谁也无能解开。”

君无忌抬起头行了她一眼，冷冷的道：“这一着确是厉害，只是，哼哼！士可杀而不可辱，令堂若以为这么一来，我便可以予取予求，听她吩咐，可就大错特错了，我是不会向她屈服的！”“真的么？”说话的却不是沈瑶仙。

声音传自窗外，随着话声的甫落，两扇轩窗已无风自开，李无心幽步窈

窈的已自现身当前。一袭碧绿长衣，其上绣着首尾俱全的一只整凤，叠螺发式，珠玉满头，十足的“官妆”样式。她仍然是面悬薄纱，让人难以窥出她的庐山真面。

残灯一暗复明，李无心已然越窗而入，站立在君无忌当前。沈瑶仙惊慌失措的忙自趋前见礼，叫了声“娘娘”。

“你先下去。”

“是……”

转身待离一霎，李无心却又唤住了她，“告诉春花、秋月都下去，这附近不许有一个人，也不许任何一个人接近。”声音够冷，苦非怒中，便是遇见了极为重要之事。沈瑶仙不敢不遵，答应了一声，便自走向门前。一只手摸向门闩时，随即又站住了。想到了就此一去，极可能便是与君无忌永别了，一时心如刀绞，忍不住缓缓回过头来，向着座上的君无忌一往情深的注视过去。

君无忌自有其昂然正气，任何情况下，他都不愿作悲观自处，即使眼前，看来象是“必死”的趋势，他也不认为真的就是非死不可。无论如何，沈瑶仙眼前这般深情的注视，却令他深深为之感动，想到了方才的软语尽温，款款情深，一霎间冰消云散，焉能不为之心动？一时间，眸子里亦不禁流露出依依别情。

彼此什么话也没有再多说，沈瑶仙便自掉头去了，留下现场的是沉沉的无比寂寞……

君无忌再次把目光转向当前的李无心，一种“事已如此”的认定，反倒是不足为畏了，倒要看看对方这个当今第一能人，又待把自己如何？即使猝然加施毒手，也不会使自己感觉震惊。对于“摇光殿主”李无心这个人，他毋宁是一直保持着极大的好奇，即使眼前自己性命攸关的一霎，也无例外。只是，他所能看见的，依然只限于对方露出于面纱之外的一双眼睛，那“满头珠翠”、“彩凤官妆”……却也带给了他一定的神秘感觉，乍然相对下，一双眼睛不由自主的已为对方这一切深深吸住。窗外现着隐隐的曙光，敢情是天将大亮。

李无心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向对方观察，这才转身落座。

“有几句话要问你。”她说：“你要据实回答，不能撒谎！”

君无忌怔了一怔，还没有转过念来，李无心已把手里的一个缎面锦匣扬了一扬。“这套夜光杯我已经看过了，是真的！”

君无忌这才发觉，聆听下不觉有气道：“本来就是真的……”原想斥责对方的私自盗取，转念一想，自己眼前性命尚且不保，更遑论其它了。

李无心冷冷说道，“我只问你，这套杯子你是从哪里得来的？”君无忌摇摇头，冷笑道：“我并没有说这套杯子是我的，我从不会把属于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。”

李无心何等精细，如何会听不出他的弦外之音？聆听之下冷冷说道：“谁跟你逞口舌之利，死在眼前，还这么刁？哼！我当然知道这套杯子不是你的，只是问你，你从哪里得来的？”君无忌原待说出，却又摇了一下头。

事关恩师“苍鹰老人”以及母亲“姜贵妃”的神秘出身，自是不能随便提起，李无心居心叵测，谁又知道她心里打着什么主意？万万不能说出。

“说！”李无心清叱一声，眼睛里怒光四射。

却不曾吓着了君无忌，“我不能告诉你，请你原谅！”话声方歇，李无

心陡地劈空一掌迎面击来。

君无忌虽说服下了对方所谓的“解神珠”，不能施展内气真力。但是一般身手仍可施展，更无碍机智灵思，心里早就防备着她的加害，只见她手势方起，便自不假多思的向后一个疾翻，一时连人带椅一并倒了下来。

也亏了他这一倒，要不然万难逃过李无心的劈空一掌，强大的掌风，戛然作响划空而过，整个房子都为之大大摇动了一下。

君无忌自知无能与对方抗衡，李无心既已向自己施展身手，便只得心图脱逃之一途。当下，随着后倒的身势，倏地夺身腾起，直向敞开着窗外飘身而去。观其身势，虽不若原来迅速，却也大有可观。

原来君无忌自参透上乘内功“阳罡”功力之后，一身劲道在任何情况下都应是运行自如，实不易为药力所控，就连李无心精心秘制的“解神珠”也不能如预期之收效。

这番情景，大大出乎李无心意料之外，一惊之下，急速闪身而前，极其巧快的已自拦至窗前。

四只手掌甫一交接，君无忌终似力道不济的向后反弹了出去。

这一掌看似平常，其实力道极猛。原来李无心只当是药力无效，乃自施出了大力，君无忌即使未曾眼药，也不定就能当受得住，更何况功力已受相当拘束，自是万万吃受不起。四只手掌交接的一霎，已为李无心的至柔功力，透过双掌，猛地直攻进来。随着他后翻的身势，强力撞向石壁，再也挺受不住，“哇”地喷出了一口鲜血。

李无心猝睹之下，未免吃惊，才知自己下手过重，敢情药力并未全失。对于君无忌这个年轻人，她竟有一份奇怪的感触，总似不忍毒手加害，想不到还是伤了他。

君无忌如何想得到对方这一霎的感触。性命俄顷间，却已顾不得身上的掌伤，咆哮一声第二次腾身跃起，忘命般兀自向着窗外扑去。

李无心自不容他脱逃，冷笑一声，直似幽灵般，又横身而前，第二次运施“无心掌”力，直向对方前胸叩来。力道万不似前此之猛，只为特殊的“无心”功力，一个击中，君无忌万无活理。

双方势子都猛，眼看着已是迎在了一块。

对李无心来说，只待功力一吐，君无忌必死无疑，千钧一发的当儿，李无心终不能狠下心来，真个将掌力吐出，一时改击为抓，一把抓住了他的前襟，霍地向后一抡，“呼拉”一声，将一件长衣自胸前扯为两片。却有一件物什，直由其破衣处飞坠而出，落向长桌。

李无心一抓之力，不谓不猛，却不能阻住君无忌冲出的身子，碰然作响声中，已坠身窗外。

这一霎，真可谓惊险万分。对于君无忌来说，无异是一只脱困之兽，一旦脱窗而出，再没有任何力量能阻住他的凌空一跃，更何况这已是故技重施。随着他的一声长啸，整个身子疾若飞猿般，已自跃栏直出，大星天坠般，直向着一片浓雾所掩饰的湖心坠落下去。

这番突如其来，即使李无心之严谨纤细，亦所料非及，更何况慈念频生，行动顿缓，俟到有所触及，再想追赶，哪里还来得及？凭栏下望，但只见白茫茫一片大雾，将整个半楼，连同视野所及，弥天盖地般，全数掩遮。如此情况之下，自是不可能再追上他了。

李无心忿忿的望着一天大雾，一时真不知如何是好。君无忌已是第二次

由自己手下脱逃，对她来说，真是前所未有的事，一时不禁引为奇耻大辱，这一霎君无忌果真再次出现眼前，保不住她可就施以毒手了。

天色虽已破晓，所见却极是混沌，尤其是眼前这般大雾，骤乎而临，倒象是专为掩饰君无忌的离开而来，李无心尽管心怀不忿，也只能望天兴叹，无可奈何。

房间内一片凌乱，孤灯茕茕闪耀着君无忌留置在几上的出鞘长剑，事发匆促，连这口贴身的宝剑都不及带走。

李无心的目光，其时却为另一样物什所吸引，象是一个布卷儿，落在桌上，犹记得君无忌长衣破开的一霎，落下一物，便是这玩意儿了。

拿在手里软软的，也不知是什么东西？

李无心缓缓落座，打量着手里的这个布卷儿，出于好奇的把它慢慢摊开来看个究竟。

原来是一幅颇为精致的人像刺绣，石榴红的官缎上，精针刺绣着年轻貌美的宫妆少妇半身小像。

李无心不经心的一瞥之下，陡地象是吃了一惊，立即睁大了眼睛，一看再看，一时间全身不寒而栗。

揭开了脸上的面纱，移座灯前，就着灯光，再一次向着手里绣像注视时，她的一双手，再也无能自持，一霎间颤抖得那么厉害。

“天啊……这是在作梦吧……”

画中佳人，宫样蛾眉，郁郁秋水，满头珠翠，宝光四射，分明一品宫妆，却压不住原属侠女的任性峥嵘，不正是当前李无心的最佳宫照？若是时光倒退二十余年，简直就是一个人。

李无心的一双手，不自禁的抖动得更厉害了。再没有比她更清楚这件事情的了……尽管那已是二十五年前的一件往事，此时想起来，却有如发生于昨天一般的逼真、清晰……

那一天，离别娇儿之前，特地请来官中名匠，为自己留下了这帧刺像。犹记得，在各色贡缎里，她特意的挑出了“石榴红”色的那么一块，为使绣像逼真，维妙维肖，象是活动道具似的，一任那官匠摆弄了七八天，从头饰穿戴到容颜神情，真正一丝不苟，最后才完成了。这便是送赠娇儿唯一的纪念了。

临别的前一夜，她——姜贵妃，特地把这帧绣像夹藏在儿子的狐皮裘里，贴着娇儿的心，秘密收藏，便是用以期使日后母子重逢的唯一见证。娇儿年幼，不使知晓，老奴福庆却是知道的。

时光易失，韶华匆匆，转瞬间，已是二十几年的往事了，只以为人天远离，娇儿早故，今生今世再也无能母子相逢……这帧刺绣，随即成了记忆中的一块化石，真正是梦也梦不到的事情，竟然会从君无忌的身上发现……

一个念头，电也似的自她脑子里闪过：君无忌，他莫非就是……

李无心简直止不住心里的激动，霍地站起来奔出房门，扑向长廊，扑向楼栏……

“无忌……我儿……”

一时间热泪扑簌，再也无能自止。霍地腾身而起，直循着一波湖心，直坠而落。

打由廊子一头过来，天色灰暗，寒风瑟瑟。

脚步声，惊动了聚集廊下的几只野鹁鸪，一霎间鼓翅而起，拍巴掌也似

的响着，猝然升空直起，剩下来天空中飘动着的几片羽毛乍浮又沉，如此暮色，加深了几许惆怅，空虚……“隔花小犬空吠影，深宫禁苑有谁来”？偌大的王府，竟然冷清如斯，一路行来，连个人影儿也没看见。

这几天春若水她的心情不好，整日茶饭不思，就象是有什么大祸要临头似的。

王府东侧是清凉山，山势不高，又修有盘山的马道，正可策骑一番，如此，每日午后的“骑马”便是她例行的功课了。自从杀了兵马指挥徐野驴以后，朱高煦这一阵子心情也不舒畅，很可能他在皇帝跟前，也不象以往那样吃得开了，尤其是这两天，动辄暴怒，王府侍役已有好几个挨了打，真不知是怎么回事儿？主子一闹情绪，连带着一干下人也不好过，整个王府一下子变得好冷清，往常的欢乐情景，一去不返，瞧着也是凄凉。

“紫藤阁”花开满径。大朵的山茶花，虽已凋谢，红白二色的杜鹃，却开得一片烂醉。

打月亮洞门跨进，一路行来，恰似进入到一片五彩缤纷的世界。一排雪松，衍生得那么直，那么齐，每一回，春若水走进来，下意识里都不自禁的会停下脚步来看它们。原来树身上的牵牛花，都打了朵儿，过不几天俱将开放，变成一片花团锦簇，可真是美极了。

瞧着瞧着，春若水却又似兴趣索然，总因为心里那档子事儿摆它不顺便什么也是惘然。

松树后面是冬青树围成的各样花圃，亭台累榭，翠翘曲琼，当义是另一番好景致了。那里面有个宝蓝色、琉璃顶盖儿的六角宫亭，春若水甚是喜欢，闲着没事的时候，总喜欢在那里坐坐，因看兰花生树，翠羽啁啾，人其实何尝又不是自然界的一体，如是，一切的休养生息，原也是离不了自然的支配，喜怒哀乐，全在随兴，想开些，又何必庸人自扰！

绕过了雪松，穿花踏径，刚要过去，她可又停下了步子，留神听听，亭子里有人，正在说话儿。衍着一人多高的冬青树，春若水往前走近了些，对方说话的声音，可就听得更清楚了。

“这里的事，还是少打听的好！”声音又尖又细，一听就知道是谁。

穿着“两大片儿”似的赭色袍了，王府的大总管马安袖着两只手，正自向“紫藤阁”的两个女侍“春官”、“荷官”这么吩咐着：“心里有数儿就好了，嘴里可别嚷嚷！”他说：“一个传到了娘娘耳朵里，嘿！那个姜子可就捅大了，那时候；嘿嘿……”

春若水待将迈出的脚步，可就站住了。

马管事不叫人家说，自己的嘴可是收不住，话可是不打一处来：“瞧着吧，赵官人如今可是飞上高枝儿啦！娘娘要是再不开窍，嘿嘿，早晚准爬到了她头上，那时候呀，也就用不着再偷偷摸摸的了！”

春若水心里一惊，几乎呆住了，赵官人？不就是指的“冰儿”吗？难道她……难道……

一霎间，真有天旋地转的感觉。接下来的每一句话，更令她胆战心惊。

“王爷怎么还不出来？我可真担心……怕是娘娘快回来了，一个撞着了，那还得了？”

说话的是春官，一面说，一面伸长了脖子四下打量，象是春若水就在身边似的。

“纸包不住火，瞧着吧，早晚的事儿！”马管事说：“热闹还在后头呢！”

荷官说：“赵宫人的胆子也太大，我真替她害怕。”

“胆子大？她也得晓得呀，这档子事儿，由得了她吗？”“可是太不应该了？”春官小声说：“娘娘可是真疼她；把她当自己跟前人，什么心里的话都跟她一个人说。”

“哼！”马管事叹着气：“要不是她说出来，王爷还不知道那个姓君的住在哪儿呢……”

“姓君的？”

“你们这就知道了！”马管事冷不咕咕的笑着：“姓君的是咱们王爷的眼中钉，这一下可好了，茅侍卫带着锦衣卫的人全去了，这小子就是有八条命也完了，可是去了王爷心里一块病啦！”有如晴天一声霹雷，春若水差一点晕了过去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眼泪早已淌了满脸，一颗心只是卜通通上下跳动，看看已是支持下住，却听见月亮洞里传出的一声吆喝：“王爷起驾！”马管事慌不迭的应了一声，三脚并两步的忙自赶了过去，两个女侍也跟着往里头跑，转瞬间走避一空。象是天塌了那样，春若水眼前一片漆黑。

抖着、颤着，来到了亭子里，坐下来。正是由于心里太激动了，她要冷静一会儿。

“冰儿……好你个贱人！你干的好事……”

两片牙床只是克克打颤，全身象是到了冰窖子里那样寒冷。“皇天有眼……保佑君无忌平安渡险……唉……无忌哥哥……我真正害了你了……你等着吧……我就给你报仇……雪恨……我……”

冷风飕飕……

可怜的人！灰色的天！

点着了床头粉红色的蝴蝶贝灯，冰儿缓缓转过身来向春若水注视着。

从晚饭桌上，冰儿就留了仔细，小姐她一口饭也没吃，一句话也没有说，大部分的时间只是在沉思，偶尔飘过的目光眼神儿，竟是前所未有的冷，怪怕人的样子。冰儿顿知不妙，这当口更是连大气儿也不敢喘上一口。燃起了蝴蝶彩贝双灯，她特意的又泡了碗淡淡的“雀舌”香茗。

“小姐，茶来了。”

两只手捧着茶碗，小心翼翼的送向春若水面前，不知是心里有鬼还是怎么地，那双手竟是抖得那么厉害，青瓷盖碗颤得克克乱响，茶汁连连滴落不已。

“啊……我这是怎么了……”

匆匆放下了茶碗，刚要转身迈步，却被春若水出声唤住：“站住！”

“……”冰儿连连点头，强自作出了一副笑脸。

“就是我不说，大概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吧？”

可不象过去说话的那种口气，尤其是看向冰儿的那一双眼神，简直象是一双锋利的匕首，直插进入对方的心腔。

冰儿“啊”了一声，刚点了一下头，慌不迭又忙自摇头：“不……不知道，不知道……”暗自定了定神，她迈前一步，用着惯常的撒娇声音说：“您今儿个是怎么啦嘛……小姐！”

“哼！刚才你做的好事，还当我不知道？”

随着春若水冷电也似逼近的目光，冰儿自恃聪明的一点镇定，霎时间为之冰消瓦解。

“小姐……我……”

“说！今天下午，我出去骑马的时候，你干了些什么事？”微微顿了一下，“当然，这也不是第一次了！”

“小姐……您……”双膝一阵发软，“扑通”跪了下来，一时间脸色惨变，扑簌簌眼泪淌了满脸。

“说实话吧！你跟朱高煦，这是第几次了？”

“小姐……您……您……开恩……就别再多问了吧……”狠狠的咬着下嘴唇，直是要咬出血来，脸色是雪样的白，她只是频频的摇着头：“我……是开始就错了……小姐……我对不起您……您就……别再……问了吧！”

“我知道了，你可真会作戏，瞒得我好苦！”春若水冷冷的说。“这可是你自己承认了的！”

“我……错了……”冰儿眼泪汪汪的说：“我的心太软……只……只以为……早晚横竖还不是这么回事……小姐您的心太狠……王爷他……”

“别给我说这些！”春若水忽然打断了她的话，冷笑一声，瞅着她：“别以为我……哼！这种事，我听了都恶心，还以为我是在吃醋！你……”轻轻一叹，她瞅着冰儿无限怜惜的说：“你是自甘下贱，别说是你一个丫头了，现成的例子多得是，季贵人如今的下场可又怎么了？凭你？”

苦笑了一下，春若水冷冷的说：“如果你不是跟我来的，爱怎么就怎么，那是你自己的事，我管不着，今天的情形，可就不一样了。”

“小姐……我错了……您还是带着我走吧！我们离开这个地方……”冰儿呜咽着，哭成了个泪人儿似的。

“太晚了，你还想走？”一霎间，春若水脸上罩起了大片寒雾。“还有，你犯了更大的错，你居然把君无忌住的地方告诉了朱高煦！”

冰儿登时全身一战，睁大了眼睛。

“有没有？”春若水脸上是出奇的冷。

冰儿的舌头几乎冻住了，全身更是战抖得厉害，“我……君先生他……他怎么了？”忽然看到春若水那张脸白中发青，青得可怕，一时顿知不妙，吓傻了。

“冰儿！”春若水的声音有些发抖：“你出卖了我都没什么，出卖了君先生，也就是出卖了为人的道义，你……你简直连狗都不如！我……绝不能饶你！”

不知什么时候，一口精光四射的匕首，已经紧紧握在了她的手里，很可能这口匕首，早已安置在她的身边，猝然拔在手里，真有惊心动魄之势。冰儿惊叫一声，整个身子直向后面倒了下去。

却被春若水当胸一把，抓了个结实。

“小姐……小姐……您饶命……饶命吧……”

“我……”一霎间，春若水象是换了个人，晃动的刀身，迟迟不能下落，多少显示了她此一刻的犹豫不决。

冰儿颤抖着叫了一声，“小姐……”蓦地向外挣脱，春若水的匕首，便在这一霎，猛力向前刺出，“噗味”一声送进了冰儿的前心。

“噢……”冰儿的一双眼睛睁得极大，显示着她极度的惊诧，无论如何她也想不到春若水会向她下此杀手，真的用刀杀了她，随着她缓缓倒下的身子，两只手紧紧抓住胸前的刀，怒血泉涌，霎时间已染红了她的一双手。

“小……姐……”忽然她分出了一只手，紧紧的抓着春若水，佝偻的身子，用力的向上弯过来。

“小姐……您杀了我……杀得好……我这样的人，还是……死了的好……只是……只是……”

春若水一时淌下了热泪，一动也不动的看着她。

冰儿挣扎着，象是有极重要的话要告诉她。

“小姐……有个秘密……我才知道，正要告诉您……”咳嗽着呛出了一口血，她吃力地说：“王爷和君先生……他……他们是……是兄弟……是亲兄弟！”

春若水点点头只是听着，忽然把她紧紧拥抱在怀里：“冰儿……冰儿……”

“还有……还有……”

“还有什么，你就快说出来吧……”春若水哭叫着，把她抱得更紧了。

“小姐……”冰儿声微力弱的说：“请……告诉小……小琉璃……我对不起他……”

“冰儿！”春若水用着可怕的声音唤着她，用力的摇着她：“为什么……为什么你要跟朱高煦？他害得我们一家还不够惨吗？为什么你要瞒着我？”

“我……也不知道……”冰儿圆睁着两只眼，喃喃说道：“我已经……有了他的孩子……已经……已经三……三个月了……”一口气接不上来，她就死了，却仍是睁着圆圆的一双大眼睛，张开的嘴，更似有许多话要说，却再也说不出来了。

“冰……儿……”象是梦吃中的那种呼唤，春若水全身抖成一片，手上、身上、脸上，全沾满了冰儿的血。

慢慢地，她把冰儿的身子放平了。

多少快乐，多少任性，多少无知……往事历历，一古脑儿的打心上升起……

寂寞深闺，流花河畔……那么多的过去，打从七八岁黄毛丫头时候，都有冰儿的影子陪伴着，明是主婢，暗为姐妹，天真无邪，两小无猜，原是一辈子也分不开的人了，一霎间人天远离，怎不令人断肠？残酷的是上天竟然安排她亲自下此杀手，人去魂依，真正焚心沥肝之痛。

看着她，摸着她，春若水再一次涌出了热泪，泪儿和血，一滴滴其实都是从她心里滴出来的，溅落在冰儿苍白的脸上，仿佛还听见她撒娇似的声声呼唤：“小姐、小姐……”——那已是梦魂中的事了。

再一次她紧紧的拥抱着她，只觉着自个儿的一颗心也已片片碎了……

午夜时分。

一径踏着明月，春若水来到了汉王朱高煦下榻的寝阁——“望日轩”。

兔起鹘落，早已熟悉，有备而来，乘虚而入。套句熟词儿，那是“人不知，鬼不晓”。直到这一霎，她霍地闪身进来，才惊动了王爷跟前的贴身卫士。

“谁？”

扬声侍卫——楚一刀，五短身材，回旋腿，施得一手雪花双刀，好样儿的！声出，人起，打天井过头一个猛窜，扑过来。楚老大简直人都没有看清，双刀已泼头砍下。

春若水一个滴溜闪开来，轻叱道：“大胆！”

楚一刀慌不迭收刀住势，才自看清了来人，一时色变，大显慌张道：“小人卤莽，娘娘恕罪。”

弯身请安的一霎，却为春若水反手快出的一剑，刺中前胸，随着她送出的长剑，楚一刀直挺挺的倒了下来，便再也爬不起来。

春若水趋前一步，拉着死人的领子，把他移到黑暗角落里。这已是王爷下榻所在，除了这个坐更的贴身侍卫，再不见拿刀带剑的粗鲁人了。

闪进了垂有软玉流苏的阁门，事实上已踏进了要紧所在，汉王朱高煦寢息处，当在咫尺之间。

华阁内，点着浅紫琉璃的两盏六角宫灯，两名身着官衣的女侍，各据一几正在打着盹儿。一旁长案上摆设着茶水暖壶等样什物，以备习于晚睡或午夜梦回的王爷随时的召唤，为了服侍主子，十二个时辰，轮流着都有人“坐班”，即使王爷不在寝官，排场却不能没有，规矩更不能轻废，这是大内留下来的规矩。其实又何止帝王人家，因循日久，一般达官贵人也多有如此排场。

春宵苦冷，两个侍女各自蜷着一双腿，膝上盖着片棉垫，以手支颐，便是这样苦捱着漫漫长宵。

春若水一阵风似的忽然来到，两个女侍猝有所警，乍见之下，慌不迭自座位上站起，却为春若水反手一掌击中了当前女侍前胸穴道，后者呻吟一声，便自倒向座位上，人事不省。

另一名侍女，吓了一跳，张口结舌的当儿，已为春若水手上长剑比住了咽喉部位。

“娘娘……”事发突然，她简直吓傻了，怎么也没想到金枝玉叶的贵妃娘娘，忽然间竟成了拿刀动剑的冷面煞星。

“说！”春若水声音很低的道：“王爷可住在这里？”

“在……”一面说，向着凤帟双分的里阁指了一下。

“还有谁？”

“有……是新……新来的一位张……张姑娘……”

春若水点点头，打量着面前这个女侍，却是狠不下心向她下毒手，冷冷的说：“夜深了，你也该睡了！”

那女侍一时还不知怎么回事，正自点头，已为春若水骈指如飞，点中在她“气海穴”上，便自也同前面那位一样，呻吟了一声，倒了下来。

思忖着两个女侍这一觉少说也得睡过明日晌午，朱高煦寢阁这一霎再也没有闲人干扰，正可成就大事。春若水这时候可真是胆大包天，杀机猝起，只觉着怒血翻涌，一时万难平复。

然而，她毕竟从来也不曾干过这类杀人勾当，一个冰儿已令她柔肠寸断，眼前的朱高煦，固是罪魁祸首，却与自己有着夫妻的名分，猝然下手去杀害自己的丈夫，即使是“大义灭亲”，可也得有一腔义气。眼前她便是凭恃着这腔正义，来向朱高煦兴师问罪的。

珠帘猝卷，春若水已闪身进入朱高煦的寢阁。

蓝缸吐焰，锦帐深垂。汉王爷在一度销魂之后，这一霎拥着张姑娘，正自好梦方酣。

寢间里只亮着一盏灯，银质的鹤嘴长灯，吐着一点色作青绿的灯焰，整个房子里由此而渲染出一片淡淡光华，宛若轻纱，又似月华。

这个朱高煦倒也有些风雅气质，室内摆设固是华丽富贵，倒也不俗，一画之张，一几之设，连带着几株盆景的摆设，都恰到好处，如此雅致，如此光色，给人以迷离梦幻的感觉。然而。春若水却没有丝毫情绪去领略欣赏。

随着她一个快速的进身势子，霍地已扑身榻前。

长剑撩处，刷然作响，已把深深垂下的大幅纱帐斩下了老大的一片。

帐内的朱高煦，猝然自梦中惊醒，蓦地探身坐起，一声喝叱道，“谁！”

“谁”字方出，光华电闪，一口冰森森的剑锋，已自向他当胸刺来。

朱高煦“啊”了一声，单手力按，猛力向上跃起，也亏了他这一跃，竟为他躲开了胸前要害，“噗味——”一声，中了他的左面肩窝。

这一剑春若水一鼓作气而发，力道极猛，剑锋力贯之下，竟为她刺了个透亮的窟窿。

“唉呀！”随着春若水拔出的剑势，朱高煦痛呼一声，一个骨碌，直由锦榻上直翻下来。

春若水闪前一步，龙吟声中，第二次抖出长剑，直向朱高煦咽喉部位直扎过来。

如此情况之下，朱高煦简直吓呆了。

春若水的这一剑几乎已经临向他的咽喉，眼看着热血四溅的一霎，忽然间她却中途停住。圆睁杏眼、柳眉倒竖，分明是怒发不可收拾，恨不能一剑结果对方性命，偏偏她竟然无能贯彻始终，第一剑不能杀了朱高煦，第二剑便是万万不能的了。

剑尖在几乎已经触及朱高煦咽喉的弹指之间，忽然中途停住，一霎间，她那只拿剑的手，竟是抖动得那么厉害，对于面前这个害得自己一家好惨的人，竟然会动了“不忍”的怜惜之念。“你……你……”一连说了好几个“你”字，掌中长剑，竟是无论如何也刺不下去，一时间热泪泉涌，淌了一脸都是。“春贵妃，是你？”

朱高煦简直不敢相信自己一双眼睛，面前这个俏滴滴的佳人，竟然会对自己猝然下此毒手？

肩上的伤势，极其作痛，鲜血把一袭睡袍都染红了，在面对着生死攸关的一霎间，朱高煦亦不禁为之勃然变色，大大生出了畏惧。

“为……什么？为什么？”显然这是他一时想不明白的。春若水那只握剑的手，颤抖得那么厉害，杀既不忍，不杀又不甘心……雪亮的剑锋，只是在对方眼前打颤，眼前境况，随时都可能挺剑刺出，随时也可能收回，生死存亡，端在一念之间。

“为什么？”春若水寒着声音道：“你自己难道还不清楚，还要问我。我只问你，君无忌怎么了？”

朱高煦一只手捂着肩上的伤，正待说话，却听见身边嚤然一声娇啼：“女大王……饶命……饶命……”

敢情是把那位张姑娘吓着了。这位姑娘才进府三天，也不认以春若水是什么人，见她拿刀动剑，连王爷都敢杀，自己这条命，还保得住吗？只把她当成了打家劫舍的山大王，一个劲儿的开口讨起饶来。身子一缩，整个人都蒙在被子里，连人带被子抖成一团。

春若水这才想到了旁边还有个人，一时间气儿不打一处来，足尖一挑，已把对方用以裹身的被子踢开来，现出了张姑娘赤身露体、一丝不挂的身子。后者尖叫一声，抱头弓身，更自抖成一团。

春若水没想到会是如此一个场面，一时又羞又气，恨不能一剑结果了她，转念一想，又复作罢，随手一捞，把被子遮住了她赤裸的身子，一时间，脸色绯红，转向一旁的朱高煦冷笑道：“你做的好事，哼哼！”

朱高煦经过片刻缓和情绪略定，大致上也猜知了是怎么回事，索性摆出了一副毫不在乎样子，当下狂笑一声，冷笑道：“我当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也值得你动剑杀人？放心吧，君无忌他命长得很，死不了。”

“死不了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他走了。”朱高煦撕下了一片布，抹擦着肩上的血，哼了一声，“这事你怎么会知道？哼，这一次算他命长，下一次再碰在了我的手里，可就没有……”

话声未歇，春若水的剑尖可就又比在了他脸上。

朱高煦怔了一怔，冷冷一笑，抬起手，把她的宝剑给搪向一边：“用不着来这一套，要下手就下手吧，我还会怕这个？怕这个我也就不娶你了。”

“你胡说！”春若水才将息下的怒火，忽然又撩了起来，长剑一翻，再一次作势刺出，忽然看到对方那张略似苍白的脸，心头一震，才将举起的剑，又自缓缓垂了下来。

这张脸分明与君无忌一般无二，尤其是在眼前这个角度，灯光的映衬之下，尤其相似十分，乍见之下，几疑无忌重现，一颗心怦然跳动之下，才将兴起的杀机，便自冷了下来。

朱高煦见状，由不住呵呵笑了，“把剑放下来吧，再怎么咱们总是夫妻，你真能狠下这个心？我就是不信……”

一面说，正待站起，却为春若水比出的剑势，又给逼坐下来。

“你……朱高煦，”春若水眼睛里噙满了泪：“有几句话，想问问你，君无忌他是你什么人？你说！”

“哼哼，”朱高煦颇似一惊，冷笑道：“你听见什么了？谁告诉你的？”

“这些你就别管了，他难道真是你的兄弟？”

朱高煦惊讶的打量了她一眼，冷笑一声，未置可否。平常时候，他断断不能承认，这一霎，性命相关的一刻，情形容或大有不同，便自不再辩白，形同默认。

春若水见状，心内雪然，再打量着对方那张脸，更不再怀疑。

“为什么，”难掩心里的激动，她向朱高煦狠狠逼视着：“为什么要对自己的亲兄弟下此毒手，这又为了什么？”

朱高煦冷冷一笑，看了她一眼，没有吭气儿。

春若水这一霎心绪缭乱，既然已经确定朱高煦与君无忌之间是兄弟的关系，更自对他下不了毒手。

眼前情形，已万难再留在府里，冰儿已死，照说对这个迫害自己至惨的元凶大恶，理当一剑结果了他，为己为人，都将是无上公德，偏偏这一霎她就是狠不下心来，情势演变，已使她无能再顾及远在凉州的家人，势将非走不可了。

往后面迟了一步，春若水嗒然垂下了手里的剑，杀心既去，便又是十足的女人形样了。

“今天我饶了你，别人可不一定会饶你，如果你就此改过自新，也许还有一线生机，要是你仍然还迷恋着王爷的权势，为所欲为，甚至于对自己的亲兄弟，还要暗下毒手，那你可是自己作孽，不能活了，话就说到这里，希望你再思再想，我走了。”

说完插剑入鞘，正要转身，朱高煦忽然唤住她道：“慢着！”

春若水回身瞪眼道：“干什么？”

朱高煦看着她，颇有所憾的道：“你这……就走了？上哪里去？”

“这就不劳你费心了，海阔天空，还怕没有我去的地方？”

“哼哼，”朱高煦说：“不要忘了，今天你已是贵妃的身分，难道我们之间就这么完了？”

春若水摇摇头，脸色苍白的道：“我们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，什么贵妃不贵妃，我才不希罕，你难道真的以为，世界上每一个女人，都贪恋荣华富贵？最起码，我就是个例外。”

朱高煦低着头苦笑了一下，自语道：“这么说，我的一番苦心，完全白费了，原来这么长的时间你心里压根儿就没有我，我真是自作多情了！”

春若水冷冷一笑，没有说话。

朱高煦哼了一声：“我知道，你心里还想着君无忌，对他还不死心，是不是？”

春若水把脸转向一边道：“你管不着！”

“这就是了！”朱高煦冷森森的笑着：“如果真是这样，我倒要好心提醒你一下了，君无忌身边已有了别的女人，就是我不说，你也应该知道是谁，你这么痴心，是不是值得？无论如何，我对你总是一片真心。”

春若水摇头说：“不要再说了。”一霎间，她脸上显现着出奇的冷，“朱高煦，我们之间的一切都已过去的了，你就别再指望我还会回来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当然，你仍然还可以对我在凉州的父母心存迫害，这样做，除了证明你是卑鄙的小人以外，你将一无所获，一切你就看着办吧！”

朱高煦不由呆了一呆，满脸愤怒，却是无话可说。忽然又问：“赵宫人呢？她也跟你走？”

提起了“冰儿”，春若水仿佛一颗心都碎了。

“她……已经死了……”

“啊？”朱高煦倏地站了起来。

“是我杀了她。”春若水冷冷一笑，不觉淌下了清泪：“她的身后事，自有我来负责，你就别多管了！”说完这些话，她再也不多逗留，倏地推开长窗，越身而出，一霎间消失于沉沉夜色之间。

朱高煦蓦地有所惊觉，已是阻止不及。夜风习习，自敞开着轩窗袭进来，大幅纱幔在风势之下，浪花也似的作状飞舞，银质的鹤嘴长灯，立时为之熄灭。

向着黝黑的夜空怅惘着，朱高煦这一霎只觉着无比的空虚，以及紧紧向自己压迫过来近乎窒息的寂寞……自有权势以来，他还是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触。

放下了按在君无忌背后的那手，苗人俊苦笑着摇了摇头说：“没办法。”

二人已是一身大汗。

君无忌冷眼旁观地注视着他。对他来说，丧失高深武功的这个打击，极其严重，但却并不为此即感沮丧。

“没办法，一点法子也没有。”苗人俊再一次的摇着头，坐下来，注视着他说，“倒不是我功力不济，实在是娘娘的手法迥异。她老人家所施展的是一种微妙的闭气手法，我猜想透过这种手法，你身上至少有九处经络已被关闭，我的能力，却只能为你解开其中之半！”

君无忌说：“这样也很不容易了！”

“没有用的。”苗人俊说：“即使我能全部解开都无济于事，关键在于娘娘在你身体里，留下了她本身的至阴元气，这种劲道太微妙了，我想不用我说，你自己也能知道。”

君无忌呆了一呆，微微点了一下头，“我明白你的意思！”君无忌冷冷说道：“这种气道一直盘踞在我‘气海穴’脉之内，如此便能对我本身所欲施展的内力形成阻碍，这便是我不能施展上乘内功的原因了。”

“对了！”苗人俊颓丧的说道：“如此情况之下，除了娘娘自身以外，谁也无能把盘踞你身上的这股至阴内力撤除，即使功力再高，却格于功力气质的有别，也不敢贸然试探，那么一来，可就……”

君无忌点了一下头，接下去说道：“可就有‘炸血’之危，我明白！”

苗人俊看了他一眼，心里甚是钦佩，对于君无忌的触类旁通，极为惊诧。

了解至此，君无忌才真正的感觉到失望了。只是他大度宽涵，养性功深，即使在遭受到最不利的打击之下，也不会感到绝望，更不会现之形容，而一派慌张失措。

“那我们就不必庸人自扰，多费事了！”揩了一下脸上的汗，正要站起，却见门帘掀起，幽步窈窕走出一个布衣裙钗的人。君无忌吃了一惊，再看对方少女，竟是眼生得很，随即转看向苗人俊，看他认识也不？

来人少女，生就高挑身子，浓眉杏眼，颇有姿色，却于美秀里，别具一种英挺气质，尤其是蕴含在眼睛里的那股神儿，顾盼间辄有凌人之势，君无忌瞧在眼里，顿时知悉对方显然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侠林人物了。

苗人俊报以微笑，正待开口为双方介绍，来人少女，已先行向着君无忌福了一福，娇声道：“小妹李翠薇，拜见君先生。”

“啊，这是……”

迎着君无忌诧异的目光，苗人俊笑道：“这位就是前次我向你提起的那位‘玉洁’姑娘，李翠薇是她本来的名字。”

君无忌这才明白，道了声：“不敢，李姑娘请坐。”对于自己赤裸的卜身，一时颇不自在。

苗人俊即刻会意，随即笑道：“李姑娘不是一般女子，也是我道中人，大可不必介意。”

君无忌点了点头，即向当前这位姑娘看去，当时苗人俊力惩恶商郭子万、邂逅兵马指挥徐野驴、画舫酒醉、结识玉洁姑娘之一段经过，早已由苗人俊口述能详。并悉知这姑娘乃是前朝忠良之后，武功颇有根底，后来因行刺朱高煦不成，落身汉王府邸，这件事由于苗人俊已然插下，自己便没有多事，此刻看来，料必是得力于人俊的援手，已然脱困，倒是一件可喜之事。

由是不禁向她多看了两眼，越觉对方姑娘美秀英挺。明珠坠尘，最是可叹，今遇人俊，风尘共许知己，无论才貌，俱称匹配，好不为他们祝福高兴。

却见这位李姑娘挽着袖子，露着一双皓腕，落落大方的向着君无忌道“君先生身子哪里不舒服，小妹为您拿捏一下可好？”

君无忌方要开口，苗人俊已点头道：“姑娘你偏劳吧！”

二人相视一笑，李翠薇随即走向无忌背后，在他肩上盖一块纱巾，即行拿按起来。

别瞧她玉手纤纤，倒是劲道十足，一经着力之下，十指尖上，象是着一团炭火，透着一袭纱巾，亦感炙热难当，却于热炙如火中夹着一丝冷气，冷热相激里，乃自兴起一片麻痒感觉，通体上下，顿感无限舒畅。

君无忌一经领会，顿时测知这位李姑娘必然练有精纯的“素女”功力，这等内力较之李无心的“至阴”功虽不能等量齐观，却是性质类似，以之穿行上下，固不能解除李无心所加诸其“气海穴”内的至阴内气劲道，却能暂收缓和之效，当有一定裨益，一时不由抬起头，向着她投以感激的一瞥。

李翠薇一面运用功力，在他肩上拿捏，一面笑道：“先生的大名以及在流花河岸嘉惠众多贫困儿女的侠行，苗相公都告诉我了，真使我无限钦佩，想不到今天有幸拜见，真是没有想到。”

君无忌摇头笑道：“你太客气了，倒是姑娘夜探王府，勇气可嘉！”

李翠薇轻叹道：“这件事说来惭愧，我……”

苗人俊说“若不是你说起，我还忘了。”随即转向君无忌道“这件事我也是最近才听她说起，说起来倒要感谢那位春贵妃，要不是她当日见义勇为，李姑娘当日早已命丧王府……”

当下随即将李翠薇当日行刺朱高煦，险丧性命，幸为春若水临场所救，以及这一次又把她由狱中救出之一段经过，大致说了一遍。君无忌只是静静的听着。

苗人俊说完，感叹一声道：“这位春小太岁，人在富贵，尚不忘行侠仗义，一身武功，也不曾丢下，实在难得，当日事后，我曾用言语相激，想必她曾到栖霞去看你了。”

君无忌若笑了一下，点点头一言不发。这是他最感痛心遗憾的一件事，情绪之错综复杂，简直不忍卒思，思之何益？

李翠薇原来对春若水不尽了解，此番劫后归来，才由苗人俊嘴里知道了一个大概，顿时改了初衷，对于春若水的一番遭遇，大生同情。她却也了解到君无忌于春若水的无可奈何，更何况眼前又有了另一位姑娘沈瑶仙的介入，情势更称微妙，局外人自是不宜插嘴的好。

经过此一番邂逅，苗人俊与李翠薇（即玉洁姑娘）的感情，无异更上层楼。感情的进展，使得她不得不进一步为着苗人俊的境况而寄以关怀，显然眼前苗人俊与君无忌所面临的巨大压力，俱是来自“摇光殿”那个极称神秘的人物——李无心。谈话的中心，自然也就移到了这位神秘人物的身上。

“你竟能两次由娘娘手里逃生，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”苗人俊笑得很牵强，轻轻叹了一声说：“她老人家必然为此引为奇耻大辱，再见面时，便是无所不用其极。”

君无忌悻悻的笑了一下，回忆两次由李无心手里死中求活，确是境况奇险，必死不死，其微妙真个匪夷所思，即使此刻想来，也不能尽解，直仿佛冥冥中有着神秘的安排，然而其真实情况，认真检讨起来，却又似别有虚玄，关键在于，李无心这个被传说为早已“无心”的人，对于自己的下手，似乎在一开始的时候便多少心生怜惜，以致未能施展其极，乃使自己有了可乘之机。

然而，尽管如此，两次死中求活，却又绝不能排除“侥幸”的因素，李无心即使对自己心生怜惜，最后的宗旨仍将是要杀死自己。她本人似乎也面临着一种矛盾，这又是为了什么？

对于这位意图杀害自己的大敌，君无忌在思及一切，所得到的印象，竟然是只有遗憾而无怀恨，更说不上什么仇雠，沈瑶仙是原因之一，苗人俊也有关系，除此之外更似有一种奇怪的因素存在着，便是这种“不可理解”的因素，使得他一直不能象对付任何敌人一样，保持着绝对的冷静，为此君无

忌极感困惑，百思不得其解。就象眼前，大劫方脱，他却不能安宁，又在计划着向李无心施以奇袭了。当然这么做，是有原因的。

李翠薇松开了为他拿捏的手，退后几步，含笑道：“觉着好些了没有？”

“松快多了！”一面说，君无忌向李姑娘道了谢，后者连谓不敢，向着二人看了一眼，就手拿起了一件披风，转身离开，“你们谈谈吧，我出去一会儿。”随即开门步出。

君无忌一面擦着身上汗水，打量着她离开之后，转向苗人俊道：“看来这位姑娘，兰心蕙质，古道热肠，是一位人海奇女子，气质谈吐，大是不凡，俊兄你得友如此，可喜可贺！”苗人俊取来自己衣裳：给君无忌换穿。聆听之下，微叹一声道：“这番称许，倒也中肯，我对她原来不甚了解，这几天听她谈起，才知道她身世奇惨，父亲早年为朱高煦害死，母亲三年前也已亡故，兄弟分散，下落不明，她本人自幼流落教坊，后为无极派长老无极子收为门下，学成武功，为了报父仇才潜来秦淮，若不是当日春若水救她一命，当日已死于朱高煦剑下，这一次脱困出来，既不能重操贱业，又无家可回，真不知何所去从。”

君无忌注视着他道：“俊兄你的意思呢？”

苗人俊摇摇头，轻轻叹了口气，没有说话。

君无忌“哼”一声，道：“有几句话，不知当说不当说，俊兄你对这位姑娘的印象如何？”

“这……”苗人俊苦笑了一下：“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只是……”说完站起来，走向窗前，向外默默注视了片刻，回过身来道：“一切都看命运的安排吧。我打算偕同李姑娘先到冀东去一趟，一来探访她失散多年的一位兄长，二来暂避一时之险，然后……”所谓的“一时之险”，当指摇光殿主李无心的到来。这句话不禁使得君无忌心头一惊，才自觉察到对方也同自己一样，正是李无心所欲搜产的目标，所不同的只是对方有一份师徒之谊而已。

“也许娘娘早就发现我了，只是在暗中观察着我的动静而已。”苗人俊讷讷说道：“果真这样，我这一切，无非都是白忙而已。”

君无忌摇摇头道：“贵殿殿主并非真如所传，是个无情之人，虽然她自己取名无心，却更证明了她的有心，你这次离家远出，不告而别，已然伤了她的心，我以为你还是回去的好。”

“只怕是太晚了！”苗人俊脸上颇有所憾的冷冷笑道：“我的事，也许你并不全知，你应该知道，我身上还有病……”

一瞬间，他脸上泛出苍白颜色，无可亲何的笑笑，接说道：“摇光殿迟早我一定要回去的，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，再说吧！”

君无忌原以为他病已痊愈，聆听之下，才知道并非如此，对方表情深沉，更似有难言之隐，或许此行，苗人俊旨在求医，自己与他虽是道义之交，有些话亦不便过于直言，一切均当取决于他确保健康痊愈之后，才能论及，眼前确是言之过早了。这么一想，也就不再多说。内心却深深为此二人祝福，想到眼前的即将分手，尤其是自己与李无心的终将第三次见面，当是凶多吉少，祸福难卜，一瞬间，眼睛里不禁显现出依依之情。

断肠人对断肠人，除了彼此内心的深深祝福之外，什么话都不宜多说。

“你打算怎么着？”苗人俊注视着他，眸子里满是关怀的道：“依我之见，还是暂时避一避吧！”

“不，”君无忌冷冷一笑道：“与其坐以待毙，还不如直截了当的找上

门去。我打算稍事歇息，就到翠湖一品找她去！”

苗人俊大吃一惊。

“解铃还需系铃人！”君无忌说：“我已别无选择，势将火中取栗，非去不可。”

苗人俊一惊之后，随即明白了一切，为了对方本人武功的恢复，甚至于沈瑶仙的爱情，君无忌都责无旁贷，势将火中取栗，不成功，便成仁，似乎也只有如此了。

他却还有不能尽知之事，君无忌之所以决定以身犯险，除了以上两项因素之外，更重要的是，他要找回遗失的母亲绣像。

明月窥窗，摇碎了的花影，鬼魅也似的在窗户纸上移动着，不时发出的“刷刷”声音，为此深夜带来了几许阴森。

小琉璃一个骨碌打床上坐起来，打量着面前这个颇高的人影，只吓得全身打颤，“谁？”

“噗”一蓬火光，亮自这人手上。

他总算看清楚了，“先生……是你？噫呀，您老人家可回来了！”说时扑地拜倒，喜极而位，竟自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哭了起来。

君无忌轻轻一叹，把他由地上拉起来，指了一下椅子，小苗说：“坐下来说话吧？”

一面点着了面前的一盏油灯，却把灯光拨到最小，才自熄灭了手上的火折子，坐好。

“先生，这两天您上哪去了？可把我急死了！有人说您走了，还有……还有……”似乎发生了很多事，一时不知道先说什么才好。昏暗的灯光下，他看见了君无忌那张苍白的脸，顿时吃了一惊：“您……生病了？”

君无忌摇摇头，叹了口气：“我还以为你已经走了，为什么还留在这里？”

小琉璃怔了一怔，咽口吐沫道：“我在等您。前天夜里有个女人来过，说您不会回来了，叫我回去，我不相信。”

君无忌点了一下头，“是不是一个脸上蒙着纱的女人？”

“噢，您都知道？”

“知道一点！”君无忌说：“她都跟你说些什么？不要急，慢慢的告诉我！”

小琉璃点点头，脸上似有余悸的道：“这女人真厉害，她告诉我说先生回不来了，叫我自个儿回凉州，给我银子我不要，后来我见她在先生房子里乱翻东西，就去叫她不要乱翻，谁知道她手指头一指，我就不能动了，她在您的屋子里找了半天，也个知拿了什么东西没有，第二天我醒过来，她人也不见了，先生您快找找看，是不是丢了什么东西吧/君无忌哼了一声，摇摇头说：“我都瞧过了，什么东西也没少，我这次回来是不放心你。”

“我好得很！”小琉璃挺了一下身子：“没事儿。先生，这两天您上哪儿去了？见不着您，怪急人的。”

君无忌看了他一眼说：“我有事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，你不能再跟着我L我看明天你一个人，就先回凉州去吧！”小琉璃怔了一怔，没有吭气儿。

君无忌微微一笑：“回去照顾一下咱们那个书房，那里也少不厂你。”

小琉璃点了一下头，讷讷说：“先生您呢？”顿了一下他说：“您什么时候回去？”

“这就很难说了。”君无忌语重心长的道：“你知道，凉州不是我的家，

我不能在那里久住，一有空我就会回去瞧瞧你们……想到那一群天真烂漫的穷苦孩子，一时由不住现出了依依之情。“你知道吧！”君无忌缓缓说道：“当初我所以去那里，主要的目的，就是为了你们这一群穷苦的孩子，现在能让你们都入了学，我的心算是了了一半，我原有更大的愿望，在流花河岸，举办更多的书房，要那里所有的苦孩子都有衣服穿，都能象你们一样，有书念，只可惜，我这个愿望，恐怕难以实现。”小琉璃眨了一下眼，机灵的向他注视着，“为什么？”君无忌微微一笑，伸出手在他头上摩掌一下，这一霎心里甚是感慨，原是不打算告诉他什么的，却不由自主的又说了出本“那是因为，我遇了个非常厉害的敌人。”

“啊？是谁？”

“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脸上蒙着纱的女人。”

“是她？”小琉璃一下子吓直了眼。

君无忌皆笑了一下，注视着他：“她是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人，你也许不知道，我已经受了伤。…”

“啊！先生您……”

“这一次我能由她手里逃出来，全在天助，可是我还得回上！”忽然他神色一凝，猛地转过脸来，隔着一层窗纸，似有人影子一闪。君无忌却已轻似狸猫的翻了出去，两扇纸窗随着他扑出的身势，霍然为之一敞，他身子有似大鹰飞扬，呼然作响里，已扑身窗外。

一条人影，却在他身势方落的一霎，流矢飞蝗般划空而起。一落三丈，飘身于当面坡前。

材无忌如今虽碍于功力不能尽情施展，却也余勇可贾，更不容对方宵小深夜窥窗，决计施展全力，万不容对方逃开手下。心里一急，脚下用力一点，怒鹰搏兔般直向对方身后扑了过去。这么一施展，才发觉出功力大是不济，虽是如此，却也没有让对方逃开。

前面人心慌意乱，全然无主。君无忌这么一迫，更不禁乱了方向，顾不得眼前的乱石斜坡，尤其是黑夜里认它不清，情急之下，竟自不顾一切的冲了下去，耳听得一阵乱石声响，问杂青一声女子的惊呼，便自归于寂静。

君无忌蓦地定住了身子，只当是来自汉王府邸、意图对自己暗算行凶的一千差卫，怎么也没想到，来人竟会是个坤客，那声娇呼，便是说明一切。

君无忌吓了一跳，定了定神儿，仔细聆听了一下，眼前再无异声，再青当前斜坡，坡势并非十分陡斜，若是白天，当无可虑，黑夜里情形可就不同，眼前少女不慎失足，滚落下去，或无人虑，若是为乱石幢着，情形可就大为不妙。这么一想，君无忌小山惊出一身冷汗。定了定神，随即向着坡下慢慢走去。

附近地势，他十分清楚，一面是枫树遍生的深渠大谷，一面是乱石岣嵒的斜坡，坡势不大，左不过十五六丈，即到尽头。接着一条迂回小道，即可登向邻峰，思忖着对方少女，便在眼前不远。走了十几步，停下来，黑夜里颇是难以窥清，所幸月色如霜，倒可勉强辨物，打量着一坡山石，绵羊般散置眼前，隐约中却听得有人喘息声，。

君无忌向前快走几步，大声道：“是哪一个，摔着了没有/即听得女子纓然作声，忽地自一方石后跃起，转身就跑，才跑了两步，却又坐倒下来，偏偏她恃强好胜，不甘示弱，爬起来又跑，终因脚下负痛，哼了一声，又自坐了下来。第三次再要爬起来的时候，君无忌却已来到了她面前。

“你……你用不着管我……”

挣扎着待将站起离开当儿，却为君无忌紧紧抓住了她的手腕子。

也就在这一霎，他忽然认出了她，心里一惊，他睁大了眼睛：“若水……姑娘，是你！”

可不是春小太岁——“春贵妃”么？只是眼前这个装扮，可就与不久前的“贵妃”装饰有了根本的区别，象似又回复到了昔日流花河畔那个春小太岁的样子。

君无忌呆了一呆，由不住松开了紧紧抓住她的那只手，眼睛里的诧异，已足以向对方说明了一切。

春若水呆呆的向他注视着，一脸的不自在，千言万语，一时真不知向对方如何说起。“我……只是来瞧瞧你……”轻轻叹息一声，她呐构说：“你也许还不知道，我……唉……算了，我走了。”说时她转过身子，恃强的走了几步，又站住脚：“我已经离开了王府。不再打算回去。”

君无忌顿时一惊。

春若水缓缓回过身子，看着他苦笑了一下：“没有想到吧？对我来说，真象是作了个梦，现在是梦醒的时候了。”

“你……”君无忌呆了一呆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“没什么……”低下头，她叹了口气，再抬起头来，脸上却淌满了泪：“一切反正都过去了，我只是不放心你……沈瑶仙呢？她可好？”她……”君无忌摇摇头：“不知道，也许还好吧！”“那就好。”往前走了几步，她又停下来：“我原本可以杀死他的，只是……只怪我心太软，一时狠不下这个心来。”“你是说朱高煦？”

“嗯。”春若水默默点了一下头：“冰儿出卖了我，也出卖了你，我已把她……把她处置了。”一时为之语塞，眼泪再次脱眶而出。

君无忌不禁又是一呆。

“她私通朱高煦，完全忘了她是谁了，我实在忍不住。”深深的吸了口气，止住伤心，颇似凄凉的呐哺说道：“冰儿临死以前告诉我说，你和朱高煦竟是同胞兄弟！”

君无忌惊了一惊，倒是没有想到这个秘密，竟为她所悉知，一对无言以对。

春若水看了他一眼：“为什么你一直不告诉我？朱高煦自己也承认了，正因为这样，我才饶了他一条命。”

对于眼前这个出身皇族的嫡亲皇子，一变而为浪迹天涯的风尘侠隐，个中微妙，定当充满了不足为外人道及的离奇秘辛，君无忌守口如瓶，自然有其难以言宣的理由，春若水尽管心里充满了诧异，却也不欲追询，况乎眼前更是无限断肠时刻，默默的向他注视着，心头万绪交集，一时真不知如何以出口。

君无忌又何尝不然，彼此只是默默的注视着。

“你原来都知道了/君无忌微微一笑：“倒省了以后我再告诉你，你一定很奇怪，我们既是兄弟，却又彼此为敌吧？这件事说来话长，以后有机会，我们再说吧。”

春若水默默的点了一下头，一霎间脸色苍白，所有的一线希望也似为之幻灭。看着君无忌只是发呆。

“你的腿……受伤了？…

“没什么，只是不小心扭了一下，过一会就好了。那我就走了！”倏地转过身来，却又似想起了什么，在身上摸索着，拿出了一件什么东西。

“我还忘了，这东西一直忘了还给你。”一面说转过身子，腼腆着把手里的东西递过去，不容对方再说什么，便自匆匆的掉头去了。

君无忌想唤住她，却又制止了自己。看看手里的东西，是个小小丝囊，打开来，里面竟是个戒指，“猫儿眼”宝石戒指。果然是自己的东西，一直都戴在手指上，却不知什么时候一时大意疏忽，遗失了想不到竟然会落在春若水的手里。难道会正巧被她所拾取？抑或是她别有用心的故意窃取？这又表示了什么？

一霎间君无忌心绪紊乱，不由自主的陷入了沉思。

春若水当是在万般无奈，一筹莫展的心境之下，斩断情丝，抽身自去。当日草舍疗伤，一念之痴，偷偷“藏下了”对方的戒指，打从那个时候起，小心眼儿里，便只有君无忌而不容任何人擅自习入了。

哪里知道，天不从人之愿，往后的发展事与愿违，备极凄凉，直到自己成了汉王高煦的新嫁娘——皇上册封的“春贵妃”，即使在新婚的那个寂寞夜晚，这枚小小的“猫儿眼”宝石戒指，兀肉多情不舍的悬于颈项贴肉藏着。其上的小小丝囊，便是她亲织，每一回当她默默向它注视、触摸时，便自洋溢起诉说不尽的暖暖情意……便是那种暖暖的情意，帮助她即使在冰封的残酷冬季，也有“春阳一片”的和煦感觉。便是借助于这番憧憬，才使她支撑着不曾倒了下去。

梦境的破碎，起于一霎间的片刻之前，直到君无忌亲口证实与朱高煦的兄弟关系，便是那一霎，夺走了她的最后一线希望。

此刻，君无忌在灯下再次注视着手上的这只戒指时，强烈的情愫激动，却使他竟然难以自己。

“还君明珠双泪垂”，春若水的心境，他是不难想知的。大敌当前，生死未卜，原已是痛苦之极的心境，春若水的伤心一去，无异为他更加上了一层离愁别绪，一颗心越加的不得安宁。

一番调息吐纳，好不容易才将心情平静下来。总是因为盘踞在“气海穴”内的至阴气道，驱之不去，难能施展上乘心法，便只好解衣入裳，追寻梦境去吧！

这已是深夜四更时分。整个栖霞山显得一片宁静，偶尔袭来的夜风，引得一山枫林刷刷作响，除此而外，再无异声。

君无忌在床上思索着一番遇合得失，久久不能入睡，摆在面前的几个人，沈瑶仙、春若水、苗人俊，以至于小琉璃……个个都令自己为之惦念、悬心，更不要说紧迫眼前，足以致命的大敌李无心在栖霞山自非久居之地，一想到与李无心的再一次交手，情不自禁的打心底潜生起一种阴森森的冷颤。双方已然二度交手，虚实强弱早已是不争的事实，第三次的交手，又怎能冀图奇迹的出现？

无论如何，情势的发展，已不容许他再拖延下去，他决定明天便去“翠湖一品”，祸福终将面对，不容逃避。这么盘算着，心内稍见稳定。便自熄灭了床头的灯，安然入睡。

似乎那盏已经熄灭了的灯又燃着了，象是梦境，又似现实，君无忌翻了个身子，仿佛眼前光影婆娑，便是这轻微的感觉，促使他蓦地自梦中惊醒。

窗榻已明，是那种灰赚陵的鱼肚子白色，会合着床头的灯盏，摇曳出一

室的凄凉。

一个锦绣宫妆、面罩薄纱的贵妇人，正自直立床边，向他默默注视着，这景象颇似已持续很久很久了。

淬然的警觉，使得君无忌为之大吃一惊，霍地挺身坐起，却是慢了一步，被那贵妇一只绵绵细手，抵按当胸，力道不大，却足能使他动弹不得。

“你……”君无忌的惊讶可想而知，尤其是当他一服认出来面前的这个妇人，正是待将杀害自己的大敌李无心时，一颗心几乎都跳了出来。

却已是无能为力，那一只软绵绵的手，就按着他的胸，任何情况之下，只需内力一吐，君无忌必将命丧黄泉。

“我命休矣！”潜发自内心的一声呐腻使得君无忌全身兴起了一股寒意，便是那般失望怅惘的向对方注视着。

透过露出于纱中外的那一双充满了睿智、冷静，更复明亮的美丽眼睛，更象有一种奇异的光彩在门烁着。

便是李无心这样聪明的女人，也有费解之处。君无忌几乎可以感觉出她那只轻轻按在胸上的毛竟似在微微颤抖着。“你……”君无忌再一次作势坐起，依然力不从心，在对方推按之下，平平的睡倒下来。

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李无心虽然同样衣着锦绣华丽，可是眼前这一袭官妆，甚至于头上的叠螺发式，发上的翠玉珠钗，俱都与以往数次所见有异，君无忌一经注视之下，宛若似曾相识，引起了内心极大的震惊。一霎间，他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惊慌，整个身子都为之兢兢战抖起来。

微微摇了一下头，李无心制止了他的激动，其实她本人也似乎陷于激动之中。便是那种气质，象是灵气相逼，君无忌在她奇异复慈祥的目光示意之下，渐渐趋于安静。

渐渐地，李无心松开了轻轻按在对方胸上的那一只手，却把这只手移向无忌前额发际。

“哦……你这是……干什么/君无忌简直难以理解，何至于这一霎，自己竟会变得如此驯服？象是面对慈母的游子，一任她的无限爱抚……”

李无心更似不再凌厉，十足的女性化了。那手轻轻滑过了他的前额，偏向右额尽头，细腻的手指，分开了他散乱的长发，终于现出了隐藏在那里的～颗黑痣。

即使隔有那～袭薄薄的面纱，君无忌亦能感觉出对方的震惊。那一双美丽的眼睛，在一阵出奇的震惊之下，竟似不胜负荷的微微闭拢，随即又缓缓睁开。

接着，这只手细致的滑过了他的额头，转到了君无忌左面额头，以同样的动作，分开了额角散发，在浓浓的发丛底部，找着了与右额头角同样色泽大小的另外一颗黑痣。

即使象李无心这样坚强的女人，竟然也挺持不住，象是突然为闪电所触，蓦地收回了那只探出的手，两颗滚圆晶莹的泪珠，顺着腮角，直落下来。

“孩子……真的是你……我……我真不敢想……不敢相君无忌一下子坐了起来。”

“别动。”李无心的一只纤纤细手，软绵绵地搭在了他的肩上：“先别说话，好孩子，再让我瞧瞧你，好好的瞧瞧你！”然后，她的另一只手，也复落在了他的肩头。这双手，紧紧的在他肩上捏着、抚着，象审视着一座名

贵雕塑玉器，最后落向他的双颊，一霎间，那双手颤抖得那么厉害。松下了手，她长长的吸着气，眸子里泪光婆娑，却充满了慰藉与喜悦。

“孩子，你是不小心，丢了什么东西？”

君无忌全身一震，约摸着，也似有些感应了。

“是一幅绢绣吧？”李无心说时已自袖子里抽出了那件物什。君无忌一把抢过来，认出了正是自己大意失落的那一幅母亲绣像。

“如果我猜得不错，这是你母亲的绣像吧？”

“你……怎么知道？你……”

“我当然知道。”话声显示着慈爱和谐，较之以往简直不可同日而语：“打开来看看吧！”

君无忌已经意会到何等奇妙的事情，在自己身上发生了，他简直不敢相信，渴望着予以证实了。

摊开了手里的绢绣，再熟悉也不过的母亲慈祥面容，霍然陈现眼前。

这一霎，当他再一次向着绣像注视时，却给了他极大的震撼，一旁的李无心，却在同时抬起了纤纤玉手，揭下了用以掩遮面容的神秘面纱。

“啊……”君无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面前的李无心，与画像中官妆贵妇，竟然惟妙惟肖，除了五官面形的酷似之外，发式、穿戴，简直无一不象，岂止是“象”，分明就是一个人。

二十余载岁月悠悠，并不曾在这位昔日王娘娟好面容上，增添一条皱纹、一茎白发……多么美妙的驻颜之术！更难能的是，那堆瑰夺目的满头珠玉，甚至于身上的一袭绢绣，都保持着原来的色泽，不曾丝毫逊色。为了今日的母子相识，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，那是慈母的用心良苦……

一阵天旋地转，君无忌几乎由床上跌了下来。

紧紧握住母亲的手，一时间热泪滂沱而下……接下来的拥抱，魂魄相蚀，直似把两者融成了一人……

一阵冷漠，一阵激动，一阵热情，一阵伤心。看他母子相偎相依，虽有千言万语，一时也难以说清……

天色早已大明，旭日如血，渲染着各处，一片殷红。

母亲的眼睛，自始就没有离开儿子的全身上下，对她来说，他的全身上下，无一不美，无一不好，连他说话的声音，都是顶好听的。

“那一天我找到了你舅舅家……他却早被赐死……你和老福庆的下落更是不明！”

李无心喃喃的诉说着，眼神里既是伤感，又是喜悦，一直都是被这样的情绪所充斥着。

“一年以后，我费尽苦心，才找到了我哥哥家唯一生还的一个老苍头姜铜，那时他耳目已失聪明，改回了原来的姓氏，姓官！唉……就是他，是他故意撒谎骗我呢，还是连他自己也被骗了？现在我也不明白！”

君无忌只是静静的听着，直到现在他整个心境还有如腾云驾雾的飘浮在空中，多年失散的母亲，一旦寻着了，竟然会是自己一直视为大敌的李无心，简直奇妙到不可思议……而眼前这一霎，面承慈颜，聆听着她的低诉，只觉得无比温馨，如饮芳醇，如在梦中。

李无心深情款款的眼睛，无限关爱的注视着眼前这个壮大魁梧的儿子。

“都是那个姓官的老苍头骗了我，他说你在七岁那一年生病死了，老福庆也为你舅舅赐死……”

李无心微微闭了一下眼睛：“就是他这句话，把我害苦了。为了证实他说的是否真实，我曾到姜家墓园，找到了那个管坟的，他告诉我那一年姜家真的死了个孩子，还带我去看了坟，没有墓碑的一座小小孤坟……天哪，我那时整个心都碎了……”

君无忌的眼睛也红了，“这是舅舅故布的疑阵，用以掩护我的离开！”君无忌说：“舅舅胆子小，生怕朝廷的锦衣卫追查，所以用别人的死孩子冒充是我。”

“儿子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当然明白了，可是当时谁能领会？”李无心轻轻叹了一口气：“那一夜我再入墓园，偷偷掘开了那座小坟，发现里面果然有一具孩子的骨骸……当时我人都傻了，便以为你真的死了……当时我收集了那孩子的骨头，后来改葬在摇光殿的梅园……从此，我对你的生还便不再痴心妄想了。哪里会想到还有今天？天哪……我别是在做梦吧……”

一串串眼泪，直由她眼睛里迸落而下，只是那张脸却洋溢着无限喜悦。

过去的一番经历，无疑血泪混淆，悲惨不忍卒听，然而有了眼前的重逢，便一切也都值得了。

那一年，永乐二十一年，时令仲秋，皇帝御驾亲征，第六次对鞑靼用兵，说是胜利了，其实得不偿失，国家耗费了极大的人力物力，对北敌仍然没有构成致命打击。

次年七月，成祖于班师回京途中，竟然客死于开平西北的榆木川。太子高炽即位，年号“洪熙”。

这个朱高炽却是个短命皇帝，即位第二年便死了，太子朱瞻基继位。汉王朱高煦早已不耐，趁此时机便在乐安反了。宣宗（朱瞻基）亲征，高煦不敌降服，被囚于逍遥城。

一日皇帝心血来潮，前往探视，高煦竟然出言戏侮，宣宗大怒，用一个极大的铜鼎，把他覆扣在内，外面燃烧火炭，便这样活活把他烤烧死了——“尸三尺，尽为墨炭”。一代枭雄，便自这样收场，尸发当地，葬于“九里沟”。

算算时间，那一年岁次“丙午”，正当“蛇后羊前”，无端端应了当年海道人的诗讖。（事详前文。诗：“煮豆燃萁祸自取，逍遥城中不逍遥，玉蟒无声今归去，三羊有旧却来迟，可怜英雄偏自弃，孰料今朝鼎中亡。”）

算算日子，这天应是朱高煦去世忌辰，是一个细雨濛濛的春天早上。君无忌、沈瑶仙夫妇带着儿子小强，结伴而至，找到了朱高煦的坟头，烧香礼拜的当儿，才自觉出墓地整理得很洁净，非仅此也，坟头上居然已有人上了香烛，弃了满地纸灰。

杜鹃花在霏霏细雨里，渲染着一山的红，象是沙场壮士淌流的鲜血……

一个披蓑戴笠的童子，远远向这边张望着。附近山坡上，有人在放风筝。

君无忌礼拜之后，颇生感慨，望着坟头，久久无语，小强却嚷着要放风筝，瑶仙拗他不过，只好同着他绕道山坡。

披蓑童子直着眼兀自向这边瞅着，刚要走去，却为君无忌唤来眼前。

“先生要买纸烧么？我这里还有。”一面说，这童子摊开了油纸覆盖的竹篮，里面香烛纸钱都有。

君无忌摇摇头微笑道：“用不着！”随手把一块碎银子丢在了他的篮里。

那孩子嘻着大嘴，连口的道着谢，却把一双眼睛奇怪的向高煦坟上注视着，“今天来上坟的人真不少，这已是第三起儿了！”他笑得嘴都合不拢，

还说：“每人都赏了我一块银子，难怪一大早喜鹊老冲着我叫，今天我可真发财了。”

“你是说这一座坟？”

“怎么不是？”那孩子说：“第一个来的是个道人，留着长胡子，也不烧香，也不烧纸，自己动手把坟上的乱草杂花给拔除干净，拿着他的大酒葫芦，大口喝酒，最后把剩下的半葫芦酒，都浇到坟上，我问他要烧纸不要？他什么也不说，给了我一块银子，疯疯癫癫的就自个儿走了！”

“第二个是个女的，”童子说道：“骑着高头大马，穿着一身黑，马鞍子上还拴着宝剑。”

君无忌微微一呆，点点头表示知道了。

披蓑童子说：“看样子象是谁家的小媳妇儿，却穿着一身孝！”

“她……说些什么了？”

“什么也没说！”披蓑小孩摇摇头：“先是烧纸、烧香，又哭又笑的可奇怪啦！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大概是嫌我碍眼，扔给我一块银子，把我支开一边，一个人只是看着坟头发呆，后来象是又哭了，还用手里的马鞭子，直往坟头上抽，您瞧瞧……”一面说，他指着眼前的坟土，果然横七竖八布满了鞭痕。“一面哭，一面打，真象是发疯了。一个人闹了好一会儿，才骑着马走了！”

君无忌黯然的点了一下头，不胜感慨的低低唤着：“若水，若水……是我辜负了你……却又何苦？”一时忍不住，淌下了眼泪。披蓑童子正自发愣，那一旁，小强却舞着手里的风筝老远跑过来了，一面跑，一面嚷：“爸爸，爸爸，看我的风筝！”年轻的母亲，微微含笑的在后面跟着。美目含春，秀发微扬，较婚前稍稍丰腴了一点，依然艳光夺人，还是那么漂亮。天色仍然那么阴沉，一任杜鹃如血。

